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77, No. 1522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1522-A

本朝吳僧道原。懼佛教之弗傳。分祖立宗。次敘其說。將以破學者之昏暗。猶燈之相續而明之。不可掩也。噫嘻道原之作。有得於吾子思揚雄之意歟。二子語道之傳。則曰。自堯舜至于孔子子思孟訶氏。言道之用。則曰。君子道闇然而日章。又曰。聖人之道猶日中。二者之言其道原。所謂之燈說乎。余於外典。雖未深了。公餘稍休。未嘗不以圓覺為應世法門。比因取此集閱之。其敘述入道之由。標指契理之妙。敷倡宗旨。誘據後學。所以異於吾儒之教者幾希。惜非善本。訛舛既多。磨滅滋甚。遂載加讎校。命工鏤板。用廣其傳。庶有補於將來云。

淳熙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子魏王 跋

No. 1522-B

古者大典大冊之於國家也。必藏諸玉府。使子孫世守之。罔敢逸隊。以貽訓將來。祖宗賴之有光。若夫教門之大典大冊。則異矣。如來世尊。具正徧知。說十二部修多羅利益三界。其本生本事二部者。誠以宿命他心之智。照了過去現在未來無量數劫。諸佛之出興。輪王之治化。世界之成壞。民物之生息。皆目覩耳聞。而身歷之。其廣頌長偈。則阿難記持於先。迦葉結集於後。當是時。惜其流通之未至於斯土也。史之缺文。孔子且猶歎美之。而況見聖諦第一義之所在哉。法師慧皎者。生會稽。出家隸業嘉祥寺。性姿純粹。素獲鄉里重譽。博學為時所歆艷。慨往聖之跡難追。悼來哲之名易沒。微我後人孰任其責。迺援史例作傳。始於漢明。終於梁武。凡其僧之秉大福緣。乘宿願力。隨機應化。天子所師尊。諸侯所賓禮。懷香華而西邁。獲貝葉以東歸。隱約枯槁以全節守。跌宕傲睨以極激揚。莫不訪來其出處之詳。考索其言之實。則其志之勤如此。繼而澄照道宣師。則沿梁而唐。通惠贊寧師。則沿唐而宋。立十科。成書行世。然辭章之出。大率六朝五季之餘也。體製衰弱。略無先秦西漢風。太史黃公庭堅讀而陋之。嘗欲刪治。適未皇及。可恨也。覺範德洪師顧獨潤色梁傳。以承子長孟堅之業。卒無所事於唐宋二傳。噫隘矣。蓋佛法非僧業弗行。僧業非佛法弗明。必佛法以之行。僧業以之明。其六學十二科而已矣。且波羅蜜多之為言度也。度則學之至。學則度之漸耳。苟舉學以觀佛。則知佛之究乎十二而度乎六。舉科以觀僧。則知僧之循乎十二而學乎六。故未能以譯經傳宗者。不足與語慧也。未能以遺身利物者。不足與語施也。未能以弘法護教者。不足與語戒也。未能以攝念持志者。不足與語忍辱也。未能以義解感通者。不足與語精進也。未能以證悟神化者。不足與語定也。六。學誠濟川之舟筏歟。既濟者捨之。未濟者用之。在佛曰度。則既濟之謂也。

在僧曰學。則未濟之謂也。惟佛不以己之既濟而忘其未濟者。故每於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會上。稱揚讚歎六學功德。而櫓櫂於舟筏以待濟茲。太史黃公之甚留意於梁唐宋三傳也。予為閱諸龕藏以紬繹之。遂苗穠髮櫛。以屬藁而藏去焉。時則至正己丑間也。歲癸卯。予歸自天台。就養於象山智門之正趣堂。日庵廣慧氏。請予藁以圖鏡梓。予未即許也。會日庵丐閑從燕寂。而復元福報師。寔於予同門伯仲。獲以公舉主斯席。尤力從與不已。由是而張六學。以正佛法之要。列十二科。以別僧業之繇。學有序。所以序佛法之本然也。科有讚。所以讚僧業之當然也。得傳一千二百七十又三。得人如傳之數。以卷計之。古傳之卷得七十又四。新傳之卷得三十。是何古傳之卷贏。新傳之卷縮也。有解者曰。古傳之贏也。贏於卷而不贏於傳。新傳之縮也。縮於卷而不縮於傳。亦猶以學易度。而度未嘗易。以科分學。而學未嘗分。是固教門之典冊也。非歟。尚覽者其察旃。

至正丙午六月望四明沙門 曇噩序

六學十二科

- 一 慧學 (譯經科 一之二)
(傳宗科 三之八)
- 二 施學 (遺身科 九)
(利物科 十)
- 三 戒學 (弘法科 十一之十四)
(護教科 十五之十六)
- 四 忍辱學 (攝念科 十七之十八)
(持志科 十九之二十)
- 五 精進學 (義解科 廿一之廿三)
(感通科 廿四之廿六)
- 六 定學 (證悟科 廿七之廿八)
(神化科 廿九之三十)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目錄

浙東沙門 曇噩 述

卷第一

慧學

譯經科

漢迦葉摩騰 漢竺法蘭 漢安清
漢支樓迦讖 漢竺佛朔 漢優婆塞安玄
魏康僧鎧 魏曇諦 魏帛延

吳康僧會 吳惟祇難 晉竺曇摩羅剎
晉朱士行 晉帛尸黎密多羅
晉僧伽跋澄 晉曇摩難提 晉佛圖羅剎
晉僧伽提婆 晉竺佛念 晉鳩摩羅什
晉弗若多羅 晉佛陀跋陀羅

卷第二

譯經科

宋佛馱什 宋曇摩耶舍 宋曇無讖
宋浮陀跋摩 宋智嚴 宋寶雲
宋求那跋摩 宋僧伽跋摩 宋曇良耶舍
齊求那毗地 梁僧伽婆羅 魏曇曜
魏菩提流支 魏勒那摩提
魏北天竺佛陀扇多 陳拘那羅陀
陳須菩提 陳法泰 隋那連提黎那舍
隋闍那崛多 隋達摩笈多
唐波羅頗迦羅密多羅 唐慧蹟
唐伽梵達磨 唐阿地瞿多 唐智通
唐若那跋陀羅 唐佛陀多羅 唐地婆訶羅
唐提雲般若 唐慧智 唐彌陀山
唐般刺密諦 唐智嚴 唐實叉難
唐義淨 唐阿你真那 唐菩提流志
唐懷迪 唐飛錫 唐勿提提羸魚
唐般刺若 唐良秀 唐蓮華
唐牟尼室利 唐尸羅達磨

卷第三

慧學

傳宗科

魏曇柯迦羅 梁達磨 梁僧副
北齊慧文 北齊慧可 北齊慧光
陳慧思 陳玄光 後梁慧成
周慧命 隋智顛 隋慧耀
隋僧璨 隋智鍇 隋波若
隋法彥 隋智越 隋道悅

卷第四

傳宗科

唐智晞 唐法嚮 唐灌頂
唐智首 唐智瓌 唐法順
唐慈藏 唐普明 唐道信
唐法融 唐智巖 唐道宣
唐玄奘 唐慧明 唐弘忍
唐神會 唐慧能 唐智威
唐本淨 唐義湘 唐窺基
唐曇璀 唐慧安 唐神秀
唐法持 唐破竈墮 唐道俊
唐法藏

卷第五

傳宗科

唐文綱 唐道岸 唐玄覺
唐元珪 唐印宗 唐神英
唐僧達 唐智威 唐巨方
唐義福 唐跋日羅菩提唐普寂
唐一行 唐戍婆揭羅僧訶
唐行思 唐圓寂 唐思睿
唐懷讓 唐靈着 唐玄素
唐香育 唐智封 唐玄朗
唐降魔藏 唐志賢 唐慧忠
唐進平 唐曇一 唐道堅
唐慧空 唐阿目佉跋折羅
唐慧忠 唐掘多 唐道隱
唐恒月 唐湛然 唐思公
唐道一 唐福林 唐皓玉
唐智滿 唐敷□ 唐懷空
唐真亮 唐藏用 唐神邕
唐希遷 唐圓震 唐曇真
唐法欽 唐無名 唐慧演
唐澄心 唐行覺 唐石藏
唐地藏 唐道邃

卷第六

傳宗科

| | | |
|-----|-----|-----|
| 唐澄觀 | 唐光寶 | 唐道悟 |
| 唐寶備 | 唐法如 | 唐道通 |
| 唐法普 | 唐智藏 | 唐懷海 |
| 唐懷憚 | 唐靈坦 | 唐元浩 |
| 唐神湊 | 唐惟寬 | 唐靈默 |
| 唐智常 | 唐神暄 | 唐隱峯 |
| 唐智藏 | 唐道行 | 唐甄叔 |
| 唐自在 | 唐南印 | 唐慧涉 |
| 唐無業 | 唐天然 | 唐如會 |
| 唐道樹 | 唐大毓 | 唐道行 |
| 唐曇藏 | 唐惟儼 | 唐寧賁 |
| 唐崇信 | 唐曇晟 | 唐甄公 |
| 唐靈彖 | 唐元觀 | 唐惟則 |
| 唐無等 | 唐明覺 | 唐圓脩 |
| 唐普願 | 唐智藏 | 唐圓智 |
| 唐法融 | 唐法常 | |

卷第七

傳宗科

| | | |
|-----|-----|-----|
| 唐崇演 | 唐好直 | 唐宗密 |
| 唐崇珪 | 唐金植 | 唐齊安 |
| 唐恒政 | 唐普岸 | 唐神鑒 |
| 唐志遠 | 唐靈祐 | 唐玄策 |
| 唐希運 | 唐寰中 | 唐宣鑒 |
| 唐藏魚 | 唐從諫 | 唐義玄 |
| 唐鑒宗 | 唐日照 | 唐普化 |
| 唐良价 | 唐藏廣 | 唐大安 |
| 唐慧寂 | 唐慶諸 | 唐全豁 |
| 唐惟靖 | 唐玄泰 | 唐玄紹 |
| 唐從諗 | 唐慧沐 | 唐安元 |
| 唐文喜 | 唐寰普 | 唐洪諤 |
| 唐慧恭 | 唐道膺 | 唐有緣 |
| 唐恒通 | 唐楚南 | 唐義存 |

卷第八

傳宗科

| | | |
|-----|-----|-----|
| 梁無作 | 梁師備 | 梁本仁 |
| 梁光仁 | 梁智閑 | 梁大同 |
| 梁本寂 | 梁存壽 | 梁師彥 |
| 梁居遁 | 唐休靜 | 唐惟勁 |
| 唐棲隱 | 唐慧稜 | 唐桂琛 |
| 唐如敏 | 唐道怱 | 晉善靜 |
| 晉師會 | 晉全付 | 晉靈照 |
| 晉智朗 | 漢行備 | 周文益 |
| 周慧明 | 周行因 | 宋彥求 |
| 宋道潛 | 宋從彥 | 宋紹巖 |
| 宋德韶 | 宋行滿 | 宋延壽 |
| 宋緣德 | 宋晤恩 | 宋義寂 |
| 宋永安 | | |

卷第九

施學

遺身科

| | | |
|-------|-----|-----|
| 晉僧群 | 宋曇稱 | 宋法進 |
| 宋僧富 | 宋法羽 | 宋慧紹 |
| 宋僧瑜 | 宋僧慶 | 宋慧益 |
| 宋曇弘 | 齊法光 | 齊法凝 |
| 周普圓 | 隋普濟 | 唐法曠 |
| 唐汾州亡名 | 唐會通 | 唐玄覽 |
| 唐東草師 | 唐無染 | 唐行明 |
| 周普靜 | 宋守賢 | 宋文輦 |
| 宋懷德 | | |

卷第十

施學

利物科

| | | |
|-----|-----|-----|
| 晉法相 | 晉慧力 | 宋慧受 |
| 宋僧洪 | 宋僧亮 | 宋法意 |
| 宋僧慧 | 宋僧瑾 | 梁慧開 |
| 梁僧護 | 梁法悅 | 周僧明 |
| 梁法京 | 隋通幽 | 隋慧達 |

隋智琳 唐住力 唐慧胄
唐慧住 唐道積 唐德美
唐曇獻 唐法誠 唐慧震
唐智通 唐慧雲 唐法成
唐業方 唐慧雲 唐崇業
唐玄覽 唐楚金 唐懷玉
唐明準 唐幽玄 唐寂然
唐法興 唐僧竭 唐曇休
唐智廣 唐慧聞 後唐貞峻
後唐智暉 周智江 宋常覺

卷第十一

戒學

弘法科

晉支道林 晉竺道潛 晉竺僧敷
晉道整 晉道安 晉法汰
晉法遇 晉僧[((素-糸)*力)/石] 晉曇摩流支
晉道融 晉卑摩羅叉 晉僧叡
晉僧肇 晉慧遠 晉道恒
宋法顯 宋曇無竭 宋慧猷
宋竺道生 宋慧叡 宋曇摩密多
宋智猛 宋慧嚴 宋僧業
宋僧導 宋慧詢 宋求那跋陀羅
宋僧璩

卷第十二

弘法科

齊法穎 齊玄暢 齊志道
齊僧遠 齊智林 齊法瑗
齊法悟 齊僧審 齊法琳
齊法[虜*虫] 齊智稱 梁僧祐
梁法超 梁道禪 梁法雲
梁僧旻 梁慧約 魏法建
魏曇鸞 齊僧範 周亡名
周僧瑋 後梁法常 陳曇瑗
陳慧布 陳智文

卷第十三

弘法科

| | | |
|-----|-----|-----|
| 隋曇延 | 隋靈藏 | 隋道正 |
| 隋信行 | 隋曇崇 | 隋道成 |
| 隋智舜 | 隋法純 | 隋真觀 |
| 隋玄鏡 | 隋覺朗 | 隋靈裕 |
| 隋智脫 | 隋僧善 | 隋僧照 |
| 隋僧粲 | 隋洪遵 | 隋法進 |
| 隋真慧 | | |

卷第十四

弘法科

| | | |
|-----|-----|-------|
| 唐僧晃 | 唐吉藏 | 唐智藏 |
| 唐法素 | 唐慧齡 | 唐普濟 |
| 唐智滿 | 唐道暉 | 唐僧邕 |
| 唐道哲 | 唐善慧 | 唐道嶽 |
| 唐玄琬 | 唐志超 | 唐靜琳 |
| 唐曇韻 | 唐慧進 | 唐靖邁 |
| 唐曇光 | 唐復禮 | 唐懷素 |
| 唐愛同 | 唐道亮 | 唐秀公律師 |
| 唐德感 | 唐道氤 | 唐光儀 |
| 唐玄儼 | 唐慧日 | 唐法慎 |
| 唐道綽 | 唐鑒真 | 唐惟慤 |
| 唐守直 | 唐圓照 | 唐辨才 |
| 唐慧明 | 唐道遵 | 唐摩馱都 |
| 唐道澄 | 唐大光 | 唐慧琳 |
| 唐端甫 | 唐知玄 | 梁智宣 |
| 晉光嗣 | 晉景超 | 晉志通 |
| 晉道舟 | 晉遵誨 | 周道丕 |

卷第十五

戒學

護教科

| | | |
|-----|-----|-----|
| 齊僧鐘 | 齊道盛 | 魏曇最 |
| 魏曇臻 | 齊曇顯 | 周道安 |
| 周僧勔 | 周靜藹 | 隋僧猛 |

隋智炫 隋慧遠 隋普濟
隋法充 隋慧重 隋慧覺
隋靜端 隋大志 隋彥琮
隋[彰-章+青]淵 隋靜玄

卷第十六

護教科

唐智詵 唐普曠 唐曇選
唐法通 唐法藏 唐明瞻
唐慧乘 唐寶瓊 唐僧鳳
唐慧淨 唐慧璫 唐智實
唐法琳 唐慧滿 唐道積
唐法常 唐慧立 唐義褒
唐威秀 唐明導 唐法冲
唐法明 唐利涉 唐神悟
唐乘如 唐法真 唐常達

卷第十七

忍辱學

攝念科

晉帛遠 晉康法朗 晉道寶
晉于法蘭 晉竺法崇 晉法和
晉曇邕 宋法成 宋慧果
宋僧隱 宋慧斌 宋慧亮
宋僧鏡 宋超進 宋法瑤
齊僧宗 梁僧林 梁尚圓
梁道珍 魏道辨 齊慧嵩
齊道紀 周衛元嵩 後梁法懍
後梁法忍 陳智遠 陳慧峯
隋慧[口*恒] 隋法性 隋寶積
隋道粲 隋智教 隋僧範
隋曇觀 隋靜凝 隋玄景
隋曇遷 隋淨辨 隋道判
隋羅雲 隋法智 隋德山
隋法顯 隋明璨 隋僧蓋
隋道順 唐法應 唐紹闍梨

唐保恭 唐法祥 唐僧定

唐滿意 唐慧暲

卷第十八

攝念科

唐慧蕭 唐空藏 唐法護

唐慧斌 唐慧休 唐慧壁

唐寶相 唐道會 唐弘智

唐明隱 唐明解 唐神楷

唐詮律師 唐法翫 唐玄嶷

唐元崇 唐靈一 唐亡名

唐洪正 唐惟實 唐志鴻

唐巖峻 唐志玄 唐慧靈

唐大義 唐清江 唐雄俊

唐潛真 唐神皓 唐靈徹

唐少康 唐上恒 唐清徹

唐惟則 唐慧琳 唐廣脩

唐宗亮 唐文質 唐增忍

唐元表 唐願誠 唐全玘

梁彥偁 梁國道者 梁齊己

唐從禮 唐無迹 唐誠慧

唐可周 唐辯光 晉自新

漢洪真 漢若虛 宋師律

宋守真 宋巖俊

卷第十九

忍辱學

持志科

晉支孝龍 晉康僧淵 晉竺法乘

晉竺僧度 晉慧持 晉慧永

宋道淵 宋道溫 宋道亮

宋智一 齊曇遷 齊法慧

梁僧喬 梁慧韶 梁慧皎

梁曇准 梁道宋 梁慧簡

梁道登 魏法貞 魏僧意

齊曇遵 齊曇衍 齊僧遠

| | | | |
|---------------------------|-----|---------------------------|-----|
| 齊曇隱 | 齊法上 | 陳洪偃 | |
| 陳慧明 | 陳法朗 | 隋法願 | |
| 隋法安 | 隋僧淵 | 隋僧世 | |
| 隋富上 | 隋明芬 | 隋法韻 | |
| 隋法順 | 隋明御 | 隋智果 | |
| 隋靖嵩 | 隋慧瓚 | 隋慧常 | |
| 隋慧辨 | 隋洪林 | 唐智周 | |
| 唐智命 | 唐玄鑒 | 唐智保 | |
| 唐慧額 <small>(江夏李氏)</small> | | 唐慧額 <small>(清河張氏)</small> | 唐寶巖 |
| 唐慧持 | 唐道宗 | 唐智正 | |
| 唐智拔 | 唐玄續 | 唐行等 | |
| 唐慧思 | 唐慧熙 | 唐三慧 | |
| 唐神素 | 唐志寬 | 唐靈潤 | |
| 唐元康 | 唐無礙 | 唐法琰 | |
| 唐智凱 | 唐慧旻 | | |

卷第二十

持志科

| | | | |
|------|------|------|--|
| 唐法顯 | 唐慧明 | 唐道興 | |
| 唐法朗 | 唐僧瑗 | 唐道英 | |
| 唐慧警 | 唐玄奘 | 唐真法師 | |
| 唐待駕 | 唐法炯 | 唐繼陀 | |
| 唐義宣 | 唐含光 | 唐朗然 | |
| 唐圓觀 | 唐如淨 | 唐惟忠 | |
| 唐辨秀 | 唐無側 | 唐皎然 | |
| 唐玄晏 | 唐難陀 | 唐雲邃 | |
| 唐真乘 | 唐曇清 | 唐清源 | |
| 唐道標 | 唐法藏 | 唐慧照 | |
| 唐文舉 | 唐懷信 | 唐定蘭 | |
| 唐智額 | 唐行嚴 | 唐常遇 | |
| 唐高閑 | 唐全清 | 唐僧徹 | |
| 唐文瓚 | 唐允文 | 唐鴻休 | |
| 唐希圓 | 唐慧則 | 唐元慧 | |
| 廣亡名 | 唐寶安 | 梁貫休 | |
| 後唐貞辨 | 後唐可思 | 後唐鴻莒 | |

晉息塵 唐道育 漢宗季
唐恒超 唐行瑤 唐光嶼
宋皓端 宋法圓

卷第二十一

精進學

義解科

晉于法開 晉于道邃 晉僧光
晉竺僧輔 晉竺法雅 晉曇徽
晉道立 晉竺道壹 晉曇影
晉道祖 宋慧觀 宋慧安
宋慧靜 宋僧苞 宋曇鑑
宋曇無成 宋僧含 宋僧弼
宋僧徹 宋慧靜 宋梵敏
宋道猛 宋道猷 宋慧通
宋僧柔 齊僧淵 齊道慧
齊弘充 齊僧慧 齊曇度
齊慧次 齊慧隆 齊慧基
齊法安 齊僧印 梁智秀
梁道超 梁慧琳 梁僧盛
梁僧韻 梁僧密 梁智欣
梁法護 梁智順 梁法通
梁保亮 梁僧詢 梁慧集
梁法全 梁曇裴 梁僧若
梁明徹 梁僧遷 梁法開
梁慧超 梁慧澄 魏道寵
齊慧順 齊道憑 齊靈詢
齊道慎 周慧善 周寶象
周寶海 後梁僧遷

卷第二十二

義解科

陳慧勇 陳寶橘 陳警韶
陳安廩 陳慧榮 隋慧弼
隋慧哲 隋智方 隋慧隆
隋智隱 隋法朗 隋法瓚

| | | |
|-----|-----|-----|
| 隋寶儒 | 隋慧最 | 隋慧暢 |
| 隋明誕 | 隋道端 | 隋寶憲 |
| 隋僧昕 | 隋智揆 | 隋寶安 |
| 隋寶巘 | 隋道生 | 隋辯寂 |
| 隋法楷 | 隋能智 | 隋道嵩 |
| 隋慧藏 | 隋道莊 | 隋法澄 |
| 隋法論 | 隋僧曇 | 隋智炬 |
| 隋辯義 | 隋慧海 | 隋明舜 |
| 隋法彥 | 隋道密 | 隋智聚 |
| 隋淨願 | 隋志念 | 隋智凝 |
| 隋法總 | 隋慧曠 | 隋童真 |
| 隋智梵 | 隋智潤 | 隋淨業 |
| 隋敬脫 | 隋僧朗 | 隋本濟 |
| 隋智光 | 隋曇遂 | |

卷第二十三

義解科

| | | |
|-----|-----|-----|
| 唐曇良 | 唐智嶷 | 唐靈璨 |
| 唐海順 | 唐智琚 | 唐曇璿 |
| 唐法侃 | 唐善胄 | 唐慧覺 |
| 唐道顏 | 唐寶襲 | 唐慧遷 |
| 唐道慶 | 唐靜藏 | 唐普明 |
| 唐法周 | 唐慧誕 | 唐辯相 |
| 唐道傑 | 唐功迴 | 唐神迴 |
| 唐智琰 | 唐法礪 | 唐道基 |
| 唐智徽 | 唐法恭 | 唐神照 |
| 唐玄會 | 唐僧辯 | 唐道亮 |
| 唐道洪 | 唐道因 | 唐普光 |
| 唐道世 | 唐法寶 | 唐道光 |
| 唐會隱 | 周圓測 | 周嘉尚 |
| 周彥悰 | 周義忠 | 周慧沼 |
| 周宗哲 | 唐浮丘 | 唐道成 |
| 唐恒景 | 唐智昇 | 唐圓暉 |
| 唐玄逸 | 唐靈嶧 | 唐法海 |
| 唐慧苑 | 唐神迴 | 唐崇政 |

唐良賁 唐省躬 唐神清
唐乘恩 唐丹甫 唐慧普
唐玄暢 唐玄約 梁彥暉
梁從審 後唐虛受 後唐景霄
後唐貞誨 後唐歸嶼 後唐令諶
漢僧照 漢巨岷 漢從隱
漢夢江 漢希覺 周智詮
周澄楚 宋傳章 宋繼倫
宋義楚 宋義莊 宋普勝

卷第二十四

精進學

感通科

晉安慧則 晉竺法義 晉帛法橋
晉曇翼 晉曇戒 晉僧濟
晉竺曇猷 晉竺慧達 晉法安
晉帛僧光 晉法曠 晉曇邃
晉支曇蘭 宋慧義 宋僧詮
宋曇諦 宋淨度 宋道冏
宋曇翼 宋道汪 宋法愍
齊法度 齊弘明 齊曇超
齊慧敬 梁法寵 梁慧超
梁僧融 魏超達 魏道泰
魏法力 魏僧朗 魏僧照
魏乘禪師 魏慧凝 齊真玉
齊僧達 齊圓通 齊道豐
齊慧寶 齊僧雲 齊僧安
周僧妙 周慧瑱 後梁道穆
隋曇詢 隋洪獻 隋法慶
隋慧雲 隋慧恭 隋道幽
隋慧歡 隋慧海 隋智通
隋靈幹 隋行堅 隋法泰

卷第二十五

感通科

唐道宗 唐林生 唐法通

唐慧因 唐遺俗 唐玄秀
唐圓光 唐明淨 唐法喜
唐智興 唐道昂 唐洪滿
唐慧聰 唐曇藏 唐帝示階
唐道遜 唐僧明 唐曇榮
唐瑜 唐慧稜 唐慧眺
唐法敏 唐世瑜 唐慧璿
唐智聰 唐僧徹 唐慧祥
唐雲睿 唐明度 度僧倫

卷第二十六

感通科

唐明濟 唐慧悟 唐解脫
唐靜之 唐智勤 唐智顯
唐法聰 唐明慧 唐員相
唐清虛 唐岸禪師 唐禮宗
唐華嚴和尚 唐文照 唐道鑒
唐法江 唐守如 唐法秀
唐慧符 唐處寂 唐德秀
唐僧雲 唐慧秀 唐懷道
唐寶達 唐元皎 唐懷一
唐子隣 唐玄宗 廣大川
唐懷感 唐法詵 唐齊翰
唐法照 唐道義 唐三刀
唐智鐙 唐普明 唐自覺
唐西域亡名 唐無着 唐法照
唐守素 唐會宗 唐鑑空
唐定光 唐法相 唐法正
唐東京容僧 唐鑑源 唐惟忠
唐靈幽 唐惟恭 唐遂端
唐智辯 唐甯師 唐法藏
唐神智 梁鴻楚 晉法本

卷第二十七

定學

證悟科

晉竺僧顯 晉竺法慧 晉慧元
晉慧崑 晉賢護 晉法緒
宋僧伽達多 宋玄高 宋僧周
宋慧通 宋法期 宋慧安
宋道法 宋普恒 齊阿那摩
梁植相 梁慧勝 魏志湛
魏佛陀 魏慧達 齊僧稠
周僧崖 周猷禪師 後梁僧景
隋慧意 隋道舜 隋道仙
隋慧巖 隋慧越 隋慧侶

卷第二十八

證悟科

唐慧超 唐慧超 唐曇倫
唐道休 唐道英 唐慧顯
唐慧方 唐通達 唐法空
唐玄爽 唐慧仙 唐僧衍
唐善伏 唐元曉 唐僧藏
唐正壽 唐神鼎 唐慧朗
唐真表 唐懷玉 唐子瑀
唐大行 唐安靜 唐明瓚
唐懷空 唐無漏 唐廣陵大師
唐神會 唐道齊 唐代病師
唐梁山寺亡名 唐文爽 唐本淨
唐清觀 唐永安 唐元表
唐頭陀 唐祝融禪師 後唐全宰
漢狂僧 漢潭州亡名 宋王羅漢
宋宗合 宋道固 宋師蘊
宋曠師

卷第二十九

定學

神化科

晉僧朗 晉犍陀勒 晉訶羅端
晉竺佛圖澄 晉單道開 晉竺佛調
晉耆域 晉涉公 晉佛陀耶

晉曇霍 晉史宗 晉曇始
宋杯渡 宋法朗 宋慧覽
宋邵碩 齊法匱 齊僧慧
齊慧通 梁寶誌 梁明達
魏檀特師 魏河禿師 魏勒那漫提
周香闍梨 周僧度 周僧成
周曇相 梁法行 梁法聰
陳善慧大士

卷第三十

神化科

隋童進 隋法進 隋智曠
隋無相 隋法安 隋岑闍梨
隋法喜 隋普安 隋欽師
隋僧朗 唐賈逸 唐轉明
唐明恭 唐慧琳 唐又德
唐通闍梨 唐智則 唐僧會
唐慧寬 唐抱玉 唐佛陀波利
唐僧伽 唐封干 唐萬回
唐如一 唐無相 唐道悟
唐普滿 唐阿足師 唐茶籠山羅漢僧
唐義師 唐些些 唐海雲
唐辛七師 唐和和 唐契此
唐金和尚 後唐道賢 晉懷濬
晉行遵 晉曹和尚 周僧緘
宋點點

六學僧傳目錄(終)

No. 1522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一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慧學

自梵夾西來。而佛法東被。蓋語言文字。至是而後始通也。佛法者。義理之奧也。然義理之於天下。無所異。其所異者。獨五方之音聲耳。語言文字。音聲之所在。而佛法義理之所寄也。苟通乎音聲。則語言文字。與佛法之奧。舉通。而性相諸宗之

辯。乃可得而傳矣。譯之功其不亦謂之大歟。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經之明文。懸記今日。故以譯經傳宗二科。系之慧學之下。以著見吾教之統緒焉。

譯經科一

漢迦葉摩騰者

西竺人也。善大小乘。素以佛法遊化諸國。嘗至一小國。而大國來侵。騰為講金光明經以却之。於是聲振五天。永平七年辛卯。帝夢金人佩日光飛于殿廷。旦問其臣王遵博曰。此何祥哉。博進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常星不現。太史蘇由記之曰。西國聖人有所謂佛者生焉。千年之後聲教乃至。陛下所夢殆其神乎。於是遣蔡愔秦景等十八人。西求所夢者。至大月氏國。遇騰與俱。以十年甲午至洛陽。獻釋迦像并貝葉諸經。詔館於鴻臚寺。設所獻於南宮清涼臺。并關陽顯節陵上。而祠拜焉。後於洛之西雍門外。別營白馬寺。以徙居之。白馬者。西方相傳謂。昔有惡王欲盡毀諸塔廟。而王之白馬忽繞塔悲鳴。王悟遂停毀。人賴其德。故塔廟之建。類多以白馬名焉。寺則因摩騰始居鴻臚寺而名也。帝嘗幸其寺。騰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地忽隆起如阜。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以聖塚呼之。疑其為洛陽地神也。故祀之至今。騰曰噫非也。子。讀中印土金藏詮曰。如來示滅百年。阿怒伽王造八萬四千寶塔。填佛舍利其中。耶舍尊者以手掩日。出種種光。徧虛空界。役諸鬼神捧塔。同時而葬。葬東支那土者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聖塚。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且喜且悲曰。非西來大士。朕安知大聖垂祐哉。詔受制度於騰而塔其上。塔九成。高五百尺。越明年。光又現。天香郁然。於塔頂有金色手尺許。如出琉璃中。駕至拜瞻。而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時梵僧伽摩羅等九人適至。禮而歎曰。我於竺乾所見者三處。今復獲見此。非緣幸耶。沒於洛陽所住寺。

漢竺法蘭者

中天竺人也。幼從師出家。日誦經論數萬偈。五天學者舉師之。至月氏。適與漢使愔景遇。復得迦葉摩騰。相率東游。其志固已決矣。然諸學者。苦遮挽不使行。於是崎嶇間出佗道。會騰於洛陽。明帝勞尉。勤至。頃習漢語。譯所獻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經等五部。今僅存四十二章。其餘皆以亂離散失。

初武帝之開昆明池也。得黑灰於池深處。人無識者。或以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及是而問蘭。蘭曰此過去劫。世界壞時。劫燒灰也。蘭後終於洛陽。壽以貌觀之。若五六十者。

漢安清

字世高。安息國王之適子也。幼以孝聞。博學無所不知。嘗聞燕語。謂人曰。當有餉食者至。已而果至。俊譽被西域。家居一飯奉身。王薨。既除服。即讓位叔父。為沙門。讀契經。尤精阿毗曇。而禪經略盡其妙。歷化諸國。桓帝初。至中國。即通

華言。其先後所譯經。凡三十九部。詞達義明。學者宗之。宿命神迹甚著。靈帝末。關中大亂。曰我當如江南。有問其故者。答曰我前生比丘也。有同學性嗔。每乞食稍逆意。輒切齒檀越。如是者二十年。時我將如廣州償宿負。與之訣曰。若明經又精勤。但多怒。死有惡報。我得道當先度若。既至廣。會寇亂。道逢惡少年。唾手拔刀曰。得汝矣。遂見殺。今同學報在廬山。我可無往而負初心哉。[邱-丘+共]亭湖神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有取神竹者。未許而斫。怒覆舟。植竹斫處。過者雀息汗下。清同舟三十輩。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可延致。清至。神復語曰。我果不能逃子別時語。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坐多嗔。故致惡報。然好施。故致寶玩。故人情所鍾遠來。悲欣兼抱。然旦夕且死。恐穢江湖。當遷死山西澤中。計必入地獄。有縑千疋并雜寶物。幸為我建塔寺。資冥福也。清曰。吾遠來又久別。何不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醜異。奈何。清曰。第出之。無傷也。於是出其首帳中。則大蟒也。清作梵語呪之。蟒若雨涕者。俄不見。清舟未發。有美少年。盛衣冠。跪清前。若致謝狀。清又呪之乃去。舟人問誰氏。曰廟神也。自是廟如丘墟。而蟒竟斃西山澤中。今潯陽蛇村是也。清至南昌。建塔造寺。始號東寺。今俗呼為大安云。清因至廣州。而求曩昔害己少年。館其家敘前事。相向感歎。且曰。吾尚有餘報。在會稽。今當往。而少年願必俱至。越行市中。或相毆。悞擊清。遂卒。清本王種。西域之至中國者。舉謂之安侯。則中國之封爵。雖外國。知所重如此。沙門道安以清所譯經。辭暢義足。誠與親稟慈尊無所異。

漢支樓迦識者

本月氏人。性姿純敏。以嚴淨毗尼著稱。志弘大法。靈帝時至洛陽。光和中平之間。譯般若道行首楞嚴等經。又譯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後不知所終。

漢竺佛朔者

齋道行經。自天竺至洛陽。光和二出般舟三昧經。支讖傳梵語。河南孟福張連筆受。

漢優婆塞安玄者

安息國人。性沈鷲。博極羣書。靈帝末至洛陽。以功稱騎都尉。而以荷法為己任。與沙門嚴佛調出法鏡經。玄口授梵語。而佛調筆受。

佛調臨淮人。少穎悟好學。亦有都尉之稱。傳譯之妙。不減安侯。又撰十慧傳。時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者。皆於靈獻時。以慧學獲譽京洛間。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經。巨譯問地獄事經。孟詳譯中本起。及脩行本起兩經。此經乃沙門曇果。得於迦維羅國。同竺大力者譯之。而未善者。

魏康僧鎧者

嘉平之末。至洛陽。譯郁伽長者等四經。

魏曇諦者

正元之中。至洛陽。譯曇無德羯磨法。

魏帛延

不知何許人。有才智。甘露中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六部。不知所終。

吳康僧會

其先康居國人也。父商於中夏。往來海上。遂家於交趾。生會。會幼孤為沙門。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善屬文。孫氏有江左。佛教未化。會志在振興。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茆茨。設像行道。國人初見沙門。驚異之。有司以聞。權曰是漢明帝所夢。佛神之遺風耶。詔至問狀。會曰如來大師。化已千歲。然靈骨舍利。神變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塔至八萬四千。此其遺迹也。權曰舍利可得乎。曰可得。權曰。苟可得則當為塔之。不然面謾之罪其無赦。會請期以七日。於是戒其屬曰。法之廢興。在此一舉。宜加意焉。至期無應。又展七日。又無應。權曰。果面謾我。趣烹之。會懼更請展期。以死求之。又七日夜。聞有聲鏗然出餅中。視之五色之光錯發。大呼曰。獲舍利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大驚曰。希世之瑞也。會因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碎之。砧椎俱陷。而光明自若。於是塔之佛陀里。又為寺號建初。誌其始也。教法因大興。權薨。皓嗣位。不道。盡毀神祠。波及寺宇。臣寮諫曰。先帝感瑞創建。其可毀哉。遣張昱詰會。會挫其詞理。昱屈乃去。會送至門。昱指寺傍淫祠曰。玄化遠被。近者不革。何哉。會應聲曰。疾雷破山。聾者不聞。非雷之罪。天下之理。通則萬物懸應。阻則肝膽之間。不啻楚越。昱以會才高聞。皓迎至之。問曰。佛之所謂善惡報應可得聞乎。對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鳥翔而老人現。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湧而嘉禾生。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言。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已明。安用佛教。對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粗示其略。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為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訓之。遂罷。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為咲樂。俄得腫疾。呻吟徹晝夜。卜之曰。坐犯大神。禱諸神祠不效。宮人有奉佛者曰。盍亦禱諸佛乎。皓悟迎像殿上。龕而供事之。且請會說法。會指其理要曉譬之。皓求讀沙門戒本。會取本業百二十五願。分二百五十事。以示皓。而使皓於行住坐臥。增益其善意。皓既受五戒。疾良已。乃嚴飾其像。而身事之。凶虐為稍減。會譯小品六度集雜譬喻等經。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天紀四年四月吳亡。九月會歿。晉咸和中蘇峻叛。火所建塔。司空何充復脩完之。平西將軍趙誘謂人曰。言塔有光誕也。俄光五色出塔頂。誘肅然增敬。又於寺東。重造小塔云。

會未至吳時。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氏人。又有支讖支亮。亮字紀明。學於讖。謙又學於亮。博觀羣書。通六國語。為人頽瘠而黑。眼白童子黃。時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獻帝末避地于吳。權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東宮。吳志略之云。

吳維祗難

天竺人也。世以火祠。奉異道法。有小乘沙門。解呪術。遠行而暮。就難家求宿。難忌釋子。而宿之門外。沙門戲以呪術。滅其所事之火。難乃迎沙門入室。而火復然。難大神異之。遂歸命佛乘。棄火祠。事沙門。為和尚。出家受三藏精義。又善四含。遊化諸國。黃武三年。與竺律燄者同至武昌。齋法句經梵本。翻譯之。難律燄皆未善華言。故經辭多質。晉法立更譯之為五卷。法巨筆受。詞始達意。立又別譯小經百餘本。永嘉之亂多亡失焉。

晉竺曇摩羅刹

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姓支氏。後家燉煌。八歲棄家師事沙門竺高座。日誦萬言。性純粹苦行篤學。武帝時。京師寺像雖崇麗。而方等深經未至。護慨然隨師遊歷西域諸國。凡三十六種。異言異書。皆精研無遺。遂東歸。自燉煌至長安。隨軒譯寫。為晉文。如賢劫法華光贊等百六十五部。以行世。法被中華。護力也。護山居每漱澗中。樵者穢澗側。澗為涸。護歎曰。人之無德。致清泉不流。苟無以給。正當移去耳。俄泉流如故。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聲稱甚遠。眾常千人。惠帝西奔關中擾亂。護與弟子東下。至澗池而歿。壽八十八。世號燉煌菩薩。

晉朱士行

潁川人。有氣節。棄家嘿自窮經。讀竺佛朔所譯道行經。恨文簡古弗盡佛意。甘露五年。如雍西。渡流沙。至于闐。得旁行書正本。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洛陽方發。有小乘學者。白王曰。不當使婆羅門書入漢地。恐亂正典以聾盲其人。王入其語留之。士行乞火其經以驗邪正。遂投經火中。火滅而經自若。國人大神之。乃得。行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有天竺優婆塞竺叔簡。道士無羅叉。同譯。為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大安寺。行歿於于闐。壽八十。闍維身不散。祝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而散。收骨為窣堵波。

晉帛尸黎蜜多羅

此云吉友。西域國王子也。讓位於弟。如吳泰伯。出家東游諸國。永嘉中至關中。值亂渡江。止建鄴建初寺。世呼為高座。丞相王茂弘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一時名士。皆造門結好。聲名著縉紳間。友嘗對導解帶縷薄。尚書令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人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鑑期人。卞令範度格物。吾正當以是應之耳。桓廷尉欲為友作目。久而未得。或云尸黎蜜

可謂卓朗。桓絕欲以為盡品題之極。大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友為諸公器重。心未然之。及見。不覺欣然致敬。周顛為僕射領選。臨入局。過語。歎曰為朝廷選賢。得如君者。真令人無愧耳。顛歿。友尉其孤。對坐作梵唄。清響凌雲。又呪語千餘言而去。導曰。外國之不為富貴所惑者。有君一人而已。友咲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耶。時傳以為名言。友高簡不學晉言。以持呪稱。初江夏未有呪。友譯孔雀明王經諸神呪。以授弟子覓歷。咸康中歿。壽八十餘。友好於石子岡行頭陀。遂葬其地。成帝為樹剎。塚側有沙門亡其名。自關右來為造寺。號高座。

晉僧伽跋澄

此云眾現。罽賓國人也。淵懿有識量。博究三藏。特善禪數經。誦阿毗曇毗婆沙。精入其義。縱浪諸國。以弘化為己任。苻堅建元十七年。至關中。初大乘經典未廣。禪數學方盛。現既至。道俗歸之。以為法匠。秘書郎趙正。請出阿毗曇毗婆沙梵本。與道安等宣譯。現口授。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綴其文。佛圖羅剎宣譯之。秦沙門敏智潤以詞。建元十九年四月集譯。至秋方畢。又以婆須蜜胡本自隨。明年與曇摩難提僧伽婆共執梵本。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道安法和對校。現有威儀。關中追法焉。後不知所終。

晉曇摩難提

此云法喜。兜佉勒國人。齟齬棄家。性慧敏。覆誦增一阿含經。有名諸國。志弘教法。冒流沙東來。苻堅建元初至長安。堅延見恩禮特重。中土未有四含。武威太守趙正者。請出其本。時慕容冲叛軍興。關中擾動。正為法忘死。力請不已。於是與道安集義學。譯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昧度等。佛念傳譯。慧嵩筆受。凡兩年而就。及姚萇兵連關內。世路艱阻。辭歸西域。

晉佛圖羅剎

不知何國人。純粹有高行。該覽傳記。閑習漢言。久游中夏。宣譯梵本。見重於世云。

晉僧伽提婆

此云眾天。姓瞿曇氏。罽賓國人。少學道。專以求師為急。研味三藏。尤善阿毗曇心。嘗誦三法度論。以為入道之徑。為人有威儀。進止堪觀。鑑識深渺。恂恂善誘人。苻堅建元初至長安。初僧伽跋澄。曇摩難提所譯。婆須蜜。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慕容之難。兵戈驚擾。未盡意旨。而道安又棄世。不及刊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講究。稍習華言。因知前所出經舛訛。提婆更出阿毗曇廣說眾經為證。會姚興王秦。法道特盛。法和入關。於是提婆渡江如匡山。為慧遠所寶禮。以大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譯於般若臺。隆安元年遊京師。一時名士。爭先願見。又為瑯琊王珣所寶禮。延請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

。提婆徇義。吐詞粲然成文。時王彌在座。感悟增敬。珣問法網。道人阿彌所得如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到耳。明年珣又集京師義學沙門慧持四十餘人。更請重譯中阿含。罽賓國沙門僧伽難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書成。妙極意得。世祕重之。其在河洛。凡譯眾經百餘萬言。後不知所終。

晉竺佛念者

涼州人。少年出家。有敏識。為人慈和。學兼內外。曉華戎之音。名著關中。秦建元中。僧伽跋澄曇摩難提譯諸經。時多名流。念獨出其右。至譯增一阿含。念多析別研練。盡其義味。兩年乃畢。自世高支謙以來。無如念者。故為苻姚兩朝譯人之冠。又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曜胎中陰等經。方就緒未定藁。遂臥疾終于長安。道俗嗟惜焉。

晉鳩摩羅什

此云童壽。天竺人也。世為相國。大父達多有重名。父炎將嗣相位。避之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尊以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敏絕人。諸國交聘不許。及見炎逼以妻之。生二子。其一羅什。其一則弗沙提婆。始什之妊也。其母慧解倍常。聞雀黎大寺多名僧。有得道者。呼女伴往聽法。忽通天竺語。難問鋒出。有達麼瞿沙者。見曰。是必孕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時事。什生七歲。母因野行。見塚骨。從炎乞出家。炎不可。因不食六日。氣如縷。乃許之。遂與什俱落髮。母以專精禪觀。獲初果。什誦經日千偈。偈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龜茲人方加禮事。母輒攜什避去。遊諸國。什九歲。渡新頭河。至罽賓。師事異僧槃頭達多。受雜藏中長兩阿含。凡四百萬言。達多奇之。什自是聲稱達王。王集異道。立論相攻難。異道慢什年小。不為備。什乘隙折困之。異道媿伏。王設上供。差大僧營視。惟恐其去。年十二。母攜還龜茲。而諸國交聘以好爵。悉不應。已又攜至月氏。北山尊者見之。謂其母曰。此沙彌使三十五歲。毗尼無玷者。度人如優波鞠多。不爾正一俊法師耳。至沙勒。頂戴佛蓋。私念蓋大而輕如此耶。即重不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曰兒心分別。故蓋輕重耳。遂留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皆妙達其要。沙門喜見勸王請什開法。曰。當有二益。國中比丘。耻不及之。而加精進。龜茲王必以為尊什。是敬己也。來脩舊好。王然之。於是會道俗如其勸。什真率忽繩墨。或者疑之。時有莎車王子須利耶跋陀。參軍王子須耶利蘇摩兄弟。皆棄國位為沙門。蘇摩尤才辯。嘗為什說阿耨達經。以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恠而問曰。此經乃壞破諸法至是耶。因共研覈大小乘。移時。而什悟。歎曰。吾昔於小乘。如以鍤石為金。遂受中百二論。十二門觀等。溫宿國龜茲之北境也。有異道。立義擊鼓。求論辯。什適隨母在焉。卒挫衄之。自是名重葱左。居龜茲。廣說諸經。學徒自諸國來者雲委。尼阿竭耶末帝。王女也。博觀羣經。已證二果。聞法欣躍。更請開演。什益分別諸法本

空。陰界假名非實等法義。聽者曉悟。年二十。即王宮。從卑摩羅叉受戒。學十誦律。頃之母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奈何。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至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惜哉。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無所恨。母以為然。尋往天竺。進登三果。什獨留止國之新寺。後於寺側。得放光經。而文字隱蔽。不可讀。什心知其魔。不為動。既而可讀耳。聞空中語曰。智人何用此書。什曰小魔敢爾。留二年。益習大乘經論。龜茲王為張金座錦褥。使坐以說法。什以其師盤頭達多未悟大乘。請往化導。俄其師至。什為先說德女問經。蓋以其多明因緣空假。而昔與師俱所不信者。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遽尚之。什曰。大乘深妙。有法皆空。非小乘滯相偏局可擬也。師曰。汝言一切皆空。甚可畏也。汝亦知捨有愛空之患乎。昔有狂人。使工績縷。工已極其細好矣。狂人猶以為未。工指空曰。此縷也。狂人曰。我何不見。工曰縷細。我良工且不見。況他人乎。狂人喜厚餉之。汝之空法正類此也。什曰。小乘執有。大是顛倒。如人病目。見空中華。以為實有。坐以待果。要人共嘗。其不為明目者所咲乎。於是達多悟。禮什為師。西域諸國。咸伏什神異。其說法時。諸王皆長跪坐側。令什踐而陞座焉。苻堅聞之。久有迎什意。建元十二年。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曰。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王不納。發兵拒光。大為光所破。遂獲什。光見其齒少易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不可。光曰。道士豈復非氣血生耶。尚何辭。乃飲以醇酒。閉之密室。光還中路屯師山下。什曰。宜從屯隴上。光不納。夜果大雨潦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曰。推運揆數。此不宜留。前有福地可居。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一日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而自定。俄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子纂。率眾討之。時論以業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克。光以訪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纂果敗於合黎。會郭[(序-予+林)/香]起兵。纂軍輕騎還。又為磨敗。僅以身免。

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外國道人羅叉云。能瘥資病。光喜絡賜不貲。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術試之。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灰浮為繩自若。未幾資亡。光亦尋卒。子紹襲位。纂殺之自立。有豬生子三首。黑龍升井中。蟠臥殿前。比旦失之。纂以為瑞。號殿為龍翔。俄又升於當陽宮門。又改為龍興門。什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呈異。龍者陰類。出入以時。今屢見災也。是必下人有謀者。宜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竟為從弟超所殺。什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破呂隆。迎至為國師。初延入西明閣逍遙園。譯出眾經。多所暗誦。又覽舊經紕繆。與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

論。凡三百餘卷。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言。西方辭體。特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王見佛。必有讚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翻梵為秦。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乖文體。正如嚼飯飼人。非徒無味。乃令人嘔噦也。什嘗以頌贈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十偈。詞喻皆爾。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著筆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比也。無深識者。因悽然而止。著實相論二卷。注維摩經。皆肆筆成文。無所竄定。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容觀聽。興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內無雙。何可使法少種嗣哉。遂以妓女十輩。逼令受之。什亦曰。定中常見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或欲效之。什乃聚鍼於盞謂曰。若能食此乃可耳。因舉七進鍼如常食。卑摩羅叉律師。什受律師也。至則欣迎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事。問曰。汝於漢地有大緣。受法者幾何人。什曰。經律未備。新經皆什所傳。三千餘人。相從授法。但什以業重障深。於律有缺。不能深弘耳。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世耳。什未終夕。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別眾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自以暗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煩。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遂終於逍遙園。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晉義熙五年也。闍維果舌存焉。晉書有傳。

晉弗若多羅

此云功德華。罽賓人。少出家。精研三藏。而嗜味十誦。以奉持毗尼。為學者宗尚。秦弘始初。至關中。姚興延見。如禮羅什。見必增敬。六年十月集義學僧數百人於中寺。延請多羅。出十誦梵本。羅什翻為晉文。方半而羅什歿。學者痛之。

晉佛陀跋陀羅

此云覺賢。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裔也。大父達磨提婆。此云法天。旅游北天竺。因家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與母俱蚤世。跋陀養於舅氏三歲矣。其從祖有鳩婆利者。愛其慧敏。度為沙彌。年十七。受業禪師佛大光。既登具。益精經律。僧伽達多與同學。而識其神俊。然所造詣則未之知也。游罽賓國。坐密室中跋陀遽來。問何自。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語卒不復見。達知其已證聖矣。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請跋陀宣授禪法於東土。許之。於是歷六國。至交趾既附舶。望見海島指以語眾欲游焉。舟人以風順不肯留。俄而轉風。舶至島下。眾咸以為神。於是一舟聽其進止。有頃欲發。跋陀又止之。發者果覆沒。忽中夜呼眾欲急發。眾方寐不應。跋陀乃自整帆獨發旋。賊掠餘舶。至青州。聞什在長安。往從之。什倒屣門迎大悅。恨相得之晚。議論多發。藥謂什曰。公所釋未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運已往。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為高。可乎。秦太子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問曰。法云何空。

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諸師或破析一微。我意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他日更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破一微乎。

秦既崇向出入宮闕者三千餘僧。賢靜退頽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眾聞為顯異。而賢有弟子。自言得阿含果。有以飛語聞者。禍起不測。眾多遁去。賢不以為意。僧[(((素-糸)*力)/石)]道恒曰。佛猶不聽說己所得法。五舶之說。何所窮詰。又弟子誑惑。互生異同。於律有違。理不同止。賢笑。與慧觀等四十餘人渡江。姚興驚。詬[(((素-糸)*力)/石)]等。即遣使追之。不可。遂至匡山。沙門慧遠。接待甚勤敬。遣門人曇邕。致書關中。解其擯事。又請出譯禪數諸經。五舶果至。遊江陵。道化益盛。施者奔走焉。跋陀不受。持一盞行乞而已。宋武帝為太尉。討劉毅。在江陵。陳郡袁豹。為長史隨府。跋陀嘗從豹乞。未饜辭退。豹曰意似未足。跋陀曰。檀越施心有限耳。豹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即問慧觀而知其為人。竟啟太尉。請相見。邀與俱止京師。道場寺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內史孟顛。右軍褚叔度。講跋陀譯之。沙門法顯。游西域得僧祇律。請跋陀譯。語在顯傳。跋陀譯觀佛三昧經六卷。泥洹及脩行方便等論十五部。一百十七卷。元嘉六年沒。壽七十二。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一(四明胡泰之刊)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

澗東沙門 曇詵 述

慧學

譯經科

宋佛馱什

此云覺壽。罽賓國人。少受業於比丘之善彌沙塞部律者。於是以毗尼嚴身。以禪那洗心。景平元年七月至揚州。其年冬。集眾龍光寺。譯彌沙塞律三十四卷。為五分律。親執梵本。沙門道生慧嚴筆受。侍中瑯琊王儗為檀越。明年四月。又抄出戒心羯磨法。後不知所終。

宋曇摩耶舍

此云法明。罽賓國人。少好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既長標致特高。該通經律。有異能解。嘗習禪觀。時以比浮頭婆馱。孤行山澤。往往衝虎。每坐樹下。歎曰。年已三十。乃未得果。何其懈哉。至忘寢食。以精苦悔先罪。乃夢。博叉天王勸以游方觀道。不當自善。曰道可致。不可求也。然以非分強求。雖死無所獲。乃游諸國。以隆安中。至廣州白沙寺。善誦毗婆沙律。時號大毗婆沙。年已八十五。弟子八十五人。有女子張氏字晉明。清淨自活。從耶舍咨授道要。乃為說佛生緣起。并譯出差摩經一卷。義熙中。至長安。姚興為前席。與天竺沙門曇摩屈多友善。秦弘始九年。共譯舍利弗阿毗曇。至十六年乃竟。凡二十二卷。後如江陵止新寺。大弘禪要。學者至三百餘人。道俗初疑其慢。及見之莫不傾伏。往往定中多見殊祥。人傳以為證果矣。元嘉中辭還西域。

弟子法度善梵語。佐耶舍譯經。度天竺婆勒子也。勒賈于廣州。而生度於南康。名金迦。長而出家。獲今名。而不知者。以度為南康人也。度自其師西歸。乃執異見。學小乘禁方等法。謂無十方佛。性禮釋迦。食用銅盃。不置別器。令諸尼相從。而行悔罪。止伏地相向而已。尼法弘普明皆受其法。而諸尼多宗習之云。

宋曇無讖

中天竺人。幼孤。母傭織毳[登*毛]。取資以養之。六歲使師達摩耶舍。十歲習小乘五明學。誦經日萬言。莫有敢抗者。時白頭禪師號宿納。讖攻離不能屈。疑其有異書。求教焉。禪師以樹皮涅槃經授之。讖讀而悟。乃集大眾悔過。年二十。誦二百萬言。而大乘諸經。披玩略盡。兄以善調象。獲幸於王。佗日王之白耳象死。王誅之。令曰。敢收葬者。夷三族。讖收葬之。衛卒執以聞。王怒趣烹讖。讖曰。王以法殺。弟以義收。此天下之通理也。王由是加敬。讖於呪尤効驗。號大呪師。嘗與王山行乏水。呪石使霽沸。諸國聞之交聘。久之奉涅槃前分。并菩薩戒本。游罽賓。罽賓皆小乘違之。之龜茲。止姑臧傳舍。疑有盜。枕經以寢。夢人引衣語曰。此如來解脫藏也。

。敢忘敬乎。遂驚悟。置經高處。盜果饒力不能舉。旦日讖負經去。盜以為神。向之懺謝。沮渠蒙遜據涼土。然待讖尤勤至。於是請譯經本。讖以未習華語。不即許。居三年。譯涅槃前分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辭製工密。文藻妍富。沙門慧嵩道朗等。深相推重。猶以涅槃品數未足。乞西還究尋之。凡四十二卷。曰。此經本三萬五千偈。此方纔百萬言耳。吾所出者。止一萬偈。讖多異跡。魏拓拔燾聞其名。遣使迎請。諭云。知遜尊寵。若不遣。顧有兵耳。遜因表留讖。魏又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諭曰。曇摩讖道德廣大。朕思一瞻禮。可驛馳以至。遜謂順曰。臣奉事朝廷。無所負。上信邪言見逼。何耶。前表乞留讖。今遽來追。此臣師也。願與俱死。死要不免。遲疾亦非所較也。順曰。王誠[款-士+止]先著。遣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胡道人。虧損大功。失朝廷待遇之意。竊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太常言固美。弟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

義和三年三月。讖固請西行。求涅槃後分。遜忿其去。且恐為魏得也。遣刺客中路殺之。壽四十九。聞者為流涕。宋元嘉十年也。初讖出關日。謂送客曰。業對至矣。雖眾聖不能救也。

方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者。從讖受菩薩戒。讖曰。當洗心自悔七日乃來。既詣讖。讖忽怒。進曰此夙障也。進復精勤三年。夢釋迦如來為授戒法。同夕十餘人夢如進所見。進於是又詣讖。讖望見大驚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沙門道朗。蓋同夢者。願下其臘。兄事進。從以受戒者千餘人。

昔有別記曰。菩薩地持經。是伊婆勒菩薩當傳此土。後讖果出此經。則讖之地位可知矣。

宋浮陀跋摩

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少有節操。習三藏。尤精毗婆沙論。常誦持以為心要。元嘉元年至西涼。沙門道泰志用強果。少游諸國。得毗婆梵本。十四年請跋摩譯之。道泰筆受。慧高道朗等詳正。凡百卷。亂離亡失四十卷。後歸西域。

宋智嚴

西涼州人。史失其姓。以精進聞。少尋師。至罽賓國摩天陀羅精舍。受佛馱先尊者禪法。三年有勝力。佛馱器賞之。西土道俗曰。秦地乃有此道人耶。秦因其增重。有佛馱跋陀者。禪法之宗。聲名甚著。嚴請東游。傳法利生。乃從俱還。至關中。久之跋陀為秦僧擠嫉。如匡山。嚴因依止山東。禪誦而已。義熙十三年。宋武西征。還至山東。始興王恢從駕過嚴廬。與兩比丘。各禪坐寂然。恢彈指。皆舉目即斂。不與言。恢心奇之。加敬焉。即啟武帝。延還都。初無肯行者。而嚴乃行至都。住始興寺。恢又造東郊寺居之。即枳園也。元嘉五年。共沙門寶雲。譯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

經。嚴不受別請。食時至。持盃入聚落一飯。跏趺終日。嚴自念少於戒有缺犯。疑當見於棄法中。乃航海至天竺。請異尊者決之。尊者為入定。登內院問慈氏。慈氏曰。已得戒。嚴大喜。至罽賓無疾而化。壽七十八。罽賓法。若比丘化者。必分凡聖地。以闍維之。嚴有精進實行。而人未知之。將闍維於凡地。而重不可舉。至聖地而輕。以故知嚴得道也。

宋寶雲

不知何許人。少往來涼州。有學行。靜退不交世務。忘身求法。以晉隆安元年。適西域。與法顯智嚴相繼徧游諸國。至羅剎之野。聞天鼓聲。釋迦遺跡。多所瞻禮。善梵語。學旁行書。後還長安。從跋陀禪師游。跋陀如匡山。雲亦隨。所至混跡。久之來歸。安止道場寺。譯無量壽諸經。又住六合寺。譯佛本行贊經。元嘉二十六年終。壽七十四。

宋求那跋摩

此云功德鎧。剎利種。世王罽賓國。大父呵黎跋陀。此云師子賢。父僧伽阿難。此云眾喜。皆有奇德。跋摩年十四。天姿秀發。其母嘗須野獸肉羹。使辦味。跋摩曰。有生之類。莫不惡死。以彼之所惡。充己之所嗜。豈亦仁人之用心哉。母恚曰。汝謂端有地獄報耶。佗日我替汝償。所不悔也。已而跋摩偶覆羹爛手。謂母曰。痛可奈何。母其替我乎。母咲曰。痛在汝。我安能替耶。跋摩跪曰。殺寔三塗極苦之因。身作身受。固無替理。昨者大人之言。其無乃過乎。母為止殺。終其身。

年十八。去為沙門。有相者曰。君三十當南面稱孤。今茲出家。其獲道果必矣。及期王薨。國人欲迎立之。跋摩翻然自引。游獅子國。入闍婆。闍婆王婆多伽母先夢聖者至。見跋摩從受五戒。王始不信。以母故。亦從受焉。久之乃篤信。鄰國來寇。王將禦之。因問跋摩以不戰而勝之術。對曰其惟慈悲乎。雖然國有患難。而豈可弗加驅馳哉。王行矣。既凱旋。王中流矢。跋摩呪水洗之而愈。王欲出家。羣臣固爭不可。王曰吾有三願。苟諸君聽之。則吾亦當聽諸君請。不然則否。其一應同奉大和尚。其二應禁殺。其三應有餘積。以賑給貧乏。於是群臣謹奉約。而率遵五戒。王躬治精舍。以延跋摩。名震諸國。元嘉元年九月。京師沙門慧觀慧聰等。表請迎至。詔交州刺史。并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航海以往至廣州。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虎市山。形類耆闍。因改山中寺額為靈鷲。留居之一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將死。說法安慰。而家人夢其在寺為眾僧講法。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山故多虎。自跋摩至屏絕。禪定必累日。寺僧嘗遣沙彌侯之。見白獅子。仰躡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華。沙彌驚走大呼。僧爭至。豁無所見。八年正月。至建鄴。引對。勞問甚勤。曰寡人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萬幾。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何以見教。對曰道在身。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脩。與匹夫異

。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儻不克己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皆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使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以是為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曠。滯近教者。但拘名相。如法師所論。開獎人意。可與論天人之際矣。止祇洹寺。講法華及十地品。法席之盛。前所未見。譯菩薩善戒三十品。優婆塞五戒法等二十六卷。足成伊葉波羅所譯雜心十卷。元嘉六年。坐夏定林。夏休還祇洹。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還室。弟子從至。泊然已化。壽六十五。則一日謂弟子曰。我已證二果矣。又說偈三十六行。授阿沙羅曰。可以示天竺僧。及此土僧。有詔建塔。譯遺偈。偈多不載。

宋僧伽跋摩

此云眾鎧。天竺人也。少棄家。清俊有律學。尤精雜心。元嘉十年。至建鄴。道俗爭崇尚。號三藏。居平陸寺。與沙門慧觀。增脩寺塔。有獅子國比丘尼鐵薩羅至。為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受戒法。祇洹慧義者。非之。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於是義屈伏。僧尼受者數百人。彭城王義康特敬事之。譯雜心及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請聖僧浴文等。寶雲臨文。慧觀筆受。後還西域。

宋薑良耶舍

此云時稱。西域人。氣剛大。無嗜好。善誦阿毗曇。該通群經。而專以禪觀法授人。元嘉元年。至建鄴。為大祖文皇所敬。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公崇其禪法。譯藥王藥上觀無量壽佛經。僧含筆受。以此二經。為轉障祕術。淨土密因。故沈吟研味。興於歎詠。平昌孟顛出守會稽。要之不去。後移止江陵。十九年入蜀弘道。俄還江陵而卒。壽六十有二。

齊求那毗地

此云安進。中天竺人。少出家。事大乘師僧伽斯。使日誦二十萬言。兼內外學。建安初。至建鄴。止毗耶離寺。有威儀。學者取法焉。譯僧伽斯所集脩多羅藏要譬喻事一卷。十二因緣。須達長者經二卷。中興二年歿。

梁僧伽婆羅

華言眾養。亦云眾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年出家。偏業阿毗曇。有譽海南。具足後。習律藏。觀方開化。隨舶至齊。住都之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弟子。博閱多通。兼解數國書語。齊亡按訪術能。以天監五年。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瞻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日。武帝躬臨筆受。沙門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疏出。不墜譯宗。帝厚禮之。引為家僧。以其親施。成所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尤隆

。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觀寺。春秋六十五。

又有沙門曼陀羅者。亦扶南人也。華言弘弱。遠賣梵本來。上使與婆羅譯之。則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其文隱質。多不可曉。

天監十五年。居士木道賢。上優樓頻經一卷。文既不具。且莫知所從來。報罷。

太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時靜坐閉目誦經。若有所憑附者。自八歲至十六。總出淨土妙莊嚴等三十五卷。天監中。上御華光殿。親閱之。嘆異焉。

元魏曇曜

史不言姓氏鄉里。和平間。住北臺昭玄統。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寺即文成所造也。先武惑於道士寇謙之。廢釋氏。後癘疾而崩。至是詔復教。塔寺經像加於前。而此寺尤巧麗。蓋鑿武周山谷為之也。綿亘三十餘里。碑碣見存。未卒。陳委曜。於寺出付法藏傳。并淨土經。又沙門曇靖。出提謂波利經二卷。

元魏菩提流支

華言道希。徧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永平初。東臻洛都。宣武皇帝處之永寧大寺。時梵僧七百。推為元匠。初翻十地。帝親筆受。及孝靜帝。遷都漳鄴。歷天平二十餘年。出佛名入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沙門僧朗道湛侍中崔光等筆受。凡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時信士李廓撰眾經目錄。其標擬流支尤悉。嘗謂其所居之室。經論梵夾殆盈萬。所翻藁本。滿一間屋。

然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妙工祝術。嘗漱灌。人無為汲者。因作梵語。以柳指并。纔數遍。水上涌井欄。就酌用之。

元魏勒那摩提

華言寶意。天竺人也。正始五年。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於洛都。又善開華嚴。神理標異。領牒魏辭。徧盡隅奧。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通刺。如大官者。云奉天帝命來請。勒那辭以今比法席未散。難於從命。且謂都講維那。法事所資。可先請定。既而勒那都講維那。同時皆殞。

元魏北天竺佛陀扇多

華言覺定。自正光間至元象二年。於洛都白馬寺。鄴都金華寺。譯金剛上味等經十部。沙門法場於洛都。譯辨言長者問經一卷。般若流支。華言智希。瞿曇氏。婆羅門種。南天竺波羅奈國人也。熙平間。至洛都。自元象元年。至興和末。譯正法念聖善住回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於鄴都沙門曇琳僧昉等筆受。當時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傳寫者。率去上字。但云流支。故兩流支淆雜。難得詳定。周文帝二年。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華言智賢。與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五明者。聲醫工術符印也。沙門智僊筆受。

武帝天和間。摩勒國達磨流支。華言法希。為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又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華言藏稱與其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域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辨城陽公蕭吉等筆受。

陳拘那羅陀

華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華言真諦。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梁武皇帝盛昌三寶大同中直後張汜等。送扶南貢使返國。且使請求名德三藏。彼國乃以諦應詔。而併賫至大乘論諸雜華經等。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南海。大清二年八月。屆京師。帝頂禮於寶雲殿。即欲傳翻。屬寇羯憑陵弗果諦亦漫遊東土。檀越富春。令陸元哲。招延。與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昉五卷。太寶三年。侯景徵還供養。元帝啟祚。止金陵正觀寺偕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後隨方傳譯。靡寧厥止。心欲汎舶往楞伽脩國。道俗結誓留之。遂停南越。重覈所翻。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欽渴新聞。遠承芳問。諦感其意。乃為翻攝大乘等論。旋至梁安。將返西國。而業風飄舶。還廣州。刺史穆公頴。延住制旨寺。與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穆公薨。世子紇為檀越。仍事傳譯。然其神思通幽。非世所測。嘗居絕島。紇往候之。波濤[漓-内]涌。未即渡。諦望見。因敷坐具水上。跏坐。絕流達岸。而坐具略不濡。濕或折荷葉乘之。不少傾側。

至光太二年六月。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慧愷聞之。輟講奔赴。刺史稽顙請留。群眾遮挽。三日乃已。因是迎致王園寺。議還建鄴。會有忌者。沮於上。乃止。大建元年。正月十一日。遘疾遷化。年七十有一。所譯經論。僧宗法准等。奉還匡山。

諦雖廣出眾經。偏宗攝論。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後疏則僧宗所釋也。宗愷則窮括教源。詮題義旨。每面揚闡。情理無伏。

諦一日喟然長嘆。而謂愷曰。君等實副參傳。而遇非其時。則奈何。愷泣數行下。因跪啟曰。法被中國。群生垢重。致是擾攘。必何時而可定耶。諦指西北。且曰。此方有大大國。非久當盛弘吾教。但恨君等不及覩耳。嗚呼其亦有待於今日乎。

諦自梁武之末。陳宣之初。二十三載。所出經傳記。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

于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那首華言高空。以魏元象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僧伽吒經三部七卷。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禪。南抵金陵。大同間。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梁武詔那。總監外國諸使。大清二年。遇于闐沙門求那跋陀。華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至。那從祈請得之。適丁侯景之亂。未暇翻傳。陳天嘉乙酉歲。始譯于江州興業寺沙門智昕筆受。

陳扶南國僧須菩提

華言善吉。於揚州至敬寺。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較之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少差耳。並見隋三寶錄。

陳法泰

不知何許人。早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天竺沙門真諦。流寓嶺南。泰偕宗愷等事之。以赴廣州刺史歐陽頎之請。傳譯於制旨寺。陳太建三年。講所譯新經於建鄴。驚異時眾。會彭城靜嵩來扣。泰為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見嵩傳。慧愷曹姓。義理淹博。詞力尤殷贍。贊諦譯事。每恨相見之晚。住廣州顯明寺。延諦房中。講俱舍論。光大間。僧宗法准法忍等。就諦求學。為講攝論。與獲聽受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至業品疏第九卷。遘疾不救。明年春。諦又化。

有受菩薩戒弟子曹毗。愷之叔子也。少隨愷入南中。既善攝論。兼承諸部。晚住江都。嘗以章甫縫掖。登座開演而沙門僧榮日嚴法侃等。皆咨稟焉。

時智敷道尼亦為愷所賞識。故愷之亡。諦撫膺哀慟。率敷尼等十有二人。於法准房。傳香火。誓弘攝舍。後敷雖遇跋摩利三藏弟子慧弼。從究涅槃論。僅得敘分。而弼以疾殂。乃專講攝論。

隋那連提黎耶舍

華言尊稱。北竺烏傷國人。弱冠出家。備聞正教。既登具足。徧訪聖踪。天梯石臺之奇。龍廟寶塔之勝。並躬頂禮。無所遺逸。嘗有異尊者。見舍而謂之曰。苟能靜脩。當證道果。遊涉徒勞。終無所成舍不從艱關諸國。乃屆齊境。則文宣皇帝。天寶七年。也。時舍齒方強仕。氣貌雄雅。物議憚之。詔安置天平寺。號翻經三藏。禮遇隆至。內出梵本千餘夾。為建道場。以示尊崇。帝躬拜伏。顧謂群臣曰。此三寶洪基也。故宜偏敬。初譯眾經五十餘卷。詔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度語。未幾詔授舍昭玄統。俄為都。

及齊曆告終。教亦隨替。避地東南。不遑寧處。綿歷四載。有隋御宇。光復大法。開皇二年。七月。奉璽書。偕弟子道密等入京。居大興善寺。冬十二月。即事翻譯。前後出菩薩見寶月藏日藏法勝毗曇像頭精舍大乘總持等經論一十七部。並沙門法纂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人。監護。

舍年邁行厲。每以舍利弗陀羅尼自課。夢身作佛。境界殊妙。後住廣濟寺。為外國僧主。撫存羈旅。得其歡心焉。久之不疾而化。適滿百齡。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

隋闍那崛多

華言德志。北賢豆撻陀羅國人。髻亂出家於其國之大林寺。既登戒品之三夏。年方二十有七。即與其落髮師勝名。得戒師志賢。遊方弘法。路由迦臂施國踰大雪山。備嘗嶮岨。至鄴州。則西魏後元年也。以周明帝武成初。駐錫長安之草堂寺。未幾譽徹上聽。詔偕勝名智賢二師。後園論法。且為造四天王寺。傳度梵文。則十一面觀音。金僊所問經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邀俱往。止龍淵寺。建德廢教。逼從祿仕。以死辭。詔放歸。北陷突厥。連丁二師喪。初沙門寶暹。道邃。僧曇等。以齊武平間西訪經法。獲梵本二百六十部。以東。至是亦宿留突厥。以避周禍。相得歡甚。會隋受禪。而暹等先以所獲經來。上詔訪宿德傳譯。開皇五年。岨多偕使者。謁文帝於洛陽。即詔就職於大興善寺。時耶舍已亡。久曠元匠。更詔婆羅門僧達磨笈多。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同傳梵語。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尊。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明穆彥琮重對梵本。詳審文義。開皇二十年岨多唱滅。春秋七十又八。始終出經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則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是也。

隋達磨笈多

華言法密。南賢豆。羅囉國人。姓弊耶伽羅。華言虎氏。刹帝利種。年二十三。出家於中賢豆。師事沙門覺密落髮。二十五年。從沙門德施。沙門普照。受具。通大小乘經論。又從照師行乞食。禪觀法三年。略窺戶牖。俄而事照師赴吒伽國王之請。留一年。迨師云返。獨留四年。居天遊寺。天遊蓋其王之所造寺也。自茲行役。倍多見聞。商旅盛傳。以支那大國。三寶鬱興。然猶未之信。及踰雪嶺所傳益真。於是始係心焉。間關跋涉。屢移歲敘。開皇十年。冬抵京師。旋處大興善寺。笈多經洞字源。論窮聲意。推居譯首。允愜輿情。煬帝定鼎洛都。彌加崇嚮。詔開翻經館於上林中。招徠儁彥。訖大業之季。凡二十八年。合出經論七部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也。唐武德二年終。

唐波羅頗迦羅密多羅

華言作明知識。一名波頗。華言光智。中天竺人也。本王種。姓刹帝利。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偈。受具後。因習律部。略通戒綱。心樂禪觀。更從勝德習定。閱十二年。南遊伽陀國。那蘭陀寺。時戒賢師。方弘十七地論。復獲聽受。然以此論兼明小教。仍誦小乘論一洛叉偈。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傳燈本國。託以紹承。乃展轉北行。達于西面可汗葉護衙。以法訓勗。曾未浹旬。可汗信嚮。武德九年。高平王使而見之。將載與俱。而葉護君臣未即許。高平駟奏聞。詔葉護津發。毋滯留。十二月偕高平詣京師。謁帝。詔居興善寺。賜綵段納帔。從僧加常供給。問勞勤至。三年三月。詔所司。搜揚碩德一十九人。就波頗所居寺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蹟。慧淨。慧明。法琛。等綴文。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知監護。出寶星。勝光。般若燈。大莊嚴經論。合三部三十五卷。六年繕寫云畢。上聞。賜波頗綵百假。餘賜束帛有差。當是時。或謗以為故聚名達。廢棄講貫。僥倖取譽。誠非弘通本意者。監護使以沙門靈佳之辨弗聽。會太子疾。迎入內。承顧問。寵眷益隆渥。然其氣剛志確。終以前謗。不能平。遂分散衣資。造諸淨業。貞觀六年四月六日。觀佛坐逝於勝光寺。遺表施身。詔閣維收舍利起塔。

唐慧曠

李姓。荊州江陵人。九歲依本邑隱法師出家。為沙彌。執卷誦文。紙盈四十。初聽涅槃。法華。後別聽三論。隋開皇中。鄉里以曠器質夙成。請為法主。講涅槃。辨答率屈耆宿。時纔十二歲。刺史空龍公元壽。聞而謁焉。大加褒賞。以其名聞。詔入京師。既引見。賜納僧伽梨。併餘衣一襲。仍住清禪寺。冠蓋日擁門。憚煩。從應禪師稟資心學。大業末。避地終南之高冠嶺。唐室隆興。出遊都邑。屢建法筵。武德初。詔於延興寺。百座開仁王經。公卿盛集。吉藏豎論。曠言清理詣。銳責鋒起。四部駭異。藏歎伏。尤善楷書。太宗文皇帝。在秦邸。欲致之別第。以崇供養。使者六反。固辭。貞觀詔。簡僧傳譯。眾咸推讓。訖事奏上。詔賜帛百匹。衣服一襲。曠又著般若燈論敘。文多不載。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壽五十有七。葬京師之東郊。太常博士褚亮撰碑詞。有集八卷行世。

唐伽梵達磨

華言尊法。西印土人也。史失載其出處之詳。永徽中。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又按千臂經。序云。偕沙門智通譯。

唐阿地瞿多

華言無極高。族氏出家。史不載。永徽三年。壬子正月。屆長安。所奉西印土梵夾。詔於慈門寺安置。仍同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遲德等十二人。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有司供辦。屢現靈瑞。道俗忻嘆。四年翻譯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陀羅尼集經十二卷。沙門玄楷筆受。

唐智通

生邠州安邑趙氏。隋大業隸總持寺。出家受具。後遊方洛京。學梵書語于翻譯館。頗復諳究。貞觀中。北天竺沙門。奉千臂千眼經梵本至。太宗詔求材學。足以綴文筆受者。充翻經館職事。通應命。偕梵僧譯成二卷。高宗。永徽四年。復出千臂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祝。一卷。觀世音菩薩清淨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或謂其善瑜伽秘密教。每獲感通。

唐若那跋陀羅

華言智賢。南海波凌國人。善三藏學。麟德中。成都沙門會寧。遊西域。道由波凌遂與賢於阿笈摩經內。譯出世尊焚棺收設利等事。為涅槃後分二卷。附舶達交州。寧復西進。儀鳳初。都督梁難敵遣使偕寧弟子運期來上。三年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啟請施行。賢竟終於其國云。

唐佛陀多羅

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於洛陽白馬寺。文辭諧暢。理趣精微。誠如來之慧命。眾生之心地也。然而來遊歲月。平昔行藏。史皆不載。惜諸。

唐地婆訶羅

華言日照。中印土人也。持律精進。尤善祝術。高宗時來遊中國。儀鳳四年五月。疏請翻傳所賣經夾。天后末。於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廣福寺出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慧智證梵語。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辨。明恂。懷度。證義。思玄。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序其端。後終于翻經之室。享年七十五。塔于洛陽龍門之香山。

唐提雲般若

又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生于闐國。永昌元年。始東戾。謁天后於洛陽。詔於魏國東寺翻譯。天授二年。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復禮綴文。德感。慧儼。法明。恒景等。證義。

唐慧智

父印土婆羅門也。東遊生智。少慕出俗。從長年婆羅門僧為弟子。善天竺書語。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有所翻譯。皆召證文。兼度語。長壽二年。智於東都佛授記寺。出觀世音頌一卷。

唐彌陀山

華言寂友。覩火邏人也。天后時。偕實叉難陀出大乘入楞伽經。天授中。偕沙門法藏等。出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經之緣起。蓋劫比羅戰荼婆羅門以疾將終。佛欲延其壽命而說也。既進上。后厚餞之西歸。

唐般刺密諦

華言極量。中印度人也。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廣州制止道場。以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義。出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年十卷。此蓋灌頂部中一品也。既傳譯。未及進上。會其國遣使。以王命追攝。謂其擅出秘密經本故也。遂以梵本。泛舶西歸。而此土所留者。獨譯本云。

唐智嚴

于闐國質子也。冒姓尉遲。名樂受。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性聰銳。每思脫屣塵累。神龍二年五月。疏乞以所居宅為寺。詔允之。賜額奉恩。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中宗誕節也。因剏染以祝壽。詔就寺翻譯諸經成部。嚴有力焉。又重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行頭陀於石鼈谷。充上座於終南山。至相寺。

唐實叉難陀

一云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葱嶺北于遁人也。善大小乘。旁通異學。

武后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發使于闐。訪求梵本。并請譯人。而又與梵夾俱至。證聖元年乙未。詔南印土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譯於東都大偏空寺。後沙門復禮法藏等。從佛授記寺。聖歷二年。成八十卷。后躬製序文。以冠其首。久視間。出大乘入楞伽經。又出文殊授記經於京師清禪。及東都佛授記寺。前後總出經十九部。長安四年。上書祈歸省母。詔御史霍嗣光送景龍二年中。宗詔至京。上親迎于開遠門外。居大薦福寺。會疾卒。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也。春秋五十九。詔依外國葬禮。焚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其舌不俱燼。詔哥舒道元送歸其國。而所焚之地。猶起塔。號華嚴三藏塔焉。

唐義淨

字文明。范陽張氏子也。髻亂謝俗。有志西遊。弱冠登具。愈勵前操。咸亨二年。春秋三十又七矣。結友數十人。將登舶。皆退散無復與俱。淨因孤邁。閱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經律論梵夾。僅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像一鋪。舍利三百粒。后躬於上東門外。迎勞備至。諸刹飭旛蓋華香擁導。詔以所賫。悉安置佛授記寺。仍就翻譯。初偕。實叉難陀出華嚴經。久視庚子後。居福先寺。又居長安西明寺。乃專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祝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等論。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后為親製聖教序。中宗神龍元年。駐蹕洛陽。詔居內道場。及大福先寺。又出經祝四部。上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躬御西門。以新譯宣示諸官。二年詔置翻經館於京師大薦福寺。淨從駕歸。遂居之。三年詔入內坐夏。

上之在房陵也。嘗禱藥師。詔譯本願經於大佛光殿二卷。上躬筆受。睿宗唐隆元年。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眾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土沙門拔駑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土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土李釋迦度梵語。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土瞿曇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

順證譯。脩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潤文。左僕射韋鉅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復於大薦福寺。出積讚如來功德神祝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淨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總出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撰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率堵。即諸部中。犍度跋渠之類。約七十八卷。然尤工律部。訓徒無少倦。漉囊滌穢異常。學者徧京洛。先天二年。卒世壽七十九。法臘五十九。塔京洛龍門北之高岡。

唐阿儂真那

華言寶思惟。北印土迦濕密羅國人。刹帝利種。天后長壽二年。屆洛都。詔於天宮寺傳。翻中宗神龍丙午。徙佛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出不空胃索陀羅尼經等七部。睿宗太極元年。六月。詔詳定入藏施行。自爾益務禮誦。每於晨朝。磨香水塗浴佛像。而後食。至老死弗倦。衣蓋之外。隨得隨施。嘗於龍門山。依西域制度構寺。就名之西域而居其徒。開元九年終壽百餘。

唐菩提流志

南竺國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氏。年十二。事波羅奢外道出家。學聲明僧佉等論。年逾耳順。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學正法。永淳二年。高宗遣使迎其來。天后尤加敬禮。詔居東洛福先寺。出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龍二年。譯大寶積經於京兆崇福寺。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磨證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勝莊。塵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暎。道本次文。學士盧粲。徐堅。中書舍人蘇璿。給侍中崔璩潤文。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監護。睿宗景雲初。徙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總成一百二十卷。則佛四十九會所說也。四月八日進上。御序以冠之。開元十二年。隨駕居洛京長壽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卒。壽一百五十六。帝聞軫悼。諡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喪事給內府物。用鹵簿羽儀幡幢華蓋。遣內侍杜懷信監護。十二月一日。遷窆于洛南龍門西北原。起塔勒碑。禮也。

唐懷迪

循州人。出家隸南樓寺。寺當半海半陸之地。誠僊聖遊居之府也。數有梵僧寓止。迪由爾書語通利當菩提流支之譯寶積也。迪充證義。後又於廣州制止道場。譯梵僧所賣葉夾。佛頂萬行首楞嚴經。

唐飛錫

不知何許人。初究毗儀。後研天台三觀一心之旨。及遊京闕。多止終南紫閣峯草堂寺。與不空傳翻。頻登筆受潤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詔於大明宮內道

場。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及密嚴經。而此經昔則偈頌。今則散文。宜乎不空與錫。翰林學士柳抗之。重加詳定也。錫充證義。辭筆不愧斯職。

唐勿提提屬魚

華言蓮華精進。龜慈人也。久居其國之蓮華寺。寺在國之西門外。近前踐山。山有流水。自成樂音。可愛。開元中。安西使工寫其音。以獻曲。名耶婆瑟雞。以之入羯鼓尤。妙。車奉朝嘗為使。偶見精進號三藏苾芻。奉朝因祈請。出十力經一卷。蓋佛在舍衛國所說者。奉朝使歸。以其經進上。貞元中入藏。

唐般刺若

華言智慧。姓憍答摩。北天竺迦畢試國人。天資穎悟。七歲依大德調伏軍出家。誦四阿含。十萬頌。阿毗達磨四萬頌。既具戒。誦薩婆多。近四萬頌。俱舍二萬八千頌。及大毗婆沙等。兼通其義又七年。習小乘法。後於中天竺那爛陀寺。承事大德智護進友智友。稟大乘金剛般若等經。唯識。瑜伽。中邊。因明。聲明。醫明。王律等論。十八年。受瑜珈法。入曼荼囉三密護身五部印契于南天竺達磨耶舍。誦凡三千五百餘頌。

稔聞支那大國文殊所護乃泛舶東指。歷二十二年再至番禺。僅克有濟。貞元二年。始留京輦。神策軍正將羅好心舅氏子也。方以朱泚之亂有戰功。相見悲喜。迎至其家。延留供養。八年疏舉翻譯。六月八日。內出梵本。詔以闍寶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澤寺利言度語。西明寺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辯空。充正義。仍就西明寺置館。是日共施有加。出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十月繕寫進上。詔於神策軍衛。賜齋。嚬慧絹五百疋。冬衣一襲。餘賜絹各有差。慧謝有疏。不錄。其表兄羅好心。謝疏稱。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語多不錄。慧終於洛陽。塔龍門之西國。

唐良秀

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乃披剝於中條山柏梯寺。通經受具。勩力講業。貞元四年。詔參闍寶三藏般若。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五年二月四日。寫成十卷進上。尋詔造疏。有謝表。薦同脩疏沙門談筵於本寺開演。不錄贈秀談筵。道恒。等。帛九十疋。內給事毛琦瑛。宣詔慰問。

唐蓮華

中印土人。興元初。杖錫謁德宗曰。願得一鍾歸西國。為陛下作大佛事。詔廣州節度使季復脩鼓鑄。仍令送往南天竺金埵寺。華因置鍾於寶軍國毗盧遮那佛塔所。無幾何。附舶致華嚴後分梵夾。以謝。詔般若三藏。譯於崇福寺。成四十卷。

一云南天竺烏菟國王。以書奉獻。不知孰是。

唐牟尼室利

華言寂默。北印土人。出家於中天竺那爛陀寺德宗貞元九年。擁錫東來。止長安興福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復徙慈恩寺請翻譯上所出奘師梵本。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及六塵圖。帝悅檀施加厚。

唐尸羅達磨

華言戒法。于闐人。居北庭。為大法師。貞元中。沙門悟空。偕節度使楊襲古。於北庭龍興寺。請法為譯主。出十地回向輪等經。法躬讀梵文。兼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既繕寫。屬沙門不通所譯經本。附宣慰中使段明秀。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鏐由回鶻路入朝進上。梵夾留龍興寺藏。

唐般若

罽賓國人。入本朝。充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理。深思翻譯。而國家多故。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其梵夾則高宗時獅子國所進者。寫畢經進御覽。有詔願為序。尋頒視其文冠于首。大中間。法寶大師玄暢。請入藏。

唐滿月

西域人也。開成中。進梵夾。會有甘露之禍。不暇翻譯。悟達國師知玄。好聲明學。師事月。因請出諸禁祝。偕菩提曠日囉金剛悉地。出陀羅尼集四卷。又出佛為毗戍陀天子所說尊勝經一卷。較舊譯尤詳。

有般若斫迦三藏者。華言智慧輪。大中間。行大曼拏羅灌頂法。為阿闍梨。著佛法根本。其說以為陀羅尼者。法之根本。蓋大毗盧遮那。寔諸佛所依。至於出生無邊法門。學者脩戒定慧而以總持助成之。務令速疾。無不可者。又述示教指歸。

讚曰。

| | | | |
|------|------|------|----------|
| 佛唱一音 | 周徧法界 | 隨類得聞 | 無雜無壞 |
| 業障有殊 | 斯陋而隘 | 翻譯之興 | 東國攸賴 |
| 記持非古 | 結集非今 | 阿難迦葉 | 常住一心 |
| 名句文身 | 舌授筆受 | 體制純深 | 律呂諧偶 |
| 海藏天宮 | 亦或稀有 | 視世辭章 | 泰山[山*音]嶽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四明胡君鉉刊)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三

澗東沙門 曇詵 述

慧學

傳宗

魏曇柯迦羅

此云法時。中天竺人。家世富有。喜營福。有才辨。讀書過目成誦。工四韋馱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皆鍊達貫穿。謂天下之理。畢殫於己。年二十餘。遊僧坊。閱法勝毗尼。茫然不知為何等語。歎曰頓出情外。必有精義。跪問一比丘。遂悟因果三世之旨。於是棄家學道。誦大小乘經。諸毗尼部。以遊化諸國。嘉平中。至洛陽。時法流濫觴。中夏比丘特剪髮而已。齋懺事。如祠祀狀。律儀之說。曾莫聞也。迦羅至。始疏決其源。譯戒律以僧祇戒心為日用。又請梵僧。立結磨法。而道遂大行。後不知所終。

梁菩提達磨

南天竺香至國王之季子也。剎帝利種。資性開朗。神慧無方。志存大乘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遊化其國。受王供養。以神通力。知其密跡。使與二兄月淨多羅功德多羅。辨所施珠。而磨才智無礙。二兄不能屈。尊者因謂之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以承統寄。磨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躬行闡導。破伏六宗。然觀震旦。有大乘氣象。故附舶東來。閱三寒暑。達于南海。時梁大通元年也。廣州既備禮迎接。即驛奏武帝。帝詔至。慰勞勤渥。問曰。朕自御極以來。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答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上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上終無所領悟。乃北抵魏。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危坐。終日嘿然。人競以壁觀婆羅門[禾*(爾-(平-十)+(采-木))]之。時則孝明帝武泰元年也。帝欽磨道德。三詔不起。就賜摩衲袈裟。金盞銀水瓶。以致供養。

俄有沙門惠可道副道育尼總持者。從其誨勵九年。乃命之曰。時至矣。汝等宜各言其所得乎。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磨曰。汝得吾骨。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於是顧謂慧可曰昔如來。以王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以至於吾。我今付汝。汝當護持。拜授袈裟。以表信。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觀震旦。惟楞伽經。可以印心。汝等宜加勉。乃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滅。即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之定林寺。塔其上焉。後三歲。奉使宋雲自西域回。遇磨葱嶺手攜隻履。翩然獨邁。問之曰。西天去雲歸以聞。詔啟。壙視之。僅隻履而已。唐代宗朝追諡圓覺禪師。塔曰空觀。

梁僧副

姓王氏。太原祁人性姿專靜。好學求師。不憚險遠。於是事達磨。禪師於巖谷。而薙髮焉。既深造定宗。又備探經論。知聖法無二。一以為己。齊建武間。南遊揚輦。愛鍾山定林泉石之勝。遂止於下寺。王侯造請。坐不為起。跣步宮闕。未嘗謁觀。高皇欽挹。詔有司考室於開善寺。以侍之。副歎曰。寰堵之室。匡坐其間。尚足為樂。寧貴棖題數尺。食前方丈哉。且安而能遷。古人所與。何必滯此。以玩耳目之好。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庸蜀。因附以西。由是默契之指。被於邛〔束*束〕/火。久之南還。住開善如初。先是南平王觀疾。有野人可規得佛經一帙於胡翼山下。其授經者曰。予此山之神也。為我語王。疾無足憂者。但依經法行齋三七日。即愈矣。且曰如不曉。當問副禪師。異日持以問副。副驚以為此慧印三昧經也。奚從致之。教之行齋法。王疾果瘳。

普通五年。春秋六十一。其未卒也。或勸脩福。遽起坐而厲聲曰。糜財費。以延命資後有。是豈達性空者所為。房中什物。並以施僧。勿營棺壟。棄尸山谷。以飽鳥獸。不亦善乎。門徒涕泣莫從。永興公主素所歸敬啟請東宮著文。湘東王繹。為樹碑焉。

齊慧文

姓高氏。神武諸孫也。天姿穎悟。夙稟圓乘。每以大智論中。一心三智之說。以脩觀法。蓋大智度論。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如是說。然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耳。如一心有生因緣住。住因緣滅三相也。又如心心教法。不相應諸行。身業口業等。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耶。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切住無生忍位。

又嘗讀中論。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

文當是時。盛聚徒於河淮之間。所入法門。非世所測。及南嶽弘化南方。學者推所從來。乃以為遙稟龍樹云。

齊慧可者

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嘗以無子禱於佛。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媿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幼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後覽佛書。若超然自有所得者。素好游。不事家人產業。即抵洛陽龍門之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沈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返香山終日宴坐。閱八載。於寂嘿中。見神人。謂曰。汝將南受果位尚滯於此。可乎。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召善醫者治之。空中忽有聲曰。此易骨耳。非常痛也。可遂以見神事白師。師視其頂。即五骨嶢然。如五峯秀出。因曰。吉祥相也。吾聞達磨大士南居少林。汝宜趣往而師事之。必有所證。此神所贊也。可受教造少室。晨夕參承。達磨每面壁端坐。無所誨。可自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顧我何人。而敢易邪。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愍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可悲淚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自非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而欲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冀有所得。不可也。可聞誨。潛取刀斷左臂。置師前。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以求佛慧。可也。遂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此心是也。豈從人得哉。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我與汝安心竟。後磨以衣盃付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此衣盃所以表信也。至吾滅後二百年。衣盃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證者。亦何可數哉。可既得弟子僧璨。乃復付以達磨衣盃。而說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且謂。汝善護持。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隋開皇十二年。遂往鄴都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聽者雲會。先是辨和法師者。講涅槃經。學徒悉引去。和不勝忿。遂讒于邑令。加以非罪。可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磁州滏陽縣唐德宗追諡大祖禪師。

齊慧光

生定州長廬楊氏。年十三。隨父入洛。以四月八日。從佛陀禪師。受三歸戒。陀強其父留之曰。此兒目光外射。必可教。因令誦習。光執卷攬文。若宿授。是歲夏末即為薙落。遽復演說所習辭理華贍。時輩號之聖沙彌。所獲利養。則盡以施人。陀壹聽之而弗詰。已而還鄉里。登具陀使先學律曰。律為慧基經論所由入也。苟以經論先之。必將慢律。是障道之源已。自是因循多學律部。先有道覆律師者。創開四分製疏。惟科提舉宏綱。未之聞也光既登具之四夏。講僧祇聽者雲合。然後究經論於辦公。攻字音於洛邑。著述以代憶持。而業弘矣。他日陀見其所作之文。召而告之曰。吾以

果向期子今子區區。方事世諦語言。僅足為高明法師耳。對之流涕。會陀任少林寺主職勒那翻譯事。光時獲廁其席。久之詔充國僧都。屬歲大旱。禱雨嵩嶽。霑洽。被詔入鄴都。以綏緝功。轉國統。爾朱世隆舉兵北討乏軍興。稅僧尼以充之。督責嚴酷。諫者斬。光直前詆世隆曰。若行此。恐非國家之福。遂寢一時名賢。如高傲曹高隆之令孤子儒等。皆禮敬焉。馮袞冀士也。淹貫經史。以州貢。觀光京師。自以未知釋宗。欲候光適值光講。乃坐聽大愜服。因求隸門下。不肯去。後於光門下。大著功行。號馮居士。光一日乘車。將坐曹。纔出門。梁木忽裂。坐而署事。塊墜于前。察之亦莫知所從來也。由是臥疾。迨四旬而化於鄴之大覺寺。壽七十。光平生於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則疏其奧旨。於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則注釋其義又重疏四分律百二十紙。刪定羯磨戒本。撰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七誡。僧制十八條。弟子道雲道暉等。雲撰律疏九卷。暉略為七卷。故諺以為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並存亡不可考。光之終也。見天宮來下。乃曰。吾願生安養。生天豈吾願哉。天宮遂隱。

陳慧思

生武津李氏。少以茲恕。為鄉閭重。方家居。夢梵僧勸之薙落遂從焉。然所居寺汙雜。而思獨清慎。若素有所訓飭者。及稟具操行彌隆篤。日誦法華經且千徧。

殆庵居野人燒庵。因患癘疾。復為繕治懺悔。乃平差。

嘗夢僧數百。其一謂曰。汝先受戒非勝。既遇清眾。宜更翻壇加戒。方唱羯磨。忽驚寤。由是常坐不臥。悉見三生所行事。於定中。又夢。彌勒彌陀為之說法。又見其身。與諸眷屬。入彌勒龍華會。獨念以為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何其幸耶。且餅水常滿。天童侍衛。偶閱妙勝定經。荐脩定學。

時禪師惠文方聚徒授法。竟往咨詢。不憚勞苦。晝則營務。夜即攝心。倏更冬夏。了無所證。來夏倍加勇猛。始三七日。發小靜觀。即動八觸。發本初禪。已而障起。四肢緩弱難行。念此病者。皆從業生。業從心起。業非可得。反見心源。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銷除。旋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無獲。自傷空過。放身倚壁。未及壁頃。霍然開悟法花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除入。即得通徹。後蒙鑑最等師印可。四方景慕。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用攝自他。眾雜謗興。奸謀鳩毒。皆莫之害。願語其徒曰。昔佛在世。且不免焉。而況我哉。但中州佛法。不久有難。吾思所以避之。忽空中有聲。曰可往武當南嶽。齊武平初。離嵩陽。南至光州。時以梁孝元傾覆之亂。路梗莫前。姑止大蘇山者數年。然重法輕生之士。雖當兵衝。歸之如市。施利填委。而供給裕。造經開講。靡憚殷繁。江陵智顛代講次問。一心具萬行如何。思曰。此特大品次第意耳。授汝以法花行法三七境界。則汝向所疑判矣。又問。師所證地。是十地耶。曰非也。吾十信鐵輪位耳。

陳光大初。徙歸南嶽。每曰。吾寄此山十載爾。已往其必遠遊乎。至衡陽一巖下曰。此古寺基。吾昔坐禪。賊斬吾首。自爾命終。故有今身。侍者從其言掘之。果獲磚瓦器用。及骸骨等。思奉骨敬禮。為起塔焉。居久之。或以思北僧受齊募。破壞南嶽形勝。讒於上者。遣使察之。方兩虎當道吼躍。使驚却走。數日更進。思壹不以介意。已而謀者三人。其一暴死。其二為掣狗嚙死。上因不復問。初三讒之未死也。思於山中一日蜂螫其額。俄大蜂嚙所螫者殺之。而置首思前。蓋亦其徵驗云。

詔住京師之棲玄寺。尋遊瓦棺。冒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暉。遇諸途。以為神。舉朝屬目。大都督吳明徹尤加敬。間以犀枕贈。夏侯孝威。明徹別將也。欲見所贈枕。偶到寺禮觀。思遽語孝威曰。欲見吳儀同枕乎。命出示之。一日孝威家。忽空中有聲曰。急灑掃。聖人至矣。頃之思至。大建九年。戒弟子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脩法花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及常坐等行者。吾自供給。如無。吾當遠去。苦行事難。如是三問。略無答者。因屏眾斂念寂然。其徒靈辨年尚幼。慟哭聲徹內外。思忽開目曰。汝是惡魔。何故驚動擾亂吾耶。出去。乃復攝心端坐。以盡。眾覺香氣滿室。頂煖身軟顏色如生。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思身相挺特。牛象行視。頂有肉髻。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衣被繒纈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屬率易以布。寒則艾納。凡所著作。皆口授。未嘗刊治。出四十二字門二卷。無諍行門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行世。

陳玄光

新羅國熊州人。少則精進梵行。逮壯乃涉溟漲。學禪法於中土。見衡山思大和尚。證法花三昧。既蒙記荊。因辭歸闡化鄉里。方附舶振柁離岸。忽有神人。持絳節自虛空下。傳呼云。天帝駕幸龍宮。召海東玄光禪師。說親證法門。俄而青衣導前。鱗介衛後。登殿陞座。隨問談演七日。而倏覺身在舟中。蓋舟泛漾不進。纔經半日耳。其異類景晷之促如此。久之卓錫其國之翁山。而氣求聲應之士踵至。道陶德洽。得善火光三昧者一人。善水光三昧者二人。則其餘門生。可例知矣。

後梁慧成

姓段。澧陽人。夙隸十住寺緇鬚。誦法花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部。進具後。造建鄴。依靈公究成實者十年。文理稍通。將旋鄉邑。會顓師侍南嶽思公。匡化廬山。一見欣仰。願從之游。思問所業。具以對。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工夫。惜哉。成自返。良久曰。承大師善知來意。請嘗試之。思因以犀如意手巾綫履送與之。成遽焚棄章鈔筆硯。而專志習定。時先達者數十人。成恐不能及。以夜繼晝。常瞪目而坐者。十有五年。略無所證。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花般舟道場。懺罪銷障。如是三年。而魔事散釋。然後戮力玄寂。凝心空妙。獲證眾生語言三昧。想念不生。靜亂齊壹。較之閉目者。觀道雖明。見境則失。其進退陪蕪矣。思曰。智顓

慧成。寂照解行正等。思既示滅。至技江。造禪慧寺。於沙渚上明之間。西挹德鸞肥遯之風。東接道安創構之躅。言幽勝者歸焉。湘東王為建禪眾寺居之。大殿闕梁木。一夕江漲。成使人取材於水中。如素有云。精舍主段弘死。其家。請成觀之。弘忽甦曰。始被逮至王所。俄禪師廷立曰。吾方與此人營樹功德。必赦其罪。王起禮足聽命。遂放還。陳主屢召不就。督江總往強之。纔入船。成躍身立水上。總等扣首泣曰。且粉身柰何。幸悲攝。乃一至都。為陳主受戒而還。成在南嶽。偶冬夜。同常律師宿。常投蝨於地。明日別。成謂常曰。昨一檀越被凍。可愍也。常憮然。

成將終。戒門人。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未幾而智者自玉泉寺至。談論久之。終於禪眾寺。壽七十三。

周慧命

姓郭氏太原晉陽人。晉徵士琦之裔也。徙居湘州長沙郡。天姿秀拔。身有光影。夙依珍闍黎為童子。珍者位地人也。然能入其室。則必有以也。年十五習誦法花經。踰兼旬即覆述。無遺誤。既薙落。每以花嚴致修證。行方等普賢等懺法。後從恩光先路二禪師。咨詢定業。

先是道士孟壽。久棲仙城山。一日覩其地有神祇。嚴衛盛甚。登巖以望。則又見梵侶群擁。頃之命至。壽趨禮謁。因悉捨為善光寺。供給殷縟。學者駢集。晚開維摩經於州治。而歸鄉里焉。法音禪師者。王氏子。命同郡祁人也。少但事果願寺能禪師。纔數旬。顧又徧歷江南河北。以祛所滯。至遇思邈二師而後已。因留仙城者五稔。一日攜手行松林間。咲曰。此兩處誠可終焉。聞者莫之寤。天和三年十二月五日。命以疾終於善光寺。十七日音亦終於果願寺。然皆精爽不昧。面西念佛。奇香異樂。或聞有唱善哉聲。命音俱年三十有八。

命尤善辭章。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等。文行世。而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逵貽書請教。命摘藻答之。文多皆不錄。

沙門慧曉姓傅。心學明暢。其材殆亞於命。遊齊住靈巖寺數十年。人初不以為異也。間嘗以鄉里之戚。謁山荏令。令以他客辭不遽接。曉作釋子賦以見意而去之。名由是顯。

命遺言構甃墳。俾弟子信士鄭子文立碑。

隋智顓

字德安。族潁川陳氏。晉南度遷荊州之花容縣。父起祖梁散騎常侍孟陽公。母徐氏夢香煙五色入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為去之。又夢吞白鼠再三。卜曰白龍之兆也。誕育之夕。室有光明。信宿乃止。親黨將大治具相慶。無故湯火寒燼。遂罷。俄若有二僧。夜扣戶者。曰此兒德重。後必出家。開戶視之。無所見。因名王道。亦名光道。皆取諸夢瑞云。目重瞳子。臥必合掌。坐

必向西。禮像敬僧。口不妄啖。此其常度也。

七歲偶往伽藍。或授以普門品。一徧即能憶。其餘文句。奄忽自通。二親禁絕之不可。年在志學。梁元帝崩。國祚殘圯。遂北依舅氏於硤州。尋投湘州果願寺。師事沙門法緒出家。

於禮佛次。俄覺身臨滄海。蔽日浮天。渺無畔岸。上聳巖崖。有僧搖手呼之。復舒臂接置崎麓。且謂之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尋與其徒白此見。皆曰天台山也。當晉宋時。僧光道猷法蘭曇密居之。

於是緒先以十戒道品律儀導之。仍使北詣慧曠律師受具足。後居大賢山。誦法花無量義普賢觀等經。僅二旬而淹徹靡滯。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盛以心觀開四眾。又從而受業焉。蓋思之道。得於就師。就師得於最師也。初顓見思。思歎曰。昔於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迫。今復來矣。為示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顓由是依以行法花三昧。始三夕定起誦經。至藥王品所謂是真精進句。豁然大悟。洞見靈山佛會猶在。遽詣思言所證。思曰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於熙州白沙山禪定。輒見思為釋經指示。後常代思講。而思每執如意。坐座側聽之。謂其徒曰。此兒義解有餘。而定力不足。故於三三昧三觀智。用有所恨耳。既而辭之。往京師。與金陵法喜等三十餘人。創於瓦官寺弘道。時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皆博達之士。並傳香法。於是長干寺智辯。延住宋熙天宮寺。僧幌請居佛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眾慧令。及梁朝宿德大忍法師。悉捨其先業從之。

禹穴慧榮住莊嚴寺。素號義龍。數致徵覈。且自矜誕。方舞其扇以逞。扇忽墮。顓咄曰。禪定之力。非散亂者所可干撓。沙門法歲。從旁撫榮背曰。義龍今成伏鹿矣。扇既墮地。何以遮羞。如是八載訖講智度大論。次開禪那法門。利益所被為多。未幾始興王出鎮洞庭。過瓦官談論。深愜乃心。勇施虔拜。以盡其誠。顓因歎曰。疇昔之夜。吾夢遭盜。茲非輒賊耶。所謂毛繩截骨。曳尾塗中。其不可脫去。有甚於賊者。

先是青州異僧定光。兼習定慧。居天台山。積四十餘年。至是顓以昔所見故。必欲徇緣歸隱。仍遣謝門人曰。吾聞唇舌如弓。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是謂暗射。則講說是已。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則禪定是已。然吾初於瓦官寺坐者。纔四十人。而半獲證寤。今茲坐者二百人。而獲證寤者。纔十人。則世事之變。可知矣。今而後可各隨所安。吾亦欲從吾志也。至台山。與光相見。光曰。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招時乎。時陳太建七年。秋七月也。頃之間鐘聲滿巖谷。光曰。鐘聲集眾。得住之相。於是遂上佛壟山南。螺谿之源。剏庵焉。曰且聊爾棲止。俟國清時。當有貴人。為立寺宇。時莫測其言也。既而行頭陀於華頂。忽風霆魑魅。音貌可畏。又身煩痛。先親見形。枕膝哀訴。顓依止法忍。強輒二魔併息。尋有梵僧曰。制敵勝怨。可為勇矣。

宣帝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其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民兩戶。供薪水役。樂安令陳郡袁子雄。每夏請講淨名。嘗見三道寶塔。自空至地。數十梵僧。乘塔而降。入堂禮拜。手執香鑪遶顛三匝。久之乃滅。一眾歎異。

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就山受戒。且建方等懺法七日夜。在郡晝治事。夜習觀。顛一日謂門人智越曰。吾欲勸王脩福禳災。越以為王已勤於進道。若更有所言。不知者以為佞也。乃止。俄王出獵。墮馬幾絕。顛為率眾。作觀音懺法。因而起。凭几坐。見僧擊鑪。進慰問王。時王流汗。未知所答。僧乃繞王一匝。痛遂止。王著發願文。以示敬信。辭多不錄。久之璽書徵授戒法。顛始辭焉。前後七使。皆上手書。於是黽勉出都。詔乘羊車。童子引導。主書舍人翊從。禮如國師。璽閣黎故事。迎入太極殿東堂。講智度論。上與百寮。陪筵以聽。因詔立禪眾於靈耀寺。後仍於殿對上。講仁王經。僧正慧暉。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致難。顛辯對詳敏。暉執鑪賀曰。國家齊會者十餘席。而忝當四講。自謂人莫抗衡。然今太陽出矣。而月星猶照。不亦陋乎。

晚住光耀寺。禪慧兼弘。從者尤眾。詔褒美。時方檢括僧尼。議將試經不通者罷道。顛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等地獄。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所篤論者。道何如耳。豈關多誦哉。詔停前議。意以靈耀褊隘。欲徙而他。夢人翼衛嚴整。自[禾*(爾-(平-十)+(采-木))]冠達。請住三橋。顛曰。冠達梁武之法名也。三橋其光宅乎。徙居之。上幸其寺大施。又詔講仁王經。上於眾中拜伏。如禮。儲后而下。皆遵戒範。故內出受法文曰。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跡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象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俄傳香而淚下。異哉。

及金陵敗覆。杖策荊湘。路次溢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尋憩匡廬。見慧遠所續文殊像。依止不忍去。頃而寇叛。寺宇盡燬。獨茲山巋然。則夢斯徵矣。會隋氏混一區宇。晉邸摠淮海重任。欽注德風。欲承佩戒法。奉以為師。書請再三。而顛謙讓未皇也。後陳四願。一謂勿以禪法見期。二謂不責其規矩。三謂當戒範則去就重。務傳燈則去就輕。要在通法。勿嫌輕動。四謂若丘壑念起。則隨心飲啄。以卒殘年。

於是王躬製文以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即其所居。傳授香法。顛既名王曰總持。王亦號顛曰智者。會畢施子豐腴。顛盡以迴施悲敬二田。即欲辭去。王固留。顛曰已有成約。何可爽也。拂衣而起。復於匡嶺。旋歸鄉壤。行道脩福。以報地恩。老幼迎候。戒場講座迨萬。卜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賜額一音。地昔荒險。蛇獸交暴。及立精舍。暴遂止。是春旱。民

譌以為神怒。顓故率眾。詣泉所誦經。感致雲雨。譌言隨息。江陵總管宜揚公王積於禮拜次。戰汗甚出。謂人曰。積屢御軍。臨陳更勇。未有今日之懼者。是殆天龍所訶護歟。時晉王又遣手疏請。顓答疏以辭。至于再疏。乃克赴。為著淨名疏。應奉。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受而寶藏之。俾王事持。

後遣顧言致書。請救蕭妃之疾。顓仍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六日之夜。異鳥飛入齊壇。宛轉若死。俄而飛去。且聞外有豕聲。顓曰妃當愈矣。鳥死而生。豕幽而顯。皆吉相也。且妃疾果瘳。王大悅。

顓旋台嶽。更行前懺。立誓云。若能於三寶有所益者。當盡此餘年。若其無益。即當速化。以遂往生。因曰。吾所以亟欲歸山者。正以冥告勢將盡耳。死後必累石植松。坎西南峯。以安厝焉。上起白塔。使見者發心。口授觀心論及疏。以貽訓後來。命智越。往剡縣石城寺彌勒像前。掃灑。東壁施牀。多然香火。顓即面西。[禾*(爾-(平-十)+(采-木))]彌陀觀音勢至以臥。分道具。為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索三衣蓋杖近身。或以藥進。顓揮之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又進齋飲。復揮之曰。豈以步影為齋耶。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謂智晞曰。子不聞觀心論內之說乎。何故紛紛。以醫藥俗事擾人。吾生勞毒器。死悅歸休。此固世相。不足多歎。又手書七紙。并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鑪。別晉王。囑累大法。其書有曰。如意香鑪。故所得於大王者。還用奉贈以別。庶幾永布德香。常保如意。併唱法華無量壽讚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法。或問脩行地位。顓曰。汝等懶種善根。於他功德。如盲問乳色。蹶者訪路。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纔獲五品內位耳。今諸師友來迎。吾奚暇他顧哉。但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飭維那鳴鍾磬。以氣盡為期。戒哭泣者。端坐而逝。如入禪定。壽六十七。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

仁壽之季。振錫被衣。七度現身。六降山寺。一遊佛壟。其靈異如此。逮煬帝在御。尤嚴飭祠塔。內收管鑰。以謹啟閉。諱日即廢朝。遣使入山設祭。中書令揚素。乞躬臨所事。猶見其全身不散云。

且無恙時。凡樹生耳。不待培植。隨採掇無所乏。至是則雖培植。無復得。

始臨海之民。素業漁。江滬溪梁。綵巨四百餘里。顓以檀施之資。從官買其地。為放生池。遣沙門慧拔表聞。宣帝詔加嚴禁。國子祭酒徐孝克。撰碑文樹海濱。辭甚悲楚。讀者為墮淚。後有黃雀。群飛上寺。鳴呼三日乃散。顓以為魚感吾德故然。唐貞觀間。復申明前禁焉。

著法華疏止觀門脩禪法等。各數十卷。淨名疏三十七卷。皆口授。侍者灌頂。筆錄行世。造寺三十五所。度僧四千餘人。寫經十五藏。金裝檀刻。畫續尊像。十萬許軀。受菩薩戒及習禪弟子。不可勝紀。的傳業者。三十二人。

隋惠耀

姓岐。襄陽人。少沈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遊歷。訪道於鄭川之命公。衛嶽之思公。卒事思公數年。思公謂耀。於實相理觀。有玄趣云。及思公唱滅。偶行化巴丘。遇道懿法師。相攜西上。卓錫於江陵之道因寺。不出戶庭者。十四年。及智者歸鄉里。尤深嚮挹。仁壽二年。徙內花寺。別樹道場於開聖西。以事禪悅。且誦七佛等呪。尤靈驗。人之有疾患者。求之無不効。大業之季。虎暴甚。耀遇虎摩其頂。以語之曰。天下方亂。汝可遠去。毋為百姓所苦也。虎暴遂絕。

八營賊主揚道生。亦推誠供給。蕭銑僭立。仍加延奉。有所施予。輒植悲敬二田。不少儲蓄。建龍歸精舍於城府。銑嘗以興亡問之。對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為檀越善友。時蓋莫測其言也。未幾唐兵至。銑亡。耀遷化於武德中。春秋六十。葬開聖智曠禪師塔側。

隋僧璨

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見可禪師。而問曰。弟子身纏風疾。其必宿有罪累焉耳。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諗何者是佛。何者是法。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體既然。佛法無二。可曰。吾寶也。即名之僧璨。為薙髮具戒。而傳以衣盃。復告之曰。昔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付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者餘十載。韜光晦迹。人莫知之。隋開皇初。出居皖公山。得沙門道信。以承其統。且付以所傳衣盃。而說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於是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大業二年。復歸故山。為眾說法。合掌儼立而化。葬舍利舒之山谷寺。唐玄宗朝追諡鏡智。

隋智緒

豫章夏侯氏也。早年依朗公。講五論於揚州興皇寺。開皇十五年。學究禪法於天台顓公。念力特盛。顓歎重之。頃焉講涅槃法華十誦律等。又善外學。長於著述。晚歸廬山。繕治大林西林二寺。然卒守志大林者。閱二十年。隋文帝嚮風歸敬。詔弗起。俄豫章檀信。踵山舍請講。以老病辭曰。吾丘壑人也。當死丘壑。豈復死城市間哉。未幾本郡善類強之。不獲已而行。俄爾滅。然而城市之死。終莫能免。命也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壽七十八。奉全身石室中。顏色略不摧變。至今如生。

隋沙門波若

高句麗人也。陳氏有國日。遊學金陵。逮隋而來儀京輦。開皇十六年。入天台依止智者。然而諸根聰利。遽有證入。智者嘗謂之曰。汝於此地有緣。華頂吾昔頭陀所在。自非大乘根器。不可往。汝宜就以成備妙行。凡所須衣食。不足憂慮也。開皇十

八年。始杖錫孤涉。以履踐所訓。至大業九年。則閱十六寒暑矣。而形影俱泯。不接塵世。其年二月。忽自以壽命將盡。詣國清。後數日。果於寺以無疾坐逝。春秋五十二。及闔維。龕將出門。其屍則回。以內向而開目焉。蓋示別也。已而復外尚。而閉目如故。見者異之。

隋沙門法彥

清河張氏子也。周廢教。南遊抵金陵。陳太建七年。從智者入台嶺。伏膺誨益。每於塚間林下。常坐不臥。定輒七日方起。雖山祇相嬈。不為動。如是三十年。嘗從智者求印所證。智者謂。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也。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國清。壽六十。

隋智越

出鄭氏。南陽人。早年志即離俗。父欲妻之。不可。逮壯有材幹。岳陽王召隸荊州。固辭。王察其誠素。放出家。時智者說法金陵。因北面受業焉。六妙五門。日以研究。行專戒律。經通法華。居常餅水自盈。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靈異不一。智者每命越。燕坐其間。智者既掩迹台嶺。使攝其眾。踰二十年。恂恂善誘。誠無愧於負荷者。方隋文帝穆后之崩。設齋祝願。則獲縑以百計。煬帝在御。會智者諱辰。則官為設千僧齋。越輒以所畜充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尤於越有師友義。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臥而卒。春秋七十四。

隋道悅

荊州昭丘人。年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安貧苦節。尤務持誦大品法華二經。初智者。嘗得異石一片於澗水中。懸而考之。音響清越。至今以代鐘磬。而悅每託之。以想見先德時發其聲。則意趣冷然。脩習之誠。祥感之致。宜哉。

悅舊病腹脹。地無良醫。惟日閱般若求加被。忽腹如裂。即登廁驟下。病良已。朱粲之亂。寺僧逃避無存者。獨悅居守不肯去。賊就求餉。悅減所給予之。賊炊莫能熟。因相戒不敢取。他賊未之信。將驅出加害。悅堅坐曰。吾欲與此寺俱盡。遂憐而釋之。使前導。行數步。復坐曰。吾沙門豈導人者。形骸浮幻耳。死奚畏。賊奇之。送之歸寺。

漢陽王聞名敬慕。請受戒品。供施壹拒絕。乃奉以大布三衣。且問不御繒帛之故。答曰蠶衣多損。乖忍辱之名。布服易成。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孔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所也。

山居五十餘年。逮終則壽七十二矣。永徽中。或於青溪。見僧擊錫跣足者。自稱般若師。議者以為悅無恙時。常誦般若。故云爾。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三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四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慧學

傳宗科

唐智晞

潁川陳氏子也。後以宦遊。徙居閩越。晞宿寤世幻。欲脫塵緣。而聞智者以三觀之指。王化台嶺。年二十始獲奉觀。定為師資。律儀具足。定業脩進。

既而智者示滅。遺命晞居佛龕之脩禪道場。久之度水將構經臺。工以香鑪峯多檉柏。宜伐以給用。即白晞。晞不可。曰山靈未易犯也。明日遽使往。侍者曰。和尚謬耶。昨不許。而今反之。柰何。晞語之故。蓋夜夢有若送疏獻檉柏者。先是智者嘗買傍海地數百里。為放生池。歷陳隋所在官司禁漁捕。如法。至是頑民無賴。悉自縱。晞知之。因偕頂禪師焚香禱智者。自爾梁滬無所得。而漁者相約以進善。一日戒弟子通亘曰。晚當有僧至。俄有著納執錫擊鉢之僧。見千二十步之外。趨東而隱。即有鐘聲發東谷。晞曰。此召我也。乃使治湯沐。夜坐臺上。執如意說法。辭眾寂然良久。弟子相與號呼以慟。復開目曰。生死世相。寧足悲耶。去勿鬧亂吾。又曰。吾入道來。脇不著牀。四十九年矣。然於信施香火。曾莫敢負。而汝等尤當策勤。以相繼也。弟子問所往生。云吾疇昔之夢兜率處天之西北。宮殿青色。先師智者在焉。左右天人。皆坐寶座。一座獨空。吾問其故。先師答曰。灌頂却後六年。當來坐此。是知往生之効矣。翌旦命寺眾早齋。有來候疾者。齋罷辭去。晞留之曰。辛苦遠來。且待須臾。如何。其人固辭。復語曰。若不住可疾去。雨且至矣。是時天日方明。淨無雲翳。頃焉而晞告終。雨驟甚。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壽七十有二。葬智者龕前二百步。

唐法嚮

生揚州海陵葛岡之李氏。軀幹八尺。眉目秀整。儀狀傑然。性嚴恪寡言咲。足下有黑子。相者以為當得天下重名。年十六即出家。行頭陀。清淨自居。尤習誦法華。攝山棲霞寺恭禪師。為開室於寺側。使脩智者懺法三七日。屢見瑞應。

後入京師。還鄉里大寧寺禪坐。從寺僧智喜請也。一日晝臥。驚起曰。火發。喜匍匐四出顧視無所有。嚮曰。五眩妄有所見耳。明日又如此者凡三度。乃之寧海。未幾而盜李子通。陷海陵。焚蕩殆盡。時虎害殊甚。方設齋祈禳。忽一虎入室掠人去。嚮逐後呼曰。何造次。可放此人。虎遂放之。若有知者。俄虎群集。嚮徧以杖扣其頭為說法。尋欲游天台。謂弟子曰。吾於天台。勢莫能至。徒與江南一山有緣爾。及過江止江陰。緇素欽仰。為創構定山寺。久之復於鹽亭之孤山。創構正見寺。而處焉。貞觀四年冬。遽告別門人曰。吾比夢惡。病且弗起矣。臥二十日。索湯盥沐刳髮。面

西趺坐而終。壽八十七。始嚮欲以身施鳥獸。且慮嚼嚙狼藉。見者譏議。乃使葬山之西南隅。至是掘地得石。其陷處僅爾容柩。而累塔其上。

嚮平昔言多預驗。貞觀二年。嚮每獨語曰。幽州女子以烏絲布頭巾。託常州賈人寄我。今久不來。何也。遣弟子逆之。纔及門而或果以巾至。嚮得則把玩嗟惋。亟碎裂分之。人一片。有不得者。時以為疑。三年詔括天下僧尼之義寧間私度者。悉罷歸編戶。而頭巾之識著白矣。是歲大雪深數尺。嚮語弟子索新菜。弟子答以雪寒非得菜時。曰山上有。於是如言上山。行數里。至一樹下。果得菜。皆青嫩可羹茹。

唐灌頂

字法雲。姓吳氏。其先常州之義興人。祖避地臨海之章安。遂居焉。頂生三月。而亡其父。未能言。母偶稱佛法僧號。而頂數之。音句清辯。家人驚異。於是攝靜寺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母因以非凡名之。七歲使事拯為弟子。所業日進。年二十受具。而譽益起矣。逮乎拯終。則當陳之至德初也。天台智者顓公出洩光宅。而頂從之。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陳祚告窮。乃隨智者。游歷廬阜。久留江陵玉泉寺。

隋開皇十一年。煬帝以晉邸。出鎮維揚。從智者授王歸戒。俄旋台嶺。又從之。十七年智者疾。頂執侍如禮。未幾而智者告終。奉遺命。以智者手書信物。訃晉邸。而教旨。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仍就山飯千僧。以致追慕之意。且規置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以太子嗣位。頂入賀。兼謝置國清。詔遣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仍賜帛三千疋。氈三百領。就山飯千僧。又加飾其寺焉。二年詔曰。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蒙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

頂於是入京。為留三夏。大業七年。上治兵涿野。詔見行在所。貞觀六年。八月七日。以疾終於國清寺。壽七十二。先是謂弟子曰。嘗聞之彌勒經。如來入滅。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垂戒諸子。既而起立合掌。如有所見而敬者。且口稱彌陀號云。越九日。窆於寺之南山。頂姿性慈攝。利物有方。其村之人有病者。其子奔馳求救。頂方焚旃檀香轉經。病者聞香氣輒愈。且安洲樂安之南嶺尤奇秀。頂每過則環視愛之。歎曰恨不夷坦爾。顧非可以匡眾開講乎。未旬浹而白沙黃壤湧起如鏡面。

嘗講涅槃於隸業寺。鐘鼓交作。而海寇至。干盾搶攘。頂無懼色。踞貌持塵自如。而寇遽驚走。蓋皆是人長丈餘。執戈戟以擬至。

佛龕諸徒。累石塔別須二石為戶。而弟子光英得石而厚丈。頂漫舉杖畫其中曰。如是乃可用。則石應手裂為二。施之於塔。雖巧匠猶不之及。

其弘法華於稱心精舍。時吉藏法師。心服其記義。遂散眾東下。餐稟其指。

夫智者之才辯。能持之者。唯頂而已。故其錄具在。今不繁序。碑則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文也。

唐智首

出安定皇甫氏。晉玄晏先生裔孫也。後徙漳濱。因世居之。初依相之雲門寺稠公上足智旻禪師出家。旻以為戒誠定慧之本。首方童穉。使先服習。既而其母亦於官寺薙落。名法施。八敬五儀。尼眾推重。然首雖割愛。尚爾鐘情。欲其夙與法流。盛霽道味。乃啟於旻。授以具足。首尋周訪師表。寔難其人。如是三載。始遂素心。時則年二十有二矣。雖嘗冥感所證。終未易知。又祈禱於古佛塔前。佛現摩頂。而後益信不疑。自爾教成行備。會貫部文道洪之席。同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研辭覈義。亢厥宗猷。則首無與讓。故未至立年。頻陞高座。靈裕法師。釋門之雄伯也。提攜緇屬。親預末筵。學者榮之。

隋興文皇為文穆后造大禪定道場於京師。以薦冥福。詔起旻師等。而首侍入關。止禪定。每敷弘之暇。考定三藏眾經辭指。著五部區分鈔三十一卷。況秦中專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茲則標宗控會。渙然大通。負笈之寶。日填堂宇。遵亦贊相。以成其美。

大業初。詔住大禪定道場。俄而抽撤餘資。樹雙塔於雲門故墟。以表出家受戒之地。貞觀初。天竺三藏主翻譯事。詔證律義。八年詔充弘福寺上座。蓋高宗在東宮。而皇后穆氏薨背。故建茲寺。以慰聖善之思。尤欲致首。以嚴其紀綱云。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宿疾加劇而卒。壽六十九。訃聞。皇上哀悼。詔喪事所須。有司務令周備。仍賜葬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皆受戒弟子。共勒碑以播芳烈。許敬宗撰文。首終始開講。僅百徧。抑固其勤於弘演如此。

唐智瓌

出清河張氏。晉南渡。遂居臨海。祖元秀。父文懷。皆梁陳顯宦。年十七失怙恃。且染羸疾。夜臥月中。心念月光菩薩。願被悲濟。久之夢。人形色非常。曰我從東方來。為汝治病。即吮其身。如此三夜。自爾稍瘳。且知三寶可以依賴。遽投安靜寺慧憑法師出家。尋依智者服膺受道。乃行法華懺悔於山中。二七之夜。夢九頭龍。躡地昇空。且問智者。智者曰。此其謂以法華之指破無明。入法性空耶。陳至德四年。永陽王智伯鎮會稽。遣使迎智者。而瓌侍行。於是復行法華三昧於寶林寺。夜若有撼戶扇者。問之則曰。我來看燈耳。寺有慧成禪師者。其所居之房。僅隔一壁。具聞當時問答聲。謂其弟子曰。此必鬼也。瓌其殆哉。明日開戶。瓌無恙。歎異以為不可及。次夜堂內六燈。而滅其五。其一僅存。以照行道。訖三七夜。見一青衣者。讚言善哉而隱。且嘗乞食於剡之孝行村。主人誤以毒葷饌瓌。瓌去而主人之黨。皆嘔泄垂死

。服良藥乃止。因亦以所服藥。遠遺瑯。瑯無所覺。笑謝而已。隋大業元年。觀煬帝於江都。慰喻賜賚優渥。歷七年凡八觀。其顧遇之禮不少衰。貞觀十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

唐法順

姓杜氏。雍之萬年人。年十八棄俗。從因聖寺僧珍禪師出家。珍魏氏。素習定學。先是京師之東有地亢爽。俗號馬頭。珍營而居之。方鳩工。善類子來。倏就端緒。有犬身黃足白。然不知其所從至。日銜負土木尤勤効。時過中。雖饑不食。事聞。詔所司日給米三升。以旌異之。及其斃。則工亦告備矣。惟珍端坐。終日燕嘿自怡。順侍旁既久。其神領意會之妙。豈復可量哉。嘗化慶州之民設會。始約五百人。及期而至者加倍。檀越有難色。順曰。幸給之。無憂也。已而人皆厭足。無所欠。然亦不知其增益之自云。牛馬性本馴。河江弘暢二張家所畜類。舐齧莫能制。順過之。二張以告。即為說慈悲法。舐齧頓息。驪山地多虫蟻。順將領眾坐夏其間。而慮乏蔬茹。乃圃而禱之。蒔種滋茂。絕蠹蝕。間示人以癰腫潰膿。流血霑汗。而人之愛敬者。甚而求吮之。其次求拭之。順既愈。而吮者之口。拭者之帛。香氣久不散。三原縣民田薩埵者。患生聾。張蘇者。患生啞。順俱召使前。而聾者能聞。啞者能語矣。武功縣僧為龍所魅病。眾以請順。未幾僧作龍語曰。禪師既來。義不可以久住。其僧病尋已。此皆物之具有情識。而若足以感動者。至於無情識而感動焉。則或難以理推矣。行南野。黃渠適泛漲。方揭厲。水忽中斷不流。因徑濟如遵平陸。既濟而水復流。洶湧益甚。見者駭服。至若刊神樹。撤鬼祠。斥遠巫覡。又其迹之粗者也。貞觀十四年。無疾坐逝於京師南郊之義善寺。春秋八十四。葬樊川之北原。顏色經月丰潤。閱三晷開龕視之。骸不仆散。

弟子智儼名貫至相。振績京臯。闡述華嚴攝論。以繼其烈。

唐慈藏

新羅國王諸公子也。金氏。父武。林官為蘇判異。貴如中朝一品。然素諳佛理。而未有嗣息。乃造觀音經千部。因致祈禱意。且曰苟有所出。將使續慧命。而度生類。非敢冀以亢家門顯祖宗也。既而其母夢星入懷以娠。及其娩。適與先佛同月日。識者以為瑞。性聰敏。入小學即能徧覽。稍長益習空寂法。而世俗念無所蒂芥。會併喪二親。尋麻衣草履。遁居林壑。構小室。周樹荊棘。坐則懸髮梁上。小困則頓撼鉤刺。輒至醒寤。所脩白骨觀。日以明利。而無復昏散二障矣。俄而王以其次當紹位。屢徵不為起。復遣使謂曰。能起則已。否將造山手刃之。藏曰。吾寧持戒死。無或犯戒生。王聞而媿服焉。遂命薙落受具。久之屏絕往來。糧粒空乏。時有異鳥。銜果饋獻。亦就藏掌共食。每候日中以為常。然尤媿於無以利物。嘗夢偉丈夫二人語曰。卿欲何為。藏曰。惟欲利眾生耳。丈夫以五戒法授之曰。是可以利眾生者。且曰。吾以愍

汝故。自忉利天來。語訖而覺。於是藏出山僅一月。士女之獲授五戒者。徧國中。貞觀十二年。偕弟子僧實等十餘人。至京師。詔住勝光別院。共施豐縟。而或有以其充物動伎心者。夜闖其戶。則驚悸莫敢前。旦從藏悔罪受戒而去。當是時。雖生盲者。見藏則復覩。以故遠近趨附。日千計。

上以其地非藏所堪處。詔徙終南山雲際寺。別居巉嶸之上。以避喧塗。而鬼神多就受戒。嘗患瘡疹。見受戒神。為之摩撫而愈。如是閱三夏。

一日有大神。擁眾無數。皆帶甲持仗。扶金輦而前曰。迎慈藏。復有大神。力拒不許迎。頃之臭氣蓬勃。一弟子暴卒。久而蘇。藏即就繩牀。召眾訣別。悉出諸衣物。行僧德施法。忽覺香氣。通暢內外。是夕夢。有神報藏曰。自今而後。壽可八十餘也。十七年。其王上表朝廷。乞藏還本國。詔可。藏始下山。詔慰問賜帛二百疋。用充衣服費。及詔入內。賜衲伽梨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亦致二百段。仍於弘福寺。會諸大德設齋。作太常九部樂。度僧八人。以榮其歸。藏又請經一藏并像設供儀等。於是其王以藏為大國統。住王芬寺。築院度人。以示優渥。夏入王宮。講大乘論。又講菩薩戒本於皇龍寺。凡七晝夜祥雲瑞霧。覆所講之堂。甘露降于林木。海東戒法之興。於斯為盛。藏以海東夷俗。必一釐正。以彷彿華夏。故儒林梵苑至今可觀。皆是藏之遺志焉。

又圓勝者。辰韓人也。貞觀初。西遊中國法肆。晚與藏東返云。

唐普明

姓朱氏。會稽人。始名法京。少有異志。嘗遇僧乞食。謂之曰。郎性嗜善。今天台山有初依菩薩。說法其間。可從以出家。陳太建十四年。乃入山。適值智者處高座開講。明遽禮拜。智者下座咲曰。宿願力故。復爾相遇。因受禪法。兼習法華。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陳禎明元年。侍智者游楊輦。詔居光宅。以脩定業。仍命之綱紀。陳亡。智者西上。止廬山東林寺。明行懺法於陶侃瑞像閣。偶有僧謂曰。至理曉朗。照了三世。因易名普明。智者以為然。及智者欲鑄銅鐘。歸天台供養。而盲人適至鑪鞴之所。明大惡之。及出模。果破缺不完整。再鑄而後克全。聲聞七十里。國清房居水上。其下多礪石。不便於汲。獨念曰。苟石能出水者。豈不快哉。數日石果出水。

國清講堂狹小。明欲易而高大之。頂禪師諫以為不可。俄括州刺史周孝節。捨杉柱泛海。至明往迓之。頂於赤城見明行林木中。身長出林木上。翼從數十人。語頂曰。兄勿苦諫我。我事成矣。頂知其異。合掌曰。不敢一聽仁者所為。立柱之日。山靈見相。尤奇詭。造金銅丈六盧舍那坐像。僧有施金十一兩者。曰從漕溪村來。跡之無有。侍者恒聞其房有人語聲。而明勸之脩善者。視之則寂寥如常時。忽晨起。呼諸弟子勸曰。夫人命危脆。宜自知時。因更衣而逝。壽八十六遺體端坐。屈三指。顏色經信宿不變。寺主慧綱。維持後事尤備。而塔則其弟子榮泰奉焉。

唐道信

司馬氏。其先河內人徙蘄之廣濟。信生而超異。幼慕空宗。且謁三祖璨大師於皖公山。問曰。願和尚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璨曰。既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大悟。既具戒。即受璨大師衣鉢。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久之。隋大業十二年。領徒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城中困於無水。信適至。池井皆溢。刺史異之。因扣頭求解圍禦賊方略。信曰。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於是合城如教。賊忽見城上人無數。皆威猛絕倫。不可仰視。乃潰信歸鄉住破頭山。學者雲委。既於黃梅路上。獲童子弘忍。骨相秀異。信知宿緣有在。傳以信器。復說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徒眾委之。至金陵登牛頭山。為法融說法。而定其嗣。貞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後詔以劍至曰。苟果不起。即取其首以來。且陰有所囑。使者諭上旨。信引頸受劍無難色。使回以聞。帝愈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瘞舍利于東山黃梅寺。代宗朝追諡大醫。塔號慈雲。

唐法融

姓韋氏。潤之延陵人。性聰敏。容質都雅。年十九。經史大義探索略盡。歎曰。世俗之談。又惡可與般若心性之學。同日語哉。遂入勾曲山。依靈法師薙落。服勤左右。搥酌理妙。久之乃凝神燕默。專精靜慮。縱發才辯。尤有弘護之志。武德七年。王師平江表。房玄齡上言。輔公[示*后]所據地。僧尼眾多。今朝廷可依曩日關東例。州置一寺。寺三十人。其餘悉罷歸農。融聞知入京陳理。御史韋挺。為出力使停免。貞觀十七年。別立茅茨於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下居焉。四祖信大師。於蘄州之雙峰。遙觀此山氣象之異。乃躬自尋訪。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麼。融曰。觀心。祖曰。觀者何人。心是何物。融即起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融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別有燕息之所否。融指後面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皆虎狼之跡。祖舉手作懼勢。融曰。猶有者箇在。祖曰。者箇是什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燕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見之悚然。祖曰。猶有者箇在。融乃稽首。請說法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為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融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的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爾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即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紹汝緣化。外

有博陵王問答。語多不錄。

二十一年十一月。講法華經。又感異華二莖。生冰雪中。金色輝耀。七日不萎。於是遊從之士盈百。永徽三年。邑宰請開大品於建初寺。聽者踰千計。至滅諍品。道場地動。鍾磬作聲。香牀撼蕩無已。而外略不覺知。顯慶初司功蕭元善。迎請下山。謂其徒道綦道憑等曰。吾無復歸矣。離合固世相之常。宜各好住。乃振錫出門。而禽獸哀號逾月。湧沙崩石。填塞池泉。房前四桐。時方繁茂。亦自凋落。明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邑之建初寺。春秋六十四。緇白悼慕。士夫嗟惋。二十七日。葬於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初融嘗閱佛窟寺五藏。而與顯法師辯論。顯不能屈。五藏者。一佛書。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寺蓋宋鑄司空造藏。亦其所求訪而繕寫者。貞觀十九年。夏旱。併燬惜哉。永徽中。以妖女陳碩真黨類之盛。命所在捕逮。而良善者。無所伏匿。時融居巖室。來斯受之數。曾三百不畜。而資糧告罄。融日往丹陽。乞丐以給。然負米能一石八斗。行百五十里。朝發暮至。未嘗怠。今右僕射之子脩本方為江寧令。始邀融返幽棲寺。講大集經。環而聽者。道俗無慮三千人。高座寺巨法師。齒踰八秩。名德俱隆。陳氏之遭老也。融獨獨造之。問曰。佛演一音眾生隨解。法師轉輪。如融輩者。無所開寤。為是機器重情塵之蔽。為是陶化乏方便之良。巨則憮然歎息曰。吾疇昔亦以此問瓘禪師矣。然終莫得其答也。及融在建初。巨負杖過之。善禪師寺之名勝。意以巨為已來遇之極諧笑。巨曰。吾為融耳。今安在。善融雖同住。而素不相知。即呼與詰難。累三百餘。舉無遺論。善驚喜。伏其悟解。

唐智巖

生丹陽曲阿華氏。童稚有遠度。嘗謂人曰。世亦徒競耳目之前。又安知生死際耶。逮冠讀孫吳書。有智略勇力。大業之季。天下擾攘。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奏為虎賁中郎將。隸麾下。馭眾慈恕。常於弓弞懸漉水囊以護生。偽鄭圍東都。黃公使巖將以禦之。鄭將先以槍植地。臨陣。遙語曰。能拔槍者與之戰。巖躍馬。徐以腋挾之。因亦植槍其地。語令拔。彼再三搖不能動。遂戰而生致之。引刀扣其頸曰。吾誓不殺。此頸。且以施君。武德四年。鎮州南定淮海。從之。未幾遁從舒州皖公山寶月禪師出家。黃公遣人挽之留。則曰。誓得薩雲願見捨也。有異僧身丈餘。音容偉暢。謂巖曰。卿八十一生為僧矣。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水漲將沒所居谷。巖坐自若。獵者請避去。曰無徒死。答以為吾本無生安懼死。水亦適退。獵者寤。悉放所獲禽獸。自爾飛走類。皆群聚而傳近之。睦州嚴撰。衢州張綽。麗州閻丘胤。威州李詢。諸刺史詣山候巖。而見境物闐寂幽邃。莫不慘然。謂巖曰。即將癡耶。何為居此。答曰。我癡欲息。君癡正發。汝誠不癡。奚至追逐聲色。規取榮位。然於至理略不留意。此非癡而何。世間不癡者。惟佛一人。菩薩聲聞階漸耳。非全不癡也。貞觀十七年。還建

鄴。請法之侶。數盈百餘。隨機施化。所在不同。多以見聞可驗事。責其信入。或往來白馬寺。後就石頭城癩人坊。吮洗諸癩。又為說法要。以懺宿愆。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癩坊。顏色不變。支體屈伸如恒。異香充室經旬。壽七十六。

唐玄奘

本名禩。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後也。其子孫有徙河南者。因為洛之緱氏人。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通經術。頎碩而秀。儉節不苟取。兄素早出家。即長捷法師云。美容觀。儀矩瓌整。博學善講說。憐奘窮酷。遂攜以教育焉。年十一授維摩法華。目視口誦。不為諸兒恒戲。及兄住持東都淨土寺。時年十五。益專所業。而譽日以進。隋大業末。父去江陵令。歸隱田里。俄兵起飢饉。無所乞貸。乃從兄入蜀。依道基師。受阿毗曇婆沙雜心等論。聞持自然。引用無滯。基每顧而歎異之。又聽攝論於僧景。皆詣壺奧。兄住益南空慧寺。奘復與俱。已而假緣告別。領成實論於趙之道深師。究雜心攝論於鄴之慧休師。道岳師之俱舍。玄會師之涅槃。一時名匠。莫不賞識。僕射宋公蕭瑀奏。住莊嚴寺。非志也。貞觀三年。春秋之富。且二十九。遂詣闕陳表西邁。其所涉歷。具如彥悰所述傳。既達中天竺。於那爛陀寺。事戒賢師。講瑜伽師地論。為留五載。乃復徧覽。以盡其勝。而後議還。貞觀十九年正月。至京師。詔安置所獲舍利像夾於弘福寺。且就寺翻譯。時高宗在春宮。構慈恩寺。嚴其母文德皇后冥福。冬十月。詔遷居之。高宗御極。尤加寵渥。俄詔翻經院。置官屬。隨駕遊幸。不一其居。總出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麟德元年示滅于洛陽玉華寺。春秋六十有五。

唐道宣

姓錢氏。丹徒人。一云長城人。廣陵太守讓之後。考申陳吏部尚書。母夢月貫懷而娠。又夢梵僧語之曰。汝所娠者。即梁之僧祐。僧祐即南齊之僧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九歲能文辭。十五歲習諸經律。十六歲出家。依智顛律師。受業日嚴寺。弱冠感舍利現寶函中。隋大業間。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仍習律焉。纔聽一過。即欲脩禪。顛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脩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遽去律也。久之乃始習定慧於終南山之僊掌谷。所居乏美飲。或過而指其地曰。此可以井。鑿之。僅深尺餘。而水足用。後因寺之。而號以白泉。俄徙崇義精舍。又徙豐德寺。嘗獨坐。神人告曰。清官村故淨業寺地也。構而居之。可以成道。又築闢而徙焉。貞觀中。隱于沁部之雲室山中。在終南時。群龍化為男女之形。以禮謁。沙彌或顧盼。起妄念者。龍怒將攫搏之。尋悔吐毒井中。及去戒宣。且勿汲。乃封閉至今云。時處士孫思邈。與宣遊林下密甚。會天旱。西域僧請於朝。結壇祈雨昆明池上。昆明池水。日縮數尺。宣夜方行道。忽有老人。狀頗倉卒。前拜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蓋天數。初非弟子所敢為。今胡僧將取弟子所守之寶。而欺天子以祈雨。是使弟子。命在

且夕。惟和尚慈悲加護。宣曰。胡僧雖貪。而殺吾類也。豈相扼哉。孫先生仁者。汝往求救。庶幾其憐汝而救矣。老人扣思邈。如宣指。思邈曰。吾聞昆明池龍宮。有神方三十首。能以予我。當汝救也。老人曰。此帝命不許輒傳。事急矣。固何所恪。頃之方至。思邈謂老人曰。汝還無懼。自爾池水大漲。竟數日溢岸。

若其他有送異華。而久不變香色者。有送季孟梨柰果。而味異世間者。有送物一包曰棘林香者。至於築壇。而長眉之僧談論。足跌而年少之士扶持。傳祇桓圖經。致佛牙舍利。天童左右給侍。天人往來議論。其顯化冥感可思議哉。西明寺成。充上座。與三藏奘公翻譯。例送舍利。建塔扶風無憂王寺。皆奉詔。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安坐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二。窆于壇谷石室。宣平生三衣皆苧。一食唯菽。杖錫以行。敷具而坐。三果梵僧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行毗尼者。唯師一人而已。咸通十年。詔諡澄照。塔號淨光。

唐弘忍

姓周氏。蘄之黃梅人。生而秀異。識者以為其相之不及佛者七種。法當荷負宗乘。紹隆統寄。初東山有苦行僧。以栽松自業。人漫以栽松道者目之。老且死。尋扣方丈決別。信禪師則迎笑曰。汝去耶。吾以祖位待汝。汝其再來也。道者許諾。俄而周氏女子未嫁。而產一男。周氏之居近濁港。即遣婢遠棄所產水中。再棄再弗溺。顧呱呱泝浮抵岸下。不得已而收舉以歸。父兄怒。必詰其所從來。女子則曰。昨兒偶出遊。見衲衣蓬首者。挹兒求託宿。兒媿敢莫應。其人忽隱去。不可蹤跡。久之覺身重。餘不敢有他也。父兄終不信而諱之。竟箠逐女子。遂與所產俱逃匿。然所產亦易育。甫七歲。攜以行丐。遇信禪師於道。而問其姓。答曰。姓則有。非常姓也。曰何姓。曰姓空。禪師於是以宿緣。而從其母乞為弟子。既薙落進具。仍受璨大師衣盃之傳。而轉授慧能。且說偈。以正統緒。其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地亦無生。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終於東山雙峰寺。壽七十四。瘞全身。而塔其上。代宗朝追諡大滿。塔號法雨。

唐慧明

陳氏。鄱陽人。宣帝諸孫也。幼依永昌寺薙落。即趨蘄之東山法席。日夕參扣。久之未有得也。咸亨間。能大師方以居士事春碓。秀公居第一座。眾皆屬。意謂。衣盃所傳必無他。既而乃密付居士。於是眾恥之。遂躡跡追及於大庾嶺。獨明最先見居士。居士遽擲衣盃石上曰。此以表信。可爭邪。聽自持去。明素號勇力者。再三拈不能動。因謂能曰。我來為法。不為此也。惟居士幸教之。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涕泣而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不。士曰我今為汝說者。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却在汝邊。將別。又問

曰。某宜何之。士曰。逢袁可止。遇蒙當居。明退而給其眾曰遠矣。徒取倦茶耳。曾奚益。俄易其名之慧。為道。以避能名。後果住袁之蒙頂山。

唐慧能

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先出范陽。父行瑫始官中朝。武德中以譖左遷。為州司馬。貞觀十二年戊戌。生能於官舍。未幾而父喪母寡。貧甚。能於民間日售薪。共甘旨。一日聞旅館有客誦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語而寤。固。問客此何經。曰金剛般若經也。又問何從得之。曰得之蘄州黃梅馮茂山忍大師所。大師且以為誦此經即當見性成佛。能曰我志欲見大師。然以母累。奈何。時一客又以白金十兩。俾安家而趣使往。咸亨中。道過韶陽。信士劉志略。延以恩禮。志略之姑尼也。方讀涅槃。問疑義。能為解析。因問字。曰不識也。尼恠而詰其故。則曰諸佛妙義。不墮文字。尼歎服。呼為行者而稱之鄉里間。眾遂築闢寶林舊寺。請居之。以便趨嚮。能念曰。吾以求師至是。遽以自安可乎。明日往依樂昌縣之智遠禪師於西石窟。遠尤加器重。曰必蚤獲印證於蘄。而後轉以見教也。至蘄。忍師問。來何自。曰自嶺南。曰何求。曰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爾。乃服役。至懸石腰間踏舂碓。以効勤苦。先是神秀上座奉忍命。書偈於壁。以著己見解。能亦倩客。夜書一偈其旁。忍見之。陰召而傳其所受之衣盃。曰自吾先師。以此表信。今妄庸者。莫不覬覦。故其所在之地。命若懸絲焉。汝其亟逝。無滯此也。於是逃於四會懷集之間。久之南海法性寺印宗法師。以風幡之辨。求見所受衣盃。而為之落髮。從智光律師。登壇受具。其壇蓋宋三藏求那跋摩築者。記云。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得戒。梁三藏真諦。又手植菩提樹於壇側。記云。後一百二十年。有大士。於此說無上乘法。上元中。忍大師示寂於蘄之東山。能懸知之曰。吾師其真歸矣。既而訃至。徙居寶林寺。刺史韋璩以大梵寺迎焉。力辭入曹溪。由是天下心學之士。歸曹溪。而武后中宗。以神秀禪師奏舉。婁降璽書。詔赴闕。繼遣中官薛簡敦致。皆謝疾不起。后賜磨衲袈裟一。盃一。編珠織成經巾一。綠質紅暈華綿巾一。帛五百匹供養。捨新興宅為寺。請額國恩。神龍三年。詔韶州繕治其寺。務盡壯麗。易賜其額法泉。延和元年。預命弟子。建塔於法泉寺。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歸而唱滅。春秋七十六。十一月反葬曹溪。憲宗追諡大鑑。塔曰元和正真。宋太平興國三年。詔易曹溪法泉寺為南華寺。

唐神會

姓高。襄陽人。資性惇明。年方幼學。即事郡之國昌寺顯元法師出家。受經具戒特異群類。時能禪師。弘唱心法於嶺表。會聞而樂之。竟往無復沮。及見。問會曰。從何所來。曰無所從來。曰如是則汝且歸去。曰亦無所歸。曰太茫茫生。曰身現在路。曰猶未到在。曰曾不滯留。於是居曹溪者數載。開元八年。詔配南陽龍興寺。後復開導洛陽。而南宗之指。始盛於天下。先是兩京之間。皆神秀化地也。而普寂又秀之

嗣。世謂之北宗。逮會而普寂之門絕人跡。則南北之宗。各樹黨矣。因而是非相攻。毀譽交起。天寶初。御史盧奕奏。會聚眾圖不軌。詔辨對。卒無他。徙均州。二年。又徙荊州之開元寺般若院。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舉兵內向。陷兩京。車駕幸蜀。詔郭子儀。以天下副帥討祿山。時大農空乏。軍興絕資費。右僕射裴冕策以為。凡所在郡府。宜置戒壇度僧。而收其施利。以給國用。會由是獲主洛陽事。其所輸入尤多。肅宗朝婁入內廷供養。詔將作大匠。造禪宇於荷澤。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與門人囑別。俄避席望空頂禮。歸方丈。是夕卒。壽九十三。建塔葬洛陽之寶應寺。諡真宗。塔號般若。

唐本淨

姓張氏。東平人。少究空寂學。節操尤孤特。造曹溪見能禪師。平日疑滯。為之釋然。開元初。遁居南嶽司空山。踐履弗易測識。而跡亦未嘗混朝市。天寶中。內侍楊光庭。因採藥見之。問曰。弟子性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淨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求道。無心是道。問曰。云何即心是佛。淨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無有。問曰。云何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心。無心是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具以山中問答奏聞。上敕光庭。詔淨至京師。仍先館置於白蓮亭。趣召兩街三學諸德。及太平寺遠法師等。舉揚佛法。上臨聽。是日淨陞高座。訓挹來問。在彼者常不足。在我者常有餘。雍容和緩。舉措自然。眾歎服。上元二年五月歸寂。壽九十五。諡大曉禪師。

唐智威

姓陳氏。江寧人。幼岐嶷。不好戲弄。常以靜嘿自持。見者以為異。無何一日忽失所在。徧求之則已往依天保寺統法師出家矣。統尤愛之。使日誦大乘經。年十二。以國恩獲薙落。因隸幽巖寺。從持禪師。咨詢禪理。而卒為持嗣。持於是退居延祚寺。而使之專匡導焉。受利益者。蓋不可勝數。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威嘗以偈示之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念出長波。忠以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威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遺言遷屍中林。施飛走。弟子玄挺等。不敢違。春秋七十七。始威行頭陀。夜遇三虎。無所懼。旦曉虎隨門外。若侍衛者。麾之去。然後去。威所在。每有二兔一犬戲庭際。此又其慈悲化物之徵歟。

唐窺基

字洪道。姓尉。遲氏裔。出拓拔魏之尉遲部。今為京兆人。祖羅迦。隋代州西鎮將。考宗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恭則諸父也。母裴氏夢吞月輪而孕。及生與群兒異。其自序云。九歲丁內艱。漸疎浮俗。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師事玄奘法師。學五天竺語。始住廣福寺。尋遷大慈恩寺。明敏絕人。其犍度跋渠

。過目即憶。年二十五。詔入譯館。時奘師方譯唯識論。詔基與昉尚光寺。同職潤色。基慨然請獨任其責。奘許之。而辭其它。於是隨譯隨疏。旦夕講說。即欲流通。而西明寺測法師者。俊快才也。賂閻者窺矚得之。乃於其寺鳴犍稚。集僧開演。基聞之而慙。奘勉之曰。測公未達因明。那足弘演。遂為披究陳那三枝縱橫立破述義命章等指。而基進矣。且嘗謂之曰。瑜伽五性宗法。惟汝知之。後登太行。歷五臺。夜宿西河古佛宇中。夢身居半巖。覺無量人唱苦惱聲。旋陟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至此。頃之。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眾生否。答曰。我聞其聲。不見其形也。童子投與之劍曰。汝剖腹當見矣。基剖之。有光二道出腹中。輝映山下無數受苦之人。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委之而去。且尤未決其夢。是夕寺光發藏中。探之得彌勒上生經。始寤前夢。必慈氏俾之造疏耳。援毫之次。得舍利。如含挑如黃梁粒。相連而隕。皆紅潤可愛者無數。初奘公之發西竺也。從尼犍子卜之。曰吉。弟子生矣。則知奘公之業。而基承之。夫豈其偶然哉。自博陵出法華大疏以揚化。而歸京師。常與翻譯。舊人律師宣公往來。宣公者不測人也。每日中則諸天送供。一日基往。送供者久不至。基去乃至。宣問之。答曰。適以大乘菩薩在。善神翼衛者多。我曹無路而入。故遲耳。永淳元年壬午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慈恩寺翻經館。壽五十一。葬樊村。祔三藏奘法師之塋。基平生造彌勒像。日對其像。誦菩薩戒一徧。復於五臺。琢玉石文殊菩薩像。書金字般若經。生則體發光明。爛然不可正視。死而遷塔。則見齒四十根。如玉。不小壞。噫異哉。

唐義湘

新羅國雞林府人也。年弱冠。稔聞中國教法之盛。乃與同志元曉法師。負笈而西。既遵海岸。曰唐州者。而雨甚塗潦。蘆葦彌望。行無所歸。夜得小夷燥地宿焉。且視古墓也。骸骨髣髴。顧之不能無懼意。遂徙陶穴中。鬼物嘯撼終夕。曉公歎曰。疇昔之安為吾無所見也。見則懼而致不若焉。豈非經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歟。且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即謝湘而歸。總章三年湘獨抵登州。分衛遇富家女子曰善妙者。以湘年壯色麗。欲諧匹偶。湘堅拒弗答。善妙因復矢言曰。生生世世獲為檀越。供給和尚。又為弟子。習學大乘。成就大事。湘。依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研究華嚴。未幾遂返本。國揚化。道經善妙家。將附商舶。即解纜。而善妙悉出諸衣服什器。素所備物。追餞之。而身造海岸。則船已遠矣。於是善妙復矢曰。如我實有供養心者。則此篋筥。當躍入船中。有頃風飄浪擊。盡輸載無少遺餘。善妙乃復矢之曰。我願此身化為大龍。挾持和尚。傳度彼國。因自投身濤波中。俄頭角崢嶸。鱗甲晃耀。雲霧冥晦。而拖牙帆腹。尤覺便利於他日。若其蜿蜒夭矯。時或見之。既濟仍徧相攸處。然脫有可者。久為異宗所據。湘獨念以為大華嚴教。誠宜於有福地興之。舍爾其奚之耶。時善妙龍知其念。遽以神力。於虛空中現巨石

。縱廣一里。正覆于異宗所居之上。勢且隕者。群僧懼其壓。奔駭不敢留。湘即居之。鬱為大叢社。併辭國王所施莊田奴僕等。湘弘導勤懇。脩練精苦。弟子智通表訓道身梵體等。嗣著述章疏。皆明性海義例。海東號湘華嚴初祖。竟終于本國。

唐曇璿

生吳郡顧氏。稚歲入道。淹通經論。晚年事牛頭山融大師。衲衣空林。多歷寒暑。時廣陵覺禪師。建鄴如法師。皆名德宿匠。杖錫來儀。虛而往實而歸。其所至可量哉。天后以璽書徵入朝且詔栖霞約法師敦勸。璿固辭。因葺宇於鍾山之竹林。以老焉。天授三年二月六日卒。先卒之七日。已端然入于三昧矣。春秋六十二。既闍維。斂遺骸建塔。門弟子僧感僧額刻石紀事。以垂永久。

唐法持

潤州江寧張氏子。幼棄俗即悉定業。年三十。謁黃梅忍大師。獲餐法味。後歸青山。事方禪師。卒傳燈。繼緒山門。數年之中。四部依慕。當黃梅謝緣之際。嘗謂弟子曰。得吾法者僅十人。金陵法持其一也。嗚呼統寄之不可苟以付授如此。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于延祚寺。有空中神幡。西來繞山數轉。故居幽栖院。竹林。變白之祥。遺命露屍施鳥獸。從之。壽六十八。門弟子智威嗣。

唐神秀

生洛陽尉氏。李氏。小年從師蕪染受法。後值忍大師於蘄州東山雙峰寺。開示心要。歎曰此吾志也。敢不力。雖躬事樵汲。無所憚。會有行者慧能。竟得從上諸祖表信衣鉢於大師。而大師遽亦示寂。於是秀往居江陵之當陽山。以闡化導眾。四海禪侶。嚮風而靡。則天聞其名。詔肩輿赴闕。入內道場。躬拜跪。執弟子禮。供施豐縟。以致崇重道德之意。仍詔於前所居地。建後度門寺。當是時。王公貴人。逮夫士庶。皆屣履造庭。伏謁聽訓誨。方能公禪師以承嗣之嫡。留韶陽。秀因累疏舉薦。以為其操履之素。出已上。當必召以淑天下。不宜捐棄裔土。使本朝有輕教。名宜手牘喻上指於能公。中宗朝尤進言不已。然能公終莫之動也。語載能禪師傳。神龍二年。秀卒。名士達官之服喪會葬者不可勝紀。岐王範。燕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為碑誄。門人普寂義福克紹宗緒。詔諡大通中宗朝。又詔以舊邸。為報恩寺。

唐惠安

姓衛氏。荊州枝江人。生於隋之開皇初。貌端雅。性極和裕。小年即出家。學復通貫。十七年。詔括勘天下僧尼之私度者。安云幼以患難。逃入山谷。初不知其孰為教育。孰為蕪染也。大業中開通濟渠。役男女百餘萬。安日分衛。以食餓者。眾賴之。上聞而詔見之。遁入大和山中。上幸江都。海內擾攘。乃仗錫登衡嶽。行頭陀法。貞觀間。至蘄州禮忍大師。得心訣。麟德元年。遊終南山。愛石壁之勝。而禪栖其下。時早霜害稼獨安所居。環四十里皆熟。高宗異之。詔入見。不赴。坦然懷讓。二人來

參。問曰。如何是祖師意。安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永淳三年。化緣滑臺。但結草亭衝要地。不置四壁。晝夜燕坐繩牀。無倦態。詔為造招提寺。其處。俄還鄉里。會神秀禪師。遷逝玉泉寺。曠主席。眾請住持。固辭歸隱嵩山少林寺。聖曆二年四月。授嵩山神菩薩戒。則天尤加敬。每迎至。供養宮中。有所教戒。則稽顙聽受。嘗問師甲子。安曰。不記。曰何為不記。安曰。此身生死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流注。起滅無間。自初識至動相不生。何年月而可記乎。神龍二年九月。詔安。偕靜禪師入內供施。且度弟子十四人。俾充執侍。三年。施磨衲僧伽梨。青龍三年三月三日。謂其徒曰。吾死必棄屍林中。焚以野燒。慎勿勞人也。頃之萬迴和尚造室。執手耳語而去。八日闔戶。吉祥臥而寂。春秋約一百三十歲。焚畢。獲舍利八十顆。內五顆紅紫色。以進上。餘造塔以葬。

唐道俊

江陵人。久居枝江碧溪精舍。脩東山法門。精勤堅苦。跡不出戶限者。四十餘年。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而聲被遐裔。則天中宗朝。詔同玄奘恒景。入內供養。景龍中。求還故鄉。上賜詩送。其徒榮之。

唐破竈墮

隱居嵩山。自得心法於老安禪師。四方之趨附者。同益至。然其鄉里名姓。終未嘗以告人也。天后時。嵩山神祠有竈。頗靈異。民之祈福祐者。踵相接。殺豕醮酒無藝。墮患之。微以杖三擊之曰。本是泥瓦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竈即破裂墮落。頃之見童子青衣。再拜於前曰。吾昔嘗以罪累。辱司此竈。其苦奚可量。今賴師說無生法。獲生天上。敢不致謝。由是世號破竈墮。有僧問云。某等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和尚苦口相為。竈神得甚麼徑旨。便獲生天。墮曰。我即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處。僧無語。墮曰會麼。曰不會。墮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僧禮拜。墮曰。墮也。破也。破也。

唐法藏

字賢首。其先康居國人。因姓康氏。幼知學佛。高宗時應名僧遷。參奘公譯事。頗以證義潤文筆受之任見稱。及天后置館翻傳。首登入場之選。實叉難陀。以所賣華嚴梵夾。與義淨復禮出新經。藏。尤有力。後義淨專主譯任。偕勝莊大儀等。充證義。既而后召講新經。指鎮殿金獅子。以喻天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等。於是后曉。然開寤。得未曾有。遂緝其言。為金獅子章。行于世。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又詔講於佛授記寺。至華嚴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恒景表聞。有答詔。不錄。且嘗以巧方便。示剎海。涉入無盡之指。則對懸十鑑於八方上下。中。安佛像。然一炬以照之則互影交光。重重映蔽。不可得而思議矣。

。

始燉煌杜順以華嚴法界觀。傳弟子智儼。儼傳藏。其統緒之正如此。別疏般若心經。復號康藏國師云。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四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五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慧學

傳宗科(三)

唐文綱

會稽孔氏子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禩。祠部侍郎考頂生貞觀間。拜尚乘直長。綱方孕。母却葷雜有頭陀行。婆羅門僧謂曰。佗日生男。終當紹隆三寶矣。自爾每聞空中香氣樂音。及晚白鶴鷄集。襁褓過午不求乳哺。十二出家冠年受具。尋詣道成律師。稟毗尼藏年二十五。為眾弘闡。年三十。登壇受戒。而四分之學。於是益振。久視中。天作淫雨。人有憂色。綱愍之。乃端坐思惟。却倚屋壁。於少時間豁然而悟。自爾蹤跡莫窺。幽明潛感。兆於集事。應乎遺言。左右恠之。綱曰夫真實無相。色塵本空。正覺圓常。大悲湛定。又何所疑哉。未幾詔與翻譯。長安四年。詔往岐州無憂王寺。等奉迎舍利。景龍二年。入內道場。行道送舍利還寺。入塔。是年於乾陵宮。授內尼戒。仍坐夏宮中。開四分。律。上悅為度弟子。賜什物綵帛等。因奏道場靈感事。六月七日。御書靈感寺額。遂以其地為寺。辟諸寺碩德隸焉。先天間。睿宗皇帝。從受菩薩戒。所得布施。悉付常住。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卒。壽九十二。是年九月十四日。建塔而窆於寺側。北海李邕銘其碑。

唐道岸

姓唐氏。其先潁川人。晉永嘉南渡遷光州。遂世為光州人。岸生而不群。始自期以儒學奮。既而悔之。乃求薙染。夜夢迦葉波有所教戒。且閱經所見。與夢中語合。由是慧解日進。而聲名日起。時初法師方以道德重揚。越俗號大和尚。岸從之。住會稽龍興寺。中宗朝。詔偕諸大德見內殿。寵遇隆渥。上因從受菩薩戒。詔圖其形林光宮。且製讚其辭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縱真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紀綱僧政。律藏冀以傳芳。象教因乎光盛。歷任白馬中興。莊嚴薦福罔極等寺。綱維之職。天下以為榮。錫賚山積雲委。俄還鄉里。度人建寺以散之。而星霜之變。復二紀于茲矣。迫鍾漏之期。念釣遊之地。開元五年八月十日卒于龍興。壽六十四。弟子。以禮葬。禮部侍郎姚奕。撰文勒碑云。先是江表。盛行十誦至岸為天子師。動以墨敕從事。東南之僧罔敢或戾。而四分之傳。繫亦岸之力歟。

唐玄覺

字明道。姓戴氏。永嘉人也。其兄宣。有名教庠中併與其二姪出家。居龍興寺。素業定。乃於所居之寺側。立禪室以進脩。既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謁曹溪六祖。初到攜餅錫。繞祖三匝。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行方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

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覺乃具威儀參禮。須臾即辭。祖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覺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覺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覺曰。分別亦無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病。時謂一宿覺。自是學者輻輳。化被天下。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終。端坐如入定。壽四十九。以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葬于西山之陽。弟子慧操慧持等慈玄寂等。嗣其化。括州刺史李邕撰文勒石。以紀行業。慶州刺史魏靖為集平生著述。以行世。後諡無相。塔號淨光。

唐元珪

伊關李氏子也。氣稟英特。體貌幽雅。永淳二年。遂登具。隸業閑居寺。即習毗尼。又寤禪旨於慧安禪師室中。於是結廬嵩嶽之龐塢以隱焉。景龍二年。有擁部曲。列儀仗。峨冠袴褶而謁者。珪意其非常。即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豈獨於汝而起分別哉。曰我此嶽之神也。職能利害生殺於人。師安得等視我乎。珪曰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者則能壞吾。吾本無生。汝焉能壞。神遽稽首再拜曰。師智辯廣大。非我所及也。願授五戒。度今出世。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戒外無戒。又何戒焉。曰此理也。事則未然。必得師戒。而身為門弟子乃可耳。珪因為張座。正几秉鑪曰。付汝五戒。如能持者。當答曰能。如不能者。當答不能。繼而唱曰。汝能不淫乎。曰既娶矣。珪曰。非謂此也。謂能無羅欲也。曰能。曰汝能不盜乎。曰資用無乏。奚庸取。珪曰。非謂此也。謂能以善惡致禍福。而不以祭祀否也。曰能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珪曰。非謂此也。謂能無濫誤混疑也。曰能。曰汝能不妄語乎。曰我本正直。安肯妄語珪曰。非謂此也。謂能不失先後。而合於天心也。曰能。曰汝能不飲酒乎。曰世以為禮。奈何。珪曰。非謂此也。謂能不以醉酗敗德也。曰能。珪曰。已上是如來所制妙戒。能以有心守護。而無心拘執。有心遮持。而無心開犯。則先天地生不為壽。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不為動。畢竟寂嘿不為靜。故娶妻非淫也。饗祭祀非取也。操政柄非殺也。當於先後。非妄語也。醉於仁義。非酒也。此固有心者也。若其無心。則羅欲不為淫。以饗而福惡。不饗而禍善。不為盜。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語。醉酗不為酒。蓋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佛則無眾生。無汝亦無我。無我無汝。孰為能戒。孰為所戒哉。曰我神通亞佛。師以為何如。珪曰。如我解。佛亦無神通。而況汝乎。神悚然驚曰。願見教。珪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不能盡眾生界。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則吾知其不能也。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則吾又知其不能也。且謂神通。而有所不能。則雖謂之無神通可也。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今既得戒於師。請效所能。以報慈德。珪固辭。不可。因曰。東巖寺之面勢

而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非屏蔽也。汝無撓物。聊為吾移北樹於東嶺。斯已矣。曰諾。必夜風震。慎無恐也。遂辭去。珪目送之。但見空中幢蓋飛翻。戈戟森聳。環珮之聲。搖曳碧靄。紅霞之上。杳渺而沒焉。是夕三鼓。颯電雨雹果驟。棟宇欲摧壓。且視之。則東巘松枯。行列如久植。而北嶺則無復舊矣。珪禁其徒勿外言。言則不信者。且以我為妖也。開元四年。丙辰示寂。春秋七十三。

唐印宗

生吳郡印氏。母錙始娠。其鄰人咸夢。一端雅沙門。徐步入其舍。錙亦自夢。或求為其子。陳讓再三不止。他夕父又夢。有童子跪授旃檀香木於錙氏者。於是錙氏。食遇葷。羶輒厭棄。逮生宗即使事佛。無靳惜意。稍長依宿德習經論。尤精涅槃。咸亨元年。闡導京輦盛甚。上元中詔入居大愛敬寺。辭不赴。乃就蘄之東山。咨受忍大師禪法。復嘗於番禺。與慧能禪師問答。深明心要。久之還鄉里。會刺史王胄。請置戒壇。度人可千數。因詔江東諸寺院。置壇度人如之。後詔入內。造慈氏大像。著心要集。纂三教文意之表明佛法者。先天二年二月二十日終。年八十七。

唐神英

滄州人。卅歲從師究習經論。又參神會禪師於荷澤。禪師謂之曰。汝於五臺有緣。宜往。開元四年。六月中旬。乃獲戾止。一日食畢。偶遊西林。忽入一院。榜曰。法華。其外三門十三間。壁畫五臺山十寺境。其內三門。則塑護國仁王像。有樓峻聳。奉文殊普賢像於上。其餘行宮道場儀仗蔽暎。正中則多寶塔也。其莊嚴之盛。具如經說。英時神情恍[怡-台+敞]。境物變眩。宜非耳目所能了。及出則眾僧詭相異狀。交揖迭晤。遂東行可三十步。聞閉戶聲。回視無所見。英因泣曰。此大聖啟悟我也。我其敢怠。乃發願一依化院規橫營建。以隆佛法。先築庵化塔處。召匠致材。旋有成緒。使吳道子圖所見於墻堵間。仍扁法華。匡徒說法。氣象冠諸方。久之告滅。壽七十五。

唐僧達

姓王氏。會稽人。稚齒即於龜山妙喜寺出家。其寺建於梁時。故所居者。皆耆宿。達獨年少。尋游方至黃梅見忍禪師。曹溪見印宗禪師光州見道岸律師。於是造詣日深。聲名日廣。負錫而歸之者。如水之宗海。開元七年。以疾而終。年八十二。

唐智威

縉雲蔣氏子。少出家千軒轅黃帝鍊丹山。未幾。負笈往依灌頂禪師於沃州石城寺。受天台止觀之學。然才藻富麗。作桃巖寺頭陀寺二碑。為文人所傳誦。識者以為徐陵後身云。

慧威姓留氏東陽人。盡得縉雲威公之學。時謂小威。每山居罕與世接。且於學者少許可時於教門諸子。獨以左溪玄朗可承繼。真有所知哉。

唐巨方

姓曹氏。安陸人。弱齡稟朗禪師。隸業於州治之明福院。始誦法華維摩二經。受具已。徧扣南宗。復造北宗。秀公所。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不昧。曰到此後如何。曰正見一華開五葉。既佩密印。乃辭之。上黨卜寒嶺而居焉。學徒激揚日至。軍帥侍中吳文煥慕其風。遣使迎歸府供養。俄為建安國寺。嘗問曰。今日後如何。答曰。地布金沙。人安寶剎。吳加敬信。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示寂。于所居寺。壽八十一。建塔葬全身。

唐義福

俗姓姜。潞州銅鞮人。出家從神秀禪師。得心法。始居藍田之廣化寺。凡二十年。徙京師慈恩寺。道望日以隆重。開元十一年。駕幸東都。詔扈從。所過官吏士女。具華旛迎導。充塞道路。蒲號二州尤甚。蓋秀公出自黃梅。而化行關洛。雖為帝后王公所敬。禮然其所在。殊未嘗提唱宗旨。以開發徒眾。故福亦如之。一日陞堂演說。若太尉房瑄兵部侍郎張均禮部侍郎韋陟。群公咸在。因曰。日吳吾與汝輩訣別矣。既退而張竊語房。某以早歲餌金丹。深忌臨喪。今大師如此。某不敢留。遂去。人莫知者。福徐與房曰。吾與張遊有年矣。而宿業之來。其不可免如此。苟能小忍。以終吾會。則猶庶幾。且就執房手曰勉之。必為中興名臣。後張果陷賊。而房有翼戴功。

唐跋曰羅菩提

華言金剛智。南印土摩刺耶國人也。摩刺耶。華言光明。其國近觀音所居補陀洛伽山。故云爾。父婆羅門善五明論。建支王師事之。智甫數歲。即能日誦萬言。不廢忘。年十六出家。隨師學於中印土那爛陀寺。修多羅阿毗曇。莫不練習。洎登戒法。徧聽律部。既而詣西印土究討小乘諸部。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於是博通三藏。次東游楞伽山。歷佛逝裸人等。二十餘國。開元七年。至廣州。詔迎居京師之慈恩寺。徙薦福寺。至必建大曼拏羅灌頂法。度四眾。大智大慧不空三師。皆行弟子禮。十九年。從駕幸洛陽。會久不雨。詔結壇禱之。於是依菩薩法在所住處。用不空鈎穴地深四肘。起壇其上。繪七俱胝菩薩像。對之祀唄。期以像目開。即雨七日。炎氣益熾。天無雲翳。午後目開。西北風起雨大霽。飛瓦拔樹。遠近驚駭。而壇屋穿漏。莫知其故。或傳以為龍飛去云。士庶來觀。日千萬輩。時上以得姓之始。崇老氏。有司希意請。凡蕃客一切併逐。報可。侍者以告。智曰。吾梵僧也。非蕃客。詔旨寧為我哉。卒不去。未幾陞辭遊鴈門。上大驚。下握手殿。慰問移時。有皇女。疾久不愈。遷臥咸宜外館。閉目經旬。泐無所語。詔智授誠。因擇宮中七歲女子二人。以緋繒蔽面臥地。上使牛僮。書若敕者。焚之它處。智嘿有所誦。二女子忽能誦所焚敕語。不遺一字。頃之皇女亦起。坐上聞之。不俟仗衛馳而至。而皇女因謂上曰。冥數難移。琰摩王以陛下之德。見二女子持敕至。遂令先保母緇氏護送。隨二女子歸。猶獲

半日之活。以慰陛下。自是上加欽仰。武貴妃造金剛壽命菩薩像。河東郡王。繪毗盧遮那塔中像。皆智所戒飭也。曰庶幾其延壽。二貴。人果皆不久而終。大慧禪師一行。請譯灌頂諸部流通。十一年。詔於資聖寺置館。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東印土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嶽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又補足舊譯隨求章句。二十年。於洛陽廣福寺。語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逝矣。八月既望。禮毗盧遮那佛像。繞旋七匝。還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拜所譯。從容付囑。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塔於龍門伊川之右。

唐普寂

姓馮氏。河東蒲人。穉歲登壇。循于經律。事神秀大師於荊州玉泉寺。凡六年。盡得其道。久視中。詔秀赴京師。乃薦寂。中宗以秀年德俱尊。不可猥以世事煩動。詔寂代統其眾。開元二十三年。徙居京師。王公士庶。駢謁驟訪。門牆如市。寂素嚴重寡言。無所教戒。苟獲一望見顏色。則慰喜不自勝。若有所以開寤者。近遠尤以此異之。二十七年。終于唐興寺。壽八十九。及葬河南尹裴寬與妻子並制縗麻之服。列于門徒之次。慟哭而送。閭里為空。詔諡大慧禪師。

唐一行

姓張氏。鉅鹿人。佐命功臣公謹之諸孫。髻亂岐嶷。讀書不再覽。俄從普寂禪師得心法。因禮寂為師。以出家焉。寂嘗設大會時徵士盧鴻。方隱居別峯。朝廷屢聘不起。寂請為文。以開導邑社。於是鴻袖出其文。置几上。謂寂曰。事僻語古。必求僞朗者宣之。不然可呼至。吾當先以指授之也。寂趣使呼行至。行伸紙視之。微笑而已。無所問。復置文几上去。鴻私恠其輕脫。及鍾梵俱作。千眾駢集庭宇。行攘袂而進。抗音傾瀉。無少遺誤。鴻[目*𠂔]眙歎息。因語寂學宜縱其遊故三藏玄理。莫不淹貫。尤善陰陽讖緯之書。千里尋訪。必得乃已。聞天台山國清寺。有妙於數學者。行造之。然其所居傍小溪。水急甚。岸立未即渡。且遙聞其人布算聲。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遠來。而未之見者。為沮於水耳即除一算。水乃不流。行承言而見。稽首足下。盡得其術焉。道士邢和璞不測人也。謂尹愔曰。漢洛下閎造曆。以為更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出。定之今一行和尚。造大衍曆。既正其謬。又當其運。則洛下閎之言斯信。而和尚之為聖人可知矣。玄宗詔問其能。對曰能記憶。帝命中官。取宮籍試之。行閱畢。唱數幅習熟如素。帝不覺降榻拜曰。師聖人也。嗟異良久。自是動靜皆從。扣穴福。號之天師。尋詔住唐興寺。有王媪者。行未出家時鄰里也。一日詣行涕泣。求救其子殺人罪。行命多與之金使去曰。國家刑憲其可以私意于之哉。媪因悉數其微時事。大詬不已。行嘿念有所報效。且起布算。即戒淨人。操布囊坐某坊空靜地以俟。曰遇生物。則捕以投囊中急歸。淨人如其戒。日且午。果見老[豕*婁]引七豚

至。逐之。[豕*婁]走而豚得。行即以閉巨壅中。祝數番。明日詔問。司天監奏。夜失北斗星何耶。行對以為昔後魏失熒惑幾至亡國。以其能戒懼而免此。則人主轉禍為福之兆也。今失帝車。豈非天所以大儆陛下歟。夫匹夫匹婦。有所憤激。猶隕霜天旱。而祝盛德所感召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自微僧觀之。莫若大赦。以幸天下。帝以為然。及降赦之夕。占奏一星見。七夜而復其初。久之獲證金剛三藏陀羅尼秘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偕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睿宗玄宗並加寵遇。每詔入集賢院。備顧問。開元中嘗大旱。詔祈雨。曰宜得。一器。上有龍狀者。詔中官徧閱內庫。皆弗類。異日得古鑑。行指其鼻喜曰。此真龍也。遂以入壇場。頃之雨。帝從容於大明宮。密以社稷吉凶。祚運脩短。問之。行不應徐以他語亂其意。帝詰不已。遂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社稷畢德終吉。且遺帝以金合子一。其小如彈丸。堅不可發。撼之有聲。云事急則開。後幸蜀。倉皇漫莫記省。至成都發之。則當歸藥也。復見萬里橋。帝曰。一行其神已乎。遽焚香告謝。唐逮昭宗而梁代之。則昭宗初封吉王。其太子為德王云。

開元十五年十月八日。扈駕幸新豐遂辭帝歸嵩山謁寂寂。方接歎河南尹裴寬。忽謝寬曰。小間願有復也。寬因屏以窺之。見寂坐堂上。受行禮足起。寂附耳語再三。行竟降階入南室。手閉其戶。寂召侍者聲鐘曰。一行滅度矣。左右趨視。則已瞑目。無復氣息。先是九月間。得疾於華嚴寺將輿病入辭。以小間而止。帝於是夕夢矚禪居。繩牀紙榻歷歷。曉使人問疾。且驗之。如所夢。乃召京城名德。為設道場祈福。其神交於帝。豈非夙有緣契耶。著所翻經疏七卷。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又規鐵為黃赤二道。造遊儀。以正曆。葬全身于銅人原。諡大慧。御制塔銘樹塚上。

唐戍婆揭羅僧訶

華言淨師子。又言善無畏。蓋義翻也。一名輸波迦羅。華言無畏。亦義翻也。其先以國難。自中天竺分王烏荼。父佛手王。以畏有神姿異藝。夙禪位焉。已而兄弟鬩牆。統戎平定。宜行軍法。義不忍誅。乃[打-丁+(改-己)]泪白母。以位讓兄入道。母哀而許之。且密以傳國寶珠。為分器去。師事中天竺國那爛陀寺達磨掬多。為本師。仍舍寶珠。瑩之像額。一日侍次。有僧持盃至。而油餌尚溫。粟飯猶暖。曰方從震旦乞得。畏由是知其座下之人皆果證云。掬多戒畏。勿復言。因盡得其總持瑜伽三密教法。辭而遊歷。摧破外道九十宗。

聞母氏以見憶喪明。附信問安。朗然如故。未幾。還省。掬多曰汝於震旦有緣。行矣母滯。登雪山體殊不安。忽掬多飛空至。謂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東近唐境。有神人現形辭曰。此寔文殊師利所護神州赤縣地也。非弟子所能攝。開元四年。丙辰奉梵夾屆長安。詔居興福寺。徙西明寺。先是帝夢與相

見。御丹青肖其貌殿壁。及廷謁。與夢所見。無小異。五年詔翻譯。菩提寺沙門悉達度語。無著筆受。出虛空藏求聞持法經一卷。十二年隨駕入洛。出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沙門寶月度語。一行筆受。蓋得之京師華嚴寺。者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學畢言歸。卒于北印。獲梵夾悉留華嚴云。至是始選取而譯之。畏尤開定業。而稟承者日至。平居神異莫測。嘗手出成模鑄銅塔。作火之日。或懼其庭宇湫隘。致災變。畏曰無苦。當自知。塔成而雪凍沍。及爐炭。上以夏暑旱。使畏禱雨。曰民病且死。雖風雷亦足快意。使中官高力士候望。畏不立壇。持小刀攪盞中水。誦祝數百言。有物如龍。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面。復潛盞底。畏且攪且祝。頃之白氣自盞起。徑上數尺。稍稍遠引。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旋轉。自講堂而西。如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電。而隨驟。大木皆拔。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二十年乞西還。不允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卒。壽九十九。臘八十。贈鴻臚卿遣鴻臚承李現。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全身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

唐行思

鑄氏。廬陵安城人。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思惟嘿然後聞曹溪法席之盛。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為。祖曰。又道不落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祖將示寂。謂思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苟得其人。何患不信。吾今留衣。永鎮山門。以絕爭端。汝當分化。無令斷絕。思得記荊。住青原山淨居寺。有沙彌希遷。問於六祖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誰。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兀坐。想念而已。第一座咄曰。汝師兄名行思。汝師所言尋思者。政欲使汝依附師兄。語意分明。汝何迷執。遷便禮辭祖龕。徑造淨居。思問曰。子何來。遷曰曹溪思曰。將得什麼來。遷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思曰。恁麼用到曹溪作麼。遷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思曰。汝今識吾否。遷曰。識又爭能得。又問。和尚出嶺來多少時。思曰。我却不如汝早晚離曹溪。遷曰。希遷不從曹溪來。思曰。我亦早知你去處也。遷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思問遷汝什麼處來。遷曰。曹溪。思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者個麼。遷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曰。子莫曾到西天否。遷曰。若到即有也。思曰。未在更道。遷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思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即令遷馳書到南嶽曰。汝速回。吾有個鋤斧子。與汝住山去。遷至彼。未呈書。便問讓和尚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休去。遷回。思問。曰。子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思曰。作麼生。遷舉前語。却曰。發日蒙和尚許鋤斧子。便請。思垂一足。遷禮拜神。會來參。

思問什麼處來。會曰。曹溪。思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思曰。猶滯瓦礫在。會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思曰。設有與。你向什麼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思曰。廬陵未作麼價。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眾跏趺而逝。僖宗諡弘濟。塔號歸真。

唐圓寂

不知何許人。總章間。見于京師。性嗜靜燕。得心法於嵩山老安禪師玄解莫能及。久居太平等山。尋訪稠禪師遺跡殆徧。或致禮則吒詈。邀請則避走。常有不可犯之色。踞傲腴跣意氣自得。然海內好脩之士。愈益親附焉。大司空嚴綬尤傾心信。重。世號無生和尚。沒時或謂其年百五十五。生于己巳之歲也。

唐思睿

姓王氏。太原人。出家居郡之崇福寺。性質慈讓。平生無愠容。夙抱羸瘵立筵誦十輪經。專祈藥上。忽感心力勇銳。辨說如傾注。日益加倍。世莫足以當其鋒。開元中。義福禪師方唱達磨之指於嵩少。睿杖策從之。鍼芥相投。迄五載而還。玄侶之參扣者。遠邇麤至。睿應病與藥。無小忤。

唐懷讓

生金州安康之杜氏。弱冠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律師。刈髮受具。乃歎曰。出家之道。豈止此乎。時有坦禪師者。指見嵩丘老安。安因指見六祖能大師。祖問什麼處來答嵩山來。問曰。什麼物恁麼來。答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問曰。還可脩證否。答曰。脩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者。諸佛之所護念。爾既如此。吾亦如此。讓既受記莝。遂執侍祖者。一十五載。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傳法院有沙門道一曰禪坐不臥。讓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箇什麼答曰。圖作佛。讓乃取甌。磨於其前石上。一問讓。曰圖作什麼。讓曰。圖作鏡。一曰。磨甌豈能作鏡耶。讓曰。坐禪豈能作佛。一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讓曰。汝學坐禪。汝學坐佛。若坐禪者。禪非坐臥。若坐佛者。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理也。一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如彼雨露。汝緣合故當見其道。一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眼開明能見非見。一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舍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讓生於儀鳳二年。以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壽六十八。臘四十八。寶曆中詔諡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間常侍歸登撰文勒碑。

唐靈著

姓錙氏。巴西之綿人。年逮志學。乃遂出家。既登戒品。仍習毗尼。光陰變遷。齒涉不惑。晚歲惟闡涅槃。且領寤宗指於大照禪師。日引月將。於長安安國寺敷演上乘。杖錫而來。不減千計。天寶五載。四月十四日。卒於寺之石稜伽經院。壽五十六。臘三十六。越三七日闍毗。是年十月十日。塔餘盡于龍首岡。右則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左則帝女媧之墳。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立碑。釋子善運撰文。門人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其德。奉香火至今。

唐玄素

字道清。潤之延陵馬氏子也。如意中。以制恩得度。隸名江寧長壽寺既進具。操行愈益奮厲。晚年入事威禪師於青山之幽禪寺。遂蒙印荊。自是劬躬苦志。交養恬和。外不為寒暑飢渴所變。內不為冤親榮辱所移。識者以為行嬰兒行。世因號之嬰兒行菩薩焉。開元中。京口牧韋銑遣沙門僧汪。迎居鶴林寺素每衲衣坐牀上。雖見貴顯。略不為動而瞻禮。者充塞。嘗躬赴一屠家請。眾駭異。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苟可度者。吾即度之天寶初。將應吳越命。揚州沙門希玄夜半竊之。以往江北。濤波淼然。月黑難濟。持舟待風。俄有白光。引棹登岸。乃滅傾城迎謁。津所車馬繁擁。不避塗潦。捐金擲幣。施予山積。素一不介意。悉以為悲田之費。時李愷以禮部尚書牧揚尤加禮。敬。已而京口移牒邀還二郡道俗紛諍莫決。其德之感物類如此。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趺坐而化。壽八十五。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塔於黃鶴山西。所居之地方伯邑宰。率哀悼。執心喪之禮者。袂相屬嗣法弟子法鑑法欽別有傳。菩薩戒弟子。吏部尚書齊潮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尚書崔令欽大和間。追諡大津禪師塔號大寶杭。

唐香育

姓李氏。濟陰人。父為兗府椽。競於名位。育厭之。始嗜老莊恬漠之說。及閱貝書。則神契意合。志慮融會。遂趨滄洲安定寺。從智光律師削染。既受具足戒。復究律學。俄辭去。時秀大師方盛化。育獲預席末。久之盡得秀公之指。即入富水大佛山。以自涵養。州將韓[門@壬]篤慕其德。屢致禮邀出山。育輒稱疾不屈。日擁黑白提唱。聲譽籍甚。韓君緇駟結轍。供施交積。且構法堂。以進玄侶。韓君問曰。佛法已後事如何。答曰。如同太虛。委在有力。往來參徒。數常盈千。嘗陞座謂眾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無使虛度。因求水盥滌。趺坐而逝。壽七十三。

唐智封

姓吳氏。懷安人。中年以白衣行頭陀。後依州之清淨寺恒法師。落髮受具。始習惟識論。或譏以滯于名相。遽發憤造武當山。見秀大師疑情冰泮。思養聖胎。遂辭往蒲津安峯山。木食澗飲。禁足十年。屬州牧衛建安國寺迎請居之。毳侶競奔。蔚然繁盛。牧問曰。某今日如何。答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常無影。封來往中條山二十年。得

其道者。不可勝紀。既示滅。門人塔于州北之三十里。

唐玄朗

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人。自江夏太守拯避地江左。遂占藉婺之烏傷。朗則梁大士翕之六世孫也。母葛氏夢。乘羊車行虛空中。寤有妊。逮產咲而不啼。甫九歲即出家。依師誦竺典。日能覆習七紙。如意元年。五月十九日。詔度配居清泰寺。弱冠依岸律師受具於光州。學貫毗尼。後於經論。無不研究。而尤善涅槃。稔聞天台宗旨之妙。乃詣東陽天宮寺。稟慧威師止觀法門。遁跡左溪巖中。世因以為號。發願期生兜率。嘗於寺之殿壁。續觀音寶頭盧像。偶焚香斂念。輒感五色神光。觀者群擁。時有盲狗。每至則長嗥宛轉于地。朗憐之為懺悔。僅旬浹狗雙目竟明。

優游丘。壑。誨飭徒眾。日不怠。疎衣糲食。四十餘年。無小變。且使弟子稟靈營構屋廬。繕治像設。復甄累二塔。而所居之規撫益。備。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以微疾終。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一。靈輿塔之巖中。其平生所著。法華經科文二卷。以付弟子道賓慧徒法源神邕守真。道遵道原清辨等。

唐降魔藏

趙郡王氏子。童穉趣嚮不凡。尤嗜靜嘿。父為亳州掾。門戶猥[穴*辱]。尋遁居幽僻地。而譙尤多崇。人遇之。輒病狂惑死。或得與藏。處則無。它以故號降魔藏而世亦莫知其所造詣也。後事廣福院明贊禪師落髮。誦法華經。習毗尼學。皆勤至。乃復參扣北宗秀公。公問曰。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水恠。汝翻作魔耶。曰有佛有魔。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眾莫不歎服。秀公因懸記之曰。汝於少昊之墟有緣。久之入太山。化果大行。議者以為與金輿谷朗公相亞云。忽告門人曰。吾茲老朽有所歸。今有時矣。春秋九十二。

唐志賢

姓江建陽人。幼出家。尋加戒品。而究其學。天寶元年。事道一禪師於州之佛跡巖。汲水採薪。未嘗告勞。遂遁居金華山赤松洞。天大旱。賢因望空擊石。慢罵曰。汝等業龍。無能為也。若是菩薩龍王。則當遵佛敕。以救眾生。擊石纔畢。雨果霈然。後遊長安。名檀屢以大寺請住持。賢弗為屈。遂登五臺。止太原甘泉寺。道屬之參扣者。麇至。忽無疾而卒。諡大遠禪師。

唐慧忠

越之諸暨冉氏子也。其出家行道之自。史不詳載。始居均之武當山。開元中。鄧州刺史前中書侍郎王琚。太常少卿趙頤貞。見忠於白崖山黨子谷。問答之頃。深有證入。於是歸以聞於上。即遣中使孫朝進。奉詔迎至。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遷光宅寺。十有六年。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上令忠與相見。三藏禮拜。立忠之右。忠問曰。汝得它心通。且道老僧即今心在什麼

處。藏云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藏云。在天津橋看弄獼猴。三問藏罔措。忠咄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皆諾。忠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南泉到參。忠問什麼處來。答云江西。忠云還將得馬師真來否。答云。只者是。忠云。背後底。泉無語。忠示眾云。禪宗學者。應遵一乘佛語。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虫。夫為人師者。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肅宗問師。得何法。忠云。檀越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忠云。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起立云。會麼。云不會。忠云。與老僧過淨餅來。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忠云。檀越蹋毗盧頂上行。云此意如何。忠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魚軍容問師。於十二時中如何進脩。忠摩童子頂云。惺惺直須惺惺。歷歷直須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忠與子璘供奉論義。既陞座。供奉云。請師立義。忠云立義竟。奉云。是什麼義。忠云。果然難破。便下座。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云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忠化緣將畢。辭代宗。代宗云。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云。請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云就師借取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忠云。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臥而寂。塔靈龕於黨子谷。諡大證。代宗後詔應真。舉無縫塔話問之。真良久云會麼。云不會。真述偈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湘潭者指耽源之地言也。

唐進平

京兆吳氏子也。蚤歲出家于永安山明福院。風表端雅。諸大經論。皆所研究。臨文消釋。聽者忘倦。後於洛下。遇荷澤會師。悟心法。歎曰。吾今日乃知從外得者。皆非也。至唐州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迎入城中舉唱。領指者眾。及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三月。塔于山中。

唐曇一

姓張氏。其先韓人也。自留侯良。為漢元輔。晉魏以降。衣冠相繼。曾祖恒以太常卿仕隋。扈蹕揚都。子孫遂家。越一年十六。聽茂亮法師。講經論於雲門寺。懸解異眾。法師勸其母孟氏。放出家。亮即中宗皇帝菩薩戒師也。景龍中。以制恩薙染。年滿。從丹陽玄昶律師受具。讀南山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開元五年。遊京師。依觀音寺大亮律師習毗尼藏。崇聖寺檀子法師。究唯識俱舍等論。安國寺印土沙門。受菩薩戒。又問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觀史於國子司業司馬貞。於是內外周瞻。儒釋貫通。而聞望起矣。丞相燕國公張說。廣平宋璟。尚書蘇瓌。兗國陸象先。秘書監賀知章。宣州涇縣令萬齊融。皆相與遊宴。二十五年。仗錫東歸。明年詔天下州郡。置開元寺。長史張楚。舉一充寺主。天寶十四載。浙河潮水壯甚。南激錢唐大雲寺。一偕其徒

千許人。闡律其傍。每至潮激。則皆唱摩訶般若。輒止。五月之晦。一方夜坐。見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法施。願改波道矣。已而漲沙五十里於所激之地。計之僅距闡律時九十日爾。道俗以為神。

至德之際。國步多艱。教門頹弛。都督王公以一德足鎮浮。道宜張善。請起為僧統。而風俗淳美如舊。大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遷化干寺之律院。壽八十。臘六十一。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窆於秦望山。祔先和尚之塋也。先是一入關。謁明達法師。師目之曰。汝人中師子也。遵善寺尼慈和者。有靈異。言輒驗。歌曰。曇一師。解毗尼。大聰明。更無疑。為先達所標擬如此。其開四分律。前後三十五過。刪補鈔二十餘過。江淮釋子。從得戒法者十萬計。以故衣縗執紼。號哭滿山。既葬。天台國清寺湛然等樹碑。而徐公浩撰文。以垂休美。

唐道堅

生丹陽王氏。初於牛頭山慧忠禪師處。有寤省。大曆元年隱居池州之南泉山。後游襄漢。客寄慈恩寺。元和初。相國燕公鎮漢南。延致問道。為大造伽藍於鳳林關外。以接來學。其施予供養繁厚。說法纔二年而卒。春秋七十三。

唐慧空

姓崔氏。江陵人。父任陝之靈寶縣。不幸而卒于官下。空居憂。乃投迴鑾寺沙門恒超出家。以報罔極之德。未幾試經合格。聽習敏利。因入嵩少寂禪師法會。而獲記莚焉。州帥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屢以疾辭。代宗皇帝。聞其名。詔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傾信。久之終于寺。春秋七十八。大曆八年九月四日。遂遷全身于塔。

唐阿目佉跋折羅

華言不空金剛。今止行不空。略也。其先北天竺婆羅門也。幼從季父東遊。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不旬浹。能通梵本悉曇章。聲明論等。師大異之。俄受菩薩戒。且入金剛界大曼荼羅。擲華以驗後事。知其為教門瑞器。泊登具。善一切有部。異國書語。六月而畢聲明大論。再夕而終文殊普賢行願。此在它人。非一紀一年。未易習者。其敏利可當哉。析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師久未之許。詔空還天竺。人以為必不可留矣。師獨夜夢。京師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旦詔止空。師益以為神。乃盡傳五部灌頂。摩訶闍梨法。毗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開元二十年。三藏師示滅。圖塔影堂。既加繕治。旋遊五天。弟子含光慧辯等。三十人侍。始抵南海。採訪使錮巨隣。懇請灌頂於法性寺演暢。度者萬計。感文殊見身。二十九年。過訶凌國。遇大風。作法止之。至獅子國。見普賢阿闍黎。空自是學無常師。凡秘藏諸經。五百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通究。

一日王縱狂象。人趨避莫敢近。空口誦手印。住慈定當衢立。象數頭輒踢跌。次遊五印土。屢彰奇應。天寶五載。還京師。進獅子國王尸羅迷伽表。金寶瓔珞。般若

梵夾。雜珠白[疊*毛]等。詔止鴻臚寺。既而又詔入內。立壇為帝灌頂。後徙居淨居寺。是歲夏旱。詔禱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請立孔雀王壇禱之。未三日而雨。上大悅。躬持筐。出紫袈裟一副。使即披擲。併賜帛三百匹。嘗詔空止大風。請一銀餅作法。風遂止。偶池鵝觸翻餅。風起益暴。詔如前作法。隨效。賜號智藏。八載詔許西還。乘驛至南海郡。詔留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請弟子含光等。別為功德使。開府李元琮授法。十三載。并授金剛界大曼拏羅於武威開元寺。士庶數千人。是日道場地震。空曰。群心所感之至也。十五載。還京師居大興善寺。肅宗皇帝即位初。空常密表鳳翔靈武起居。上亦遣使求密法。逮收復返正。皆如逆料。乾元中詔入內。建道場護摩。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法。上元末。上不豫。空祓除。誦大隨求至七徧。翌日有瘳。表乞歸山。李輔國宣詔。許。

於終南山智炬寺脩功德。一夕感大樂薩埵。放光證驗。以位隣悉地。空曰。眾生未度。吾寧自度耶。

代宗即位。恩禮隆渥。譯嚴。密。仁王二經。上為序以頒行之。是日卿雲見。天下表賀。永泰元年。制受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詔近侍大臣諸禁。並入灌頂。四年請自今於天下僧堂中。奉文殊菩薩。為上座。蓋憍陳如。雖先度。而特小乘故爾。制曰可。五年夏彗星出。詔空於五臺脩功德。訖事星沒。秋還自五臺。詔以所御獅子驄迎入。賜沿道供帳。六年十二月二日。進所譯經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且以賀上生日也。有疏不錄。京師不雨。詔立壇以禱。制曰必三日內者。則法力致也。三日外者。非法力矣。僅二日果大霽。上賜紫羅衣一襲。雜綵百段。弟子衣各一襲。飯千僧。請造文殊閣。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共成之。內出錢。約三千萬以助。九年示疾。上疏以辭。詔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固讓不允。六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僧臘五十。諡大辨廣正智三藏。弟子慧朗紹灌頂位。

空於總持。最彰殊勝。利物尤多。玄宗嘗詔禱雨。空曰此天數也。某日當自雨。不可強。強之恐暴。因以詔其師金剛智。果風雨大作。坊市有漂溺而死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捏六七泥媪。洒水作梵語罵之。有頃霽。

一日偕術士羅公遠。侍玄宗。坐便殿。公遠時時以如意反手搔背。空怒奪如意。擊碎其前。公遠再三俯地拾不可得。玄宗且起助之拾。空遽舉手出如意。示公遠。因咲曰。特戲耳。在地者其影也。可拾乎。

北邙巨蛇見形。作人語。丐空救度。且曰弟子每欲翻河水。陷洛陽。以快所懷。空為授歸戒。說因果。至謂汝昔以嗔毒太重。受此業身。今復甚。吾力其柰何哉。當思吾言。勿自縱放。後樵者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

天寶中。西蕃大石康居三國兵。圍西涼。詔空誦仁王密語于內道場。纔二七徧。帝於殿庭見若五百餘人者。驚問空。空曰此毗沙門天王子。領兵赴陛下命。救西涼。

宜急設食遣之。既而西涼捷書至。以為三國圍急。忽東北去城三十餘里。雲霧蔽塞。鼓角聲動山谷。三國營壘。中夜有金色鼠。咋絕弓弩絃。莫能制。至是用輒廢。遂大奔潰。于時或見神人。皆介胄刀劍以立。光發北城門樓上。有天王坐而怒視。帝省書益多空。

或謂空無它伎能。遇禱雨。但設繡座。手持數寸木神。簸旋之。擲使立座上。俟牙出目瞬。則雨矣。

唐慧忠

潤州上元王氏子。神龍初生。二十有三年矣。遂以童子。試經獲度。仍配居莊嚴寺。志節。為時輩所推重。尋遊方。見威禪師於牛頭山有契悟。威因悉以山門委之。使踵住持事。由是益精勵。行頭陀山澤中。一衲一鐺。晏坐繩牀。終日夕。開元二十七年。縣令長孫遂。造山驗視。至山半。虎當道咆哮。莫能前。忠聞之遽迎遂。且使虎去。天寶初。州牧里豪請自山歸莊嚴。起仆易撓。寺為一新。又將徙建法堂於殿之東隅。感二神人。為定基址。適其地有古樹。而鵲巢其上。忠不忍伐。後鵲竟他巢。若有知者。異哉。大曆四年六月十五日。集眾布薩。晚命侍者。治浴刈髮。如無恙時。夜則雲氣絢爛若聞空中有樂音者。翌旦坐逝。春秋八十七。當忠之在山也。有懸鐘樹掛衣藤。未寂之前一年。藤樹皆萎。其季九月。忠說法高座。水忽迸流四繞。風雨震蕩。白虹貫東南。郡守韋損備儀仗送還山。五季闍維收舍利不勝計。其餘行蹟語句。載傳燈錄。

唐掘多

印土人也。自至神州。乃得心法於曹溪能大師所。嘗遊五臺。路由定襄。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之則曰。吾以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禪者茫然。因起作禮請益。多曰子從誰出。曰神秀大師。多曰。我西域雖外道最下劣者。亦不墮此見。子何不往韶陽。而徒爾勞苦。無益也。其僧依教見能祖。理前語。祖曰。子亦自觀自靜而已。不觀相不觀如。則日用之間。自然安樂。其指與多無小異。多後莫知所終。

唐道隱

生彭原王氏。出家住寧州南山二聖院。遊方得指訣於荷澤神會禪師。旋鄉里說法。開導學者。而聲譽益著。檀施四臻。遂成道場。以傳不朽。大曆十三年三月晦。中夜趺坐而逝。壽七十二。臘三十五。弟子辨真代領其眾。而化風殆不減於隱。未幾亦逝。今師資二塔皆在焉。

唐恒月

姓韓氏。上黨人。父為鹽商遇盜。西江溺死。母因再行。月雖幼。實懷媿恨。乃投聖善寺慧初。求報恩育。既得度。造嵩山。啟發心要。遂闡化於望湖山翠微巖下古院中。四方學者袂相屬。建中元年。示微疾而化。壽七十九。建塔而葬。則其年三月

十二日也。

唐湛然

毗陵之荊溪戚氏子也。家世儒素。年二十。以處士。事左溪玄朗師。而受經焉。異日朗謂之曰。汝何夢矣。曰疇昔之夜夢。著僧伽黎。挾兩輪。游大河中。朗曰。嘻汝其以止觀二法。度眾生於生死淵乎。天寶初。始緇薙。尋從越州曇一律師。究毗尼藏。復於吳之開元寺大闡所學。無幾何朗師捐世。乃歎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而後庶幾以蹈大全。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舍予其誰足取正哉。於是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以貽諸後。詔書屢徵。卒辭疾不起。雖當大兵大飢之際。歸趨愈盛。而道迪愈勤。布衣草座。以身率物。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道場。語其徒曰。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爾曹其毋忽。因隱几泊然而化。壽七十二。臘三十四。起塔祔全身於智者大師瑩兆之西南隅。嗣其法者。吳門沙門元皓也。平日著述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止觀義例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行于世。摺紳先生之得其道者。學士梁肅其尤也。故摛鴻筆。以發大師之蘊。而勒之金石誠無媿。

唐思公

恒陽李氏。蚤歲出家于州之龍興寺。既獲染薙。遊伊洛。見普寂禪師。暢演心要。而樂之。遂蒙記莚。隱居南雍夾石山。聞望日起。會牛公治漢南請入城禮敬。固辭以疾。牛公亦不之強也。檀共相繼於道。學徒僉僉。以承教戒。虛來實往。有足尚者。興元初。示疾而滅。春秋八十四。

唐道一

漢州什邡之馬氏。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成大字。稚歲事資州唐公落髮。從渝州圓公受具。久之聞衡嶽讓禪師得曹溪六祖之的指。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造讓公泯然無間。遂栖遲於臨川之南康龔公二山。先是其地皆魑魅所居。人莫敢近。近輒灾釁立至。一之來見。若紫衣玄冠者。致禮於前。願施此地為道場。自爾獷鷲就馴。愾悍從化。而太守河東裴公尤敬信。大曆中。裴公移牧廬江壽春。一亦隸名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公以鍾陵鉅鎮。宜得道德之士。以利益四眾故。延奉勤至。而坐閱十年。建中初。天下僧尼。悉歸舊壤。連帥鮑公又留不遣。天下學者至。率以祖稱之。而心宗之傳益盛。噫偉矣。示眾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莫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

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答云。為止小兒啼。問云。止後如何。答云。非心非佛。問二種人外如何指示。答向伊道。不是物。

一日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一便下座。歲戊戌。無疾沐浴而終。壽八十。臘五十。塔全身於石門。憲廟追諡大寂。丹陽公包吉建塔立碑。權德輿撰銘。

唐福琳

姓元。荊州人。父襄陽司判。素事佛。凡號善知識。莫不造見。琳耳目濡染。若出於自然者。幼禮玄靜寺沙門謙著落[彭/采]。已登具戒。乃扣西來祖意於荷澤會禪師。室中發明。無復餘蘊。晚居黃州大石山。學者雲集。遂成叢社。四方檀越。輸資弊以就棟宇。久之終。時年八十二。興元二年四月入塔。

唐皓玉

上黨趙氏子。幼薙髮于清淨寺。後參詢荷澤會禪師於洛中。佩頓乘印記。晚遁南嶽山中。衡陽太守王員外展加傾重。興元中終。壽八十。

唐智滿

姓康。洛陽人。為童兒。見其家營佛會。意樂之。即投潁川龍興寺落[彭/采]受具。適聞洛陽神會禪師法席之盛。即往趨之。獲心要。南遊到黃山。值人之采黃連者。滿問曰。此地名何。當屬何郡。曰。黃連山也。屬宣城。然多虎。願師鎮重以禳厭之。滿乃焚香禱于佛。虎灾由是弭息。遂於靈陽泉上結茅而居。卒成大叢席。俄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塔葬。

唐廣敷

姓鄭氏。南燕人。少依京師大德思浩出家。既登戒。遊涉叢席。遇神會禪師於伊洛間。得曹溪別傳之旨。絕江至宜春。營室於楊岐山。而掛錫焉。澗飲木食。終日夕。常坐不臥。地幽僻奇秀。參請之徒。始無與來往者。時有星冠羽帔之士。御鶴乘鸞以過之。談論移晷而去。後化大行。戶履為滿。竟唱滅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壽九十一。

唐懷空

河陽商氏子。家殖資產。父母兄弟無怨。空固求脫去。於是依鄉里之大都山廣福院。師事大明禪師出家。既登具。大明即使往見秀禪師於京師。發明己事。未幾遊安六之定安山。偶遇一老叟。謂曰。願師留此。庶幾我等獲霑利益。空因結庵而止。一日村民逐虎。見空喜曰。此間虎暴不安。師其可以法力弭之否。空曰虎暴何如人暴。人不暴虎。則虎不暴人。此理之常也。諸君自今宜回心向善。悉棄獵具。而陳置道場。則虎暴可弭。民從其教。是夕一虎於庵前瞑目而伏。空咄曰。汝以宿昔嗔噬。而受此報。今又不已。當入地獄。語畢虎竟去。明日赴道場家齋歸。虎復引七子踞庵前。空投以齋餘餅餌物。為之說戒懺悔。自是虎暴息矣。時州牧張遼。遣府吏慕容興。詣

山迎空。入城府供養。空以疾辭不起。仍即山構伽藍。以處空。貞元三年卒。壽八十三。是年三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起塔。

唐真亮

姓侯氏。景城人。幼年於州之開元寺。依智體師披染。刈薪汲水。習行頭陀。受具已。入嵩少普寂禪會。日有省解。居龍門山。問津者交集。聲名益以隆顯。屬留守尚書王公鐸保釐是邦。聞而慕重。召居廣愛寺以便供養。其教人未嘗有倦色。而陶冶之妙。良器出焉。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挽留。再三囑累而終。年八十八。

唐藏用

其里族世無知者。幼事嵩山空公。年滿於汾川炬律師所受戒。即詣洛之業公。研覈律部。且徧遊廬霍湘漢及蘄之雙峰。以探禪指。乃歸京輦。數唱其道。學者藹然趨響。建中間。詔充臨壇大德。代宗既以舊邸造城東化塔院。仍詔用主綱任。貞元四年。左司正郎王錡。以詩贊美。南臺崔公和之。於是數公皆作。兵部正郎程浩製都序。職方正郎知制誥吳通微書。

唐神邕

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十五代孫也。寓居於會稽之暨陽。母宣氏之娠。尤多瑞徵。襁褓中。聞經唄音。必有凝神側聽之態。卅角聰寤。每覽孔釋二典。輒得其理要。年十二辭親。請業於法華寺俊法師。開元二十六年。以詔恩獲度。隸鄉里之香嚴寺。仍依法華玄儼師。習四分律鈔。儼出輔律篇。邕獨躋其雋永。而無所遺軼。儼謂人曰。此子學者之司南也。又從左溪玄朗師。研究止觀禪門。昉五夏而遽能開演證入。天寶中。邑人郭密。首眾請處法樂寺之西坊。棟宇為之完壯。俄遊京師。止安國寺。公卿日填擁。會祿山反。乃東還。過襄陽。時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荊南。滯留數月。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堅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一時之盛名也。與之訓抗。而折其角。苑舍人歎曰。闍梨可謂世外摩尼。論中師子。旋鄉里。仍居法華。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郎陳允初。賦詩往來。以繼文許之遊。盧士式為之序引。以傳永遠。乃登壇以度釋子。建寺以憩行旅。則其功德之被物弘矣。先是中嶽道士吳筠。造論數篇見斥。而或者信之。觀察使陳少遊。請決焉。於是邕小施韜略。盡獻俘囚。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貞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以疾卒于大曆寺之法堂焉。寺即檀越騎都尉陳紹欽者所建也。後以鄉貴徐浩白。廉使皇甫溫。奏此頌。而邕獲葬其地。豈非命歟。壽七十九。臘五十。有文集十卷。皇甫曾序。而銘則校書郎陸淮。碑則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皆雄筆也。

唐希遷

姓陳氏。端州高要人。在孕母即厭惡葷血。及生岐嶷。異群童。既冠重然諾。色氣和易。性剛悍。為人所畏伏。鄉俗多淫祀。順時率椎牛醮酒。歌舞叢祠中。以祈福。而遷往往毀叢祠。奪牛縱之。父兄不能禁。然亦未嘗有灾禍。近遠由是稍信。尋趨曹溪。禮大鑑。鑑器之。因曰。苟欲為我弟子者。必能肖我可也。遷咲曰諾。自爾上下羅浮三峽間。開元十六年。受具戒於羅浮而歸。夜夢己與大鑑乘鉅龜。遊池水中。覺而自喜。曰。龜靈智。池性海。茲吾與師。乘靈智以遊性海久矣。夢之其殆將以施化乎。未幾廬陵清涼山思禪師補處曹溪。遷復往承之。當是時。思公之門。學者莫之計。思公指遷語人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造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如臺。絕出物表。遷就結庵。以居其上。世因號石頭和尚。嶽中宿德固瓊讓三師。曹溪之徒也。猶曰。石頭真師子吼。師子兒聞能無勇猛。由是門人日進。

問如何是解脫。答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答誰垢汝。機敏而當。皆此類。廣德二年。門人請下居梁端。時天下佛法。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云。貞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共建塔于東嶺。塔成之三十年。當長慶中。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元尚祖風。偶會道銑盛述先師之道。軻追迎前烈。為文其碑。諡無際。塔號見相。

唐圓震

中山陳氏子。父為郡衙吏。樂善嗜道。鄉里推敬之。嘗有沙門。分衛過其家。薄莫求託宿。因秉燭聽其說法。達旦有省。異日震往白磁山。依智幽師薙落。受具戒造荷澤得旨訣。遂隱居南陽之烏牙山焉。先是山多蛇龍。或中其毒者輒死。莫能療。至是悉消弭。無復見。一日有異人。拜於前曰。予居此且二百年矣。乃今始獲超濟。自非禪師之德。其曷能爾乎。貞元六年。震卒。壽八十六。弟子樹塔以葬其全身焉。

唐曇真

姓陳氏。濰青人。家貧。父鬻棗以給。真隨之至彭門。旅次而沒。真無所依。遂就徐之大雲寺披削。以習經論。遊嵩山證寤心學。時李中丞諷方將赴職譙郡。真與邂逅于任城中。抵掌談笑。如披雲霧。恨相識之晚。李公力挽。偕之任所。風亭月觀。因得扣擊達晝夜。公後召尹京。每從容稱真於上前。詔徵不起。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以葬。

唐法欽

姓朱氏。吳郡昆山人。家世業儒。母管。夢。折蓮華繫之衣帶。覺而有孕。及生性溫雅。與詳兒戲。輒為佛事。長從校橫。不勤師傅。年二十八。將趨試京師。道由丹徒。謁素禪師於鶴林。素謂之曰。子能從吾遊乎。即躬為削落。顧語其徒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宗在。既受具。遂將南詢。以博其趣嚮。祈教誠於素。素曰。乘流而

行。遇徑即止。至臨安有山焉。樵者以為此天目之徑路也。因次素言。禪坐石上不他往。一日有老翁。拜於前曰。我龍也。淵居此山久矣。自師之來。天人擁衛。威德熾盛。吾宮殿眷屬。皆不能安。師誠有意教化者。願捨為道場。語具別錄。前臨海令吳貞。又以別嶼歸之。自爾來學之士眾矣。大曆三年二月。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敕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上見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歎曰。此真方外高士也。手詔賜號國一。當是時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晉公裴度第五琦陳少遊等。既還山。貞元五年。璽書宣勞。所賜尤豐縟。六年州牧治龍興之淨院。請下山。以便省候。八年示微疾。說法而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諡大覺。弟子實相常覺等。奉全身塔葬于龍興之淨院。刺史王顏撰碑文。有慧崇者。亦其手度弟子也。事具別傳。

唐無名

姓高氏。其先渤海人。祖有宦遊洛陽者。因家焉。年二十八。隸同德寺出家。始研律部。既而以禪宗之盛。獲記荊於荷澤會公。先是會每謂人曰。吾法必待無名者。然後付之。及是而果信。乃周歷徧攬。以極其造詣。而名之志得矣。貞元初。朝士鮮于叔明。令狐峒。勸上。料簡天下僧尼。以利百姓。名聞之遽上疏諫。事遂寢。流叔明峒海南。六年杖錫五臺。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方赴中食於佛光寺。食先畢。凝然趺坐。不動。撼之則已化去矣。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十一年闍維。斂舍利升許。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以葬。

唐慧演

姓毛氏。襄陽人。父為東平糾曹。時辨章法師。講涅槃經於開元寺。演幼即依以鬢落。日聽稟。無所疑滯。因復開闡。以導來學。未幾拉同志。北遊華嶽。覽毛女仙掌諸峯之勝。道洛中。見荷澤禪師。而知前日之所得。猶未至也。入南嶽止澧陽。四方玄侶鑿集。貞元十三年終。享齡七十九。

唐澄心

姓朱氏。東海人。父濟源令。天寶中。安史亂。遇害。家破貧。無以自給。心方孩孺。母攜之至河內改適。心不樂也。遂從應福寺智明法師薙落。登具參方。卒得秀禪師之指於其弟子。後遁居南嶽。請益者至。太守吳憲忠。邀入郡治。謝不往。再令乃往。至則館于龍興寺。貞元十八年十一月。示寂。壽七十六。

唐行覺

鉅鹿鑿氏子也。蚤歲從鄉里永泰寺薙落。既納具。遊方至洛。見荷澤會禪師。開悟玄理。抵江陵偶憩餅錫於古寺中。樵者謂曰。此國昌寺也。久廢矣。苟有道者居之。即檀施可致也。覺因葺漏起仆。日分衛以接過客。未幾。遂成法社。郡牧節使崔尚書。願迎入城。覺謝不起。貞元十五年終。壽九十。

唐石藏

姓呂氏。漢東人。年幾小學。即從親求出家。聽隸開元寺落髮受具。久之禮嵩山寂禪師。寤心妙。燕嘿中山大像峯石室間者數夏。而參扣之侶。望風而至。蔚成叢社。博陵之習俗為變。州帥李公卓。翹仰切至。願迎入府供養。藏謝曰。山野之性。不閑禮法。恐屑威稜。卓不敢強。乃盡屏騶從。登山執弟子禮。訪問。奏請院額曰定真云。藏之亡。先一日訣眾竟坐逝。春秋八十二。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

唐地藏

姓金氏。新羅國王族子也。中慈恕而外嚴厲。軀幹頎然。力可敵十夫。每歎曰。六籍之道。三清之術。又何可與第一義諦。同日語哉。乃落髮。涉海西遊華夏。至池陽。愛九子山。而卜居之。至德初。檀越諸葛節偶登絕頂。觀覽形勝。見藏獨坐巖穴。殊可念。閱其有。僅一鼎已折足。問安所食。則曰。日以米少許。和白土作糜而已。節大駭。亟拜曰。和尚苦行如此。我曹不知則罪深矣。於是徧告近遠。相率以施。不累歲而成梵宇焉。建中初郡守張嚴。仍為奏化城額。而四方慕道之士踵至。先是藏嘗為蛇所螫。毒發莫之療。俄一美婦人。饋良劑。且敬禮於前曰。小兒無知。觸忤禪師。願勿責也。然山中素缺美飲。懼非也日畜眾之地。當出泉庭中。幸久住。以蒙福祐。頃之果得佳泉。貞元十九年夏示寂。閱三年。樹塔以葬。右拾遺費冠卿。製文勒碑。

唐道邃

幼專天台智者三觀之學。大曆中。荊溪湛然師。悉以止觀輔行記。託以敷揚。而同門有浩然者。名尤重。不聽與較。則為流輩所畏服可知。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遠泛滄溟。來承講訓。乃盡繕寫一宗部文以東。然猶慮其鄉國之輕蒲者見疑。於是投牒台州。求署其往來之實。以為證據。而刺史陸淳即署之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故宜執以為憑者。澄歸。斯教大行。乃以一山。易名天台。以一寺。易名國清。且遙尊邃為初祖。後邃終其所住。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五(四明胡君鉉刊)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六

澗東沙門 曇詵 述

慧學

傳宗(四)

唐澄觀

生會稽之夏侯氏。年十一。依應天山寶林寺霽禪師。誦法華經。年十四。以恩澤。獲隸此寺落髮。即走四方。訪求師友。乾元中。從閩州棲霞寺醴律師。及鄉里曇一。究律部。詣金陵玄壁法師。稟關河三論。大曆中。傳起信涅槃於瓦官寺。受東海起信疏義於淮南。然後溫習華嚴大經。於天竺法詵門下。往剡溪扣成都惠量。覆探三論十季。就蘇州習天台止觀於湛然法師。兼法華維摩等經疏。復咨決南宗禪旨於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北宗於惠雲師。於是旁覽泛問。天竺悉曇。四困。五明。秘呪。儀軌。東土經史。子傳。三雅。訓詁。世間技藝。莫不該綜。每日。五地聖人。身證真如。猶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況於方居學地。能忌是乎。大曆十一年。巡禮五臺峨嵋。備瞻聖像。俄還居五臺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既因寺主賢林所請。為講經論。乃愒然長想。以為華嚴合文殊之智。普賢之理。表彰毗盧遮那萬行之極。而舊疏文繁義約。不足發明。於寤寐間。見金色人立日中。捉觀納口。咀嚼都盡。駭汗而覺。喜曰。此吞受光明徧照之徵。可不疏華嚴。以報三聖之德哉。乃始興元元年正月。終貞元三年十二月。成二十卷。飯千僧以落之。自爾欲求可以付授者。夜而夢。已化為大龍。鱗鬣耀日。拏攫碧落。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北臺。頃之身出小龍千數。蜿蜒騰躍。分散青冥。四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開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復請開於崇福寺。德宗朝。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即日入都。參預闕寶三藏般若譯事。烏荼國王所進後分。辭以明年。詔許焉。又明年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于中條之栖巖寺。寺有異僧。所為莫測。而語多應驗。初觀未至前。忽驅僧眾洒掃曰。不久菩薩至此。先是寺多妖祟。及戾止俱息。五月中使霍仙鳴宣詔以趣。至則上加禮敬。即延入館。刊正所譯。為四十卷。詔造疏於終南山草堂寺。成十卷。仍詔兩街各開新疏一徧。方其撰疏之際。堂前池中蓮華五朵。有雙蒂三節之瑞。尋詔譯守護國界主經。職綴文。當順宗之在春宮也。時觀居五臺。承教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食肉得罪因緣等。至是入朝。意尤欽屬。觀夙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一盃。不畜長。二當代名利。去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報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眾代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心。故觀能循持。而行之終身焉。卒於元和之初。壽七十餘。弟子嗣法者百餘人。若相國齊抗武元衡鄭綱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太常韋渠牟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服戒訓。又著隨疏演

義四十卷。華嚴綱要一卷。法界玄覽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齋十二會。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嚴世界圖相。其諸塑續尊像。繕寫經典。具見門人清沔所述記。

唐光寶

北京周氏子。幼失怙恃。遂從空寂之學。凡禪林靡下參扣。初見神會禪師於荷澤。澤問云。汝何名。答云光寶。澤云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己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答云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澤云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答云。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回互。澤云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答云。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云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始茅茨隱於沂水之蒙山。而鄙費被其化。慎邑大夫。為闢靜室於兗州。時尚書王公僚帥兗。每迎入府治供養。奏署靜室額寶真。餅錫交擁。元和二年示寂。享年九十二。

唐道悟

婺之東陽張氏子。年十四。白其親。求出家。親未即許。乃彌日誓不食。以待命。親患之。聽所欲為。去依明州大德剎髮。年二十五。受具戒於杭州之竹林寺。自爾謹持律檢。妙選行門。乃振錫徑山。禮國一禪師有所領解。大曆十一年。遁居餘姚之大梅山。如是三四年。見馬大師於鍾陵。再坐夏。乃造南嶽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和尚以何法示人。答曰。我者裏無奴兒婢子。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答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答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某甲不是那邊人。答曰。我早如汝來處。曰師何以臆濫誣人。答曰。汝身現在。曰雖然畢竟以何示於後人。答曰。汝道阿誰是後人。悟由是盡識從前國一馬師用處。而深入深沮。俄卜築澧陽徙漂口。占當陽紫柴山。五百羅漢栖宿之地。以應機感。當是時。右僕射裴公方尹江陵。崇業寺狀乞請悟住持。公從之。悟至而緇白趨嚮。施予委積。公亦躬擁徒御。日往省候。悟每以尊宿自居。揖對之際。凡貴賤未嘗起。公尤歎其知大體。故天皇坊主靈鑑。謂其徒曰。吾寺方有煨燼之患。苟得悟禪師者。庶幾可以起廢。因夜共昇悟。坐方丈上。明日崇業等譁爭之。不勝乃已。後天皇棟宇果一新。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答曰。莫道我解佛法。進曰。爭奈學人疑滯何。答曰。何不問老僧。進曰。問了也。答曰。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夏四月晦入滅。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建塔。葬靈龕于郡之東隅。比丘惠真文賁崇信嗣。

唐寶脩

姓周氏。蜀之資州人。幼依鄉里純德寺出家。既入禪會。遇蘄州忍大師法裔。而決了所疑。後遊羅浮山愛之。即石室燕默終日。尋而檀越卒為築闢。鬱成鉅剎。一日

忽愀然不樂。謂門人曰。因緣相逼奈何。眾咸莫測其意。順宗皇帝聞其名詔入京。與三藏問答。并正所翻譯。因留居輦下三年。竟終于京寺云。

唐法如

姓韓氏。慈州人。少商賈逐什一利。忽自悔。依汴京相國寺洪思法師出家。登具後。訪道嵩少。見神會禪師於洛下。疑情頓釋。受印可。後遁太行山馬頭峰下。褚整戍將王文信。唱眾構宇。以說法匡徒。刺史李亞卿。邀入城不起。元和六年示寂。報齡八十九。三月遷輿於塔。

唐道通

生廬江何氏。童年貌重遲。見佛像僧儀。必禮敬。天寶初試經獲度千泉之南安。蓋侍父宦游所在也。既進具。見大寂禪師一公於建陽佛跡巖及南康龔公山。密契深領。有不可知者。貞元二年。因謁石頭禪師遷公。益進所學。四年大寂將入滅。謂通曰。玉石之山。資汝道業。遇可居之。秋與伏牛自在禪師。觀覽京洛。至唐別。見一山[葱-十+夕]菑可愛。問之鄉人曰。此紫玉山也。陟其巔則有石紫色。瑩然如玉。乃歎曰。茲非先師之所記歟。遂掛錫解囊其間。參學之徒霧擁。

僧問。如何出得三界。答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進曰畢竟如何出得。答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教中道。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如何是飄墮羅刹鬼國。通咄曰。于頔客作漢。問這般事作麼。頔變色。通指曰。飄墮羅刹鬼國也。一日又問。如何是佛。通喚相公。頔應諾。通曰。切忌別求。刺史李公道古尋為伽藍。弟子金藏別從百丈海禪師扣請。元和八年。偶歸省。通喜曰。汝來也。此山有主矣。遽拽主丈去。襄州道俗迎奉之。是年七月十五日。無疾而逝。春秋七十三。

唐法普

廬江潘氏子。史不載出家落髮之始。元和中。游蘄之黃國。愛其峯巒奇秀。石壇平坦。乃掛錫焉。久之附樹蓬茨以容身。忽有人。援藤蘿披草萊以至。見普遲迴不忍去。普驚問曰。何知而至。曰某於山麓。仰見山巔。紫氣盤礴。意必有異人。故至此爾。近遠聞之。日益趨附。不數年。其徒殆千數。普屢辭曰。老僧獨居。無可利益。君等亦無所匱乏。何相求之酷也。弟子廣嚴卒構鉅刹。得其法者。莫知其數。將終集眾告曰。吾其去矣。爾曹善住珍重。肉身不壞。因塗續之。存至今。

唐智藏

姓廖氏。虔化人。生有奇表。識者知其為偉器。八歲即從師雜染。及大寂移居龔公山。往依之。且為大寂。奉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汝師說什麼法。藏從東過西立。國師云。只者箇。更有。藏從西過東立。國師云。者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藏云。早箇呈似了也。又奉書於徑山。屬大寂受連率路嗣恭。延居府治。而授藏以衲袈裟。使眾請益。僧問大寂。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寂云。汝去問取智藏。僧問藏

。藏云。汝去問取海兄。僧問海。海云。我到者裡却不會。僧舉似寂。寂云。藏頭白海頭黑。藏住西堂後。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是有否。佛法僧寶是有否。藏皆以有答之。士云。和尚錯了也。藏云。汝曾見何等尊宿來。士云曾見徑山。藏云。徑山向汝道什麼。士云。道一切總無。藏云汝有妻子否。士云有。藏云徑山有妻否。士云無。藏云徑山和尚道無則得。士禮謝。時相國齊公暎。亞相李公兼尚書李公翔中郎裴公通皆禮敬。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建塔葬全身。長慶初。追諡大覺。

唐懷海

閩人也。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馬祖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同號入室。一夕侍祖翫月次。祖云。正恁麼時如何。藏云正好供養。海云正好脩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祖一日上堂。大眾雲集。海乃捲却禮拜席。祖便下座。

海問它往。乍歸詣祖。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海云只這箇。更別有在。祖放拂子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為人。海却取拂子。祖云只這箇更別有。海以拂子掛舊處侍立。祖振威一喝。及出世洪之新吳百丈山。參玄之寶鬘至。而滄山祐黃檗運。尤傑出。海謂之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吐舌。曰某甲雖不識馬祖。要且今日得親見馬祖。海云汝已後莫嗣馬祖去。檗云。不嗣馬祖。海云作麼不嗣馬祖。檗云喪我兒孫。海云如是如是。

每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為軌範耶。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律。蓋亦從旃。海曰。吾於大小乘中。而博約折中之。務歸於善焉爾。其制謂。於一寺之中。為法堂僧堂方丈而已。法堂所以說法也。僧堂中。設長連牀。施椀架。凡同住者。不論高下。咸在掛搭道具於椀架上。坐長連牀。晝夜不息。倦則斜枕牀臂偃仰。謂之帶刀臥。使不安於寢寐也。長老特居方丈。以示道德之尊。有力役則行普請法。以均其勞苦。天下禪宗便之。皆循守不敢廢至今。元和九年甲午正月十七日示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唐懷惲

泉州謝氏子也。既落髮進具。而心未入道。貞元初。謁大寂禪師於龍興。即蒙印可。後隱魯之岨嶽山。齊之靈巖百家巖中條山等。示徒云。至理亡言。時人不識。強習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是箇微妙大解脫門。鑑覺光明。未曾休廢。如大日輪。近遠斯照。雖及眾色。不與眾色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妄起空花。但如捏目。徒自疲勞。若能返照。無第二人。

僧問。四大五蘊之身。阿那箇是本來佛性。惲乃呼其名。僧應諾。惲良久云。汝無佛性。元和三年。上以生辰。仍用大曆詔。凡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習者。並集萃京師。於是惲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入麟德殿居上座位。賜齋。後有僧。繞繩牀

三匠。振錫而立。憚云。是是。其僧到南泉。如前相見。泉云不是不是。其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汝即不是。汝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十年乙未冬。忽示疾。十一月十一日卒。壽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于灞橋之北源。諡大覺。寶相則塔號也。洛陽司倉賈島文其碑。

唐靈坦

姓武氏。太原文水則天皇帝諸孫也。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夢神僧寄寶鑑。表裏瑩然。曰善護之。及生而秀整可愛。七歲誦習通利。以童子舉入官。至十三。擢太子通事舍人。益進學不怠。三教典籍。闕覽靡有遺。然頗馱世故。嗜空宗。時洛下方盛荷澤神會之化。坦往參焉。遂見推許。而命之執侍。父母莫之沮。天寶初。會謂坦曰。吾有一句。自初祖菩提達磨。傳之曹溪。曹溪以傳吾。汝宜諦受。毋令斷絕。茲吾將有難必去汝而它之焉。未幾果詔會遷弋陽。坦亦覽藏經于廬州之浮查寺。大曆五年獲以法眷禮。見南陽忠國師于京帥。忠公為奏得璽書。賜號大悲。時相國田公神功方帥汴。坦就以行化。殊見祇待。乃循維揚六合而下。忽聞空中有聲曰。吾與汝開心地。即睹菩薩像。如文殊者。以手按其頸曰。此其印驗也。視之有指痕四皆赤色。久不滅。潤之金山。有雲氣。能毒人至死。蓋穴之蟄龍致然。至是而弭。亦坦嘗旅次其間云。俄庵江陰之定山。夜聞讚歎聲。察之二白龜也。又白蛇數丈。祈受戒懺悔。寓吳興。造蘭若於林山。或見三丈夫衣金紫。美其壯麗。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鄴治廣陵。素嚴刻少恩。遇坦絕寬厚。館之華林寺。寺有吳將張遼墓。尤舞妖祟。坦居之。恬無所忤。十年有二胡人。自稱龜茲國使。致國命請坦。然竟不知何從來也。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眾以荷澤忌營齋。坦別眾曰。吾赴遠請已。七月染微疾。九月八日乃終。塔葬郡之馴翟坊南岡。壽一百八。臘八十四。

唐元浩

字廣成。姓奏氏。吳人。蚤歲依晉陵靈山寺惠日禪師出家。具滿分律。配居本州龍興寺。尋為荊溪湛然禪師得法弟子。嘗敘其所注涅槃經曰。予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而歸境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它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脩。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寔存乎妙用。博綜群言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此浩之論議。則其所造詣。可知矣。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右脇累足。入于涅槃。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虎丘東山之南原。浩無恙時。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友善。其注涅槃也。蓋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請之。受業沙門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比丘尼識微道巽志真悟極等。樹其塔。刺史崔恭銘。

唐神湊

姓成氏。京兆藍田人。生而奇秀。卅歲出塵。依南岳希操師受具。復參鍾陵大寂禪師。大曆八年。朝廷以經律論三科。策試天下之士。願出家者。湊中其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徙居東林寺。即鴈門遠公道場也。有甘露戒壇在焉。湊因嗣興佛事。雖經論兼弘。終業於律。湊素羸瘠。視之頹然如不勝衣。門人請加醫療。不答。進藥麾去。元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遘疾而終。是年十月十九日。奉全身祔遠公之墳而窆焉。壽七十四。臘五十一。時白公居易方為郡司馬。相友善。及是悲悼。為作塔銘。且述偈以哭之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惟寬

生衢之信安祝氏。祖安父皎。皆隱德。寬甫十三歲。見殺以饌客。即不忍食。退求出家。落鬻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始習止觀。後見大寂。及證心法。化行閩越間。貞元七年。作滕家道場於會稽。八年作迴向道場於鄱陽。十三年。止少林寺。二十一年止衛國寺。明年徙天宮寺。僧問。如何是道。寬答云。大好山。進云。學人問道。師何以言好山。答云。汝只識好山。且不識道。問云。狗子還有佛性否。答云有。進云和尚還有麼。答云我無。進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和尚獨無。答云。我非眾生。進云。既非眾生。是佛否。答云。不是佛。進云。究竟是何物。答云。亦不知是何物。進云。可見可思否。答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詔迎至安國寺。五年入麟德殿。上躬問道。其年以法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久涸之池。侍郎白居易。嘗詣寬問曰。禪無言說。師以禪道自居。如何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為律。宣於口為教。得之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致一也。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答曰。心本無垢淨。畢竟何用修。若去垢取淨。是名金屑翳。又問曰。若無修證。何異凡夫。答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有僧問曰。道在何處。答曰在目前。進曰。我何不見。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進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答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進曰。無汝無我。還見否。答曰。無汝無我。教阿誰見。十二年二月晦。陞座別眾訖。奄然順化。報齡六十三。僧臘三十九。葬灞陵西原。諡大徹。塔號元和正真。弟子千餘人。得其指者。三十九人。入室受付囑者。曰義崇圓照。

唐靈默

毗陵宣氏子。成立之歲。本期射策登第。以榮親里。聞預章馬大師聚徒說法。因往觀焉。目擊道存。遂求薙染。受具後。乃謁石頭遷和尚而悟旨焉。貞元初。入天台山中。居隋智者之白沙道場。閱二載。虎依以產子於近林。意頗馴擾。初智者之來建道場。凡一十二所。記之曰。此地妙巖。非雜器所居。若能居此。與吾無異。故默盤

桓不忍去。後又徙東道場。地愈益深僻。俄夜雷震。大樹摧壓崖谷。人以為必累及默所止庵。旦視之。無損也。嘗遊東白山。中毒。隣翁為召醫。謝遣之。獨閉門燕坐。出汗而愈。既化浦陽。乃赴陽靈戍將李望五洩之請。元和初旱甚。默偶循澗而步。見青蛇大矯澗旁。瞪視過客。略不動。默咄之曰。百姓且渴死。汝寧無慈悲心耶。夜果大雨洽境內。會平昌孟簡。以中承廉問浙東。下教悉廢管內寺院之學徒散逸者。暨陽令曹胄狀舉默德行。足以庇民社。許重造院以示尊顯。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答曰。無人識得伊。僧曰。還可彫琢也無。答曰。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答曰。汝道只今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曰。學人不會。答曰。我此間無汝問底。僧曰。豈無和尚接人處。答曰。待汝求接。我即接。僧曰。便請和尚接。答曰。汝欠少箇甚麼。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盥焚香囑累。端坐而逝。壽七十二。臘四十一。高僧智閑。錄其平生事跡行世。

唐智常

江西大寂弟子也。元和中。駐錫廬山之歸宗院。參訪之徒群擁。樂天白公。以司馬貶江州。獲往來咨決心要。其欽慕之至見輒坐之南面。而致拜焉。後李渤自虔州。以刺史遷。尤加悅服。一日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固其理也。又謂芥子納須彌。亦豈理乎。常曰。人言博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忝得此名。常曰。摩頂放踵。身不過若干尺爾。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頃之。因歎賞不能已。

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它高尚之志。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從前只是依它知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你。亦無汝用心處。珍重。僧問如何是玄旨。常曰。無人能會。問曰。向者如何。常曰。有向即乖。僧曰。不向者如何。常曰。去無汝用心處。僧曰。豈無方便。常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曰聞。常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常打趂。常與南泉行脚。一日煎茶相別次。南泉問曰。從前與師兄。商量此事。彼此已知。去後或有人問。畢竟作麼生祇對。常曰。者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作麼生祇對。常乃翻却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常曰。作者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僧問。此事如何用心。常曰。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咲。常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帶曰。還會麼。官曰。不會。常曰。莫恠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常入園取菜次。畫圓相圍菜一株。謂眾曰。輒不得動著者箇。眾不敢動。少頃常來。見菜猶在。便以棒打趂眾僧曰。者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常割草次。有一僧來參。忽蛇過其前。當鑿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恠行沙門。常曰。座主歸喫茶去。常目重瞳。然恐其為己禍福也。曰熏摩。以求滅去。而目為之赤。世號赤眼歸宗。

唐神暄

生建陽之留氏。幼沈靜。有問而後有言。稍長客婺女。遂以淨人。入開元寺出家。一日婺守過之。見曰。此兒精神卓朗。異時必圍繞千眾。利益世間。宜趣薙落。以務進修。既受具。乃止息金華山北百家巖石穴中。常晝夜持誦七佛俱胝不輟。上無屋廬。下無牀榻。雨露霜雪之變。則有紫雲覆之。如蓋狀。久之徙居赤松洞之東峯。禎瑞尤著見。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為說心法。獲證悟。而持誦益效。元和八年。中丞范歛遣使。施乳香氈罽器皿。而暄即以散之。無所受。中書舍人王仲。請就大雲寺。授四眾菩薩戒。十二年尚書孟簡。請說法於會稽。固辭不往。八月竟歸。示寂開元寺。春秋七十六。

唐隱峯

姓鄧。建之邵武人。姿性若狂。駮而剛毅。有執不可或撓。既納具。初見馬祖未有所得。再往石頭亦不契。終嗣馬祖。則其所得可知矣。峯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頭云。我亦不合道。峯云。畢竟如何。頭云。汝不合道來。得多少時耶。峯無語。一日石頭剗草次。峯叉手傍立。頭擲剗子。向峯前。剗一株草。峯云。和尚只剗得者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峯接得乃作剗勢。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剗得者箇。峯云。者裏是甚麼所在。說者箇那箇。峯一日推土車次。祖展足坐路上。峯云。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縮。峯云。已進不退。乃推車過。祖歸法堂。手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子。峯到南泉。與眾僧參次。泉指淨餅云。銅餅是境。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餅中水來。峯便拈淨餅於泉面前瀉水云。何曾動著。泉便休。到瀉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瀉山聞到。先具威儀。下堂看師叔。峯見山來。便作睡勢。山歸方丈。峯發去。少間山問侍者。師叔在否。者云已去也。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者云無言語。山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元和中遊五臺。道出淮西。吳元濟方以蔡城。抗王師。久相持未決勝負。峯云我知所以息其暴厲者。乃擲錫空際。飛步過之。兩軍之士。皆仰望歎服。慈讓之心。油然而生。善惡逆順之理頓判。元濟之縛。蔡城之破。誠不待李愬之謀也。徧閱靈跡。乃復倒植於金剛窟中。以示滅焉。觀其履天戴地。衣裾袴褶。無所垂褪。而肢體不露。眾欲昇舉。則堅莫之動。後其女弟之為尼者至。而咄之曰。兄生慢法律。死猶惑亂世俗耶。徐抵之仆。噫異矣。遂闍維。塔舍利其地。

唐智藏

本西印土人。入華冒姓皮氏。其先嘗官廬陵。因占籍焉。藏少辭塵俗。從林下遊。留心三學。而尤善律藏。大曆三年。隸名豫章天宮寺。眾請登壇乘法。每陞座提唱。辨名理。析微言。堂盈席滿。聽者無厭。時號律虎。貞元中。見大寂禪師警策有省。遂築室于會稽之杭塢山。著法華經妙義。學者歸焉。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卒。

壽七十九。塔舍利于院之北峯。俗謂杭塢為杭烏。蓋聲之譌爾。

唐道行

會稽梅氏子。父為衙吏。行少知書。卒以造秀貢天府。有僧。分衛過其家。行與語。妙得禪指。遂辭父母。學空法。仍稟四明山保壽院智幽為師。既游南嶽。聞江西大寂之道。又往依焉。後居羅浮山石室中。木精水恠。往往變現。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肅。衣冠華楚。再拜稽顙。謂行曰。我居是間。僅二百載矣。今乃獲脫苦受樂。皆師化力所及也。寶曆九載疾終。壽九十五。尋於別峯。樹塔以葬。

唐甄叔

不詳姓氏鄉里。幼而出家。聰敏絕倫。扣玄機於大寂禪師。乃曰。群靈本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樸散以常存。性海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彰。體斯理者。不言而聲徧恒沙。不用而功資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群峯四合。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一言纔發。千巖響答。天開月殿。地擁雲廊。清淨域中。化出金界。於是宴坐。四十餘年。而化緣畢已。元和庚子。正月十三日。忽爾坐逝。如入大定。弟子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動愁山。積群木為香樓。以茶維之。獲舍利七百粒。建窣堵波於東峯而葬焉。上足運命請志閑作文于碑。以紀盛德。

唐自在

生吳興之李氏。幼有瑞相。坐輒結跏。見者以為異。俄出家於錢唐之徑山。受具於新定。遂徧參諸方。入南康大寂法會。而受記荊焉。行止不常。多隱山谷。所至則衲子萃止。且嘗為大寂。致書於忠國師。國師問馬大師以何言教示徒。答云。大師教人以即心即佛。國師云。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麼。答云。又道非心非佛。有時又道不是心。不是心。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在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示眾云。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無病求藥句。僧問。如何是藥病對治句。在云。伏牛山下古今傳。然尤好求前賢遺跡。以快逸觀。若龍門山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稠禪師解虎鬪處。嵩山梵法師虎跑泉處。皆徧遊歷。而無所戀著。元和中。居洛之伏牛山。與天然禪師為莫逆交。著三傷頌。辭理俱美。後遣弟子往選江南山水之絕勝者。而圖老焉。將歸江州之都昌院。行至葉。為道俗所留。長慶初。示寂於隋之開元寺。壽八十一云。

一盞和尚者。史不詳其姓名鄉里。嘗作一盞歌。以唱道勸世。故俗因以稱之。

偽蜀乾德初。有陳軍使妻高氏。唐中令駢諸孫女也。持不殺戒。餘二十年。後因其子娶婦會親。不得已而殺焉。未旬浹。高氏暴終。信宿而穌曰。初被黑衣使者。攝至岐府城隍廟。廟神則峩冠大袖。對金甲武士。坐堂上。使者引高進。武士言語紛紜

。讓高破戒。且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以汝能持戒。吾二十年。不違寢食。以守衛汝。豈期頓虧本志耶業報自然。今日之事。吾不能為汝地矣。城隍忽問高。汝別修何善。庶幾其可以自贖。高疇昔常誦上生經。至是懵莫記憶。方恐懼間。遽曰。誦得三傷頌一盞歌遂誦如文。二神人擎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皆出涕泪云。

唐南印

姓張氏。出家受具。游學深得曹溪之旨。然無以為證。淨眾寺會師曰。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獨以為然。乃由江陵入蜀。庵于蜀江之南壩以勗眾。而寺宇崇成。額名寶應。貞元初司空高崇文既平鑑。關易額為元和聖壽。長慶初入滅。塔葬其寺中。弟子義俛嗣。

唐惠涉

會稽謝氏子。晉大傅安裔孫。大曆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語合許入室。悉傾法蘊。逮忠謝世。踵武化風。如是迄五十年。長慶二年終。壽八十二。門弟子惟宴等。建塔寺之西北。勒銘紀德。

唐無業

姓杜氏。商州上洛人。母李氏聞空中有聲曰。寄居得否。已而娠。及娩異光充室。童年不戲弄。行必直視。坐必跏跏。見者知其為法器。九歲即依郡之開元寺。志本禪師。習誦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年十二乃薙落。閱講席。曉寤越流輩。滿年受具於襄州幽律師。明年夏。乃為眾闡四分律疏。兼演涅槃。自爾紬譯經律。冬夏無所倦。俄聞大寂以最上乘。唱化洪州。因往瞻禮。業軀幹素頑碩。大寂見而咲曰。巍巍佛堂。奈何無佛。業於是跪而言曰。三乘十二分教。嘗窮其說。至於宗門即心是佛。實所不了。大寂曰。只此不了底心。即是。別更無物。蓋不了是迷。了之是悟。迷則眾生。悟則是佛。佛固不離眾生。離眾生別無佛。亦如以手作拳。而拳即是手。業由是頓悟。悲喜交集。泣曰。本謂佛道曠劫方成。始知今日親見法身實相。一切具足。法從心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業既受記荊。尋詣曹溪。禮祖塔。徧遊廬嶽天台及諸名山聖跡。自洛抵雍止西明寺。眾欲舉充兩街大德。非其志也。時則相國李抱真。以節鎮上黨。慕賢嗜善。未嘗有倦色。堅以幣請。業顧語其門人曰。吾本以避京國浩穢。而來於此今又重煩迎接。可憐哉乃復遁於綿上之抱腹山。又讀大藏于清涼山之金閣寺。凡八歷寒暑。俄振錫西河。寓眾香寺。州牧董叔纏。迎徙開元寺。從容戒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它志。豈吾緣法在爾耶。遂領徒說法。垂二十年。化旺并汾間。憲宗皇帝御宇之十四年。璽書起之。辭疾不行。明年加虔降旨。又固以疾辭。穆宗即位。尤渴瞻禮。命兩街僧錄靈準喻旨。準曰師絕塵物表。糝糠世務。因其理也。然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業咲曰。貧道何德。累紆聖眷。行矣。第恐道途不同耳。於是剝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見聞覺知。性同太虛。不

生不滅。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寔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遂寂。壽六十三。臘四十二。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之寺庭。諡大達國師塔號澄源。

唐天然

不知何許人。先以冠帶見石頭遷禪師於南嶽。執爨三年。始遂落髮。復得戒於嶽寺之希律師。即造江西大寂法會。大寂甚奇之。俄居天台華頂三年。尋詣徑山。禮國一。元和中。登龍門香山。善伏牛禪師。嘗客惠林寺。時天大寒。因取木佛像燒之。以自燠。或譏其撥無因果。曰吾欲以茶毗舍利爾。曰木頭安從得舍利。然咲曰。若是則可更取幾尊來焚。

元和三年。遊洛陽晨。出橫臥天津橋上。會留守鄭公騶從過之。呵不為動。公使問何人。然徐仰視而應曰。無事僧。公異之。乃奉束帛襲衣。月給米麪。自是歸信者益眾。十五年春。乃結菴南陽之丹霞山。以便林泉之樂。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者云。在即在。只是不見客。然云。太深遠生。者云。佛眼亦覷不見。然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者以告國師乃打十棒趨出。然聞之云。不謬為一國之師。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然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然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然繞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然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然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立。然又云居士在否。女子提菜籃去。然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貌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阿你自看。善巧方便。不從外得。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趨逐甚麼物。如今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脩。無法可證。若識得釋迦只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為生。無事珍重。長慶四年六月。趣門人備湯沐曰。吾有遠役。竟戴笠策杖躡履。垂一足。未及地而逝。壽八十六。膳部員外郎錙軻撰碑文。諡智通塔號妙覺。

唐如會

韶州始興人。大曆八年。謁國一于徑山後見大寂於是道德進。而名譽起矣。時叢林謂之折牀會以其勤於坐禪。而牀為之折也。未幾出世。說法長沙之東寺。蓋俗所謂夾山者。四方玄侶輻輳。大寂之風益振。相國崔公群以[讚-貝+日]得罪憲宗南遷。為觀察使。見會問曰。師於此事。自何而得。答曰見性得。會時方病眼。公因譏之曰。既去見性。其奈眼何。答曰性非眼見。病者非眼。公稽首謝之。仰山來參。會曰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會便閉却方丈門。仰歸舉似滄山。滄

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佗。長慶癸卯終于寺。壽八十。建塔寺之城南。及李公翱之廉問也。凡墳塔之近城者。命悉毀以全形勝。然獨留會所葬塔。且曰庶幾以別賢愚。諡傳明塔號永際。錙膳部軻著文勤銘。

唐道樹

唐州聞氏子。年近不惑。始獲禮州之明月山大光院沙門惠文。而薙落焉。既受具。觀方問道。無所不歷。晚於洛得北秀宗指。即入壽之三峯山。結茅以居。而學者麇至。有野人每來。輒能化作佛僊菩薩羅漢之形。或放神光。或呈異響。如是十年。後忽寂然。樹因告眾曰。野人以許多伎倆。務欲眩惑。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盡而吾不見不聞無盡。寶曆初示疾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塔葬其全身焉。

唐太毓

生金陵范氏。年纔一紀。即事牛頭山慧忠禪師出家。往雍京安國寺受具。戒。未幾謁太寂禪師於洪府。而獲法印焉。元和十三年。止毗陵之義興芙蓉山。感動悅隨。戶履盈萬。居士龐蘊。三到其地。一日行食與居士。居士接食次。毓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云。非關它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它斂却。毓便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毓云某甲尚未見它。作麼知它著實處。士云只者見知。也無討處。毓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毓云。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相國崔公群出鎮宣城。以禪定請居之。寶曆元年至禪定。明年歸齊雲山。九月示滅于山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十月塔葬院庭。大和二年。相國韋處厚以事聞上。詔諡大寶禪師。塔號楞伽。越州刺史陸亘撰碑文。

唐道行

姓楊。桂陽人。南嶽般舟道場出家。游學鍾陵默有證入。得自在三昧。俄就澧陽西南山中。營小室以居。布衲蒲鞵。或坐或寐。無所滯虎豹雜處牀榻間未幾。忽有輦材橐費。願大構繕以施者。其棟宇之盛。未旬浹已備。既辭去。問其名氏爵里於人。而卒無知者。然後意其為神助云。頃又太守以郡治之開元寺。固召居之。即告終。元和十五年。壽六十九。

唐曇藏

未詳姓氏鄉里。而於大寂之傳。尤得旨要。復見石頭。加陶淬。貞元二年。居衡嶽。栖止峯之絕頂。晚年苦足疾。固徙山下之西園中。世稱西園伽藍云。參禮之徒。亞大寂。太和元年。終于所居。壽七十。藏性姿樂易。與物無傷忤。嘗夜行遇鉅蟒。數文張口向之。若將吞噬者。侍者掖藏趨避。藏不肯曰。死可逃耶。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慈亦無緣。冤親平等。生死一揆。法性空故。蟒竟俛首徐去。又嘗

有偷入其室。藏語之曰。諸君之來。第此中無物耳。有則但拈去。終無斬也。群偷遽驚散。

唐性儼

姓寒氏。晉之緡縣人。童胤俊敏。年十七。從南康湖陽西山慧照禪師落髮。大曆八年。依衡嶽寺希澡律師。受具戒。未幾謁石頭遷禪師。證心法。一日儼坐次。石頭問曰。汝在者裏作麼。儼云。一切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儼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頭嘗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儼云。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頭云。者裏鍼筍不入。儼云。者裏如石上栽花。頭深肯之。住後看經次。柏巖云。和尚休猥人得也。儼卷却經云。日頭早晚。柏云。正當午。儼之。猶有者箇文彩在。柏云。某甲無亦無。儼云。汝太煞聰明。柏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儼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麼過。有僧再參。儼問曰。阿誰。僧曰常坦。儼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儼上堂。大眾纔集。儼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儼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恠將老僧。

儼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儼曰。那箇糞。巖曰在。儼曰。汝來來去去為誰。巖曰。替它東西。儼曰。何不教伊並行。巖曰。還曾擔麼。儼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箇什麼。儼曰。思量箇不思量底。問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儼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儼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儼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儼曰。二時過堂。不將咬著一粒米。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儼曰。待上堂時。與闍黎決。至晚上堂。眾集定。儼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眾。儼下禪牀。把住云。大眾者僧有疑。便託開歸方丈。僧問。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儼曰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儼曰。只為有所以來。儼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儼曰。我只圖遮眼。僧曰。某甲還效和尚得麼。儼曰。若是汝看。牛皮也須穿透。

朗州刺史李翱躬入山謁儼。儼執經卷不顧。侍者屢言。太守在此。儼終不顧。翱性褊急。怒曰。見面不如聞名。儼徐呼太守。何得貴耳而賤目。翱因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儼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儼曰。雲在天水在餅。翱述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翱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儼曰。貧道者裏無此閑家具。翱良久。儼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成滲漏。一夕登絕頂。時雨新霽。天色澄瑩。仰見雲披月出。光彩迸射。因而大笑。澧陽遠在九十里外。而居人之聞其聲者。如

近發東西家。於是互相推問。始知其遠自藥山也。太和八年二月。忽大呼云。法堂倒法堂倒。眾皆持物柱撐之。儼舉手曰。汝不會意。乃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建塔于院之東隅。曰化城。諡弘道。

唐寧賁

姓李氏。其先隴西人。今占籍於亳之蒙城縣。賁生不待教。而心合菩提。既見馬祖於洪。祖即以大乘法器許之。俾落髮受戒。入室為弟子。久之辭往天台。至越之呂后山。愛其嶮僻曰。是非諸佛應真住處耶。何必天台。於是結茅而止。未幾村豪里宿。靚貌生善。聞言起敬。醞酬一味。有疾皆瘳。加以寇攘靜謐。獷鷲擾馴。茲誠所謂佛德力也。先是所居隘陋。兼無殿堂。方議經營。而輸材售巧。工傭檀信畢集。而遽落成。大和二年六月七日。或聞道場內。有鞞鼓絲竹聲。夜二鼓。泊然而化。壽七十五。臘四十一。五年九月。弟子舉輿以茶毗之。塔舍利於道場之巽山。稟遺教也。

唐崇信

史不言其姓。生渚宮之賣餅家。而適與天皇寺隣。時悟禪師方為寺住持。信以弱齡。日挾餅筍入市。必先饋悟。悟每食畢。輒留其一。以遺信。信念曰。餅固我所遺者。而返以遺我。豈別有指哉。嘗問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而有省。即求出家。悟因而攝受之曰。汝昔名崇福。今信吾言。宜名崇信。由是躬操井臼。以事悟。

一日問悟曰。某甲自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悟曰。若是心要。吾未嘗不指示汝。信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合掌。何處不是心要。而須別指示耶。信俯首良久。悟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信因問曰。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後居澧陽之龍潭。從尚書李翱請也。僧問。髻中珠誰人得。答曰。不賞玩者。進曰。安著何處。答曰。有處即道來李尚書問。如何是真如般若。答曰。我無真如般若。尚書曰。幸遇和尚。答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鑑既嗣法。以起其宗故龍潭之宗。至于今不衰。

唐曇晟

生鐘陵建昌之王氏。昉臨蓐。胞衣緇色。若右袒狀。父母。已知其不可累。以世事。小學之歲。遂令依石門薙染。既登具品。即執侍大智海禪師於百丈山。歷二十年。續見藥山儼禪師。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晟云到廣南來。山云。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晟云。非但州主。合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晟云是。山云。弄得幾出。晟云六出。山云。我亦弄得。晟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弄得出。晟云。一即六六即一。晟後到瀉山。瀉山問。承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晟云是。瀉云。長弄耶。還有置時。晟云

。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滄云。置時獅子在什麼處。晟云。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晟良久云。作麼作麼。又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晟云。好埋却。晟煎茶次。道吾問。煎茶與阿誰。晟云。有一人要。吾曰。何不教伊自煎。晟云。幸有某甲在。晟住雲巖後。一日諸眾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云。它家屋裏有多少典籍。晟云。一字也無。洞云。爭得恁麼多知。晟云。日夜不曾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晟云。如無燈時。把得枕头。作麼生。吾云。我會也我會也。晟云。作麼生會。吾云。通身是眼。晟一日掃地次。滄山云。太區區生。晟云。須知有不區區者。滄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晟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滄低頭去。晟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晟云。石還點頭否。僧無對。晟代云。和尚未問時。却點頭。洞山乞眼睛。晟云。汝底與阿誰去也。洞云。良价無。晟云。有汝向什麼處著。洞無語。晟云。乞眼睛底是眼否。洞云。非眼。晟咄之。大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諡無相。塔號淨勝云。

唐甄公

姓魯氏。江陵人。世為儒生。七歲誦詩能通大義。益壯與計偕。三上禮部。僅一中第。而未及釋褐間遇沙門談論空法。乃投福壽寺辨初師。求披薙。始業經論。嘗於洛之昭成寺。升座闡化。復禮嵩山寂禪師得心要。南游丹陽茅山。尋掛錫於蘇之楞伽山。參扣者四遠而至。時樂天居易白公。方牧是郡。每接見。必披襟解帶。遊神理妙。而深入甄之闡闢。因堅請出山。居流水寺。不樂也。未幾還舊隱。大和三年。示微疾而終壽九十。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塔葬焉。

唐靈象

出蘭陵蕭氏。自梁亡。子孫分適四方。而象生長長沙。然資稟穎異。薙染後獨嗜禪學。凡諸法會。靡弗參訪。久遊青灘。長慶元年。或建寺於百家巖。迎居之。未幾。復振錫江陵太守王潛。以永泰招說法焉。太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終于寺。壽七十五。塔之州北至今存。

又超岸者丹陽人。先依鶴林素禪師。天寶二年。化行撫州。獲印化於大寂云。

唐元觀

姓袁氏。長安人。父為河中府掾。先是兄出家。有道行。見觀愛之。使投興善寺誦經。趨有司試。及格得度。又善律俱沙論。後入禪會。有所證寤。遂止衡山之東臺。以匡導來學。日有神人送供。隨眾寡。未嘗缺乏。一日神忽現形再拜曰。我以二十年送供功德。已遂超度。故來決別。觀因問。其昔日以何業所致。曰我前身嘗為知識。妄受信施。坐為神此地爾。久之觀示寂。春秋七十九。大和四年七月二日。遷于塔。

唐惟則

其先京兆長孫氏。祖洌仕鄂州司馬。父利涉因居金陵。則姿性恬憺。力學治儒術。尤嗜佛書。每曰。此誠能盡得吾心之妙。既而出家。從牛頭慧忠。得心法。遂南入天台佛窟巖居焉。服薜荔。薦落葉。木食澗飲。兀如枯株。神凝而氣化。又詎可以世間情識。窺其際哉。後有樵者見之。轉相告語。於是餅錫趨傳。卒成叢社。示徒云。一心無物也。萬法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天地如影。今古如夢。孰為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為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答云中的也。坐四十年。如一日。歲次庚戌。夏六月十有三日。召門人垂教戒。至十又五日。跏趺而逝。是夕也山下之人。聞有聲。若山崩者。且見彩雲貫巖如纈。壽七十八。臘五十八。建龕塔於本院。河南尹韓乂撰文勒碑。則有著述行世。

唐無等

生東京尉氏之李氏。小年侍父官南康。徧遊廬山梵剎。而樂居之。遂白其父。願出家。既剃髮受具戒。即習最上乘法。時大寂禪師。方聚徒龔公山。等負杖造焉。其扣擊之頃挺然。非儕類可擬。後住隋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而退將出門。王呼之云和尚。等回顧。王敲柱三下。等作圓相。復三撥之。竟行。元和七年。結茅武昌黃鵠山。日分衛以自給。於是巴蜀荆襄尚玄理者。無遠不至。大和元年。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名。命駕至。且慮其蘭若之不隸名籍。特為奏請。賜大寂。一日晚參。眾人皆於等前道不審。已而等謂眾曰。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等曰。珍重。明日其僧上參次。等轉身面壁。作呻吟聲而臥。謂其僧曰。老僧兩三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與老僧些少。僧指淨餅曰。者箇淨餅。什麼處得來等曰。者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四年十月乃示寂。享年八十二。弟子誓通等塔全身。

唐明覺

其先河內猷氏。祖官嶺南。因徙家。為建陽人覺素習儒業。而於玄學。尤所慕尚。宿聞大寂唱禪道於佛跡嶺。遂往。依以出家焉。因即游歷諸方。徧嘗法味。留徑山數夏。躬樵汲之勞。而無所憚。復禁足杭城之大雲寺。頃之庵居太湖青山之巔。會范陽盧公。自中丞出守錢唐。迎居大雲。領住持事。元和十五年。避嫌遠囂。遁於天目山檀信趨嚮。卒成梵宇。長慶四年春旱。至五年二月。猶不雨。野燒四逼。且及院。溪澗盡涸莫可撲滅。其徒惶懼。請它徙。覺曰無遽。吾於此山有緣。已而雷雨驟作。聞者歎異。大和五年。七月十九日入滅。

唐圓脩

閩之潘氏子。蚤年祝髮。即納戒於嵩陽會善寺研窮經論。俄禮大智海禪師於百丈山。遂明心要。居無何。浮杯抵吳越。入秦望山。見松有盤屈可坐者。因跏趺其上。

風雨霜露無所避。雖鵲巢其旁相安也。如是閱四十寒暑。世謂鳥窠和尚云。每郡太守至。聞其名。計不可以屈致。必躬造其下見之。元和初裴公常棣尤加敬愛。始治菴其地。請為眾說法。且造招賢伽藍。以待燕息。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凝然歸寂。壽九十九。臘八十。葬之石甌山下。南嶽沙門惟貞銘其塔。

唐普願

姓王氏。鄭州新鄭人。至德二年出家。依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祝髮。大曆十二年。願且壯矣。尋從嵩山會善寺曷律師。受具戒。律藏教部。靡弗究研。而卒定宗於大寂門下。一日為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願云者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掛錫池陽之南泉山。曩薛以衣。畚牧以食堙谷刊木。以闢所處。毳袍之侶。交進互退。填擁庭宇。

示眾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願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願云。具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州禮拜而出。願一日遊莊莊主預備禮相待。願問莊主曰。爭知老僧來排辨如此。主云昨夜土地見報願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被鬼神覷破。答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

有時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出禮拜。時有一僧隨問。州上座禮拜。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問願適來諗上座禮拜。意作麼生。答云他却領得老僧意。一日捧鉢上堂。黃檗先居第一座不起。願問曰。長老是什麼年中行道。檗云。空王佛時。願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一日問黃檗云。黃金為墻塹。白銀為壁落。此是何人居處。檗云。是聖人居處。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叉手立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理願前話而問。答云可惜許。又問黃檗定慧等學如何。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好。云莫是長老見處麼。檗云不敢。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一日遇兩堂首座爭猫兒。願提起猫兒。問眾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即斬之。趙州自外歸。願舉似前話。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願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陸巨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答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異日又謂曰。弟子亦薄會佛法。願問。大夫十二時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願云猶是階下漢。陸一日向願道。肇法師甚奇恠。解道萬法同根。是非一體。願指庭前牡丹花云。時入見此一株花。是夢相似。

示眾云。王老師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云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後來臥龍代云。屬某甲了也。一日與歸宗麻谷約同。參禮南陽國師。及行。乃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坐圓相中。麻谷作女人拜。願

云恁麼即不須去也。歸宗云。是何心行。願乃相喚而回。大和初宣使陸公護軍劉公北面申禮。迎請下山。

八年甲寅十月二十一日示疾。俄有白虹貫後峯。巨石自壓。聲聞數十里。虎繞林木晝號。識者憂之。十二月二十五日旦。忽戒門人曰。星翳燈幻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奄爾而逝。春秋八十七夏。臘五十八。弟子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執心喪禮。奔赴會葬者。相繼於路。哀號之聲震林谷。越明年乙卯。乃克奉全身於靈塔。膳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劉軻撰文勒碑。追頌德美。

唐智藏

姓黃氏。豫章上高人。父為州掾。尤嗜出世學。嘗携藏入報國寺。聽供奉皓月講涅槃。輒能微解經意。即辭父母。從開元寺宗法師薙染。時年纔十三。久之謁大寂禪師。證寤宗要。建中元年。至長安元顥盧公素尊事之。舉奏入內供養。詔住華嚴寺。於是四方參請之侶。颯馳雲凝。其利益於天下。有不可以語言盡者。大和九年。終於寺而塔焉。

唐圓智

姓張氏。豫章海昏人。幼事涅槃和尚獲薙落。建受具。即扣禪門。後佩記荊於藥山之室。

藥一日問。子何處去來。智云。遊山來。藥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智云。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

智與雲巖侍立次。藥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智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藥云。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巖問智。智云。汝去問取和尚。巖遷化時。遣人送書到。智覽之云。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臥次棹樹問云。作什麼答云。蓋覆。棹云。臥是坐是。答云。不在兩頭。棹云。爭奈蓋覆。答云。莫亂道。智見棹樹坐次云。作什麼棹云和南。答云。隔闊來多少時。棹云恰是。乃拂袖出。因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云。以無為為座。巖却問瀉山。山云。以諸法空為座。瀉山又問智。智云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瀉山問。智什麼處去來答云看病來瀉云。有幾人病答云有病底。有不病底。瀉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答云。病與不病總不于他事。一日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答云不識。峯云為什麼不識。答云不識不識。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智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答云。東土不曾逢。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智喚沙彌。沙彌應諾。智云添却淨餅水著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霜再舉智便起去。太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僧眾慰問其苦。智曰有償無受。汝知之乎。眾皆愁然。十一日謂眾曰。

吾今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獲靈骨數片。金色玉聲。瘞于石霜山之陽。諡脩一大師塔號寶相。

唐法融

姓嚴氏。閩中入。童穉時。父使秉筆習書。即畫佛像頗肖。年甫十三。見沙門輒持經卷問義。竟去事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登具後。誦南山律鈔。及遊方見普寂禪師於嵩嶽。密付心印。遂戾止戈陽福寧寺。四方學者。從之如歸市。大和九年。示寂春秋八十九。

唐法常

出襄陽之鄭氏。幼於荆之玉泉寺入道。弱冠登具品於龍興寺。貌清峻。資稟剛敏。衲衣綴鉢。冷然世表。性慕禪悅。時大寂方王化鍾陵。乃趨其座下。而問曰。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因有省。貞元間。自天台之四明。得漢南昌尉梅子真舊隱。而居焉。地深僻。衣食無所從致。乃啖松花。以充饑。製荷葉以被體。徙其菴重嶮中。以避世人相接之跡。初鹽官安禪師亦以大寂之道。提唱海上。僧有自其會中。入山求主杖者。見之遂以聞大寂。大寂令僧問云。和尚見馬大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常答以馬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者裏住。僧云。馬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常云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常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你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回似馬師。馬師召大眾云。梅子熟也。於是龐居士遂造大梅問云。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答云熟了也。只是無汝下口處。士以口作嚼勢云。百雜碎。常伸手云。還我核子來。自此學者漸臻。道譽彌著。示眾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惟了自心。此心元是世出世間法之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本自如如。萬法亦爾。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答云蒲花柳絮竹鍼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雲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便舉問常。未審二者見處。孰親孰疎。常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問。常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一日忽謂其徒云。來莫可遏。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言訖而逝。壽齡。八十八。臘六十九。闍維獲舍利無數。以葬而塔其上。碑則進士江積文也。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六(四明胡受舉刊)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七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慧學

傳宗科(五)

唐崇演

生東平段氏。出家為龍興寺慧超法師弟子。遊方見普寂禪師于嵩陽。獲印心地。後居都梁山。受徒揚化。山當淮泗之會。商旅駢擁。毳袍之客雜處焉。時李相國紳鎮廣陵。負材學。凌轢儕類。見衲子輒唾去。或有以演名聞者。遣衙吏章幼成。召入府。坐頃之其語嘿背神詣天造。削涯岸。出畛域。固非紳世俗之學。所可企及也。乃大降歎。請居慧照寺。以使承問。四海玄侶。相尋而至者。僅千輩。開成二年終。春秋八十四。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塔葬焉。

唐好直

姓丁氏。會稽諸暨人。幼而脩潔。凡肥醜腥葷物。皆未嘗及口。即事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於天竺寺。徧探經律論鈔疏源委。忽杖策訪祖師西來之指於洪之馬祖。獲記荊。居鄉里之大慶寺。方來之士雲擁。如是二十載。利物為多。雖名公鄉之以廉問護戎過越者。靡弗承接。而啟迪之。故其聲譽之美。播天下。大和中遊五臺道京邑。一夕而去。於是前護戎郟志榮宋常春二內侍知之。必欲招徠。以溫集曩訓。開成初。再至輦下。二貴人以安國寺方丈館之。龍象莫不趨附。無何召補供奉大德。非其志也。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囑累弟子訖。遂趺坐而寂。壽六十五。夏三十二。喪殯[澆-文+(立-一)]水東。費悉出郟宋二氏。門人鑑諸後。起塔於崇山南之華嚴。而歸葬焉。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碑。

唐宗密

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素業儒。蚤歲欲以所學于世取名位。元和二年。偕計吏入京。道謁遂州圓禪師。一見未及語。深有所欣慕。遽從薙染。頃之進具於拯律師。尋謁荊南張。張曰。傳教人也。後當宣導於都邑。復謁洛陽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晚謁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從我遊者其惟汝乎。初居鄉里。嘗赴齋民家。偶受經。得圓覺閱之。妙領義趣。於是誓傳是經。又因漢上病僧授華嚴。即能講演。由是著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盆法界觀行願經四分律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脩證。圖傳纂略。諸宗禪言為禪藏。并酬答書偈等。凡二百餘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者矣。累入內殿。詢問祕要。大和二年。慶成節。詔賜紫方袍為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逝於興福院。貌加潤悅。其年二月十三日。道俗奉全身。茶毗于圭峯。獲舍利藏之石室。俗齡六十二。法臘三十四。

密始與宰臣李訓善。甘露之禍。宦官率禁兵。所遇屠戮。王涯賈餗舒元興奔入終南。依密避難。訓亦在。且求剪髮以匿。不可。因走龍翔仇士良命逮密。至左軍立之廷。而數其不告之罪。趣使害之。密徐曰。貧道識訓久。亦知其每有反叛意。然而捨身命。以救一切。此吾本師遺訓。故遵守惟謹。今日之死因所甘心。宦官魚恒志憫其誠。而奏釋之。聞者為出涕。相國裴休嘗著論以闢。或者學行不純之議。多不錄。宣宗御極。諡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唐崇珪

陝之姜氏子。其先以儒術致顯貴。自天寶來。亂離相繼。父因商賈鞏洛間而喪焉。珪慨然行求出家。年十八。以試經得度。無何遊南嶽。栖息者數年。又依南徐茆山之栖霞寺。聲譽益起。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見於慈和寺。與語意相得。珪曰。吾有幽憂之疾。城隍聚落。可久處耶。

明年抵嵩少掛錫嶽寺。大和戊申。洛旱。惟嶽中雨不愆候。或以為珪之德所感云。開成初。贊皇公入相。請闡化於洛之龍興寺。其所提唱。本秀公而利益多矣。既而唱滅。壽八十六。會昌元年八月十日。遷全身於塔侍郎白公居易撰銘。

唐全植

姓芮光州人。幼依州之榮光禪寺沙門大智誦習。而卒獲雜染。受具後。即游洛陽禪會。洞徹心法。然後結茆於淮之都梁山。以聚徒闡化。既而太守衛文卿迎於治之長壽寺。以便瞻禮。文卿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真實之物。振古振今。未嘗敗壞。有為之法。四相遷流。因當堙厄。君侯翹足可見。此蓋預言武宗之毀教也。頃之終。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乃克葬。

唐齊安

宗室子也。其先播遷。於是生安於海門郡。始娠終娩。皆有瑞相。童時。有異僧[款-士+止]門求見。為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稍長亟請於父母。願出家。父母不能禁。卒聽依郡之雲琮禪師。祝其髮。年滿登具。詣南嶽智嚴律師。進毗尼學。後從大寂禪師於南康龔公山。妙領心地法門。元和末遊越之蕭山法樂寺。寺雖古制。然楹堵靡完。補壞扶傾。聊復燕坐。時杭之海昌法昕者。緇林之翹楚也。肇葺治鹽官放生池墻廢地。以擬偃息。聞安在越。遽迎之而舉。以讓焉。

僧問。如何本身盧舍那。安云。與我將淨餅來。僧即取淨餅。安云却安本處著。僧安餅於舊處。再理前問。安云。古佛過去久矣。

有座主來參。安問云。蘊何事業。座云。講華嚴經。安云華嚴法界有幾種。座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有四種。安豎起拂子云。者箇是弟幾種。座未及答。安咄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安一日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安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對。

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椎。是什麼人打得。眾無對。宣宗皇帝方以比丘相。雜堂眾安默識之。命為記室。嘗使撰疏語以丐。而所獲尤豐羨。安歎其福氣之盛。且曰時至矣。母滯泥蟠。因以佛法囑累云。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一日示寂。及帝登極。聞而愴悼。即詔中官盧簡求建塔諡悟空。

唐恒政

姓周氏。平原人也。幼入鄉校。然於儒書。略不加意。見佛經則玩味莫釋手。後就郡之延和寺詮澄法師薙染。既登戒。問道嵩少。遁居三峯。以養聖胎。無幾何。入太乙山。受徒闡化。

大和中。上嗜蜃蛤。太官每以進沿海諸郡並緣為民害。一日其殼。有力擘之而堅莫能開者。上異焉。焚香以禱。俄而自開。現觀音菩薩像。僅寸許於內。儀容服飾。比世所塑畫者。尤可愛。上命盛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玉綿錦帕。賜興善寺供養。因集群臣宣問。以何祥瑞。宰相李公德裕進曰。此非臣所能知。惟知陛下聖德所昭感爾。若其他佛法大意。則有終南山恒政禪師在。於是詔問政。政對曰。貧道聞之。物無虛應。此所以啟沃陛下之信心爾。故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也。上曰。菩薩此身則已見矣。然所謂說法則未之聞。政曰。今陛下見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不信耶。上曰。非常之事。朕深信焉。政曰。如是則陛下已聞說法矣。上大悅。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還山詔居聖壽寺。武宗初即位。謂人曰。吾仇至矣。可不避乎遽遁入終南山。久之卒於山舍。壽八十七。闍維獲舍利四十九粒。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塔葬焉。後詔廢教避仇之語果驗。

唐普岸

姓蔡氏。漢東人也。弱齡穎慧。性脩潔。葷羶之物未嘗入口。出就師傳。通經義。秉翰摠辭。有可觀者嘗入僧舍。覽佛經。味玩不能已。歎曰。出世之法。非造次可及。即辭親。造百丈山懷海禪師。咨詢心要。久之落髮登戒品。尋受記荊。已而出世安六壽山院。

示眾云。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大和中振策東遊天台。遍覽形勝。得平田之地乃卜築焉。有僧到參。岸打一柱杖。其僧近前。把住柱杖岸云。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岸一柱杖。岸云。作家作家。僧禮拜岸把住云。是闍梨造次。僧大笑。岸云者箇師僧。今日敗闕也。又嘗有偈云。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亦復何為。會昌三年。集弟子垂訓而滅。壽七十四。弟子全亮唯約等。

唐神鑑

生潯陽韓氏。父為齊安掾。事佛尤誠恪。嘗陳像唱唄。飯僧眾於廨署。鑑方童穉。喜溢顏面。懇求出家。親戚不能奪。卒依東林寺貞素律師剝落。學通涅槃。時大寂以心宗唱豫章。即往參究。後卜居懷安西北山中。山先多驚獸。自是暴害弭息。遠近賴之。有見偉男子。戴平幘。望法座致禮。而忽爾隱去者。七日後。有見冠裳至方丈前。陞空贊曰。此大師者真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此相報也。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入塔。

唐志遠

汝南宋氏子。幼孤。母明敏能誦法花。稍通其義。年二十八。使依荷澤下禪德苑染。經營僧事。凡六年。既而辭去參禮。又八年。然後於天台止觀之道。知所歸嚮。於是瘁志劬躬。行四三昧。日中一食。不受別請。歲歉。或嚙炆漱流。貌無餒色。體有瘡疥。手不爬搔。如是僅四十年。會昌四年二月。忽辟穀燕嘿。十七日誠門人曰。吾平生進脩。逮茲獲夢覺安隱。豈非其所感之報耶。復以天台一宗文疏。傳之弟子元堪等。且曰。將踐聖階。降茲罕及。遂奄爾而逝。壽七十七。臘四十八。

元堪扶風馬氏子。素師事遠。及武宗汰法。乃悉以所受天台文疏。藏之屋壁。未幾宣宗興復。重葺舊居。別為遠大作影堂。而取其部文。併置於內。六時行道。以終其身。則誠無負其所囑。如此其不謂之賢乎。

唐靈祐

姓趙。福州長溪人。童稚時嬉戲庭中。俄有雲氣盤礴。天樂清亮。神聖仙真之狀。出沒空際。頃焉一叟貌類鬪寶。挹其父而謂曰。汝子來處高勝。必當重光佛運。此群靈所以標異也。且彈指作聲數四而去。祐執役於法恒律師。弱冠薙落。越三年具戒。學毗尼於錢唐沙門義寶。遊天台之國清寺。遇寒山拾得。為說偈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恤窮子。

遂謁江西百丈大智禪師。一日侍立次。百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祐撥云無。丈躬起深撥得小火。舉以示之云。者箇甕。祐有省。禮謝呈所解。丈云此是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方知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但除虛妄凡聖等心而已。若是心法。元自備是。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可往瀉山否。答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然非和尚所可住也。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答云待歷觀之。丈乃令侍者請首座。喚典座來。頭陀見首座不許。見典座云。此正是瀉山主也。首座有慍色。丈即指淨餅。問云。不得喚作淨餅。儻二人喚作什麼。首座云。不得喚作木[木*突]。典座踢倒淨餅。丈咲曰。首座輸却山子也。首座即華林。典座即祐也。丈遂遣祐住瀉山。既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寺額號同慶。相國裴

公休。亦嘗咨詢玄奧。由是天下學者輻輳焉。示眾云。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便喚作無事道人。有何不可。

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脩否。答云。若真悟得本。脩與不脩。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箇入處。猶有無始以來習炁。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脩也。不道別有法。教渠脩行。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皆當。此乃得座披衣。自作活計時也。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祐問仰山。從何處歸。仰云田中。祐云。禾好刈也未。仰云。好刈也。祐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云。和尚背後是什麼。祐云子還見麼。仰拈起一穗禾云。和尚何曾問著者箇。祐云此是鷲王擇乳。

祐睡次。仰山問訊。祐面向壁。仰云。和尚何得如此。祐轉身云。我適來得一夢。試與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祐洗面。少頃香巖來問訊。祐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原看。香巖點一碗茶來。祐云。二子見解。過於鷲子。

大中癸酉正月九日。盥漱畢。趺坐而滅。壽八十三。臘五十九。葬于山之梔子園。四鎮比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撰碑。進士李商隱題額。

唐玄策

會稽之魯氏子。幼隨父賈。至天台。見鄉呈為光明會盛甚。蓋隋智者禪師所創始也。其法於每歲九月。合遠近黑白之眾。無慮數千萬。而策心獨偉之。遂依禪林寺智廣師出家。遊方見大寂於江西。頓去平日礙膺之物。後以黃之九井山。奇秀可愛。因結茅其上。以致學者。或以其地之邃僻。而謂策曰。子亦惡能堪此寂寞哉。策曰。吾方以為樂。未見其寂寞也。大中八年示滅。諡圓寂。塔號智覺。

唐希運

閩人。蚤年即出家高安之黃檗山。具戒後。參詢徧至。嘗偕一僧。行天台道中。娓娓談笑。皆穎脫可念。目光閃爍。旁射注前。遇大溪橫沮。方過雨湍漲。不可揭厲度。於是運乃卸笠撐杖而佇。其僧趣之。曰度去好。久佇奚為。運詭曰。要度自度。毋督我。俄而其僧竟度。如履平陸。既登彼岸。招手曰。度來度來。運遙咄曰。自了漢。早知如此。必斷折汝脛。其僧隔水禮謝曰。真大乘法器也。我不如。我不如。竟去不復見。

又嘗遊京師。午則分衛檀越家。久候屏著間。未有所得。聞一姥碎語其內曰。太無厭生。運意以為未有所施。而謂之無厭。其必有說焉。已而姥使童子召入置食。問曰。師亦曾見百丈山海禪師乎。當今第一善知識也。且老妾五障之身。忝於慧忠國師

處有省。以師巍巍堂堂之相。寧自棄哉。自是見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運云。恁麼則後人斷絕去也。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遽起入方丈。運有省。隨後入云。希運特來。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丈一日問運。什麼處去來。運云。山下拾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虫麼。運便作虎聲。丈拈斧子作斲勢。運打丈一擱。丈吟吟而笑。即上堂云。大雄山下有大虫。老漢今日親遭一口。汝等諸人好看。

運在南泉。普請擇菜。泉問。什麼處去來。運云。擇菜去來。泉云。將什麼擇。運舉起刀子。泉云。大家擇菜去。

一日泉謂運曰。老僧偶作得牧牛歌。請長老和。運云。某甲自有師了。運辭泉。泉門送。提起運笠子云。長老身才沒量大。笠子太小生。運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裡許。泉云。王老師嚮。運戴笠子便去。

後居洪之大安寺。海眾奔轅。相國裴公休方廉問其地。迎至州問道。且作傳心法要一編。示運。運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不會。運云。若便恁會去。猶較些子。裴公由是深加尊奉。凡仕官所在。必執弟子禮。邀致闡演。嘗贈之詩曰。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栖蜀水。浮盃今日渡章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大中間。終於所住寺。詔諡斷際。塔號廣業。事具傳燈錄。

唐寰中

姓盧氏。河東蒲阪人。少為書生。年二十五。偕計中甲科。然未愜所志。欲再試禮部。而適丁母憂。因廬墓所。服闋竟。出家於北京童子寺。歲未二周。而諸經通習。遂造嵩嶽。受具戒。復淹貫律部。後詣百丈山謁大智海公。而究見性之指焉。俄結菴南嶽常樂寺之絕頂。諫議大夫崔公。尤推重。為別創方丈。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菴中主。答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菴中主。答云。會即便會。莫切怛。泉拂袖去。遊錢唐止大慈山。山居浙江上。地斥鹵砂磧。無所得水。將去而他。忽有虎跪地出泉。甘冽可飲。識者以為神。而眾亦大集。上堂云。山僧不會答話。只能識病。有一僧出前立云。遠有病麼。請師識。中便下座。歸方丈。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答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中明日見趙州掃地次。中問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大笑撫掌。中便歸方丈。有僧辭往江西。中云。我勞汝得否。僧云。勞什麼。中云。勞汝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得。中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山云。闍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云。將得。洞又問其僧云。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道。洞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會廢教因民服。徙戴氏引墅。大中初。詔除前禁。復儀相。太守劉公加禮敬。叢社之盛。不減疇

昔。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囑累畢。怡然坐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其冬克塔而窆焉。

唐宣鑑

劍南周氏子。幼不群。稍長出家登戒。習復經律。鄉里譽之。時達磨之道。方盛行襄漢間。龍潭信禪師名尤振。鑑因挾複造之。見則遽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鑑曰。子親到龍潭來。一夕久侍立方丈上。將出索燭焉。信授以紙燭。鑑擬接次。信即吹滅之。鑑禮拜。信云見什麼便禮拜。鑑云。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明日即辭去。信謂諸徒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

鑑抵瀉山。從法堂西過東。回顧方丈云。無無。便出。至僧堂前。乃云。也不可草草忿忿。遂具威儀上參。跨門提起坐具喚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鑑喝揚袂而出。瀉山晚間問維那云。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便背法堂。著草鞋去也。瀉問云。爾眾人還識者僧否。眾云不識。瀉云。是僧將來。有把茆蓋頭。呵佛罵祖去在。住澧陽三十年。屬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石室中。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葺德山禪院。請鑑居之。上堂云。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之。亦非得也。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若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

鑑一日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那云八人。鑑云。將來一時生按著。

龍牙問學人。仗鎧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鑑引頸。牙云。頭落也。鑑微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語。山云。德山道什麼。牙云。德山無語。山云。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鑑。鑑云。洞山老人不識好惡。者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

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鑑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云。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雖然如是。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鑑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柱杖打。臨濟聞之。教侍者參次。待其打時。但接取柱杖。當胸一柱。侍者壹如臨濟教。鑑便歸方丈。侍者回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著者漢。

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其徒曰。捫空追嚮。勞汝心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竟坐逝。春秋八十四。戒臘六十五。

唐藏奂

生蘇州華亭之朱氏。方娠及產。人聞異香炁。為兒時。嘗墮井中。若有物以舉而出之者。卅歲禮道曠禪師薙落。弱冠詣嵩山受具。母每想念。輒涕泣。因爾喪明。迨歸省。即能視如故。母喪哀毀。廬墓致禎祥。以孝名鄉里。見靈默大師於五洩山。獲

悟入。涉會昌大中教門盛衰之變。守道自若。及洛陽再造長壽寺。詔居之。手緝梵夾。以完大藏。嘗謂人曰。吾前身。寔四明天童山曇粹也。宿緣且至。吾其歸乎。會南海楊公收典姑蘇。建精舍。迎奩。因東還。大中十二年。鄞檀越任景求願。悉捐其家。奉三寶。慕奩行義。祈請為開山第一世。眾擁留不聽往。奩以椶拂遺之曰。此在即我在爾。尚何疑。既說法。玄侶雲委。且為築一塾西北隅。植柏五根其上。以表五百塾。曰此水地吾以鎮之。俄剽寇裘甫犯鄞。一日其徒二千人。盡執兵突入。奩瞑目宴坐堂上。賊臨以鋒刃。色不撓。賊悸懾。扣頭謝罪去。賊平。州上其事。詔賜寺額棲心。以旌奩德。而天童亦時所泣止也。咸通七年秋。示微疾。預戒弟子曰。七日之後。吾且逝矣。可權窆天童巖。更三年而闔維焉。八月三日終。壽七十七。臘五十七。十年八月三日。弟子遵遺命從事。獲舍利數千粒。色紅翠可愛。十三年。弟子价休。詣闕請諡。詔諡心鏡。塔曰壽相。刺史崔琪撰文勒碑。

唐從諫

姓張氏。其先南陽人。後徙廣陵。性倜儻。為鄉里所畏服。有善相者。謂曰。子身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榮寄。諫曰。素不願仕進。未知所以榮寄也。曰非獨以仕進為榮寄。方壯歲。忽謝遣妻子。求薙染。甫登戒品。因悟心宗。尋掛錫於洛下廣孝寺。慕道之實。紛然參訪。民間尤敬事之。設食必位對寶頭盧尊者曰。固生羅漢也。會昌沙汰。諫烏帽麻袍。得皇甫氏溫泉之別業匿焉。夏嘗入定於後岡喬木下。一日雷電。風雨大作。他在者皆驚走。諫跏趺坐自若。徐向空叱曰。惡畜生敢爾。大中初。歸洛下。時廣陵所生之子長矣。偶來覲。遇諫于院門不識也。乃從問所在處。諫詭指之曰。東南。子去。因闔戶不復出。咸通七年。丙戌夏。徧詣檀越辭別。且戒諸弟子玄章等。秋七月朔。旦起盥手焚香。[禾*(爾-(平-十)+(采-木))]慈氏如來。右脇臥而逝。年八十餘矣。玄章等。送屍於建春門外尸陀林。施諸鳥獸。三日視之。肌貌如生。卒無侵毀者。於是又以西竺法焚之。收合餘燼。起白塔于道旁。

唐義玄

姓邢氏。曹州南華人。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即慕禪宗。初依希運禪師。止黃檗山。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玄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辭黃檗。參大愚。愚問什麼處來。玄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教。玄舉前話。且問愚以遭黃檗打。過所在處。愚云。黃檗恁麼老婆心。為汝得徹困。汝猶不知。反從我覓過耶。玄於是大悟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愚因搥其衣領。詰之云。適來汝尚不知其過。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如此。玄無語。但築愚肋下三舉而已。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玄即走見黃檗。檗云。尿牀鬼子。來來去去作麼。玄云。只為老婆心切。檗云。大愚饒舌。待見與他一頓。玄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是。遂鼓檗一掌。檗咲云。者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

玄一日辭黃檗。檗云。什麼處去。玄云。不是河南。即是河北。檗枯柱杖便打。玄捉住柱杖云。者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去在。檗喚侍者。把將柱杖拂子來。玄喚侍者。把將火來。檗云不然。但將去。汝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玄還鄉黨。俯徇請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玄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上堂。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命。我在先師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我下得手。時有僧云。某甲下得手。玄與柱杖。其僧擬接。玄便打。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集嗣法諸徒。說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坐逝。諡慧照。塔號澄靈。

唐鑑宗

姓錢氏。湖州長城人。祖徽禮部侍郎。父晟不仕。臥病久之。宗割股肉作羹以進。病因愈。孝譽遠著。時高閑以內供奉上都臨壇大德。居州之開元寺。閑善草書。聲名藉甚。宗請禮以為師。而勿染焉。謁鹽官悟空大師。獲印記。咸通三年辛巳。巡歷名山。遂止天目東峯之徑山。道俗歸心。化以弘闡。有弟子洪謹。以講論自矜。宗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聞茫然。禮辭遊方。至滄山悟旨。乃知宗訓為不誣也。七年丙戌。閏三月五示滅。塔全身于大寂巖下。梁乾化五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表請諡曰無上天下號為徑山第二祖。雲芽先生吳興沈敬脩述贊記。

唐日照

姓劉氏。岐人。世豪貴。讀書通經史莊老。然意殊陋之。遂趨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求出家。既受具。謁嵩嶽得印記。為黃梅法胤。後遊南嶽昂頭峯。愛其秀麗竦拔。迴脫塵累。有終焉之志。菴居閱二十載。屬會昌廢教。照因木食澗飲。僅延喘息深巖窮谷中。大中初。詔除舊禁。乃復率其慕嚮之徒。繕治故址。以受來學。如是又十五年。咸通元年示寂。春秋百八。越三年二月三日。遷屍于塔。建碑垂永久。天下謂之昂頭照云。

唐普化

出家事盤山寶積禪師。得教外別傳之指。及盤山示寂。乃持一鐸。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山林。見人則以鐸從耳邊振之。而唱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時義玄禪師方居真定之臨濟院。使人捉住問曰。總不與麼來時如何。化乃拓開其人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濟聞之曰。我從來疑著者漢。

一日臨濟擇菜次。化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化作驢鳴。

化見馬步使喝道出。化亦喝道。且作相樸勢於馬步使前。使令打五棒。化云。似即似。是即不是。使云。我打得你便休。說甚是不是。

化於闐闐間振鐸唱云。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云。你擬向什麼處去。化云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化掣手便去。

一日入臨濟院。濟云賊賊。化亦云賊賊。同入僧堂。濟指聖僧問云。是凡是聖。化云是聖。濟云作者箇語話。化驟撼鐸唱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廁兒。只具一隻眼。

將終乃巡街乞求直裰。或施之衣。輒棄去。至臨濟。合棺施之。則欣然。負之趨。且號曰。明日普化東門死矣。於是聞者相率出東門以送。化曰。今日於青烏經不利。明日當死南門。明日之出南門者。以其誕也。稍益怠。及西門北門。則絕無往者矣。化然後入棺。自蓋殮。或知之轉以報。四方坌集。集則鐸聲響空中。漸遠漸微耳。眾共破棺視之索然。

唐良价

會稽諸暨俞氏子。稚歲即從師於五泄山。逮二十一年。方獲薙染。往嵩山受具戒。未幾見南泉願禪師。值馬祖諱辰。南泉脩齋次。泉問眾云。未審馬大師還來否。眾無對。价出云。有伴即來。泉指价謂眾云。此後生甚堪雕琢。价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到瀉山問云。忠國師無情說法話。聞之久矣。未究其微。請和尚今日與良价道。瀉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道。价云。還有與和尚同道者否。瀉云。此去有雲巖道人。汝若見之。必為汝道。既到雲巖。便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云。無情說法。無情得聞。价云。和尚聞否。巖云。我若聞。汝即不聞我說法。价云。若恁麼。良价果不聞和尚說法也。巖云。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价述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巖。巖云。什麼處去。价云。未卜所止。巖云。莫湖南去。价云無。巖云。莫歸鄉去。价云無。巖云。早晚來也。价云。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巖云。此去難得相見。价云。難得不相見。又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真否。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者是。价良久。巖云。价闍梨。承當箇事。大須子細。价猶未肯。後因過水覩影。乃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云。先師道只者是。莫便是否。价云是。僧云。意旨如何。价云。當時幾錯會先師語。僧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价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大中末。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价問僧云。世間何處最苦。僧云。地獄最苦。价云不然。僧云。什麼最苦。价云。袈裟下不明大事最苦。

价有疾。僧問云。還有不病者麼。价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价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爭得看他。价云。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僧無對。

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刎髮搭僧伽梨。命鳴鍾。奄然逝。時弟子眾悲號莫能已。价忽開目。喻眾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真脩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召主事僧曰。營齋。齋畢吾其逝矣。於是眾情慕戀。乃持遲其齋。至於七日。而後告備。价亦隨眾。且謂其齋為愚癡齋。蓋以其無般若氣分也。及僧唱隨意。則曰。臨行之際。大率不可喧動。此齋所以示戒也。明日浴訖跏趺而逝。春秋六十三。戒臘四十二。後詔諡悟本。塔號慧覺。

唐藏真

姓程氏。衢州信安人。蚤歲志求出家。元和中。詣長沙嶽麓寺。依靈智律師落髮。長慶三年。登具戒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所。語同業曰。教門繁廣難尋。然有總門而不探討。是可謂智乎。於是遊湘潭。登龍牙山。遇馬素弟子。方說法山中。一日語真曰。蘊界不真。有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真於言下領悟。未幾。避會昌之禍於鄉里之柯山。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別於郡之龍興寺。構禪室以居之。閱數年至嘉禾。眾留居至德伽藍。崔公鈞守姑蘇。久聞真名。邀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居招隱寺。秋反嘉禾永安寺。蓋信士呂京。捨別墅以造者。乾符中。盜寇充斥。真曰盜終不至此。後果然。五年十月十二日。安坐而化。弟子號哭。乃復甦。明年三月望前。徧別眾以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六。

唐大安

閩之陳氏子。幼年入道。資質不凡。元和十二年。登戒品于建州浦城縣之鳳栖寺靈感壇。寺始名乾元。壇名兜率。當安受戒時。天雨桂子。地生朱草。刺史元錫上其瑞。詔改今名。俄遊洪井。獲聞律學之要。造臨川石鞏山。見慧藏禪師。受半人之記。北入五臺。每躡浴龍池中。觀者驚悚。安自若。後禮瀉山大圓禪師。時崔貞孝方廉使豫章。重聞安譽。走疏召之。咸通十四年。詔賜號延聖大師。并紫袈裟。中和二年。法堂之梁。忽中折。明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逝於怡山之方丈。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諡圓智。塔號證真。

唐慧寂

韶州湏昌葉氏子。年十五。懇求出家。父母不聽。十七懇愈甚。猶未許也。其夜忽有白光二道。貫其舍。察其所從來。則自曹溪發也。寂亦左斷無明指及小指。以進曰。敢以奉酬劬勞之德。於是遣依通禪師於南華薙染。年十八。即以沙彌進道。初訪航源。已覺陞堂。後見瀉山。遂能臻奧。問瀉山云。如何是真佛住處。瀉云。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此性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於是執侍久之。遂往江陵受戒。乃參巖頭。巖舉拂子。寂展坐具。巖置拂子於背後。寂以坐具搭

肩上出。巖云。我不肯汝放。品肯汝收。問石室云。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掌。佛似握拳。即辭室。室門送召云。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寂歸瀉山居十年。父子酬唱。及應接他機。具見別錄。後自王莽山。遷止仰嶠。隨緣展化。言句尤繁。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反照。莫記吾言。汝從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吾之所言。蓋欲奪汝恂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寂云。此事極難。若是祖師門下。上根上契。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餘根隨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云。此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寂云。別有別無。徒令汝心不安。且道。汝是什麼處人。僧云幽州人。寂云汝還思彼處否。僧云常思。寂云。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時。還有許多般否。僧云。某甲到者裡。一切不見有。寂云。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向後得座披衣。自看去好。僧禮謝而去。

寂於未遷化之數年前。有偈云。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逮茲果於韶州東平山抱膝而化。時年七十七。後諡智通大師妙光之塔。

唐慶諸

生廬陵新塗玉笥鄉之陳氏。祖考皆有隱德。諸年十三。禮紹鑾禪師於豫章西山剝落。年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習毗尼。既而抵大瀉山。作米頭。以究心學。一日諸在寮內篩米次。瀉山云。施主物莫拋撒。諸云。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舉起云。又道不拋撒。諸云。一粒子不多。瀉云。須知千粒萬粒。從者一粒生。諸云。千粒萬粒。從者一粒生。未審者一粒。從什麼處生。瀉山咲歸方丈。至晚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虫。

後參道吾問云。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云添淨餅水著。吾却問諸。汝適來問什麼諸欲舉前問。吾便起去。諸有省。

後出世石霜。上堂云。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祖師門下。全無肯路。但由心意。妄說見聞。盡落今時窠臼。汝等諸人還委悉麼。僧問如何是西來意。諸云。空中一片石。僧禮拜。諸云會麼。僧云不會。諸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打破汝頭。道吾以諸見處深類己。乃躬至石霜就養。會洞山示寂。四方學者無所歸宿。而卒於諸是賴。如是二十年。堂中老宿長坐不臥。屹若樞机。天下謂之石霜枯木眾。

光啟四年戊申歲二月乙亥。示疾終。享齡八十二。受臘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之西北隅。諡普會。塔號法相。

唐全豁

出泉州柯氏。少挺特。器度宏偉。依清源誼公薙落。趨長安西明寺照公。受具戒。即往保壽寺習經律。頃之偕雪峯存公。欽山邃公。北造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尚。山欲舉起拂子。豁云不妨好手。繼參德山。提坐具

上法堂。徘徊瞻顧。德山云作麼。豁咄之。山云。老僧過在什麼處。豁云。兩重公案。遂下參堂。山云。者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方丈問訊。山云。闍梨是昨日新到麼。豁云是。山云。什麼處學得者虛頭來。豁云。某甲終不自謾。山云。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豁入方丈。側身立問云。是凡是聖。山喝。豁禮拜。後有人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豁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搵一手捺。

雪峯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拓鉢至法堂。峯因曬炊巾。見之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拓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豁。豁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即呼至問云。汝不肯老僧那。豁密啟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豁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直是天下人無奈他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

豁與雪峯欽山聚話次。雪峯忽指一椀水。欽山云。水清月現。雪峯云。水清月不現。豁踢翻水椀而去。

豁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豁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豁云。不敢孤負和尚。山云。子憑何見。有此說。豁云。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山云。如是如是當善護持。豁反菴于洞庭之臥龍山。僧問。無師之人還有出身處也無。豁云。聲前古毳爛。云堂堂來時如何。豁云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豁云。移取廬山來向汝道。

上堂。謂諸徒云。吾嘗尋究涅槃經。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時。有僧禮拜請舉。豁云。第一段義道。吾教意如伊字三點。東方一點。點開諸菩薩眼。西方一點。點斷諸菩薩命根。上方一點。點著諸菩薩頂。第二段義道。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第三段義道。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時小巖上座出問云。如何是塗毒鼓。豁以兩手按膝。舉身橫亞云。韓信臨朝底。

光啟初。徙唐年山。鑿巖置院。號巖頭。值天下大亂。豁每語人曰。我死要當大叫一聲。三年四月八日。賊群聚院中。索供饋。知事輩皆遁匿。獨豁坐堂上。賊揮突。不為動。乃剗刃其腹。豁果大叫。聲聞數十里。竟卒。闍維獲舍利以葬。僖廟賜諡清巖。塔號出塵。南嶽釋玄泰撰碑頌德。

唐惟靖

吳門人也。形奇貌古。甚類憨癡。年十三。入寧國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大德慧政。便跪拜。願容執侍。既剪落。趨天台受具戒。略歸謝政。還訪知識。每夜宿於定光禪師廢道場地。侵星遠赴禪林寺晨粥。虎隨往來。蹤跡滿道。靖隨以鉏滅之。其意蓋不欲令人知也。常病背疽。袒而臥。偶有鳩鳥。糞瘡上即愈。窖藏半斗米。曰以為霜雪糧。日和野菜煮銚中取食。米則終年未嘗耗。尋徙明州之伏龍山。山下瞰滄海。勢岩嶢拔霄漢。昔沙門鑑諸隱焉。諸有文學道義刺史至者

多謁之。靖尤為刺史黃晟所敬。屢請於州府供養。晚年於奉化北山置院。示疾坐逝。春秋七十餘。窆于山下。瑩銘存焉。

唐玄泰

不知何許人。性方正。舉止造次合於義。蚤年徧參請。嘗見德山鑑禪師。有悟入。晚居衡山之七寶臺。寒暑之服。未嘗用帛。人因以布衲呼之。後進或有謁者。使盡略去苛禮。苟[禾*(爾-(平-十)+(采-木))]門弟子。則立謝絕。戒勿通。然好誘誨俊秀。善詞章。凡著述。輒能傳遠垂久。時寺尤苦山民莫徭輩所擾。斬木燒山。不可誰何。於是泰作畚山謠以風。而上適聞之。詔守令嚴加禁約。而嶽中諸寺。賴以獲存。臨逝說偈曰。不用剷頭。不須澡浴。猛燄一堆。千足萬足。舍利營小浮圖以葬。

唐圓紹

姓孫氏。其先富陽人。祖官南燕。固占藉于滑臺焉。紹幼而俊邁恬靜。年十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出家。年二十二。於相州義壇。從香燈律師受具。已而徧歷叢林。實悟旨於夷門倉垣水南。水南即今之開寶寺也。復久掛錫。以養聖胎。大中十年。會裴公休罷相鎮汴。與言悅之。請居上方院。紹恐其迫窄。不足以容廣眾。將闢而大之。時檀信臻萃。倏成鉅剎。擁彘之流。數盈二百。僖宗時。相國晉公王鐸。為奏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仍詔度僧七人。以侍湯藥。法社之盛。僅四十載。所受化者。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眾曰。若不解玄旨。何能脫生死。報汝諸人。急急自了。吾今景迫崦嵫。此為最後教戒也。遂寂然而化。壽八十五。臘六十三。詔於本院西南隅建塔以葬。越五年二月二日。開塔儀貌如生。爪髮俱長。乃復供養七日。使遠近瞻仰。當闔維之際。神光五色出煙中。收舍利百餘粒。四眾淘汰近千粒。珠圓玉潔。非戒定慧所熏染。惡能爾。昭宗戊午歲也。梁乾化癸酉。詔諡定覺。塔號靈化。貞明四年九月。慧靄等立碑。開封尹王瓚文。

唐從諗

郝氏。曹州郝鄉人也。童穉出家於州之扈通寺。以沙彌抵池陽。見南泉願和尚。時泉方偃息。問諗曰。近離什麼處。諗云瑞像院。泉云。還見瑞像麼。諗云。不見瑞像。只見臥如來。泉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諗云。有主沙彌。泉云。主在什麼處。諗進前云。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泉器之。許入室。

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諗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諗云。不擬如何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足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諗於言下悟入。乃於嵩嶽琉璃壇納戒。却反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泉云。山下作牛去。諗云謝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

諗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煙滿屋。叫云。救火救火。時大眾俱到。諗云。道得即開門。南泉於窻隙中。過鑰匙與諗。諗即開門。

諗到黃檗。檗便閉却方丈門。諗持火炬。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檗開門擒住云。道道。諗云。賊過後張弓。

又到保壽。壽見來即背坐禪牀上。諗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諗便出。

到鹽官云看箭。官云過也。諗云中。也。

到夾山將柱杖入法堂。夾山云。作什麼。諗云探水。夾云。一滴也無。探什麼。諗倚杖於壁而出。

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不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來非吉祥。諗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

眾請住趙州觀音院。示眾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為誰家煩惱。諗云。為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諗云。用免什麼。

諗掃地次。僧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諗云。又一點也。

諗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座云。講涅槃經。諗云。問一段義得否。座云得。諗以脚踢空吹一吹。是什麼義座云。經中無此義。諗云。五百力士揭石業。便道無。

大眾晚參。諗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出禮拜。諗云。比來拋甄引玉。却引得箇墜子。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去。婆云。又恁麼去也。僧舉似諗。諗云。待我去勘破者婆子。諗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如前。婆答諗亦如前。諗歸謂其僧曰。我與汝勘破者婆子了也。

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諗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諗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諗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有新到僧。謂諗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柱杖。不曾撥著一人。諗云。自是大德柱杖短。僧無對。

有僧寫諗真。呈諗。諗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若不似我即燒却幘子。

諗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後有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示雲居。居云何必。僧回舉似諗。諗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諗纔舉前語。僧指旁僧云。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諗休去。

一日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諗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諗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明日王公令客將傳語。諗下禪牀接。侍者問云。和尚昨日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麼却下禪牀。諗云。非汝所知。上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下等人來。山門外接。

諗臨終。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受用不盡者。
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諡真際大師。

唐慧沐

姓祝氏。世居暨陽。為著族。沐幼冲。習詩禮成造秀。隨計吏入京師。道過覺智寺。謁大觀禪師契真。真微以語風沐。沐因開寤。求刳度。已具戒。詣洪井禮觀音次。頓見本心。咸通七載。還鄉里化導。邑宰韋公為帥。檀信建棲真院。以待四方學者。無何廉使裴延魯。於水監坊營治精舍。既成而召沐居之。俄明州掾齊肇。請居玉笥峯。所至著名績。未幾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

唐元安

姓談氏。鳳翔麟遊人。卅歲依兄祐律師於岐陽懷恩寺。薙落受具。即事參扣。首訪臨濟。已而辭濟。濟喜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安蒙許可。自謂已足。尋至夾山卓菴。後得夾山書。覽之悚然。乃棄菴至夾山禮拜。夾山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閻梨。此間無老僧。安便喝。夾山曰。住住。閻梨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閻梨截斷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安茫然。夾山便打。安因茲服膺數載。

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答曰。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見時如何。答曰。龍舍海珠。游魚不顧。

夾山將示滅。謂眾曰。石頭一枝看看滅已。安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安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則吾道未墜也。夾山順世。安因卜居於灃陽洛浦山。後徙朗州蘇溪。四方玄侶輻輳。

示眾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須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僧問瞥然便見時如何。答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僧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答曰。鸞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曰。教中道。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脩無證者。百千諸佛有何過。無脩無證者有何德。答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如何是本來事。答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問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答肌骨異葛藟。稊稗終難映。

上堂云。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出曰。請和尚一卦。答汝家爺死。僧無語。

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諦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眾以為常。略不相做。至冬示有微疾。亦不倦提唱。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通者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者箇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

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安曰。者裏是什麼時節。作者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答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盡不盡。答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安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梨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答彥從不會。安曰。汝合會但道。答彥從實不知。安喝出。乃曰苦苦。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安。安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鷺。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唐文喜

嘉禾禦兒朱氏子。母方娠夢。得三蒂桃吞之。而產。孩孺却葷羶味。七歲依邑之常樂寺僧清國出家。國蓋其舅氏也。使習經懺。乃遂薙落。俄學法華。及閱天台文句於越州之開元寺。即事敷演。開成三年。登具足戒。無何屬會昌變。故操行愈益屬。大中初。再獲度於鹽官之齊豐寺。大慈山性空禪師。指使參方。咸通壬午歲。見仰山寂公於豫章觀音寺。頓契心法。仰山因令曲知常住。一日有客比丘。中後求食。食既盡。喜以事冗偶未食。遂饋客。頃之仰山問曰。求食比丘。已證果位。汝給之否。答輟已分給之。仰山曰。汝得利益。何可言耶。七年還居餘杭之千頃山。十年檀越劉嚴馬徵等。請居龍泉古城院。居凡十一年。乾符己亥。巢寇掠地餘杭。又徙霽之餘。不亭避之。刺史杜孺休以仁王院邀焉。光啟三年。錢謬始牧杭。疏以龍泉廨署迎致。即今之慈光院也。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喜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喜喚院主曰。者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喜默然。僧罔措。再理前問。喜曰青天夜蒙昧。不向月邊飛。

大順初。威勝軍節度使董昌。與武肅同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賜號無著。光化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坐逝于廨署。壽八十。夏六十。十一月二十二日。塔于靈隱山之西塢。

喜性資純謹。至誠可格物。廣明元年夏。螟蝗蔽天下。則野為之赭。喜以柱杖。標袈裟畎澮中。厲聲叱之。蝗無下者。是歲一境之內。獨喜所耕十頃。為有秋。將終之時。方丈發白光。竹樹皆變白。

唐襄普

不知何許人。既得法於澧陽之夾山。後於洛陽之韶山闡化。一日下山見遵布衲。遵問韶山在什麼處。普指竹處云。只者便是。遵云擬伸一問得否。普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張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雀兒。普云。饒君直在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且道過在什麼處。普云。個儻之詞。時人知有。遵云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普云。魯般門下。徒勞巧妙。遵云。學人只恁麼

。師意如何。普云。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普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久之而終。諡無畏。

唐洪諲

族吳氏。吳興人。年纔十九。禮無上大師於開元寺出家。至二十二。往嵩山會善寺登具。僅七日。能盡習誦大比丘戒。遂究毗尼。研經論。已而歸省無上。無上曰。汝於二六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諲慙然。三日不能食。無上因其憤悱。而發明之。遽有證入。於是徧參雲巖瀉山。而器質蓋已成矣。會昌之變。人皆悲泣歎惋。諲獨否。乃曰。大丈夫當此厄運。豈非命耶。命因有不可免者。復何作此兒女子態乎。會長沙信士羅晏。願奉安於家供養。閱二年之久。執寶禮。如一日。大中既復昌法祚。還居鄉里之西峯院。咸通六年。登徑山省觀。明年無上大師入滅。眾請諲嗣主寺門。學者之來。視無上時。蓋十倍不翅。黃巢之亂。其偏帥領卒千餘人。入山見諲。宴坐不起。帥怒以劍揮之。劍不著諲。而著牀者再。諲顏色不動。帥異之。因再拜有所施而去。

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答猶是他家公幹。問公幹後如何。答耕人田不種。問畢竟如何。答禾熟不臨場。僖宗皇帝。詔賜院乾符鎮國額。景福二年。吳越王尚父錢氏。奏賜號法濟大師。光化四年九月十八日。辭眾以逝。喪事所費。皆出吳越府。禪林榮之。初王家天目之石鑑山。貧甚。諲偶見於軍戎中。遽屏左右。握手耳語曰。宜自愛。他日貴極。當無忌佛法。是以王敬事之。終其身。

上首弟子。廬山栖賢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尤傑偉。兩浙被其化。卒諡歸寂。

唐慧恭

姓羅氏。閩人。母夢。所居地湧浮圖參天而娠。逮童孺。聰寤異常。年十七舉進士。偕計到京師。遊終南山。覩祖師遺像於奉日寺。釋然有得。遂求隸本寺執僧役。時安國寺。新創開壇。年二十二。始薙落受具戒。謁宣鑑禪師於德山。山問云會麼。恭云作麼。山云請相見。恭云識了也。山大笑。乃許入室。

山既示寂。偶客信州愛玉山之勝。而居焉。刺史為營西禪寺。聚學者數百人。未幾以其城市囂[穴*辱]。復入福州長溪之馬冠山。泉州之富陽山。所至檀施駢集。徒侶臻擁。志所欲。為立就。景福三年。率弟子觀覽天台。州牧京兆杜雄。闢紫凝山。築瑞龍院。以留之。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忽命聲鐘。顧瞻左右云去。遂瞑目。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

唐道膺

薊門玉田王氏子。年二十五。依范陽延壽寺落髮受具。始習毗尼藏。歎曰。大丈夫宜求解脫。豈復為義所桎梏耶。由是詣翠微山問道。而即以燕居者三閱寒暑。俄而覩有人衣冠。若使者狀。謂膺曰。盍遊南方。以參知識乎。忽不見。且有僧從豫章至。為稱洞上法席之盛。膺竟造洞山。山一日問膺云。閣梨名什麼。膺云道膺。山云向上更道。膺云。向上則不名道膺。後山問膺云。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膺云。若是思大。佛亦不作。說什麼作國王。

一日山問膺。什麼處來。膺云踏山來。山云阿那箇山堪住。膺云阿那箇山不堪住。山云恁麼即子於山得箇入路。膺云無路。山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膺云。若有路。即與和尚不相見也。山云。此子向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在。於是洞山深肯之。

出世居三峯。後徙雲居提唱。頗類洞山。時鍾傳以南平王。據有江西。尤信嚮。表奏賜紫衣師號。每延請入府。則預令掃除甘子堂。以館之。千眾圍繞。供施豐縟。雖荆南成汭。亦慕德遺饋。動盈鉅萬。天復元年辛酉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遷化。

唐有緣

姓馮氏。東川梓潼人。小學之歲。即入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定蘭者。宣宗皇帝之得戒師也。每隨侍出入內中。帝嘗戲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是名之有緣。而薙落焉。大中九年。白公敏中鎮益部。命淨眾寺。開戒壇。因獲受具。尋還京師。聽稟經律。後遂謁小馬神照而領會心要。凡一時大叢席。扣激殆徧。偶止滌之華山。及南遊。廉使李公誨。為別築禪室武夷山中。以邀之。乾符三年。抵緡雲。闢院龍泉大賽山。事聞。詔詞部。給龍安額。仍度七僧居之。十有八載。而遷連雲。太守盧約。又於州之開元寺。構別院。以四事供養。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疾。六月朔日終。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二。時司空楊公習。方制置浙右。遺命主後事。茶毗於寺之南園。獲舍利百餘粒。分其四十四粒。并燼骨。納之寶餅。而塔瘞之。晉開運三年乙巳歲。律師文泰撰文勒碑。以追頌其懿行休德焉。

唐恒通

主邢州平恩李氏。年十三。既終父母之喪。遂依師于鵠山。披覽梵典。年二十。乃蒙恩剏度於州之開元寺。未幾受具。尋隸薦福寺。聽習經律。因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胄來梁。復明何事。由是載詢南方。見招賢岑大師。岑問何處人。答曰。邢州。岑曰。我道不從彼來。答曰。和尚還住此也無。

岑示滅。通以弟子。執心喪禮。遊宣城。尚書崔寓待之加厚。闕瑞聖禪院於謝仙山邀之以居。中和文德之間。群盜擾攘。大順二年。通領徒至四明。州牧黃君晟。卜築雪竇。留以接眾。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沐浴坐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神于塔。塔在院之西南二百步。

唐楚南

閩之張氏子也。幼事曇藹師於郡之開元寺。逮冠歲乃薙落。俄受具五臺。而趨道。以究律部。尋遊京師。習淨名經等。因歎曰。頓漸之指。懸絕如此。去依芙蓉山。無所契證。尋謁運禪師於黃檗。獲記荊焉。會昌間。詔廢教。即遁居林谷間。大中初。詔復教。裴公休以相國出尹宛陵。邀致黃檗於府治。以便詢訪。南侍檗左右惟謹。未幾。辭入浙。掛錫姑蘇之報恩寺。一室禪坐。閱二十餘載。足未嘗踰闕。乾符四年。太守周慎嗣承其風。請說法寶林寺。俄徙支硎山。以其靜僻。而悅從之也。五年杭州昌化令徐正元。紫溪鎮將饒京。以千頃山慈雲院尤幽夤迎。處方丈中。訓徒之外。但燕嘿而已。然化被吳越。光啟三年。元帥錢公鏐。造山供施。且表聞其德於上。詔賜紫衣一領。鹿胎衣五事。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入寺。法堂梁折。五月疾。召眾別。牀上稍垂足引臂。如起行狀。遽寂。世壽七十。僧臘五十六。塔全身於院西隅。

唐義存

姓曾氏。泉之南安人。家世奉佛。九歲求脫俗。父母以其幼。未許也。年十二。父遊莆田之玉潤寺。存侍焉。寺有律師慶玄。操行峻特。存見而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不肯歸。十七年落髮。謁芙蓉山恒照大師。屬會昌之禍。遂遁止其所。久之大中既中興大法。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戒於幽州之寶剎寺。歷攬名山。徧扣禪會。卒獲益於武陵之德山。咸通六年。始營雪峯之居。天下錫衲響應影隨。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俱仰入府。問道要。或以聞之僖宗皇帝。遣閩人陳延効賜紫伽梨。并真覺師號。歲辛亥。杖履遊丹丘四明。明年王氏審知。始以侍中入閩。據有其地。而存適不在。若相避然。後二年。還自吳。王氏大加禮異。齋僧構宇。設像鑄鍾。復時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或油幢。臨席聽法。其熊罷之士。漁獵之民。皆變情易行。薰其德而善矣。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存云。闍梨行脚為什麼事。

存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離浙中。存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不涉。存云。爭得到者裡。僧云有什麼隔礙。存便打。

上堂。舉拂子云。者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存舉拂子。僧云。又道者箇為中下。存以拂子薰口打。

存因舉六祖風幡話。乃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柱杖。時大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存云我適來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柱杖。

戊辰年。春三月示疾。王使醫以藥進。存却不受。夏五月二日夜乃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其月十五日入塔。嗣其法者。則玄沙師備。雲門文偃。洞巖可休。鵝湖智孚。長慶慧稜。鼓山神晏。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八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慧學

傳宗科

梁無作

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父宛丘縣尉。母戴。方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苦從求寄宿。父亦夢。於盤中書字。殊得意。欲獻之天子。旦則各說所夢。母因自指其腹。謂父曰。果生男。其必歸之流水寺乎。蓋其家去寺不甚遠也。及生岐嶷可愛。性介潔。惡葷羶物。四歲教之誦習。能強識。父滋喜其類己也。且將圖婚。以待其成。母不可。竟出家。如前志。年滿受具戒。講通經論。俄棄去。後入閩。依雪峯存公。得禪要。未幾。廬陵檀越。挽居三顧山之云亭院。豫章之南平院。皆固辭。時鍾氏據洪井。作客十年。終莫晤會。卒遊會稽。考槃四明山中。吳越錢氏。聞其名。遣使召之。略上謁遽別。仍以詩謝曰。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樂安孫郃。方逸老奉化。素慢緇侶。詣作則談笑終日。進士揚奔亦傾蓋。開平中示滅。春秋五十六。作平生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脩名刺。不趨時利。有草隸字式。諸經禮懺文。注道安六時禮佛文。并所述詩歌行世。自號逍遙子。

梁師備

生閩之謝氏。少隨其父。漁南臺江中。得魚輒縱之。父雖怒不恤也。咸通初。出家芙蓉山。即往豫章開元寺受具。歸執役隸業院。辛苦無所憚。布納芒鞋。日中一食。常坐不臥。叢林以備頭陀稱之。雪峯存禪師。其同學兄也。嘗謂之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以為然。出世玄沙。毘士之相從者。常七百許人。備一日上堂。默坐良久。大眾將謂不說法。一時散去。備咄云。看者一隊漢。略無一個有智慧者。但見我開者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言覓語。是我真實為他。却總不會。若恁麼大難大難。

備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三種病人來。汝作麼生接。若拈椎豎拂。盲者不見。提唱古今。聾者不聞。待他對答。瘖者無言。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出云。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備云。汝作麼生商量。其僧便珍重而出。備云。不是不是。羅漢云。桂深現有眼見。有耳聽。又有口說話。和尚作麼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

備見僧來禮拜。乃云。因我得禮汝。備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去。後際不來。見在不住。汝作麼生觀。長生云。放皎然過。有个商量。備云。放汝過。作麼生商量。長生良久。備云。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僧問云。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備云。只為太近。又問。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備云。畱塞汝口。爭解道得。

當是時。審知王氏。以侍中據有閩土。為奏賜紫伽梨。師號宗一。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終。壽七十四。臘四十四。忠懿王為樹塔焉。

梁本仁

得心法於洞山。住筠州白水院。眾盈三百。玄言流播。設洞山忌齋次。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仁云更下一分供食著。

西山眾行者禮拜。仁問云。來作麼。行云。來求指示。仁云。爾許多人。教我分付阿誰。

鏡清行脚到。仁喚清云。天寒道者。清云不敢。仁問云。還有臥單得蓋否。清云設有。亦無工夫展得。仁云。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清云。滴水滴凍有什麼事。仁云。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仁云。落華隨流水。明月上孤峯。仁將逝。焚香趺坐乃曰。香煙盡處。吾即行矣。果然。

梁光仁

不知何許人。叢林號矮師叔。以其形質矬陋也。然氣槩精爽。其說法。且不以杖拂為用。時時捫撫木蛇。或問焉。則曰。曹家女也。機辦宏峻。四方學者所嚴憚。蓋洞山門下之雄傑士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仁云尺五頭巾。又問。如何是尺五頭巾。仁云圓中取不得。

仁一日舉香嚴旨重不得全話。問鏡清云。恁道者作麼生會。鏡清云全歸旨重。仁云作麼生不得全。清云个中無旨路。仁云始慍病僧意。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仁云京師出大黃。

仁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閑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又著四大等頌。李長者華嚴論略。行世。既入龕。有白鹿。屈膝龕前。

梁智閑

青州人。軀幹七尺。讀世書。有材具。親黨推許之。俄而出家。遊潭湘。事大圓禪師於瀋山。一日山謂之云。吾不問汝平生。於經卷冊子上說得底。且汝於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道將一句來。吾要識汝。閑懵然。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山皆不許。閑云却請和尚與某甲說。山云。吾說得。是吾之見。於汝眼目。有何所益。閑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字可以訓對。歎曰。畫餅不可以療飢。因盡焚之。涕泣辭山而去。且曰。此生不學佛法。已作个長行鬻飯僧。庶幾免於勞役也。抵南陽。覩國師忠公之遺跡。而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於茅茨次。偶擲瓦礫。擊竹作聲。廓然大悟。

。遽歸沐浴焚香。遙禮山云。和尚慈悲。恩逾父母。當時若與某甲說破。豈有今日事也。仍述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上堂云。道由自悟。不在說言。況乎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威光。日用全功。迷途自背。

參詢之士。如水走下。鬱成叢社。卒諡襲燈。塔號延福。

梁大同

舒之懷寧劉氏子。夙事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始習安般。業且成矣。意以為華嚴性海。豈局此哉。乃負錫趨翠微法會。偕伏牛元通請益。大明祖意。歸鄉里。茅茨投子山。以接學徒。一日趙州諗和尚。以分衛抵桐城縣。同亦出山。遇諸途。未相識也。州加偵察。知是同。乃問云。莫是投子山主否。同云茶鹽錢乞我一个。州先入山坐庵中。同後攜油一餅至。州云。久響投子。到來只見個賣油翁。同云。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同提起油餅云。油油。州又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同云。不許衣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汝更侯黑。自是同譽播海寓。而諮詢之侶。輻輳焉。中和中。巢寇擾攘天下。有渠魁。持刃問同曰。住此何為。同色不變。對以佛法。皆懲戒意。渠魁遽膜拜。脫身所著衣服施之。感泣而去。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跌坐而亡。壽九十六。臘四十六。凡居此山三十餘載云。

梁本寂

姓黃氏。泉之蒲田人。年十九。即出家於福州之雲名山。年二十二。而受具。舉措老成。識者知其為法器。成通初。禪學方盛。會悟本价禪師。住洞山。寂往來請益。洞山問云。闍梨名什麼。寂云本寂。洞云向上更道。寂云不道。洞云為什麼不道。寂云向上不名本寂。洞深器之。寂辭洞山。山問云什麼處去。寂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寂云去亦不變異。

後受請。出世撫之曹山。徙荷玉山。二處法席俱盛。

僧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寂云不相識。僧云為什麼不相識。寂云只為同在一處。僧云恁麼即不分也。寂云眉且不是目。僧云如何是目。寂云端的。僧云如何是眉。寂云曹山却疑。僧云和尚為什麼却疑。寂云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寂云。包含萬有。曰為什麼不宿死屍。寂云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什麼絕氣者不著。寂云。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寂云。道有道無即得。爭柰龍王按劍何。訓應之暇。又出君臣五位之說。以詮其妙。復著對寒山子詩。行世。文辭雅麗可觀。尋示疾終。壽六十二。臘三十七。弟子樹塔以窆。南嶽玄泰追撰塔銘。

梁存壽

石霜弟子也。住蒲坂。方冀王友謙作鎮此邦尤禮下之。數迎入府論道。每為之前席。供施便蕃。且請為菩薩戒師。所居棲巖山。玄侶駢擁。誠無媿於枯木眾也。卒年九十三。停龕一月。髭髮再生。因復鬚除然後入塔。

梁師彥

閩越許氏子。既受巖頭齋禪師心印。初若杜默。後為所知。勉之利物。乃允眾請。居台之瑞巖院。其治人治己。嚴整有法度。故江表之言叢席者推焉。且機辨峻捷。鏡清道愆。嘗致問輒挫。

一日有三梵僧至。彥問曰。何時離天竺。曰朝時。曰得無勞乎。曰為法忘勞。彥召維那。俾入堂。上座安置。明日求之。不復見。

吳越錢氏屢聘。僅一至。即苦辭去。或謂有自滿倉蓋不待耕獲。而眾常給也。忽遇一村媪。語之曰。汝疾歸。救取千百物命。媪即到家。其兒婦。方挈竹器。拾田螺。媪遽放之水云。

又檀越數家。同日請齋。而彥一時應赴。則其分化可知。及卒。方闍維。巨蛇緣木杪。投身火聚與俱化。噫異矣。薪盡舍利飛。散草木上。精瑩絕世。

梁居遁

姓郭氏。臨川南城人。年十四。出家於廬陵滿田寺。旋詣嵩山受具。因入翠微禪會不契。德山又不契。遂止於洞山。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洞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從此始寤。碌碌眾底。八年。楚王馬氏承其譽。而敬慕之。請居龍牙山妙濟院。負錫而至者。常半千。示眾云。夫參學人。須透過佛祖始得。所以古德道。佛教祖教。是生冤家。方有共語分。若透佛祖不過。即被佛祖謾去也。時有僧問。佛祖還有謾人心也無。遁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麼。僧無語。遁云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佛祖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佛祖過。此人却過於佛祖。始是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古人不別。如未透得學佛學祖。萬劫無有得。時僧因問。如何得不被佛祖謾去。遁云即須自悟去。

遁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云與我將禪板來。遁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遁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濟云與我將蒲團來。遁遂過蒲團。濟接得便打。遁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貞明初奏賜紫伽梨。號證空龍德三年。癸未九月十三日。終于所居院。

唐休靜

不知何許人。參洞山。得記別靜於樂普作維那時。白椎普請云。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於是第一座問云。聖僧嚕。靜云當堂不正坐。誰赴兩頭機。

靜問洞山云。未見理路者。爭免得情識去。洞云。汝還見理路也無。靜云見無理路。洞云。什麼處得情識來。靜云正是學人問處。洞云汝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始得。靜云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云直須恁麼去。靜後遊河朔於平陽示寂。茶毗獲舍利。建四塔以葬。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諡寶智塔號無為。

唐惟勁

福州長溪人。操行精苦。奉養尤儉素。人以頭陀稱之。登雪峯即領指。無底滯。乾化中。住嶽之慈報寺。一日詣三生藏。見燈鏡光影涉入。歎曰。先達聖人具不思議智慧方便。而使華嚴法界。主伴互融之指。昭示目前。又豈區區世間小巧。所能為哉。後有於道觀中。設此器者。勁作頌五章非之。續寶林傳南嶽高僧傳。皆勁筆。開平中楚王馬氏奏賜紫衣。號寶聞大師云。

唐棲隱

字巨徵。姓徐氏佩鱗之歲。辭父母入道。具戒已。還勤於習律。後得心要於歸宗。然風雅之情。出於天性。廣明中。避巢寇於廬山。花朝月夕。未嘗不見之吟詠。其嘉聯妙句。往往膾炙湖海齒頰。與貫休處默脩睦遊。若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又其次也。及寇平。放曠荊楚。每陟祝融。為留戀不能去。光化三年。南抵番禺。受知放太尉徐彥若。同光二年。邂逅鉅鹿魏仲甫於洪井。遂締文字交。天成中卒。詩之精粹者。計百餘首。號桂峯集而丐序於仲甫。弟子應之寔記綱焉。

唐慧稜

杭州海鹽孫氏子。初娩胞純紫色。兒肩腋間。若服伽梨狀。逮成童。益俊朗。遂出家於蘇之通玄寺。纔登戒品。即事南詢。至雪峯問云。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指示。峯默然。稜禮拜而退。峯笑頷之。

一日峯謂稜曰。我尋常向諸人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出入好看。汝作麼生會。稜曰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

稜入方丈參。峯云。是什麼。稜云今日。天晴好普請。叩激之機。無所疑滯。因述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為人自旨乃方親。昔時謾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以昭慶院。詣師居之。群納雲委。後又居長樂府之長慶院。出世二十餘年。眾常不減一千五百。蓋其資性能容忍。而慎許可。故受其益者無筭云。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卒。壽七十九。臘六十。

唐桂琛

生常山之李氏。童時即篤志離俗。親戚鄉黨皆莫之從。年且弱冠。乃獲為郡之萬壽寺無相大師弟子。既登戒品。方學毗尼。歎曰。此豈足以臻觀脫哉。於是南謁雲居雪峯。抵玄沙。沙問云。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琛指椅子云。和尚喚這個作什麼。

沙曰椅子。琛云。和尚不會。沙曰。我喚作竹木。汝喚作什麼。琛云桂琛亦喚作竹木。沙云盡大地覓一个會佛法底人不可得。自是玄沙每誘迪學者。出諸三昧。皆命琛為助發。於是漳牧王公。建地藏精舍。而請駐錫焉。久之徙居羅漢院。上堂。宗門玄妙為當只恁麼。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看。若無。不可只將三个字。便當卻也。三个字謂宗教乘而已。爾若道著宗乘。便是宗乘。若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元來。由爾口裡安立名字。爾向這裏。說圓說頓。說實說常。禪德爾把什麼作圓作頓。作實作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理沒。珍重。問如何是羅漢家風。答不向爾道。問因甚麼不向學人道。答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答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答塞却汝口。問如何是十方眼。答時上眉毛。天成三年。戊子秋示疾數日安坐而終。壽六十二。臘四十。荼毗於城西院之東岡。建塔葬舍利於院之西。則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無恙時。鼓山神晏尤見重于王氏。以他事脅令捨玄沙嗣雪峯。琛終不變。

唐如敏

閩人也。始得心法於安禪師。及劉氏據番禺。每迎入府供養。有所詢訪。謂之乞願。敏亦無所顧忌。輒隨事占對。後皆奇中。因署號知聖大師所居靈樹院。巖谷尤深。窅丈室燕坐。悉屏絕童僕。獨一淨人侍側。呼之為所由。一日登山。遽麾使去。淨人因蔽草中窺之。見敏沒入地。久之乃復出。淨人竟前問所往。徐曰。吾與山王有故。邀吾閑談耳。且戒之。曰。所由勿泄吾跡於外。

有僧問云。如何是佛法至理。敏展兩手。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敏云千年田八百主。云學人不會。敏云。即當屋舍沒人脩。問云。如何是西來意。敏云。童子莫徭兒。云乞師指示。敏云。汝從虔州來。問云。是什麼得恁麼難會。敏云。火官頭上風車子。

有尼送瓷鉢。敏托起云。者个出在什麼處。尼云。定州敏櫟破。尼罔措。

或問和尚年多少。敏云。今日生。明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何處。敏云。日出東。月落西。廣主將興兵。欲訣臧否於敏。敏知之乃封一函子。付知事云。王來則出此開之。竟化去。及廣主至。怒知事曰。和尚疾時。何不見報耶。對曰。和尚未嘗有疾。於是出其函。得一帖子。於內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因召第一座文偃。開堂說法。以紹其化。兵亦遂寢。且塔其全身於山中。葬費皆出王府。

唐道怱

姓陳氏。永嘉人。幼惡鯁血。親戚強啖之。輒嘔噦不已。因求出家於郡之開元寺。既受具。即徧參請。入楚抵臨川。尤於曹山寂公。微詰不小挫。入閩遂服膺雪峯。一日峯。問什麼處人。怱答溫州。峯云恁麼是一宿覺鄉人也。怱云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峯云好喫捧。且放過。

怱問峯云。古德以心傳心。心如何傳。峯良久。怱禮謝。峯云更問我一轉語好。怱云就和尚請取問頭。峯休去。其機鋒峻捷。時叢林稱小怱布納。蓋太原有與同名者。年臘稍高云。

出世居越之鏡清院。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箇著實親切處。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汝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快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路。怱噓噓云。要棒喫麼。僧云。恁麼即學人罪過也。怱云幾被汝打破蔡州。尤與皮公光業相往來。公日休子也。辭章宏贍。議論該博。篤志禪學。嘗謂人曰。鏡清深造遠詣。莫臻其極。吳越錢氏欽慕之。命居天龍寺。及建龍冊寺。請為第一世。天福元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茶毗于大慈山。塢塔舍利於龍姥山前。僧主彙征著塔銘。

晉善靜

長安金城王氏子。父朗唐威州刺史。母李氏夢。佛像金色晃耀。因而有娠。及生岐嶷。稍長讀書。能文辭。為神策軍掌書奏。中尉器重之。年纔二十又七。詣終南山豐德寺。禮廣度禪師。去飾受具。而家人莫之知也。天復中。南謁樂普。器之。容入室。仍典園務。有僧辭樂普。普問云。四面是山。闍梨向什麼處去。其僧不能答。苦求靜代答。靜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礙野雲飛。且囑其僧曰。如和尚問。慎不可道是某甲語也。後僧既以此語答樂普。普詰之曰。此非汝語。果誰語邪。僧具以靜對。至晚樂普上堂云。園中有五百人善知識。汝等勿輕視也。

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復遊峩眉。興元連師王公禮重。旋歸鄉里。住永安禪院。僧問云。知有底人。道不得時如何。答知者个什麼。云不可無也。答恁麼只合道得。云道即不無。爭柰語偏。答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云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答異境靈松。覩者皆羨。云見後如何。答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開運丙午。冬鳴虔稚。集僧囑累。歸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九。僧臘六十。明年正月八日。茶毗於城南。得舍利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塔於長安義陽鄉。靜平居多異。洗沐往往舍利殞墜。必自收闕。不以示人。且戒弟子。勿外傳。嘗禪寂。群鶴馴狎庭際。若聽法狀。靜恐有見者。每使人驅去之。

晉師會

姓巨氏。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北徙。遂為薊門人。考知古。母趙氏會幼從鄉里之溫泉院道丕出家。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剎寺壇。梁開平中。北遊河朔南走江淮。迄未有所得也。抵漢南遇觀音院巖俊。問會曰。子聞投子山大同禪師否。曰。聞。曰嘗往見否。曰未之見也。曰宜亟往。毋緩也。於是會以為然。既見。語果契。乾化二年。特過俊公謝曰。微子吾幾空度此生。時俊公居汴。因亦留會佐法席。四年秋寶積坊羅

漢院住持志脩。願舉會自代。會讓不可。且顧其院隘陋莫足容眾。俄檀越尚書左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共疏請額於朝。詔賜額天壽自爾翕然興起。矣天福七年。詔賜紫衣。開運初。賜號法相。如是歷三十五載。飯僧滿二百餘萬。其所得所用無小差互。其操守廉潔槩可見。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囑累門人。泊然而化。壽六十七。臘四十八。闍維收舍利。起塔於東郊汴陽鄉刑部侍郎邊歸讜文其碑。

晉全付

吳之崑山人。父攜以賈於豫章。年幼爾乃悅禪寂之業。懇從父祈出家。父怒不應。已而察父色稍霽。又祈焉。如是至三四不已。父謾諾之。因即辭去。走江夏清平大師所。清平問曰。爾來何求。曰志求法也。清平憐其幼而敏慧。納之。付事清平尤謹。未幾為落[彭/采]登具。問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哉。遂抵宜春仰山之南塔涌公。執役左右。且屢載遊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邀之。及楊宰罷任去。徙鵠湖山之清化院。僧有同里者。謂之曰父母之邦。寧無意乎。明日棄鵠湖而東謁吳越錢氏文穆王於錢唐。衣衾盃器。施予有加。既剏院雲峯山。仍名清化而俾居焉。參扣者臻萃。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付曰。華表柱頭飛木鶴。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付云眼裏瞳人吹吡子。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答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問還受祭祀也無。答祭祀即不無。問如何祭祀。答漁歌舉櫂谷裏聞聲。

忠獻奏賜紫伽梨。以付累讓改納衣。尋號純一大師。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微疾。謂其徒曰。生也法起。沒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竟坐逝。隨有大風疾雨。發屋拔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窆於所居山之北塢。沙門彙征銘。

晉靈照

高麗人。入中國。得心法於雪峯。不憚寒暑。服勤眾務。叢林畏敬之。稱照布納始住婺之齊雲山。次遷越之鏡清院。又遷杭之報慈寺。照在齊雲時。上堂。良久。忽舉手視其眾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僧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分付。答不可為汝荒却齊雲也。

在鏡清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答千聖也疑我。問莫便是傳否。答晉帝斬嵇康。

在報慈時。僧問菩提樹下。度眾生。如何是菩提樹。答大似苦練樹。問為什麼似苦練樹。答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吳越忠獻王。迎金華傳翁大士靈骨道具。於元帥府供養。仍造龍華寺。樹塔以真之。命付住持。終遷塔大慈山。

晉智朗

單州城武黃氏子。母劉嘗夢。沙門數人圓坐為說法。及寤聲猶歷然在耳。遂妊。朗生而簡潔淳靜。弗嗜華靡。蚤歲依曹州扈通院行滿鬢染。即習四分淨名經律。粗得

其緒。歎曰。謂之出俗。而顧有所滯。豈予志哉。因擁盃南邁。至衡陽閱藏於嶽之般若寺。抵洞山登雪峯。佛乘祖印。與此心合。然後歸開導鄉里。四十餘年。開運之季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大名府少尹李鉉文其碑。

漢行脩

出泉州陳氏。少依北巖院。課習經律。年十三乃落髮。往受具於長樂府戒壇。年十八。即造雪峯。從存禪師。扣激心法。隨眾請益。未有趨向。方將辭存遊兩浙。存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為汝伸之。異日庶幾使人睹相發心。於是為舉手拽之者三即過肩。後唐天成二年。抵錢唐傾城瞻禮檀。施填委。因卜西關高峯下。考室以居。俄成大院。然脩不事舉唱。但終日危坐如木偶。或問宗門事。但一笑而已。出則士女譁逐。戲牽耳於頤下。交結之。時號長耳相和尚。乾祐三年十一月示疾。明年三月中夜坐終。檀越門人以髥臬為永久計。久之復見夢於刺史陳榮曰。吾牀坐未完。且而視之。則牀坐果不髥臬。趣命工。

周文益

姓魯氏餘杭人。七齡即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削染。甫弱冠。從希覺律師。登具於越之開元寺。既而覺師。又以毗尼之道。盛化於鄞峯之育王寺。益仍聽稟焉。未幾南遊。止長慶法會。俄偕友出湖湘。過漳浦遇羅漢琛公於地藏寺。琛公問云。上座何往。答行脚去。云行脚事作麼生。答不知。云不知最親切。益有省。遂求咨決於琛焉。

後至臨川。州收請以崇壽院出世。茶筵罷。四眾圍繞陞座。益謂眾云。諸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語。聊為舉古人一則現成公案去也。珍重。便下座。時有僧於座下出禮拜。益云好問著僧方欲伸問。次。益云。長老未開堂。不答話。

有子方上座。自長慶來。益舉稜和尚偈。問云。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起拂子。益云。恁麼會又爭得。進云。和尚尊意如何。益云。喚什麼作萬象。進云。古人不撥萬象。益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悟。述偈投誠。

江南國主。承益教戒。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號。上堂。古人道。我立地待汝構去。山僧今日坐地待汝構去。還有道理也。無。那个親那个疎。試裁斷看。

住清涼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便解道。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參同契語。豈不是會萬物為己麼。上座若能會萬物為己去。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後頭道。光陰莫虛度。是古人恐爾移時失節。苦口叮嚀如此。珍重。

顯德五年戊午秋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五日。刲澡畢集眾告別。跏坐而逝。壽七十四。臘五十五。諡大法眼。塔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名無相。後主為文勒頌德。韓熙

載銘。

周慧明

錢唐蔣氏子。夙探三學。逮徧參得清涼益公指訣於臨川。遂歸隱天台之白沙。以究所寤入。玄侶之扣激者。皆摧折莫敢近傍。因以為魔說。而謗詈四起。漢乾祐中。出山。時鄞之翠巖參公。率諸禪德。就僧主思憲院勘辨之。明酬對皆契宗旨。未幾。吳越錢氏造大報恩寺以住持迎之。署號圓通普照禪師。玄沙之道賴以振。顯德中示寂。時方大暑。眾欲即葬之。弟子永安曰我知師請必無葬而闍維焉。獲舍利五色。

周行因

鴈門人。參方得法於襄陽之鹿門山。尋遊匡廬南唐元宗。承其名。請出世棲賢寺未期月遁居佛千巖。巖峻峭不易陟。有石室。深邃可禪燕。下瞰錦綉谷尤幽勝。因無弟子給侍。賴鄰僧時往來。所須曾莫之缺乏。居常有異鹿一。遇夜闌。則臥石簷下。錦囊鳥一棲石壁間。元宗三徵之。終不起。一日小疾。謂其人曰。捲上簾。我去我去。方捲簾。即下床行三數步。屹立而化。春秋七十許矣。闍維收餘骨。塔之巘背。元宗使工寫其真。以供養。

宋彥求

生縉雲之葉氏。梁貞明中。落髮受具戒。即習毗尼於景霄律主。而獲其精粹。尋棄去遊閩中。從長慶禪師。咨問心要。乃回浙赴請居丹丘之六通院。久之吳越錢氏聞其名以功臣院迎之後聚徒於州治之龍華寺。求澹無嗜好。專以利物濟眾。為己任。所得檀信。悉委之常住。門無扃鑰。房無筐篋。尼眾禮謁。輒斥去。遇度戒。四遠屯擁。日食累千僧。未嘗告匱。宋建隆終於所住。

宋道潛

蒲津武氏子。美容姿。軀幹頎碩。胸有七黑子。若魁斗幼依中條山棲巘大通院真寂禪師。薙染。既明戒檢。入鴈門五臺山覩文殊大士。自爾徧歷禪會。及見臨川崇壽益禪師。頓了心地。閱藏典於衢之古剎。而文殊復現妙相於宴坐中。及詣鄞禮育王塔。見舍利紅色。行懸鐘外。潛悲喜交集。於是光文大師彙征請於山齋。行普賢懺法三七日。感徧吉祥瑞。其所御象鼻。枕道場所。吳越王錢氏迎之入府。授菩薩戒造大伽藍。慧日永明。以居之。仍寵以慈化定慧禪師之號。月別給俸示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終。將入棺。白光晝發。十月荼毗於龍井。收舍利無算。有屠者。自以罪惡不可懺悔。展襟向火聚。請求不得。則死於火。斯須獲七粒。

開寶庚午。天台韶國師。建塔以葬。癸酉塔頂時起白光。其機緣語句具載傳燈錄。

宋從彥

姓米氏。薊門人。年十五辭父母。出家於并州之慧覺寺。既受具歷遊教苑。乃歎曰。文字之學。徒足勞神。又豈可以解粘去縛哉。遂杖策南詢。見遁公於龍牙山中。為決所疑。唐清泰間。中州寧謐。彥北還。駐錫嵩少。頃之檀信響趨。明徒影附。堂殿壇場。由以落成。歷晉漢周三朝。寵令備至。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終。

宋紹巖

雍州劉氏子。母張氏。感異夢娠。巖生七年出家從高安禪師薙落。年十八進具。自爾遊歷諸方。而天台四明之勝。尤所研玩。既與德韶禪師。共決凝滯於臨川之益公。遂閣錫錢唐西湖上真身寶塔寺。課誦法華妙經。無怠晝夜。俄蓮華開庭宇間。人以為精誠所感云。建隆二年。誓効藥王焚身供養。吳越錢氏篤敬之。固留乃止。又嘗趨曹娥江自溺。以飽鱗互。會漁者拯之以出。卒無恙。固徙越之法華山。復召居杭之上方淨院。開寶四年七月。忽作偈累篇。示門人曰。吾平生誦經。滿二萬部。所願以生安養也。今其可矣。竟坐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喪費悉給王府。荼毗獲舍利。函真之影堂中。垂不朽。

宋德韶

縉雲陳氏子。幼年出家受具。同光中。尋訪知識。初發心於投子。次謁龍牙遁和尚問云。雄雄之尊。為什麼近之不得。牙云如火與火。問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答汝不會我語。又天不蓋地不載時如何。答合如是。韶不喻。請益。牙謂韶曰。汝向後自會去。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疎云左搓芒繩縛鬼子。進云。不落古今請師說。疎云不說。進云。為什麼不說。疎云。个中不辨有無。進云。師今善說。疎大駭。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然韶亦倦於參請矣。後至臨川但隨眾耳。一日有僧問淨慧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韶則豁爾開悟於側。遂以所見似慧。慧云汝向後當為國王師。祖道光大。吾不如也。遊天台。州牧錢俶。以國王子。嚮韶之名。延請問道。韶知其他日必貴。因以佛法囑累焉。漢乾祐元年。戊申俶果嗣國位。為忠懿王。即遣使迎致。申弟子之禮。擇形勝地。為作道場。而般若其一也。開堂說法。凡十二會。語多不錄。得其旨者。徧天下。且智者顓公之傳鈔疏為多。自唐季以五代之亂。放失海外。新羅諸國。至是而忠懿以書幣求於高句麗。使一家教觀全璧而還者。韶之力也。故世以韶為智者後身云。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遐邇。韶曰吾寧久乎。明年六月。大星隕於峯頂。林木變白。韶方示疾於蓮華峰眾參問如常。時二十八日。集弟子言別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三。

宋行滿

萬州南浦人也。蚤年出蜀。閱潭湘禪會。掛錫石霜最久。諸公既示滅。乃抵豫章卒得指於大寂室中。尋遊天台。覽勝跡。因掌茗事於華頂峯下之智者院。平生怡懌。或與之共住幾十年。未嘗覩其有慍色夜就土榻。解衣餽蚤蝨。晨坐房內外。則鉅松之

上。寄生小樹低枝。若為滿作禮。識者以為異。食量差少。四十年間。維至呢。略不見其便溺。開寶初。忽謂其友曰。我將行矣。當為我誦文殊名相助。其友從之。乃坐逝。春秋可八十餘。有唱道偈。頌行世。

宋延壽

生錢塘王氏。錢氏有兩浙壽以胥史督軍須。然質直。未嘗妄語。日行坐誦法華。不輟口。屬鄞之翠巘參公盛化。壽棄妻子。求剏染。既登戒習定於天台之天柱峯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禰中。俄謁國師韶公。決擇所見。徙居雪竇山。從忠懿王錢氏請。為眾生行方等懺法。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餘部。著宗鏡萬善同歸等錄。營造塔像。不可殫紀。高麗國王。遠聞其譽。遣使致金縷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

壽勤於訓迪。而接物利生。尤所究意。然自靈隱徙居永明。舉唱之繁。斯錄一二。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壽云。更添香著云。謝師指示。壽云且喜勿交涉。因有偈曰。欲識永明。指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吹波浪起。僧問成佛作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個甚麼不得。壽云出汝問處不得。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壽云破沙盆。開寶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二。臘三十七。葬於大慈山中。

宋緣德

錢塘黃氏。父超脩儒而工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長史紹。德出家。既受具。從天龍道愆禪師。得心要。徧參江西之雲居廬阜江南李氏召入內道場。別構羅漢院安置。苦辭。令居廬山新院。仍使有司列威儀奉引。德皆謝去。獨攜瓶負鉢而已。及陞座提唱。殊可觀。國相宋齊丘。師事焉開寶中卒。

宋晤恩

字脩已。姑蘇常熟人。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舍。而娠。孩提中見沙門必迎拜。季十三。聞誦彌陀經有所感寤。因求出家。親黨挽留之。不可獲。披落於破山之興福寺。唐長興中。受具足戒。尋究南山律部於崑山慧聚寺。晉天福初。從攜李皓端師聽習。駿穎出流輩。漢開運間。依錢唐慈光院志因師。受天台三觀六即之說。窮覈法華光明經。止觀論等義。已而復述。有青藍水水之譽。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覩白光自井出。明滅不恆。[(厂@((既-无)-日+口))*頁]謂其徒曰。吾報盡矣。自是絕粒禁語專志念佛。夢祖師灌頂。擁納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曰吾來迎汝。及覺猶聞香氣馥然。二十五日召弟子。為說止觀大要。面西端坐而化。壽七十三。臘五十五。闍維獲舍利。圓瑩無算。

宋義寂

字常照。姓胡氏。溫之永嘉人。方在娠。母頓厭葷血。及娩。蒙紫胞。墮蓐不呱泣。成童竟辭俗。為開元寺息慈師授法華經。月能暗誦。耆宿歎美之。既登具戒。復往讀南山律於會稽。乃造天台。研究止觀。先是智者遺文。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

焚毀。零編斷簡。教迹幾熄。寂嘗於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因復有意於鳩集。以全其舊。時通玄韶公以禪學為兩浙忠懿王錢氏俶師。一日偶閱永嘉真覺集。有曰。同居四住。此處為齊。忠懿問。此何等語。韶答以為教家語。吾禪者不知也。且使召寂問其義。寂至。因得以前意。請於忠懿而為遣使。弊於海國。以致其書焉。天台一宗至于今賴之。

太平興國五年。詔天下僧尼。試經業。寂引弟子。自螺溪趨州治試。且先安置於州治之寺樓上。樓迫大山。夜夢剝柱陷入地。獨心惡之。且雨甚亟。遷處西偏。而山頹樓壓矣。海門靈石。昔智者冬居道場也。地屬黃巖。眾請寂乘舟泛海。講金光明流水長者品。放生。以為常法。寺像為一新。上聞詔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為所在官僚授菩薩戒。雍熙初。又授戒於永安縣之光明寺。會尊像隳弛。偶於腹中。獲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所發願辭。觀者知於寂有宿契。四年赴臨海縉雲永嘉東陽諸邑請。九月至自縉雲。十月寢疾千寺之方丈。十一月四日。垂誠囑後事。奄爾而化。壽六十九。臘五十。初寂嘗寓四明之育王寺。夢登國清上方。有寶莊嚴幢座在焉。題曰。文殊臺。前限拒馬不可入。俄而觀音菩薩。手却拒馬。從中出接。頓覺己與菩薩身合。自是勝氣日增。而進於才辯矣。講法華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錍等論。法界還源等觀。玄義禪源詮永嘉集等。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等。各數卷。

宋永安

姓翁氏。溫州永嘉人。少聞同郡彙征大師與樂安孫郃相往來。因投之出家。然征性高伉。每事之者。多以不合去而安曲盡無所忤。儕類歎以為難及。唐天成間。隨侍至錢唐。俄遁之隱僻。行頭陀法。既又入閩。參扣禪指。然皆以盜賊擾攘。道路梗澁而止。乃依國師韶公於天台。盡遣群滯。尋歸省。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罪何容貸。今幸來歸。還有裨補前咎計否。安跪而對曰。從來無事用以塞責。征首肯之。吳越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并署禪師號。仍合華嚴李論於經。而募人彫板。得檀施。皆培植二田。略無儲畜。實納子之脩潔者也。開寶七年終。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闍維舌根累煨不壞。

讚曰。

| | | | |
|------|------|------|------|
| 夫戒定慧 | 學者司南 | 戒捉定縛 | 卒用慧殲 |
| 非三而一 | 非一而三 | 根有利鈍 | 鮮克爾兼 |
| 脩多羅部 | 及阿毗曇 | 毗柰耶等 | 是討是探 |
| 蘊為玄解 | 發為妙談 | 涅槃心印 | 於焉久緘 |
| 付大迦葉 | 允也其堪 | 至達磨氏 | 法乃遐霽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八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九

浙東沙門 曇噩 述

施學

無而必以求諸人為貪。有而以子諸人為吝。惟貪若吝。三界眾生之大患也。故先佛。教之內施以去貪。則頭目手足。齒髮膚爪。是已。教之外施以去吝。則國城妻子。服食器玩。是已。蓋愛者貪吝之本。而身又愛之本也。然同有此身。則同有此愛。夫能忘所愛。則足以遺身。推所愛。則足以利物。而貪若吝於何有。且釋迦世尊之為菩薩時。於三千大千世界。無芥子許地。不舍身命。以求菩提。噫愛而至於遺身利物。以成菩提。其愛與非也。故係二科於施學之下。為世勸云。

遺身科

晉僧群

不知何許人。有高行。居羅江海中之霍山。山有大石。廣數丈。而窪其中。深可六七尺。得泉焉。味甘而色冽。且飲之能不饑。號孟泉。群因之以辟五穀。晉安太守陶夔。從群乞而遺之出山。輒臭氣不可聞。夔必欲致之。乃親渡海至山下。風雨暝晦。留數日不得往。歎曰正謂山靈。勒回俗駕耳。遂去。群庵外有澗。與孟泉隔。非略約莫可渡。一日忽有折翅鴨。身橫略約上。群欲舉杖撥去之。恐致鴨死。因不得飲者數日。遂沒。壽百四十。臨終曰。我少時折一鴨翅。此其報也。

宋曇稱

史失其氏。河北人。遊彭城。宿逆旅。主人夫妻皆八十餘。窮悴無子息。稱留視養。如己父母。畢其世。葬之而去。至駕山。駕山之人。為稱言。虎暴莫之止。稱曰。虎饑耳。我當以身飽之。乃解衣夜坐草中。祝之曰。願此血肉。作甘露味。充滿法界。使一切眾生。息貪害意。於未來際。獲無上法食。明日往視之。則餘頭顱而已。鄉里收以為塔。虎暴自是無復作。

宋法進

或曰道進。或曰法迎。生唐氏。涼州張掖人。少以苦行聞。為沮渠蒙遜所敬。遜沒。子景環為胡所破。弟安周立。是歲大饑。進屢請賑濟。安周不答。進則持刀裹鹽。至餓者群聚處。次第授三歸。即掛衣盃樹上。而臥於地。授刀餓者。使割身肉。以共濟。餓者未忍。乃自起割之。蘸鹽以徧啖餓者。兩股既盡。語餓者曰。我倦。汝自取之。雖皮骨。猶足以給數日。無使王知。苟知則奪而去之矣。餓者皆悲悼。不敢正視。頃之其弟子與王使至。輦以還宮。安周感悟。發倉廩存活。不可勝數。明日進乃絕。闍維煙燄亘天。火不息者七日。而舌無所壞。起三層塔瘞之。弟子僧遵有高行。

宋僧富

生山氏。高陽人也。少孤篤學。美儀止。偽秦衛將軍楊邕。襄陽習鑿齒皆友善。聽道安講放光般若感悟。遂祝髮為沙門。安沒。還魏郡廷尉寺謝賓客。山行見一小兒。為群賊牽去。問之則曰。欲以其心肝祭神也。兒啼垢面視富。富即脫所著衣。遺賊曰。請毋用人祭。而用羊豕祭。此衣所以為羊豕價也。賊不可。富遂從賊取刀。[利-禾+皮]其腹。血淋漓仆道旁。賊大驚皆奔散。富雖困。猶能言。行路問而悲之。因相與抱持而哭。既送小兒還其家。又急以針線。縫其腹塗之驗藥。輦歸寺。少時而差。

宋法羽

冀州人。年十五。為沙門慧始童子。始刻苦於道。羽落髮能嗣其行。慕法華經藥王菩薩焚身之施。於是自蒲坂以白晉王姚緒。緒曰入道多門。何必自焚。對曰。吾願如是。即服香油。以布纏其身。誦經坐火柵中。聲至眉額焦爛。而後絕。時年四十五。

宋慧紹

不知何許人。八歲依沙門僧要。為童子。落髮於臨川招提寺。陰積薪高數丈。虛其中如龕狀。乃以所欲為辭要。要苦遮挽之。不從。復設八關齋會。別往來者。是日車馬奔轆。金帛填委。中夜忽失紹所在。求之則已坐薪龕中。而燎及頂額矣。然猶聞其唱一心云。俄有大星如斗。墜煙焰中。再墜再舉不可測。火三日乃已。又後三日。而一梧桐生其處。蓋紹無恙時所嘗言者。且戒勿伐。時年二十八。其師僧要。壽一百六十。沒於招提寺。

宋僧瑜

生周氏。吳興餘杭人。年十二。為沙門。嘗與曇溫慧光。廬於山南。號招隱。常曰。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其遠追藥王焚身之軌可也。於是誦藥王品。以即火聚。時年四十四。後有雙桐。生其室。世號雙桐和尚。

宋僧慶

生陳氏。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猶悟其非。十三為沙門。止義興寺。淨脩梵行。願求見佛。初然三指。乃辟穀。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武擔山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有物如龍狀。從火升天。時年二十三。

宋慧益

廣陵人。史不書氏。少為沙門。有至行。大明四年。始辟穀。餌麻麥。六年絕麻麥。食酥油。頃之又絕酥油。服香丸。時雖肢體無力。而神情殊壯。七年四月八日。於鐘山置鑊。油滿其中。乘牛車詣龍門。辭孝武皇帝。乃入鑊。據小床。以油灌吉貝自纏。且灌一長帽著之。帝令太宰江夏王義恭。至鑊所勸曰。為道多塗。何必焚身。答曰。本願如此。不必上煩聖慮。乞度僧二十人。以隆佛法。有詔許之。即誦藥王正

品。火至眉。聲猶朗然。翌日帝為設齋建寺。號藥王。以擬本事也。

宋曇弘

黃龍人。史不書氏。少為沙門。專精律部。宋永初中。遊番禺。止臺寺。又遊交趾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生安養。孝建二年。乃聚薪自焚。弟子爭抱持以歸。則其身已半焦爛矣。更一月小差。復失之。跡其所往。則火赫然。而命已盡。明日人有見弘黃金色。身乘一鹿。以西馳者。

齊法光

秦州隴西人也。史失其氏。年二十九。為沙門。不服纊帛。辟五穀。啖松葉松脂。及飲香油。以焚身自誓。稍積薪於記城寺。大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果滿其志。火至眉目。經聲猶了了。時年四十。

始豐沙門法存。讀蓮經。慕藥王焚身供養事。且欲以化其鄉里之孱弱不立者。卒行其志。太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塔表彰之。

齊法凝

姓龐氏。會州人。初武帝嘗於夢中。遊齊山。覺而徧問其地於群臣。卒莫有知者。乃詔天下訪求之。而得於會之城北七里所。因立精舍於上。給田度僧。以垂永久。凝以童子占籍焉。戒行精苦。禪觀修明。每入定。輒經月。至年七十。偶於佛像前。置高座。坐燒一指。晝夜略不動搖。火及臂煙燄愈熾。弟子或欲撲滅者。或叫呼禁止者。皆不聽。火遂及身。七日七夜。惟一灰聚。眾共埋骨其所。而樹塔焉。

周普圓

武帝時。戾上三輔。素行頭陀。樂以慈悲利益群品。諸少年有願從出家者。輒引度無所憚。默誦華嚴每徹一部。雖弟子莫之知也。多於林墓間。坐繩牀習定。屢閱晨夕間。乞食則一往村落。性無怖懼。常有鬼四目六牙。身毛下垂。手持曲杖竟前。圓瞪視而已。鬼遽隱。有人從圓乞頭。將自斬。其人因謝不受而止。有從乞手。遂自以繩繫腕於樹。以刀自肘斷予之。因悶絕仆地。竟卒於郊南之樊川。道俗慕其行。爭欲收葬。尋分其屍。為數段。以樹塔焉。

隋普濟

雍之北山互人。出家之初。即儀軌圓禪師習定業。然常誦華嚴。以自程課。周武廢教。乃復發願。脩普賢行。使大法再興。如果所願。當捨身供養。生賢首國。由是棲遲太白山中。飲澗啖草。以度時。開皇弘闡佛乘。濟欣慶彌厲。思酬所願。因投炭谷之西崖以殞。遠近奔赴。增巖填谷。為建白塔於高。峯焉。

唐法曠

姓駱氏。雍之咸陽人。少專儒素。後從弘善寺榮師。聽大論。年十六。講解通暢。訓答冷然。京師諸德推美焉。然尤習定。而不以時節方所。有間屢閱藏典。堅持律

業。務行頭陀。以終其身。且每以離著。垂訓門徒。曰予惟生死滯著。從無始來。故受輪回。以至於今。中常怏怏。欲以試之。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去終南山四十里。許於炭谷內。脫衣掛樹。自刎而終。當是時。人無知者。建至八月。乃始訪得其處。而屍完潔云。

唐汾州大乘寺有僧。亡其名。每以濁世難度。誓必捨身。期生安養。先為節食。服香者屢歲。於是卜日集眾。盛列幡蓋導衛。至於子夏學巖。面西而立。作佛觀久之。眾唱善哉。乃竦身高崖。投於深壑。望者見其至地。猶能起坐。及就視則已逝矣。

唐會通

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出家隱居終南豹林谷。每讀法華經。至藥王品。忻然慕効之。私積薪樵為窟。誓必自燼。貞觀之季。靜夜於林中唱經下火。清聲烈燄。與風俱遠。訖於燔息。猶見其跏坐如故。尋而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逮曉寂然。乃收其遺骸。起塔勒銘焉。

又荊州有姊妹比丘尼者。亦志脩藥王本事。於是漸斷粒食。服諸香油香蜜等物。而神爽高明。氣力不衰。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州之遠道中。置二高座。姊妹乃以蠟布纏身。自踵至頂。惟出其面。眾共以華香幡蓋。迎升高座。姊妹更以火炬炷頂。端坐以誦法華。煙燄及眼。聲猶宏亮。下及口鼻。而後息絕。達旦合座。骸骨消化。二舌獨存。眾為起塔以葬。

僧善導以道綽之教化行京師。親寫彌陀經數萬卷。散諸士女。奉之以脩淨業者不可勝計。一日說法光明寺。或者問導曰。今稱佛名號。定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定生。或者禮拜訖。口唱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續不少置。因出寺立門前柳樹上。合掌西望。投身於地而死。

唐玄覽

姓李氏。趙之房子人。兄弟凡五。而覽其季也伯父蒲之萬泉令。無子命為嗣。然覽心慕出家。遂北逃。見超禪師於汾州。其伯復遣尋獲以歸。覽終無留意。乃曰。我身屬伯。心則屬諸佛也。貞觀初。入京蒙度。隸名弘福寺。每謂法屬曰。誓必捐棄苦木。以警流俗。十八年四月初吉。忽以衣幘。付知寺僧。身著單衣。東至渭陰洪陂坊臨水誦禮訖。即投身水中。眾趨拯之以出。覽曰。吾方仰學大士能舍難舍。幸勿遮止也。眾悟聽其所欲為。乃復合掌發願。唱佛名號。沒渦湍中。三日而後獲屍水上。共起塔本寺以葬。先是覽久不歸。同住頗怪之。訪問靡知其處。尋解所留之幘。以驗其蹤跡。內有遺文書一紙曰。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霑僧數。大業未成。今欲脩行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等前聖模範。衣物具在。請依佛律。嗚呼臨終之際。其周詳委悉如此。亦足以見其用心矣。

唐束草者

忽見之京師平康坊菩提寺。所居不治房舍。夜則藉草一束。隨臥兩廡下。曰此頭陀行也。如是數年。網維者謂其宿德。為構房使歸。以便安養。且譏其狼藉。草曰。爾厭我乎。世不堪戀。何可久哉。是夜遂以所臥束草焚。至明骸骨俱化。唯餘灰燼耳。夫以束草之微。而燬七尺之軀。且無鬱勃之氣。爆裂之聲。是非入三昧。以金剛力。摧血肉之身者。不能也。眾同塑其像於寺而奉之。有所祈禱。尤靈異。

唐無染

出家隸業中條山。習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等論。每謂華嚴經。至謂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聖眾。從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即忻然慕之。願往參禮。貞元七年。掛錫五臺善住閣院。然於採薪汲水。供眾之暇。徧歷幽勝。所覩金橋寶塔。鍾磬光瑞。莫窮其數。如是閱二十年。後於中臺之東。忽見一寺。額曰福生。內有梵僧。可萬計。染徧拜慰勞如禮。而菩薩亦以僧相語染曰。汝於此有緣。當荷眾。勿有願無行也。染由是發心飯僧。且自要曰。如僧及百萬。則燒一手指以謝。盡燒指。則僧之受飯者。已及千萬。布施填委。海涵山積。方來而未止也。開成中。別眾往中臺絕頂。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菩薩。偕其季趙華。持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油一斗。詣其地。是日染則絕不飲食。從旦至暮。禮誦不小輟。夜將半。謂華曰。吾茲春秋七十有四。夏臘五十有五。餘喘幾何。而猶貪著不以供養。則豈誠吾徒所為哉。子吾弟也。幸助吾緣。則庶幾於是。華泣諫再四。不可。則以布纏麻縛。而油灌之。舉火自其頂。煙燄方熾。而屹立不倚。至足然後仆。則亦可謂異矣。

唐行明

吳郡長洲魯氏子。出家禮五臺峨嵋天台諸勝迹。至衡嶽愛之。遂棲止祝融峯下。與玄泰布納相往來。每謂其友曰。吾不願學僧崖之焚木樓。亦不願學屈原之葬魚腹。然終當學薩埵太子之飼虎耳。一日委身鷲獸前。骨肉皆盡。泰為收其遺餘。以闍維之。得舍利。絕圓瑩。因擷華酌水。述文以祭。其文槩謂能以勇猛破貪著。成法檀度也。

周普靜

姓茹氏。晉州洪洞人。少從鄉里慧澄法師出家。誦經持呪勤至。既薙落受具。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舍利。聽採睢陽。赴講龍興寺。其稟承傳授。皆可尚。隨緣獎導於陳蔡曹亳宿泗間。卒行化汴京。復歸鄉里。住慈雲寺。會郡守楊君。迎請鳳翔真身塔。為民祈福。於是投牒乞自効。塔時奉安廣聖寺。顯德二年四月八日。靜於塔前。焚身供養。仍發願曰。當捨千身。期登正覺。今始千身之一也。即坐薪龕。自拋火炬。哀慟之聲四合。煙燄熾然。雲物日色昏濁。春秋六十有九。

宋守賢

出泉州永春丘氏。少聰敏。即依師披剪於吉祥院。後遊學雲門。得心法。既匡眾衡陽之大聖寺。其操守愈益孤峻。一布衣。雖屢更寒暑。未嘗變。一藤狀晝夜禪坐。如株杌。有問者。酬答無小滯。乾德中。忽告眾曰。吾今茲且將償宿願矣。明日徑入南窯山。諸子弟輩。初莫之知也。有求之者。得雙脛骨草石間。然後信其委身於豺虎矣。闍維收舍利起塔。壽七十四。

宋文輦

永嘉平陽人。幼趨金華受業。從薙落。既圓具。即杖策縉雲。見明招。得心法。後造天台韶公室中卒。隨侍三十載。不少懈。而盡其底蘊乃已。又攬藏經三過以印之。太平興國三季。忽積薪自焚。且曰。吾以供養十方三世諸佛諸菩薩。煙燄五色旋轉。觀者讚歎嗟悼相雜。俄獲舍利於灰燼間。莫可計。時春秋八十四矣。

宋懷德

江南人。髻季北遊。獲落髮。聽講致名位。尤通法華。誦持專至。後禮僧伽像塔至泗上。太平興國八年。詔宦者李神福。以旛華上供。且奉感應舍利。至寺附新塔以葬。德因誓。以軀命供養。乃先捨衣盂資生之物。悉以飯僧。然後服以灌油紙衣。拜辭大眾。手持雙燭。登積薪上坐。待煙燄之熾。而誦經不輟。既而身摧聲息。灰燼迸散。噫亦可謂勇猛精進者已。則是年四月八日也。頃之神福旋京師。具以事聞。上為之動容。

讚曰。

| | | | |
|------|------|------|------|
| 貪欲為因 | 貪命為果 | 至哉格言 | 疇克負荷 |
| 此生死身 | 三界羈鎖 | 柰何神識 | 認我著我 |
| 欲尤汙穢 | 乃情愛緣 | 命亦虛幻 | 脩短由天 |
| 是二貪者 | 皆身致然 | 故能捨身 | 為法檀度 |
| 諸佛如來 | 護念囑付 | 薩埵藥王 | 誠足追慕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九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施學

利物科

晉法相者

居常山。誦經十餘萬言。泰山祠有大石函。貯寶器。夜偶宿于祠側。有玄衣武冠者。使相開函。忽不見。相意函百牛不可動。試舉之輕甚。於是出寶器貨易之。以施貧者。後渡江。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于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招而鳩之。然爵連三醮。神氣愈清爽。恬大異之。

晉慧力者

不知何許人。永和間遊京師。至興寧中。表乞陶處為瓦官寺。寺成起塔。初標塔基。夜有神人。為東移數十步。力即其處無復易。寺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又有戴顓所治丈六金像。始像面瘦。自以為非面瘦。顓肩臂肥耳。稍去其肥。則面稱矣。已而果然。又有獅子國王。遣沙門曇摩抑。所進四尺二寸玉像。孝武帝詔以奉安於寺。又有七尺二寸金像。司徒王謐得之東掖門外者。且力區區以營福為務。而併致群瑞。偉哉。力後不知所終。

宋慧受

安樂人也。史失其氏。少為沙門。遊京師宿王坦之園。夢在園中營寺。既覺訝之。即復寐。還理前夢。黎明語園丁松期。使白坦之。期難之。受自詣坦之求園建寺。以應夢坦之許諾。又一夕夢。青龍自南方來。化為剎柱。因至江亭。有巨木隨流而至。如夢中見者。遂以為柱。寺成名安樂。不忘鄉里也。

宋僧洪

豫州人。史失其氏。止瓦棺寺。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時宋武以相國秉政。銅禁嚴甚。洪坐繫相府。論當死。惟誦觀音經日夜不輟。夜夢所鑄像至曰。怖乎無憂也。及行刑。而監官忽以犇牛壞車。更請尅日。俄相國命原之。洪竟以苦行沒。

宋僧亮

不知何許人。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川銅溪伍子胥廟。多銅器。而廟神威靈。莫敢犯。亮造焉。兩大鑊皆容百斛。有蛇長丈餘。遮護之。亮祝數十言。俄隱不見。有神出曰。願施以營福。亮從刺史張劭。借人力船具。運所獲。惟餘一唾壺在。或曰此神之尤愛者。像成置於彭城寺。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太始中。明帝移置湘宮寺。今尚存焉。

宋法意

江左人。營精舍。至五十三所。晉義熙中。祭酒朱應子。先謫居鍾山。分山以施意。建寺號延賢。杯渡道人曰。此當有變。然終亦佳地。正上對天宮。易營福耳。俄為野火焚之。齊諧張寅。以杯渡之語。欲復建之。恨山中無水。意竭誠禮懺。願乞西天池水。已三日彌加勤敬。聞空中有聲墮地。意疑必寶現也。視之無有。即其處掘之。有泉泫然而出。今號八功德水。意後不知所終。

宋僧慧

不知何許人。義熙中。與長安男子行長生。建寺於京師破塢村。始遷域治草屋。夜集僧。忽兩燈前進十餘步。若有人持而行者。眾大驚。訪之耆衲。則以為地故外國道人塔基。掘之果然。因力營舉之。以燈故號崇明寺焉。

宋僧瑾

沛國隱士朱建子也。少博覽。尤善莊老。至廣陵。詣沙門曇因落髮。為弟子遊建鄴。湘東王從受五戒。及王踐祚。詔以瑾為天下僧主。好營福業。所俸給賜予。起靈基靈招兩寺。上晚多諱。犯者輒死。瑾以匡諫。免者眾。然恩禮亦自此衰矣。元徽中沒。壽七十。

梁慧開

吳郡海鹽袁氏。出家為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成實論。建武中。遊上京。居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徙彭城。性強記。經耳不忘。辯析名理。雖勅敵。莫能析其角。磊落好施予。陳郡謝謏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嚬遺甚厚。還未達都。盡散之。無所靳。晉安太守彭城劉業。餉錢一萬。即以贍寒餒。而形儀垢滓。寒暑不給。意豁如也。天監六年卒。壽三十九。

同寺曇儁。行已相類。侍中王慈司徒長史江革昆季皆友善。

梁僧護

會稽剡人也。史失其氏。少為沙門。住石城山隱嶽寺。寺北青壁千餘尺。中湧起如佛光燄。護至其下。每仰視。移時不能去。且隱隱聞絃管聲。或發光怪。即立誓鑄鑿。以像彌勒千尺之軀。庶幾以結龍華緣也。經始於齊之建武中。僅成面相。而護遂以疾卒。遺言謂再生當就吾志。尋有沙門僧淑。纂承其事。弗克濟。梁天監六年。始豐令陸咸。宿剡溪。風雨中夢三道人曰。君誠信堅正。自然安隱。今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苟能成剡縣僧護所造石像者。當無恙矣。冥理非虛。君可發之。咸還京師歲餘。偶見一僧門外。若相識者。因小立汎語。及剡溪所祝建安王事。咸罔然。僧笑去。咸忽憶其是剡溪夢中所見者。時建安方留京師。聞其說。願為檀越。於是詔以僧祐律師董其事。祐未至寺。僧慧逞夢。神黑衣。部曲甚都。立石龕下。祐至則鑿深其龕。加施頂髻於上。座高五丈。佛身高十丈。前架三層臺。造門閣殿堂。天監十五年也。

建安王宿疾既寧。亦復改封南平云。

梁法悅者

不知何許人。齊季為僧主。止京師正覺寺。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靈異甚著。凡州境之災沴。僧尼之橫逆。像則流汗。時彭城北屬魏。宋太始初。魏將徙像而北。終莫動。齊初彭城謀南附。守備單寡。雖僧亦驅以就役。魏遣蘭陵公。攻陷之。僧被執。像流汗濕地。梁王諒方鎮彭城。馳至像前。使人拭之。莫能止。王祝曰。弟子自當營護眾僧。不令有禍。惟大悲哀愍。因手拭之乃止。事聞。悉原僧罪。悅心欣慕焉。念欲瞻禮。以有關梁之沮。不可往。而志願之切。誓捐軀命。天監八年五月。與同學知靜。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佛像。用銅四萬斤。既入模。未及馳奏。詔益銅三千斤。而有司猶未暇給也。忽羊車傳詔。載銅如數。至爐側。融瀉盈溢。一鑄而就。俄而有司之銅始至。求向之所謂羊車者。不可得。然後知其靈感也。像出模。高丈九尺。有大錢二。在衣條處。詔以像委定林。其季九月。僧祐移之光宅寺云。

周僧明

姓姜氏。鄜之內部人。性質朴。有操守。然於竺墳魯誥。無所治習。而人知嚮慕。抵坊州。一日偶見光發西南山谷間。從得石趺一於澗底。且遠望其旁。有臥石如像者。土掩其半。就掘之則固像也。雖相好完美。而色正黑。自踵至頂。高餘三丈。明即率眾扶舉。莫能勝。時武帝已崩。天元嗣曆。明因秉爐祝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希現威靈。得遂其願。俄像起行。徑趨石趺。卓然而立。見者駭歎。有司以其事聞。上大喜為復教。仍改年為大象。以紀其瑞。詔復以其地構寺。額大像。而明獲居之。

又若徐州吳寺之太子思惟像。京師崇義寺之石影像。襄陽金像寺之丈六無量壽像。荊州長沙寺像。高齊定州之觀音像。及高王經。襄陽彌天釋所鑄之金像。揚都長干寺之育王像。梁祖所事等身金銀二像。僧護石像。皆靈驗莫測。茲因略述。以曉流俗。太子思惟像者。蓋以其狀言也。昔沙門法顯於東晉時。遊歷西域。會有微疾。心思鄉里粳稻飯。投一伽藍。主人[款-士+止]遇殊勤至。為勅沙彌。取粳飯以進。顧沙彌。踵血猶濕。云頃往彭城吳蒼鷹家分衛。而犬嚙之。顯始寤其瞬息數萬里。豈亦常僧可能哉。後東還。訪蒼鷹於彭城。入門見血塗闔上。問之則曰。某年月日嘗有僧。乞食至此。而犬嚙之爾。計其年月。不小誤。顯謂蒼鷹曰。此羅漢聖僧血。謹護之勿去也。於是蒼鷹。即其宅創寺。以懺咎。求像於揚都。方濟江。舟傾側欲覆。忽有二骨長丈許。隨流騰入舟中。遂濟無撓。及岸視之。則龍齒也。卒輸之官府。未幾。蒼鷹獲像於婆羅門僧。初蒼鷹偶憩林樹間。僧持像至云。欲施徐州吳蒼鷹供養也。蒼鷹曰。我身是也。僧忻然付之。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石影像者。其石崇一尺。徑六寸。紫色八觚。內外映徹。而如來菩薩。浮圖伽藍。天人山海。帳蓋牀座。三塗苦趣。

變現不一。或前後相類。或每楞不同。隱顯靡恒。豈得而槩論哉。梁大清中。天竺沙門。奉以入貢。會侯景之亂。置之廬山西林寺像頂而去。隋開皇十年。煬帝以晉王鎮淮海。遣使王延壽。取之。王寶玩特甚。遇有他役。則函之以自隨。入登儲貳。藏於曲池日嚴寺。非外人所得瞻覩也。武德七年。歸崇義寺。貞觀六年。詔入內。

無量壽像者。東晉沙門道安。於寧康三年。八月八日造。明年季冬。嚴飾既就。刺史郗恢創蒞此蕃。而像獨步趨萬山。恢率眾迎還其寺。而夕復出。住寺外。梁普通三年。詔於建興苑。鑄金銅趺。以承之。高六尺。廣一丈。劉孝儀製讚立碑。長沙寺像者。晉太元間。現於城北。高七尺。光相奇特。人有遇其夜行者。謂非類。以刀擊之。且視則像有刀痕。梁祖命使。迎以供養。三日送同泰寺。後寺被火。堂塔並盡。唯像居殿中巋然。定州像者。元魏孫敬德。防州人也。居家事觀音像謹。天平中。應募定州。為劫盜所妄指。逮繫京獄。困拷掠誣伏。且即刑。敬德夜坐獄中。泣誓曰。被枉如此。當是曩宿枉他所致爾。今幸償畢。則願代受一切眾生。枉屈禍也。既而假寐。一沙門見夢曰。觀音救生經。皆諸佛名。卿能誦滿千過者。可免死厄。復教誦數過。敬德既寤。無所遺忘。竟誦不輟口。比明滿百過。頃焉牽赴市。且行且誦。僅千過。而刑者三折其刀。至三易刀。膚體無小損。丞相歡聞而異之。遽奏免其罪。詔傳其經於世。敬德既歸防。徐視其像。則項上三刀痕故在也。敬德大感慟。襄陽金像者。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越百八十年。而後滅。此記書之像腋下。倒垂衣褶中。周武建德三年。甲午之歲。開府長孫哲。鎮荊州。太原王乘副之。哲性凶暴。甫視事。先令毀像。眾進諫則愈益怒。胥卒奔走從命。謾以繩繫像頸。率百餘人挽之。像屹立不動。哲謂其弗力。杖監者百。復挽如故。猶不動。乃益人至五百。始踣。聲震地撼。人物駭慄。哲獨喜躍不自勝。亟命鎔冶。唱快。遽馳馬。往報太原公。忽墮馬。傷敗肢骨。失音直視。至夜而卒。驗其所記年月。若合符節。則世相定業之說當矣。長干寺育王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具如前傳。亢陽之歲。必駕御輦。迎像入宮。上加油帔前導羅蓋。僧眾從後。初雖炎赫。像至中途。則每霧[雨/(施-方)]霖霖。生物濡洽矣。國家所賴。以有年也。陳禎明中。像忽西嚮。直月監堂。屢移嚮南。晨起視之。復西嚮。事聞。詔迎入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是像戴七寶冠。珠玉飾之。重約百斤。復以錦冒加其上。翌旦則冠掛像手。而冒猶覆頂也。上使為戴冠覆冒。如常時。因膜拜以禱之曰。苟國家有不祥者。宜再脫冠。明起視之復然。隋開皇九年陳亡。詔致像大內供養。上對之。每不敢坐。蓋以像立故也。久之詔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像。其今有司造坐佛。如育王像者。可送本像於興善寺供養。像偉特。所在莫能容。移置北面以圖遷奉。明日像則南面。或疑人所為者。乃剝之北面。而扃鑄其戶。且視之。像面南如昨。眾懼皆禮謝。梁祖等身金銀二像者。奉之重雲殿。晨夕禮敬者五十年。侯景之篡。太尉王僧辨既誅景。謀迎貞陽侯淵明於齊而立之。猶豫未定。僧辨使女壻杜龕。宿衛宮闕。龕

性貪悍。欲毀二像。鑄金銀錠。初殿周匝為閣道。號三休閣。而像頂正出閣上。龕遣數十人。登閣鑿像頂。像並回顧。眾驚悚。皆默瘖昏醉。龕隨徧身青腫。如見擊狀。號呼數日。創爛而死。陳有江南武帝昉徂落。臨川王蒨。入承大統。方治葬具。造輜輶車。時以國用窘乏。詔取像殿寶帳。珩珮珠玉。以充給之。有司部集人力將事屏撤。而雲氣滃鬱。擁殿內外交暗。其餘方所。霽景明朗。觀者四合。競駭其異。而雨注電射。煙焰歛漲。眾見殿像騰舉。高薄霄漢。漸遠漸微。倏然而沒。頃之雲斂雨過。就視其地則惟柱礎存焉。後或見之海上。僧護石像者。高齊時造長丈八。始護發願為之。然未得石。會於寺北谷中。見石仆地。約如其數。顧工營治。涉朞而僅了面腹。以背著地。勢未易。具眾力翻之。卒莫之動。明日石忽自轉。以就磨琢。及成。移置殿中。周師之破齊也。像先流汗。晉州陷。盡火諸寺。像獨完美。雖饒人牛力。終不仆。尋有僧周。壘瓦木土塹。以營護之。須臾失僧所在。或以木折像二指。見夢於人曰。吾指痛。且而續其指。開皇十年。盜歸像殿旛蓋云。夜每夢。丈八人責讓之。已上並戴旌異記。

後梁法

京其先太原孫氏也。後徙江陵。母方娠。夢身入蓮華池中。得一端正童子。將娩復夢。乘白獅子。遊戲空際。七歲出家。於長沙寺。年十三。昇座說法。無滯其同學智淵年雖長。不及也。於是信施雲委山積。育王瑞像殿。小大之宇。千五百間。一新修治。皆自京出。寺之耆宿。嘗夢人告曰。京前身蓋寺檀越也。今以願力再來耳。後梁俾為其境內僧正。未幾。有疾危甚。因請僧於像前。行道者七日。沙間。法泰。夢像至京所居房。淨人遠志。則見像出京房中。而返於殿。頃之病愈。不久而卒。春秋七十六矣。

隋通幽

姓趙氏。河東蒲阪人。幼齡遺世。冠歲參。玄周齊之際。法門屯否。乃南抵金陵。益進所業。而毗尼之學。尤所究心。隋興。乃歸渭陰演唱。晚居延興寺。適當剏建。而土木之勞無所憚。仍開四大井。各施漉具。以護生。其平居開經。必盥手及腕。雖處房室。未嘗唾涕。便利洗淨。不用巾幘。手則聽其自乾。冱寒重被三衣。所謂綿繡。無復識之。每歎曰生不改善。死不償累。足矣。誠弟子曰。吾後必以施禽獸。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坐逝。春秋五十七。

隋慧達

姓王。襄陽人。幼年在道。尤務脩繕。後業禪於天台之瀑布寺。又北遊武當山。習靜如前。有陳御曆。江南疫癘大作。達建藥藏於楊都市。所濟殊廣。金陵佛寺之多。過七百所。而達所扶仆起廢。華敞之者。餘三百。仁壽中營七層木浮圖於揚州之白塔寺。復泝江西。至鄱陽豫章諸郡。隨緣演化。以成就功德。沙門慧遠邀止廬嶽。造

西林重閣七間。誓以黃栴為之材。闔境推求。了不可得。僉欲改圖。達曰。但誠心未至。故追訪無從。苟願力之堅。則樗櫟將化而栴矣。眾因四出尋索。果得黃栴一谷於境內之下巢山。計其數。可了此閣。然窮險無路以出。達偶行歷崖壁間。僅見一處通人往來。遂挽拽至江。[簿-專+卑]筏而下。略無遺逸者。閣成。宏壯冠世。後忽偏欹於南三尺。地當石門澗。適有大風。從澗起。北吹閣。閣隨以正。晚往長沙。樹立益廣。達率性任真。言無華綺。衣被弊惡。殆不可觀。而檀信嚮慕。所舉輒遂。亦其感應之理然也。大業六年七月晦。舊疾增劇。室中異香旋繞。像設流汗。倚臥七日而逝。壽八十七。

隋智琳

閩丘氏。高平防輦人。祖儼不仕。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幼請業於處士卞詮。禮易莊老。悉窮其致。逮壯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出家。受法華維摩。未幾而敦公逝。戒品未圓。莫之趨嚮。乃造京。更依東山寺正暉法師。稟成論。習毗尼。陳大建十年。歸干鄉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請轉法輪。十一年詔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詔補徐州僧都。開皇十六年。閩州刺史李海游。起為斷事。所居仁孝寺。梁征西諮議郟僧詔舍宅。營構未完。遄及離亂。琳乃盛加藻飾。輪奐弘敞。寔有力焉。造像六軀。其一夾紵。又造甄塔五層於育王山頂。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數。度弟子千餘人。晚年以招隱伽藍山。房閒寂。林木幽茂。宜脩禪定。以趣道津。迫以外緣。訖莫之果。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寺房。春秋七十。先是信士劉正。勤請開彌勒上生經。琳辭以無常且至。何暇及爾。又遺言。必行尸陀林法。弟子智堅等。以其月十一日。還尸于育王山。久歷時序。膚體無損。乃以其年九月八日。構方墳。窆其全身云。江陽介士蔡環文其碑。

唐住力

姓褚氏。其先河南陽翟人。後有避地於吳郡之錢唐者。子孫因家焉。八歲入道。有聞緇俗。久之陳宣帝。於京城之左。造秦皇寺。詔董工役。至德二年。充寺主。陳亡徙居江都之長樂寺。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盤輝耀近遠。十七年煬帝以晉王出鎮淮海。委力總寺任。乃復於丹陽龍光寺。迎致梁武皇帝所得優填王像。王謚所得定光像。中脩高閣。旁挾二樓。奉像其上。宏壯顯特。挺冠區宇。大業四年。益起四周齋房廊廡。倉庫庖湑。使淨侶游息無厭。十年盡出己資。購旃檀香木。模刻瑞像。并二菩薩。并安閣上供養。十四年。隋室喪亂。寇盜搶攘。力則誓捐身命。守護殿閣。神堯受禪天下更始。諸方版蕩。而此等獨存。武德六年。賊帥輔公拓叛。寺觀。皆撤送江南。力致書願焚身以留室宇。公拓不聽。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集貪愛。不能捐舍軀命。以報法恩。今像欲濟江。所不忍見。可積薪自燒。以供養之。衣資什物。並以施像。必吾滅後。像南還矣。遽湯沐跏趺。面西引火。以至命終。而身則合

掌。凝然不化。多益以薪。西後猥燼。壽八十。其年十月八日也。既而像果南還。門人慧安智頤等樹碑於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文。

唐慧霄

生蒲州之蒲坂王氏。幼年入道。樂崇福業。受具之後。即習僧祇。逮于立年。且禪且誦。然於法華尤重。住京邑之清禪寺。紀綱眾務。餘四十年。初未嘗告倦。故使園圃周繞。竹樹森繁。水陸莊田。庫藏充牣。時至耳順。便爾間居。眾雖以其久勞。而聽其燕逸。然事有掣肘。亦必諮詢。而後敢治。則其機智之斷如此。寺多淨人。擇其能旋轉呼吸者二十人。使之習樂。候節日。作之像前。以倣西域聲伎之盛。夸於俗里。未幾疾劇。謂其徒曰。吾有小罪。而加之重病者。以其營造鑿掘故也。預知卒日。趣湯沐跏趺而坐曰。吾酬債畢矣。遂瞑。壽六十九。時則貞觀初也。

唐慧主

姓賈氏。始州永歸人。六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誦遺教經。一夕即能憶不忘。願以師所行。多忤經旨。因辭去。依姜律師。誦法華經。寺諸房中。或講俗律。主纔聽。若素習。乃問十關。時無知者。自是黑白憚伏。眾遽請為律主。從受菩薩戒。黃安縣造七寺。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蜀之佛法。至是始盛。初主受學於京之甘露寺。忽夢。天地晦冥。眾生無眼。三日夜而後明淨如故。覺而疑之。及周廢法。距之復教。僅閱百日。其徵應也如此。於是歸隱鄉里之南山。禮佛誦經不輟。禽獸異類同集。授幽顯菩薩戒法。感神饋茯苓甘松香物。會獼猴群共治路。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猴忽人語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主殊怪之。然固未知天下為何時也。適逢採弓材者八人。而後聞開皇年焉。尋出山。以事聞。詔與鬢落。大業中。奉詔弘四分於鄉里之香林寺。武德初陵陽公以皇子牧益將之任。道過始州。偶憩寺中。凡講堂佛殿僧房。置行李物皆徧。牛馬散放廡下。屎尿盈溢。主從莊中還。竟取三衣錫杖房中。咄曰死生在今日。因舉杖擬牛馬。牛馬即顛仆。併擲棄行李溝中。州縣吏大懼。隨以狀走白公。拘王以待命。公聞而喜。遺之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將律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今附沈香十斤。絀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當受戒焉。寺有明禪師者。主平昔同心之人。貞觀三季。忽自見身無其半。謂諸徒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今所見如此。律師不死。則吾且死矣。外或覩異相僧數千人入寺。意以為寺中設會。且而問之則否。至午主告逝。壽八十九。

唐道積

住益州福感寺。平生專業涅槃。凡欲宣述。必先沐浴更衣。坐而披展。性尤仁慈。務以濟物為急。遇諸癰癘之爛潰者。雖鼻穢薰蒸人所掩鼻。積則殷勤瞻視。晝夜靡怠。或共器食。或連榻臥。弗恤也。貞觀元年。五月終於所住。春秋七十餘。時屬炎夏。停之百日。跏坐如初。而略不腐臭。眾因加之漆布焉。建今蜀中涅槃之盛。蓋自

積發之。

又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皆為阜白所歸敬。後遠住會昌。恩住弘福。禪定 又弘福智曄者。江表令族。治法華。每自抄寫。且復倩人。前後所出二千餘部。晚年總寺任。猶日寫五紙。年七十餘。尚強健不少衰。

唐德美

姓王氏。清河臨清人。年十六。辭親出家。十九薙落。謙謹恭敏。專務實行。雖經論備閱。而尤善律部。開皇之季。駐錫京師。日以持戒禮懺為業。又誦千佛名經十二卷於太白山中。而每名則加拜焉。太白九隴山僧邕禪師者。素以道行著。稱美因奉之。以究心學。後還京。住慧雲寺。從靜嘿禪師。靜嘿蓋道善禪師之神足。道善持己節約。四眾欽重。美事靜嘿餘十年。凡其施設。皆所經歷而得其說。靜嘿滅度。一以委之。西循守不失。故悲敬二田。未嘗間歲。諸造福處。悉有餽慧。夏末蘭盆。亦隨寺送物。俗謂普盆錢。大業之季。夏集千僧。行道七日。或謂美曰。時既炎熱。不可使眾饑虐。何不打餅供養。美曰麪易致耳。然而柰其餽敗何。或曰我能之。但多置冷水盆則善矣。明日半衣起。溲麪二十斛。作二日料。饗庖廩。至杖打刀切。湯鍋亦已沸矣。隨切隨投之湯中。已煑熟。則撈以投水中。投之湯者有盡。投之水者無窮。黎明行餅。莫不訝其堅韌也。眾以為至誠所感云。武德初。詔住會昌寺。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盛。棟宇宏麗。時則浴井忽竭。美為禱祈。泉湧如舊。平生畜舍利不多。而應驗莫測。隨以寶函。遇禱必給。力行頭陀。終身徒跣。以避蟲蟻。或學般舟而不坐。或學止過而不言。雜行紛紜。殆難殫舉。且口誦彌陀之號。心專淨土之歸。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而逝。壽六十三。露屍於南山鷗鳴阜。骸塔梗梓谷。弟子樹碑。侍中于志寧文又沙門曇獻者。京邑人亦弘福業。功格前賢。身成令範。眾所推挹。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本微迹顯。茲不廣述。

唐曇獻

生京兆始平之張氏。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勝業有聞。居靜林寺。周武壞法。昌雖與俗推移。而律儀無闕。隋興誕弘吾教。首復百二十僧。而昌與其選。詔得各度沙彌一人。為侍者。而獻在焉。住大興善寺。後昌歸里。掘像構宇。起廢靜林。功未畢而逝。檀信悲之。乃復以仁壽致獻。而嗣其業。故兩寺壯麗。並足稱道。俄而遷任柏梯職。貞觀十五年正月示微疾。十五日。早作欲往靜林。眾挽止之。至卯時。雲霧暗天。遂卒於柏梯寺。是夕光景如華。自柏梯東南山上。徧照近遠。凡三夕。屍棺潛為靜林所竊。而柏梯之人不知也。既而光景亦隨。以出於靜林南山頂。於是柏梯始知之。而訟于官。竟葬靜林。弟子勒銘。識其事。

唐法誠

雍州萬年樊氏子。童稚出家。居藍田之王効寺。師事高行沙門僧弘。薙落。日以誦法華經自課。又學定業於禪林寺相禪師。晚年綱理眾務於雲華寺。開皇初。詔起為授戒師。抗表以辭。遂徧歷名山。追蹤勝友。因與超公。棲遲藍谷。即今之悟真寺也。方行法華三昧次。夢普賢曰。可書大教。誠寤以為大教大乘經典也。遽購工書繕般若。尋造華嚴堂於寺南之橫嶺上。邀致弘文學士張靜寫經供養。其虔恪所感。則有異鳥飛舞。鳴喉於鑪案間。貞觀初。畫千佛像。鳥集畫工肩背上。及營齊併慶經像。鳥隨奪迅。浴香水中。茲亦異矣。誠嘗夢。青泥坊側。大有尊像。間往發之。獲龕像。率剝蝕。莫考歲月。蓋周氏廢教時。所瘞藏者。十四年六月晦。忽臥疾。頃之起坐索浴。且索絡輿。翌旦明相將現。誠自語曰。欲來但入。何假絃歌。顧謂侍者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吾慈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去世後。爾等宜遵佛戒。無使有虧。俄而口出光明照室。異香充庭。端坐而逝。壽七十八。然誠每夏課經必五百過。餘日亦必再過。略計十。年則萬餘過矣。而況其齒臘不止此。

唐慧震

姓龐氏。身長八尺。性強記。聽嵩師三論能領指。要住梓州之通泉寺。蜀部被其化。昔嵩師嘗南詢。及還。緣道得所施袈裟三百領。及嵩之亡。乃以委震於每年正月。必集人。轉閱藏經。而施之未嘗少間。日擁百眾。弘三論。一旦若夢寐。或語之曰。西山之巔。宜造大像。寤而按行其地。有石細瑩可愛。兩旁皆流泉。無所有。即命工鑄琢其中。成坐像。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集道俗三萬人。以落之。像口出白光。照映近遠。見者敬異。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示滅。壽六十六。先是十四年七月。所畜駿馬嘶鳴。三日不食。頃之有僧。不知所從來。自稱十力。謂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且具以其死日告之。因曰。法師當悉散財物。無以累身後也。遂隱去。自是震益施悲敬二田。是歲元日。請僧行道。作大善會。期以三七日。然後圓滿。作會之八日。眾覺香氣鬱勃。充塞一寺。至十五日。寺地皆生蓮華。草木變亦如之。震曰吾本心欲滿三七日會。今瑞相已現。吾其可待耶。趣進食。行嚙。食畢。秉鑪。繞旋盧舍那像三匝。方拜跪竟掩息。時寺之香氣猶未已。俗屬昆弟三。各捐緡錢五十萬。以助累石塔五丈。龕安繩床。扶屍其上。更百餘日不僵仆。

唐智通

出梓州之陳氏。八歲辭俗。事道正法師為弟子。以鬢落。居牛頭山誦法華經。凡弘闡者百餘過。會中之人。皆再覩光明照徹內外。每有雙鵝。依于座下。若聽法。然且持律嚴謹。舉眾畏服之。尤惡黃老。其鄉里士女。有奏章醮獻者。必召其人。而呵辱之。或至於杖之者。平生不畜私財。然其寺宇之成就。皆所得於施主之物。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謂其徒曰。吾於茲寺。用已十萬貫矣。恨尚未備。汝輩其成之。

及終時方小食。寺之房堂地皆動搖。且變白色。經食頃。久乃已。壽九十七。

唐慧雲

姓王氏。太原人。其先有避地於九江者。子孫因家焉。雲以幼歲。依廬山大林寺沙門智錡。出家錡亦有聲當世。而雲尤慷慨精厲。獨異恒倫。法門之務未嘗不以大者遠者介意。而所居寺。曾莫脩治。時達禪師方以道行。為檀信所歸嚮。雲年二十有五矣。誓往邀之。以來貲幣。達弗許。雲以死請。委身叩頭。顴頰破腫。涕泗漫地五尺。計且欲自溺。以著見其志。達感動為起。雲遽奔走險隘。前告道俗。使之迎候。路逢群虎。目不暇駐。既抵山中。有所施設。雲必奉行。無小忤。嘗馭舟溪谷間。嚴冬凍沍。砂石崩頹。雲則脫衣挽纜腰胯而下。凌澌砭骨。流血凝結。行三百餘里。罔所辭憚。隋季天下大亂。士弘林氏。起兵豫章。號楚。以秀才胡氏。為尚書。今寇鄱陽九江據之。因發心模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以雲有幹材。委監護。頃之像脫鑪鞴。而頸脇穿漏。議將復鑄。會胡以譖見逮。不果。而有像色黃金餘百二十兩在焉。雲患[裹*女]劫。因以竹筒貯金。併金誦銅珠一環為信。寄胡所。胡至宮亭覆舟。失二物。後復浮而至。得於三十里外之遠云。胡且死。又託金於其叔父曉禪師使遁。俄唐兵破豫章。曉用幣緼裹金負之。以避難。遇盜焉。然盜亦不知其為金也。委之而去。於是雲得以成就其業。當鎔冶日。五戒李氏先發願然一臂。以致祈鑄。及事之辨。乃前於所卜之期。李氏不知也。像見夢曰。汝願然臂。可誣邪。李氏寤遽如所願。寺備經論。而律部獨未全。時首律師。方闡化京師。雲重趼造詣。詔住弘福寺。悉獲採掇以歸。

唐法成

姓王氏。始名守慎。天后時。官至監察御史。以后任酷吏。羅織元良。以起大獄。遽棄官出家。務苦節。化導民俗。儀鳳二年。望氣者。以京兆西市有異光。詔發之。得石函。內盛佛舍利。餘萬顆。明瑩堅緻。不可磨涅。詔即其地。建光宅寺。築七寶臺。舍利分使京師諸刹供養。當是時。成因請疏鑿餘地。引永安渠。以為大池。號海池。上樹佛屋經樓。以侈其觀。士女之好營福事者。皆就之。縱飛潛生物。以祝國釐。方疏鑿時。得銘土中。曰百年為市。後復為池。自隋初立都市。至是僅百年云。

唐業方

解脫禪師法孫也。解脫有至行。方循持無所失。然尤以利物崇福為心。隸業太原昭果寺。素為士女所歸嚮。或有以五臺文殊像自遠至。溺於滹沱河水中。馳報方方。遂臨河焚香祝之。水為退縮。出像塗潦間。即舁以歸。水復漲溢如初。及終。塔全身寺西北一里所。西靈異至今。

唐慧雲

姓姚氏。湖湘人。麟德初。雲十歲。辭父母。出家於南嶽。弱冠受具戒。遊歷幽勝。隨有廢弛。輒營治。如是至凡寺宇二十餘。所久視初。駐錫浚郊。夜宿繁臺。望

有異氣。起汴水北園池中。且訪其地。乃知其為歙州司馬鄭景宅也。因杖履以往。見池闊甚。瀾漪浩渺無際涯。下布天影。而參差繆軼。有宮殿樓閣狀。獨歎曰。此可以致吾力矣。神龍二年。徙居濮州報成寺。發願募金。寫就丈八彌勒像。樹殿池旁。且擬名其寺為福慧。以安奉之。伐材聘工。將底功緒。景龍二年。始從景購得其宅。或出古碣土中。記曰齊天保六年乙亥歲。剏建國寺。於是行部使者。命迎像其地。仍撤殿材。以定建國額。會刑部尚書王志愔。以採訪使。將詔指盡撤天下無名額寺宇。併收銅鐵像。送近寺。時雲規模已備。所欠者僅繪飾爾。既值此詔。竟中輟。雲乃焚香涕泣。日夕膜拜於像前曰。苟事必成。當現奇瑞。頃之像首發金色光。輝燭天壤。合城聚觀歎異。或瞋視謗言。則目盲口喑。雲為像前悔過而愈。皆誓奴役終其身。未幾上聞詔賜額相國。先是上於潛邸。嘗符夢想云。復詔佛授。記寺大德明幹。檢校功德。毋令官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曾。侍郎平章事岑羲。悉捐俸貲以助。玄宗受內禪。先天中。上皇躬御翰墨。書額以賜。詔大德真諦。并弟子品官。併持旛華以侈之。久而卒。葬東郊。至今寺莊影堂在焉。號造寺祖師。

唐崇業

初莫知所從來。俄偕弋陽道岸。依文綱律師。究毗尼學。服勤罔怠。鬻肆推為元長。夙與淄川恪齊名。而挺特剛毅過之。聞望之美。徹于宸冕睿宗朝。斥舊邸造寺。號安國。詔業居之。仍入承明殿薰脩。授上菩薩戒。施與優渥。時菩提寺。方治殿宇。業悉以所得助其役。蓋其平生未嘗畜長也。開元中。屬微疾。[(厂@((既-无)-日+口))*頁]弟子曰。吾數窮化盡。汝曹其謹循戒檢。無令放逸。遂終于所居。西明寺之別院是。於澄照寔適孫云。

唐玄覽

姓褚氏。其先河南人。後徙錢唐因家焉幼依慧昶師出家。昶年高行尊。誠學者之模範也。居臨平邑里之華嚴寺。隋季天下喪亂。寺因頽弛。唐初詔許脩飾。覽乃華侈其制度。恢闢其基址。負山臨水。形勝殆可尚。且以寺前之湖。為放生池。而太守袁從禮。司馬楊敏言。為禁漁捕。以贊成之。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寫經二千餘軸。畫殿前四天王像。則其相力亦勤矣。父宗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舒國公。兄無量。以材學[禾*(爾-(平-十)+(采-木))]。太夫人期頤自養。覽又以天竺其受戒地。及為僧錄時。所營別墅。併華嚴三所。皆致繕治。優游來往。化導以老。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於寺。壽八十四。弟子明了大覺等。葬之細礪洞。工部侍郎徐安貞撰碑文。

唐楚金

姓程氏。其先廣平人。今占籍京兆之盤座。母高氏。夜夢佛。有妊。七歲薙落。十八誦法華通大義。三十誓建多寶佛塔。用工之際。玄宗夢見楚金字於虛空中。詰朝遣使召問。乃為成之。且增其級。又於翠微悟真二寺。各建一塔曰吾他日必棲遁於此

。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右脇而逝。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楚金。是臣得戒和尚。天寶初。為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年。僧等六時禮誦。經聲不絕。已歷四朝。未蒙旌德。奉詔諡大圓禪師。

唐懷王

姓許氏。太原人也。出家住郡之崇福寺。少警利。日誦千言。學優行峻。非儕類可跂及。然志勤脩治。幽并之域。屋廬像設經卷之。在教門者。無不致力。三任寺之綱紀。校讎大藏二十餘本。增饒淨土院。代宗時。詔充灌頂道場主。真言秘法。皆有賴焉。後率於寺。壽六十三。

唐明準

天台人。少從靈墟道場出家。遊方京邑。因駐錫於禪定寺。每念古者諸德之。維持佛法也。其心之至焉。可量哉。如神僧智苑於范陽北山。寫經刊石。灌以鐵汁。以析不壞。為利益。至今。準乃發心。於貞元戊寅。正月命工郎山鑿石刊法華經。以垂將來。然石皆頑惡。不足用。準乃禱之山靈。使裨助善事。定中見紙若干幅。列粘石上。已而連率博陵崔公。與僚佐二十八人。各願手寫一品。勒碑環立廡下。元和元年八月落其成。

唐幽玄

劉姓幽州人。弱冠禮并州賢禪師落[彭/采]。久之遂得心法。元和二年。振錫江左。見會稽大雲寺鼓寂鐘暗。食輪不轉。歎曰。此獨不可以行化耶。乃持一鉢走闐闔。而施者響應。因使寺主開堂接眾。如諸方法。未幾。徙居湖心龜山之妙喜廢寺。九年平昌孟簡來鎮斯郡。為大其寺之規模。而一新之。十二年。去遊南嶽結菴絕頂以居。豫章太守商祐尤加敬慕。十九年迎住東明寺。寺建於晉安帝時。玄侶之集。至今猶盛。寶曆中奏。易額世福。且置戒壇其內。復詔度僧。凡寺之像設。皆玄所致云。大和元年。沈中丞傅伽信嚮。又造佛閣五層於寺之南。既而逝。第二漆布其全身。奉之閣下。

唐寂然

姓白氏。太和二年。遊天台。至剡之沃洲山。愛其幽勝。而卜築焉。道化既行。玄侶盛集。浙東廉使元相國稹。嘗有所施。陸中丞助其完葺。三季而院成。五年而佛事作。然每升座舉揚法要。尤為四海所厭服。後終於其寺。侍郎樂天白居易記。太子賓客劉禹錫書。

唐法興

洛京人。七歲出家。落髮具戒。後習誦法花淨名二經。尤於戒律有持無犯。徧尋聖迹。戾止林泉。乃復隸名佛光寺。擗節施利。建彌勒大閣。七間三重。高九十五尺

。其內尊像七十二位。皆極巧妙。於是臺山海眾。共請為山門都綱維。蓋以其模範和暢。學識該贍也。大和二年春正月。聞空中聲云。兜率天眾。特此奉迎。乃澡浴焚香端坐而滅。

唐僧竭

不知何許人。素居京師之光宅寺。建中時。擬摸五臺勝境。造文殊像以致觀人士女之敬。然以墾斷之際。必傷舍識。乃於舉事之先。設道場三日。禱祈祝願。使蠢動類。皆知所避。及乎畚鍤載施。而堞堀間。無復有蠢動物。則其誠心所格如此。先是竭每以複帛。為漉水囊。日漉水。投虫井中。井恒盈未嘗涸。世因以護生井目之。

竭尤巧思。又鑄銅蟾為息煙。以免飛蛾蠅[蠓-廿+((並-(前-別))-一)]之。喪身命於燈燭者。其制度頗行於當時云。後因徙居所成之臺寺。歲賜香轉經。異他刹。

唐曇休

字德敷。姓李氏。素依越之開元寺。出家具戒。精采四分律。訓飭學者。殊有繩檢。然寺創南梁時。年涉四百。而棟宇之偉壯者。頽仆矣。頃之輪焉。奐焉。加美於舊。皆休之力也。又若護國經樓寺之外門樓。皆昔曇一律師所經始。永徽中。康僧會法師。化身所釐革。今皆重整。事同創始。可謂勤矣。咸通中也。後終於其寺。則今所謂大善者。

唐智廣

姓崔氏。始見之雅州開元寺。羯帝神堂內。然異術奇行。不可測。遇疾者。輒以竹杖撲之一擲。一叱。燒紙縑。散飲食。甚者振紙蘸水貼之。癩者起。跛者奔。病立愈。其律已尤嚴。女人至門。輒斥去。每齋淨飯菜豉汁外。不容他物。食畢即去。無所辭謝。人有以錢嚙者。不過二十文。過則不取。且使投之一筥中。滿則於佛殿聲鐘集。眾平等分之。雖齊士夫家亦然。乾寧中。王氏始定蜀。雅守羅公攜廣上謁。王氏以聖師呼之。先是咸通中。南詔蠻王及坦綽。引兵圍成都。危甚而毗沙門天王。忽現沙門形。長五丈許。立城上。怒視之日光迸射。坦綽懼即遁去。蜀人尋於寶曆寺建閣。立天王沙門像奉之。後為牛尚書所毀。而蜀兵大連綿不絕。及是王氏請廣脩治。廣許諾施者填噎。收幣至二十萬。又勸使輸材。皆水杭陸輓。至。工傭効力斧斤。畚鍤交作。光化元年。閣成。因循江瀆池。祝食擲水中。明日魚之二尺許者。萬億計。死浮水上。豈其所謂乘功德力。而超生善道歟。

唐慧聞

信安人。登戒[棣-木+(上/矢)]居靈石寺。其平生常以檀施之業。勉世俗曰。五道流轉。欲進脩以求解脫。捨福力。其安資哉。每有營治。雖猥賤瑣屑事。猶躬親之。得魚肉。必手自持歸。以餉工匠。一日山行遇虎。輒杖叩其首曰。汝母噬人。我茲為汝等造功德。汝宜有所助。明日銜一野彘至。則其誠之所感如此。先嘗於灑水鑄丈六

像。度其金。既足用。而猶未模冶。曰將以待大檀越也。無何而清溪縣女子。以其所蓄寶鑑來施聞。為祝之曰。苟發心至誠。則此鑑當於鑄日。正著像匈。已而果然。又謁豫章。致黃金數鎰。道直寇。棄水中曰。使澇漉之。而後得。則諸君福田。庶幾其無損。逮歸視篋中。則金具在。豈非其慈忍之念發。而鬼物隨以加訶護歟。宜世之尊其德也。

後唐貞峻

鄭州新鄭張氏子。年十四。依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誦習淨名仁王等經。不久即能暗憶不忘。後既緇薙。聽俱舍論。年十八。陞座弘演。冠歲納戒於嵩山會善寺。因掛錫封禪寺。蓋今之開寶院也。新章律疏。探索玄微。而講授之。勤未嘗小怠。時年甫二十三爾。大順二年。相國寺灾。滌地皆盡。耆宿以為非大福德力。莫可以再成就。或曰峻其庶幾。於是相率以請峻。則無所辭讓。歸以上座職自任。未一紀而檀越旁午。寺之堂氣廊廡一新。眾推為新章宗王。僧尼弟子。百五十餘人。操行高潔。誠有足以動物者。故能坐致功業如此。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祔慧雲禪師之塔。

後唐智暉

姓高氏。咸陽人。少從圭峯溫禪師鬢[髻/采]。年二十。乃受具。學律習禪。博攬藏教。然尤工於翰墨吟詠。且効僧珍道芬。六法作畫。物像生動。若其濟眾之心。蓋出天稟。固非勉強而行者。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京邑。歷觀諸刹。以為所須皆備。而獨於浴室。似有缺典。於是相攸洛汭。治屋若干楹。購山給薪。鑿沼儲水。輪汲而槽受。其湯之富未易。言則瓶錫之侶。冠簪之倫。搢紳先生之流。其至者。日不暇給。而脫履則木寫承足。卸衣則臬裙障身。五日一開。開凡七十有二而歲周矣。其所浴。殆數萬人不啻。又闢浴聖室於西廡。以象十六應真。其內中則觀自在堂也。侍即揚凝式篤重暉為作碑頌德。

周智江

幽州三河南管。單氏子也。家贍足伯仲皆遊俠。無所成就。而江獨服善好義。深慕空學。唐乾寧四年。江甫十五歲。即往盤山感化寺。求薙落為沙彌。天復三年。受具於五臺之梨園寺。學通淨名上生等經。梁龍德初。講名數於商丘之開元寺。著瑞應鈔。門人共傳習之。唐同光初。乃居宋州之廣壽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塿彌勒釋迦二尊像。十六羅漢像。續飭殊勝。顯德五年。孟秋。俄邁疾以卒。享壽七十四。方屬續時。或覩天人填擁。若迎導狀。議者以為江疇昔誓生兜率之驗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

宋常覺

姓李氏。陳留人。家素儒者。而貧苦不自振。卅角讀書鄉校。俊穎出儕類。偕耆文遊廬山。樂其間靜。遂投歸宗寺出家。為淨人梁乾化二年。始易形服。從剷染。即依東林甘露壇納戒。其於學。雖具究三藏。然終專志禪指。既禮文殊聖迹於五臺。念曰倦矣。其復可以事奔走乎。後唐天成三年。始得地於汴京麗景門右。治屋數間。以營浴事。每月以三。八日。一設。僧無遠近皆就浴。歲約費千萬緡。雖一出檀施。自非覺維持之力。疇克爾。尤與北海陶穀。湘東張仲荀厚善。皆有遺寄之文可考。陶序以為覺麻麥一齋。炎涼一納。前後王臣。上章乞師號紫袍。而覺確拒之。操眾愈益可敬慕。

讚曰。

| | | | |
|------|------|------|------|
| 哀哉世間 | 貪吝乾沒 | 菩薩發心 | 普濟生物 |
| 親近乞者 | 言溫貌柔 | 汝窮汝乏 | 予取予求 |
| 飲食裳衣 | 玩具珍寶 | 國城妻子 | 頭目髓腦 |
| 內施外施 | 無物無身 | 施者受者 | 亦復無人 |
| 如此乃能 | 離諸住相 | 併空如來 | 大功德藏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四明胡泰之刊)

戒學

經曰。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知此則知所以弘法矣。又曰。毗尼壞則佛法壞。知此則知所以護教矣。嗚呼法有汙隆。教有通塞。然誠能以神通願力。攝待魔外。模範人天。則汙者以隆。塞者以通。被之三界而無際。垂之億劫而無窮。夫如是而稱佛弟子。續佛慧命。豈獨波羅提木叉之足師。毗尼之不壞哉。弘法護教二科。系於戒學之下。其奚歎。

弘法科

晉支遁

字道林。出關氏。陳留人。或曰林慮人。少有爽氣。神悟天縱。初至京師。太原王濛見之曰。造微之功。當不減輔嗣耳。陳群殷融嘗念衛玠神情。後進無能繼者。及見遁。嘆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隱居餘杭。年二十五為沙門。講說句讀脫略。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之曰。如九方歎相馬。略其玄黃。取俊逸耳。王洽劉惔毀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皆一時名士。與遁為方外交。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周曰。夫以適性為逍遙。是不然。且桀跖以殘害為性。豈亦逍遙乎。於是註逍遙篇。學者宗之。東還支山寺。晚欲入剡中。謝安守吳興。以書抵遁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欲還剡自治。為之悵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意事。殆磨滅都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相尉耳。山縣閑靜。差可養病。計不減剡。而醫藥易致。幸副積想也。王羲之在會稽。聞遁名。未之信。曰見之乃定。及遁還剡。路由稽山。羲之詣遁。驚其風度曰。逍遙篇尚記之乎。遁為作數千言。粲然天就。披露理窟。羲之首肯之。延住靈嘉寺。欲日夕見之。久之入沃洲小嶺。建精舍。講授眾千指。晚移石城山棲光寺。木食澗飲。註安般四禪諸經。并著即色遊玄論。聖不辨知論。道行旨歸。學道式等。追蹤馬鳴龍勝。至山陰。講維摩。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眾意詢不能難。詢設一難。又意遁不能通。而竇主之辨。相尋無窮。聽者多自言得遁旨。詰之輒失。哀帝請講般若。朝野悅伏。王濛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遁。遁曰。與君別久。而君語了不長。何也。濛慚嘆曰。絳盞之王也。郗超問謝安。遁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半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臚臚請辨。恐當抗行。超拔淵源。浩有慚德。郗超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留京師三年。上書乞歸山林。詔可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安移就其處。蔡還合其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遂収跡剡山。人有遺馬者。受之。有譏之者。遁曰。吾愛其神俊。聊復畜之耳。有餉鶴者曰。爾

冲天之物。寧當為人耳目玩乎。遂放之。遁幼與師論物類。謂用雞卵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師亡。忽見形。投卵於地。[穀-禾+卵]破。雛行。遁由是感悟。蔬食終身。嘗經餘姚塢。信宿不去。或問其意。曰謝安石相從於此。未嘗不移旬。今觸情是愁耳。乃移塢中。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歿。壽五十三。葬塢中。戴逵過其墓曰。德音未遠。拱木已繁。計神理不俱。氣運盡耳。有同學法處者。精義入神。先遁亡。遁嘆曰。匠石廢斤於郢人。伯牙絕絃於鍾子。吾質亡矣。作悼章成。放筆而化。文集十卷。時東土。復有竺法仰。亦以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見形詣王。勗以行業。

晉竺道潛

字法深。出瑯琊王氏。年十八。師事中州劉元真。元真有美名。潛服膺。後落髮。善儀止。二十四講法花大品。道俗日萬指。永嘉亂。渡江。中宗元皇肅祖明帝敬之。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造門結友。嘗著屐至殿中。時人嘆其道德高風。初不省有朝市也。久之去隱剡山。哀帝即位。兩遣使致之。不得已。至建鄴。時簡文在藩邸。尤師禮焉。沛國劉惔見於簡文。座中嘲曰。道人亦遊朱門乎。潛曰。貧道以為蓬戶也。司空何次道遵。以師資之敬。屢興法會。數相招請。復還山。支遁求買沃洲小嶺。潛答曰。欲來當給。不聞巢由買山而隱也。遁欣然。愛其風鑒。遁與高麗道人書。大稱賞之。康寧二年歿。妻八十九。詔賻錢十萬葬之。竺法友。誦毗曇。一宿上口。年二十四。講經於南臺寺。竺法蘊。悟解逸群。尤精放光般若。康法識。有義學。工草隸。嘗與廉昕。各臨右軍帖。世不能別其書。以寫眾經。見重於世。竺法濟。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皆潛之神足云。

晉竺僧敷

不知何許人。善放光道行般若。住瓦棺寺講授。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並著論。以相摧壓。敷破之。其略曰。有形則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安得有形。又著放光道行般若義疏。為安汰諸公所推賞。歿於所住寺。壽七十餘。

晉道整

姓趙氏。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始名正。字文業。年十八。為秦符堅著作郎。至黃門郎。武威太守。其為人無鬚而瘠。有妻妾而無兒息。若闔宦然。且學兼內外。譏諫無所畏憚。符堅末年。以寵鮮卑荒怠。因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攬令濁。堅恚曰。是朕也。已而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非趙文業耶。正願出家。堅難之。堅崩。乃遂所願。作偈曰。佛生何太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於是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為人。要與俱遊。整愛其人從之。遂終於襄陽。壽六十餘。

晉道安

生衛氏。常山扶柳人也。世衣冠。早孤。為外兄孔生所養。貌陋而性姿英特。七歲閱書。一目五行。其父驚嘆。知非凡器。十二出家。其師皮相之。以為愚。使餉田。因作止田舍中。三年從師求經。師以辯意經一卷授之。五千言。一夕即還其師。又求他經。以成具光明經一卷授之。且萬言。一夕又以還其師。師問看未。對皆誦徧。其師以為不誠。按經使覆之。一字不遺。師大異之。為落髮。受具足戒。遊學至鄴中。詣佛圖澄。澄與語大驚曰。天下士也。東土佛法所賴。唯此人。餘非所及也。遂受澄之學。覆講如水傳器。眾爭設難曰。要當難殺崑崙子乃已。而安飛辨注射。眾莫敢仰視。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於濩澤。太陽竺法濟。講陰持入經。安從受業焉。頃之創寺太行以居。年四十五。還冀州住受都寺。徒眾數百。石虎沒。彭城王嗣立。乃廣脩花林園房舍。遣中使竺昌蒲迎安。安以國難未紓。冉閔方叛。天灾旱蝗。寇賊縱橫。王屋女林諸山不可託跡。將依陸渾。而慕容俊之兵又逼。遂南投襄陽。至新野。分使法汰詣揚州。法和詣蜀。安與慧遠四百餘輩。夜雷雨乘電光以進。見人家。懸馬箠二柳間。可容斛許。安呼林百升。果有出迎者。弟子問。何以識其姓名。安指抑箠而已。至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又總錄經。至年月傳譯人名。以授學者。征西將軍桓朗。鎮江陵。強載以俱。及還以白馬隘陋。即清河張殷之宅。為檀溪寺。建塔五層。闢房四百。會涼州刺史楊弘忠。施銅萬斤。作承露盤。安謂弘忠曰。露盤已託汰公營之。請回此銅。以鑄丈六大像。可乎。弘忠敬諾。像成放光起行。異常相。安每法聚。則設符堅所送金箔倚像。金坐像。金縷繡像。織成像。結珠彌勒像。以作證。觀者敬慕。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久置未嘗設。安使弟子治其髻。則一舍利在焉。光燄炳煥。暎蔽堂陛。眾驚異之。習鑿齒襄陽奇逸士也。先以書通好。然後詣安既見自讚曰。四海習鑿齒。安徐曰。彌天釋道安。時以為名對。齒以書抵謝安石。稱安蓋非常勝士。恨公不相見之耳。安在樊沔十五年。常講放光般若。孝武皇帝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人天。使大法流行。為生民依賴。宜日食王公祿。符堅攻襄陽。得安而喜。謂其臣權翼曰。吾以十萬之師取襄陽。但得一人半耳。翼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翼鑿齒半人也。安入關中。住五重寺。眾數千人。初沙門出家。皆隨師姓。安曰。師莫如釋迦如來也。乃以釋為氏。後得增一阿舍。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皆稱釋種。與經若合符節。安博學。工文章。藍田得一鼎。容二十七斛。腹有篆銘。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又得一銅斛。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則高低則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容半合。亦有篆銘。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均。令天下取平焉。於是堅勅侍從。有疑皆師於安。時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堅承石氏之後。民物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并龜茲。南包裹陽。北盡沙漠。唯建鄴未

伏。堅雅志欲取而有之。大臣諫不從。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倍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易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扶安登輦。於是翼跪而掖之以登。堅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勢卑氣厲。昔禹舜遊而不返。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聽。堅曰。非區宇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具有格訓。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四方之文乎。對曰。必不可者。宜駐蹕洛陽。枕戈畜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聽。遣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自率步騎六十萬繼之。為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堅單騎而遁。安設法門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上座開經上講之法。二曰日常六時行道飲食唱時之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精舍遵奉之。無敢違者。每與弟子法遇。立誓彌勒像前。願生內院。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寄宿講堂。維那見其夜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禮訊問其來意。云相為而來。安云。自惟罪深。詎可度脫。曰甚可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生處。乃舉手指天。即見雲開。西北樓閣幻出。曰此兜率也。是夕且有小兒數十來就浴。二月八日歿。葬城中五級寺。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其未歿也。加眉谷隱士王嘉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能俱也。既而姚萇入長安僭號。且與符登相持。時嘉在城內。萇召問嘉。朕得登否。嘉曰略得。萇怒曰。得即言得。何略也。遂斬之。後登為萇子興所殺。興字子略云。嘉字子年。洛陽人。形貌鄙陋。滑稽善談笑。問以事則隨答。若調戲狀。即不可解。久之多驗。符堅以大鴻臚徵不就。及南征。使問休咎。嘉無他言。但乘使者馬。向東行數百步。盡脫鞞帽。解棄衣服。奔還而已。方被害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仍遺萇書。初安聞羅什在姑臧。勸堅迎之。而什亦謂安是東方菩薩。安生左臂有皮寸許如串。可捋上下。特不能出手耳。時號印手菩薩。

晉竺法汰

東莞人。長八尺。美風姿。少與道安同學。決南遊。旅病於陽口。時桓溫鎮荊州。要過供事湯藥。安遣弟子慧遠問疾。疾小間詣溫。溫欲留汰久語。汰以疾作起去。初不辭謝。坐客仰其高韻。沙門道恒執心無義。盛行荊楚間。汰曰邪說也。當亟破之。遣弟子曇一。集僧以難。恒未即屈。且則慧遠就席。纔及數番。恒覺墮負。以塵尾扣案。未得所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坐者皆笑。其義遂沮。至建鄴。止瓦棺寺。晉太宗簡文帝。深相敬禮。開放光題。大會。帝親臨幸。公卿畢集。眾至千人。瓦棺寺。本河內山玩墓山公為陶處。興寧中。沙門慧力啟乞為寺。至是而汰更新之。

王珣謝安石。皆相過從。弟子曇一曇二。並有名。太元二年歿。壽六十八。

晉法遇

不知何許人。少俊逸博學。氣壓流輩。見安公乃屈伏。願落髮為弟子。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施遺相接。避地東下。止江陵寺講授。眾四百餘。一僧飲酒廢夕講。遇止罰不遣。安公聞之。以竹箒置杖。自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曰。此由飲酒僧也。領眾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自罰行杖三下。內杖箒中。流涕自責。乃與慧遠書曰。吾人暗短。不能率眾。和尚雖在異域。猶垂憂念。吾罪無所逃。歿時年六十。

晉僧[(((素-糸)*力)/石)]

出傅氏。潯陽人也。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師事弘覺法師。止長安大寺。遊青司樊沔間。通六經。究三藏。持律嚴甚。為姚萇姚興所敬。自羅什入關。僧尼多過愆。興患之。議置僧主。以領之。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浸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頽緒。[(((素-糸)*力)/石)]法師早有學譽。晚以德稱。可為國僧主。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為僧錄。給車輿吏力。[(((素-糸)*力)/石)]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頒賜有差。大允時望。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白身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職自[(((素-糸)*力)/石)]始也。然[(((素-糸)*力)/石)]持身甚儉。而說法無怠。歿於大寺。壽七十。

晉曇摩流支

此云法樂。西國人也。棄家以精律著名。弘始七年。至關中。時弗若多羅已化久矣。廬山慧遠。聞支善毗尼。願竟其學。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自上國。分流已來。四百年於茲矣。然比丘根本。皆所未知。頃幸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方半而沒。茲用追恨。竊聞仁者。亦齎此經。必蒙開施。勿俛憤發。果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此恩不貲。何以論報。支得書。乃與羅什。足多羅未盡之文。支住長安大寺。沙門慧觀欲延居洛陽。支曰。洛中有人弘法。足以利世。吾當化律學未至之處。於是去。不知所終。

晉道融

汲郡林慮人也。史亡其氏。十二棄家從師。無所得書。遣借論語於旁舍。晚不持歸。曰已習之矣。師使覆之。不遺一字。大嗟異。為落髮。及受具戒。長遊關中。依依羅什。什謂姚興曰。比見融公。殆是人類精奇。引見與語。心服之。詔入逍遙園參譯。當是時。什譯菩薩戒本。又譯中論。方就兩卷。融便能講之。什又使講新法華經。而自聽其判析曰。大法之興。正賴此子也。國有婆羅門。自謂盡讀西國書。聞什在關中。乃曰豈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耶。遂馳其書至。姚興幾惑其說。婆羅門乞與僧辨優劣。關中僧皆相視缺然。什謂融曰。子可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

盡錄其書目。一覽即誦。剋日論義。姚興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博觀為夸。融數其所讀。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什嘲之曰。君乃未聞大秦有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媿服。再拜融足而去。後還彭城講授。眾常數百人。性不喜喧狎。常登樓讀書。人罕識面。歿壽七十四。著法華大品。維摩義疏。金光明十地品義若干卷。

晉卑摩羅叉

此云無垢眼。罽賓國人。沈鷲有志力。以苦行自律。弘毗尼。為龜茲學者之宗。龜茲陷。避地烏纏。聞羅什在長安。欲使勝品妙味。復沾東土。弘始八年。至關中。什敬禮如師。及什棄世。即引去。遊壽春。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齋住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故今猶二名存焉。又坐夏江陵之新寺。以漢言講演無作妙本。盛行於時。慧觀習其指要。為兩卷。京師傳寫。紙為增價。終于石澗。壽七十七。為人眼青。時號青眼律師。

晉僧叡

魏郡長樂人。史失其氏。年十八為沙門。師事僧賢法師。博通經論。聽僧朗講放光般若。每致難詞。朗謂賢曰。叡殊有膽氣。其難。吾多不能通。真佳弟子也。羅什至關中。譯禪要三卷。始乃鳩摩羅陀所造。終乃馬鳴大士所造。而其中多外國賢聖之語。亦稱菩薩禪要。叡精練之。分為五門。偽司徒姚嵩。雅相禮敬。興問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未見其比。興嘗法集。公卿咸在。見叡謂嵩曰。四海僧望也。竺法護出法華經語曰。天見人人見天。什誦至此曰。義與西域同。但其辭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乎。什然之。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子。能辨之乎。叡舉其處以應。皆當什意。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者。吾何恨哉。叡求生安養。坐臥不敢背西。臨終謂同學曰。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侶也。於是浴罷。禮拜合爪。西向歿。壽六十七。有同學僧楷。有高行。與叡齊名。

晉僧肇

京兆人。史不書氏。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經史子集。尤善莊老。年十二。為沙門。名震三輔。羅什在姑臧。往從之。什與語。驚曰法中龍象也。於是攜以歸關中。居逍遙園。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輳。設難交攻。而肇迎刃而解。眾皆厭服。時有道生道融僧叡。皆師羅什。號童壽之門四聖。肇初著般若無知論。什見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挹。劉遺民得之。以呈遠公。遠公搏髀歎。以為未嘗有也。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注維摩經。什化去追悼之。又著涅槃無名論。皆妙造精微。姚興敬重其筆札。使頒傳。義熙十年歿。壽三十二。

晉慧遠

生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年十二。隨其舅令狐君。學於許洛間。博極群書。得老莊之要。風鑒朗拔。在諸生中。龍章鳳姿。照映魚鳥。既冠。將渡江與范宣子俱隱。值中原亂。兵戈塞路。聞道安在太行恒山寺講般若。遂與弟慧持俱造之。一面歸敬。願落髮。就弟子之列。以終業焉。既受具。以大法為己任。年二十四即就講說。秦建元九年。襄陽平安公為朱序所得。因決別。南抵荊州。止上明寺。欲遊羅浮。泊舟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以杖卓地曰。有泉當住。泉忽涌。因定居焉。常誦經泉上。有龍出聽。因號龍泉寺。沙門慧永住西林。恨所居逼側。不能多容。而請太守桓伊。為立東林寺。古傳有佛影在月氏國那竭城南。古石室中。去流沙。一萬五千八百餘里。欲往瞻禮。恨骨不能飛。有西域道士。為遠畫之壁間。遠著銘五章。能疏其妙。陶侃鎮廣州。有漁得阿育王所鑄文殊像於海中。送寒溪寺。寺主僧珍徑夏口。夢寺火而像不壞。馳歸果然。侃以其威靈。及移鎮。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登舟又沒。終不能得。及遠創寺既成。而像自至。蓋其誠感然也。故時人為之謠曰。陶維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一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民季碩等十八人。從遠遊。乃於無量壽象前。使劉遺民著文。立誓期生西方。殷仲堪如荊州。過山中臨北澗。聽遠講易歎曰。識盡精微。不受擬度。世間安有此等人品乎。俳徊終日而罷。盧循初據江州。嘗詣遠。遠少與循父緱善。見循欣然。道舊。有諫者曰。循返逆。公與厚。禍斯至矣。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豈不知為識者所察。非吾所懼也。及武帝討循。屯桑尾。有以遠交循為言。武帝曰。遠公世外人。其可以是量之哉。遣使送敬。且飯僧。聞羅什入關。遣書通好。獻比量衣裁。使登高座。為著之。并漉器皆珍貺。什答書。其略曰。經言。末後東方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有偈曰。既以舍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必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住。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又以書答其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卒歲。初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云壽令長遠而已。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曰。至極則以不變為性。得性為體極為宗。羅什見論曰。邊國人未見經。便暗與理合。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欵敬。又姚嵩獻珠像。并釋論云。大智論新記。龍勝所作。法師當冠以序。昭示萬世。此邦道士。同所欵聞也。遠以書辭不敏。文多不載。然恨大論文多。鈔其要。為二十卷。桓玄討殷仲堪。軍經山北。邀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出。玄自入山。左右諫玄。勿復拜。及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翦削。遠答以立身行道。當自有意。

豈以翦髮文身。讓季歷而非泰伯乎。玄出山。謂左右曰。實生所未見也。玄後以震主之威。苦欲致之。而遠堅臥不動。俄而玄欲沙汰僧眾。且謂。唯匡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於是遠以書抵玄。其詞皆陽縱而陰奪之。成帝幼冲。庾冰用事。以沙門應敬王者。而尚書何充。僕射褚翊諸葛恢等。奏議不應。眾議同何充等。門下觀望駁議紛然。玄在姑熟。以書問遠當不。且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令朝廷失體也。得八座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答書。其略曰。伽黎非朝宗之服。鉢具非廊廟之器。會玄篡位。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昔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禮。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五首。妙盡物情。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敘悃誠。帝佳之。謝靈運恃才氣出人上。見遠悠然意消。遠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以虎溪為限。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示疾。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宿。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水為漿。乃命律師檢卷。未見而終。壽八十三。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收葬。潯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土*遂]。有文集十卷。

晉道恒

藍田人。史失其氏。年九歲。處士張忠見之謂人曰。此兒有好相。仕必為王者輔。出家必光顯佛乘。吾恨老不及見也。恒幼孤。事後母以孝聞。家貧。鬻圖書以自給。年二十。後母亡。服終為沙門。聞羅什入關。往依之。什愛其高才。與道標齊名。姚興以恒標二人神俊。有經綸術業。乃下詔。令尚書令姚顯。敦逼罷道。二士於是上書陳情。其略曰。漢光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階下天縱之聖。議論每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下乎。興又書與羅什僧[(((素-糸)*力)/石)]。使勸諭之。必欲其反初服。什[(((素-糸)*力)/石)]皆奏章。敷敘其事。略曰。唯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毛髮。服不正之服。今使復簪紳立朝。非通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超卓。於是一眾懇乞。乃得寢免。恒歎曰。名真道之累也。乃逃去。遂沒於瑯琊山中。晉義熙十三年。壽七十三。恒著釋敘論百行箴。標亦有文。

宋法顯

姓龔氏。平陽武陽人。三兄皆以病死齟齬中。顯三歲亦病。父懼施以出家。而終不遣。數歲病垂死。乃送寺中。一夕差。因留不復歸。母為舍寺門外。父亡。叔使返俗。顯曰。母得所養足矣。安在我。悉以先世產業歸叔。無所問。母亡。葬之如禮。嘗與同學沙門數十人。刈稻田中。盜忽至。眾皆蒼黃走。顯獨留語盜曰。若前世不施。致今世之飢。今世復行劫奪。獨不念後世乎。盜慚棄去。既受戒。志行明決。每以經律舛闕。誓於尋求。晉隆安三年。偕沙門慧景道整等。西渡流沙。熱風惡鬼。遇者

必死。蔥嶺危壁千仞。冬夏積雪。施杙險處。僅能過。凡涉水七百餘所。中有緣絙而渡者又十餘所。皆漢之張騫甘英奉使。所未嘗至也。雪山寒甚。慧景股栗而死。如是又三十餘國。而後及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有寺。問耆闍崛山安在。寺僧曰。莫夜矣。且多黑獅子食人。不可往。顯念以吾欲瞻禮聖迹。幸至此。苟今夕死。則吾志不酬。竟造無所畏。獨徘徊山中。拜瞻流涕曰。我不自知身之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鼓矣。獅子蹲踞舐齧。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於是俱妥尾去。明日歸路逢一老宿。植杖立挹。不答。頃有小年來。顯問耆年為誰。曰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巖竇。不得往。至迦施國。坐夏。有蛇耳處白。置於銅盂酪中。從上座至下行徧乃化去。寺僧曰。白耳龍也。寺龍所造。歲輒一出。至五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河阿育王塔南天竺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雜阿毗曇心。方等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書梵語。以經像附商舶。至獅子國。同侶皆無在者。子然獨止而已。商有以紈扇供佛者。顯見之因思歸。又二年。得彌沙塞律。長雜二阿含。皆漢地所未有。因附舶以還。忽颶作。舶人皆以物投海中。顯念觀世音曰。有經像在。欲以開東方眼目。頃之颶止。至耶婆提國。留五月易舶。適廣州夜颶作。舶人曰。坐有沙門共載耳。欲投顯海中。或呵止之。得不死。水盡糧亦竭。忽及岸見藜藿。入浦見獵者問。曰此青州長廣郡牢山也。獵者以歸。太守李公疑聞而躬迎之。至州小休。遂如京師。譯大泥洹經。有傳寫者。一夕火。盡燬他物。而經不壞。後遊荊州。歿於新寺。壽八十六。

宋曇無竭

此云法勇。出李氏。幽州黃龍人。為沙彌。持苦行。讀法顯西遊事。欲蹤跡之。以宋永初元年。同沙門僧猛曇朗二十有五人。出海西郡。入流沙高昌。遂道龜茲沙勒。登[蔥-十+夕]嶺。望雪山障霧千里。有大江湍駛。以繩為橋。橋之上僅可行一人。先渡彼岸者。必舉火為識。此岸之人見煙。而後可進。久無煙。則知其人墮江中矣。三日乃至大雪山。壁立千仞。俱有杙孔。處處相對。人持四杙。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至平地失十二人。入罽賓國。拜瞻佛鉢。留歲餘。學梵語梵書。得觀世音授記經。又西去並辛頭那提河。入月氏國。瞻內髻骨觀自沸水乘舟。至檀特山南石寺。寺僧雜三乘學。天竺佛陀多羅。此云覺救者。果位人也。無謁請為和尚依止。以受大戒。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因坐夏。夏休乃行。路皆中天竺境也。地曠人稀。齋石蜜為糧。顧影孤絕。同伴餘五僧耳。苟經險難。即繫念觀世音以免。將入舍衛國。有狂象群來。方歸念間。獅子從林中出。象怖伏。遺糞而去。渡恒河。有野牛群吼而來。又歸念之。俄大鷲飛來。於是牛亦奔散。無渴留止。徧觀陳迹。親依聖賢久之。尋附海舶以歸。至廣州。其終。別有傳記。

宋慧猷

江右人。史失其氏。少為沙門。精律學。性剛方。師西國卑摩羅叉。深達十誦。以講授為陝西學者之宗。有十誦義八卷。

宋竺道生

出魏氏。鉅鹿人也。客居彭城。世衣冠。父為廣威令。生幼而卓異。沙門竺法汰見之。大驚曰。此兒豈受功名富貴縛者耶。而生亦欣然。願隨歸山中為弟子。年十五。便能講授。一時名流。莫敢犯其詞鋒。於是名震法苑。居廬山七年。與慧嚴慧叡入長安。從羅什受業。什門英豪數百。無有出其右者。還都館于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特加禮敬。方設大會。帝地坐親同眾齋。食至。眾疑日晚。不敢下筯。帝曰。日未晚也。才中耳。生曰。向日麗天。今天言日中。何得非中。舉鉢便食。一眾從之。帝大悅。王弘范泰顏延之。皆造門結好。生每以真丹所譯經文。未能盡達佛旨。而學者又滯見聞。然其所謂。善不受報。頓悟成佛。惟忘言得旨者知之。乃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網羅舊說。發其淵奧。皎如日星。而或者憎嫉之。已而涅槃泥洹前品。先至秦京。生熟讀之曰。一闡提人。自當成佛。此經未盡耳。於是講輩交攻之。誣以為邪說。據律當擯。生白眾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目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獅子座。乃受擯袖手南還。仍館青園。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光射西壁。改名龍光。眾疑其異。俄生果去青園。而至吳之虎丘山。日豎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則謂石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石皆為動。若首肯之者。遂還廬山銷景巖。及涅槃大本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見而尉喜不自勝。宋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悅悟。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有釋慧生者。繼止龍光。有高行。時號大小生以別之。

宋慧叡

冀州人。史失其氏。少出家。以精苦稱。遊方至蜀。為盜所略。使牧羊野。中有商客。見而異焉。問三藏義。無不綜達。於是為出金。贖法服還著之。西遊至南天竺。凡音譯訓詁。無不通。還館廬山。聞什公在關中。捭衣往受業焉。晚居建鄴烏衣寺講授。學者如雲。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叡苦辭三返。然後許。王要叡至其第。授戒法。叡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王大媿服。詣座下。施之貂裘。直三十萬。叡以坐而未嘗御。謝靈運每從叡問經奇字。為著十四音訓。序以條列梵漢旨義。元嘉中沒。壽八十五。

宋曇摩密多

此云法秀。罽賓國人。七歲神明澄正。聞梵唄輒歡笑。父母以是許之出家。國多賢達。徧承事之。博通群經。深解禪法。為人連眉有蘊籍。世號連眉禪師。遊諸國。

至龜茲。王前一日夢。神告曰。當有大士至。王因郊迎入宮。授菩薩戒。居數載。又夢神告曰。大士欲去。王固留。不可。至燉煌。建精舍。植柰千本。少留棄去。至涼州館於舊寺。又遊蜀出荊州。於長沙寺立禪閣。懇求舍利。供養經旬餘。聞鏘然落盤聲。視之光滿一閣。東還京師。止中興寺。道俗建塔焉。頃移祇桓。帝后太子諸王。皆執弟子禮。受戒法。中貴人日絡繹候安否。譯禪宴法。普賢觀。虛空藏觀等經。以禪法教授學者。遠近靡弗至。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孟覬。請同遊鄞縣諸山。遂建塔寺。東方俗多尚巫祝。自密多居之。翕然歸正。元嘉十年。還鍾山定林。性嗜山水。構室臨澗。以收形勝。弟子達公者。能嗣其風。蜜多初發罽賓。迦毗羅神王。衛至龜茲。中路欲返。辭決蜜多。要與同至南方。達建康。即畫其像上寺壁間。十九年七月六日歿。壽八十七。葬于鍾山之宋熙寺前。

宋智猛

雍州京兆新豐人。端莊有美行。出家誦經。以夕繼旦。深慕先佛遺跡於五天。慨然有身造目覩之志。於是以秦弘始六年甲辰。結侶十五人。渡河跨谷凡三十六所。至涼州。西出陽關。涉流沙。歷龜茲于闐諸國。又自于闐西南二千里。登[葱-十+夕]嶺。而同侶九人退還。又千七百里。至波淪國。而竺道嵩者死矣。方圖闡維。失屍所在。猛顧四人悲歎驚異。及踰雪山。渡辛頭河。詣罽賓國。國有應真尊者五百人。遇猛喜尉間。為猛說四天王事。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見佛盃。盃光色紫紺。輕重隨念。猛香華供養。跪戴發願而去。又千三百里。至迦維衛國。見佛肉髻骨。及牙髮影跡具存。謁泥洹堅固之林。禮降魔菩提之樹。遂於降魔像。施以大衣。而覆之寶蓋。且設淨饌以盡敬。華氏國則阿育王舊都也。有婆羅門。名羅閱。舉族弘法。王所推重。問猛曰。秦地有大乘學否。曰皆大乘學。羅閱驚歎以為希有。猛於其家。得大泥洹僧低律諸經以歸。甲子歲。發天竺迨涼州。唯猛曇纂而已。譯泥洹二十卷。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撰西遊記。歿於成都。

宋慧嚴

生范氏。豫州人也。年十二。為儒。深明詩禮。十六為沙門。以解義稱。從什公遊。為一時流輩所推。還建鄴。止東安寺。宋高祖禮遇特異。方伐長安。載與俱。行。及文帝嗣位。尤所欽敬。初帝於法未甚信崇。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請制民間建寺鑄像。帝謂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信敬故耳。范泰謝靈運嘗言。六經法度。本在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經指南。比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因出摹之所上疏曰。卿等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橫目之俗。多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寔懼缺薄。上玷大法。更蒙獎

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渡江而來。王導周顛庾亮王濛謝尚郗起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置情人天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皆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跡黃鐘。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慧遠法師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齊俗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圖澄適趙。而使二石減暴。羅什在秦。則符健損虐。神道助教。昭然可觀。不可誣也。而摹之所請。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其意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如土木之工。雖若糜費。然植福報恩。未易頓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欣抃。

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豈臣昧陋。所宜與聞。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無取於此耳。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銷。儻以孫吳為志。動期吞并。亦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曰。釋門之有卿。如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自是崇敬教乘。顏延之著離識論。先以其檢上帝。帝命嚴辯之。酌酢終日。帝笑曰。公等殆不愧支許也。東海何承天問嚴。佛國用何曆。嚴曰。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蓋天之中也。五行用土色尚黃。數以五。八寸為尺。十兩當漢十二兩。以建辰之月為歲首。討覈分至。推較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措詞。後波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詔任豫受焉。嚴與慧觀謝靈運。詳定涅槃經。夢神訶之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惕然而覺。欲盡收前本。時識者曰。此欲戒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宜即於詳定時。見夢也。嚴以為然。後又夢神告曰。君以佛經之力。必當見佛。元嘉二十年歿。壽八十一。

宋僧業

王氏。河內人。少為沙門。聰敏能博究三藏。從羅什授法。精十誦。什歎以為後世之優波離也。避地渡江。吳張邵建閑居寺於姑蘇。以延之。三吳道俗爭尊異焉。宴坐之室。常有香氣。元嘉十八年沒。壽七十五。

宋僧導

京兆人。史失其氏。十歲出家。其師授以觀世音經。導曰。此經幾卷。曰止一卷。導曰。經言爾時無盡意。則知前更有。師大驚異之。授以法華經。於是悟解通達。老師夙學。多敬畏之。年十八。僧叡見而歎曰。君當作萬僧法主。厚自愛。姚興聞其名。詣之與語。載同輦而還。學者榮之。羅什所譯。多與參校。著成實三論疏義。并空有二諦論。多所發明。宋高祖平關中。得導而喜。還建鄴。指桂陽公義真。謂導曰。兒年幼留鎮。藉公輔之。義真後為虜所逼。導果能營救。虜解圍去。高祖聞而嘉之。

。建東山寺於壽春。以居焉。會魏滅教。北方避難而投之者。皆給衣食。故舊鄉曲之死者。為設會行香。流涕哀慟。孝武即位。詔住建鄴中興寺。帝郊迎。法道大振。每講維摩於瓦棺寺。帝臨幸。公卿畢集。久之辭還壽春歿。壽九十六。時有僧音僧威。亦有卓行。

宋慧恂

生趙氏。趙郡人。少而精苦。遊關中從羅什。究十誦僧祇。乃義疏之。永初中。講授於廣陵。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後移長樂寺。大弘律學。大明二年歿。壽八十。

宋求那跋陀羅

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始以家世事外道法。因遁去。求師刈落。為沙門。師令探經。得大品華嚴。師喜曰。汝於大乘有緣乎。為授菩薩戒。而大乘益精。時號摩訶衍。尋以書諭父母。使歸正。既徧歷師子諸國。乃附舶而東。屆中途。所飲之水既竭。又風息不能進。賢呪之。驟雨充足。抵廣州。刺史車朗以聞。驛至京師。元嘉十二年。初住祇洹寺。已而詔入內供養。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彭城王義康。南譙主義宣。皆師事之。譯雜阿含法鼓勝鬘楞伽等經。共百餘卷。譙王請講華嚴經。而賢獨恨未善華言。禱觀世音以求感應。夜夢神力士易其首。旦起頓通語義。遂就講。王以屢有恠夢問之。對曰。京都行有禍矣。王構逆謀。賢諫之。至流涕。王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墮江中。一心誦觀世音。手捉竹杖。見童子牽其衣。賢曰。汝小兒。乃能爾耶。至岸欲脫納衣償童子。忽失所在。王玄謨承詔。送賢至臺上尉安之。且曰。企德有日。乃今始遇。問關來歸。寧有恨乎。對曰。無所恨。但念夙緣逢此適成熟耳。上又戲之曰。頗念譙王否。對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敢遽忘哉。願當從階下。求為王脩冥福。惟哀憐之。上為改容。中興寺成。詔徙以住持。上嘗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趣賢。賢至。皤然清臞。上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賢趨陛。上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遇之厚。無所欠。所欠唯一死在。上喜為促席。一坐盡傾。永明六年旱。徧走群望無所驗。詔賢曰。霧霈而後相見。賢即絕飲食。自曝北湖釣臺上。嘿誦經呪。明日大霽。公卿入賀。施與有加焉。太始四年正月。示疾而卒。春秋七十五。

宋僧璩者

生朱氏。吳人也。少為沙門。師事僧業。尤明十誦。工文章。涉獵書傳。始居虎丘山。宋孝武聞其名。詔至京師為僧正。止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眾詳斷。令現神足。定曰恐犯戒。故不現。璩曰。按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不能然。遂擯之。乃著戒眾論。以示

來葉。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宗為法友。歿壽五十八。注勝鬘經。撰僧尼要事。行於世。釋道儼者。雄丘小黃人。善毗尼。精研四部。融會眾家。又覈梵漢異音旨歸作決正四部毗尼論。大弘律教。遊彭城沒。壽七十五。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一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二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戒學

弘法科(二)

齊法穎

生索氏。燉煌人。年十三。棄家依沙門法香。為弟子得度。遊止涼州公府寺。與法力俱以解律顯名。元嘉之季。遊京師止新亭寺。孝武皇帝詔穎為都邑僧正。移居多寶寺習禪。造經像。極莊嚴之麗。又造藥藏鎮于長干。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文。沒壽六十七。

齊玄暢

生趙氏。河西金城人也。少時羌酋盡殲其家。見暢戒勿殺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器也。遂獲為涼州玄高弟子。會羌滅佛法。害諸沙門。暢乃以楊枝擊沙塵蔽空。使追騎無所見。急則以[葱-十+夕]塞鼻通氣。投身水中。自平城代郡上谷。踰太行。渡孟津。而至揚州。善經律。博觀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文義浩博。暢首為疏釋之。以三論為學者所宗。文帝請為太子師。不可。久之。辭遊西蜀。至大石寺。手畫金剛密跡十六軀。又建寺於岷山郡之席陽縣齊山。名曰齊興。是日正當太祖受九錫之辰。或以天時人事。萬里符合。作齊山讚。敘其事。寄成都傅琰者。琰聞諸州郡。歲時存問。暢能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豫章王凝鎮荊州。迎至城。文惠太子又遣使。迎歸建鄴靈根寺。沒年六十九。永明二年冬葬獨龍岡。

齊志道

出任氏。河內人。謹厚。少為沙門。博究諸經。特妙律部。何尚之仰其風。建法輪寺迎居之。自魏虜廢教之後。中州戒法遺缺。道與其徒十餘輩。至虎牢。集洛秦壘豫五州道士。會于引水寺。講授律部之全。道之力也。久之至京師。王奐出鎮湘州。載與俱。遂歿。壽七十三。

齊僧遠

生皇氏。渤海重合人也。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聽。因剋苦懺誦。又二年為沙門。從道慧法師受學。通大小乘經論。宋大明中。住彭城寺昇明中。住牛落山龍淵寺。年三十一。乃於青州孫秦寺講授。吐詞清徹。風度凝遠。一座盡傾。瑯琊王僧達有重名於時。特敬禮。造寺以延之。遠性仁慈。行青園。脫衣以衣寒者。乞食以食飢者。時大疫。病者相枕。人人料理之。死者為葬。如骨肉。里中化其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薦其母殷貴人。詔選天下奇德。應選。被徵。大明六年九月。右司諫言。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奉跪槃伏。豈止讓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摩爽。唯浮屠教特異於此。臣等參議以為。沙

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詔曰可。遠聞歎曰。我刎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曰謝病。移止定林。明帝踐祚。迎遠為師。不答。建平王景素以棲玄寺致遠。又不答。齊太祖將傳位。入山訪遠。辭以老病。足不垂牀。太祖詣牀下。諮訪委悉。及登位。復駕幸遠房。以房間狹小。不容輿蓋。駐輦遣使問候而去。遠前後居山五十餘年。初猶食。食不繼。遂飲澗二十年。以齊永明二年正月。示疾。文惠文宣二王。侍劑藥。沒壽七十一。帝以書與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不必增悲也。諸佳非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宜為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王文宣王為塔於南山。

齊智林

高昌人。史亡其氏。師事亮公落髮。即詣長安博究經律。尤善雜心。亮坐罪竄嶺外。林與同學十二人。同往至南荒。日講授。遠人慕其高義。宋明帝詔至京師住靈基寺。學者益盛。時立二諦義。有三宗各不同。汝南周顒作三宗論成。畏譏謗不傳林以書勸之。其略曰竊聞三宗之論。鈎深索隱。盡眾生之情。廓而通之。盡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施哉。傳者以為檀越畏譏評。故欲中輟。豈可特纏疑障。自發見行乎。顒得書矍然而悟。此論遂傳於世。

林長八尺。詞音清徹。還高昌而化。壽七十九。著二諦論雜心記并解十二門論中論等。

齊法瑗

生辛氏。隴西人。毗之後。其父有子三。伯原明仕魏。官至尚書。仲為沙門。號法愛。瑗其季也。師事梁州沙門慧開。開不測人也。而鍾愛瑗曰。他日於佛法當有力。使遊學四方。依道場慧觀乃入廬山脩禪。宋文帝訪能述生公頓悟義者。江州刺史庾登之。以瑗聞。詔問之。瑗伸辯詳明。何尚之歎曰。吾以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南平王西陽王皆師事之。歸廬山注勝鬘。經天保構成。詔瑗居之。王景文至。值方講。景文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成。又詔瑗居之。帝臨幸聽法。公卿畢集。時以為榮。至齊文惠。又請住靈根寺。太尉王儉有重名。特設一榻。次延之。他人莫與也。永明七年歿。壽八十一。

齊法悟

齊州人。史不書氏。世力田。有六子皆出家。悟年五十。喪妻為沙門。誦大小品法華。每有虎踞前。若聽者。性不食粳米。日唯麥飯一杯而已。武昌太守阮晦為開樊山之陽。隱士郭長翔所居之地。為堂宇。以處之。脩頭陀行。尤謹禪坐。或定屢日。齊永明七年。歿壽九十七。又有慧明者。生康氏。康居人。止東安寺。登赤城。慕道猷曇蘭之風。結茅而居焉。夢婦人自稱呂姥。曰我當衛護。文宣盡禮致之。一至京師

即去。建武中歿。壽七十一。

齊僧審

生王氏。太原祈人也。晉驃騎沈之後。寓居譙郡。少棄家依石澗寺得度。誦法華首楞嚴經。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密多。道化京邑。往謁之。乃拂袖過江。止靈曜寺。精勤咨受。曲盡深奧。王敬則入房訪審。正見坐禪。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石。又為文慧文宣所敬。永明八年沒。壽七十五。時有沙門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精禪觀。有異迹。

齊法琳

出樂氏。晉原臨邛人。幼依蜀郡裴寺得度。從隱公精十誦。隱公還陝。又從之。諸部毗尼。洞盡心曲修淨土觀。臨終見奇祥甚多。合掌而滅。

齊法獻

生徐氏。西海延水人也。少隨其舅至梁州。因去家為沙門。研究經律。有聞於時。止鍾山定林寺。聞猛公西遊。願慕効之。即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蔥嶺。會棧道絕。不可往。乃還。獲佛牙一枝。舍利十五粒。觀世音滅罪神呪。提婆達多品文。至龜茲又得金槌鉢像。獻負像佛牙舍利至京師。謹事之。凡二十五年。人無知者。文宣太子。忽夢見之。詣獻所居。求瞻禮。乃出以示。有記云。本在烏纏國。自烏纏入芮芮。自芮芮至漢上。於是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慧令智藏皆師事獻。

永明中。詔與長干寺沙門玄暢。為國僧主。每對上稱名而不坐。

一日中興寺沙門僧鐘。見上於乾弘殿。稱貧道。帝訝之。以問尚書王儉曰。前輩沙門與帝王語。何所稱。預正殿。還得坐否。儉對曰。漢魏佛法。未大興盛。傳記無載者。元魏稍盛。而沙門多稱貧道。且得與坐。而稱貧道至今。帝曰暢獻二公。道行如此。猶稱名。況其餘者。朕以為稱名可也。獻以建武末沒。壽七十五。初定林寺建閣。以奉佛牙。普通三年正月。夜有杖而扣門者數人。稱臨川王殿下來。急欲升閣。收叛奴。寺司惶怖發鑰。縱其所為。遂失佛牙。

齊智稱

出裴氏。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避難居京口。少能弓馬。隨王玄謨申坦北討。既而自悔曰。殺人以求榮祿。非我志也。棄去之。或聞人讀瑞應經感悟。投南澗宗禪師。受五戒。宋孝武迎成都印禪師於京師。復依之。因從歸蜀雍落。時年三十六矣。乃專精十誦下江陵受禪旨於隱具二師。義嘉之亂移京師興皇。聽穎公講律。定林法獻挹其議論。攜之以歸。後餘杭釋僧志請開十誦於鄉之寶安寺。又為雲棲寺。主竟陵文宣王既建普弘寺延之。以唱毗尼學者數百。仍為朱方慧始說法。每見親里知舊。訓以孝悌。齊永元三年。春秋七十二。還卒于京師之安樂寺。

梁僧祐

生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徙居建鄴。祐兒時偶入建初寺。留僧範道人處。父母呼之。不肯歸。年十四欲娶。乃避去。依法達薙落於定林寺。既稟具。從法穎究毗尼。造詣邁先哲。每講演。聽眾常千計。齊竟陵文宣王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袁昂永康公主丁貴嬪。黑白門徒。萬一千餘人。所獲信施。悉以脩治塔寺。完整經像。故光宅攝山大像。郟縣石佛皆其經始。今上深加禮。遇凡僧事碩疑。必就審決。晚年足疾。詔聽乘輿入內。為六宮授戒。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沒。壽七十四。撰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弘明集行於世。

梁法超

生孟氏。晉陵無錫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年十一出家。住靈根寺依同寺僧修護。習經論。貧非乞丐。莫足自資。而勞苦靡所憚。晚從安樂寺智稱律師。攻十誦。稱尤謂其可以命家。語以義之折中者頗多。稱沒而超則獨步京邑矣。時武皇帝方隆嚮佛乘。以為毗尼之學。定慧所階。治身滅罪。職此之由。必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然恐部文廣繁。臨事難究。故於聽覽餘。隙略為出要律儀一十四卷。以行世。乃以超為都邑僧正。普通六年。詔於平等殿講演。但舉大綱。宣示宏指而已。時帝躬臨稟受。仍集知事。及諸名德。眾通道俗。使毋譏議。以陷愆尤。三旬便竟。四方胥悅。七季冬卒於天竺所住寺。壽七十一。詔令有司疏慰。備威儀。送葬鍾山開善寺。

梁道禪

交趾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始居鄉里之仙洲山寺。山舊多虎虺。自禪居之。虺遂弭。父老以為異。齊永明初。竟陵王盛弘佛法。禪聞之遠參勝集。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掇眾部。尤善十誦。聚徒盈百。都邑受其戒範者。踰千數。且嗜燕寂。行遇窮谷。輒入定久之。蔬食弊衣泊然自樂。或得芳美。隨給貧病。晚因屏迹。與世絕交。大通元年。卒於山寺。壽七十。

梁法雲

義興陽羨周氏。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孫。母吳。方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師事僧成玄趣寶亮。出家。住莊嚴寺。年十三受業於太昌寺僧宗莊嚴寺僧達而寶亮。每自以為不及。齊永明中。僧柔。東歸開講於道林寺。雲處小牀於前。諮決累日。由是顯名。尤與同寺僧旻遊。採摭經論。覆述文義。靡有間隙。每行路思義。輒過所造。觀長樂寺法調盛會。出而歎曰。震旦天子之都。人物如此。可謂法座空矣。季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維摩二經。東莞徐孝嗣。每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居母憂。毀瘠過禮。僧旻。以為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況佛訓有存則報答生恩。以奉顏儀。沒則啟發菩提。以導神識。苟循私愛。返累至親。墮於惡道。惟智者。能以方便力。治制之。則善趣生矣。雲乃割哀情。進飲食。永元初。赴毗

陵之請。道俗傾嚮。京城畢集。及梁高天監二年。詔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合經論。撰四十科。為四十二卷。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演。從之。又為光宅寺主。勅立僧制。後世遵行。皇太子請十僧。入玄圃。講道談文。凡經雨夏。雲居上首。中書即順陽范軫。著神滅論詔雲答之。以宣示臣下。文多不載。天監末。復建一寺於秣陵縣。同下里。以報施主之恩。誠得爽塏之趣。即禪岡之西山也。又譯扶南國所獻經三部。且以身外覲施之物。捨入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而雲亦邁疾矣。普通六年。詔為大僧正。帝幸同泰寺開大涅槃。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詔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由是疾篤。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詔葬定林寺側。雲尤研精法華。嘗於一寺講散。忽天華狀如雪飛而下。神僧寶誌。呼雲為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留信宿。或言請法師獅子吼。即為部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儀同陳郡袁昂家。有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必欲似之。夢僧告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解此經可率敵邪。又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泥洹四相品經一卷。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時雲年昉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云者。竟不可測。

梁僧旻

孫氏。世居吳之富春。三國有吳之後也。幼孤。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師事僧迴。從受五經義。宋吏部郎吳郡張辯。嘗謂之曰。沙彌何姓。家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此山。辯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年十六。迴亡。移住莊嚴寺。師事曇景。與同寺法雲神岡法關。夕則合帔而臥。晝則假衣而行。往返咨詢。柔次遠亮四師。大明經律論指。振發擁滯。雖命世碩學。無所是非。齊文惠帝。竟陵王。深加貴敬。尚書令王儉。嘗延僧宗。講涅槃經。旻所扣問。輒摧衄。儉曰昔姚興於逍遙園。使竺道生。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義俱切。眾服其英秀。今旻法師過之遠矣。文宣帝請柔次二師。講成實論。旻於末席。有所議論。辭旨清新。宏邈。聽者傾屬。次師乃放塵尾歎曰。老夫受業彭城精思五聚。有十五番。誠為難窟。每恨不逢勅敵。自至金陵五年。始見竭於今日矣。待為思之。晚講當答。及晚裁復數交。辭義遂擁。次師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永明十年。始二十六歲。講成實論於興福寺。先輩後進。道俗交會。不遠萬里。嗚呼盛哉。晉宋來學者。務高談大語。以相誇罩。而旻謙讓。恬靜若不能言。晉安太守彭城劉業謂旻曰。師於經論該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不知其他也。竟陵王世子昭胄出守會稽。或邀旻往征虜亭餞之。旻曰吾與相識於講席間耳。然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往。意所不欲。眾由是亦罷。永元初。詔僧局。請僧三十人。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法主。旻却之。或問其故。答曰。此徒外潤。不能內益。由是譽傳遐邇。瑯琊王仲寶吳郡張思光。學冠當時。並投分納交。申以縞

滯。齊亂避地入東。逮梁天監五年。詔僧正慧超。到房請。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六年制注般若經。請京城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深其悅可。又詔於慧輪殿。講勝鬘經。帝躬臨聽。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抄定林寺一切經論。以類相從成。八十卷。皆取旻考正來上。十一年。感風疾。詔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給。舟仗資糧津發至都。晉陵太守蔡搏出門候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詔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而徒眾劇繁。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者。其高廣[這-言+(衣-丩)][丩/柔]。非他處比。是日至不能容。詔聽停講五十日。益闢窻牖。進牀五十張。猶云迫隘。桃程為之摧折云。講十地經於簡靜寺。先為築堂五間。以增其舊。至日悉滿。

尤薄於勢要。吳郡陸倕一日造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時吳興太守蕭昂過山展禮。山主智遷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夫。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詣之。顓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於戴公。及蕭至。旻從後門遁去。

其年。皇太子亦遣通事舍人何思澄。致禮贈物。大通五年。詔還都。徙居開善寺。於路舊疾。增劇八年二月一日卒。壽六十一。詔。以其月六日。窆鍾山之開善。

初旻樂禪默。乃依所立義。獲入定。問諸禪師。皆曰門戶雖殊。造寂則一。每開講先使眾於坐定後為舍靈轉經曰。道安故事也。時靈根寺道超。勤學。每禱佛。願如旻。忽夢。人曰。僧旻法師。毗婆尸佛時。已能講說。君始發心。豈可遽及耶。但自加功。當得開解。

旻造彌勒像。朝夕禮謁。夢像遣化。送菩提樹。曰菩提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止之。著述殆百餘卷。行世。

梁慧約

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世為東南著族。有善地理學者。使視塋墓。曰法當出苦行而得道者。為帝王師。母留氏夢。長人擊金像。令吞之。已而見紫光繞身。覺而有孕。自爾精神志操異常。及娩。其身香潔白皙如雪。因名之靈粲。七歲入學。即誦孝經論語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果園。隣童群采而競。師獨以所得。悉分與之而返。鄉土業蠶桑。常懷悲惻。為不服繅繡。季父喜獵。泣諫不少變。每歎曰飛走去人類甚遠。而好生惡死之情。無所異。終絕羶腥。以感動之。叔則遠避他處。殺戮加於舊。忽夢。赤衣神人。手持矛戟擬之曰。汝不聽菩薩教化。而日以殺為事。汝可就死。驚覺流汗。且即毀棄獵具。悔過。約一日至其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逐。若愧謝狀。所居僻陋。無見聞。而約宿習冥感。曉暢教理。念將離俗。而莫識所詣。忽值僧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不復見。蓋神人云。年十二。至剡禮塔廟。

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辭親剪落於上虞東山寺。時年十七。南林寺沙門慧靜一代僧望也。遂師事之。俄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靜亡。盡心喪之禮。服除。乃辟穀餌松朮以遁。

及齊之季竟陵王方鎮茲地。聞風敬慕。時與智秀曇識慧次。並召。約後至。臘又差晚。王竟延之上座。眾咸不悅。王曰。此人他日且將領袖釋門。諸公幸毋過。中書郎汝南周顒令剡。尤加禮。築山茨鍾山之上。邀之。今號草堂寺。顒每見而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獻公王儉。莫不欽屬。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寢疾。夢胡僧告曰。菩薩當至。項之約至。所苦遂愈。即請受五戒。給事中婁幼瑜族祖也。每見輒起。或謂此君從孫。何乃爾。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獨老夫致敬哉。旋里省覲。而二親亡喪。臨訣之餘。孺慕斯甚。於是宿留積歲。啟迪尤多。還都仍住草堂寺。隆昌中。太傅沈約。攜赴外任。在郡以禪誦自娛。異香入室。猛獸馴堵。每入金華山采桔。或遊止赤松澗。而神光相屬。赤松有館。道士所居也。道士丁德靜者。為崇所病。雖使與善方術者俱。而崇益充斥。病益困。且暴亡。於是長山令徐伯超。議徙約為之主。曾未旬浹。而崇息病愈。後晝臥。見二青衣女子。從澗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報為水精。願受歸戒。梁天監初。沈位尚書僕射。疏請偕。許之。先是約已預言其然。及沈尹丹陽。蓋十一年矣。臨別之際。辭旨悽惋。俄而沈殂謝。十一年。始詔引見。十六年己亥四月八日。上從受菩薩戒於等覺殿。自爾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上未受戒之一夕。約夢自草堂至臺門。皆錦罽席路。已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繞說法。由是得度弟子著籙者。四萬八千人。時有乾鵠升階。狀若聽受。至跋事。然後去。又有二孔雀。驅斥不去。詔聽上。徐行至壇。俛首而立。上曰此鳥必欲別受生耳。無何二鳥同日化。嘗燕居。覩野媪置書數卷于按而出。并植異樹於庭云。青廷樹。後七日有一叟。請所置書攜去。約初不視其何等書也。而樹則葉綠華紅。扶疎至今。且感鳥如翡翠。赤質長尾。群棲林木中。大通四年。夢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因發願造寺。詔號本生寺。大同元年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臥。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疇昔之夜夢。若大眾旛華迎我而往者。我其逝矣。十六日。詔遣舍人徐儼參候。至夜五更時唱異香滿室者再。左右肅然。乃曰。夫生之有死。自然恒數。勤脩念慧。慎勿妄想。即合掌。如入禪定。壽八十有四。夏六十有三。天子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是月二十有九日。詔塔于獨龍山神僧寶誌墓。左。

初約臥疾。見一翁。執錫入至。是而寤。前日所見則誌爾。又約所乘青牛。忽鳴吼墮淚。至葬之日。詔牽從部伍。吼淚至葬所不已。塔始建。有白鶴一雙。繞塔鳴唳。聲甚哀。詔王筠。文所樹碑。

魏法建

廣漢雒縣朱氏子。平生於藏經。能暗誦者千卷。仍有暇與流俗遊。將軍尉遲迴。初承詔破益州。命執城內名僧。以待處置。而建於眾中誦經自若。夜有光出建曰。達迴所止處。迴因尋光詣建頂禮。坐聽至且。乃罷。遂問建。誦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帙第十卷。又問曷不從首誦之。答以為貧道誦次偶至此耳。迴曰法師所誦。能復多少。答曰。始願暗誦盡一藏。然以懈怠之故。僅及千卷。迴猶未信。遽請曰。可為總誦一徧否。即設高座。使建坐誦其上。而諸僧則分執千卷。以聽於下。而證之。其吐納音句。呼噏氣息。似急流之注濬壑。清風之入長松。精誠者略聞餘響。疎怠者空望塵蹤。七日七夜。數已足千。迴起謝曰。弟子軍事倥傯。不能久侍塵席。敢從此辭。出語人曰。昔者阿難。號為總持。以令觀之。豈復足以與建抗。斯固益州之至寶也歟。

元魏曇曇

或為鸞。史失載姓氏。世居五臺。靈蹤聖跡。習於見聞。年未志學。即出家。陶冶內外典籍。研究四論佛性之指。嘗以大集經。詞義深密。欲為注解。所作將半。而遽感氣疾。周行求醫。至汾州秦陵之故墟。登東門城。仰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由是疾愈。將就前業。念以為人命幾何。佛法無盡。乃聞江南陶隱居。治長生久視之方。苟得之。以遂厥志。誠未晚也。大通中。南謁梁武皇帝於重雲殿。詔有司。引曇從千迷道入。時帝服僧伽黎。著納帽屏坐繩牀殿隅。曇至殿遙見。意其必帝也。然四顧略無几席。獨其中設一高座。曇竟升而坐之。豎佛性義焉。遽三呼大檀越。帝始前禮。曇因顧之曰。佛性義深。今略標序。有疑賜問。帝即脫帽。稍加質難。且曰今日向晚。明當相見。曇下座出。所歷詰曲。餘二十門。無少差謬。帝歎訝以為此道雖老侍從。數往來者。猶或誤。而其人纔至。便爾。豈易欺哉。

翌日詔入太極殿帝降接聽造隱居勾曲山中。獲仙方十卷。遂東遊海上。路沮浙江波濤之險。傳者以有鮑郎子神。靈甚。禱之可濟。曇許為奏帝起祠宇。神復現形謝。及辭帝北歸。果如所許云。時菩提流支方闡化魏境。曇悉出所獲方。示之曰。吾佛法中。亦有勝此者乎。流支即授以觀經。且謂苟依以脩治。當證無生。況長生乎。唾去其方。弗一省覽。曇併舉以投之火中。俄居并州大寺。徙居汾洲北山石壁玄中寺。或聚徒介山。蓋今所謂曇公巖者是也。興和四年終於平遙山寺。壽六十有七。終之日。人咸見旛華幢蓋。香氣樂音徧布。其著述。有調氣論。禮淨土偈。安樂集等。行世。自號玄簡大士。

齊僧範

相州平鄉李氏也。幼習群書。至二十三。備通七曜九章。天文地理。卜筮之學。遊從者眾。抵掌解頤。相與為樂。而年盛貌都。思附法門。燒一指節以自誓。伉儷之義。情欲之念。未嘗少動其心。二十九時聞講涅槃。神開理會。遂師事僧始於鄴下。

而出家焉。初宗涅槃。俄入林慮山。稟禪訣。未幾。從洛下獻公。聽法華華嚴。後徙轍光公逮行化齊魏。弘物尤多。旋趾鄴都。聲譽斯重。故使崔觀注易。咨而取長。宗景造曆。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季寶頂等。願受菩薩戒。皁白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為論。以是涅槃小品等。並稱論焉。獨地持名述。然言行相輔。禎祥屢降。嘗於顯義寺。為膠州刺史杜弼。講華嚴。至六地忽有一鴈飛下。自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若聽。席散還順塔西而出。爾乃鵝逝。又夏講。雀伏座之西南。終于九旬。

又在濟州有鵝來聽。訖席便去。其感異類如此。方闡華嚴。僧或罵曰。是伽斗竟何所解。夜覺有物捶其僧。死復甦。

偶過他寺。值布薩日。意欲聞戒。寺僧升座將豎義。且曰。布薩僧常事耳。豎論法相。不亦可乎。忽見神人雄特。問座上僧曰。今日何日。答曰。布薩日。神即搭之。拽於座下。委頓垂死。次問第一座。搭拽如之。由是自勵不敢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日正午。卒于鄴東大覺寺。春秋八十。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

周亡名

出宋氏。本名闕殆。世為南郡衣冠望族。弱齡絕意婚。娶任懷遊適。每慕阮嗣宗之為人。長事梁元帝。尤見禮待。有制作。帝必稱述。從容御筵。賜問優渥。逮梁祚云替。潛跡玄門。逃避塵累。遠客汶蜀。始事兌禪師。兌定學澄明。聲流關鄴。而名以辨慧發之。是宜其志於道者所趨也。會周少保蜀國公宇文儁。出鎮井絡。供養殊倫。及齊王繼政。敬仰彌隆。邀與謁帝。詔為夏州三藏。然以名文翰可觀。宜從徵拔。任以臺省。而名雅亮卓然。終無磷涅。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以書。名答以鄉國殄瘁。宗戚喪亡。誠得收跡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脩淨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不爾安能憤憤。久於塵埃間乎。護得書。知其難動。乃遣書迎之。名達咸陽貴遊。奉謁盛筵。厚味日至。名益媿焉。乃擬周廟之制。作文以銘金人之膺。其序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負譽望。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嗚呼夫其以回天倒日之力。一旦彫謝。泰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子是以棄其簪弁。刳其鬚髮。衣衲杖錫。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棄捐識業。以求虛寂。庶幾以法界如意之寶。九緘於身。其亦愈於三緘其口者矣。其辭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

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是曰昏懵。惡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必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僞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愈走愈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魄淨。皎日慙明。安如岱嶺。固比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脩空論。不殺論等。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琨。性沈審。善音調。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主。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暎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周僧璋

姓潘。汝南平輿人也。素事蔬布。年十三。獲圓頂相。習誦金光明等經。既具戒品。遂依楊都帝釋寺曇瑗律師聽十誦訖。五年而持犯開遮之旨。無所疑滯。乃入攝山棲霞寺鳳禪師所。稟承息觀。頻蒙印可。後又徙居南陽之霧露山焉。聲光昭被。詔至京師屢加顧問。仍詔公卿近臣。后妃外戚。咸受歸戒。天和五年。葬母而東。詔安州三藏。綏理四眾備悉六和。經營壽山梵雲二寺。尤美輪奐。未幾。詔於都城之內。起天寶寺。以奉禪燕。既被徵召。身範林野。壤衣糲味。以盡餘報。朝廷推敬焉。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無幾而終。春秋六十一。以三年二月。返葬于安陸之山。新野庾信製文勒碑。

後梁法常

夙有聲。高齊時。領徒漳鄴。兼弘定慧。齊氏尊為國師。俄以齊荐亂雜。眾尤囂雜。俱利之功。殆不可得。由是變形服。而南遊衡嶽。沙門法隱。久居荊峽覆船山之東嶺。日誦法華維摩思益。以求度。然心觀未閑。久無所得。偶見常於松滋而問津焉。默不加答。因邀與同夏。及自恣。遂翹勤哀懇。以祈開示。然後聞所未聞。頓忘緣繫。一日常訪故人胡君義言別。不值。乃記遠行之歲月于壁以去。蓋謂其遷化時也。方遷化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矣。遽入室右脇臥。明日恠不起。撼之已寂。

陳曇瑗

金陵人。自幼及長。罔替聽涉。數論時宗。該貫無遺。尤以文華自處。名重京邑。而講席則專師十誦。五眾揖其風猷。士貴從其津濟。有陳之世。莫之與讓。宣帝詔境內之僧受戒。非滿五夏皆參律肆。仍於都輦大寺置場。有司給備衣食。凡監檢科舉之職一以委瑗。於是瑗乃搜擢明習辭義者。二十餘人。以敷厥訓。而道器大增。或有學成告歸。則瑗必召問理事。使無凝滯。而後遣之。由是風俗為變。詔褒美。且陞國

僧正。住光宅寺。力辭。許之。慶吊齋會悉謝絕。石泉林竹。遇即忘返。每遊鍾阜諸寺。攬物懷古。觸興賦詩。與洪偃法師相唱和。太建間。卒于所住寺。春秋八十二。瑗之將終也。謂眾曰。生死對法。凡聖皆纏。自非極位。誰能免者。願勗進脩。毋淪後有。幸諸梵行。同思此言。道俗歎其明正。詔依西域法。闍維之。建塔立碑。以垂永久。有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行世。

陳慧布

廣陵郝氏子也。世為將家。有戎役。年十五。上疏願領徒隸五千。清蕩寇塞。朝廷偉其志。年十六。兄既云喪。乃悟非常。亟欲引去。而親眷以其素有武略。可紹先業。弗許。至年二十有一。始遂鬻落。即依揚都建成寺瓊法師。學成實論。已而去依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務弘大乘詮之徒通三論者。且數百人。其中故有四句朗。領語辨。文章勇得意布之。目。而布稱得意。則其造詣可見。後於大品善達章。獲證。入自爾誓不講說。常樂禪寂。北遊見可禪師於鄴。可曰。法師能破我除執。其進道可既耶。因縱觀筵肆。理無二致。獨盡寫章疏。遺朗公。資其敷演。所蓄僅衣鉢。嘗造思禪師議論。袞袞忘食。息。思以鐵如意。擊按歎曰。萬里空矣。此土何可得哉。尤見重於邈禪師。持律嚴甚。梁泰清末。侯景叛。值歲荐飢。布嘗三日餓。至四日困矣。或遺之飯。以有肉氣。却弗食。故有足疾。醫令服薤。而愈。亦每發露懺悔。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則曰。其土雖淨非吾願也。吾所願在化度眾生。正欲生三途苦趣。以相救濟。然安能於蓮華中。十劫受樂耶。陳至德中邈公引恭禪師。謀建栖霞寺於攝山。眾推布結淨開滯。纔扣槌。已居高座。塊然端默。見者敬慕。陳主諸王。並承戒範。如佛無異。慕。季不參眾食。詔給乳牛。回施僧眾。貞明元年。壽躋七十。忽敘別云。布於命限。可更住世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豈如早生邊地。而作佛事之為快也。各各努力珍重。於是屏粒不食。氣垂絕。詔太醫就診視。縮臂不許。皇后沈氏。願傳香。亦不許。但以參學徒眾。委之恭禪師而已。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棲霞新寺。手屈三指。伸之復如故。布之將終也。地連動七日。及舁柩山地又動。且太史臺奏。道人星不見。茲其所以關係者。[(厂@((既-无)-日+口))*頁]不重歟。先見布謂人曰。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矣。尋有諸天迎。吾不許也。同寺侃禪師者。亦以為夜有流光照室。出戶視之。見二人入布房。豈即二菩薩耶。且語之合。

陳智文

姓陶氏。丹陽人。母齊中書阮韜女。文始在娠。夢梵僧以松枝授之曰。與汝子男。為麈尾。及生。骨氣視他有異。年十五。師寶田寺沙門智成。受具之後。即依奉誠僧辯。學十誦。復歸大明彖公下。通練諸部。梁大同七年。詔於光業寺。首開律藏。以靈味瓦棺等寺奏請也。時陳郡殷鈞為檀越。聽眾二百。成規肅然。屬梁季。禍難荐

作。乃避地閩中。而僧宗法准皆執卷請益。真諦三藏亦同止晉安。故講譯交會。而法門增氣矣。屠沽變業。漁獵革心。內眾資身之具。於是備焉。逮陳氏有國。徒侶益進。宣帝嘗用兵淮淝。詔僧尼饘饩。以紓民力。文因諫曰。君子以禮義為國。而役及出世逃俗之士。豈禮義哉。且啟敵人覬覦之心。陛下今日寧欲以効宇文之酷乎。宇文之廢滅三寶。是自廢滅也。祚促祿窮。行當見之。乃停罷前詔。尚書令濟陽江總尤忻慕。閱旬日輒造房訪道。隋興憲章頽弛。仍賴文以振勵云。璽書為褒勉。前後州將皆尊仰。年德。脩敬罔怠。柱國武山公郭衍。每躬攜妻子。詣寺齋會。請敷暢。負笈來受。動盈千數。開皇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終。於所住寺。壽九十一。窆寺之南山東麓。直辯律師墓。平生講十誦。八十五徧。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徧。金光遺教等。各有差。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弟子得戒者。三千餘人。得法者則道志法成為拔萃。昔文夢。釣海獲二大魚。心獨異之。以詢建初瓊上人。瓊曰斯吉兆也。後必有二龍。傳公業者。志才解優美。太尉晉王禮敬之。待為家僧。仁壽間。慧日道場釋法論。為文樹碑。以表其墓。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二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三

澗東沙門 曇暹 述

戒學

弘法科(三)

隋曇延

出蒲州桑泉王氏也。其先仕齊周。世皆致貴顯而延尤嗜學。年十六。偶聽妙法師講涅槃。遂出家。逮弱冠。即就開演。義理融貫。詞辨優贍。識者敬慕焉。每曰。佛性寔涅槃宗極是誠遊神之府也。既進具。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部皆統津准的。超略前導。嘗顧影曰。余與爾久處淪潛。今猶飄泊。將同精思要道。樂志窮山。可乎。遂隱於太行百梯寺。即中朝山也。山有薛居士者。聞見該博。謁延以方圓動靜請賦。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歎以為未嘗見。爾後往來。恒質疑義。延念著涅槃疏。夜夢人白服白馬。談授經旨。而馬髦尾拂地。延則手執馬鬣。覺而知為馬鳴大士。委寄宗綱之兆。疏成。遂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禱曰。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卷軸光明竟夜。塔中舍利。放光接之。亘三晝夜。表聞。帝悅。詔延就講。僉議以比遠公所製云。延既長講。帝常送供。然猶以百梯路遠。為卜中朝西嶺形勝之地。造雲居寺。給以國俸。玄侶如歸。建德中。陳使周弘正來聘。朝廷聞其才辯。議擇所以抗論者。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承詔舉延是日帝躬御法筵觀聽。而弘正誠為勍敵。僧望二人皆挫衄不振。群僚失色。於是延居坐末。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遽起也。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固足仰煩諸德。今遠國微臣。在小僧堪任其事。徑昇高座。帝又曰。何不禮三寶。答曰自力有餘奚待加助帝大悅。弘正方構責致難。延復引義開闢。而弘正頗挾譏調用前殿後。延乘勢窘辱。事同拉朽。弘正即頂拜。自陳云。弟子往來三國。訪可師者。不圖今日乃遇於此。及弘正辭歸。宿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上延。延一經目。命筆和之。辭意清美。弘正益悅服焉。遂跪而啟曰。願示一言。佩之終身。延曰。為寶設席寶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裹。弘正曰。敢不奉教。俄詔授國統。武帝廢教。諫不聽。居隱太行。帝屢以輔弼徵。不出。天元間。帝疾。詔仍立尊像度菩薩僧二十人。延有名焉。然猶以未全形服不許。逮隋革命。即祝髮服僧伽黎。執錫來廷。遽先奏曰。敬聞皇帝。以四海為務。而勞神佛法。天下幸甚。帝曰。弟子久有此意。所恨未能如願耳。遂與論復教端緒。請多度僧。詔先度千人以副其請。所廢伽藍。並從脩舉。僧亦自爾而度者多矣。遷都龍首。詔給地於廣恩坊。立延眾寺。以處法師。開皇四年。詔改延眾。為延興。且改舊所居雲居寺。為棲巖寺。詔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以傳世。供養一日。詔賜寺燭。始至。未爇而自明。延奇之。以事聞。因又改延興為光明。後復別建光明寺。六季旱。集僧二百於正殿祈雨。無

應。帝謂延曰。天何由而久不雨。延奏以事由一二。帝與群僚。莫達一二之意。詔京兆太守蘇威問之。答曰。上愆玄化。下違治術。此在陛下萬機之主。諸公毗贊之臣。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躬祈雨。詔延登御座。南面授戒。帝及百官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受八戒。日正中且訖事。忽天起片雲。須臾徧布甘霖。霑足近遠。帝悅。賜帛三百匹。延一時散給悲敬殆盡。寺主道睦。嘗告以糧可僅支兩食。急散眾則庶幾。延曰。使都竭。眾乃散。明日詔送來二十車。項又遺以五百石別饋延。方荐飢。僧侶賴以安堵。延非有先見。詎臻此。詔拜平等沙門。錄天下僧尼事。犯刑網者。對之涕泣。使慚愧懺悔而後已。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寺。壽七十三。遺表不錄。帝哀慟。王公以下。並往弔臨。罷朝三日。賻五百匹。齊千僧。以舉靈輿。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等則秉香爐前導。文武職僚。如滕王咸被髮徒跣而從。闍維于終南之下。俄詔齋三千僧於闍維地。齋畢舉火。天無雲翳。而細雨飄灑。眾歎以為何異如來入滅。而諸天墮淚之狀哉。延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不邪視。而光射尺餘。容止邕肅。風骨奇峻自其師上權衡教門飲食衣裳出乘輿之副。其富貴亦至矣。然而卑牧慈誘。自他兼利。度量渾融。誠莫窺其涯涘也。平居祈生安養。注想不移。未終之前。寺隣任金寶父子猶信向見空中。幡蓋列柩前兩行而引。由寺之南。達于西山。內史薛道衡白弔有文。見別集。

隋靈藏

雍州新豐王氏子。幼歲禮穎律師為和尚出家。妙尚冲虛。兼崇綱務。論專智度。律善僧祇。學者斂衽。周初教門隆盛。國家每歲別度僧尼。以藏識解明正。仍使銓品材業以應命。屬隋祖龍潛。素與藏之本師相愛。以故藏尤[款-士+止]狎。及受禪。遷都南阜。詔置國寺。且聽藏自擇形勝。以便其意。即今之遵善坊。大興善寺也。自爾中使接軫。禮遇豐縟。珍味異饌。時見分餉。又詔左右僕射。兩日一入寺參坐以鎮之。詔宮殿諸門。聽藏往返。不得如常例按籍。開皇四年。關輔饑。詔百姓悉詣洛陽就食。藏因從駕幸洛陽。男女之求度者。所在成聚。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前後度人凡數萬。事聞益喜。且曰。律師度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事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譯經。身先眾範。未知寺任。剛正有聲聞。開皇六年卒。壽六十八。葬南郊。

隋道正

滄州渤海人。居無常處。學無常師。宗蘭若法。棲息深林。乞食聚落。坐而不臥。道俗或從咨訪。則略示其綱猷而已。然經筵論席。雖徧遊歷。徧以成實知名幽冀。有隸公貴者。挽正住寺。而正終不屑也。因隱遁巖谷。綜述憲章。名之曰六行。蓋凡聖脩法也。包舉一化。融攝萬衢。其一曰凡夫罪行。次二曰凡夫福行。次三曰小乘人行。次四曰小菩薩行。次五曰大菩薩行。次六曰佛果證行。合六部。略則一卷。廣則

二十一卷。其前半為敘分。其後半為行體。意以東夏釋種。多滯名相。罕附正因。茲欲舍筌檢理。壹宗禪觀。以濟神爽爾。開皇七年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為集名德於禪林寺論議。時座中有斥以海隅之士。凌跨帝京者。正聞而歎曰。法亦豈拘方所哉。然祇將以簡定邪正而已。地之中邊。非所問也。眾遂散。其說竟寢。正知澆季之弊。固未易化。乃委其書於方禪師所而歸。世莫詳其所終焉。

隋信行

姓王氏。魏郡人。始其母無子。禱於佛。夢神人持送一兒。即有孕。及生姿性特異。四歲路見牛車沒泥中。力引挽。破額流血。莫能前行。因悲淚其旁。要待其脫乃去。八歲入庠校。秀慧獨發。有書生問曰。汝家何姓。外家復何姓。曰外家孫姓。生偶戲之曰。不姓飯而姓飧。亦有說乎。行應聲以為飯除饑。而不除渴。飧則饑渴兼除。是以姓孫。而不姓飯也。其隨機詭對。皆此類。每以恭敬精苦。為輕慢懈怠。諸病之藥。故凡塔像。必周行禮拜。又於相州法藏寺捨戒。執勞受役。道俗造門詰問者。皆隨事直指。莫不悉捐所業。頂戴其言。而師承之也。開皇初奉詔入京。僕射高穎。別立院於真寂寺。以延處之。著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東山所制諸文。合四十餘卷。以傳不朽。置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五寺。以裨贊大教。未幾疾篤。猶請像入房正觀。而卒於化度寺。即十四年之正月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四。越七日。火葬于終南山之鷗鳴阜。收燼骨。得兩耳一穴中通之瑞。建塔山麓。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以銘其碑。

證本師行出家於化度寺。當行無恙時所著。皆證筆也。行亡而證反俗服。生自製碑。死乃鐫勒。今至相寺北岩前。三碑猶存。

隋曇崇

出咸陽孟氏。七歲入道。循聽講肆。久之依止禪師開公。而攝念焉。逮于受具。其志逾清厲。學僧祇。十有餘遍。而講解之。致徒三百。京輔以為宗。後以言說無益。更脩前行。形若槁木。心如死灰。於是色想除。而光明發。六行偏精。五門併達矣。開公以上首稱之。眾中同學歸敬。開亡。遂以其徒二百餘人。委之訓導。聲馳隴塞。化滿關河。趨承下風。千里相屬。周武帝尤加欽注。詔曰。崇禪師精悟獨絕。所領學徒。淑於德義。未聞有犯。可為國之三藏。并陟岵寺主。崇以職事滯淹。假以他緣。奏乞於免。詔從之。及廢教。徇俗不自異。詔授金紫光祿。終無所屈。大象初。隋文帝以潛德秉周政。大法且復。詔先度百二十僧。崇預其數。住興善寺。仍詔充寺主。固辭。乃募緣剏寺。以酬宿願。蓋以法運之否。昔嘗許之云。帝登極。卒營九寺。以足十數焉。常是時。我唐高祖。方以留守居太原。亦割宅為清禪寺。以致眾。煬帝居晉邸。斥民七十戶水磴碾等。為寺基業。開皇初。賜帛一萬四千匹。布五千端。綿千屯。綾二百匹。錦二十匹。上色米千石。皇后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剏刀五十具。其建浮圖也。仍以神尼智僊所授舍利六粒。用助弘業。會教門載啟。深契帝心。詔匠

杜崇如法營治。賜錢三千餘貫。為磚瓦費。又悉斂內宮。及躬所御故服。得一千三百襲。使鬻之。以資匱竭。晉邸在楊越。自其鎮造露盤十一級。始開皇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畢工致。而冠之浮圖之顛。見者稱歎。其餘佛堂僧院。皆王力焉。詔崇出入禁籞。無擁通宮籍。以為常。因為帝后。述淨土業。帝每自稱師兒。后自稱師女。其恩禮之重如此。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無疾卒于所居之房。壽八十。上哀慟。詔所司營給喪事。塔全身于終南山。

隋道成

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祖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儀狀瓌美。器質渾厚。少入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為弟子。具戒後。所學日進。梁大同初。遊京輦之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授以十誦。纔經再習。即事開講。毗曇數論亦如之。時年猶未三十也。禪那懺摩。身心兼謹。三餘之暇。則獵涉文史。是以宿碩咸畏服焉。弟子慧藏法祥等。並分燈利眾。模範人天。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遂卒於興嚴寺。壽六十八。其始示疾也。猶勉力闡演。及劇乃稱佛合掌而逝。開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徧。觀音經講。一百三十三徧。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皆行世。既卒之三日。當五月八日。窆之奉誠之南山高座寺。沙門慧崧撰墓志。

隋智舜

生趙州大陸孟氏。少為書主。博通竹素。工書善說。庠序之人附焉。年餘二十。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性樂幽隱。一志定業。居白鹿十載。常有靈祇陰贊。或動身衣。或現聲相。白服丈餘。遶院巡警。後居贊皇許亭山。獨與沙門曇詢依倚四年。而其他有資給者。則謝絕無所受。且悲憫物類。一雉嘗為獵者所窘。飛入其廬。而苦勸獵者放之。終不聽。因持雉去。舜即割耳使遺之。以感動其心。而獵者遂投弓解鷹。從舜脩習。而近歸遠慕。殺生之酷。為屏絕。然操行尤謹。深僻無人。則以火淨髮。稍昏則引錐刺股。御疎茹糲。晝夜鞭策。撫收凍餒。常自空匱。晏如也。所親化之依以練心者十人。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以氣疾。終于元氏懸屈領之禪坊。年七十二。葬禪坊之側。已而或竊徙以葬之房子縣界嶂洪山云。更三年後。發而焚之。以起白塔。蓋界嶂洪山之名。以舜故斯重矣。開皇十年嘗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蚤使成就。勝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往宣指意。并送香物。如別詔。時刺史楊達。以舜素無名聞。而蹤靡定。乃漫繫名果願寺。以承詔旨。舜亦避謝不赴。弟子智贊能繼其緒。雖屢徵聘。終賁林泉。燕寂之餘。尤究志於攝論涅槃。

隋法純

出祝氏。扶風始平人也。自周朝入道。住京師陟岵天宮二寺。備歷廢教之酷。逮隋祖龍潛。圖啟法運。乃先復菩薩僧百二十人。純其一焉。住大興善寺。鞭策三業。上聞之。請為戒師。然固以德薄辭。上因幸其所處行禮。施子。優渥。純歎曰。身命無常。何可保愛。檀供難消。吾其行方等懺法乎。更四十五年。除食便利。不出淨場。遂感燈無膏油而光燄相續者七晝夜。或聞場中。有演說教授聲。就視之則寂然。俄而易法服。行市里中。代傭保執役。雖瑣屑猥賤莫憚。有嚙錫則慘然曰。愛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且以經像。悉乞於人。衣則糞掃而已。其宣導用十地經論。金剛般若。金光明。諸法無行等。二十五卷。開皇十五年入內宮。授皇后戒法。所獲施利隨盡。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無疾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五。

先是閉室靜坐。弟子慧進。見白衣童子。手捧光明。侍立純右。問曰。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召我。我以著樂妨於脩習。終不許也。若無佛法處。我則願生以化迷類。久之雙鵠集于衣桁。注目視純。都無懼色。純徐謂其徒曰。汝毋自縱。毋自欺。又謂我今忽覺身乘自象。何也。其妄業歟。遺命以身施飛走。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鑿龕於白鹿之原。外開門穴以置之。既而筋肉俱盡。骸骨植立自如。因復塿飾。以貽永久焉。沙門彥琮。撰序贊之辭。以美其德。碑文則昂之辭也。昂幼育於純。姿情閑雅清爽。有集十卷行世。

隋真觀

字聖達。吳郡錢唐人。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念無嗣息。因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般若等經。以求智子。又刻寫定林上寺迦毗羅王像事之。躬効祈禱。依藥師經七日行道。至第三夕。遊光照身。自爾有娠。及生。左右掌文。成僊人字。口流津液。膚體潤澤。雖老未嘗患渴。舌有羅綺紋。音吐如鍾。辨說敏給。五歲即蔬素。坐衣篋上。揮扇箒戲。効諸德開講。八歲能和庾尚書林擒詩。十六淹貫孔老典章之言。旁涉琴奕。嘗遇善風鑒者。迎拜曰。少年當為人天師。宜自愛。後專誦淨名般若。丐父母脫俗。父母難之。迦毗羅降夢。乃許焉。既獲詔旨并賜衣鉢。興陽生法師落髮。雲陽真律師任和尚授戒。俄從華林國法師受成實。且欲憶持法華。日一卷。感夢曰。汝大乘根器。毋自滯。遽聽摩訶衍於興皇朗公輪下。開善大忍法師。慝影鍾山。時從扣激忍。歎曰。龍樹之道東矣。辨勇二師。頻挹重席。叢林為之語曰。錢唐出真觀。當天下一半。洪偃者儒英釋傑也。面譽之曰。觀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汝具八能。由是王公貴遊。咸願納交。始興王將之國邀以俱。于時興皇義集。眾推其先。登座之頃。開二諦宗。百難縱橫。一言水泮。學士傅綽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既至會稽。住香巖寺。闡大涅槃。興皇遣書三度召之。曰。燕趙齊秦引領翹足。法門所寄。惟在於子。子宜速返。時以伐周失律。議括沙門之無名者罷道。觀奮致書於僕射徐陵。命遂寢。江夏王鎮越。復固邀之。朗公哽咽言曰。能住三年者。請以講堂相委。然終不可以留也。若夫特進杜稜永陽鄱陽二王。皆極延仰。東澗法輪屢動。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季臘斯等。義諧昆季。共歸秦嶺陵雲舊房。朝談慧照。夕安禪寂。及智者就微。觀復敷演。永陽還朝。亟稱其德。尋加特詔。而陳祚告終。隋文三遣皇華。秦王再延帥府。悉辭以疾。齊王於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居故邑之眾善寺。開皇十四年早。刺史劉景安謁觀禱雨。為講海龍王經。序王竟驟靈。而東南之民。敬之若神。縣南有靈隱山。昔與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侶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後文宣造塔。亦於此者。則其幽勝可知矣。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講大涅槃經。至現病品。夢三人容服甚盛。執幡禮云。淨居遣迎。六月六日方臥病。夢與智者同輿。翼佛還山。寤而歎曰。吾六十二當終。以講法華。獲延一紀。今七十四。尚復奚求。即集徒垂訓。爾月適天台致書送香蘇石蜜。觀覽書曰。是為最後信。豈非宿世因緣邪。命以一如意報之。七月一日。中夜盥漱整服。跏趺而坐。忽自語曰。有人請講菩薩戒。遂怡然而滅。明日午時。胸頂猶煖。右手內屈三指。流汗徧身。信宿而止。至四日入龕。時屬流火。炎威尚熾。而股體柔軟。容色不變。二十五日。四方道俗咸華。皆就靈手傳香表別。香華供獻。日有千群。齊日開龕。色相光潔。眉毛更長。二十六日。遷龕窆于靈隱山。

觀開成之迹。繼踵昔賢。匡護之功。比肩前哲。開皇十一季。王師平江南。有猖獗者。卒為厲階。元師楊素。反旆而驅。因悉瓦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囚有妄指其為檄者。時與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俱被逮繫。不俟訊鞠。即將斬決。素臨而責之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為作檄書。以干刑憲。死奚所辭。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不作檄書。無辜就死。惟公明鑑。素怒示以檄曰。此誰作耶。觀讀畢徐曰。苟如此。焉能動人。觀不作爾。使觀果作必勝此。因指擿其語三五處曰。可上紙乎。顧皆庸妄所為。公毋遽信也。素頗以為然。觀歷數鮑謝等三十餘人於素前。而謂之曰。是並觀國寶王之流。願公加慮。使無怨辜。素笑曰。道人不自愁。而更愁他人乎。觀曰。生死常也。何足愁。然陷人於非辜。乃可愁耳。素曰。久被繫必愁。宜作愁賦。[厂@((既-无)-日+口)]*頁左右給紙筆。觀攬筆驟書如流。頃之紙盡。命更進。素隨讀之驚異。遽起立。呼使對坐。以盡其辭。文多不載。

觀平昔謹操履。每盥遺[涯-圭+((麻-(序-予))/心)]。地不為濡。居眾善寺。阜亭神姓陳名重。附巫語請講法華。遺以錢物。且捨廟堂五間剎殿。門人玄鏡。寔克荷負。

隋靈遠

恒州人。史失其姓氏。世儒者。每攬經史。見篡奪僭偽。鬪戰賊殺事。則掩卷歎曰。夫人以利慾汨心行。當受餓鬼畜生地獄身。於諸苦趣中。然或善緣之未盡。惡貫之未盈。以小緩須臾耳。抑何其倉黃造次迫趣之哉。於是裂縫掖。著伽梨。投延興寺。從遠公遊。而未嘗質以經論旨義。仁壽中。詔置塔于州之龍藏寺。以葬舍利。既落成。遽棄去。隨所在習禪定。後於叢塚中。跏趺而逝。人久而後知之。噫誠丈夫矣。

隋玄鏡

趙州人也。素業律。四分精義。如親聞佛製。既能操持為己利。又能誨導利於人。誠末世之鄔波黎也。詔置舍利塔於州之無際寺。即仁壽二年也。佛事之美。鏡之力尤多。

隋覺朗

河東人。體貌瓌傑。見者屬目。素隸興善寺。習四分律。及大涅槃經。仁壽四年。詔送舍利于絳州成覺寺。所現瑞相。具別錄。大業末。詔為大禪定道場主。豪橫妥靡。時有沙門海藏。婁闡四分。固律宗之翹楚者。唐初置十大德。藏其一也。又有法鏘者。自靜法徙大和。偃蹇巖壑。養志自得。歿後露骸山側。夜則遠見炬火爛然。迫之則失。如是閱兩月乃已。

隋靈裕

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幼知敬僧禮像。懼聞屠殺聲。六歲即茹素。父母強破之。不可。七歲求出家。二親以資質之妙。宜世其業。固莫之許。裕歎曰。吾一生壞矣。遂益習復以究家學。年十五念欲遁去。而適丁父憂。苦塊之禮。罔敢弗至。既釋服竟。往趙郡應覺寺。從明寶二禪師落髮。其母初未嘗聞也。年二十有二稟具。即誦四分僧祇。八日書誦俱了。刺史侯景。尤加器重。後南遊漳滏。專學四分於隱公所五夏。能臻其奧。初道憑嘗以地論之指授慧光。而裕依憑法席茲久。剖奇發新。莫不推揖。齊宣帝方寵進法上。詔為大統。以駕御英彥。而望風趨勢者。比足立。惟裕操守無所變。上因加敬。然於華嚴涅槃地論律部。但尋舊解。若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則獨出淵思。而壹掃宿說。安遊榮等三師雜心。嵩林二師成實。皆口傳心受。曾無遺誤。其博瞻可知矣。居鄴都者十二白。內外號之。為裕菩薩云。

會宣帝疾。詔開華嚴。昭玄諸統。推裕為法主。有一雄雞。常隨眾集。逮散席。乃飛鳴西南樹上。一夕殞。帝遂有瘳。內出袈裟三百領。施裕而俾散之。又詔住官寺。固辭。知命之際。方事禪寂。未盈炎溽。而起赴檀越范陽盧氏之請。負笈者萬指。未幾還鄴。所務如舊。一日安東王樓觀。於僧前徧加禮拜。次至裕。見其有異。忽股慄流汗。即從受戒。且為營治寶山寺。齊亡。周廢二教。裕服斬縗經帶。率其徒二十輩。遁山谷間。夜釋竺墻。晝攻魯誥。益力其所綴述。皆部粹類聚。期以貽後。屬歲荐饑。遂出卜書一卷。使坐市肆取米。占者叢鬧。得米頗多。裕亟焚其書。隋興。教

亦昌盛。裕首被徵命。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千法師會。而裕當元席。詔復僧職。而叔略因舉為都統。裕固引去。遊燕趙。兩河稔其化十季。止洛之靈通寺。夜得牒於庭。若言報緣之終。在咸陽者。明季璽書下相之大慈寺。致裕入京。裕曰。咸陽之厄驗矣。竟徒步至京。詔住大興善寺。仍詔有司。議立國統。裕表辭再三。乃詔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施綾錦帛三百匹。助寶山構建。帝躬署寺額曰靈泉。而又徒步以歸。謂人曰。往來之勞非厄乎。俄徙演空寺。詔問起居。

仁壽中。帝分布所藏神尼舍利於諸州起塔。所在靈應尤多。世皆以為祥瑞。而裕獨以每所見。無非白華白樹白雲。豈吉相哉。吾第恐國有喪禍也。初人弗之信。既而獻后文帝崩。相州刺史罔陽公薛胄。堂礎變玉。設齋慶賀。裕曰。流離也。宜戒慎之。胄心以為不然。後竟坐楊諒謀逆事。徙邊。仁壽之季。寒陵山築九級浮圖。昉四級。督之急。日事或有障。日夕併力。將八級而晉陽難作。其先見之明如此。時忽譎言裕化。而究其所從起不可得。裕曰。吾其亡矣。即誨厲門人。至七日早。作賦哀速終悲永殯二詩。夜語侍者曰。吾茲背殊痛。三更覺香氣充室。口猶稱佛名號。明相現時。奄爾示寂於演空寺。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壽八十八。樹塔窆于寶山靈泉寺側。

裕性直威重爽塏。服章掬弊。雖貴達廡下。禮貌無所間。往來曾莫望其將迎。身佩白光突然。照暎幽晦。姿稟孝愛。母疾將歸養。中道聞訃而返曰。吾茲以嚴母冥福可也。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單講雙時。雅為恒度。其赴他請。非顛仰之至。不屑就。然未嘗苟簡以邀檀施。有一寺請講。暇隙見韭園。迫近法席。問知其故。裕惡之即辭去。主謝過。願悉犁其韭四十畝。以種穀乃已。素無積蓄。好施予。寶山造石龕。名金剛勝力住持那羅延窟。鑄法滅之相於巖石。凡坐必正面西向。所服御一准律。以範來學。或譏其邀名。裕笑曰。使誠邀名而為善。不猶愈於邀利而為不善者乎。

有沙門亡其名。燕人也。丐一言之益以別。裕付以高僧傳曰。經誥禪律。恐雜聖心。未若景行於此之為得也。其人欣戴而去。

裕說戒羯磨。無傳欲法。嘗入淨影寺。正值布薩。裕坐堂上見遠公傳欲。抗聲曰。慧遠以為有法事因緣故爾說欲。然而眾僧聽戒。豈是魔事耶。或以告遠。遠詣堂。裕曰。仁者當以身攝物。說欲之制。豈法主可為哉。遠頂禮受其語。其述著。有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般若各二卷。華嚴疏及指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彌勒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鈔五卷。聖迹記二卷。佛法東行記。眾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眾法等外。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穀-禾+卯]卯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

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伸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雜集等五十卷。行於世。

隋智脫

其先濟陽考城蔡氏。後因宦遊故。復為江都人。祖平齊新昌大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婉。暗室光生。晉井泉涌。識者以為出家之瑞徵。七歲師事鄴下穎法師。稟華嚴十地。久之依江都強師。究成實毗曇。及覆述瓶瀉珠貫。眾歎伏。時丹陽興嚴寺燭法師。善成論。卒趨輪下。每燕語玄要璽璽。燭師深加賞識。未幾云亡。其徒皆屬意於脫。以嗣義席。故興嚴之部。至於今猶盛。陳至德中。屢詔入內弘演。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並申北面之敬。隋初再隆至教。嘗於岐陽宮設齋。諸德咸集。詔脫先昇法座。且使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法師昔者獨步一方。未足以稱所學。乃今四海一家。推為論主。則英材始見矣。

煬帝在蕃邸。出牧維揚。新營慧日寺。起脫居之。脫益勵業。無所不通。後隨入京。止日嚴寺。每被教開闡。而輦轂下。聲聞尤振。初成實未嘗有疏。脫念必出此。而恐致異議。會帝正位東宮。下令俾脩繕。遂成四十卷。以進。獻后升遐。薦嚴相繼。下令於日嚴寺。選耆碩五十餘人。入承明內殿行道。尋下令講淨名經。仍使沙門吉藏命章。脫始相讓未遽盡。藏稍自矜。微加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弓*爪]。何論放箭。脫遂引據。徵勘紛紜。而藏欲救解。莫能也。東宮時親臨視。下令無辯。但依本義剖析。又令與道莊法師。談玄理。寶主無竭。復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敘曰。法師該博。古今罕例。若所談說。實而不虛。覽所撰論疏。誠無遺恨。可更造淨名疏。又大小乘名教。便給書吏鈔錄。就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旋督工圖其形貌。於寶臺供養。仁壽之季。帝龍飛。以脫舊恩。賜帛四百匹。

大業初隨駕幸洛。二年冬暮。始屬疾。猶擁席授徒如平常。三年正月九日。有異香赤光之祥。夜盥漱遺疏周悉。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七。帝聞震悼。詔賻帛三百匹。有司供給喪事。黃門侍郎張衡監護。

脫音吐清徹。雖眾喧聒。終莫之掩。每承詔發題。疇昔之夜。必夢優填瑞像齊立。義或未了。輒見梵僧解釋。先嘗夢。童子手執蓮華云。天帝遣請。臨終之夕。又夢如之。

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餘遍。成論玄文各五十遍。弟子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知名當世。其年二月二十五日。窆維揚金谷里北邙山之方墳。祕書郎會稽虞世南。作文勒碑其側。

或謂後又託識於病僧慧叟。與吉藏論議。傾心盡禮。以祛宿憾。宛如平昔云。

隋僧善

姓席氏。絳之正平人。童穉出家。即業禪定。時汲之林落泉有方公者。尤負高名。與善齊。故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服道之眾。往來不絕。後弟子僧襲請善於汾曲行化。善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凡三十餘返。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其尚忍之哉。乃從。居馬頭山中。并晉之士麤至。於是分為四部。以處東西二林杯盤大黃之地。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則經所謂十一切入是也。

垂終告弟子曰。吾少年時。山居無所得。食噉小石子以活。今患腸中冷結。蓋其積病耳。死後可破腹觀之。且飭使勤進所業。又命瓮葬。而免於焚燎以損物命。卒於大黃巖中。則大業之元。三月十一日也。襲始為絳人。晚居晉之寶嚴寺充直歲。督丁夫種田。見殺水陸諸蟲之酷。復循故業。善之終也。襲適不在。久之訪問。人莫知者。因就山設會悲慟。地忽爆裂。聲震山林。而葬瓮涌出。骸骨雪粲。舌紅赤鮮暎。遂兩分之以塔焉。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春秋六十四。

晉之小榆山僧集。亦有操行。聚徒不為規矩。聽其自得。雖地鼠猶馴附。至可手執。在他人則否。

隋僧照

京兆人。未詳氏族。幼師靜藹出家。所至感化。屢獲祥徵。第恐眩眾。輒隱闕不敢泄。周氏廢教。乃復獨處秦嶺。禪燕自娛。每顧影笑曰。世寧有樂過於此者乎。彼朝市間。俛仰塵俗。一何鄙陋哉。逮隋室隆興。佛運益啟。遂築神田寺於鄠縣南山之田谷。聚徒綜業。名振渭川。方文皇在御。詔僕射楊素。入山宣旨邀之。不奉詔。上愈益敬慕。仍遣素致香幣。而申之以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暎邃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亦有所施予。且請受歸戒。皆不許。大業七年。終於所居寺。

隋僧粲

姓孫氏。汴梁陳留人也。幼年遊學河北河南。東西關隴。備歷齊陳周境。工問難。善機譎。自號為三國論師。開皇十年。詔住京師興善寺。十七季詔補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謂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十中道也。仍於總化寺敷通。以攝學眾。又著十地論兩卷。仁壽二年。詔諸州置塔。內出所藏舍利。選天下有道僧行分往以葬。且約同日下午。帝於內道場。盛作功德。以候四方瑞應之報。粲率洪遵律師等陞辭。帝曰。法師等可遂因化事。以榮還鄉壤。粲獲葬舍利於汴州廣福寺。其光景香氣之瑞。詳于別錄。仁壽之季。復以葬之滑州脩德寺。其光景香氣。愈益奇熾。帝屢加歎賞。有道士褚揉者。善莊老。一日詔公卿畢集。講老子。唯沙門不許預坐。粲聞之。率門人十餘。攜行牀。排防衛。徑至其地而坐。揉方序王。且未命文。而粲即抗言激刺。然詞若俳謔。而義寔張詮。席因散。或以聞。帝

曰。朕得與此人同時。[(厂@((既-无)-日+口))*頁]非福邪。齊王暕欽渴談論。時沙門吉藏得玄辯名。王每欲摧挫之。大業五年。大張法筵於其第。會者三十餘人。請藏升座。粲命章標問。聽者謂藏無以酬。及藏牒難接解。又謂粲必無以嗣進。如是往還四十餘番。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續答。粲續問又二三十番而退。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得。名不虛得。贈麈尾什物。以褒顯之。

九年卒于興善。春秋八十五。弟子僧鸞僧鳳。鸞返俗出仕。鳳別有傳。

隋洪遵

相州時氏子。八歲出家。從師受業。即有聲。既受具。專務律部。每曰。住持遺法。尚有賴於此耳。三夏咨詢。僅知大旨。初依嵩高少林寺資雲公。習律之外。兼聽華嚴大論。時鄴下暉公。方弘四分。因負笈造焉。徒眾五百。[(厂@((既-无)-日+口))*頁]莫出其右者。暉亦蔽於巧佞。不能知也。一日暉盛集。遵盡束暉所製疏。捧入堂中。置案上曰。碌碌論下久矣。凡覆講豎論。都未嘗見試。是則師資之道。擁而不通。敢以此疏還之。後往雲所。雲即令升座。吐述微妙。迴出常流。因卒學大論。以發明慧解。俄入禪林。造詣不可測。時踰十稔。及歸猶以毗尼弘化。四遠趨風。徒盈千數。齊文宣詔以為斷事沙門。如五眾有墜憲綱。使據律斷之。青齊久諍訟。上命遵和解之。且懲治其無賴者。曲當物情。法侶欣服。齊季之亂。偕名僧慧遠等。隱于白鹿巖中。周既渾一。舉居嵩嶽。開皇七年詔俱五大德赴闕。尉勞勤至。令併弟子十人。居興善寺。有司為致四事供養。十一年。詔偕天竺沙門譯經。十六年。詔充律眾主。就崇敬寺講律。先是關內素奉僧祇。於四分則鮮聽稟。遵乃為設權機。卒致流通。仁壽二年。詔送舍利於衛之福聚寺。紅赤二光。照灼近遠。四年詔曰。朕祇承肇命。撫育生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群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已分布近遠。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令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諸州。依前起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可遵善解法相。庶能宣揚佛教。感悟遇迷。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承命搜舉。頗叶時論。又詔三十餘州。起塔函藏舍利。一時入塔。遵復送至隆聖寺。瑞相具別錄。俄詔知寺任厥績允懋。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壽七十九。其著述有大統鈔五卷行世。

當隋之初。道洪法騰法淵等。並有聲之士。正像之綱維也。後皆不知所終。

隋法進

早年師事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輝禪師出家。後從定法師受十戒。恭謹謙恪。常依輝研習水觀。寺之竹林棲四虎。每進入定。虎則馴繞左右。如扞衛狀。人跡為絕。隣之樵者。竊窺之。無所見。獨見湛水凝止繩牀上。因再投石其中。既而進出定。覺心痛。徧詢之得其故。明日使其人。於定時必盡去所投石。痛即差。開皇間。皇子秀。以蜀王之國治成都。而妃患心腹殊劇。時白厓鳴鶴諸方士。皆莫治。遂遣長史

張英。即其寺請起進。進不可曰。吾住茲山。且八十年。其性之無所動搖。與木石類。強之有死而已。既還報。王益遣官屬車從奉迎。不少懈。進守志愈奮厲。王怒躬造其地。將加罪。及見進。顧復戰汗。不能自己。遽曰。禪師慈悲。望救病苦。進徐應曰。殺羊取心。以充庖厨。則羊之痛有甚於妃者。王曾不少加愛焉。今妃稍痛。而愛如此。則王之於情念重。而道念輕矣。尚何以召我哉。王亟慚愧懺悔。遂出山。且不肯騎乘。請自以杖履隨王後。頃之則先二日至。造堂見妃。妃亦流汗。疾從而脫然。施帛五百匹。納衣伽黎什物等。進令盥手。執所施物。祝願畢。而悉送輸之法聚寺。助營構。即辭去。當是時。王獨與妃見進足高去地可四五寸。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于山中。

隋真慧

姓陳氏。河北陝人。少為父母逼妻之。非其志也。年甫冠。罹二親憂。因亦遣累。入道於鄉之大通寺清禪師所。時則開皇十二年也。既受具。依靜洪律師習毗尼。再閱寒暑。乃詣詢禪師於衛州林落泉。究定學焉。歲餘頗挹風槩。詢公授以分燈之記。俾住山西陶研。未至。十八年。慧由白鹿山柢百家巘坐夏。或謂。首山麻谷尤勝絕。秋遂趨蒲坂。築室以安四眾。贏糧躡[尸@僑]。蔚成叢社。歷十有八載。而獲利益者。不可殫紀。然獨傑昂二子為稱首。仁壽四年。詔住栖巖寺。大業元年。餌黃菁辟穀百日。而貌愈敷腴。其徒有竊效之者。不能也。徙居杯盤谷。虎為之避。雖僻遠無測景之器。而起居飲食。不失常節。若有神物以相之。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以疾卒於麻谷。春秋四十七。闍維塔舍利如法。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三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四

澗東沙門 曇暹 述

戒學

弘法科(四)

唐僧晃

綿州涪城南昌馮氏子。軀幹頎碩。貌氣雄毅。學博材敏。幼負鄉里譽。嘗夢手持日月。坐太虛中。自視光采晃然。因即以立名焉。苦求父母出家。父母恐其逸去。夜繫兩足屋柱上。忽自解。乃歎曰。志之所在。天地鬼神從之。況他物哉。父母感悟。使依彖法師受業。夙夜匪懈。卒通大小乘學。會梁末周初。法復淆濫。晃獨操守。非類弗親。登壇之後。偏攻十誦。周保定間。進習僧祇。又稟心法於曇相禪師。及開禪師等。既而遐邇頌德。聲達天朝矣。武皇帝詔於明德殿法集。授職本州三藏。有隋啟祚。仍以僧正。匡御本州。益部欽風。前後州主。皆授戒香。開皇十五年。別置頭陀眾於所住之振響寺。以導墮麻。仁壽後。率寺眾轉藏經。周而復始。供給嚬施。一出檀越。武德初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方其將終之際。蓮池竭。慈竹凋。薔薇冬時盛華。識者以為榮枯兩瑞。必有生滅之徵焉。

唐吉藏

安息國人也。祖以避仇居南海。父遷金陵。而生藏焉。時西竺真諦三藏昉至。父攜之以見。諦曰此兒吉祥之所聚也。遂以名。父亦出家。名道諒云。諒平生苦節寡倫。乞食聽法無少怠。每持鉢歸。必跣足入塔。徧獻佛像。然後分施。至雖涕唾便利。皆以手承。祝施眾生所應食者。其篤謹之行。始終無歉。然每攜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甫七歲。遂依朗出家。而採涉日至。年十九為眾覆述。精辨鋒起。獲譽揚邑。具戒之後。其聞轉盛。陳桂陽王尤所欽禮。隋混壹。遂東遊止嘉祥寺。敷暢如常。時開皇末。煬帝在蕃邸。置四道場。招徠賢彥。召居慧日寺。復於京師。置日嚴寺。教旨又以藏居之。曇獻禪師。請開法華。七眾繁擁。財施填積。既以建諸福田。且為十無盡藏。付獻行檀。卒成曲池大像。偉特高顯。見者翹勤。不能自己。

齊王暕邀藏私第法集。一時至者。六十餘人。仍推藏為論主。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體貌閑暇。辭彩秀發。飛激注射。霧然有餘。四座皆動容而退。王欲更延兩日。眾亦莫之敢抗矣。

大業初。寫法華經二千部。隋之季世。造二十五尊像。捨房供養。別置普賢像。對以坐禪。觀實相理。及義旗初屆京師。武皇受謁于虔化門下。藏前敘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仰澤穹昊。不勝慶賴。武皇大悅。勞問勤至。武德初。詔選十大德。綱維法務。而藏其一焉。俄兼住實際定水二寺。齊王元吉。願承歸戒。屈住延興寺。至是年氣漸衰。屢增病苦。詔賜良劑。中使相尋。武德六年五月卒。春秋七十有

五。上覽遺表哀悼。東宮已下。皆致書尉問。贈以錢帛。今上在秦邸。有尉辭不錄。詔葬南山藏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百餘遍。大品智度華嚴維摩各數十遍。並著疏。盛行於世。臨終制死不怖論。文多不錄。弟子慧遠嗣。

唐智藏

姓魏氏。華陰鄭縣人。年十三。事藹法師出家。住西魏長安陟岵寺。當周之滅法。獨逃匿諸檀信家。削髮染服。曾不為變。至隋氏遷都龍首。詔居大興善寺。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老焉。亦其故隱之地也。詔遣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宣旨引見。藏固辭。上益敬慕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尉問。并施油香薰爐。三衣什物。仍名其寺為豐德。每歲三長之月。藏必弘智論。以闡化。武德初。制立僧官。而藏為首選。然終非世檢所樂也。

嘗以興善官供頻繁。願乞食如律。晚行頭陀西郊栢林墓所。文帝出遊。過也而歎。命侍從。皆脫所服以施。得衣凡百有餘聚。藏悉以充營構。然其所御。惟納布大衣。厚重可四斤許。服之。卒六十五夏矣。曾未嘗頃刻去身也。常坐一食。形相挺特。頎然八尺二分。而步履輕安。每食時。手持澡瓶。足躡木履。幽梗盤沮。自東阜四里。乘厓而至。午後復上。則亦似獲神足通者。故或圖寫其容貌。存之至今。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為建碑于寺門之右。而潁川沙門法林為之文。

唐法素

住京師之會昌寺。本師智顛。專事福業。昔與素俱留江表。所至之地必設大會。以齋萬人。夜以告素使集事。而明起視之。無不如意。其材謂皆此類。隋季東都城守。餓莩相枕藉。素不忍見。寺有一丈金像二軀。素因冶其一。糴米作糜。以活之。頃之米盡。又欲取其一以冶。寺僧辨約諸僧。共拒弗許。素泣曰。諸大德。昔如來。以頭目髓腦。布施眾生。或作肉山。或作大魚。以濟饑餒。況此化形邪。今日之事。使素一身之價。比二像者。亦所不惜。而羸瘠如此。無足堪爾。且像以寶成。終當淪失。盍亦利益眾生。以滿如來悲願也。諸僧固弗許。後城破像亡。果如素所言云。

唐慧齡

姓蕭氏。祖即梁明帝。父仕隋為梁公。姑入隋後宮。寔嬪煬帝。今特進宋公其季父也。齡未出家時。猶獲以貴族。壻秦孝王女。然非其志也。久之秦王女歿。因薙落。學出世法。武德初。還京師。住莊嚴寺。廣聽眾部。尤於攝論致心力。且閑於篇什草隸。故京師之經題寺額。多出其手。每與兄東宮中舍鈞賦詠。名章雋句。膾炙眾口。識者歆豔焉。

又智證者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於齡則從弟。久同住。以道業相勉勗。襟誼灑落。朋儕稱譽之。未幾。兄鈞弟證皆棄背。而齡獨以家世。專務法華。罔敢或墜。特進嘗採掇十有餘家鈔疏之菁英者。別為一集以流通。且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疵類。

復自敷弘。以利益群品。太府情存佛理。讀誦為先。鈔寫之多。殆將千部。雖當朝參之冗。猶命侍者。執經在前。公事微隙。便以披展。嗚呼是何其繼志述事之盛歟。則武皇之德。在天下者。尚可議耶。

唐普濟者

真觀初山居沙門也。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為先。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涉。聽委監護。偏熟大品法華二經。仍隨文句解釋。音吐宏暢。達于一里。萬眾皆聞。配藉住光明寺。尋以喧擾遁逃。不知所之。

唐智滿

太原賈氏子也。七歲出家。即宗定業。弱冠登具。乃弘律乘。又聽涅槃。能通大指。住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隋初法運再隆。推而廣之。則滿之力為多。故禮懺以攝疎情。宴坐以陶凡累。而黑白仰為菩薩戒師。然非明證。法不輕授。未幾徙居黎城東山之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從之如歸市。俄依瓚禪師於鴈門。久之徙入京。益弘靜學。隋季之亂。復偕同志五十餘人。西遁嵐州土安山。方天下擾攘。而斯地深僻。曾不覺知。抑固道力所感歟。義旗初建。高祖詔於許公宅供養。及躬往頂禮。殊覺凜然。顧謂裴寂曰。孤於禪師。毛髮驚竦何耶。寂曰。此則戒神所護而然。他日又見曰。弟子舉義師。以戟定天下。凡以濟拔眾生也。惟禪師慈悲加被。願使往來無障。武德元年。詔以許公宅。為義興寺。俾滿居之。三年詔入京。時都督弘農公劉護。以檢狃方寇邊。人情恐駭。奏疏留之不遣。

貞觀二年夏四月示有微疾。而禪坐如常日。沙門道綽問曰。萬法本空。然或以觀相入。或以機緣悟。何也。答曰。緣無所緣。相無所相。如是悟入法亦無法。乃溘然而逝。是年六月九日也。壽七十八。建塔樹碑。葬於龍山童子谷。

唐道咄

生周氏。汝南人。幼出家。志尚高潔。負笈居金陵高座寺。善阿毗曇心。凡所講記。非其好也。隋開皇十二年。因偕大將軍周羅睺。遠遊廬岳。寓止東林精舍。沙門法擁勸引之。遂棲遯。不復涉世。弘道度人。修治祠塔。未嘗告倦。雖季歲寇擾。猶匡獎徒眾自若。貞觀二年九月屬疾。越旬浹。忽大星隕西閣池水中。山谷大明。如秉千炬。二十三日方午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也。日喚上座來。遽委以後事竟卒。時諸殿閣門頓開。異香滿寺七日。春秋八十二矣。

唐僧邕

姓郭氏。太原介休人也。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沈靜。幼齒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稠公。即授禪法。纔數日。造詣殊深。稠撫之。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盡在此子矣。俄徙居林慮山周氏廢教。遁於白鹿山中。階

開皇初定門載關。魏之信行禪師。稔聞名譽。願與流通。遣人招之下山。九年信行被詔入京。而邕偕戾止。逮信行唱滅。而邕則引眾承業。罔替軌範。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于化度寺。春秋八十有九。上賻帛追福。以表崇敬之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遺命。闍毗於終南山。弟子收舍利起塔於信行塔左。其碑則左庶子李百藥文。率吏令歐陽詢書。

唐道哲

生齊郡臨邑唐氏。初從潁川明及法師。究十地地持。又從魏郡希律師稟四分晚從河內詢禪師習定。俄以京邑靜業尤盛。杖錫造焉。既授仁覺寺沙門曇遷攝論之旨。遂辭去。隱于終南山之駱谷。粒食艱繼。授受須淨。于時有請益信士張暉下山。大雪迷道。七日方達。彈指出定。從之受食。蓋哲堅守正念。有食無法。寧死而已。

既而徙居大莊嚴寺華館。日中分衛。謝却僧利。眾益重之。罄虛縣民。營構梵宇。致徒進業。道俗屯赴。一旦告別門人。東歸莊嚴。問訊耆德。奄然而卒。貞觀九年正月也。春秋七十二。始葬于京師之西郊。久之罄屋之人發之以歸火厝。而以餘燼。起甗塔於城西龍岸鄉端正樹側。

唐善慧

姓荀氏。河內溫人。學至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然知世相虛幼非堅久。乃薙染於徐州之彭城寺。創圓具戒。誦法華經。聽攝大乘論。時天下饑亂。慧雖凍餒。益奉法自勵。洗穢護淨。隆於常日。大業之季。負錫西上。路頻逢盜。然執持破瓶。以垢布自蔽。冬十月抵京。適值吉藏法師。方闡法華。願從稟受。眾以鄙陋拒之。慧獨掃雪藉地而坐。所得辭義。臺弗遺佚。或問之。輒舉其要。禪定寺沙門法喜引至房。恩意勤厚。慧以其智觀明達。復師事之。武德初。隨住藍田之津梁寺。多置禪坊。以招勝侶。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弟子奉其靈輿。合葬於太原沙門慧達之兆。達誦法華行坐不輟聲。其徧數之多。且餘五千。性尤矜恤生物。低目直視。地有蟲貌。必斂身避之。不敢跨越。有問之者。則塔曰。死內莫定。又焉知此物之不先己而成正覺耶。貞觀八年四月。趺坐而終。

唐道嶽

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父嵩仕隋臨淄令有治聲。隱士西門義以道自高。未嘗于謁。忽求見歸美焉。嵩因出紹續績等諸子。使品目之。義曰。府君六子。皆偉器也。然其三季。必非世俗所可縻繫。蓋指淨土寺曠法師。及嶽等也。

稟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復究攝論於道尼師。憚煩因入太白山。投慧安師。研精其指。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五載。無食息暇。自爾無小凝滯矣。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三藏所錄。並留南中。仍為賂遺商賈。使必致之。果於廣州顯明寺得凱師筆迹。三藏口傳。俱沙論本。并十八部論記。顯明即凱師所住寺也。頓愜所懷。尋

依安卒業於太白。安許之共給。綿歷歲敘。無所匱乏。時雖凶歉。德緒益進。俄謝安出山。安留之又二載。隋大業八年。召住大禪定道場。眾時三百餘。皆以嶽學無師授。未宜弘闡。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辨慧明等。相與引重。而請焉。乃以三藏本疏。判通俱沙。或初猶未信。及舉綱頓網。宏密叵測。而諍鋒遽息。

。武德初。臥疾藍谷感化寺巖有乳泉。嶽手承之。可得二升而絕曰。吾無以感之耳。方默念誦。輒沸鬻間一日可得一升。以資飲食。疾良差。二年以三藏疏本。文句繁多。刊削成部。合二十二卷。減疏本三分之二。以便觀覽。且著十八部論疏。行世。

貞觀初西域波頗三藏至京師詔翻譯。而嶽亦有職。其間頗聞嶽善俱沙而心疑之曰。此吾西國之極則者。今言其善。謬耳。間問以大義。則嶽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今上嘗延宗法師於宮集眾。立三宗義。而嶽問以八正通局賢聖。宗無對。道士劉進喜剽開老子。嶽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道士但瞪目而已。嶽戲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取通乎。眾大笑。

六年八月。兄曠化。悲悼不自勝。或勸之裁抑。嶽[打-丁+(改-己)]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八年秋。皇太子集諸碩德。於弘文館論義。嶽慷慨談吐。特拔其類。太子顧曰。此法師為誰。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嶽法師也。總持則隋之禪定。太子曰。於寺何職。答曰。未也。太子乃曰。皇帝為寡人造寺。正將以收召名德。張大教法。而上人如此。其無職可乎。即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屢辭。不許。徙住普光寺。九年弟明略來省。固留之。略善涅槃。住東洛天宮寺。十年二月疾。太子醫饋相望。卒于所住寺。壽六十九。喪事取給太子家。令葬郊南杜城西隅。略既送葬歸。疚痛纏結。十二年卒。壽六十七。

唐玄琬

族出弘農華陰楊氏。其先有徙雍之新豐者。子孫繁衍。因別譜諱焉。琬年志學薙落。為曇延法師弟子延公一代名匠。琬既登具。依洪遵律師。習四分三載。即敷演。儕類推敬。又聽曇遷法師攝論兼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皆研覈無餘蘊。然以延公在日。願。造釋迦丈六金像。繼志述事。罔敢或愆。乃於仁壽二年。褒斂眾施。就所住京輦寺。設模以鑄。于時空色澄湛。杲日流輝。天華如雲母。飄灑四至。終墜像前。觀者以為異。及脫模。光相殊特。視關輔間。無與比。且造經四藏。備極莊嚴。其繕寫之際。必精加考證。使無所遺謬。每歲以二月八日。灌沐聖軀。開講設齋。眾兼悲敬。惟受戒以清淨為本。運當像末。恐致虧犯。故於春首。禮二十五佛。持千轉神呪。庶幾毀禁之流。澄源潔已。登檀納法。明白無疑。貞觀初詔為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既而東宮創普光寺。召居之。且詔授皇后妃主。并六宮等戒。問遺填委。而隨以施予。及營建功德無蓄積。未幾皇后於苑內德業寺。書經一藏。於延興寺。構

藏并書經。皆詔琬監護。於是卷帙自周朝所殘毀者。悉從校正。而法寶之全伊琬之力也。九年正月。上書東宮。陳四條。以行慈戒殺。順氣奉齋。為之目。而覩縷數百言極切至。東宮優答之。語多不錄。是歲詔禁殺。起三月盡五月。以琬再請。乃特聽盡此歲。十年冬有疾。上書東宮。委以大法。尋奉遺表。上國王賞罰三寶法。安養蒼生論。三德論。各一卷。十二月七日。卒于延興寺所居房。壽七十五。訃聞東宮哀慟。[賜-勿+月]贈如禮。詔惻悼加賜物。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以躬嘗北面執心喪。香華幢蓋。送者數萬人。弟子五百餘人。遵命闍維于終南山寺。建塔葬燼骨。奉靈像。太子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伯藥制碑文。琬無恙日。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受歸戒者二千餘萬人。右僕射杜如晦臨終發誓願歷劫為師。大將軍薛萬徹母及昆季。欽崇軌範。蔬素終身。普光道嶽法師識洞幽微。稟承約飭。武德初天下喪亂。客僧莫可乞丐。琬悉估鬻假貸。以共給存濟。尤喜推獎材德。智首律師身處林泉。而名蜚輦轂。卒使毗尼之學。盛於有唐。則亦有所從來云。

唐志超

姓田氏。其先同州馮翊人。後徙并之榆次。超小欲脫俗。而二親以無他子。常抑絕之。弱冠強為納室。超夜坐牀上。為妻說法。妻亦感激流淚。久之辭去。年二十七。依里之開化慧瓚禪師薙落。既受具。即往定州探律稟教。閱五載而學有成緒。乃入太原之西北山。剏立禪林。曉夕修定。玄侶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有司禁僧。不得擅出寺門。超入京師將以聞上。內史以事非要害。擁蔽不通。季年寇盜充斥。并部尤甚。而超徒眾雲臻。糧粒山積。一夕持炬排門。白刃交臨。而坐者株杌。略不搖動。賊皆拜伏。超因隨宜誘掖。以導其善。高祖起義。超亦遷住凝定寺。義寧二年。入京奉賀受禪。引見太極殿。左僕射魏國公裴寂于邀其第之別院以居。無何而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以貴遊之地。非宴寂之場。乃延之藍田山化感寺。武德五年。又徙晉之介山抱腹巖。既而復治汾州介休縣之光嚴寺。蓋山林則便於練行。朝市則易於接物也。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光嚴。壽七十有一。葬汾城之南山。

唐靜琳

姓張氏。其先南陽人。後徙京兆之華原。琳方幼時。外國道人。過其家。歎曰。此兒當隆佛法。不可處之塵埃中也。七歲從俗流出家。非其本志。遂去而從他師焉。周氏之禍久。汨沒不能振。隋初。依曇猛法師究定慧學。于時法運復亨。琳弱冠猶以沙彌南遊樊鄧受具。尋赴青齊。披討律部。又研十地於覺法師所。乃旋鄴都從炬法師。稟採華嚴楞伽思益等義。既而匡眾闡化。名聲益起。偶至蒲晉。為道遜道順二法師留講十地。久之歎曰。藥本治病而服藥增病。豈其理哉。學識材辨。祇以生慢也。宜求所以治之者。於是始習靜念處等法。俄而漸進大乘無得。離念唯識等觀。入白鹿山絕粒者數矣。昏則登危巔高樹。以坐其上。動經旬浹。後造泰嶽。夜見火光。環照峯

巒。即追求之。見數尼。共議唯識。忽然而隱。未幾。入關中。遇曇遷禪師為開攝論。仁壽四年。詔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就以課業。大業三年。沙門還源。延講攝論於鞏下之明輪妙像諸寺。久之至東都。齊王暕情深定理。每從諮決。鴻臚蘇夔稟宗玄訓。若高陽沙門道雄道體。趙郡之道獻明則。成承善誘。造詣幽微。洪哲致問曰。懷道者多。所專何業。答曰。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曰。山高谷深。由來自爾。答曰。若如來言正當餘處取土填谷齊山乎。哲歎伏。十三年具表聞上。將西巡靈跡。屬寇盜縱橫。道途梗沮。僅達襄鄧。義寧二年。詔住京之大總持寺。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寺迎居之。惟敷中論。或維摩起信而已。夜則燕寂。玄琬律師。躬膺令則任城王及其母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皆邀至第宅授戒。國子祭酒蕭瑒工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並為弟子。又請智首律師闡揚四分凡十徧。率先學眾稟服教法住持。京輦雖沙彌淨人。猶明律相。斯非其功歟。貞觀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弘法之房。

是日先有素交法常來候。琳謂之曰。不戀此生不貪來報緣集即有緣散則無又曰。以己之疾。愍彼之疾。因垂淚。蓋念諸苦趣也。復誠門人曰。生死道長。各宜自拔。時春秋七十六矣。火葬於終南至相寺舌獨不壞。再燒之愈覺明潔。檀那造木塔五丈。以表其德。琳於洛邑。嘗為通事舍人李好德。課試場屋文業。及好德犯國憲。因逃匿求度。以免罪。後事發覺。逮琳獄。上特原之。或謀害一冤家者三人。其一人中悔。投林受戒。俄而受戒者。死而復甦曰。見閻王。王使與二人辨對謀害冤家事。吾稱以從琳受戒。不復知且引琳為證。王命追所證者有報琳已生他方金粟世界矣。吾因獲免罪。放還。

唐曇韻

高陽人。史不詳氏族。始出家誦法華經。尚餘二卷。以俗境紛囂。遂遁入恒嶽之蒲吾山。以終習焉。有禪者誨之曰。道在觀心離念。非獨誦經所能得也。韻承此語。即徧遊五臺。孑然攜影。住北臺木瓜寺。餘二十載。然地高氣寒。韻夜行盡坐。思略昏散。前所誦經頓憶不忘。隋仁壽間。瓚禪師方業定。鴈門川中。背負繩牀。隨處燕嘿。韻聞而往依之。既而瓚赴禪定之詔。韻復居比干山。又適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郡。於是靜學。覃被夷夏矣。且其地戒法所未及。有薙落鬘三十年。而為沙彌者。至是咸獲受具。則韻之功誠多。貞觀十六年。無疾端坐。而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韻自十九入山。歷六十年。攝心無逸。血氣盛時身生蚤蝨。聽其啞嚙。不忍棄捐。雖土蚤之多。氈席凝血。亦曰我宿債合償。一弗除屏。後於耳順之年。蚤蝨併無。此特血氣衰耳。然猶以為吾業未應盡。何致爾。嘗謂門人曰。吾見超禪師每宿有壁蝨之房。而不為所撓。又食於蠱家。而匙抄其蟲。置之器底。使不為害。蠱主懼焉。吾德何以及此。又欲寫法華經。忽有善書者。請為書之。未旬浹而功畢。方將囑謝竟

隱去。因寶而藏之巖窟。屢經寇亂。餘物虜掠殆盡。惟此經委棄林莽間。箱襍已爛。而卷帙如新。韻平居勒苦。老而愈勵。苟跣趺稍倦。遽起禮佛。其自率皆此類。

唐慧進

姓鮑氏。潞之上黨人。幼循戒檢未諧剪削。年十三。鄉閭以其精苦。斷愛却欲。不願妻息。出於志誠。乃共白其父母。放使出家。始居郡之梵境寺。受具後。即趨鄴都聽採。然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復閉關自讀嘗所講者終八十遍。適聞洪律師設席於相。一坐八年。有虔無怠。由爾隨師南北用裨進業。略計前後。尋究弘闡四分一宗約三百遍。其專志累功如此者。

蓋亦鮮矣。隋文之季。有同寺僧。嫉其能。興謗於外。進曰。世間每以名迹致嫌。而無諍行者。惟空生為然。予雖不敏。請從而後。遽揭襍而出。眾共挽留之。進曰。予茲迫於緣故爾。非誠泥於去留也。諸君好住。吾豈鬱鬱。久居此哉於是遍遊東川北部。周攬五臺泰嶽常山鴈門之勝。而禪師慧瓚方道王朔漠。又往而師事焉。瓚入關遂訪巢許舊迹於箕山之顛。得古寺基。構而居之。迄三十餘載。緇素承風追逐。使幽沮之地。成參請之場。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卒于山寺。壽八十六。其同鄉有明瓚者亦宗四分。形質素瓌瑋。晚歲風疾。頓乖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啖不衰。嘗御眾於法住寺。化洽韓潞沁澤等州云。

唐清邁

蜀之梓潼人。少遊京師。貞觀中玄奘三藏回自西域。詔造廣福寺。為太穆后追度。且就以翻譯。其所須吏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仍召諸方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為時所尊尚者。十一人。為證義員。而邁寔與其選。同居慈恩寺。有譯經圖紀四卷。行世。

唐曇光

汴之張氏子。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勝闔奧。莫不登踐。逮乎立年。盛明律藏。命宗樹義。人所推崇。則皆勵燦二。師之規誨矣。勵公嘗指以謂人曰。使吾道流通於河右者。繫亦賴此予而已。俄而又聽法華地論於玉法師所。修正觀法門於嵩嶽相禪師所。定慧交資。戒檢益著。會東都以光有素德。舉以住持。詔住天宮寺。仍充寺之上座。以撫綏清眾。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西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有所成就。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

唐復禮

生京兆皇甫氏。虛靜寡慾。遊心內學。出家住興善寺。頗以賦詠之工。為名士所過從。三藏地婆河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論華嚴經等。皆承詔綴文正義。永隆二年。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所疑十條。以問。因為徵詰剖析。以闢其凝滯。假設寶

主。撰十門辨惑論三卷。以貽之。無二復書有曰。續晨晷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旦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源。蕪煩惱之薪。澆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其為外教之士。悅服如此。加復深綜玄機。特契心法。作真妄頌。天下尤傳播。草堂宗密獨見許焉。有文集行世。

唐懷素

姓范氏。其先南陽人。曾祖嶽。高宗時為絳州曲沃縣丞。祖徽[這-言+(衣-亠)]州廣武縣令。父強右武衛長史。皆居京兆。遂占籍焉母李氏夢雲雷震駭而娠。及生神光滿室。卜之當為王者師。幼而聰慧。器度老成。甫十歲。忽從二親求出家。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迴自西域。獲事焉。始探經論。既登具。專務律學鄴郡法勵律師。一方之名匠也。依之三載。悉與指摘古人瑕疵。乃歎曰。吾寧自棄乎。咸亨元年。發心別述開四分記。上元三年。詔住西太原寺。仍聽道成律師講。永淳元年所述記文畢功。凡成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俄而疾。謂弟子秀章曰。余報將終矣。時空中有樂音。奄然而逝。壽七十四。臘五十三。素所宗薩婆多部量中取大小行。斥古疏十六失。其與南山不無牴牾。開元中。嵩山賓律師造飾宗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

唐愛同

姓趙氏。天水人也。家世衣冠。弱齡辭俗。具戒後。以彌沙塞律。訓導來學。而從之遊者。偃然若風之於草。沛然若水之於壑也。昔在劉宋時。闕寶三藏覺壽。譯出此律。而羯磨一卷。亦併流通。久而亡逸。不可考求。使叔季無所依據。由是同於大律之內。抄成一卷。被之行事。似為全美。神龍中。義淨三藏領翻譯事。詔與文綱充證義。所出諸經。與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及終。且遺囑西明寺玄津律師。為加潤色。而安史之亂。復致泯絕。悲夫。

唐道亮

生越之朱氏。八歲出家。淹貫經業。既受具。稟河中三論。復開涅槃大經。尋居幽僻習定。名響海寓。神龍元年。詔與宗師十人。入長樂內道場坐夏。上時從受菩薩戒。睿宗為相王。送錦衾氈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周業崔融秘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誥皆結師資。傳香火請問禪要。卒年八十二。門人慧遠等建塔。萬齊融銘。

唐秀公

齊安人。髫年既丁父母憂。即依蜀部之興律師出家。誦習。又依以進具。而毗尼之學。於是暢通。遂為興公傳律上首。閱四載。入長安。躋律師宣公之席。陶練諸部。勤以忘倦。出入函丈。凡十六年。則其所造之深。所得之富。其尚可以語言盡乎。然後錦歸鄉里。報所生地恩。旋遊六安。大敷講訓。粵有貞固律師。解冠諸生。餘成

業者。不可勝紀。卒于安州之十力寺。壽七十。

唐德感

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瓌麗。學業優贍。於瑜伽論。左所如意高宗詔為譯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參義淨譯場。對揚稱旨。封昌平縣開國公。累井田至三千戶。上賜贊曰。河汾之秀。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緇門仰德。紺宇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教門歆豔焉。後充河南佛授記寺都維那。頃之升寺任。中外肅然。卒年六十餘。著義門。行于世。

唐道氤

生長安高陵之長孫氏。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而娠。逮婉香氣芬馥。童稚俊秀。學成中進士科。親里被榮耀。嘗有梵僧。分衛過其門。飯已欲去。[尸@((既-无)-日+口))*頁]曰。已暮。因留宿。晤語至夜分。梵僧多稱道出家功德。及曉辭行。未遠即不見。氤由是無仕宦心。遂事京邑招福寺慎言律師為弟子。而薙染焉。登具後。勇習經論。先是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使為西方贊。以驗其才力。辭麗意真。讀者若身生淨域。而目接尊容也。禮師[尸@((既-无)-日+口))*頁]左右。歎賞久之。且宣言於眾。以為氤之論議。誠不可及。上聞詔與良秀法修。隨駕幸洛陽。俄述淨業障經疏。疏成。御史李暉請。於天宮寺開演。時一行禪師奏。建論場于福先寺。召集天下英髦之士。學兼內外者。豎立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諸大義宗。以示佛法之盛。於是眾共推氤。首升座。而六科之辯。卒皆屈伏。一行歎而謂其人曰。法有所憑。吾死亦足矣。既而駕還。詔扈從如初。適得小疾表辭。帝遣中使賜方藥。詔曰。法師服食此方并藥。所患必痊。愈早來西京相見也。其願遇若此。屬一行遷化。葬藍田銅人原。送者自東宮已下。京官九品以上。與士庶男女。無慮數萬人。詔設齋。氤作表白法事。宰相張燕公說獨趨前執氤手曰。釋門後彥。寓內罕儔。幸為我錄向所作悼文。以重篋笥。

開元十八年。詔於華萼樓。定二教優劣。道士尹謙。對語失次。論宗乖舛。詔賜氤絹五百疋。用旌其能。帝注金剛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消滅。則獲阿耨菩提。終疑其謬。而未遽下筆。遂詔問氤。氤對以為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莫之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薰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悟入。氤且為疏之。以講青龍西明崇福三寺。皆用香泥。築講堂地。士之執新疏而聽者。日盈千數。著對御論衡一卷。大乘法門五卷。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終有遺表進呈。帝遣內給事賈文瓌。宣詔弔慰。贈帛五十疋。以助安厝。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季八月十三日。葬于終南山逍遙園側。

唐光儀

宗室瑯琊王子也。武后時。與越王起兵。得罪族誅。儀方襁褓。乳母竊負逃民間。且八歲。詔求之急。乳母懼與決捨去。儀獨行。終以凍餒。依老僧落髮於青龍寺。稍長經律通貫。習禪燕。自以為出家之樂。誠非世俗榮名利達。所可比也。會中宗詔訪瑯琊王後。儀因向寺主吐實。寺主大駭。即言之扶風郡太守悅其狀貌。逼妻以女。不可。遽以聞。召見。詔使返服襲父爵。懇辭。願守志自放丘壑。詔許之。仍聽繕治蘭若。領徒眾以居。平生素愛終南山水之勝。自法興諸寺之葺。而菴廬精舍。往往皆是。侍衛瞻候者。常數千百人。雖權要卿相。所不逮。亦其勢然也。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集弟子垂訓訖。北首枕肱。右脇臥而卒。弟子稟遺命。葬之少陵原南。復闢天寶寺於其地。以弟子世傳守焉。

唐玄儼

姓徐氏。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師事富春僧暉出家。證聖元年。以恩制獲度。隸貫懸溜寺。弱冠從光州岸師。稟具戒。時崇福融濟二律師。皆訓徒上京。儼往依之。昇堂入室。蒙其印可。由是名聲重矣。及睿宗受戒於安國。詔充大德。後還江左。偏以四分開導。俄居法華山。敷闡金剛般若。而躡屨檐笠之儔。聽講請戒。雲凝風休。如是幾三十載。不起于座。開元二十四年。詔頒行御所註經於天下。都督河南元彥冲。躬造山中。請儼俯臨郡治。設筵唱演此經大義。以稱上意。初光州岸公嘗夢。神僧謂曰。玄儼誠一世之法器。教之小乘。非所空自爾每以般若命之宣暢。至是果際遇。豈非命歟。未幾內捐衣鉢。外率檀信。裝飾石城。百尺彌勒像。而潤州刺史齊澣。運心極廣。視物惟均。方舟結乘。奉迎儼於丹陽。餘杭吳興等郡。為諸新度受具則化之所被。自廣陵迄于信安。地方千里。滄規沐德。殆且萬人。福緣之盛。乃如此。天寶元載十一月七日示疾。坐終於寺之戒壇院。壽六十八。卜於是月二十。窆之秦望山下。建塔植松。以表其地。萬齊融述文。頌德。茲不錄。

儼凡禮佛名經一百過。設無遮會十筵。著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金剛義疏七卷。講金剛經疏一百過。

唐慧日

生東萊辛氏。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乃慕義淨三藏之為人。於是而遊西域焉。始泛舶三載。徧歷東南海中諸國。達中印土。禮謁聖跡。訪求梵夾。咨稟善知識。十有三載。莫不皆以淨土為真歸。彌陀為良導也。承茲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又涉四載。至北印土健馱羅國。東北大山。盡七日夕斷食。扣頭畢命。誓禱觀音現相。俄而空中紫金色。身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右手摩頂。而告日曰。汝當勸令眾生。念佛誦經。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到彼國已。見佛及我。所得利益。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困甚。聞法強壯。即踰[葱-十+夕]嶺。過流沙凡十有八年

。達于京師。開元七年也。貢佛真容梵夾等。詔賜號慈愍三藏。又著往生淨土集。行世且興渠為五辛之一。而東土之明律者多不能識。或以為蔓薑胡荽阿魏等。乃於淨土集中。具書之。以曉將來云。五辛此土惟四。興渠者訛梵也。華云形具。根如細蔓菁而白。其氣如蒜。日嘗於于闐國見之。餘國亦無有。維時方冬。枝葉已盡。獨留其根。以待食用。日言其根之狀。殊。詳而枝葉則莫之詳也。天寶七年卒。年六十九。塔白鹿原。

唐法慎

生江都之郭氏。稍具知識。即念出家。父母雖愛。不能奪也。既從瑤臺成律師受具戒。旋於太原東塔寺究律藏。言入希微。理參玄要。識者推伏焉。眾請任以綱領職。乃默然東歸。率誦金剛般若經如意輪心呪。化鄉里。諸所設施。莫克盡述。大略皆以隆顯教門。敷弘法席而已。且維揚東南之衝要。朝廷士大夫。所從來往。必脩刺門下。然尤以得見為[怡-台+尉]。以不得見為大辱。故黃門侍郎盧藏用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高人。若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郎中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瑄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侍郎李愷。著作郎綦母潛。名士王昌齡。僉所瞻奉。願同灑掃。

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晨興盥漱。就胡牀跏趺。默觀西方。既嚙而滅於龍興寺之別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領徼。望哭者千族。送葬者萬人其得法上首。曰會稽曇一福建懷一等。樹塔於城西蜀岡之原。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撰文勒碑。大理司直張從申書。趙郡李陽冰篆額。

唐道綽

姓衛氏。并州汾水人。弱齡處俗。爰知恭讓。十四出家。講大涅槃二十四遍。晚稟瓊公禪法。修涉尤謹。久之承鸞法師淨土遺業。乃於石壁谷玄中寺。法師舊治之地。行般舟方等九品十觀。講無量壽經。將二百遍。

綽行道次。有僧於定中見所持數珠。其相量之。大如七寶山。觀西方勝境。繁縟難舉。由是道俗競傳。化旺朔土。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以天年有限。與眾相辭。於是聞者奔赴。增山填谷。咸見鸞法師乘七寶船浮空而至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又見化佛住立空際。天華下散。男女皆以裙裾承得。薄滑可愛。時以蓮華插於乾地。七日不萎。逮綽年躋七秩。容力休盛。齟齒新生。談述雄暢。益勤勸念。綽復躬穿百八木楔子。以貽人。及著淨土論二卷。其所授據。皆天親龍樹慧遠等。故信從之徒。有以麻豆為數量。而積之滿數斛者。綽平居四儀不敢背西。口稱尊號。日期七萬。而沙門道撫。自京之弘福寺逃往依止。綽今年且八十四矣。尚康強無恙。亦其進修之力所感歟。

唐鑒真

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丱之歲。侍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悟。求出家。父奇其志許之。遂依智滿禪師。聽訓誨。長安元年。詔天下度僧。因獲隸寺為息慈。大雲即今之隆興寺也。神龍初。從道岸律師先受菩薩戒。景龍初乃復詣長安實際寺。從荊州恒景律師。登具足戒。觀光兩京。陶冶三藏。閱數稔。言旋淮海。以戒律利物。鬱為一方宗首。開元中。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禮真足而請曰。吾國居大海中。距華夏。以風之逆順。為近遠。而未易以道路計。然佛法於天下。固無彼此之沮。而師範之來。或難之。此三宗之傳。所以猶缺然也。和尚其能輟此方之化。為吾國之行。則善矣。真因感其意。而問曰。昔聞南嶽思禪師生彼為王。興起大教。又聞國相長屋。造千袈裟附舶。施中國名德。且綉偈於衣緣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言之。則誠善地也。吾何為自棄。而不為是行哉。乃募比丘思託等十四人。天寶二年六月。買舟載經律。由楊子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出洋。遇風濤盛壯。舟幾溺。俄見空中。神將介甲而立。風濤尋定。所歷蛇海魚海鳥海之異。而後抵岸達日本。王躬迎導入城。安止大寺中。遽即其寺之盧遮那殿立壇。以為王受菩薩戒。次及夫人王子等。且選本土有德行沙門十人為師。度沙彌澄脩等四百人。教以白羯磨法。國之造寺施田者日至。號大和尚。後無疾辭眾。逝於天平寶寺。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即代宗廣德元年也。壽七十七。

唐惟愨

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上黨潞人。九歲從舅氏之有名稱於釋門者出家。久之辭去遊學。教旨禪宗毗尼之道。靡不探討。年四十。猶宿留京輦。時故相房公融。已捐館舍。其子弟居賜第。一日請齋尚未飯。出經一函曰。此相公在南海時。所譯楞嚴經十卷。今筵中僅十僧。可僧各一卷以結緣。愨坐次當四。得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文婉而理玄。遂誓作疏流通。及歸所住崇福寺。遽畫文殊菩薩像。且誦其名號。十年志益不衰。忽夢文殊乘獅子。入其口。由是下筆若神助。大曆丙子也。及疏就。又夢文殊自口出。成三卷。今盛行于世。

一說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入內得其本。未幾館陶沙門慧震。傳之於愨而流通焉。既而蜀之資中恒沘法師。作義章。號資中疏云。

唐守直

字堅道。姓范氏。錢唐人。齊信安太守理八葉孫。既薙染。遂依蘇之支硎寺圓大師。受具戒。登壇之夕。獨見光長丈餘。久之乃滅。蓋其得戒之相也。後依江陵之真公者三年。乃徧禮天下聖迹。以博所聞見。尋從無畏三藏。受菩薩戒。普寂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論二十過。南山律抄四十過。始願誦華嚴經。即於中夜夢。神人以一珠施之。覺而惘然。如珠在握。旋入五臺山中。攬閱凡二百過。以畢其願。且披大

藏三過。開元二十六年。詔舉高行。因隸貫廬山大林寺。大曆二年。移藉天竺靈隱峯。五年三月。寓止龍興淨土院。謂其徒曰。夫至德之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然彼欲以長繩繫白日者。豈足以同語此哉。以其月之二十九日。告終。壽七十一。臘四十五。建塔以窆。門人皎然如畫為之銘。

唐圓照

姓張氏。京兆藍田人。十歲依西明寺景雲律師。受近圓。乃究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頻敷座席。屢主壇場。開元中。詔參譯務。大曆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照材學優贍。其所編粹製作。多不具述。於教門頗有功緒。在代肅二朝。尤用事。職至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終於別院。壽八十二。臘五十八。

唐辨才

姓李氏。襄陽人。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稍長善記憶。每受經。必以等身為限。事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落髮。隸鄉里之大雲寺。徧遊列郡名山。俄納戒於荊州玉泉寺。久聞京師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頒律師名。即造而請業焉。二師皆推為上首。天寶十四載。上以北方習騎射。嗜殺戮。剛獷之氣。黷武玩兵。宜必以善導柔服之。詔才臨壇度人。以致其教誡。至德初。宰臣杜鴻漸奏。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內教授大德。庶令獫狁之鄉。粗識毗尼之道。仍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復兩京迴鸞。累降璽書褒美。晚年尤留心於頓教大乘。永泰二年。僕固懷恩叛。招誘吐蕃犯邊。才以因果禍福之語曉之。屠殺之慘為戢。大曆三載。詔充章信大德。時府帥虢國常公。與護戎任公。數過從講道。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安坐繩牀而寂。壽五十六。未幾卜窆寺之西北隅。先是邑子石顯。執役于城上。夜聞管絃聲。異香散空中。由是以知才之所往生者。必安養矣。諡曰能覺。襚以紫衣。其恩榮聞于塞外云。

唐慧明

漢太丘長陳寔之後。晉永嘉南渡。曾祖仲文佐命於陳。封丹陽公。祖令雙溪穀熟二縣。考令蘭陵。遂家焉。明則蘭陵產也。卅歲捨父母出家。受具習律。歎曰。自神禹以功有天下。而刑戮滋生。伯成子高棄其諸侯以畊。而況我輩之學空寂者乎。紛紛諍論。一何至於此極哉。乃詣方巖究心法。天寶初。將遊五臺。會淮汴阻兵不果。仍築蘭若三所於宛陵之石門。先是其地苦虎狼之暴。俗尤嗜弋獵。自明以慈悲化攝。皆革心不相傷忤。五年戾止魚陂。時有瑀公。神異僧也。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也。他日與登魚陂之顛。見東南有峰。秀拔可愛。因指以謂瑀公曰。告宿緣在茲。庶幾其可得乎。八年詔天下度人。州將韋南金。舉明高行。黑白狀請。隸州之寧化道場。明辭。改隸佛川。即魚陂所望之峯也。按郡志。地故梁吳筠宅也。昔有於青山之南。斲出古佛二軀。而水隨以騰湧。由是其地得名。旁有吳王古祠。巫以禍福撼閭里。

致血祭。明至泊舟祠下。風雨驟作。林木屋瓦飛折。頃之霽。一偉丈夫。前拜。謁受戒。且請徙道場其地。及道場之徙。偶獲銅盤土中。盤底銘慧明字。建中元年正月十二日。示疾以逝。壽八十四。臘五十一。樹塔於寺之西山。而葬靈輿焉。得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幼平顏真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

唐道遵

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幼事報恩寺興大師出家。年十二。從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始習毗尼開遮之指。後傳天台明靜之宗。於是廣書法華。闢經院。置道場於支硎山。以招徠學者。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既愜真心。願專勝境。相與表聞。詔特署法華道場。由是江東。總建道場。一十七所。皆自遵始。天寶中。方行三昧於靈巖道場。光明燭天。身在光中。莫分彼此。異日以問荊溪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蓋子精志之所致也。又嘗於寺道場中。覺身坐虛空。廓然無礙。識者知為垢盡之相。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所居寺。壽七十一。臘四十六。門人樹塔旌德焉。

唐摩馱都

華言法界。一名悟空。生京兆雲陽車氏。拓跋魏之裔也。天寶九載。罽賓國願內附。遣大首領薩婆達幹。三藏舍利越摩來朝。且請使者巡按。明年詔中使張韜光。偕國信行官僉使四十人西邁。時空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隨使者出安西。十二載。至健陀羅國。罽賓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者於此。及使者歸。報空方以疾篤。留健陀羅國。於是發願。師事舍利越摩出家。肅宗至德二年也。年二十九。受具戒於迦濕彌羅國。文殊矢涅地。為親教師。鄔不羸提。為羯磨阿遮利耶。馱里魏地為教授。於蒙提寺。諷聲聞戒。習根本律。蓋北天之學。皆薩婆多部也。巡禮八塔。咨師舍利越摩。歸覲君親。摩因授空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梵夾。佛牙舍利以別。至骨咄國。小海南岸。地忽搖動。雨雹交作。而霆擊不已。時眾商奔避一大樹下。商主曰。龍神怒如此。眾中或有舍利異寶。可出之海中。毋以為性命害也。空慾以利東夏故。潛乞龍神宥過。終不出。自卯及申始霽。即而請勿提提羸魚。出十力經於丘茲蓮華寺。請尸羅達磨。出十地回向輪經於北庭。貞元五年己巳。至京師。上佛牙舍利經本。詔功德使竇文場。付左神策軍。繕寫進呈。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居章敬寺。返雲陽。二親之墳樹拱矣。

唐道澄

姓梁氏。京兆人。父涉中書舍人。幼使出家。無所顧戀。偶有禪者過之。謂曰。可名道澄。且付以瓶錫儀範之器。號律沙彌。受具後。歷橫肆。習南山鈔。謹持守以進於學。然姿性率略。所處不恆。奉恩莊嚴草堂諸剎。所至安之。尤以護生為務。建

中二年。坐夏雲陽山。一虎忽哮吼入門。澄若有所語者。虎搖尾攝耳去。澄後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可滯一方乎。西域之法。三時分房。俾無貪著。後世易之。哀哉。貞元二年二月八日。上於寺從澄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賚優渥。澄盡以回施二田。五年。上幸澄所居問修心法門。且詔為妃主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賜號大圓。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終。

唐大光

姓唐氏。湖州之安吉人。母梅。感異夢生光。及薙落。誦法華經。三月即能憶持。遊京師。肅宗燕見之熟視之曰。疇昔之夜。朕夢。僧聲演大乘。而口出光明者。茲非其人乎。因賜今名。屬上生辰。召齊于定國寺。館之千福寺。看經道場。遣中官趙溫等。宣諭以送。仍賜墨勅。許隨意住持天下名山。後徙藍田精舍。精舍之僧先夢。天童降謂曰。大光經聲。徹於有頂。功德不可量也。一日忽有臂從天下。撫其心匈。又夢。僧引乳使光吮其湏。自爾神形舒暢。氣貌融裕。久之山行。偶墜窮谷龍泉中。心不迷亂。但發願持多寶塔品十萬徧。俄覺此身躍然而出。如有物捧持之者。龍朔初。詔住資聖寺。寺即趙國公長孫無忌宅也。二年詔為文德皇后追福。七年資聖灾。棟宇器物俱燼。惟諸經卷無所損。事聞。所賜殊渥。百姓亦捐棄財幣盈鉅萬。寺以再成。未幾。疏乞歸省。詔未即允。光隨得疾莫療。欲赴水死。強起跨驢往。驢伏不行。烏羣噪其上。人稍知之。交開諭乃解。復頂戴經卷行道。尋有詔允所請。既歸。構塔於烏程。日持多寶品。以償昔願。永泰元年。浙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為六郡持念之首。且為別立道場。大曆間。魯公顏真卿刺郡。烏程宰則李紳公垂之父也。紳生未暮而疾作。名光脩治佛事而愈。紳小字光。蓋以此。貞元中。紳官於朝。間出刺拜於持經道場。永貞元年十二月既望之夕示滅。壽七十。紳時以相國製文勒碑。噫榮矣。

唐慧琳

本疎勒國人也。冒姓裴氏。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印度聲明。支那訓詁。靡不精究。嘗謂翻梵成華。華簡而梵細。簡則意遺。細則語衍。然而俾其意不至遺。語不至衍。非夫淹該博綜。易足臻爾。於是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以參合之。撰大藏音義。自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成一百卷。置其本於西明大藏。使京邑傳寫。十五年庚子卒。壽八十七。

唐端甫

族趙氏。居天水。世為秦著姓。母張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舍利囊中。使吞之。及媿。見所夢僧。白晝入室。摩其頂曰。教法必賴以大興。言訖訖失所在。甫高穎深目。大頤方口。身六尺五寸。音吐如鍾。始十歲。以沙彌。事崇福寺道悟禪師。十七歲。受具戒為比丘。隸安國寺。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論於安國寺素法師。究涅槃經於福林寺峯法師。既而甫夢。梵僧以琉璃器。滿盛舍利。使吞之曰。

三藏大教。盡納汝腹矣。自是妙智宏辨。囊括川注。而謁文殊於清涼。闡華嚴於太原。其聲聞之美。達于帝聰。德宗朝。出入宮禁。抗論儒道。詔賜紫方袍。歲時錫子異等夷。順宗在春坊。相與臥起。視若兄弟。恩禮特隆厚。憲宗御極。數幸其寺。常承顧問。待之不啻賓友。而甫儀範超邁。辭辯華贍。雖造次應對。未嘗不推致佛乘。而揚摧玄理。由是天子益重其為人焉。乃迎真骨以祈靈。開秘殿以請福。錄左街僧事。凡十年。其闡揚涅槃唯識。課持瑜伽悉地。轉上所施。以崇飾塔廟。務極雕繪。而丈室單牀。惟日誦金剛經。默觀淨二而已。王公輿臺。壹以誠接。然豪門貴族。莫不瞻向。議者以為其有常不輕行。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卒。其年七月六日。茶毗于長樂之南原。獲舍利圓瑩。諡大達。塔號玄秘。壽六十七。臘四十三。弟子僧尼千餘輩。會昌中。相國裴公休頌德樹碑原上。

唐知玄

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曾祖圖南。梓州射洪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夢月入懷而婉。襁褓見佛像僧儀必笑。五歲。祖指花令賦詩。不數步即就。且有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之句。祖吟咏久之。歎曰。吾望汝登高第雪恥。今如此。其志見矣。則終將歸於空門乎。所居鄰寧夷寺。七歲聽法泰法師講涅槃經。忽若有所寤。夜又夢。其寺之殿佛。手為摩頂。因力求出家。不可禁止。年十一。詣唐興四安寺落髮。其師併以大經遠公義疏。辯公圓旨授之。皆習復無遺誤。年十三。升座闡演於大慈寺之普賢閣下。時丞相杜公元穎。方出鎮蜀。聞其名而命之。聽者萬計。率駭服。自是不敢斥其名。而呼之為陳菩薩矣。或傳其前身。蓋漢州三學山知鉉也。嘗講十地經。感地變琉璃云。受具戒於淨眾寺辯貞律師。稟俱舍論於十長山固律師。於是抵三峽。歷荊襄。而駐錫於京輦之資聖寺。獲依安國信法師。究唯識論。旁攻外典百家之言。然以鄉音不類憂之。乃曰課大悲呪象耳山。中夕夢僧易其舌。且能秦語文宗尤加禮重。儒者楊茂先。留意竺墳。慕謝康樂之為人。注釋經義。時就質問。及終。玄獨見其服紫衣。戴碧冠。前拜謝乘空而去。訃至。則知其命子以紫袈裟。碧芙蓉冠斂。且曰。吾非簪裳累。則提瓶挈履。侍玄公久矣。今遽爾奈何。

武宗始猶尚內教。後惑邪說。故群臣莫之諫。嘗以德陽節。會緇黃麟德殿。詔玄獨抗道眾。帝躬發老子。治大國如烹小鮮義。使相問答。玄所對凡數千言。皆謂神仙固山林之事。非帝王所宜行。上大怒。左軍仇士良。內樞楊欽義。惜其才美。密諷貢祝堯詩五章解之。玄即日歸鄉里。既而以巾櫛。遊湘湖間。方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迎止開元寺。屬宣宗龍飛。內樞楊公統左禁軍。以定冊功。請復教。首乞訪玄聲跡。詔居寶應寺。壽昌節講讚。賜紫伽黎。署三教首座。俄詔徙法乾寺玉虛亭。則上於藩邸所造者。大中三年。詔悉興建天下廢寺。至圖玄肖象禁中。以存模楷。八年上章乞還山。廣明二年春。僖宗遠難幸蜀。遣郭遵泰。以璽書詔。赴行在所。仍許肩輿自

隨。上降接勤重。談論頗悅。且欲賜美號。顧問諸學士。學士未及奏。而上遽灑御翰以悟達曰。開示悟入法華之旨。其宜號悟達國師。以表朕意。玄陳讓再三。不允。遂辭疾歸臥九隴舊廬。正月二十七日。見所居之室。悉現微妙勝境。二月七日。忽空中有聲曰。必生淨土。問誰為此聲者。則膺曰。佛也。若菩薩降庭。明珠墮膝。是豈娑婆報盡。而宿昔罪福之感驟至耶。七月中。召弟子慈燈。作遺表。囑後事。以屍施魚鳥。叮嚀告戒。右脇面西而寂。壽七十三。臘五十四。

玄生平謹於持守。而篤於進脩。然其利物之効。尤多著見。駱谷真符縣雍氏者。宅當大潭上。潭有魚。足而齒。異甚。或欲網釣。則興雲霧擁蔽。雍氏日豢之四世矣。玄適抵其地而知之。為授歸戒。出水鼓躍逝去。夜夢雍氏曰。吾已生天矣。

次而導江玉壘山神。益昌北郭龍門神。皆受戒。徵驗見弟子僧徹傳。茲不復錄。塔在今茶隴山祐聖寺。秦蜀間。戶圖事其像。有或圖李商隱執白拂。以侍立者。則商隱亦嘗為之役也。商隱號義山。能辭章。玄居京師興善寺時。商隱居永崇里。嘗苦眼疾。望禱玄。明日玄寄天眼偈三章。疾遂愈。

梁智宣

泉州人。唐之季。佛法尤隆盛。宣方壯。慨經教之流通此方者。尚未盡。且天竺。吾世尊所瑞應地。為其弟子。而未始造詣。是非可愧乎。於是結侶西邁。悉得其所願而歸。開平元年五月。達京師。進辟支佛骨。梵書多羅葉夾經律。會太祖新受唐禪。見宣太悅。禮數勤厚。宣即請譯所進梵夾。然以天下多故。未遑也。

晉光嗣

姓李氏。太原文水人。幼依臺山真容院浩威出家。既納戒遊方。受心法。辨論縱橫。儕輩莫之抗。俄南遊。謁王氏於閩。忠懿王敬之。至兩浙謁錢氏。武肅王尤加敬焉。然二王皆遣使送香茗。而兩浙又以盞盂一萬副。及斂諸州牧宰俸入。泛大舶。至滄州。使歸為文殊供養。時則降龍大師。彈壓臺山諸刹。眾所畏伏。因為依之。眾寡均等。於是其徒致疏。請嗣繼其師主院事。詔補都綱職。總轄臺山諸刹。賜師號超化。十五季。興廢食饑。不可殫紀。天福元年遘疾。九月五日。遂示寂。門人塔舍利。至今存。

晉景超

既持律範。尤事參詢。抵廬峯。有終焉之志。且日誦法華。以自課。俄字禮華嚴法華二經。皆如其數者。至於再。然亦再熱手指以慶。於是舍利出膚體。或得之坐臥遊歷地。極圓瑩可愛。天福中。卒於所住。今其塔尚存。

晉志通

扶風張氏子。家世顯貴。童稚即離俗。唐季擾攘。乃東遊洛下。傳瑜珈教法於縛日囉三藏。天福四年。朝廷遣使吳越。通獲附舟。以攬天台羅浮之勝。而卜所歸趣焉。

。然三藏亦以梵夾。託其流通。時文穆王元瓘。方居帥府。命具威儀樂部。迎以登岸。館於真身塔寺。供施豐腆。未幾。遊赤城華頂。閣錫於智者道場。益脩淨土業。山中舊有招手石。相傳為定光招手。接智者處。峻聳嶄立。薄天半。通再從其上投下。以祈生安養。或救之甦。復去隱於越之法華山。逮將寂。忽白氣盈衍。房地如傅粉者。遂坐逝。闍維覩五色雲。盤結火聚上。且咸聞異香云。

晉道舟

姓管氏。朔方回樂人。髫年出家於龍興寺之孔雀院。檀信依仰。俄能創建永興寺。以致群眾。時韓公洙。方帥靈武。遂辭去。西遁賀蘭山白草谷。精誠之至。感甘泉既枯而復湧。且有靈蛇。遊泳其中。尋而說法導俗。絕食禱雨。刺血畫千手眼大悲像。中和二年。關輔猶擾攘不已。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臂焚之像前。乞加被。以寧謐天下。獲迅雷烈風洪澍之應。若夫左則以救旱。久餓以請雪。皆如願。天福六年二月六日。集門人垂戒畢。遂趺坐以逝。如入禪定。眾因漆紵以事。宋建隆中。奇士郭忠恕。著文頌德。

晉遵誨

姓李氏。譙郡人。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遺己寶珠而娠。方乳哺。善知人喜愠。稍長至佛宇僧舍。必徘徊顧盼。不忍去。年十一。師事亳城開元寺崇謔律主落髮。誦法華經。能覆憶。迨弱冠乃登戒。頃之訪道汴洛。稟法華經義於智潛法師。梁開平二年。首闡所業於相國寺之藥師院。後唐長興二年。以疏鈔訓迪門徒。門徒之升其堂者。餘二十人。晉天福二年。誨習華嚴義。敷揚於五臺。以繼顓大師之武。緇素雲萃。因鐫經於石。列置殿之三面。以垂永久。又以四季。會僧俗二百四十人。使人誦一卷。總成三部。以周一年。如是二十年。不少間曠。復施食以勸鬼神。發菩提心。上聞詔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正月十六日示疾。右脇稱佛名號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一。門人奉遺命。葬于隋河北之寺莊東原。

周道丕

長安貴胄里宗室子也。父從晏。寔昭宗昆季五院之長。母許氏。以無嗣息。嘗躬誦蓮經普門品而妊。及生。秀整可愛。甫周晬。父以王事。沒於霍山軍中。而丕輟乳哺。有戚容。七歲絕葷羶。每遊佛寺。輒忘返。而保壽繼能法師嘗相往來。因白母。從之出家。未幾。昭宗幸石門。而丕九歲爾。及駕回已能偕其師。迎駕如禮。十九歲。徇眾請講金剛般若經。聽者悅服。既而朱晃逼駕。遷洛陽。長安焚蕩。丕獨負其母。東征華陰。會劉道開亂。遂入華山。居巖穴中。穀麥翔湧。斗萬錢。然丕素得嚙氣術。卒賴以濟。而日巡丐以奉母。無小乏。母或問食未。則跪曰。有施主。於戲可謂孝矣。年二十。母命之曰。汝亦知汝父之死所乎。霍山草木長矣。汝能收其遺餘以歸葬。則吾庶幾無憾。於是丕含悲茹苦。即其地。晝夜唄梵。聚羣骸以禱之曰。誠吾父

者。則必動轉以自異。閱數日。果有枯體。躍而出至丕前。起仆再三。丕大慟擗躑良久。乃迎以葬之華陰。先是母夢。從晏尉撫。如平生云。既而曜州牧。婁繼英。招住洛陽福先彌勒院。蓋晉道安。翻經設浴之地也。天祐三年。詔賜紫衣。梁唐之興。皆被寵署。晉天福間。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開運初。升左街僧錄。漢乾祐之季。謝病乞自便。不許。周廣順初。詔充左街僧錄。日下即赴任。仍不許陳讓。時世宗以晉王尹京。議沙汰。以丕職所係。召問可否。丕曰。今天下初定。瘡痍未起。而有所去取。則徒以見其不鎮靜耳。未見所以澄清也。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苟稍動則糜爛矣。故願大王緩其事。以須後舉。幸甚。世宗以為然。議遂寢。丕後每謂其徒曰。上久有志於汝輩。汝輩宜自謹。勿犯也。乞解職歸洛陽。

周顯德二年。詔毀僧寺。且立帳以限僧。然不至於酷甚。則丕之力也。

其年六月八日。示微疾。十日早作。命弟子營粥云。有首楞嚴菩薩相迎。趣令鳴乾稚。俄而化。壽六十七。臘四十七。立石塔葬之龍門廣化寺左。

丕平生脩杜多行。若法華金剛仁王上生經等。皆一字一禮。佛名經則徧禮。未滅之二年。猶禮首楞嚴經。故其瞑目之際。或能致首楞嚴菩薩。則其精進如此。

讚曰。

| | | | |
|------|------|------|------|
| 嗚呼佛日 | 匿影雙林 | 世間長夜 | 穿獲尤深 |
| 康莊大路 | 羣盲曷尋 | 昌運方開 | 聲教東被 |
| 遠取貝書 | 鑽研密指 | 振筆玄關 | 文騰義委 |
| 鈔疏流通 | 侈目華耳 | 長筵婁展 | 高座頻升 |
| 經詮律法 | 講貫傳承 | 盡眾生界 | 燦爛真鐙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四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五

澗東沙門 曇暉 述

戒學

護教科

齊僧鍾

生孫氏。魯人也。年十六為沙門。至壽春。講涅槃成實十地諸經論。遊京師止中興寺。永明初。魏遣李道固來聘。帝以鍾有才辨。詔與道固語。日差午。鍾不食。道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遺法。過中不食。道固曰。無乃為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時以為名對。文惠太子竟陵王。皆執弟子禮。北面師受之。永明七年卒。壽六十。

齊道盛

生朱氏。沛國人。少有才名。善易。為沙門。講涅槃維摩。止湘州。宋明帝詔居建鄴彭城寺。著述交論生死本無源論。謝超宗尤所敬禮。後止天保寺。高帝詔代曇度為僧主。時丹陽尹沈李文。素尚黃老。欲沙汰僧尼。因設會。令陸脩靜與盛論義。辭氣俊發。陸遂屈。沙汰事亦由以寢。永明中卒。壽六十。

東魏曇無最

姓董氏。武安人。深入禪那。堅持律部。玄儒之道。尤所該貫。嘗於邯鄲崇尊寺。擁徒說戒。至布薩日。依位行籌。及計其數。乃餘六十。人少而籌多。私切恠之。既而廉知皆聖賢降集也。後詔住洛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建。棟宇之盛。亘三里。最善華嚴涅槃。弘敷之際。緇素盈席。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讀最所著大乘義章。必彈指唱善。翻為梵文。寄傳大夏。每見則禮之。謂為東土菩薩。

正光初。帝加元服。大赦天下。會釋李二教於殿上齋食訖。帝以佛與老子出世先後。遣侍中劉滕宣詔問。時清通觀道士姜斌對曰。據開天經。以為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以佛為侍者。若是而言。則同時明矣。最因質之曰。老子於周。正當何王而生。復於何年西入。斌曰。老子於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生。簡王四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與崤關令尹喜西入。此固可以考者。最曰。然則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入滅於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計距老子之生。三百四十五年。迄其死。蓋百三十年。懸絕如此。同時之說無乃謬乎。斌曰。此於書奚所據。最曰。據周書異記漢本內傳。斌又曰。孔子中國之聖人也。於事物宜無所不知。於紀載宜無所不及。今求佛之跡。而無所著見。抑豈孔子亦有所未盡歟。最曰。孔子以三備十經致群類。而佛之出處。具中備。仁者管窺。又焉能以識之哉。於是詔中書令元乂斥退姜斌。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開天經。辯驗來歷。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百七十人。奏云。老子止著五千言。餘無所作。臣等

議。道士姜斌罪當惑眾。詔加斌極刑。以三藏法師菩提流支之諫。遂貸死徙馬邑。最後莫知其終。

西魏道臻

姓牛氏。長安城南人。資稟貞諒。操履端僅。非善類。弗與遊處。悉究諸經隱文奧義。講筵宿碩。或有所疑。則從之質問。皆意愜。時中國始分東西魏。朝廷一切草創。冢宰宇文公。日治兵圖戰守。繇役之酷。及林下。佛事僧儀掃地。文帝乃立大中興寺於京師。詔臻充魏國大統。以居之。待以師傅禮。而教戒軌範。次第舉行。自爾大乘陟岵。煥麗相映。壹由德化陶漸所致。卒之日。帝為之廢朝。詔喪費並資天府。仍賜葬地一頃於園南。

齊曇顯

當魏之季。每遊鄴都。苟法會所在。長唱散說。無復聽密理了義。雖驅逐之不去。時人以此奇之。然而儀服疎陋。出處猥濫。頗致慢易。時昭玄統上法師。獨深加存撫。至遺飲食之資。以賞其狂放。天保中。上尊嚮佛乘。梁武皇帝。亦以正信自持。專志釋氏。天監三年。詔廢老子教。道士陸脩靜。不勝其憤。乃與弟子。叛而來歸。散寶玉以啗左右。而上惑其說。即詔沙門道士。以術角勝負。爾時道士。能使衣鉢騰舉。梁柱傾側。若有鬼物者。沙門眩視莫敢動。侍衛竊笑。以道士寔勝。於是脩靜詫曰。神通所以抑挫強侮爾。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遽屈退。事固可見矣。上聞之。詔玄統脩靜親角。玄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我輩出世者哉。茲勢不獲已。顧宜令最下座僧應詔。時顯居末席。且被酒扶掖以前。笑語脩靜等曰。向者所謂現一現二。深有其旨矣。遂翹足而立曰。吾已現一。卿可現二。李眾[目*号]眙。顯曰。向者衣鉢騰舉。亦何足以夸我輩哉。因取稠禪師衣蓋。使祝之。皆自若。復以衣蓋置棟梁上。使祝之。亦無他。李眾相顧失色。乃抗言曰。佛氏自以其教為內教。而以餘教為外教。內小而外大。是彼自知其小矣。尚何論。顯應聲曰。然則天子處內。可以謂之小乎。脩靜輩語塞。上怒。詔道士。悉上三爵臺。効神僊飛昇。否則斬以徇。是日死者。莫之計。其不死者皆從雜染。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不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勒近遠。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出家。顯竟不知所之。

周道安

姓姚氏。馮翊胡城人。早附法門。學無常師。然虛恬靜泊。禪侶推服。後隱於太白山。究研竺典。披尋魯誥。進具之後。尤尚涅槃等經。大智度等論。住大陟岵寺。常以二部談海無替。善文藻。故名卿達士。日盈席。時周始平齊。中外禔福。安道為物宗。每以佛法之尊自任。武帝於安有故。頗敬事之。或過安則席地而坐。安居高座

。自若也。侍衛皆側目。嘗進中食。帝舉筯曰。弟子聞。俗人而僧食於律法宜有罪。師其以罪累我乎。安曰教有權實。律有開遮。王賊惡人。並道供給。貧道據法以擬。非徒然也。帝曰審如是。誠非佛意。且賊與惡人。豈復王之同類哉。即命徹去。

詔徙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南郊文物之備。踰於前朝。道俗聚觀。塞衢術。安獨不出。詔以天子鹵簿之盛。必欲安一見。以詫其榮。安曰陛下方以誠敬事天。不宜使貧道。墮於流俗也。帝聞而歎善久之。

安之同學慧儁者。京兆三原之朱氏子也。平生於書不甚習讀。而富於憶持。雖鴻材碩學。莫之抗。其論辨縱橫。電掣泉涌。一日安講涅槃。儁令章設問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日又問構難精拔。如是三日。僅成一義。及卒。安哭之慟曰。獲與斯人俱。且三十年。其助我者。何可勝數。今已矣。天或者其亦棄我歟。

天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帝御正殿。詔集儒釋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較量三教優劣。以議廢立。是月三十日。復集如前。終莫敢有抗上旨者。四月初。詔天下道俗。皆得極言三教優劣。又詔司隸大夫甄鸞。詳定佛道二教。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經稱三十六部之失。文極該贍。事多抑揚。五月十日。帝以鸞論傷蠹焚之殿廷。安傷誠見之昏。憫物情之蔽。乃作二教論一卷。凡十二篇。文具別集。帝攬之。廢教之議中寢。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詔佛道二教。並行罷黜。安由是削迹消聲。深遁林澤。詔在處搜訪。既至。尉賚優渥。欲寵以祿位。固辭久之卒。

初安之居中興也。迎母以養。每且上食。而後上講。甘旨之奉。必手自治。雖析薪汲水。亦不以役[仁-二+業]隸也謂其人曰。仲尼有言。徒以養而不以敬。至於犬馬能之。此豈孝之至者哉。先佛之擔父棺。亦可以為後世法矣。

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語繁不錄 弟子慧影寶貴。皆趾美敷導。

影著傷學存廢厭脩等三論。貴於開皇末。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沙門彥琮。覆梵本。

周僧勔

未詳氏族。住新州果願寺。宣政間。上惑張寶之[讚-貝+日]。將廢釋。而尚老。且躬受符籙。具巾褐。拜伏齋醮。然其諸經。號三十六部者。皆妄誕無所據。上雖尊事未嘗使人訓校其說。勔以為上姿稟明聖。不過蔽於羣下之欺。致有此失。以貽笑後世。苟知之。則必翻然以寤。而沛然以改。天下不勝大幸。於是著論十有八條。以難道宗。詣闕經進不報。後二教俱廢。逃難莫知所終。

周靜藹

姓鄭氏。滎陽人。少習經史。為書生。諸鄭之魁岸者。咸賞異之。嘗偕其黨遊僧舍。觀地獄圖變相。歎曰。此業報之必然者也。欲免斯酷。其惟般若乎。遂辭二親。

依和禪師於瓦棺寺薙落。年十七。受具戒。俄聽景法師大智度論一闡神悟。世無足以愜其意者。乃擯影嵩岳。究尋論指其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極為用心。徙白鹿山勘正黃老莊慧之說。時東西魏方用兵。關塞之沮。非忘生死者。莫或往來。藹以欲見西竺異僧。直抵咸陽宿留十年。遁居終南山避世峯。以求其志。善類影從。卒成叢社。地素乏水。適見虎跑於前。就以掘之。甘冽霽沸。今之虎跑泉是也。藹每以前之四論。敷導來學。其規模端恪。必取繩牀安坐。四眾致敬。而後披釋令喻。有未喻者。重述勿辭。且自訟曰。予昔以厭法慢法故。生茲末世。不值佛時。況敢小縱汝輩情欲哉。沙門智藏嘗負米造山。見樹之橫枝礙行路。因折去之。藹召而責其損生物。斥不共住。又曇[這-言+(衣-丩)]道安者。玄門之二傑也。亦以教體之爭。求辨於藹。而伏其部決。遂相與跪而請曰。大師解達天監。應出世利生。今獨善其身。韜德泉石。未覩其可。會武帝惑道士張寶衛元嵩之讚。必欲廢滅釋教。建德三年。藹詣闕上疏。諫不聽。尋與門人四十餘輩。入山造寺二七所。以待諸僧之逃逸者。復著三寶集二十卷。弘贊大乘。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詭以他事。使侍者慧宣下山曰。明日當早歸。先是藹別處一巖。幽夔絕人跡。而人亦不敢輒造。明日慧宣歸見。藹骨坐盤石上。肉條縷滿。布其前。腸懸樹枝。如蛇蛻。五藏皆外見。手足頭面筋肉剝盡。心雖已割。而猶以兩掌捧持。獨堅完可愛。略無血。白乳凝漬。草木失顏色。春秋四十有五矣。乃即其地。累石而窆焉。慧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茲併錄其遺偈。以貽永久。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舍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眾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為覆沒。願令眾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眾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百病交涉。又名苦聚。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泰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虛受勤苦。眾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為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聖。號稱法王。此偈得於崖隙石壁間。後題云。初欲以血書。而血忽變白色。私意其魔業致然。遂易之以墨。

隋僧猛

生京兆涇陽段氏。童孺出家。遣緣進業。素負重望。數十年間。即事講說。始魏文帝。遷都長安。詔猛常居寢殿。闡揚般若。一時勳戚。皆味道腴。及周受禪。詔住

天宮寺。敷暢十地。聽眾奔萃。又詔於紫極文昌二殿。往來說法。當是時帝或有所顧問。猛必拔古據今。對奏詳敏。往往稱旨。黃巾之徒。或相構聚。妄加詰難。猛則徐握談塵。一一窮破。上宣政間。將廢釋而存道。猛知不可諫。乃南渡而屏處。焉反建德併廢二教。則猛無復聞於世。大象二年隋祖方龍潛。以大冢宰輔魏。政迫訪至京。令興梵宇。仍詔住大興善寺。即故陟岵寺也。十地之學。於是乎在。隋受禪。遂升國大統三藏法師。且委以弘護佛法。後徙寺於遵善里。而猛則每居雲化。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壽八十二。葬之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化寺。

隋智炫

益州成都徐氏子也。少小出家。入京聽學。閱數年。遂檀能名。嘗使覆講。勢如瓶瀉。眾由是益推服。周建德間。武帝將廢佛法。而存道教。乃於三年五月十六日。會僧道百官於太極殿。使道士張寶。別登高座。而謂眾僧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僊。壽與天地同。畢。風化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陛下。躬御大廷。欲定臧否。請必毋遜。襄城公何妥自付如意。首座少林寺等行禪師。不受如意。怒而起。諸僧止之曰。帝在。那可爾。且應對之才。莫如蜀炫。乃共以如意。強委炫。炫徐昇座。坐定。舉如意謂寶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所起於何時。此教所說。復在何處。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試辨道何時生。佛何時出。寶曰。聖人之出。何有定時。說教亦復無有定處。但此地道教本有。佛法近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言無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終。寶曰道人毋浪語。所以汝輩得至今日者。蓋以前王無識者爾。今日聖帝。盡須殺却。

帝惡其躁暴。而理且屈。詔舍人擿使下座。帝自昇座曰。佛法有三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尼多造罪過。好行姪姝。佛在世時。眾已不和。遞相攻伐。此眾不淨三也。主法眾。既俱不淨。朕意欲必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三不淨事。朕將存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曰。苟能解此三難。真足為好人矣。炫應聲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柰何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過於此。案天尊處。紫微宮常侍五百童女。則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教中設醮。必須鹿脯百盤。清酒十斛。則教之不淨。甚於三種淨肉。道士之過。如姜斌輩。歷代有之。則又甚於眾僧矣。且僧自犯罪。而遽除佛法。假如至尊亨國。嚴設科條。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空大寶之位哉。大寶既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豈得以眾僧犯罪而廢。炫風裁抑揚。音吐朗潤。上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上曰。三皇經何嘗有此語

。炫曰陛下自不見爾。非經無此語也。今陛下。廢佛存道。正如國家廢嫡立庶。上色變。因下座。入內。眾竦然皆曰語過於譏上。事有不可測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又何懼。寧可早亡。遊於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哉。眾壯其言。十七日味爽。詔併廢二教。仍有詔褒美。且許反服為婚姻。以共政。炫即偕同學三人。奔齊。及周破齊。上趣使人求訪炫。帝弟越王尤與炫善。私念以為上急欲得炫者。將重加責。以快昔憾也。詭鞭之成創。囚服以待命。且先為謁帝曰。臣已杖之六十矣。帝愁然曰。大丈夫何遽辱以杖箠。間者求之而急。特恐懷慚。以至死亡。吾豈有他意。遇之加厚。久之帝崩。隋祖以大冢宰秉政。崇尚教法。炫在京師。寵渥莫之並。既而西還鄉里。居孝愛寺。蜀王秀未之知也。未幾。長史周宣明上計。詔問炫法師起居狀。宣明驚謝不知。上曰天下名僧也。汝猶不知。則汝之於蜀可知矣。後隱三學山卒。壽百二歲。

隋慧遠

姓李。燉煌人。後徙居上黨之高都。幼失所怙。其季父善提誘。三歲即知出家。七歲就鄉塾。功能力倍恒兒。年十三。澤州東山古賢寺僧思禪師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剪[髻/米]。年十六。遣從闍黎湛律師。往鄴學大小經論。俄從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黎。光師十大弟子為證戒。以進具時論榮之。

卒究四分律於大隱律師。出滅諍捷度文句。今行世。復專師上統。七年。設席受徒。令譽載道。尋歸鄉里之清化寺。眾樂之。率金帛為興會。承光二年。春齊亡。周武帝廢教。遠偕諸大德。並赴行在所。詔曰朕受天命。撫育萬民。三教不同。難以施化。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故須存立。其餘二教免罷。有異議者。請悉心以聞。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默然無復對。但相顧失色而已。詔頻趣之。於是遠進曰。佛法之入中國。生民賴以脩善去惡。陛下恃勢力。而破滅之。其無乃已甚。且陛下奉天。奉天而行。天奉佛而行。陛下如此。寧不畏天乎。不畏天則不畏地獄。地獄諸苦。吾知陛下之不能辭矣。帝大怒。瞪視遠曰。朕欲治安百姓爾焉。恤其他。遂引退。上統衍法師。執遠手泣而謝曰。子曾不懼鼎鑊刀鋸之酷。而于天子之威。誠護法之切如是。遠曰當時急。亦豈復[尸@((既-无)-日+口)]*頁]身命哉。因遁居汲之西山訖三年。誦法華維摩滿千遍。以祈復教。

大象二年帝有疾。詔東西兩京。立陟岵寺。處菩薩僧。就少林寺長講。仍詔近遠諸德安置。隋氏革命。遠率舊齒。翱翔洛邑。開皇初。詔授沙門都。辭不允。五年澤州刺史千金公。請開導迎與俱。七年春。過定州。道上黨。留以開夏講。尋被詔。偕六大德入都。住大興善寺。勞問殷勤。供養隆倍。頃之詔別築靜影寺於天門之南。大街之右。而遷居焉。雖堂宇未成。而海內之士麇至。日夕陶冶。必於成器。盈七百餘人。其擔簞負笈。相繼而趨者。尚未已也。十二年詔知翻譯。是年卒于淨影寺。壽七

十。帝聞哀慟。歎曰國喪二寶奈何。蓋大儒李德林。亦以是月卒云。遠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九圍。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慈悲及物。在清化時畜一鵝。常隨鍾鼓。集輪下。若聽講狀。遠入關。鵝棲宿廊廡。晝夜鳴號不已。眾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門放之。即騰翔呼叫入房。若素所識者。自爾其狀。不異清化。而獨於布薩無所與。如是六載後忽不肯入堂。

又澤州所寓寺柱座足一時俱陷。始遠以勞苦。致心痛疾。至是食減形羸。久之因用林慮山中禪者。數息之法。對治。良驗。由是一夏習定。殊覺靜樂。嘗遇僧稠而問焉。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耳。若善調攝。堪為觀行。故遠每於講次遇定宗。未嘗不讚美。以勉學者。著地持疏五卷。十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室等疏。並以四言成句勒卷。又著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聚。蓋教法義法染淨雜也。方著地持疏夢登須彌絕頂周覽。但見海水。而紫金色像。在寶樹下。北首而臥。蒙冒塵埃。遠敬禮已。而拂之以衣。頓覺光淨。又著涅槃疏畢。未敢即出。夢手塑七佛八菩薩像。還自續飾。像復次第起行。後一像續飾將終。旁有一人。索筆代成之。此皆其議論。足以利益世間相也。於戲偉矣。

隋普濟

雍之北山互人。出家之初。即儀軌圓禪。師習定業。然常誦華嚴。以自程課。武帝廢教。乃復發願。脩普賢行。使大法再興。如果所願。當捨身供養。生賢首國。由是棲遲太白山中。飲澗啖草。以度時。開皇弘闡佛乘。濟欣慶彌厲。思酬所願。因投炭谷之西崖以殞。近遠奔赴。增巖填谷。為建白塔於高峯焉。

隋法充

九江畢氏子也。常誦法華大品二經。餘力繕脩寺宇。不妄遊履。晚居廬山之化城寺。日業禪定。每戒其徒曰。女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必不可聽其入寺也。其徒以基業事重。不能從。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律儀乎。誓粉身骨。用嚴淨土。遂於香爐峯上。自投而下。俄覺首轉向上。足蹈虛空。飄然至地。不損一毛。即山半之深谷中也。眾初莫知所在。後或聞有語聲者。四顧險峭。無行路。就視之。則充趺坐。誦經自若。眾感動迎還。為斷女人。如所誨焉。更六年乃卒。時蓋開皇之季云。

隋慧重

姓郭氏。雍州人。生而勇悍。靡所怯憚。凡世有所謂魔魅妖怪之地。必勇往而破除之。亦足以見其持戒之力。履道之志也。仁壽間。詔置塔於泰山之岱嶽寺。閱四年。又置塔于隆州之禪寂寺。其放光雨華舍利等瑞。具別傳。

隋慧覺

其先太原晉陽孫氏。江右喪亂。徙居丹陽之秣陵。方覺之娠也。時誌公適至。謂其家當出神童。俄而覺生。八歲入道。即依興皇朗法師學。既而歎曰。是豈足以澄神入慧哉。嘗聞攝山泉石佳勝。誠息心之地也。乃摳衣往從慧布法師。請開大智度論。以澹服幽微。陳晉安王伯恭。刺史湘州。併要一眾。南遊弘化。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禮。左衛將軍傅綽。通內外學。平居慎許可。每見覺則心形俱肅。談論為傾倒。隨平江表下令。一州惟留二寺。餘從屏廢。覺聞懼焉。於是百舍扣闔。天聽斯允。煬帝在蕃邸。出鎮淮甸。復賜書。請住慧日寺。及正位青宮。令旨使知江都寶臺經藏事。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感疾於路。三月二十二日。至泗州宿預縣卒。春秋五十三。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于江陽縣之茱萸里。其碑則祕書詔誥舍人虞世南製序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製銘。門人智果立。

隋靜端

一名慧端。年十四從僧寶禪師。受心法。後復依曇相禪師。參證。則所獲益以加妙。及周而廢教之禍起。端則徧斂經像。埋匿深僻地。至隋發之諸圖廟。皆賴其用。端謙損儉退。無所競名稱。操行為時敬慕。漢王諒師事之。上與後宮。皆稟歸戒。嘗留宿禁中。端獨引去。不奉詔。所賜牙席檀龕。諸珍玩物。至今以懸之屋梁云。仁壽間詔葬舍利於豫州。白光宛轉。為五彩流溢。函石鐫銘。當皇帝字變金色。事具別傳。煬帝嗣曆。立大禪定寺於京師。詔選海內名德居之。以追嚴大行冥福。而端寔首領綱任。眾咸肅然。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寺。春秋六十有四。

隋大志

會稽山陰顧氏子。幼依天台智者顛禪師。出家。形神灑落。超然物表。禪師以其志之大也。因以名焉。專務禪誦。徧參哲匠。開皇十年。遊廬山住峯頂寺。日課法華不怠。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以業頭陀。間絕糧粒。無餒色。每捨軀命。以悲濟豺虎。而豺虎輒避去不傷。如是七載。所守彌厲。晚住山之福林寺。大業之變。教法陵遲。乃服衰經。慟哭佛堂中。三日夜。或慰喻之。則曰。予以緣報。所值如此。要當走扣天闕。以申明之耳。遂走京師表請。隆尚三寶。且願然一臂以謝。詔可。仍集七眾。設大齋。以贊其成。志則不食三日。升高座。燒鐵烙肉使裂。又烙其骨。悉令焦黑。於是布纏蠟灌。而煙焰發焉。光映巖谷。觀者皆不自安。而志方唱經偈。歎佛德為眾說法。言笑如常。時及臂。盡火滅。下座。趺坐入定。七日而卒。春秋四十有三。

性善詞章。嘗撰誓願文。七十餘紙。行世。讀者興起。

隋彥琮

趙郡柏人。李氏子。世衣冠。性姿強記。十歲禮信都邊法師出家。名道江聽十地論。十二歲誦法華經於巖嵒山。頃之遊鄴都。歷諸講席。仍反鄉寺。開無量壽經。時郡

佐太原王邵尤敬仰焉。齊武平初。入晉陽。會文宣西幸。承其譽。詔講仁王經於宣德殿。帝及太后六宮。文武寮寮咸會。侍中高元海掖江昇座。國統僧都接待。徒眾二百皆英髦。江神氣談吐堅朗。剖析無底滯。帝驚異以為希有。時年纔十四。年十六丁父憂。且進具戒。戒本萬言。次日晡皆暗誦。周武黜釋尚老。江始更前名。縱髮變服。以大易老莊。陪奉廷論。而帝之所著道書。無上秘要者。亦與力焉。宣帝尤嘉。賞。屢授官弗就。朝士王邵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交善。號文外玄友。大像二年。稍為諸賢談般若。大定九年。同沙門曇延等。得請依舊雜染。於是隋文帝方位冢宰。而琮年二十又五矣。二月十三日。帝受周禪。建元開皇。詔講筵四時。相繼勿怠。沐道者萬計。著內典文會集。釐正沙門唱導法。三年帝幸道壇。見老子化胡畫像恠之。詔沙門道士對誥。且詔蘇威楊素何妥張寶等詳定。時琮亦與焉。道士伏其妄。作辨教論二十五條。援據切實。詔贊譯新至梵夾。駕東巡。詔扈從。時煬帝在晉邸。出總河北。旋途并部上謁。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秦王俊鎮太原。居其宅。一夕夢。人身金色三丈。授玻璃酒椀曰。可飲爾。辭以律所遮不敢。至是見王所事像如之。

十二季。詔住大興善寺。掌翻譯。每設大齋。琮為宣導。曲盡衷誠。帝[厂@((既-无)-日+口))*頁]之感動。住晉王日嚴寺。日閱大品法華楞伽維摩攝論十地等。仁壽初。送舍利葬并州開義寺。末年又葬復州龍蓋寺。瑞應莫殫紀。作舍利瑞圖經。國家祥瑞錄。大業二年。東都新治。沙門詣闕賀。詔特留敘舊。詔處洛陽上林翻經館林邑平。獲經五百六十四甲。一千三百五十餘部。多梨樹葉崑崙書者。詔送館。琮披攬。而編錄之為五卷。又分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也。必用隋言譯。則當成二千二百餘卷云。共裴矩脩天竺記。前後譯經。凡二十三部。一百許卷。素患虛。冷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發痢卒于館。年五十四。喪歸柏人葬。

隋[彰-章+青]淵

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世累冠蓋。出家年十三。逮周禍之作。慨佛日之淪匿。乃挾日自誓。無毀戒足。隋室隆尚正法。即再剏染。而慧業仍舊。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便講。眾莫不歎伏。然其軀身範物。詎殫詳敘。嘗依靈裕法師於東夏。門人以其慧率侵易之。獨裕公異其器宇。引與之語。果穎拔。大加賞識。曰誠吾徒也。遂燕寢與俱。入關屏迹終南山至相寺。及裕被詔入朝。每暇則過淵譚笑欣暢。且以其上所施予。為淵移寺路。知風水者善之。

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以疾卒于所居寺。壽六十八。前卒之十日。忽平生所持瓦盞。無故破為五片。淵謂人曰。鉢吾命也。今如此。五陰散矣。又方屬續。鍾撞之嘶。破不成聲。弟子法琳。建塔立銘。

隋靖玄

姓趙氏。天水人也。七歲為郡學諸生。隋初受老子法。俄悉謝去。專志經部。而頻昇高座。允迪玄徒。稟具已後。聲聞益播。然以秦涼習俗澆薄。欲釐正之。以永慧命。詔從焉。即頒進脩之法。下河右使依用。元德太子。尤加欽挹。降令召至。仍俾大興善道場。盛弘講會。時粲法師在座謂曰。西土自道朗至今爾其接軫矣。會文帝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居之。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玄姿性慈恕。遺言必棄骸林野。於是其鄉里慧嚴遵行之。旋收舍利。構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冀州沙門明則。文以銘之。用旌厥德。

明則始猶未有聲譽。及製覺觀寺碑。[仁-二+業]射楊素見而奇焉。且奏住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入館知綴緝。薛道衡曰。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隋未卒。有文集行世。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五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六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戒學

護教科(二)

唐智詵

字慧成姓徐氏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生長西蜀。徧遊律肆。以周武之禍。乃東入關。隱于終南太白之間。形影相弔。有隋光啟正法。招徠碩德。率先於長安弘闡毗尼。聽眾填擁。後以請戒者。誼擾日甚。乃辭入龍居山寺。以自燕息。蜀王秀。出為益州總管。意欲鎮靜坤維。廓清井絡因先與詵書。使導己志於民。且以邀詵。於是詵答之。其略曰。辱使至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析秋毫。貧道宅身幽谷。四十餘載。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攘臂而歸故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有息肩之望。劔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

秀得報焚香作禮。以示軍中曰。人物之歸。律師力也。詵自爾還蜀。住法聚寺。道俗殊崇向。嘗設大齋。炫法師在座。詵捉筯問之曰。此處護淨否。炫曰初還函遽。不護淨也。詵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何致噉此洋銅哉。時眾數千俱散去。其嚴憚若此。僧道恢者性勇暴。遙見輒走匿。或曰卿於他人。未嘗有畏者。而何獨畏詵律師耶曰渠佛法中王。何得不畏。曰以卿膂力。自可敵渠百數十耳。復奚畏曰今吾望見之。則已百脉俱沈。四肢不舉。尚敢言敵。

武德元年十月一日。無疾而逝。壽八十。

唐普曠

俗姓樊氏。扶風人。七歲依上圓禪師出家。為沙彌。居山餌柏。一十五載。日夕看誦勤至。進具後。行頭陀法。乞食人間。栖林宿塚。二十餘載。後遊聚落講席。聽其議論。即升高座以講。皆新奇穎拔。而聽者莫不悅服。方周武龍潛。每抗河辨。嘗居樊川。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其人止之。又從索耳。則慧之無難色。周建德間。將廢二教。關中五眾不安。曠躬詣帝廷陳諫。弗聽。退而遂混俗焉。帝置通道觀。以存李宗。仍養學士三百人於內。選佛道奇材充之。曠以義理精通。任居學正。項之罷。復擢任岐山從事。氈裘紗帽。鬢垂帽外。帽繫頰下。以為常。公事判斷如流。稍繁劇。竟去曰。我本道人。誰能堪此。隋祖相周。先立菩薩僧百二十人。其相不刈剪。而冠服如俗禮。並訪求前日之有聲者。為之。曠寔當其一焉。俄悉仍舊。居興善寺一日道士。共移通道觀鍾於玄都觀曰已得旨矣。曠率其屬。爭之曰。我學正也。宜得鍾。道士相觀散去。煬帝在御。詔居禪定寺。大業末。詔任僧綱。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命捨身。不須塋壟。弟子拾萃餘骸。塔于終南龍池峯。

唐曇選

姓崔。高陽人。天恣瓌瑋。不偶時俗。通經惟務大義而已。不以文句瑣屑為學。然尤邃於涅槃。晚居并部之興國寺。每眾集。必推坐端。訓問之間。辭辨宏放。嬰其鋒輒推挫。時人以豹選。目人揚諒之亂。賊以興國寺為甲坊。以武德寺為食坊。及揚素以官軍入城賊皆就擒。且責問諸僧。為賊巢穴狀。僧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蓋謂鎮守者。有以激變之也。於是素怒曰。初激變時。且有幾僧諫王而被殺者。所云王力嚴切。不亦誣乎。此其情皆同反。可依軍法行事。時選出眾對曰。比者不軌之民。動于天紀。皆由慈悲之化。陵遲至此。誠僧等之罪。公幸見教。豈敢逃責。素乃悅。因悉屏退僧眾。而獨留選論議。迫莫始罷去。餘僧亦無所問。大業之季。兵饑荐臻。分衛莫足給。興國倉廩雖富。客僧尤為闔守者拒絕。選念以為此滅法徵。每操杖逐闔者。而進客於堂。日盈座。子弟以卑少。噤莫敢語。久之眾約。獨許選納。客餘不得為例。後置大鎗房中。日以所受於常住。與諸乞丐。而得者併為饘粥手斟酌。列坐羣餓。而賦之惟均。迄歲稔罔怠。眾賴以活。

國初沙門智滿。有重名。居義興新寺。聽學去來。餘三百人。規制嚴整。一日選竟造寺庭詰曰。卿等飽食暖衣。政復何所進脩。而風聲洋溢。其無乃罔冒歟。且吾徒之所行。必據經誥。今茲所據。寔何經。曰方等經懺。曰試為我讀之。纔閱首卷曰。此經有四卷。可使四人一時讀也。沙門道綽從旁曰一時讀。則聽者或至昏亂。曰吾聽豈同汝聽耶。於是四卷一時讀。讀未竟遽止之曰。陀羅尼力。有如此者。又曰。流俗矯詐。蠹蝕佛法。汝能知所憑藉則庶幾。

武德八年。閉門養痾。益自省。問候者充牣廡宇。選尸臥。引衣舒足曰。吾茲定生何處乎。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安養國。彼佛願重。欲往生者。無不攝受。選咄之曰。為身求樂吾非汝儔。綽曰審若爾則無生耶。曰無生則無所不生。遂掩息。壽九十五。

唐法通

龍泉石樓人。地屬隰州。羣山險隘。夔僻見圖謀。多幽僧介士居之。風俗尤薄惡。遊僧或有道於其間者。以不知所嚮而問。其人則遭灰面之辱。通時雖未出家。每厭苦之。開皇末。舉室從釋。謂人曰。吾今乃得脫桎械。辭鉗[金*犬]矣。抵州委二男二女并妻於僧尼寺。己以弟子。禮事通化寺明法師。自爾道風所被。盡汾晉。莫不推慕。村邑聚落。月建齋會。且則餅餌相饋遺以解齋。高門大第。直造堂奧無擁滯。主人迎笑。如舊知識。此其習俗至今。

嘗值縣令於甲野間。問通何僧。曰山客。令命拘繫以聽。通即絕粒。遶獄行道。是夕狐鳴令聽事。尊幼寢寐不能安。且欲縱之。通不肯曰。我方以為樂。雖縱我焉適哉。且不食行道自若。狐夕鳴益甚。又明日父老相與譬解。乃引去。

又暮投宿一村舍。犬嚙脛。血濡踵。犬尋震死。傳者異焉。

唐法藏

潁川潁陰荀氏子也。三歲喪父。十歲喪母。孤獨子遺。無所依賴。周天和二季。藏生二十二歲矣。上適於二月八日。度僧以祈福。藏因薙落。四年皇子生。詔選名德於醴泉宮。藏復與其數。時武帝在春坊。趨至殿下。以鮮卑語。問眾僧。眾僧不時對。藏獨進以鮮卑語答所問。廷臣皆喜。詔謂道人身小而膽大。乃敢答太子語如此。仍賜錢獎諭。由是恩眷優渥。

建德二年。徙居終南之紫蓋山。三年正月八日。偶得杏實七枚於絕頂。食之甘美。然地僻天寒。卒不知所從來云。未幾。而廢教之禍起。唯藏山居。獨若無與。如是八年。每念下山。以身徇法。大象元年九月。扣關將謁帝。吏訶止之。武侯府上大夫柘王猛。次大夫乙婁謙。詰所自。及朋侶施主姓名。藏辭曰。貧道以山林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紫蓋山陛下之畿甸。若是則朋侶施主。皆陛下也。尚何他問哉。猛等以聞。詔曰朕欲以菩薩儀相治化。此僧既近自紫蓋山來。其今長鬚髮。著衣冠。為陟岵寺主。詔內史沛國公宇文譚。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以為非先制不奉詔。十月復謁于城東。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事。且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匡諫。遂致先帝。毀聖典。冶靈像。其酷甚於秦之焚書坑儒。上怒。詔即殺之。沛公為營救。上少解。因問沛公曰。道人怖否。進曰。道人愚戇。不知忌諱。身觸刑憲。安能無怖。上愁然變色曰。此固佛經所謂護鷲比丘也。昔聞其事。今見其人。是又可殺乎。宜原之。賜菩薩衣冠。主陟岵寺如前詔。藏遽引辭。願自便。詔御史鮑宏。聽藏於萬年長安藍田整屋鄠杜五縣。遊行。以俟尋訪。大象二季五月二十五日。愍文帝以冢宰。作興教法。六月藏下山。復從薙落。施法服一具。雜彩十五段。青州棗一石。還山。七月又承命下山。議化事。十五日詔景陵公。偕藏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衣以歸。獨留藏宿相府。

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隋受周禪。改元開皇十五日。詔追前度諸僧。於大興善寺行道。二年詔內史舍人趙偉。命所司。月給藏伏苓棗杏蘇油柴炭等料物。以為恒。十四年。自請罷所給料物。武侯將軍素和業。捐宅構寺。以奉藏。右僕射蘇威。并建寺之大殿尊像。藏齋萬僧。以落之。於是舍人裴矩。宣詔曰。藏禪師落髮僧首。且躬設大齋。弘法之盛其孰可等。今所住寺。可名法濟。久之慈及畜類。鵝知時旋遶佛座。狗過中不食。煬帝居晉邸。其少子夭殂。寓瘞于藏寺。將出鎮淮海。手書銘。以勒之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予子。有逝無留。永為法種。長依梵唄。因以靈壽杖。施藏曰。每策此時。幸相憶也。藏曰。王以愛子。留寄法門眷焉。其情能復忘乎。是猶杖之於藏也。王不能忘。藏其敢忘哉。十六年。上幸齊州不豫。諸王貴人。造觀音像。為上祝禧。詔迎置法濟寺供養。仁壽元年。上造等身釋

迦六驅。詔如前迎置。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嚴薦功德。必委藏營治。大業之季。詔易九宮為寺。以藏補充太平宮寺上座。貞觀初。淮安王首隆敬慕。俄而王薨。藏亦云逝。三年葬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為銘辭。刻之貞石。

唐明瞻

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操行。年踰志學。已復淹貫經史。郡舉充賦。不從命。尋依飛龍山應覺寺。落髮聽大論於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輪下。會廢法。乃遁之東郡山谷間。及隋受禪。詔住相之法藏。寺開皇三年。詔翻譯。仍徙居大興善寺。頃之眾舉知寺任。大業二年。僧有以愚戇。犯朝憲者。有司以聞。時上方盛陳軍旅。將郊見。怒曰。條制久煩。義須致敬。今諸僧皆前竚。無復禮貌何也。於是黃老士女。莫不匍匐羅拜。而僧則自若。瞻因出眾對曰。陛下必欲尊教。則固法服不合敬俗。詔曰。若以法服不敬俗。宋武奚為行之。曰。彼無道之君。又豈可以上並聖明哉。帝連問者五。且使舍人徧語之。終不拜。帝顧左右。錄抗辨者名。明日瞻詣闕陳謝。帝夷然。即詔二禪定寺。各饌合京僧眾。嚙以束帛。後謂宰臣曰。今天下為大法而不畏生死者。僅一僧。蓋指瞻也。詔住禪定眾。因舉充知事上座。總攝寺務。入國朝仍舊。貞觀初。詔對內殿賜食。食畢。從容備陳慈悲之理。上大悅。詔斷屠殺。每歲以三月六日皆蔬素。凡昔日征討行陣之處。必置佛寺。以憑濟度。如同州昭雲。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治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照覺。七寺之剏。寔自瞻發之。瞻則罄衣孟之資。歲饌千僧。併書大乘經論施學者。以報母恩。俄徙太乙山智炬寺。則其齒已邁矣。益以衰憊。須醫療。乃歸興善。就藥物。尋盛設共養。延請京城大德辭訣。玄齡房公如晦杜公。以歸檀幣山積。明日返智炬。坐念淨土。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頃之又曰。二大菩薩亦至。吾於經中所說觀門。悉有成就。所未成就者。餘四門耳。今既具見。一何快哉。遂奄爾而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壽七十。奉命闡維。反火滅。骸骨栓索全具。惟頂上曄曄有紫光。遽瘞于巖下。

唐慧乘

彭城劉氏子。其先出漢裔。祖欣。梁直前將軍琅邪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負重名。陳任廣陵大僧正。善成實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即師事強。服膺講席。十六白強。聽智嚼法師成實論。於楊都之莊嚴寺。時有陳方繼梁統。而武帝尤崇尚教門。屢閱仁王。盛張齋席。乘因獲對御論義。辭辨絕出倫輩。上為睠眄。四月八日。上又於寺義集。乘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法師。舊居開泰。後入祇洹。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為二諦出佛果外。乘質曰。為法師出開泰。為開泰出法師。曰。如鴛鴦不栖園廁。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曰。鳩翅羅鳥。不宿枯樹。曰。大海不宿死屍。嚼時在座歎曰。勍敵也。其鋒難當。就上前。脫所著天柱納伽黎賞之。由是聲譽益起。桂陽王。毛尚書。江[仁-二+業]射。等並伸敬慕。

隋初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乘奉教旨遷住仍蒙待以家僧之禮邀與入朝遇淨影慧遠於講次。談論若傾注。遠驚歎曰。何物吳僧如此。世豈復有愈於此者乎。蓋未嘗相識。而覩見之也。歸慧日。益縱材辨。寺之宿碩。咸屈伏。王聞之喜。賞帛百縑。隋高祖。將巡岱宗。駐蹕伊洛。詔遣江南關東大德。登殿豎義。乘應詔。答者靡抗。上嗟異。隋開皇十七年。出所積。以金玉裝飾香臺一具。施維揚永福寺。隋大業六年。詔諸郡。別選三大德於東都四方館。闡仁王經。仍詔乘充大講主。連三晝夜不臥。駕幸張掖從之。詔為高昌王麴氏。開金光明。麴以髮布地。籍乘陞座。

八年上幸東都。京師造七層木塔二。薦皇考妣也。因詔乘持舍利以葬。俄而公卿士庶。列樹勝幢。三十餘所。自興善寺。迎佛靈骨。至禪定寺。乘演仁王經十二年。詔寫龜茲國旃檀像於東都。以賜郡國。武德四年。國家初定天下。詔謂凡經亂地。僧之是非。難以分別。議於州縣。可置一寺。寺留三十僧。以示寬恩。其餘壹從汰去。上以洛陽天下之都會。固非他處所得比擬。然而雖有偽鄭之變。猶許二百餘僧。住同華寺況乘嘗被污。而上素所欽嚮。亦莫之問。詔住勝光寺。寺寔秦國功德也。八年駕幸國學。行釋奠禮。先是堂列三座。擬敘三宗。而儒傑釋雄。李之儁偉。皆雲合霧擁。以快觀聽。制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其令老先之孔次之。釋又次之。時乘受眾所推挹。已陞座。聞制不覺失色。今上方在秦邸。位居百僚上。直視乘曰。但敷帝德。餘無所慮。乘乃唱曰。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所由。必宗佛聖。今將敘大致。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於是自皇儲已下。皆降席跪聽。乘則前贊帝德。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上加歎美。頃之制問曰。昨有道士潘誕奏。以為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翻無上大道。以此言之。道大佛小。亦可知矣。乘對制。其略曰。聃生於周末佛出於周初。計其世。則二十許王。論其年則三百餘載。豈有昭王時佛。退求敬王時道乎。向者道士李仲卿。所敘之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之老聃也。三皇無聃。五帝無聃。而所謂道者。未嘗無也。自關尹請著書。竇后命興學。然後聃之道。始行世。而道非獨指聃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夫陰陽且不可測其所生。而又奚能生佛哉。車胤云。在己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曰。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論衡曰。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非必其人之霞服金冠玉珪朱履。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治玉京之中。而獨名大道者也。貞觀三年。乘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晝夜六時。行懺悔法以報聖上待遇之恩。四年十月二十日。終於所住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等。奉遺命。闡維於南山之谷口。斂餘燼。塔於勝光。沙門法琳制碑文。

惟乘。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嬰寵[(厂@((既-无)-日+口))*頁]。履接綸音。外則王公卿士。內則妃后嬪姬。皆稟戒香。共申師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徧。

璋其族屬之猶子也。善唄讚。職充都講。

唐寶瓊

生於益州綿竹之馬氏。小年出家。清貞儉素。兩日必讀大品一過。及遷居福壽寺。乃率諸邑。共結義社。每社三十人。月營齋誦大品。人各一卷。如此殆盈千社。始其地不奉佛法。獨奉五斗米道。凡隸其下者。名之道民。一日大作道會。邀瓊甚勤至。瓊往輒坐。曾莫禮。僉以為天尊當拜。瓊謂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吾法天尚弗禮。況於老君乎。茲吾不當禮而禮。必貽公等羞。眾請不已。遂致一拜。即像與座皆搖動。再拜像仆而座敗矣。眾驚懼。請受歸戒。縣令高達知所贊佐。更延僧闡法。貞觀八年終。

唐僧鳳

姓蕭氏。梁諸王孫。父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以鳳夙有令譽。姿非世俗所堪。隋開皇初。僧粲法師。名重海寓。乃委心請道。事以師傅之禮。粲察其精爽。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疏八勢之位。鳳領略無遺。

會煬帝御極。文物一盛。大業間。駐蹕南郊。詔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條格久頒。柰何抗禮哉。於是老氏之徒皆拜。唯佛氏僧尼。相視無拜者。時沙門明瞻。先答詔不聽。頻詔催拜。鳳方主崇敬寺。位次殊下。不得已而進。奏其所以弗敬之理。授據莫不確實。竟罷。

隋獻后崩。禪定斯構。辟入道場講解。貞觀中。中書舍人杜正倫奏。住普集寺。尋更右遷定水寺上座。頃之岐州西山龍宮寺迎請。其寺北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幽情。即不辭而往赴。及疾猶能起開法華。以示最後言別之益。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寺。春秋七十七。塔全身于陳倉縣之北原。弟子法位樹銘。左[仁-二+業]射燕國公張頌文。

唐慧淨

生常山真定之房氏。從父徽遠。隋國子博士。淨年十四出家。日記八千餘言。聽大智度雜心婆沙等論。及他經部。隋開皇末。戾止帝城。嘉聲遠播。學徒欽屬。

大業初。嘗至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道俗於智藏寺論義。且欲令道士先升座。時吾釋雖殷。莫敢言其非者。淨出眾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疑。何者。蓋寶主有常禮。其猶冠履之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先道士乎。明府教義有敘。請毋墜彝倫。令曰。旨哉幾誤。遂先僧。道士于永通。令所重者。使六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淨申釋。且曰。法師必須

辭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又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不犯平頭。則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履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為稽疑。於是通遂茫然無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關延敵。焉得息鼓偃旗。便爾敗績。[(厂@((既-无)-日+口))*頁]謂令曰。明府既焉道助。何以救之。令亦赧然。爾後雖屢進援。皆應機摧挫。

武德初。神堯皇帝幸延興寺法會。三府官僚咸集。時清禪法師。立破空義。相府記室王敬業。奏詔淨對論。問曰。未審破空。空復何破。答以空破空。非以有破。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為病。還以有除。

貞觀二年。梵夾新至。詔所司選名德翻譯。淨當筆受。出大莊嚴論等。撰疏三十卷。波頗三藏曰。此非東方菩薩耶。

十三年。高宗居東宮。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令與道士蔡晃抗論。晃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華。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於是啟東宮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豈謂形體有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為畜。國子祭酒孔穎達。從旁進曰。佛家無淨。法師何以構斯。淨啟東宮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淨亦無諍也。于時東宮。語穎達曰。君既勦說。真為道黨。淨復啟曰。淨聞君子不黨。其如祭酒亦黨何。東宮怡然而笑曰。不圖法樂之至於斯。俄而東宮下令。請主普光寺。仍知本寺上座事。箋辭不許。

淨材瞻學富。既弘經論。兼綴編章。雜心玄文三十卷。俱舍疏三十餘卷。金剛般若釋文。太常博士褚亮為之序。法華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孟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英華詩集十卷。吳王咨議劉孝孫為序。其餘著述。不盡錄。十九年更崇翻譯。詔下已謝病矣。時方六十有八。後莫悉所終。

唐慧璣

姓吳氏。揚州江都人。七歲依榮法師出家。每從榮遊履。未嘗敢離。侍立夜深。輒席地臥榮牀下。聽採攝論。即能講說。時輩大加嗟賞。仁壽中。榮被詔入住禪定。攜璣俱。及受具。專精律部。稟涉遵首二師闡演。各二十餘徧。故於攝論律部。尤造微達奧。人以為寄大乘而弘行範。有未易以企及者。大業之季。四郊多壘。司竹羣盜鼓行而前。莫之與抗。禪定諸宿。以璣智謀勇力可任。乃於昆池一莊。設樓櫓防擬。一旦盜大至。旌旗亘十里。璣因盡屏戰具。備治餽饈。躬詣營中。延致兇黨。使飽噉酣飲乃已。盜相謂曰。此健道人何可負也。僅取其牛十頭而去。行至中道。復以還璣。貞觀初。任雲華寺上座。未幾。徵為普光寺綱維。八年冬卒。壽五十餘。若夫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又皆璣之同學也。慕義相朋。多淪物故。悲夫。

唐智實

姓邵氏。雍州萬年人。兒時恢詭超異。與羣童戲。發言必涉佛乘。眉間白毫。可長數寸。光映頰頰。十一歲出家。住大總持寺。聽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等義。皆領其微奧。武德四年。初平王世充。上居秦邸。教旨遠召。慧乘道宗辯相大法師。并京邑諸德二十餘人。法集弘義宮。實年十三。處末座。上令對論。而言辭清卓。驚施前聞。餘無敢繼響者。上及諸王歎曰。此小師俊烈。異日必能紹隆三寶矣。沙門吉藏謂之曰。子有瑞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且死。不及見耳。

七年突厥犯幽州。京師戒嚴。僧法雅者。蚤以佞媚。幸于高祖。高祖予之妻妾。而奴畜之。至是請擇京寺之僧驍悍者千人。別為一軍。使己將之以禦敵。實年二十一。察知雅之舉事。誠懷異圖。禍敗之來。為大法累。乃致書于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憫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含識。何起善星之悖見。鼓調達之惡風。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聲揚於後世。豈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斯頑見。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盃。早出伽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臭。則朝廷息於譏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噎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毋終自蔽。幸悉此言。

雅得書逾怒。科督餼糧器械益急。剋日將發。實宣言於眾曰。雅將構逆。壞大法輪。誠為魔事。因大哭。千僧同時俱哭。聲震原野。聞者悲之。實遂前擊雅數拳。雅走匿。遽以事聞。詔付法推劾。實無懼色。後以僕射蕭瑀奏。釋其罪。放令還俗。其千僧亦停罷。各復所住寺。

貞觀元年。詔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實懼雅猶濫清眾。致書於杜公曰。沈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之年。叨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積善因於曩世。受福果於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鷲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願以支

提淨院。恒為宰殺之坊。精舍禪林。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悔興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懷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以來。如是之僧。未之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歎使王道惟清。法界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華扶疎。茂實嘉聲。震於邦國。寧能忍斯邪佞。仍捧盃於祇桓。棄我貞廉。絕遊蹤於塔廟。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陞高懸。登對何日。惟公監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深籠。濟涸鱗於窮轍。輕爾于陳。但增悚懼。倫以聞。詔曰。智實曩以暴悖得罪先帝。自還俗以來。而戒行弗虧。守道愈篤。其令出家如故。雅後竟以狂捐誅。

十一年。駕幸洛。詔以道士女道士。凡齋供行立之地。悉處僧尼之上。實聞之。因與大德法常。進表諫。其略曰。國家以本系出自柱史。故推尊祖之心。以尊其教。然不知今之道士。乃三張之流。寔非老子之裔也。若使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真偽混淆。有損國化。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于前。伏冀天慈。曲垂聽覽。

上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詔曰。明詔久行。不伏者賜杖。遂各杖之放還。尋遁跡於渭陽之三原。信慕之士。日雲擁。未幾。感氣疾垂亟。命弟子四人。舁其牀。歸所住大總持寺訣別曰。實以虛薄。妄廁僧儔。脩短有命。夫復何恨。但以教法下衰。人根淺劣。用以慨然。比夢阿私陀仙見語云。自爾生生常得出家。想非徒言也。頃之乃瞑。即二年之正月也。壽三十有八。葬南郊僧墓中。

沙門普應。姿性明爽。有材略。通涅槃攝論。方傳奕肆讒毀。羣僧坐視。莫之用力。應乃入太史局。召奕對論。凡所問。奕不能答。但云。禿丁妖語。誰復敘接。應曰。自古聖賢崇尚。而卿獨侮慢。非妖孽而何。退而著破邪論二卷。背負籋篠。詣朝堂經進。且贖治藁本。委之翰館郎署。使達上聽。以售其說。苟遇奕。則牽挽遮邀。折以正理。奕素無學。至是輒杜口而已。

其師法行。尤剛斷。房居日常自課不少怠。見廢塔壞祠。必加緝理。武德初。所在諸刹。尤未復行開接待。以濟往來者。老幼歸美焉。並隸大總持寺。故茲得以附見云。

唐法琳

姓陳氏。襄陽人也。其先居潁川。世業儒。琳尤俊爽。少出家。遊楚郢。隱青溪山中。所學益進。肆口而說。肆筆而書。其文采皆粲然。駭觀聽。尋以孔李二教。與吾釋為三。而孔固世間人倫之教。然李尚清虛。豈其跡不滯於世間哉。是必有奇章秘法。非外人所得而窺者。吾將求以盡見之。於是縱髮戴冠。稍入其類。隋義寧初。仍獲隸籍宮觀。素善莊老。每談演。道士率悅服。自爾悉以其疇昔所藏禁文。託之是正。張偽葛妄。無所避匿。而在我者。得以攻矣。武德初。再薙染。住京師濟法寺。先是道士傅奕。竊反俗。為太史令。以舊習深忌佛法。四年條具佛法。無益國家者。十

一事。以奏。上聽之。詔集京師大德問。琳答詔。以為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西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常分。雖形乏養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祐霑幽顯。豈局小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輩。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奕所奏。有司未及施行。又多寫表狀。流布近遠。使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沮而無勢。于時道俗有明達者。皆作文檄以非奕。而上終以先入為主。卒莫之聽也。琳因著破邪論。文多不錄。論出。上稍寤。奕所奏且寢。東宮庶子虞世南。愛之為之序。奕愈不愜。復與其黨。造論以斥佛聖。薰蕕既雜。或者疑焉。琳為著辨正論八卷。潁川陳子良注釋之。其序曰。昔宣尼人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跡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之與也。良有以矣。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憫其盲瞽。遂著斯論云。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俊爭驚。莫不葉墮柯摧。雲消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爾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啟所未聞。為之注解。

貞觀初。上於南山。以大和宮舊邸。置龍田寺。琳愛其靜僻。即居之。眾舉知寺任。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出入東宮。間摘琳論中語。風太子曰。此於皇宗。有所誹謗。太子以為然。轉以聞上。上怒。詔沙汰僧尼。其餘在者。宜依遺教經脩行。否則亦從汰去。仍逮琳推勘。琳自詣公廷。就縲紲。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故不相體悉。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隲于瀆之喻。琳答曰。武王大聖。周公大賢。與夫管蔡。皆兄弟至親。或許祭以天子禮樂。或以車七乘。放之有鄰。此無它。善惡之報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方今天下一家。其誰非親。老子曰。吾師西竺古皇先生。又曰吾師善入泥洹。綿綿若存。然則佛固老子之師矣。劉李之徒。無所知識。既師老子。又妄述以謗老子之師。世莫能知。故著論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所言。並據史籍。非敢於國家。有所論議。如是辨對。二十餘番。辭未嘗屈。

詔又問曰。辨正論信毀交報篇。以為念觀音者。臨刃無傷。汝當自試。可至誠念之。七日之後。吾將刑汝。若念觀音果驗者。政亦無傷。若無驗者。則欺妄之罪。必不汝貸。七日後詔問曰。有所念否。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毒流四海。陛下以慈悲力。救護群生。苟非勢至垂機。即是觀音降迹。故琳於七日以來。不念其他。惟念陛下。詔遣治書御史韋悰問。昨詔念觀音。如何却念朕邪。琳曰。以陛下之德之大。與觀音等。念陛下者。所以念觀音也。且琳所著論。特欲曉人心地耳。陛下過聽。而加之罪。雖重刑之。於琳之心不損一毛。上稍寤。詔減死。徙之益部。行至百牢關。以疾卒于菩提寺。壽六十九。

沙門慧序。雍之武功人。善攝論。後以接待結眾緣。琳之至百牢。序撫循之。備盡恩意。及死。猶枕其膝。哭泣踊躅。如親戚。營葬東山之巔。樹白塔。勒銘志之。

道士秦世英。旋為御史韋悰所彈。死大理獄。

琳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

唐慧滿

雍州長安梁氏。父粲。隋海豐等州刺史。尤慕佛乘。滿七歲。志辭俗。粲每獎譽之。會有詔。許民出家。粲方為海州。遂俾滿薙落。時仙法師名動京輦。以材學。居大興善寺。粲及解印綬歸。使滿受業為弟子。仙又攜以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大業初。徙住大禪定。既進具。依智首律師。習毗尼。善威儀。結界登壇。身先眾侶。咨考疑義。世尤推其詳審。貞觀三年。嘗講羯磨法於鄜城魏兵曹家。忽火燎草室。燄得風熾甚。滿索水噴之而滅。識者以為其戒德使然。七年詔。偕諸大德。住新寺。未幾。詔充弘濟寺上座。其規制之嚴。至今有可畏伏者。集仙寺尼。鑄老子真人像。私自供養。召黃巾輩。慶會堂上。併比丘齋。滿呵止之。集僧行擯罰。仍以像改佛相。入太原寺。證果寺尼慧尚。僥倖出入宮禁中。先是神堯皇帝升遐。朝廷議。以尚所住寺。設靈位。尚謾以比丘寺應命曰。即己所住者。比丘率莫誰何。滿集京邑三綱大德。二百餘人。行擯云。自佛法流行。未有尼眾。以官勢力。奪比丘所居寺者。宜出眾不共住。若四眾。敢與尚等往來。及諸法事。與言論者。同此擯。於是尚大懼。訴東宮求解。有令遣詹事杜正言。集比丘僧解擯。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慧滿據法申理。今則違理附情。規模亂矣。即捉坐具退。而僧之留者。遽從解議。滿聞之歎曰。黨善者寡。柰何。後尚屢謝過。終不顧。

駕幸洛陽。天子以國姓故。俾扈從道士。先釋氏行。非例也。滿集僧二百。各脫袈裟。置頂上。進表諫。

晚以浴僧。析生安養。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遘微疾。悉出所畜長物。屬三寶。加趺坐繩牀上。別寺眾。問答之頃。精神不昧。俄而氣上屬口。乃逝。壽五十四。闍維於終南龍池寺側。舌獨不燼。雖益薪煉之經宿。色愈鮮赤。併葬之山中。其平生。講

律三十餘過。著四分疏二十卷。京師淨住寺沙門慧昇為銘頌。見別錄。

唐道積

出河東安邑相里氏。其居家名子材。年二十。遇洪湛律師。乃為刳落。而遁迹雙巖。以求其志。復研心學於法朗禪師。影不出山者。三閱寒暑。既而歎曰。幽證固難。聖教須究。開皇十三年。就遠行寺普興法師。稟涅槃。十八年。造京師寶昌寺明及法師。咨十地論。又依辨才智凝法師。習攝大乘論。仁壽三年。聽採地持於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四年七月。楊諒反。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鄉里。弘闡涅槃攝論諸部。齒隣知命。則偏事地持。曰是戒勗之極。心法之要也。故德資阜白。道洽朱藍。然於尼眾。獨不引顧。每謂其徒曰。女誠戒垢。聖典所訶。佛度出家。減損正法。聞名尚爾。汗心。面對豈云無染。且教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則其潔己高蹈之風。可想見矣。

先是沙門寶澄。當隋之初。於普救寺。創營百尺彌勒大像。始舉事。澄遽告逝。耆艾請積繼之。僅十稔而雕妝之工畢。道俗相與慶賀。初積既受請。夜夢。崖旁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不絕。寤而念曰。師子以表法流無畏。明珠以表財施無窮。吾事其成乎。即命圖其夢。張之像前。寺處蒲坂之陽。尤為一方形勝。像又殊特。誠古今天下之偉觀。而積弊衣蔬食。勦志劬形。以成就之。可謂勤矣。故僕射裴玄真。刺史杜楚容。皆餽香致敬。贈衣求法。

隋之季。河東通守堯君素。議沙門守城。以禦外敵。令曰。敢諫者斬。積奮曰。吾輩抗迹塵外。而世欲以卒伍辱之。可哉。於是偕道慈神素進曰。公亦聞人有不畏死者乎。夫死而有益。雖死無畏。弟恐無益而徒死爾。且昔者漢高尊四皓。而天下安。文侯重干木。而魏國治。今道人務德義。疎利名。其於四皓干木。亦庶幾矣。而尊重之禮。不見得於公。願將拘繫。以從軍役。則公之去漢高文侯遠甚。而識者有以窺公也。公其圖之。君素以積心氣之壯。釋不問。後君素竟為郡人薛宗所害。

積以貞觀十年九月十日。終於所住。初積將終。曾無所苦。告門人曰。吾今年七十五。其死必矣。門人曰。師纔六十九耳。誠能七十五。則猶有六年在。何遽辭耶。積曰。死生數也。數豈實法哉。亦假乎語言名字而已。吾昔日隸籍之時。刺史增吾六年。自今計之。則吾壽當盡。不三日果卒。

唐法常

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之河北。子孫因占籍焉。少業儒。性厭煩雜。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祝髮。即學涅槃。而隨以講說。聽者歎異。延嘗三摩其頂曰。子當住持佛法矣。年二十二。攝論初興。常以師門。多守舊章。鮮獲奇致。於是歷遊秦齊趙魏。盡覈成實毗曇華嚴地論之旨。積勞五年。而後出疏於上京以決群疑。隋齊王暕。以時望。召昇高座。自是儔侶四臻。敷唱相續。大業間。詔居禪定道場。陶

治尤盛。

國朝遐邇晏清。化風騰播。貞觀譯經。資以證義。且詔常知翻譯任。普光寺成。詔居之。未幾。詔為皇太子。授菩薩戒。九年詔為中宮戒師。兼補空觀寺上座。新羅王金慈藏。棄位入道。航海求見。從受菩薩戒以歸。十四年。僧有誤陷憲網者。有司以聞。詔集京寺諸德於玄武門。普加責讓。於是常上殿奏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嚴奉律科。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不勝愧恥。遂引涅槃付囑之語。上然之。因詔宥大理獄囚。又賜食而退。後以上惑於姓所自來。詔李位釋上。屢疏爭之。不聽。俄發疾。終於所住寺。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壽七十九。七月二日。葬南郊高陽之原。弟子德遜等立碑。宗正卿李伯藥製文。惟常慈忍進脩。每感禎瑞。神王冠服皆素。擁部從旋繞。堂壁所畫樂天。一時起舞。觀音菩薩。身相瑰琦。佩服纓絡。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良久而滅。普賢菩薩。從東方來。去地五六丈。光奪曙彩。是豈可誕妄哉。吁異矣。

唐慧立

本名子立。今名蓋高宗所易也。姓趙氏。天水人。其先有以仕宦。徙新平者。因復為豳人。世負位望。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季子也。生而岐嶷不羣。志學之年出家。隸鄉里昭仁寺。時貞觀三年也。久之詔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又補西明寺都維那。後受太原寺主。皆領其寺任。及高宗。尤愛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辭辯雲飛。材思泉湧。兼以直氣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承詔。與黃冠抗論。上每歎其氣局之美。嘗撰慈恩三藏玄奘法師傳。屬藁未就而卒。廣福寺沙門彥悰。續成十卷。以上之。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以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其妄。且譏其淺陋。不量涯分。太常博士柳宣聞之。謂譯館大德曰。立誠今日釋門禦侮之季路。識者以為然。

唐義褒

出常州晉陵薛氏。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華嚴大品。明即興皇朗公嗣也。曠法師居縉雲山永安寺。辭往從之。曠當陳朝盛集。已稱宿匠。故其三經四論。江表推讓。而褒竭誠探討。且三十餘年。後徙金華法幢寺。弘道摩訶。會慈恩寺玄奘法師。申請後聘。有司以其名聞。詔入京師。奘師每興談論。歎其該博。而詆斥晚生。以為耽迷名體。莫知玄照。於是就慈恩頓開十徧。然後門位諸公。信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之不誣也。且謂論固釋經。經難論易。悼流俗之相反。故在座。朝唱聖經。暮明賢論。

顯慶三年冬。既零無雪。內設道場祈禱。詔褒與東明觀道士李榮論義。榮先立本際義。褒問曰。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邪。答曰。互得。問如是則道本於際。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耶。答亦通。又問。若使道將本際互得以

通。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問。若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不能報。因謔曰。汝既喚我作先生。汝便是我弟子。褒曰。芻蕘嘲謔。塵黷天聽。然雖無言不訓。顧禮何如。我佛弟子。由來師佛。汝稱先生。則先天地生。其師道祖。尚有何說。榮忸怩下座。詔褒立義。即立大智度義。李徒妄加難詰。摧若拉朽。天子欣然。既而諸寺交請。開法華淨名。中百經論。莫不允諾。龍朔元年。隨駕上東都。頻入宮禁論義。每於淨土闡揚。久之邁疾。卒于淨土。壽五十一。詔送柩反金華舊住。

唐威秀

史未詳鄉里氏族。博達善辭章。尤勇於義。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詔僧道。於君親。自今皆當致拜如禮。其時二宗。莫知計之所出。秀乃援引晉宋典故。及本朝事蹟。所未嘗行。然後按據經論。言所以不可之理。明白洞達。切於事情。以表進於上。即詔百官。於中臺集議。謂不宜拜者。五百三十九人。宜拜者。三百五十四人。六月詔。不拜君。以全其節。在親則拜如前指。尋亦廢。秀之抗表。寔是月之二十一日也。繼時諸僧於蓬萊宮。欲再進表申請。聞中臺方集議。遂止。乃各投啟狀於所與往來勳貴。以求其營護而已。時宣律師。亦上雍州牧沛王啟。榮國太夫人啟等。則皆秀唱之也。微秀。先佛之制斯隳矣。

唐明導

姓姚氏。本居吳興。其先有官歛者。因家焉。幼不群。隋季喪亂。遂失怙恃。出家。專務戒檢。貞觀初。詔僧能以善化民者。長吏簡拔以聞。時導方隸業陳州。有司遽以應詔。而意殊不樂也。乃歎曰。區區以名貫拘滯一方。是豈弘濟之道哉。俄訪爍礪二師。餐稟玄奧。覆述縱達。義侶莫不推挹焉。善斷決。諸寺有憾結。輒詣導求直。導則一言判釋之。使皆愜伏去。龍朔二年。詔住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詔有司備儀仗。奉迎洛州所鑄老子像。安置邙山宮。於是長吏韓孝威。欲因此以役僧尼。盡勒部屬。二十二縣菴寺。聽期會。導出眾。謂孝威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今見使令。義同困辱。既無別勅。不敢奉命。孝威怒曰。道人拒國命耶。遽斥阜隸。捫導袈裟。導曰。袈裟勅度服。非勅不敢妄自脫去。是猶非勅不敢送道像也。無勅而使送道像。又妄脫袈裟。則拒國命者。其誰歟。孝威怒揮導令出。導獨挺身立。僧尼群往從之。聚擁庭下不散。孝威曰。道人反耶。時六曹皆在。導即呼以語之曰。長吏召集僧尼唱反。此則長吏反爾。僧尼未嘗反。誣枉如此。要當訴之御史。乃一時崩奔以出。孝威大懼。降階折節謝罪乃止。時朝廷將簡試度僧。大集諸德議。詔太官賜齋食進。日過中矣。眾競取以噉。導曰。諸大德並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律制。現法滅緣。可憐哉。眾咸慚愧。導因索水清漱悲慨。欲遂取滅。道俗苦勸。而後旋以餅餌饋之。其不食已一月。今年六十餘。尚無恙。

唐法冲

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祖考歷仕魏齊。而冲則充產也。幼俊穎。傲岸時俗。弱冠已與僕射房玄齡相善。玄齡嘗謂之曰。丈夫於少壯時。位不登五品者。便宜棄去祿位。以優逸自處。冲年二十四歲。任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至居處迫迮之文。遂發心出家。聽講涅槃三十餘過。復聽安州曷法師講大品三論稜伽。於是入武都山。以平日所得於文字語言者。而躬行之。年三十。遊冀州。貞觀初。詔私度者處死。時僧避難嶧陽山中。資給窘乏。冲誓不顧身。即鬻落。走州縣。告急守宰曰。但施糧餉。終獲福祐。諸守宰嘉其烈亮。而周濟之。乃兩分其僧。各置米十斛許。其一四十餘人而食之。經年米嘗不減。其一五六十人食。僅兩日。米已告竭。冲曰。無足怪者。蓋所學有大小。所脩有勤墮。則所感宜不同如此。久之避難而至者。日以增益。復值雨潦。莫之歸宿。山有大巖。虎狼所棲託也。冲竟造。而告語使去。果去不旋踵。當是時。冲雖身營眾務。仍依哲匠。探討華嚴。如常時。及難釋。再往安州曷法師。已入滅矣。

道士蔡于晃。方以閑習內外典籍自負。而吾徒之往來者。過相輔贊。一日道俗盛集。俾于晃陞座。開佛經。冲以其外道。而力沮之。識者謂冲識。末世護法菩薩。俄以稜伽奧義久廢。所在求訪。無恤夷險。始慧可禪師。以達磨之傳。南天竺一乘宗旨。盛習此經。故其後裔。如曷法師者。尤加勗勵。冲即依稟。屢蒙擊節。自爾闡演三十餘過。後學賴以啟悟者。殆莫殫紀今敘師承。使將來有所考據云。達磨禪師出慧可慧。育二師。育師受道。不務言說。可師出粲師。慧師。盛師。那老師。端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已上並講演。無著述)。又出善老師(鈔四卷)。豐師(疏五卷)。明師(疏五卷)。胡明師(疏五卷)。遠承可師者。有大聰師(疏五卷)。道蔭師(鈔四卷)。冲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師(疏四卷)。尚德律師(出入稜伽疏十卷)。曠法師。弘智師(召住京師西明。身亡法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並傳鐙揚化)。冲公。專以稜伽命家。前後敷弘。殆二百過。當其說時。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誘。莫不曲當。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見之言說。則已羸矣。況在帀上者乎。是謂羸中之羸。事難一向。作疏五卷。題為私記。以示不敢公於天下也。

然冲周行東川。不任官賞。頻有度次。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詔兗州度人。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與公賞。而獨以玩弄泉石。撫接遺逸為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招之。冲題書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公屢招不赴。惟以弘法自任。席筵甫展。冠蓋鼎來。中書杜正倫。親廁下陳。共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老大德。答曰。兗州老小僧也。問何為遠至。答聞此間知一乘者少。故欲以一乘教網。漉信地魚龍耳。潤曰。斯則大心開士也。偶行至大興善寺。萬年

令鄭欽泰。於寺打人。冲止之曰。公勿於此打人。欽泰曰。打人罪。我自當。冲曰。罪不自當使誰當耶。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為國祈福哉。欽泰禮謝。

又三藏玄奘。不許人講舊所翻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噫何可及哉。僕射于志寧謂。冲寔法界頭陀僧。未易以名實拘也。其言得之。

顯慶間。還充。至今麟德。年七十九。後不知所終。

唐法明

荊楚江陵人也。學兼內外。辯慧尤雄。肆然而能以戒範自持。神龍初。遊京師。會詔僧道。定化胡成佛經真偽。時上御內殿。百官皆侍立。方諸大德。與黃冠抗論。紛譁不已。明忽出眾語曰。老子漢人也。胡蕃國也。土地不同。則言音亦異。當其化胡成佛之際。為作漢音耶。作蕃音耶。苟以漢音。則蕃國有所不解。以蕃音。則此經之至。宜須翻譯。然未審此經是何朝代。何年月。何等三藏翻譯之耶。道士噫默無以對。

九月十四日。詔天下。悉毀棄其本。無復存。仍仰所在官吏。嚴加禁治。且刻明語於洛之白馬寺。以示將來。

於是制曰。朕叨居寶位。再安宗社。展明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者。仰當處官吏。科違制罪。其化胡經。累朝明詔禁斷。近聞在外頗復流行。自今後。其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從除削。若有私蓄者。準制科罪。

俄而洛京大恒觀主桓道彥。上表論執。上批答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寔專。矧夫二姓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幾之暇。略尋二教之文。至於老君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總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言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經非老君所製。毀之則寧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

唐利涉

西域人。婆羅門種姓也。蚤年結侶。捋遊震旦。會玄奘三藏。方東反。遇諸金梭嶺。而獲師事焉。遂為奘門高弟。宏放冲達。中宗尤器重之。朝野士貴。莫不願交。開元中。講華嚴於安國寺。四眾奔擁。無容膝地。檀施雲委。而伎求者頗側目。

時有大理評事總校韋打。上言。釋道二教。蠹政久矣。臣乞與較所學。若果優長。則國家存之。何不可者。詔三教各選百人。集內殿辨論。定其勝負。於是玎先陞高座。唱所問難。道士葉靜能。沙門思明。皆屈挫。涉次陞座。辭指注射。往復數百千轉。而端緒條暢。彼常不足。而此常有餘。旁觀為之駭汗。涉乃從容問玎曰。子先陞座。豈非主耶。然則主人何姓。以儒則姓孔。以道則姓李。以佛則姓釋。如是則子其姓孔矣。玎曰。姓韋。涉即於座長哦曰。我之佛法是無為。何故今朝得有韋。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待衛百僚。聞之悚然。上因憶韋后事。遽變色曰。玎是庶人族。輒敢輕蔑祖教。凌[車*闔]釋門哉。玎懼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族屬。上怒終不解。詔貶象州。賜涉號明教大師。助錢帛。造明教寺以彰其能。後以小罪。謫居漢東。徙南陽龍興寺。慧忠國師以山野進見。涉識之曰。汝將來當以道德。為天子模範。勉之。非吾輩敢比也。且遺之衣物。其藻監類此。著立法幢論一卷行世。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為作傳成十卷。則其美言懿行之富。可知。

唐神悟

字通性。李氏。其先居隴西。晉南度。為長水人。世儒素。悟幼而材穎。然有惡疾。莫治療。開元中。溪光律師教之理事二懺悔法。因爇一指。以致精恪。感瑞光如月。於菩薩像前。天寶四年。始披緇受具足戒。八年。舉異行。獲隸名茲山。山即石圪山也。地當勞勞之東。晚節結宇幽僻。每置法華道場。九旬脩觀佛三昧。嘗語門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孰非性者。久之猛獸馴於禪榻。祥雲垂於法堂。一夕有神人。謂悟曰。弟子隋之新城侯曹世安也。職典斯地。今師至止。願以永奉行道。言訖而隱。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從容問及三教優劣。悟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朽壤滋華。乾池映月。比釋教。其遼哉邈矣。如是誦唱再四。華益唯唯。不知首之累肯也。

十年春稍寢疾。仍加跏坐而逝。壽六十三。臘二十六。闍維收舍利。五百餘粒。珠明玉潤可愛。門人湛一圓一。樹塔以葬。

唐乘如

未詳其氏族鄉里。精研律部。尤能力行不怠。代宗朝。與翻譯。兼應奉兩街臨壇度人之任。當是時。凡僧寺皆隸有司。故五眾身亡。衣資什具。悉入官庫。正同籍沒。殊非律指。於是如上言。乞加釐革。大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今後亡僧物。隨以入僧。仍班告中書省牒天下遵行者。積弊頓除。如之力於教門多矣。終於西明安國二寺上座。平生盛著述。圓照編集為三卷。行世。

唐法真

長慶中上銳意佛事。真承詔入內殿。祇奉四年。赴禁中道場。上御法席。顧問三寶功德。真進對詳盡。辨給援據。出入粲然。上大悅。

真因奏云。開壇受戒。久廢不舉。蓋自兩河用兵已來。雖僧之未全法者。亦皆老朽。惟陛下哀憐。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可始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兩街功德使。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男童女童等經。男童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女童一百紙者。即與度。詔可。

唐常達

字文舉。姓顧氏。世居海隅。蚤歲自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刹。納戒之餘。專講南山律鈔。兼治涅槃圓音法華止觀。涉獵陰符老莊之書。模勒二王之筆蹟。後參禪指。頗臻其妙。會武宗惑邪說。廢大教。歎曰。我生不辰。有如此者。由是山棲野處。以適其變。宣宗時。佛法荐興。伽藍蘭若。往往脩舉。視鄉里尤甚焉。則達疇昔之化然也。太守韋曙加敬慕。咸通十二年。合郡四眾。請紹教戒。而達則嘯傲坳牧。不入城府。動經數載。雖貴士單事詣門。莫得而見。工詩章。喜唱和。用元和體。著青山履道謠。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方臥疾。因絕食七日而逝。壽七十四。臘五十一。門人會清等。奉柩殯于寺東南三百步。既三年。就墳建塔焉。潁川陳言撰銘。

讚曰。

| | | | |
|------|------|------|------|
| 法無二致 | 所處而尊 | 苟非其類 | 惡足槩論 |
| 孔氏李氏 | 東國素敦 | 釋氏西屆 | 顧獨騰騫 |
| 以故紛紜 | 相率廷辯 | 諸公乃能 | 據經援典 |
| 摧邪黜妄 | 俾靡有爭 | 道德是治 | 仁義是行 |
| 慈悲之化 | 導利群生 | 超然三界 | 疇足抗衡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六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七

澗東沙門 曇暉 述

忍辱學

佛之法。誠未易以進脩也。然而欲以進脩者。則必攝其念。於事物之可好可惡。可喜可懼。可憎可慕。可憐可怒。而不動。則外之為辱者遣矣。持其志。於情欲之能驕能逸。能蔽能惑。能慢能昵。能矜能愎。而不生。則內之為忍者得矣。辱以念攝。忍以志持。內無所出。以撓其身。外無所入。以撓其心。佛法之進脩易矣。攝念持志二科。寔學忍辱者之指歸。系之其下。尤宜哉。

攝念科

晉帛遠

字法祖。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文章知名。州縣辟皆不就。遠才俊絕人。既出家。日誦幾萬言。方等經論。世間墳典。研味貫穿。皆知其要。嘗譯唯達弟子本五部僧等三經。造精舍於長安講解。稟受其義者。常千人。河間王顥鎮關中。敬仰以為師友。每宿西府講道時。俊乂畢集。能言之士。多下之。

遠以方事爭戰。欲遁去。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載與俱。輔以遠有盛名。欲縫掖之。以為己僚佐。遠不答。輔由是怨之。有管蕃者。論議嘗屈於遠。以是讒毀。無所不至。遠至泝。謂弟子曰。更數日。我對當至。便分長物作別。翌日詣輔。語忤其意。收付史。一眾驚問。遠曰此宿負。非今事也。乃呼佛發願。盡此報已。當為輔善知識。無使其受殺人之罪。遂遭鞭而死。輔旋悔。

遠道化關隴。羌晉奉之如神。聞者為流涕。羌以精騎五千。欲迎遠西歸。中途聞遭橫逆。咸憤。欲為報讐。輔遣軍禦隴上。羌逆擊之。會輔帳下督富整斬輔。羌遂解去。分遠骨石。各建塔焉。

弟法祚。少有令譽。以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化被關隴。梁州刺史張光。尤敬事之。每說令返服。光以祚將懲其兄之見殺於輔也。必從己言。然祚終無意。曰有死而已。光竟害之。時春秋五十有七。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王楊難敵所圍。發憤死。

晉康法朗

中山人。少棄家。有律學。誦經見雙林鹿苑事。流涕曰。吾已不及見聖師。獨不能瞻拜遺迹乎。結伴四人。西渡流沙。凡三日。道絕行蹤。草木蕪沒。迷所往。中有故寺敗屋兩間。而比丘二人。各居其一。或誦經或臥病。雖相比。不相料理。而臥病者。屎尿縱橫。臭穢莫可近。朗謂其徒曰。出家以法為親。不見則已。見之。其可棄去乎。為留六日。洗浣。明日忽滿室香氣錯莫。謂朗曰。鄰房我和尚也。已得無學。可往見之。朗至再拜。乞教。其人曰。君等歎誠契聖。皆當入道。但功業小未熟耳。

然何必遠遊。於事無益。唯自力行道。使不失時可也。朗因復遊諸國。研究經論。後還真丹。聚徒授法。不知其終。

弟子令韶。生鴈門呂氏。少喜獵。感悟出家。學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移柳泉山鑿穴以坐。刻木為朗像。朝夕事之如生。世慕其行云。

晉道寶者

瑯琊人。丞相王導之弟也。少棄家。親舊泣留之。寶笑不答。將落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源。竟以道學知名。

晉于法蘭

高陽人。不甘處俗。十五即棄家入道。以精嚴自持。風骨頹然。三河化其德。性嗜山水。坐禪巖石中。大雪。羣虎依止不去。山祇亦時求授教。尤愛石城。遂定居之。今元華寺也。思遊五天。至交州象林寺歿。

晉竺法崇

不知何許人。性敏慧。有律學。尤長於法華。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好女子。來求授戒。捨所居為寺。以奉之。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學者湊焉。魯國孔淳之。每盤遊信宿不去。神思頹豁。歎曰。[糸*丐]想塵外三十季矣。恨相得之晚。註法華義四卷。歿於山中。

晉法和

滎陽人。少與安公同學。相厚善。其為人恭讓。議論純正。能解疑釋惑。石氏之禍。避地西蜀。聞襄陽陷。入關中住陽平寺。後於金輿容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物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因與安公詳定新經辭義。頃之赴姚緒蒲坂講席。尋語弟子曰。俗網煩惱非一。乃正容服。繞佛拜起。還室以袈裟蒙首而化。壽八十。

晉曇邕

生楊氏。關中人。少仕偽秦。為衛將軍。長八尺。雄武能立事。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寇。為晉所敗。歸長安。師事安公。安化。又事慧遠。倒志經論。多所通解。且屢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專對不辱。流輩忌之。遠以微罪遣邕。邕識其意。無忤容。獨結廬於山之西南居焉。山神來乞戒。邕如法授之。神施以外國七箸。精巧特異。及遠亡。奔赴號慟如禮。後歿於荊州竹林寺。

宋法成者

涼人也。少為沙門。辟穀食松肪。講習禪律。遊廣漠。嘗誦寶積經。纔至半。忽疾作。急使侍者讀徧。乃化。或見空中有紺馬負棺而去。

宋慧果

豫州人。宋初遊京師。止瓦棺寺。誦法華十地等經。登圖罷。有鬼至前曰。我前生此寺維那也。以過失。報墮圖中。法師以誦持盛德。能令苦趣解脫。願濟拔。我有錢三千。埋柿樹下。可取以作功德費。果以其言告眾取之。造法華一部。設會以懺。後夢。鬼以生勝處來謝。然視其狀貌。則與前日殊不類。

宋僧隱

出李氏。秦州隴西人也。八歲棄家。十二為沙門。通十誦。誦維摩法華。從西涼玄高法師。究明禪慧。而深曉律要。復西遊巴蜀。還止江陵琵琶寺。且咨業於慧徹。聲被荆楚。時山陽王劉休佑為州將。張岱為長史。皆稟戒法。巴陵王休若。建平王景素。稅駕問道。及病。問日早晚。曰已中。乃索水盥漱。泊然而化。有沙門道房者。生張氏。廣漢五城人。有律學。歿壽一百二十歲。

又釋道榮者。不知何許人。有律學。住問心寺講授。歿壽八十三。

宋曇斌

出蘇氏。南陽人也。年十餘。師事道禕。為沙門。聽十誦律於吳郡僧業。聽涅槃經於建鄴靜林。聽泥洹勝鬘於吳興法瑤。聽華嚴雜心於南林法業。大通群義。學者追隨。還止樊鄧間講授。孝建之初。移新安。講小品十地。陳郡袁粲。令望當時。乃躬垂候之。勸令入觀。斌辭以方外之人。豈可爾也。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紛然致難。斌既辭愜理詣。終不屈。粲益高之。歿壽六十七。

宋慧亮者

出董氏。東阿人。師事慧靜。有高名。能講法華涅槃大小品。過江止何園寺。學徒雲委。顏延之張緒歎曰。安汰玉振於前。斌亮金聲於後。微言妙論。將絕復興。此豈易得哉。元徽中歿。壽六十三。著通玄論。

宋僧鏡者

生焦氏。隴西人。客吳中。有孝行。輕財好施。母亡。太守賻贈。不受。負土為墳。廬于傍。蒔松栢。三年乃為沙門。住吳縣華山寺。入關尋師授法。東海徐湛之。請為一門之師。後返姑蘇。適上虞謝靈運。尤致欵素。與遊嶠嶻。元徽中。詔至都。止定林下寺。頻建法會。註法華維摩義疏毗曇玄論。歿壽六十七。同時有釋曇隆。亦以高行名世。

宋超進

生顓項氏。長安人。有志節。解大小乘經。年少為沙門。名聞關中。西羌赫連孛孛犯長安。避止東都。久之遊吳。會稽太守孟顓。迎居山陰靈嘉寺。太始初。被詔至都下。講大法鼓大涅槃等經。道俗常千人。以嗜披讀。致雙瞽。猶俾弟子。唱涅槃經日一過。元徽中歿。壽九十四。時有曇機道憑者。皆以講學知名。

宋法瑤

生楊氏。河東人。少好學。能求師於萬里之外。元嘉中。過江住吳興武康小山寺。迹不涉人間者。十有九年。太明六年。詔郡以禮致京師。與道猷同止新安寺。講頓漸二悟義。降蹕臨筵。百辟陪從。九年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疏。元徽中歿。壽七十六。

齊僧宗

生嚴氏。雍州馮翊人。九歲師事瑗公得度。受道於斌濟二師。善大涅槃勝鬘維摩諸經。每上講。難者莫能折。性超放。忽繩墨。有所思即詣。不問墻壁。人以是非之。文惠太子。起惡念。忽夢有苦之者。於是革意謝焉。魏主致書。請開講。齊世祖不許。以平生信施。造太昌寺。寺成而歿。壽五十九。

梁僧林

吳人。大同中。遊蜀至潼州。居豆圖山神祠中。山西北。去城百四十里。神尤靈異。民所祭謁。林每禪默。一日有巨蟒。蟠屈繩牀前。舉首俯仰。如揖讓狀。林為受三歸已。即去。自爾稍加構闢安帖。卒無他。

蜀山多猿。獨此山之北。涪水之陽。素無有。及林居之。俄兩猿不知何許來。棲託久不去。歲月淹邁。孚乳既繁。數盈百十。偶林出山。則羣送至龍門口。又竚望其回。物情之感慕如此。未幾宿留赤水。巖而舊居屋宇盡傾摧。歸因露坐叢薄中。虎踞前。視林若有所待。林為說法乃去。竟卒于潼。

梁尚圓

姓陳氏。廣漢洛人。平生以祝術。利益生物。時武陵王紀。宮中美人女子。皆為鬼所崇。或歌或哭。紛紜不能寧謐。鬼忽現形。王令善射者射之。鬼即接取其箭。還擲射者。輒皆中傷。如是久之莫止。乃詣圓持祝宮中。初至則見龍蛇狼虎。哮吼馳驟。出沒隱顯。變怪雜前。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耳。何敢妄入王宮。汝謂能有所變耶。苟能使我身變者。乃可謂變。然變自身。雖至萬種。祇是小鬼。非鬼之大者也。汝令且住。聽我一言。諸鬼則合掌而立。圓因唱曰。南無佛陀。諸鬼一時皆失所在。武帝聞之。大加賞遇。後終於所住之冶城。壽八十一。

梁道珍

未詳何許人。初於廬山。習彌陀觀。嘗於定中。見人乘舟。行大海中。曰欲之阿彌陀佛國。珍因求載。其人曰。未作淨土業。豈可得哉。當時意謂。營治浴室。念阿彌陀經。為淨土業也。出定如所意作之。綿歷歲月。忽有白銀臺。降於其房之山池上。人莫知之也。獨記其事於經函底。及卒之夕。半山如列數千炬。望者以為異。後又偶獲經函底所記故跡。始復審其往生之驗。

又法歸禪師。襄陽漢陰人。久習禪業。嘗於定中有神人。請遊廬山。然廬山者。平生未嘗識者也。及出定乃造焉。則樹石寺塔。宛如定中所見。遂結宇以住。即今之峯頂寺是也。甘露峯亦此山之別峯。昔慧景禪師方示滅。手握兩指。雖伸之復屈。論者以為此證二果之驗。且山之草木。皆被甘露。峯因以名。三德一時。至今為山中盛事。茲併記之。

魏道辨

范陽田氏。母夢僧著衲持錫入腹。而生。幼多神異。稍長以病聾瞶。謝世緣。從薙落。經律奧義。不學而知。尤長於部析邪正。開釋封滯。嘗對孝文帝。弘宣大教。稱旨。初住北臺。後隨南遷。譽藹河洛。時有大法尊王經八十卷。號為佛所說。辨一讀而識其偽。趣焚之。且欲盡註藏典。以闢餘非。或見異徵遂寢。註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大乘義章。小乘義章。申玄照等。行世。弟子二人曇永亡名也。永負才傲俗。潛遁自守。辨每杖之。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齊慧嵩

高昌人。少出家。聰悟敏捷。翫雜心。為本國所歸嚮。兄以文學。為國博士。每勸返初服。嵩輒掉頭去。因以易林秘隱義從質辨。嵩故未嘗讀。即為部。析。無所礙滯。兄心異之。然猶未信佛法之淵博也。於是嵩以毗曇一偈。使釋其意。構思兩月。徒爾紛紜。而其說益謬。嵩當其憤悱。而略啟其端。則泠然神悟。遂大歸敬。嵩之出處。自爾莫或沮矣。

魏季嵩尚吾教。其王使嵩并弟入朝。時高氏為相。禮待殊厚。智遊論師。世稱宗匠。嵩乃從之。以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聽者忘倦。俊聲播於早年。勅敵伏於晚歲。學高望遠。本國請還。嵩不聽。再徵如之。其王憾焉。夷嵩三族。嵩謂其徒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哉。

俄高齊革命。天保初。宣帝在御。上統尤以職位見重。而嵩每以學識凌之。詔徙於徐州。為長年僧統。河南江表。率遵其化。隋志念論師。寔祖承之。已而卒。

齊道紀

姓何氏。鄉里則未聞也。學專成實。尤盛門徒。天保中。每於秋孟。鄴都起講。一日紀引眾。南出鄴城。有舊門徒。引眾入。正復相值。略不退避。紀呵之。彼則對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榮聲所嚮。師資焉有。紀默不答。竟趨去至城外。乃悉謝遣其門徒曰。吾講已三十載矣。所成就者。不知其幾何人哉。且依解立行。古之遺訓也。今有解而無行。抑亦奈何。往不可追。來猶可及。吾茲掩關。以思吾過。因掃一房。廣讀經論。取寺塔幡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著金藏論一帙七卷。七日一過。為士女開闡。而使之歸信。且勸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數年之間。環鄴之境。皆遵其教。故世共稱之。何隱論師。而尊事焉。

紀尤以掃塔事母為急務。曰經中以為掃僧地。如閻浮提大。不若掃佛地。如一掌小。言智田勝也。母與登地菩薩齊等。故其事母。則衣食起居。必身親之。不許人助。曰母吾形骸之本。形骸之累。吾累也。而何敢累人。所居無復廝役。苟有所往。則裝檐為兩頭。其一頭則塔像經書。其一頭則老母掃帚而已。或問。疇昔門徒爭道。還知憾否。曰殆承其力。而有今日。復奚所憾。

周衛元嵩

益州成都人。少事亡名法師出家。聰穎不群。嘗侍法師夜坐。忽喟曰。世徒貴耳而賤目。又惡能有賢不肖之辨哉。亡名曰。汝欲務名聲邪。則陽為狂惑。以駭流俗。可也。嵩心然之。遂逢場作戲。觸物摛詠。如是二十餘年。四方之人。識不識。莫不以元嵩誠天下之士。已而亡名入關。徙居野安。制天女怨。心風弄。以鼓琴。嘗謂其兄曰。蜀土匾小。不足以展胷次。將必遊京師。與豪傑抗。何如。兄以為不可。元嵩即謝去。既至京師。念終無以動上者。乃疏廢佛法事以進。會道士張寶。與相表裏。於是上納其說。而廢教不疑。

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甦云。至冥府。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令上士。王曰。若然則追卿誤矣。可速放使還。然卿識周武帝否。答曰。臣嘗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之。王曰。汝可一往看武帝。有吏尋引至一處。門窓椽瓦。皆鐵為之。於鐵窓中。窺見帝身。鐵色極瘦。且著鐵枷鎖。祈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苦困有甚於此時者。汝特未見耳。祈曰。何罪致此苦困哉。答曰。汝豈不知邪。我以信衛元嵩。廢佛教故耳。祈曰。大家何不注引元嵩。答曰。我每注引之。然曹司以為雖三界搜求。無見者。若果見。則我得脫矣。復何所論。卿還語世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苟終不至。解脫無期。由是推之。則元嵩之於佛法。正亦倒行逆施。以激揚之歟。

梁法懷

姓嚴氏。枝江人。年十五。從薙染於玉泉山寺。陪眾味道。積有年所。禪燕之暇。仍誦法華維摩及大論鈔等。衣不繒纈。食不菑畬。糞掃分衛。坐不睡眠。其遊歷則廬峯台嶺衡羅恒岱。參玄訪蹟。靡事觀覽。岱嶽之役道徐。遇縣令問公驗文狀。懷指所負函云。此是已。出之則法華經也。令以為給已。怒甚。懷徐曰。此固諸佛出世之跡。而貧道之所脩而行者。謂之行文。不亦可乎。令愈怒。拘而繫之。懷禪坐誦經。七日不輟。令感惡夢。乃使釋之。未幾卒。年六十二。

梁法忍

江陵人。依天皇寺落髮受具。日誦法華維摩再過。久之以喧憤。徙居覆舟巖下。三十餘年。頭陀精苦。觀理明靜。一定七日。糧粒常盈。苟或不繼。飲水啖菓而已。龕室僅容膝。冱冬炎夏。未嘗出戶。衣無葛絮。而破衲閱寒暑。無何一象自至。未幾

示疾。終於巖之北窟焉。春秋六十七。

陳智遠

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童子依荊州長沙寺禪坊。沙門法京隸業。既落髮稟戒。厲操敦行。負帙楊輦造建鄴龍光僧綽。以進慧學。踰紀三藏克通。梁建安侯蕭正立。造普明寺。請居之。時禪師慧湛。方以定學。匡領徒屬。遂諮詢其秘要焉。乃歷名山。養志弘道。後復遇沙門道會於龍盤。而開決其妙。則四威儀中不離正受。住開善寺。畢志泉石。寂默自怡。至老無競於世。以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終。壽七十七。葬獨龍山。沙門慧暲樹碑。五兵尚書蕭濟銘。

陳慧峯

不知何許人。住江都之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眾所推美焉。詮每嘆曰。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禪觀。身範律儀。攝念松林。日惟一食。裳衣疎弊。雅有風致。時人歆艷之。晚年偏以十誦。善誘學者。聽稟之徒尤多。或譏之。以素習大乘。而又講律。豈其理然哉。峯曰。非汝所知也。佛法亦何有大小之間乎。天嘉中卒。春秋六十。臨終謂弟子智琨曰。吾所去處。汝惡能測。其懸遠哉。及殮。猶屈一指。伸之不可。識者以為證初果云。

隋慧暲

其先汝南周氏。後避地江左。今為義興陽羨人。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暲幼通六經大義。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為貴。然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內之累。非世外之道也。既而夢塔五層。華麗峻特。禮拜祈願。昇陟其巔。俄坐相輪上。不勝其樂。於是依朱方竹林寺詡法師出家。受十戒。尋屆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受靜眾峯師十誦律。學龍光綽師成實論。自綽師遷化。更採毗曇八犍度於餘師。蓋欲悉餐雋永。盡掇菁華也。又研覃成實於龍光大僧正舒法師。及舒歿。以統緒見託。而受其遺囑焉。

會梁祚告終。京寺殘蕩。陳祖歷試朱方。乃杖錫南旋。尤承欽挹。既而侯公嗣牧此州。虔心歸命。禮莫尚焉。

永定三年。復出都。止白馬寺。涅槃成實。經論迭講。學者重跼。不憚千里。法筵之盛。莫之尚。

天嘉二年。沙門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於湘宮寺弘演。

大建四年。宣帝詔徙東安。後主在東宮。屢命義集。而素仰材辨。及御宸極。簡注斯甚。至德元年。詔為京邑大僧都。四年升大僧正。天下混一。仍歸開導朱方。開皇九年七月十日。卒于中寺。壽七十五。其月二十八日。窆鍾山。

方陳氏之盛。每歲夏中廟祀。必詔暲於樂遊苑。發涅槃小品。以嚴冥福。而鳳節龍旂。翠旌孔蓋。暎蔽神座。或於食後。少假寐。輒夢。朱衣人謂之曰。法師好起矣。

領軍將軍任忠。性好獵。一日庖饗發光。忠憂懼。夜夢人曰。子無憂懼。但可請東安講也。

弟子智瑜等。樹碑墓上。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琅耶王胄制文。

隋法性

兗人。少習禪學。孤遊海上。雖以分衛。時入聚落。然於聲名勢利之地。一跡未嘗踐也。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詔入京。住勝光寺。仁壽置塔。又送舍利于州之普樂寺焉。大禪定者。帝於末年。特為性造也。後果終於此寺。

隋寶積

姓朱。冀之條人。出家訪道。其志有可敬者。齊亡教廢。遁居泰山。以養素。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獲上謁。帝甚悅。詔住京之勝光寺。智論攝大乘論。連環講貫。未嘗已。姿性寬恕。人迫忤之。不恤也。或有毀之者。輒脫衣遺之曰。卿能見吾過。而不為吾掩。真吾師友也。仁壽初。詔送舍利塔於華山思覺寺。其瑞應別有傳。

隋道璨

恒州人。姓氏則未聞也。慧學素以攝論華嚴十地論。為指南。能發深疑伏旨於講辨之際。志尚幽靜。誠不樂為闕輦遊者。後住淨光。勢不得已耳。仁壽起塔。詔送舍利於許州。後不知所終。

隋智教

雍州人。始習教觀。晝講夜禪。未嘗少怠。後厭譚說。專事燕默。則其趨向。有非世俗所能窺者。仁壽起塔于秦州之永寧寺。舍利所至。官民道俗相慶。瑞應紛然。見者信焉。

隋僧範

冀人也。學兼大小乘。而於靜業尤所篤志。造詣深遠。流輩莫不屈服。住勝光寺。山林之士。承其譽鬻至。平居無所教誡。其嬉笑慢罵。使人動有悟入。噫異矣。詔葬舍利於州之覺觀寺。塔存至今。

隋曇觀

莒產也。七歲出家。淹貫經懺。及進具。學成實。義理無所底滯。後攻禪觀。尤有得於十六特勝法。且持誦諸明。獲神驗。譽徹天閭。徵住京師大興善寺。供奉隆縵。每入內廷。備顧問。所獲賜賚。一歸之常住。無所受。三衣一盞蕭如也。仁壽置塔。葬舍利于州之定林寺。詔觀規畫。故塔成而民不勞。嗚呼觀之於教門如此。亦可謂強有力者矣。

隋靜凝

汴人也。時遷禪師。方以空寂之學名世。凝因師事之。則其得於聞見者。豈復可以求之文字語言間邪。然終日塊坐如愚。或有以經旨論義問者。則不思而答。妙出意表。仁壽置塔於州之流溝寺。歸鄉之榮。送舍利焉。不尤愈於衣錦而晝行乎。

隋玄景

滄州之石氏子。幼聰敏。讀書過目。輒能引用其義無所遺。僅五載。備究經史子集。年十八。舉秀才。為和王府省事。時和禪師講大品維摩於鄴都。景偶從門側立聽。鑑領超拔。遂投和受學。和以定業參問繁廣。不如先以慧法接之。故授以大乘秘奧之極。年二十七。因與妻子決曰。自臨澤以南。吾所遊也。名涅槃境。臨漳以北。是生死分。一聽汝輩所如往也。苟非證聖。吾不重涉。竟依和公薙落。晨宵思擇。統解玄微。會周氏廢教。逃遁巖谷。而以禪學陶冶內外。開皇初。講導如法。每鼓則千人屯赴。供施罕正。所以景之服飾華美。時時脫換。以生物善。苟纒經著。即以予人。其感利之殷如此。臥疾既三日。謂侍者玄覺曰。吾平生進脩。蓋欲見彌勒佛。往生內院耳。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曰。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或問賓客為誰。則曰嚮有天眾。來邀迎耳。已而異香滿室。忽舉手謝曰。吾去矣。當生生世世。為善知識也。遂終。大業二年六月云。

弟子稟景素願。奉全身葬于紫陌河中。三日而地涌大墳。水疏兩派環繞之。世傳以為異。

玄覺純講大乘。尤邃於文殊般若。住京師莊嚴寺。

隋曇暹

博陵饒陽王氏子也。姿性俊朗。年十三。父母俾從舅氏權會受學。備善經史。而於易老莊。尤究心焉。然佛典幽極。非妙悟深證。莫可窺測。於是哀懇二親。以析出家。年二十一。遂依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薙落。初誦勝鬘。輒了其義。乃復問法綱要於曇遵法師。當有齊教門之盛。宮禁營治福利。眾所奔競。遷因遁避林慮山。黃華谷淨國寺。蔬素覃研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方尋唯識。感心熱之疾。而悉略去醫藥。專事懺禱。夜夢月入懷取而擘食之。香脆清涼。如冰片。覺而所苦頓愈。餘味經旬。流齒頰間。易名月德。其謂此歟。每授戒。則對其人唱曰。於我月德前。三說求授菩薩戒。是以逮周武帝失正見。遽南造金陵。道路屢遭攘奪。達壽陽。謂其屬曰。吾輩為群盜所窘如此。皆宿業也。今茲值遇怨結深矣。苟非解免。來報莫窮。乃於曲水寺。估鬻行季。以作佛事。冀於他生為善知識。既濟江。住揚都道場寺。掃衣乞食。攝念而已。時慧曉智璀。學兼內外。弘暢定宗。陳朝之領袖也。又有高麗智晃。善薩婆多部。遷亦綜理唯識。並一見傾蓋。或欲以遷之名行。聞于上者。立謝絕。獨與國子博士張機。發莊易義。機為盡禮。

偶詣桂州刺史蔣君家。獲大乘攝論。誠為全珠。樂不自勝。將事開演。而聞隋歷聿新。盛隆釋運。未幾陳亡。區宇混一。故遷奉持攝論。北返彭城。會檀越舍宅剎慕聖寺。而攝論之流通於北。寔此其始也。兼以楞伽起信如實等論。輪環披析。則其指趣愈益白矣。總管穀城公萬緒。引僚佐伸弟子禮。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鎮維揚。遣長史張坦。具疏邀之。遷往應。則宋公鉅驕剗慢。悉使妻子受歸戒。

開皇七年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脩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僧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趨風餐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間解法相。能轉梵音。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近遠所湊。宣揚法事。為利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

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鎮寶。汲郡洪遵同。被詔至。則偕謁帝。於大興殿接遇優渥。詔於大興善寺安置。諮詢問遺。冠蓋相望。而眾以攝論初闢。投誠請業者千數。雖慧遠以老成自居。猶處輪下。橫經稟義。自是攝論一燈。傳者盛矣。蓋真諦懸記。有所謂大國大根性人能弘之。噫信矣。

十年春。駕幸晉陽。詔遷從。夜復同榻行在所。察其地多私度僧尼。上悉欲拘檢以從公度。間語遷。遷恐致騷動。對曰。此皆周武廢教之時。逃竄巖谷。及陛下恩宥。或失際會而然者。惟陛下憐之。上默然久之。詔凡出家。雖私度不復問。尋詔京師。建勝光寺。起遷主之。併其徒六十餘人。相與俱。仍詔皇子蜀王秀。為檀越。其供養之豐。施予之饒。茲不暇述。而或以遷過於沈痼聲利。乃著已是非論。文多不載。

十三年春。駕蒐于岐從之。詔蜀王縱騎逐走獸。獸入故窟中。故窟中無所見。徒見殘壞佛像堆積而已。王即具以聞。遷進曰。靈儀聖相。厄於前朝。陛下嚴飾。不為不多。而其遺餘尚爾充徧。貧道觸目增慟。莫之奈何。上悵然曰。弟子垂拱巖廊。而使尊像蒙冒霜露。朕之咎也。今日之事。殆天所以啟朕也。如師之說。情實摧割。詔諸有舊像。仰所在官司。送置近寺。俾率土之內。口施一文。以完美焉。

十四年。駕幸岱宗柴祭。遷有奏請。復岱寺之廢者。及無貫逃僧。皆俾安堵。故詔河南王。以朗公寺。為泰嶽神通道場。齊王。以靜默寺。為神寶道場。華陽王。以靈巖寺。為寶山道場。諸王悉奉詔。以檀越從事。且詔天下寺。自一僧已上。聽給額私度附貫。

仁壽初。上出天竺沙門。於龍潛時。所授大覺真身舍利若干。詔遷相與枚計之。以定其數。雖彼此專意。至再三。輒增減不能當。上問其故。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上悟。由是先詔天下三十道。起塔。分遣大德。安置舍利。而遷始以蜀王故。將之梁益中。以道險。非老人所宜。遂請易岐。乃於鳳泉寺。東北二十里而塔焉。函石四段。光潤如玉。倏忽變化雙樹狀。枝葉宛轉。鳥獸龍象。異色相宣。上聞而悅之。二年春。益詔以舍利。分五十餘州起塔。四年又詔三十州。至是合一百餘州。起塔

如前指。其感應祥瑞。語具各傳。皆自遷發之也。

獻后之喪。剏禪定寺。薦冥福。堂盤萬礎。塔聳七層。工費殫極。觀者以為侈。詔曰。自稠師之滅。禪門不開。今所立寺。既名禪定。宜於海內。召禪師百二十人。各許侍者二人自隨。庶嗣前塵。尚光末運。並委遷禪師具名以聞。有司以禮迎致者。仍詔遷主其寺。

大興善寺像。有光景。上問遷。遷辨答祥允。上不能詰。

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以風癘疾作。禪坐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六。葬於終南之北麓云。

遷美容儀。器宇恢雅。談吐應對合機要。疎財慕義。薄於奉己。而厚於恤物。能自慕聖。至禪定。所獲施予。不可勝紀。而隨以盡。其所濟多矣。停柩之際。忽有一白犬。號叫柩側。而亦莫察其所從來者。既葬乃失所在。且其將終也。或夢禪定佛殿傾者。俄而沙門專誠。夢淨土巖麗。於既卒之後。嗚呼其亦偉矣。著攝論疏十卷。楞伽起信惟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等。二十餘卷。

隋淨辨

齊之韋氏子。少為書生。非其志也。乃從遷禪師。受大乘學。息緣靜處。泊如也。或有詬詈毀訾于外者。終不顧問之。則曰。此予少年刎頸交也。第念久要之義厚矣。一旦忘之。豈人情哉。

仁壽置塔。送舍利葬于衡州嶽寺。嶽寺即陳思禪師所建大明寺也。勝跡尤多。辨因合集前後所見聞者。為感應傳一部十卷。行於世。

隋道判

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三歲喪親。十五年。始知讀書。十九年投外兄落染。既具戒。即誓結朋西遊。以觀靈跡。齊乾明初。二十一人。出鄴行邁。纔臻周塞。夜為邏卒所得。執見武帝而釋之。仍令於大乘寺安置。即周之保定二年也。明年上表。乞如所志。許之且給國書資糧諸物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絕無水草。飢行七夕。至高昌國。蓋突厥附庸也。益西抵可寒所。可寒怪其非類。將殺之。而未也。徒增防衛。而禁其飲食。勢必使之餓死爾。會周使者諫。以為此佛弟子也。所在之處。羊馬且繁盛。可寒喜。勅日給四羊充食。判等縱之。而蔬茹如故。未幾。遣騎乘。送還長安。住乾宗寺。留五年。遇靜靄法師。慧業冲邃。事之又五年。大法尋廢。與靄等二十六人。逃難巖居太白山中。不忌講授。依承靄德。始終一十五年。逮靄捨身。護法風烈遐被。判有力焉。天元嗣曆。剏立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判預其數。住陟岵寺。隋開佛法。改大興善寺。詔攝僧務。開皇初。結菴終南交谷東領池。七年示微疾。詔度支持郎李世思。將天竺醫工。就菴視疾。遂改菴龍池寺。大將軍雲定興。為檀越。侍郎獨孤機。別築齋宇於宅之後園。請時栖息。薛國公及其夫人。風奉訓誥。間或至山。咨承疑

義。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卒于山寺。壽八十四。

隋羅雲

姓刑氏。南郡松滋人。出家隸上明東寺。時揚都道朗。於興皇盛業四論。因鑽仰焉。年十六。與其徒。論常無常義。而辭色和祥。賓主允暢。眾咸嘉尚。朗乃以所服帔賞之。聞譽由爾益進。後從福緣寺亘法師所解亦然。於是以三論奧旨。未被荆南。鄉里之念。有不能免。而棲禪寺陟禪師者。定慧兼脩。注心利益。又力助之。方當六合混一之初。玄侶競臻。鬱成盛席。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尤加敬慕。居龍泉寺。餘五十年。常坐不臥。豈非模範之不易得者哉。煬帝承名。詔邀至。固以疾辭。

道士俞氏講莊老。妄用內典。雲命門人。慧成道勝。往折之。坐定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又俞諱成呼先生。成謂。如是則請去先字。仍依姓。呼之俞生。可乎。道士慚。雲輪下眾盈五百。皆成勝類也。

神山雲所生地。一夏安居。養母其上。始開四經三論於上明東寺。其法堂十二間。蓋道安曇翼所造。雲兄道顛亦隸寺出家。嘗造重閣於安公驢廟之北。古老傳以為安公乘赤驢。自襄陽檀溪。一夕返上明。檢校東西兩寺。及四層塔。驢廟即繫驢處也。

雲兄弟五人

俱出家為法師。而雲其季者。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神于龍泉寺房。壽七十五。弟子椿詵澄憩等。荆南經朱粲寇擾。寺多殘毀。獨龍泉完美至今。

隋法智

出家居天台山。每謂人曰。經言。犯一吉羅。即墮地獄一中劫。又言。一稱南無阿彌陀佛。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是兩者吾將安所信哉。佛無妄語。吾其念佛乎。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精勤課持。積晝夜。傲寒暑。不變常度。一日忽徧辭諸所往來者。且戒親戚。為設齋。頃之有金色光。明照數百里。時夜方半。近遠皆謂天曉。於是智遂無疾而終。

隋德山

姓山氏。年方壯。忽棄妻子。入益州之天勅山。不剪鬚髮。而務息緣靜念為日用。其相狀澹泊。如得定者。嘗遊竹林龍池。開悟道俗。其說曰。佛法尚清簡。而黜煩亂。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猶恐煩亂。而況一向汨沒於煩亂哉。後徙馬鞍山。地產毒蛇。螫人必死。然山往來。未嘗有所害。雖僮侍朝夕行。亦無遇之者。或嘗踐之。而被其螫山洗以水即愈。及還天勅夏坐樹下。或為虎逐。趨避山牀下。虎蹲以待。不肯去。山因解衣。臥虎前曰。牀下佛。子。肉味豈勝貧道邪。虎竟去。一日其俗氏所生子來省。山曰。汝何來。子泣曰。

久別。生死不相知。故一來耳。山曰。汝急去。各自覓活。再來當與杖也。間數年復來。山遽取杖將捶之。子輒執其杖。不使捶。且泣且言曰。闍黎意以為遇兒。如他人在他人可捶耶。山大笑。年九十終。旭上者。亦益州草堂寺僧也。出家業禪誦。鑪香餅水。終日燕默。而四眾敬慕之。土俗每歲。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士女馳騁遊遨。諸僧治具接待忙遽。惟旭則晏然如故。終年九十八。

隋法顯

甯氏。雍之扶風人。出家事法開為師。開於元魏之季。住京兆之王寺。沈默寡欲無累於世。其禪定之趣。人莫能測。顯既久於咨承。則其所得可知矣。仁壽以日嚴寺主。詔送舍利。置塔於瀧州藥王寺。反終年且八十矣。

隋明璨

生莒之沂水韋氏。家世儒素。幼習經史。年未志學即出家。逮具戒。則弱冠矣。然於住持。則論之成實。經之涅槃。講演不少置。周廢教。雖遁林澤。而明侶相從。未嘗忘所敷演。開皇初。名聞遐被。詔住京之大興善寺。仁壽初。詔送舍利。葬蔣州之栖霞。即今之攝山寺也。然嘗於江表。獲故梵經百餘卷。念欲翻譯入藏。而乏賞費。故汲汲焉。走懸箔不少怠。其弘法之志伽此。卒於唐初。

隋僧蓋

恒州人。始業涅槃於汾洛。後計以慧浮戒。滯專攻定學。乃杖策京師。徧訪禪侶。大興善寺者。闐闐之地也。而蓋處之。終日燕默。有山深林密之想。於是論者舉高之。仁壽二年。詔送舍利塔於滄州。四年又送舍利塔於沂州。後不知所終。

隋道順

具州人。學釋涅槃。尤有悲拔慈予志。嘗以自効繫獄中。諸囚化其講解。而善良者不勝既吏以無罪見收。非法也。因強之使去。開皇初。入京住玄法寺。詔送舍利于宋州。置塔之際。瑞應極多。

唐法應

會稽王氏子也。蚤年穎悟。出家事沙門曇崇。究研禪業。崇公化洽周朝。從者如市。而應為稱首。既而遁跡終南。飯衣松蘿。以避廢教之禍。用心空寂。彌厲。屢感鷲獸馴狎。為授歸戒。崇公深加印可。於是委其徒五百人於應聽教戒。隋開皇十二年。詔天下。妙選三學之尤者。唱導五眾。而崇於禪學。得二十五人。使遠行化。而獨推應京師寶塔寺。領三百眾。受上供養。自是聲聞益。播武德初。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

唐紹闍黎

姓蒲氏。梓州玄武人。其未出家時。嘗山行見子母虎。於澗中取蝦。蝦細不復可得。縱得亦莫足以止飢。紹意以為業緣所迫。其苦如此。乃嘆曰。吾身先後。等一死

耳。不如捐以濟其餓。為有益於物也。乃裸臥虎前。虎輒避去。無所損傷。

既薙落受具戒。尤謹操行。大業初。汝州境。多虎暴。道路非三五十人羣聚。不敢行。紹聞之。因至其地。苦覆久坐。以待噬。虎遠引。境遂安靜。年百九歲而終。其將終也。謂弟子曰。吾欲露屍。以施諸蟲鳥。然生且嫌我。而況死乎。必焚之無遺盡。弟子不忍用其言。而用其志。委屍月餘。凡異類卒莫侵敗。竟收之以葬。

唐保恭

姓崔氏。青州人。晉永嘉南渡。居建鄴。父超道。本州刺史。恭年十一。靈法師使誦觀音經。初夜一時即能覆誦。遂許出家。會靈逝去。頃之夢。兩蛇從靈足出。入恭足。而覺。自爾神志異常日。即依開善徹法師。聽成實論。而徹以義疏。使習復之。其文如蠅頭。一領八紙。曾無遺忘。同學五百。莫不推伏。既受具。稟定業於慧曉禪師。又問成實疑沮於高昌嵩公。因從究地持十地。不逾年。大義洞明。而前疑冰釋。乃約地持以制行。而專講法華。陳至德初。攝山慧布歸自北鄴。相邀造栖霞寺。以弘禪宗。布亡誘掖加謹。隋仁壽末。獻后崩。詔入京。為禪定道場主綱正僧任。齊王暕。乞授戒。施衣五百領。皆分散無所畜。國初避地藍田之悟真寺。武德二年。詔仍舊僧任。改禪定。為大莊嚴寺。且舉十大德統攝。當時猶顧望。未遽應。詔高祖使趣起恭而諸公稍進。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大莊嚴寺。壽八十。葬于京郊之西南。祕書監蕭德言銘。其碑。

初恭嘗山行。直過虎所踞地。無少懼色。楊玄感之亂。或誣恭預其謀。方升座豎義。而兵刃突入捕逮。眾驚駭欲散。恭徐曰。自省無他。俟講罷。當就辨也。其度量如此。

唐法祥

同州人。童稚出家。冠年登具。逮周廢教。即于祿以自活。而誦禮不輟。僚佐嘉。其誠其使長將上名臺省。顯擢之。固辭。隋興。重鬢染。住大興國寺。性高爽。不事幽蔽。所居房。悉使洞開前後門。坐臥一牀。當風而處。寒暑不易。餘三十年。道俗問訊。非俟其誦經終卷。不敢。輒爾雖問。亦不加答。嘗染傷寒。或勸之藥療。弗受。又患痢。勸者如之。乃曰痢者水也。我能治之。便噉乾飯。武德七年。久病起坐。微有聲曰。佛像佛像。侍者回視之。則見西壁尊儀。光明宛具。又聞香樂。少時卒。葬城東隅。

唐僧定

丹陽人。始學成實。討索勞劇。遂感風癘。因嘆以為形既癘於世矣。盍亦歸心禪寂乎。居鍾山。日啜粳米白粥一杯。常坐不臥。以待殂殞。閱數年。所苦悉瘥。支體面目。一時光潔。鬚髮並生。而眉特秀異。長可寸許。室中虎跡成蹊。略無讐忤。或想慮乍浮。則通夕遊步。不問榛莽。獷獸鷲禽。見等同類。隋初詔住京師新道場。不

赴。既而又詔。授上歸戒。亦辭不赴。嘗傷寒劇甚。而悉屏飲食。危坐如故。至三日。弟子保恭恐其殆。請稍以飲食自持。亟揮去。徐曰。以法為藥。顧不可歟。滿七日所苦頓痊。大業之季。徙居終南太和寺。盜夜入其室。定坐不為動。盜曰。豈聞世有奴賊乎。定曰。吾即賊且不懼。況奴賊哉。盜剝其衣。即脫予。無吝色。將挽取其所坐氈。定輒不肯。曰吾一冬惟賴此爾。鄉欲持去。寧殺我。盜相視而止。武德七年六月。以微疾坐逝。壽八十餘。

唐滿意

史未詳其姓氏。鄉里武德之季。鄴都法礪律師。方作疏解。曇無德律。意遂摳衣從之。見聞既博。造詣亦深。於是致徒講導者。餘三十載。而觀音大亮。越州曇一。出其門矣。

唐慧暲

陸安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希崇大品。情阻未申。時苞山明法師繼緒興皇。世稱郢匠。因從之諮稟焉。年方有立。遂為眾弘演。自爾受業分鐙。不可勝紀。然以為楚服既殷。岷邦未洽。隋大業間。泝江而上。道于成都。大張法席。或徙梓綿隨方開導。儔侶之繁。愈於前日。稍有謗其以異術惑眾者。語聞。武德初。詔窮治。事雖不實。而暲亦南歸矣。仍厭鄉里囂煩。尋屏跡西山之陰。閱五載。陶練中觀。未幾。道俗思慕。造山迎致。貞觀七年。卒於鄉里之方等寺。壽八十有七。

暲行己嚴潔。日止一粲。隨得輒啖。不限朝中。不待營丐。

其體羸瘁。若不勝衣者。在蜀時。門人道勤。患其不任。陰告外。辦厚供。供至。暲怪其異常。詰知其由。即斥勤出。不共住。曰邪命之食。惡可御也。故平居凡檀越送供豐美。悉命入僧如律。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七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八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忍辱學

攝念科(二)

唐慧蕭

世出彭城劉氏。後徙許之長葛。今為長葛人。祖父襲儒素。蕭年十八。以詩禮充郡賦。非其志也。遂依師於嵩高山出家。戒檢嚴潔。尤為鄉里宿碩。所推許。開皇初。遊學鄴中。貫練眾部。偏宗四分。久居泰山靈巖寺。後還中嶽。侍養其師。而龍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有聲者。聞蕭之風。不遠從之。朗於蕭齒加長。而常以兄視蕭。其相忘於道如此。既而蕭之師。獲以天年終。於是朗請俱返龍門定林寺時馬頭山僧善禪師。方習靜定林。因與弘暢毗尼。殊有可樂者。仁壽中。嘗坐夏黃頰山中。或亡命從求匿。事發覺。督逮蕭急。會朗善併物故。子然莫解援。晉川道積神素道傑者。法門之英彥也。乃南邁投之。留連累載。大業之季。法令蝟毛起。蕭既以罪削除名貫。因復徧遊中條王屋諸山。河東郡承丁榮。請居仁壽。使於中原版蕩之際。開護生止教之科。則其用心亦仁矣。義寧中。劇盜陷河東而仁壽闡演自若。貞觀十四年終。壽七十三。蕭素篤誼襟每念朗善之好。雖登高眺遠。以散情結。然情之所向。愈益悲慟。

平生開涅槃。僅十過。猶恨於大乘無功。讀華嚴數年。有請為眾敷弘者。則曰吾尚未知經意。於戲諒哉。

唐空藏

姓王氏。其先晉陽人。及藏之時。乃徙於雍州之新豐古藉焉。藏在孕。母於葷酒鮮腥。無所御。及生。岐嶷異常。年十九。從父母求出家。父母不許。因俛伏其前者七日。父母患之。聽其所往。即入藍田。負兒山中薙落。得麩六斗。日噉不輟。歷三年猶有餘。由爾禪誦。罔替晝夜。後依判法師。住龍池寺。探窮涅槃三論之指。日誦萬言。計其億持。前後總得三百餘卷。大業初。詔住禪定寺。皇朝剋建金城坊之會昌寺。又詔居之。然藏性嗜幽僻。志靜嘿。每歲仲春。輒優游山水間。遂卜築玉泉。為投老計。說導不疲。開悟愈廣。後以亢旱禱祈。枯泉復涌。夏分常行方等懺法。日禮賢劫佛名。坐而不臥。垂二十年。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命以屍施飛走。後復收其餘骸。起塔於龍池寺側。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述文樹碑。

唐法護

其先趙郡趙氏。祖康為濟陰守。子孫家焉。隋初有趙恒者。以秀才。偕清河崔汪擢第。時號四聰。即其父也。年十二。連丁父母憂。哀慟氣絕者數四。服除。欲造河北。從名儒受業。遇勝緣。輒薙落。無難色。七日覆誦淨名。尋聽毗曇於志念法師。

聽成實於法彥法師。登具之後。隨究律部。復從嵩論師於彭城。采治攝論。由是以攝論命家大業三年。應詔住化遠寺。俄又詔住慧日寺。時年三十二。常講中觀涅槃攝論。今上在秦邸。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始攝論新本出。或以其確削。不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行良合。人以為有先見之明云。貞觀十二年。詔住天宮寺。仍知寺任。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于寺房。壽六十八。撰攝論指歸二十餘篇。行世。

護性朴直。而好道術。每服金石藥。至是大發。悶亂者數日。門人惶惶。夜詭言他物。以餅滓進。後聞其然。正色曰。吾之見欺。當自克責。且陷師於非義。是何理邪。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簡傲恬素。不下山三十年。訃聞杖策而至。哭盡哀曰。經論之士。代未嘗乏。至於純直。唯斯人而已爾。

唐慧斌

姓和氏。兗州人也。世習儒。斌博通經史。年十九。為鄉助教。二十三即從蕪染。徧歷經律肆。俄入臺山。脩諸靜慮。如是八載。又練業於泰山。靈巖諸寺。年三十四。始隸公貫。住秦州梁父甌山存道寺。隋朝為獻后。構禪定。以進冥福。詔與諸碩宿數。而斌夏臘最小。聲稱彌隆。亦像季之傑然者。後充弘福寺主。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以疾終。時年七十二。

唐慧休

生瀛州之樂氏。世業蠶漁。而休蚤知自拔。年十六。遇沙門巡里乞食。而感發焉。遂違親。遁投勗律師出家。時靈裕法師。有重名。方居鄴下。開導。勗命從之遊。始研華嚴。至五十餘徧。卒無所入。住渤海。聽明彥法師。成實論。無幾何。而彥化去。乃受小論迦雜婆沙於志念法師。各數徧。念曰。予於小乘。歲月多矣。今而值子。可虛度乎。乃為休區別部類。著雜心玄章鈔疏等。然冥府雖開空宗。尚梗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與曇遷禪師。尼論師等往來。揚摧攝論。領略義趣。周涉三遍。即造章疏。自爾大小諸藏。統緒可尋矣。然獨律部。未遑精閱。復習四分於洪律師。一坐席間。經三十餘徧。而岡測涯涘。顧謂其徒曰。予於經論如彼。於律如此。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礪律師。見其暮年尤勤至。嘗曰。法師大德猶爾疲勞。休曰。吾憶吾始脫塵樊。遂獲陶鑄。敢斯須離邪。所居寺凡四翻穢。武德間。劉黑闥叛。休率弟子二十人。守相州及天策府。以曹公徐世勳。領兵討誅。又能出私積。繼餽餉。寇平。曹公為聞。上詔賊所發地。除相州依舊外。其餘州郡僧尼。止留三十人。貞觀九年。詔入京師。固辭壽。九十有八矣。住鄉里之慈潤寺。門人曇元靈範克詔其業。

元高潔慕禪悅。隱林慮山。

範居弘福寺。振名京邑。

休康健至今。上伐遼。親幸其室云。

唐慧壁

生蘇州嘉興弘氏。七歲依流水寺出家。鬢具之後。訪道四方無憚夷險。三經四論。咨詢老復。靡所底滯。乃歸鄉里。以鬻來學。常坐不臥。四十餘年。老憑曲几。門徒數百。誨誘未嘗見倦色。貞觀末。七十餘卒。

唐寶相

生雍之長安馬氏。年十九出家。住羅漢寺。學專攝論。尤務行頭陀。以伏妄識。夜誦阿彌陀佛經。七過。稱佛名號六萬口。晝讀藏經。六時禮悔。如是四十餘年。未嘗廢息。後又讀涅槃。一千八百過。復兼誦金剛般若經。然而身無患惱。衣食隨緣。亦可謂善於脩己者。己將終。囑累道俗。必使先於念佛。且曰吾屍當燒散之。凡建塔勒銘等事。願弗講也。言訖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

又同寺法達。素勤儉。每赴齋供。得襯施。輒用以書繕華嚴經。焚香躬讀八部。般若百餘過。平居不畜門人弟子。年七十。歸隱雲陽巖。四載乃終。

唐道會

健為武陽。史氏子。器宇高簡。逸羣。初出家。住嚴遠寺。為四方道俗所歸嚮。然意以蜀僻陋。見聞不廣。乃入京求訪師友。益研究經論史籍。如是十年。且將還鄉里。講演以利導晚輩。屬時亂離。不果行。

義寧初。朝廷使詹俊李兗等。如蜀招撫。會致箋於丞相唐公曰。會有弟。性姿不肖。家門衰墜。其封爵除贈詰詔尚在。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劍門雖啟。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啟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唐公不能用。所在多私度僧尼道士。而宋冀尤道士之傑然者。檀於隆山縣。剏逮觀宇。度三十人於內。會遽投牒總管段倫。請以為寺。屬安撫大使李襲譽。引兵巡察州縣。偶過之。道士驚以為逐己。一時走散。觀遂定以為寺至今。

貞觀初。遊京師。因參琳師。脩辨正論。間有人誣告安州曷法師。在蜀以講演聚眾謀返者。且指會覘候。有司逮捕下獄。會志氣無所讐變。常為諸囚。開闡經論。自春至冬。未嘗輟。諸囚之久繫者。或縊縷不勝寒酷。會又以書抵檀越。無盡藏致裘履。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皆送別郭門外。會賦詩曰。去住俱為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聞者泣下。俄法曹裴希仁。以門學求見。談論之頃。微若陋其地之人物者。會曰。蜀雖僻遠。然由漢西都來。士之能以文章事業。顯名天下者。視中州。誠不多遜。明公當虛心。禮下賢俊。豈宜以聞見之狹。自鄙薄哉。希仁媿謝。貞觀末。卒年七十。

唐弘智

生始平槐里鄉之萬氏。隋大業十一年。入終南山。為道士。絕粒服氣。期於羽化。久之則形體枯悴。心神疲茶。偶趨京之靜法寺。從慧法師。問所以進道之方。慧曰。生以食為命。道以身為本。有食則可以養生。有身則可之謀道。此古今之通論也。未聞捐棄其生。窮乏其身。而事乎道者。故夫仙神脩練之術。皆如繫風捕影。鮮克成就。無惑也。於是示以安心遣累之法。義寧初。脫黃冠治業。如慧師之說。及武德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立。知乃詣省。請隸釋門。宰執聽之。且許隨意居住。然性樂幽寂。以至相寺尤深僻。而託迹焉。講華嚴攝論等。其陶甄庸俗。延納飢虛。資之糧粒。調之具泉。雖公格寺制所禁納。猶携引匡護。靡或畏避。此其出於至誠。可知已。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春秋六十有一矣。

唐明隱者

少學次第觀。十一切入。而所居專在五臺。始則中臺。木瓜谷寺。三十年。又佛光山寺七年。又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緇白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隱先隸昭果寺。於是追還。俾領寺任。龍朔元年。十月卒於寺。端坐熙怡。如在禪定。

唐明解

姓姚。住京師普光寺。精爽敏悟。心游才藝。琴詩書畫京師有聲。然負氣傲物。漸漬污俗。為長者善類所不取。龍朔中。詔凡三教之有學術伎能者。策試東都。第其優劣。以備擢用。解即罷道。欲因此際。以趨貴顯。遽褫去其所著袈裟曰。吾今脫此驢皮。與在人教矣。遂置酒集諸士友。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不久病卒。後見夢於僧之相善者曰。解以不信故。生惡道中。願以疇昔納交之情。恤其飢渴。僧為設食祭之。又夢致感謝意。

而當時畫工。有同役者。亦夢之曰。我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以辦。以卿之力。儻能書經一兩卷者。則所獲多矣。且復誦其所作詩。使習熟。而憶持之。乃已。畫工性殊鈍。誦凡十八過。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聊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野林驚晚吹。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贈。性斯內典章。嗟乎。明解一念之失。萬劫之累也。悲夫。洺州宋尚禮。家世儒者。其文章。好為譎詭輕薄語。所處素窘儉。屢乞貸戒德寺。久而僧益厭苦之。尚禮作伽斗賦以誚。流俗爭誦。以為口實。貞觀中。尚禮病甚。悵惋擾攘。兩目圓赤。現餓鬼相。見者咸畏。少時絕。

周神楷

姓郭氏。太原人也。漢林宗之裔。後以父宦。遂僭籍于京兆焉。伯仲六人。楷其季也。幼志不群。遂師事明恂法師刳落。恂即大乘恂也。年滿受具。凡大小經論。靡不研究。遂闡攝大乘俱舍等論。後講淨名經見古師判處。因歎以為未盡者。乃於安陸

白兆山。撰疏以明己意素巧慧。嘗於剡溪南巖之下。映池水塑己像。切肖焉。後詔天下高行才學大德。赴京師。豫翻經論。楷配居崇業寺。天后朝。遂卒於寺。弟子樹塔于南逍遙園。寔大乘基之法門猶子也。

唐詮律師

世居五臺縣。出家受具。即習毗尼。姿性淵靜。其平居不為外物撓亂。惟匡訓諸徒而已。然遠近事。靡不豫知。凡有教門關係者。必以告人。而使之脩飾備防。時謂得他心通云。三衣一盞外。無所營治。寢室虛寂。客至但清晤良久。一挹去。雖湯茗不設也。入滅之日。祥自鬱密天樂錚鏦。闔寺皆聞。異香紛馥。乃垂語辭眾。趺坐而瞑。

唐法翫

生錢塘之馮氏。其先本閩之長樂人。祖宦遊于江東。遂家焉。世慕淨名之道。每置叢林之士於別室。以齊施之業。而祈得嗣續。俄彥翫。克岐克嶷。性姿異常。稍勝衣。即白父求謝塵累。父訝而許之。薙落受具。探討大乘。無所底滯。獨念以為慧非定不發。五茲於定。其可小怠乎。乃於所居之靈智寺側。別構蘭若。以事寂嘿。同志之侶。造門請益。啟迪良多。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告戒侍者。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以其月十九日。遷塔于寺之山原。塔則白衣弟子。俞法界。子懷福姪希秀等。所建。

唐玄嶷

姓杜氏。不知何許人。始為道。士號杜鍊師。主給都大恒觀。俄薙落住佛授記寺。或問之曰。子何遽信佛邪。嶷曰。吾固易之所謂不遠復亡祇悔者矣。且生死颺疾。宜蚤圖之。苟臨衢整轡。中流竚柁。其能免於車覆舟溺者。幾希。若朝真拜斗劾鬼求僊。非用心之極至也。

會天后崇尚大法。闡揚上乘。聞其能舍邪歸正。出淺入深。詔充寺之都維那。嶷既浹洽禪教。益媿初失。乃設主客問答。著甄正論一部。後不知所終。

唐元崇

姓王氏。其先琅邪臨沂人。自晉丞相始興文獻公之子。薈居勾容。遂世占其籍焉。

崇幼孤立。志夷簡。年十五。捐謝塵累。從陶許遊。然獨以其至理未融。乃復究心竺典。研微探蹟。妙絕名謂。吳越緇素。舉餐德風。採訪使潤州刺史平陽公齊映。聞其行業。虛佇久之。會恩制度人。貢以充賦。開元之季。詔受心要於瓦棺寺。璿禪師。自是聲聞益以遠矣。金陵諸德。欽渴尤甚。請移配栖霞寺。至德初。杖錫遊京師。時右丞王公維。方治別業於輞川。與舍人蕭公昕相往來。焚香啜茗。酬唱般若。曾不知天下之治亂。主上之安危也。崇入終南。偶過之。抗論彌日。王蕭歎曰。佛法政

自有人。俄而涉河洛。陟嵩少。所在輒邀請住持。崇亟引去。無留意。東歷天台四明。遐觀勝槩。搜抉殆盡。如是數年。而後歸老鍾山。亦其首丘之仁歟。大歷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順風稽首。訪求宗要。併徇道俗志。屈主寺事。閱二十年。棟宇新好。既而退處高頂。四方學侶。輻湊。十二年八月二日。示疾而卒。壽六十五。越八日。葬于攝山之陽。弟子等共樹豐碑。以紀化跡於寺之門首焉。

唐靈一

生廣陵吳氏。九歲即薙落。弱冠受具。遂習毗尼有成效。家本貨殖。諸昆弟以侈靡相尚。一獨納衣錫杖自若。始從惟揚法[怡-台+貞]師學相部律。又依禪者隱空乾靖於會稽山南懸溜寺。以討論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及餘杭之宜豐寺。而足跡不入俗姓之門。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皆引分願交。扣襟尚友。其所尤善者。慧凝明幽靈祐曇一義宣。誠同門之三益。住世之四衣矣。然工辭章。樂吟咏。既著法性論。或遇良辰勝境。必掇筆申楮。以遣興趣。好事者錄之。名聞氣集。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示滅於杭州之龍興寺。壽三十五。弟子以遺命。行闍維法。樹浮圖。以表其地。左衛兵參軍李紆。嘉興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反。相與悼梁木之壞。慮陵谷之遷。刻石于武林山東峯之陽。

唐亡名僧

善誦華嚴經。然放曠不拘細行。上元中。遇洛中廣愛寺律師於滎陽逆旅。從主人。購酒肉相勞苦。律師大詬怒之。其僧飲噉自若。不為意。薄暮求水漱盥。遂趺坐牀上以誦。始發題則有金色光明兩道。自其僧口角出。律師遂媿汗。竟就臥。頃之覺經聲愈宏暢。而光明徧庭宇。於是律師起候之。則誦且四帙矣。及五帙。天欲曙。其光漸收。而其僧亦假寐。如禪定。且則律師具威儀。泣拜懺悔。然終莫能識其僧何人也。

唐洪正

姓常氏。未詳何許人。居岷蜀間。嘿持金剛般若經。晝夜不輟。時沙門守賢。與隣房。偶夜坐不能寐。聞隔壁聲。若有二人相語者。其一曰。我受命攝洪正柰何其旁有善神擁護。雖欲近傍。不可得。然而違限之罪。其何計以免之。其一曰。我知免矣。東門之地。有姓名相類者。今固民也。且嘗為僧。必將攝之以塞責。既而皆寂然。賢遽出門徧索。無所見。明日賢以語正。復往東門訊常氏。常氏之名洪正者。果昨夜死。賢始專業彌陀經。至是亦改從金剛般若矣。

唐惟憲

姓陽氏。富陽人。天寶中。遊四明之遠蓬山。樂其靜僻。遂有終焉之志。巖洞深杳。上有佛跡。始見於開元時。居無何。會海寇袁晁。放眾劫掠。憲方禪坐洞中。寇

至惡之。於是合二三百人。共舉大石。窒其洞。使不得出。俄寔從定起。喑鳴作聲。用掌擊石。如欲投以擊寇者。寇大懼。羅拜乞免。邑人重之。為立精舍。大曆八年也。太守裴傲。請署香山額。仍奉詔。度僧七人。以隸名其寺。貞元二年。冬跣趺而化。壽六十二。臘三十一。

唐志鴻

姓錢氏。湖之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家于鄉里之石門寺。即梁之靜林寺也。納具後。依茂苑道恒師。研覈律部。與曇清省躬相切磋。意以為先德之釋南山鈔。未盡善。乃著搜玄錄二十卷。盡囊括大慈靈巖已下。四十餘家之說。華嚴疏主澄觀。於大曆間。為作序引。以冠其首。春秋百有八歲。矣尚無恙。詔號長壽大師。世不敢以名而以字。則其尊之可知。

唐嚴峻

濰州之樊氏子。父碭州刺史昭王府司馬。峻材贍而學富。年十九。應進士舉。以丁父艱。投南陽佛寺出家。俄從遇真禪師於荊州玉泉蘭若。學觀法。入城憩大雲寺。眾以其素究毗尼。力請臨壇。模範季世。黽俛承命。後頓悟心要於觀淨禪師。大曆初。將往青原。證所見於思禪師。未達廬陵。會真卿顏魯公。一言而契。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以疏請。四年洪州刺史李花。迎止大明寺。是年三月。沐浴更衣。望空合掌而逝。壽五十九。既遷塔。弟子圓約立碑。

唐志玄

河朔人。善誦五天禁祝。悲願濟物。雖捐軀命。弗恤也。嘗行林野間。見一狐。方於古塚內。戴髑髏。服草莽。婉然靚粧美婦人也。薄暮獨立驛道傍。會少年車從至。因問。婦人何為者。婦人泣曰。妾家易水。父母嫁妾絳之張氏。未幾而夫死。舅姑老而很。妾身無所依託。父母雖存。念道遠。莫之歸省。是故徘徊於此。而思以自盡也。少年驚遽。下車跪曰。我易水軍也。今方以出戍。受代以歸。夫人誠有意。幸得以鄉曲。奉[銜-金+缶]轡則足矣。復奚至於自盡哉。婦人喜謝再三。將就車。玄呵止之。振錫誦祝語。婦人忽復狐形。前伏不能去。徐視之死矣。

唐慧靈

史未詳其姓氏鄉里。太中七年。上幸莊嚴寺。禮佛牙。因登大塔四望。見西北有廢址。曰此昔總持寺也。悵然久之。詔耆年問往事。眾推靈對。上嘉其詳盡。即賜紫。且詔脩復總持寺。三月十一日。三教首座辨章勾當脩寺。六月畢工。詔靈為綱任。既居厥職。清眾成序。上每加優獎焉。寺歲貢梨華蜜。色白而味佳。世所珍貴。靈竟終于寺。

唐大義

字元貞。姓徐氏。會稽蕭山人。生而秀朗。甫七歲。父以經典訓之。日可憶數千言。年十二。投山陰靈隱寺。習內法。開卷輒通。見者嘆賞。屬中宗以龍飛。恩度天山僧道。都督胡元禮。考試經。義格第一。獲鬢染。配貫昭玄寺。自茲聽習尤勤至。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就鄉里開元寺深律師。究四分學。深公既亡。乃遊京師。法華玄儼律師。愛其俊邁。謂之曰。于今傳法。非子而誰。未幾。鄉里稱心寺超律師。請任寺職。開元中。以親喪。轉藏經於天台佛隴山。天寶中。築室於故支遁沃州之地。以居。俗稱為北塢者。

始夢。二梵僧告曰。汝於此有二十日緣。寶應初。復夢前僧曰。本期二十日。今過矣。魔賊且至。不宜更住。既而袁晁。據剡丹丘。被害滋甚。義因與大禹迴律師。詣左溪朗禪師所。練治止觀。於是朝野士大夫。歸心焉。相國杜鴻漸。尚書薛兼訓。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嶠。其子浩。皆厚善。大曆己未歲。五月終於稱心。壽八十九。臘六十二。殯于北塢舊居。

唐清江

會稽人。未詳氏族。少即抗志物外。沮於父母之愛。故久而從落染焉。師事曇一律主。諷誦通利。識者以為釋門千里駒也。俄從守直律師。於淞陽天竺壇登具。仍依一公。習南山律鈔。且研究相疏。皆通暢無遺憾。善辭章。或賦詠。輒擅譽一時。性褊躁。雖尊長猶振觸不已。一公每優容之。後竟去。莫之遮挽。既遊歷迄。無所遇。乃悔歸。拜一公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一公憫其誠。遂為師資如初。大曆八年。江於汝瀆以鄉曲。見南陽忠國師。嘗有所傳授云。

唐雄俊

姓周氏。成都人。學博材偉。然無戒檢。每開講。得施利。輒以他用。且嘗縱鬚髮。竄名軍伍中。及有罪。又遁去薙落如初。大曆中。以疾卒。

時有暴亡而甦者。云見俊於閻王所。王怒敕使入獄。俊抗聲呼曰。雄俊若入地獄。則三世諸佛。皆妄語矣。且觀經所謂。造五逆者。猶得以臨終十念。屬下品往生。況俊未嘗犯五逆。而念佛莫知其數乎。語畢。即有寶臺。從西至。俊遂乘之而去。

唐潛真

字義璋。姓王氏。太原人也。後徙夏州。朔方崇道鄉。考珍。生二子。真其仲也。弱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隸名薙染于鄉里之靈覺寺。明年納具。探討律藏。經章論句。無不研究。代宗朝。新出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詔造疏。大曆八年十一月。疏成三卷。以進。述菩提心義。發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淨戒。十善法戒。共一卷。且復稟承不空三藏秘密教法。入曼拏羅。受成佛印。顯密二部。於是兼焉。貞元二年五月十四日。屬疾。尋集門人。遺戒切至。二十一日。右脇累足。誦彌陀佛號。終于興善寺。壽七十一。夏四十九。

唐神皓

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擢。齊景陵王西邸學士。其子陵。梁尚書左僕射。有文章。與庾子山齊名。陳亡佐治吳邑。遂家吳。皓吳產也。姿性耿介。矯矯欲脫俗。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詔精擇脩潔者。每州許度三人。皓獲隸籍包山福願道場。初從興大師進具。後讀南山律鈔於曇一大師。未幾。復歸隱包山。乾元初。詔以天下二十七寺。各選大德七人。使長講律法。眾請住開元寺。晚年究心圓宗別置西方淨社誦法華經九千餘部貞元六年十月疾。至十三月疾亟。顧謂弟子維亮曰。必歸我於洞庭置塔。是夜天無雲翳。而星隕如雨。遂卒於開元寺。壽七十五。臘四十三。其窆也。雪畫作碑頌。

唐靈徹

稟賦純粹。篤學善屬文尤工詩章居越溪之雲門寺。成立之歲。即聲譽遠播以毗尼講訓。從之遊者。如趨闐闐。秘書監嚴維隋州刺史劉長卿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豈徒諧黃絹色絲 辭。亦且悟翠竹黃華之指。過吳興杼山。時皎然如畫。方獲重名。一見遂定林下交。盡予包佶中丞書。推致殊甚。及徹見佶。禮貌非常人所得。後權德輿。又移書問徹於畫。畫答之。如前書。其為儕輩所許如此。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

唐少康

姓周氏。縉雲人。母夢鼎遊湖峯。遇玉女。以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他日生貴子。當保惜之。及生康青色光明滿室。香氣如芙蓉。稍長。碧眸朱脣。皓齒可畫。然七歲矣猶不語。佛生日。姆抱遊靈山寺。因指佛問之曰。識否。遽答曰。釋迦牟尼佛。聞者異之。父母知非世俗器。遂捨出家。年十五。誦經已。能盡五部。既薙落。卒於越之嘉祥寺受戒。習毗尼學。復聽華嚴經瑜伽論於上元之龍興寺。貞元初。至洛。駐錫白馬寺。忽見物。有放光照殿上者。趨視之。則善導和尚脩行淨土文也。康喜不自勝。遽祝曰。我於西方。果有緣者。此文當再發光。語畢而光益盛。又現無數化佛菩薩於光中。未幾。竟走長安善導影堂。致所祈禱。善像倏作佛身。語康曰。利樂眾生。同生安養。惟我與汝有是夫。頃之遇一僧其江陵果願寺。謂之曰。汝緣在新定。可速往也。即隱去。於是康造新定。日分衛聚落間。苟得錢。則悉乞小兒。使唱佛。一錢一聲。如是月餘。小兒羣逐康。唱佛覓錢。聲徧市肆。一年則見康輒唱佛。雖男女老幼皆然。不獨小兒矣。乃建淨土道場於烏龍山。築壇三級。制二十四贊。晝夜行道。以稱揚淨邦。遇齋日。康則升高座。集所化弟子。三千餘人於座下。教之曰。汝等可志誠觀我唱佛。康則抗聲曰。南無阿彌陀佛。俄有一佛。從康口出。連唱十聲。則十佛出口。狀若貫珠。康復諭於眾曰。汝等於今還見佛否。若見佛者。必得往生。貞元二十一年十月。跏趺放光而逝。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色。為之變白。塔于州東之臺子巖。

唐上恒

姓饒氏。臨川南城人。志學之年。從舅氏出家。日誦佛經。計千言。逮壯從南嶽大園師得戒。而聽稟雖勤。憚於遠涉。大曆中。請隸景雲寺。以便侍養。亟淹歲序。脩習無虧。尤於南山事鈔講貫通暢。貞元初。徙居預章龍興寺。與廬阜法貞。天台靈祐。荊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慧璣。友善。又相國姜公輔。魯公顏真卿。楊馮韋丹。四君子遊故四分遷善滅罪之說。所利益者多矣。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剡浮震旦男女。獲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示微疾。十月己亥。化於廬山之東林寺。葬全身於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栢。太原白居易為石塔銘。

唐清徹

初莫知何所從來。周遊律肆。密護根門。然學無常師。惟善所在。則服膺焉。始親吳之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其造詣深遠。而華望碩德。無不推稱。元和八年。乃摭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著集義記。凡二十卷。至十年告畢。今豫章武昌晉陵多傳誦之。

唐惟則

少遊京師。三學外。尤務雕塑像貌。以起敬慕。日即像貌以資成觀道。此脩行要術也。會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中。造奉慈寺。以追福其母。齊國大長公主。則與選入。以藝自効。未幾。復振錫荆東。禮阿育王塔於四明之鄞縣。塔蓋東晉劉薩訶。所嘗禮。其功德不可備述。於是則用七寶末。和膠漆。以模範之。及脫模範。切肖。眾嘆其有緣。則遂負以歸。充奉慈寺供養。京師莫不信嚮。後終於奉慈焉。

唐慧琳

字抱玉。新安柯氏子。卅歲隸靈隱西峯。事金和尚。受經業。大曆初。登具戒。三學一致。無遺憾。性嗜泉石。遁居天眼。即天目也。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類。上有二湖。謂之東西目。地深僻。多妖異。琳獨無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郎城南杜陟。請出山。就永福寺。登壇度人。己丑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請登天竺寺壇度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而高潔之操。終始不渝。大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之永安寺西山之陽。

唐廣脩

生東陽下混留氏。既落髮。隸禪林寺。即入邃師之門。以研窮教指。學者雲萃。且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又每歲行懺法七七。第四則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躬來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迎講止觀於郡齋。會昌三年三月十六日終。壽七十二。臘五十二。葬金地道場。嗣其法者。物外。咸通七年。門人良汶。發而闍維之。獲舍利千餘粒。以入塔。

唐宗亮

姓馮氏。明州奉化人。開成中薙落。隸州之國寧寺。登戒。學毗尼。無遺行。會昌之難。遁居鄉里之巖谷間。大中再造國寧。徵選名德二十八人。而亮與焉。建州太守李頻。為寺碑。有曰。律僧宗亮。禪僧全祐。是也。晚年益謝世事。不出戶者。動經節序。其往來若方于贈詩曰。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淨刳心塵祇有師。竟卒。春秋八十。

亮平生與貫霜擇梧不吟數十人。皆秉清節。結林下交。撰嶽林寺碑。集詩三百許首。併讚頌。行世。然銳心福敬二田。且為江東羅隱。安樂孫郃。所欽慕旨重。及郃著四明才名志。尤序其名於諸儒駿士之間。其為文士先達所加仰。如此。

唐文質

姓祝氏。衢之須江人。大德惟寬。其季父也。寬名重當時。質幼從出家。及寬被詔。入長安居大興善寺。復請授菩薩戒於內道場。而質皆在焉。年十五。誦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能覆習戒本。更二夏。講四分律。年二十七。講俱舍論。如是四十年。而大經大論。通暢者多矣。後問心法於大悲禹跡二禪師。乃歸領徒於諸暨之法樂寺。虎伏座下。若聽所說者。質為摩頂。使母噬生物。虎妥尾去。會昌詔沙汰。質遁永嘉之樂清縣大芙蓉山。太中初。太守韋公。屢致召命。質固辭。於是強舁之入城府。居開元寺積歲月。所得檀施。悉以造佛殿講堂房廡等宇。而像設之嚴飾。藏教之完治。皆其費。俄而會稽廉使貳沈公。以呂后山院迎之。以歸。院蓋寧賁禪師舊化地。質至。惟寓一榻於草菴而已。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別于眾。十五日。端坐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窆全身于靈谷。塔既建。越州刺史段成式。敘其行實。

唐增忍

沛國陳留史氏子。蚤歲鄉校讀書。稍長偕計對策。不得志去。俄西遊賀蘭山中。愛白草谷。遂掛冠落髮。結茆以居。鄉里慕之。不待分衛。而酥酪之饋日給。會昌五年。詔廢教。以地邊遠。不在禁例。節度使李彥佐。尤加敬。為於龍興寺。別建白草院以邀之。大中七年。刺指血。繕書諸經。二百八十三卷。彥佐慮其成疾。諭之曰。師大乘學。要當久住世間。荷負正法。以利益含識。顧茲破肌瀝膜。以從事筆研。而促其壽命。豈孔子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哉。於是著三教毀傷論。以見志。九年讀大悲經。究尋四十二臂所表法。至無畏手而疑之。乃結壇禱請。閱旬浹。感空中雙拳正印。歷歷可覩。因命工繪之以傳。著大悲論六卷。或謗其非。忍復虔請。且使工濯筆銅碗以俟。忽寶性一華出碗中。枝葉鮮明殊甚。感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於白草院。壽五十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塔全身於水館之南。

唐元表

性訐直。平居好品藻人物。故與世多忤。究毗尼。工洙泗學。方術伎藝。無不該綜。蚤年依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席。廣明中。巢寇充斥。因南遊。止越之大善寺。開南山鈔。義理縱橫。談吐鴻暢。每揮塵。學者忘倦。江表諸匠。皆悅服。世號監水闍黎。著書五卷。名監水集。

唐願誠

姓宋氏。河西人。胄緒儒先。尤傳竺業。母陰氏夜夢。庭樹盛願千華。獨結一果。奇特可愛。乃有孕。及臨蓐。卒以願誠名之。至出家不易也。稍長。師事行嚴。而稟其訓。大和三年。始落髮。五年具戒。無何。會昌沙汰。誠即遁去。形服不為變。大中初。法門愈益振。誠獲歸治佛光寺。上聞詔賜紫衣。李氏據并門。每從數百騎來遊。見識大加敬愛。為上疏天子乞號。詔號圓相。兼充山門都檢校。光啟三年。羞饌施衣。延僧供養。方鳴鐘。將至齋堂而逝。達塔樹碑於寺之西北一里所。

唐全玘

餘杭人。時法濟大師。行化徑山。玘即求以剝落。後於衡嶽結草菴進道。木食澗飲。無所待於人。耐寒暑。以槲葉自蔽。更伏臘未嘗易。客有贈玘詩者曰。巢居過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上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

梁彥偁

姓龔氏。吳郡常熟人。志務求師。晚得繼宗記主。而請學焉。儕類響臻。律風孔扇。其地遂為毗尼淵藪。

嘗有虎。夜伏寺閣哮吼。偁察知其中獵矢而然也。念將登閣救之。弟子諫阻。以為虎驚獸也。動輒有所傷。且彼方以藥發而狂。大人雖慈憫一切。或者其見暴奈何。三鼓矣。眾皆困臥。偁獨持炬火。拔虎所中矢。虎弭耳頓首。若拜謝狀。明日獵者朱德。謂虎已死。而求之於寺。偁以矢示之。而德亦尋悔過。

武肅錢王。殊加敬重。每脩佛事。必召偁誦祝施食。一日覆肩衣墮地。俄而如故。若有物為搭之者。往往見鬼神。侍立其旁。貞明六年六月。卒于破山興福寺。壽九十九。

又有壽闍黎者。專志南山鈔。唐末。揚氏僭有江南之地。頻召府第供養。不畜長。儻然自得。誠莫可以世俗事干其慮者。方臨壇秉羯磨。而忽爾告殂於覆釜山側。楊氏聞訃驚嘆。

梁國道者

隱居廬山雙溪院。禪誦之暇。獨務灌園。蔬則一聽他人採掇。不為禁。或問其故。曰我以無心種。彼以無心取。彼我皆無心。而物之存於中者。可既乎。則天地吾園。風霜雨露吾灌矣。吾又何勞哉。修睦僧正聞而躉之。贈以詩曰。入門空寂甚。真果

出家兒。有行鬼不見。無心人謂癡。久之終。葬山中。

梁齊己

生益陽之胡氏。幼出家於大湫山寺。既受具。遂習律儀。臻其奧。性嗜吟咏。蚤歲即有重名。每以未得心法之妙為恨。乃遊方。徧造藥山鹿門護國之席。卒典寶石霜。梁革唐命。天下方擾攘。高季昌逐雷滿於渚宮。而自稱荊門留後。尋受朝庭節度命。逮莊宗自河東入代梁。則高氏因據有一方。而名節之士四至。龍德初。起己為僧正。仍月給俸。館於龍興寺淨院。非所好也。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己頸有瘻。纍垂如匏壺。時號詩囊。擁破納行山水間。陶然以樂。曾莫知世之治亂也。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此其趣興何如哉。詩與華山處士相唱酬。卒別稱衝嶽沙門。有白蓮集。行世。

後唐從禮

生襄陽。性殊孝友。鄉里頗譽之。逮失所親。乃出家。受具足戒。時年已長矣。及從師學律部。尤苦睡魔。每以資質昏濁。引鐵錐自刺其額與掌。逾半稔。所通纔傳授問答語。然精厲持守。造次顛沛無所違。梁乾化中。遊天台。掛錫平田精舍。俄推為寺上座。慎重莊嘿。喜怒不形于色。嘗謂眾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如象無鈎。如猿得樹。此心豈易制哉。平居必布薩。故其志誠。與鬼神接。夏旱。主事僧。以園蔬枯悴。請祈禱。禮曰。但於真君堂。燒香可也。已而兩三日不止。又須木依水棧度人。力不易致。白焉。禮曰。我當向真君言之。忽大風仆樹。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府。建金光明道場。施利隨散。寒暑唯一衲。夜常坐不臥。一食外無羸長。同光三年。冬十一月卒。壽七十九。臘五十二。闍維收舍利起塔。

後唐無跡

姓史氏。朔方人。大中九年。迹十三歲。乃捐俗。依白草院法空大師落髮。咸通三年。獲進戒於京師之西明寺。既工講貫。復善琴書。先是恒夫唐公。嘗鎮朔方。至是待以家僧。為請於兩街功德使。隸名西明寺。會詔迎真身於鳳翔法門寺。右軍副使張思廣奏跡充讚導。時上躬御法筵。大悅。宣賚稠厚。光啟中。歸鄉里。以所傳於京師。佛頂熾盛光降吉祥道場法。為府帥韓公。結壇脩設。感致瑞應尤多。晉景福中。韓公奏請。住持廣福寺。塞垣之求受菩薩戒者。日填擁。梁貞明二年。中書令韓洙奏。署號曰鴻遠。同光三年。四月一日。坐逝於丈室。貌如生。觀者歎異。中令命布漆以奉。軍府從事薛昭。紀其事於碑。

後唐誠慧

姓李氏。蔚州靈丘人。父母嘗為五臺之遊。共即文殊像前。禱之而生。後真容殿釋法潤。觀其俊秀。於是勸之出家。而落髮登具焉。慧學間經論。性嗜林泉。王子寺沙門湛崇等。久餐令聞。願挹清規。因相與請為寺主。蒞事之暇。轉華嚴經數盈百部

。時克用以節度使。據并門。梁太祖。方受唐禪。干戈相尋。中原塗炭。先是克用。與慧有舊。會中流矢。創不時發。念欲見慧。以道衷曲。且託之祈福。慧至。克用躬拜。號之國師焉。莊宗即位。詔賜紫衣。仍賜號。固辭。同光三年十二月。囑累門人廷珪曰。吾化緣已畢。請自此辭。各宜進道。理無相代。言訖入丈室。右脅而終。壽五十。臘三十。上聞哀悼。喪事遣內侍監護。賜祭三日。闍維收舍利五色。起塔。諡曰法雨。塔號慈雲。

後唐可周

姓傅氏。晉陵人也。蚤年依建元寺出家。性姿勤敏。遂往豫章。稟法華慈恩疏於雲表法師。日就月將。說臻淵奧。乃戾止台越。以利益群眾。梁乾化二年。赴杭州龍興寺開演。黑白駢集。時武肅王錢氏。有兩淙。命居西關之天寶堂。周因晝夜講說不替。日夜為鬼神。其可已乎。自是或每見物扈衛其旁云。復有巫降神者。久不降。頃之附巫曰。吾隨諸大神。聽法西關天寶堂。故遲耳。王聞而加敬。贈周金如意鉢紫衣。號精志通明大師。天成元年。終于觀音院。周嘗著鈔一卷。解宣律師法華經序。今無復存。

後唐辯光

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唐左庶子兢之裔孫。幼辭家。入陶山寺。刈[髡/采]受具。工詩。善草隸。聞陸希聲謫宦豫章。往謁之。得其草法。五指撥鐙訣。光書自爾益進。轉腕回筆。尤妙絕。乃西覲京師。時昭宗在御。詔於榻前揮洒。賜紫方袍。後謁華帥王建。奏署廣利。自華歸里。謁吳越王武肅錢氏。待以客禮。長興中。歸甬東以卒。太守仰詮素重光。為治後事。葬之三年。復議從闍毗。及發棺貌不萎仆。髭髮爪甲皆長。眾收燼餘塔焉。弟子從瓌知琮皆得其墨訣。有當時士大夫。若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所贈歌詩一集。平生著述一集。

晉自新

生臨淄孫氏。出家落髮。受具戒。即究空寂學。聞雲居膺禪師。化行鍾陵。竟造焉。既領指。侍左右。不忍去。久之膺示寂。新因遁居廣德山中。時文穆王錢氏。方以吳越世子。率師伐宛陵。偶入山寺。而群僧竄匿不在。獨新危坐。無懼色。詰其故。對曰。今東西皆賊也。雖欲避。將安之哉。世子以其直。及師凱旋。因偕以歸。武肅王加愛之。使居瑞應院。署號廣現。

初新嘗採藥宣城山中。始入一洞。殊曖昧。行僅數里。日光晃然。旁有穴。虛明通曠。清溪古松。上下映蔽。隈隅草菴絕人迹。見老僧擁衲暝坐。俄開目問新。何來。新為言狀。曰噫渴矣。出火爐中煑茗啜之。薄暮僧謂新。留此。我且有所往也。竟升松抄。跏趺鳥巢內。夜半聞誦法華經聲。又聞叱虎聲。清亮出林籟。明日新乞住。僧曰。自我來此。百見草枯。非子能住也。問飢否。適溪岸有稻數百穗。相引取十餘

穗。授得穀。舂米和野蔬。作鬻以啖。遽送出至洞口。謝曰。茲豈偶然。相會如此。頃茗與粥糜。非烟火物也。吾知子自爾無復飢渴之患矣。後再往。終莫識路。

晚充寶塔化主。天福中卒。年八十。

漢洪真

生滑州酸棗洪氏。既出家。即誦法華。通大義。且日課。積數至萬部。既而詣朝堂上疏。願焚全身。供養佛塔。或[讚-貝+日]以為惑眾。又於國家非吉兆。詔切責禁止之。真歎曰。是固善根淺。而魔障強也。奈何哉。乃退居廣愛寺。盡出衣蓋施四眾。尋無疾而終。其屍趺坐。更數日。顏貌不萎變。闍毗。舌根益鮮潔。名重伊雒間。春秋纔五十二。

漢若虛

隱居廬山。以誦經。不出戶室者。累數年。江南李氏慕仰之。數徵聘。終不起。每日。老僧無德。寧敢勤上命如此哉。苟復頻數不已。則吾有遁之深山窮谷。永與世辭而已爾。自是朝庭不敢強。或時以香茗衣物賜。猶引却者不一。則其清慎可知。乾祐中。盛夏坐亡。身雖停久。略無摧敗之色。穢惡之氣。噫異矣。

宋師律

姓賈氏。范陽人。唐丞相魏國公勣之裔孫。年十五。即於憫忠寺。禮貞涉為師。而落髮焉。既圓具足。乃南遊。咨扣心要。自唐季都汴。天下之人。率以為歸。故律之戾止。士大夫莫不宗仰。因營構夷門山中。以闡所學。詔以紀年。扁其寺曰開寶。命服徽號。榮寵多矣。而律視之蔑如也。乾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召門人垂訓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遷輦。葬於北部鷓[義*鳥]之原。進士賈守廉。銘其塔。

宋守真

姓紀氏。永興萬年人。其先以黃巢之亂。西徙於蜀。而占籍焉。至真則蜀產也。始冠。偶遊聖壽寺。見脩進律師。而慕其行。遂依之薙落。習起信論於朗公。受法界觀於光公。傳瑜伽教於演秘闍黎。莫不皆臻心法之極要。四十年間。演暢無怠。因蒙賜號昭信。一日謂弟子遇緣曰。出息不保入息。此雖俗諺。而切於理。吾與汝其可不務乎。乃營二塔於廣度院右。以其成於開寶之初。遂額之開寶。四年八月五日。集眾稱佛號以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三。闍維獲舍利圓瑩。葬之開寶塔云。

宋巖俊

姓廉氏。荊州人。幼入空門。長圓戒德。乃復徧遊衡廬。以探禪指。嘗偕一友至鳳林。迷道入深谷中。見滿地棄擲。皆金銀物。其友遽色動。顧謂曰。此間幸無他人。在。可攫也。且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君其奈何不屑意哉。俊行未即應。友固請。俊曰。昔管寧鋤園遇金。視同瓦礫。吾輩出家者流。尤宜慎守貪戒。而有媿古人可乎。

然吾茲一身。衣食有餘。得之亦復奚用。他日待吾把茅蓋頭。第當取以供眾也。竟捨去。尋謁舒州投子山同和尚。投子問曰。昨在何處。曰在不動道場。曰既是不動。何由至此。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因許入室。受記荊。久之辭還。路出汴京。為隴西公梁資所留。而捐所居宅。為伽藍。以處俊。

會周受漢禪。寵遇優渥。蓋高祖世宗。皆於俊寔布衣舊。異日相見。每施拜跪。及是賜賚故加厚云。乾德四年三月。疾篤。弟子使醫進藥。噤不受。垂戒囑後事。合掌怡顏而滅。享壽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四月八日。葬全身於東郊之豐臺村。寺額觀音。一門三院。東西二堂。眾常不減數百。五十年間。率飯僧萬百千計。誠京城第一禪林也。賜紫袈裟。號淨戒。皆周命。

宋宗淵

姓宮氏。高密人。幼習儒業。稍長忽辭親。落髮於東萊北禪院。俄參歷江南諸禪席。以究明圓頓宗指。且嗜詩辭。每有吟詠。則以齊己為師法。曰吾當練字煅句之時。緣情錯慮。將高出曾霄之上。而深入重泉之下也。悉攬天下山川形勝。自以為無足愜己者。乃居宜陽柏閣山。以求其志。孤介脩潔。凡俗不易造見。日持誦觀音普門品。蓋嘗有善相者。以淵為不壽。而勉之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令工作龕座如鹿頂。且趣之曰。明日要用。毋緩也。明日果坐逝。年八十三。樹塔於寶雲之原。而窆焉。所著述有西洛集。行世。

讚曰。

| | | | |
|------|------|------|------|
| 至哉心乎 | 體本明靜 | 孰蔽撓之 | 有萬其境 |
| 如水斯波 | 如鏡斯影 | 波非水生 | 由風之行 |
| 影非鏡出 | 由物之質 | 風休水平 | 物去鏡明 |
| 境滅心寂 | 念亦奚得 | 於三界中 | 動用俱息 |
| 以念攝念 | 攝所攝離 | 無思無慮 | 以至無為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八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九

澗東沙門 曇暉 述

忍辱學

持志科

晉支孝龍

淮陽人。美風姿。少喜清言。常以小品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從之遊。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膚髮。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唯寞。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安而愈安耳。初得放光。便能講解。學者追崇之。後不知所終。

晉康僧淵

西域人。生關中。梵相而漢語。有志操。誦放光道行。為心要。成帝時。與康法暢支敏度俱渡江。有才思。名譽甚遠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捉麈尾行。每遇名賓。輒清談盡日。庚元規曰。此麈尾乃常在乎。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有風韻。著傳譯經錄行世。

淵以清約自將。每行乞食。人初不知其賢。偶逢陳郡殷浩。浩與語。終日不能屈。為改觀。結友。琅邪王茂弘。以鼻隆眼深戲之。淵曰。鼻眼人面之山淵也。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聞者以為名對。建寺豫章山。帶江近邑。有茂林脩竹之勝奇。比丘多過之。歿於此山。

晉竺法乘

不知何許人。敏悟絕倫。依竺法護為沙彌。護愛其清真有氣節。護住持殷富。長安有男子。世奉佛。一夕蒼黃入寺。從護借錢二十萬。護未答。乘年十三。從旁對曰。和尚意已許矣。客退。乘曰。觀其人情色。非實借錢者。特欲相試耳。護曰。吾意亦以為然。明日男子領其宗人百餘輩。來請戒法。且謝借錢之過。曰妄以世俗。仰測道德。為愧。自是乘名聞關右。後遊燉煌建寺。從之者如雲。至武夫悍卒。戎狄頑很。向化革心。既歿葬其處。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以高潔致名。

晉竺僧度

姓王氏。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少孤。天姿秀發。獨事母。以孝聞。年十六。求同郡楊德慎女茗華為妻。既納采矣。而茗華母亡。俄其父又亡。繼而晞母亦亡。由是感悟。易名出家。妻移書以承宗奉祀之義勸焉。係之以詩。辭尤悽惋。度不為動。答書與詩。以見其志。而絕之。卒究羣經。著毗曇旨歸。行世。

晉慧持

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長八尺。風神俊爽。年十四。讀書日倍同學。年十八出家。與遠俱師事安公。精究經論。在廬山三千僧。推以為冠。其姑為尼。名道儀。自江夏觀化都下。持送之。止東安寺。衛軍王珣因賞識。珣既請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出中阿含經。持為詳定。後還山。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珣以書問甯。遠持兄弟孰愈。甯答曰。誠今日之二難也。王曰。然觀其兄。則足以見其弟矣。又惡得而優劣哉。羅什致書。願結為友。持欲遊蛾眉。遠留之不可。曰人生愛聚。若獨喜離何如。持曰。出家當以西方為期耳。徑去不顧。時桓玄殷仲堪在荊州。持無停意。止蜀之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刺史毛璩。雅相傾挹。道俗爭追崇之。有譙縱者。攻殺毛璩。據蜀自王。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入持所居。眾驚潰。持方盥漱。神色無忤。道福至旁。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汗下。出謂人曰。大人故與眾異也。以義熙八年卒。將終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若行住坐臥。宜自謹。經籍在東間者。以付道泓。在西間者。付曇蘭。遂歿。壽七十六。

晉慧永

生潘氏。河內人。年十二。師事沙門曇現。學於安公。而與慧遠善。同遊匡山。依止西林。有一虎。隨永常臥室中。客多不敢造門。永每叱去之。以進客。嘗出邑暮歸。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過。永以杖指馬。馬驚走。營主墮地。因致疾。且就永寺悔罪。永曰。非貧道本意。必戒神所為耳。

填南將軍何無忌填潯陽。駐虎溪。請永及慧遠相見。遠擁徒百餘。皆端整有風敘。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獨執杖持盃。儵然而往。當時之人。莫不高永公之標致。而偉遠公之模範也。義熙十年歿。壽八十三。又沙門僧融。亦有高行苦節。通靈。能伏鬼物云。

宋道淵

生寇氏。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善經論。潛光隱德。世莫知之。後開講。使學者積滯冰釋。移止彭城寺。宋文帝特師敬焉。沒壽七十有八。弟子慧琳。通內外典。誹諧好談笑。長於製作。然誕傲矜伐。頗為清議所黜。宋世祖雅重之。家見常昇獨榻。一日淵詣傅亮。而琳先在座。不為淵禮。坐自如。淵怒見於色。亮杖琳二十乃已。後琳著黑白論達性論。皆詆訶釋教。顏[這-言+(衣-丩)]之宗炳駁之。各萬餘言。

宋道溫

生皇甫氏。玄晏先生之後也。事廬山遠公長安什公。住襄陽檀溪寺。善大乘諸經。樊沔間。師宗之。吳國張邵填襄陽。子敷嘗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莫之能測。邵躬往候之。後從容謂曰。法師如不棄。當處以別駕。溫即日引去。曰彼且桎梏我矣。邵嘆恨。孝武建初中。自江陵詔至京師。止中興寺。大明

中。詔為都邑僧主。四年皇太后。造普賢像成。就寺齋房慶讚。感應真之瑞。賜錢五十萬。詔闢齋房。為天安寺。太始中歿。壽六十五。有沙門僧慶。善三論。惠定善涅槃毗曇。僧嵩者亦以能講授聞。但莫年邪執。死時舌本先爛云。

宋道亮

不知何許人。住京此北多寶寺。悟解絕倫。神觀英特。然性剛忤物。元嘉末。被徙南越。時人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景可逃乎。與弟子智琳等十二人。留廣州。六年講授眾經。化行嶺外。大明中。還止京師。法席復盛。著成實義疏八卷。太始中歿。壽九十九。

同時有沙門靜林慧隆。俱有道行。林善涅槃經。隆嘗臥疾。有送和劑。至者云。秣陵令所送。授已忽不見。隆服之即愈。蓋神授也。

宋智一

居靈隱山中。標致高潔。儵然有出塵韻。望之知其為世外士也。姿性善嘯。引聲一發。宵眇入雲。抑揚縱翕。殊合律呂。颼颼淒切。聽者生哀。謂之哀松梵。養一白猿。遠放林壑。竚立呼之。調極清婉。猿則隨至。謂之白猿梵。眾因以猿父目之。若乃像前讚詠。塔下歌謠。或唄起經筵。或頌流齋會。使物類感之。則此心之虛靈。進於善矣。

齊曇遷

生建康支氏。少出家。遊心竺義。兼通孔老。善辭章。研究十地。嘗註之。以行世。巧於轉讀。梵聲清婉。特拔終古。與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遊。初居祇洹寺。後徙烏衣寺。終始一節。不為世俗變也。范曄既被誅。合門十二。喪莫敢舉。遷貨衣蓋。營葬焉。孝武聞而義之。謂徐爰曰。卿著宋書。慎勿遺此士也。建元四年卒。壽九十九。

齊法慧

生夏侯氏。不知何許人。持律甚嚴。隱禹穴天柱峯。誦法華經。足不履人間者三十年。為汝南周顒所師禮。王公貴人。得一識面。為一時美談。終於所居云。

梁僧喬

生吳興之華氏。少隸龍光寺出家。嘗聞前脩立義同異於僧旻。且慕其論議英敏。撫掌屢歎。願師事之。隆昌間。拉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請旻移住。以遂研究。疎衣糲食。貧寒不小變。閱三四年。優習經論。於是旻還莊嚴。時沙門慧生。問旻曰。諸子優劣。可得聞乎。旻曰。喬之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固遺法之所寄也。整之精勤博綜。情懷可重。亦同業之所推也。淵之心性偏激。濟之尫羸。紹之資費蕭條。雖不免於累。而皆有所成。則其志之同如此。天監初卒。年三十六。

梁慧韶

生丹陽之田里。其先潁川陳氏也。幼養於兄。以友悌稱。年十二。出家稟戒。遊京揚。聽莊嚴旻公釋成論。僅再講。即盡記憶通暢。因謂同學慧峯曰。吾如是。將非其所開之義淺歟。抑其善教然歟。遂更依藏法師於開善。鑽仰日至。後依龍光綽法師。貧無以得論本。眾共斥不許住。時方嚴寒。獨一帔。因鬻之以資寫論。久之武陵王瑱巴蜀。邀與俱。訓徒龍淵寺。嘗講罷。坐房中。見神人青衿服。致敬曰。法師幸常此弘道。當相擁衛也。先苦氣疾。每思慮輒發。至是頓愈。法席推為成都盛。凡學者有失。皆自罰。性不騎乘。間赴貴家請。值雨潦泥淖。必策杖戴笠往。天監七年。忽染微恙。醫者以猪脂藥進。拒不服。而禮佛誦經。顏色怡悅如常時。候問者以為喜。乃告曰。吾茲無處不痛。政若敗車行路。常患摧折。但自強耳。頃之卒于寺之摩訶堂。是年七月三日也。春秋五十四。既卒。民有應始豐者。夢被攝。至閻王所。聞趣迎韶法師。及至。王降階。合掌頂禮。還坐殿上。畫文書。作大政字。俄法師飛騰去。安浦寺尼夢。送法師等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

梁慧皎

未詳姓氏。會稽上虞人。住嘉祥寺。好學。春夏講演。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于世。又嘗以唱公所撰名僧傳。黜隱遁。而取榮顯。誠非吾釋割親逃祿。蕪染本指。於是作高僧傳十四卷。且曰。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後不知所終。

梁曇准

弘姓。魏郡湯陰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善涅槃法華。住昌樂王寺。既承齊之竟陵王講說。遂南渡。止湘宮寺。隨席談論。不憚涂沮。次公嘆曰。此北道人。非徒其容止言笑可觀。至於烈亮恢廓。揚摧理妙。殊有標致。臨川王映。長沙王晃。尤加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造房接足。請誥戒。北面而成業者。二百餘人。天監十四年終。壽七十七。寺復有智深比丘。亦魏人也。博綜經論。天子王侯。莫不寶禮。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語及北方僭叛事。輒愠見於色。由是自致廢棄。不甚顯。

梁道宗

荊州江陵人。氏族則未聞也。蚤歲蕪染。居瓦棺寺。性脩潔。動靜有常度。力學甘貧苦。齊末大饑。分衛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且誓以死化誘。已而卒。壽五十餘。

法敞居延賢寺。其進業固窮。視宗殊未讓。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功焉。

梁慧簡

有道業戒行。素以膽勇。為建武王公門。師及王公出墳。荊州。邀與之偕。州治之東偏。有別齋三間。尤便近。然空無人居久矣。蓋以數見怪異。而易致凶惡也。至是而簡得之中一間。以奉佛像。旁二間以安經書。以接賓客。簡當臥未起。俄見一黑衣無目人。從壁間出。倚門立。簡時心目了了。即欲語不可得。然意念觀世音。不小輟。其人曰。知君精進。故爾相試。今能操守不亂如此。吾又安敢逼哉。忽入壁間。不復出。簡徐起澡盥。禮誦訖。以倦復就寢。夢向所見人曰。僕自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不能容。君既淨行自脩。故以相讓。毋恐也。自此絕無他。雖歷積載如一日。去後終無有繼簡者。

魏道登

生東莞芮氏。聰警有信力。聞徐州僧藥明經論。挾策從之。悉究涅槃法華勝鬘。後從僧淵究成論。譽動魏都。屢見徵聘。同學法度曰。盍行乎隨方適化。為物津梁。彼慧遠拂衣廬阜。曇諦滅迹昆山。亦祇一時耳。豈可以今日比哉。及到洛陽。寵逮族屬。以其本姓不華。詔易耐氏。玄侶追隨。講說斯盛。晚年居恒岳。遂終於報德寺。壽八十五。時景明間也。

魏法貞

未詳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居洛下廣德寺。年十一。師事道記。誦法華經。意所不解。隨以造問。遂通曉其義。記尤加獎。稍長善成實論。與僧建齊名。時人以建文句無雙。以貞為入微獨步。且相友愛。每講。聽者千數。得襪施。造像供養。清河王懌。汝南王悅。並頂禮奉訓戒。會魏德哀陵。以圖南邁。以梁普通二年。貞為進騎所及而死。春秋六十一矣。建清河人。又有慧聰道寂。皆記公弟子。學亦可尚。建南達江陰。止何園寺。武帝詔集僧於樂受殿立義。而建之業頓進。聰寂不知所終。

魏僧意者

每聚徒於太山之谷山寺。寺有高麗像。相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岡像。岱京像。凡七像。皆金銅範模。相好姝麗。列之殿堂。不置關鑰。以縱瞻仰。而鳥獸無敢入者。故靈裕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謂其神通冥著。不知何所從來也。意束躬供養。迄於暮齒。

將終之前一夕。見已亡沙彌。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役。廢脩道業。竊聞天帝。不久請師講經。願因一言。獲免形苦。意即澡浴更衣。焚香端坐以俟。未幾。果有冠服羽儀。如世之貴顯者。入寺。而意竟逝。且其都講維那職事之人。各在異邑。驗其逝去。皆同日也。

齊曇遵

河北程氏子。少厭欲塵。而容色美盛。嘗投法光出家。光公恐其或染或淨。遣令返俗。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為員外郎。非其志也。復請光公。而光公猶以前患不許。遵跪啟曰。今畢命歸依。永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識至。即為授具。而就勗督之學。功踰一紀。一乘頓義。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初化行洛下。流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以言教。攝治相襲。而無著述。丞相淮陰王肱深器禮之。年踰七十。舉為國都。尋陞統。俄而小疾。坐誦維摩勝鬘。終卷而逝。年八十有五。遵賦性清高。舉止有法。開戶褰帷。形無妄涉。口靡俗談。目罔邪睹。然而敬愛前脩。撫循後進。世罕其比。光公終日。遵方居齊州。聞訃號慟。悶絕從牀墜地。熱血涌口。其孝如此。

齊曇衍

南兗州夏侯氏也。生而齒牙具。人以為異。七歲入鄉塾。十五本州推擇充都。公事暇則聽講僧寺中。十八舉秀才。至鄴都。過光公法席。即稟歸戒。究心佛乘。年二十三。遂依光祝髮受具。愈益進學。至忘食息。或有所疑。咨之碩宿。皆辭讓不能對。嘗顧謂其徒曰。吾從師以來。心有未悟。每思之而得。譬猶低目面牆。冥無所睹。稍延頸出戶。則近遠斯見。由是玄化所被。自齊鄭燕趙。靡弗輻輳。雖遭緣沮。安苦莫變。故趙郡王叡上洛王元海膠州刺史杜弼。懿戚重臣。深加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隋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合掌稱彌勒尊號。顏色怡悅。日正中。乃逝於洺州。盧氏。先是有夢。衍服朱衣。髻垂肩上。二童侍後。於空中向西北行者。世以為生天云。

齊僧遠

性踈誕流宕。不脩細行。住梁州薛寺。武平三年夢。一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自縱造惡。何不取鏡照之。覺而驚悸流汗。日映盆水見。目旁色黯然。初以為垢膩也。遽捫滌之。忽眉毛隨手墮盡。大創艾。每事必循律法。罔敢戾。月餘復夢。前人喜曰。知過而改。是之謂智。勉之。毋蹈往轍也。明日面目津潤。眉毛稍出。由是脩練。為鄉里所歸。

齊曇隱

河內史氏子。少厭塵俗。尤遵戒檢。誦經凡三十萬言。日夜憶持。以為常。年滿。從道覆律師受具。又依之聽稟。精勵匪流輩比。後賴光公陶染。而變通之。遂卒宗於光公云。定州刺史侯景欽慕。延奉供給。僕射高隆之。亦加禮榮異。於是漳濱被其玄化。及景為行臺。鄴東造大衍寺。隱弘播軌範。五眾師仰。隨問決判。文義雅正。時有沙門道樂。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故鄴中諺曰。律宗明略。惟有隱樂。其名之重如此。然隱性不畜弟子。祖臂獨遊。衣鉢常隨。如鳥之翼。印土以東。善於持律者。其惟隱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之大覺寺。著鈔四卷。行于世。弟子十餘人。皆成

器。可嘉尚。有洪理者。著鈔兩卷。後為智首。開散辭義。更張綱目。釐成四卷。所在咸誦云。

齊法上

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鄉塾。通所習誦。六歲。嘗隨其季父入佛寺。輒禮拜讚歎。九歲。偶閱涅槃。即厭世求出家。年十二。投道藥禪師薙落。往來相土。東都識者。謂之聖沙彌。後潛林慮山。誦法華維摩經。甫浹旬。二部俱習。兼通其義。俄又入洛。名聲藉甚。年十五。講法華。酬抗疑難。莫不歎伏。善詰問。好徵覈。而容貌黎瘠。故時人為之語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會歲歉。茹蔬芻草。以免飢凍。而專意涅槃。精神日進。遂從光公。稟具戒。尋候父疾。至則殂矣。因手度母氏女兄。携入鄴都。夏於少林。秋還省觀。荐荒之際。未諧寧謐。眾請弘演。於是以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貫不已。並著文疏。且機筭無撓。紀綱有截。故時人復為之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年垂四十。遊化懷衛。頃之大將軍高澄。奏為昭玄統掌錄僧事。及齊革命。職仍舊。文宣御宇。詔授菩薩戒。帝躬布髮於地。使上踐焉。天保二年。詔廢鷹師曹地。為報德寺。且樹寶塔。為太皇太后。祈冥福。未幾。升大統。初朝廷議置十統。而病其稱號不異。以奏。帝手注其狀曰。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上統。

高句麗國丞相王高德。致書問教門端緒。具書答之。不錄。詔住相州定國寺。又以施利。營脩定寺於鄴之西山。山本名合水。於山之巔。造彌勒堂。供百五十僧。

齊亡。周氏廢教。上自爾俗服隱居。析生彌勒內院。不復至脩定寺矣。大象初。隋文相周。漸隆大法。上聞之。喜形於色。體雖羸弱。遽以袈裟覆頂。使弟子舁之。至脩定寺。合掌三禮。右邊而出。即合水山舍。誦維摩勝鬘經等而卒。二年七月十八日也。壽八十六。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眾經錄一卷。行世。弟子靈裕有傳。

陳洪偃

生會稽山陰謝氏。祖茂恭。隱居弗仕。父藏。梁衡陽王僚友。偃弱齡出家。風神穎秀。習內外典籍。有譽州里。及長。遊京邑。徧聽數論。卒受業於龍光寺綽法師。閱三四載。能盡造其幽奧。眾歸之。盛弘成實。爰及諸部。披解無前。時宿齒方底滯。舊章莫之疏發。偃獨揚清激濁。靡所挹讓。由是來學以其矯訐而踈焉。遂養志閒房。高尚其事。

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俊秀。欲致其還俗。為學士。偃固恬退自守。會武帝悉徵大德於重雲殿講演。偃年臘最少。坐席尤遠。然抗論入神。帝加賞識。俄以戎羯之難。飢饉相仍。因徙縉雲。樂其泉石。未幾。逃避山寇。罔或安堵。梁長沙王韶填。郢。邀之渚宮施。而渚宮傾覆。上流阻亂。便爾東歸。若耶雲門乃遍遊歷。嘗登吳昇平亭。賦詩以紀其興。語見別集。陳天嘉初。聚徒設筵于武宣寺。每講隙。必遊鍾山之

開善定林。以息心宴坐。所賦詩不錄。詔館伴北齊聘使崔子武。稱指。凡賜賚皆固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宣武寺。壽六十有一。以其月二十九日。奉全身。尸陀于開善之東岡。從治命也。文集二十卷。行世。

陳慧明

不知何許人。以其狀貌類胡。世以胡明目之。汎采經論。博覽書史。然其奇辨宏論。捷出曲引。儕輩莫之抗。天嘉中。朝廷每營齋福。民俗風靡。明獨騁其利口。多致迎聘。眾亦推讓。弗與較。於是明牽引古今。包括孔老。務使聽者忻愜而已。大建五年。將事北伐。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兵淮浦。氣加齊壘。而勝負未分。上甚憂之。乃於大極殿。命龜以卜。忽腹紋長裂。君臣相顧。有懼色。率以為不祥之兆也。即齋百僧。既行香訖。始陳齋意。明遽應聲敷敘。又述其緣起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蓋龜腹之紋。俗所謂千里也。當時以為一期浮飾爾。及軍次大小岷。所戰輒克。取秦涇和合四州以歸。下詔獎諭。故明承此為業益隆。其於宗猷。尤號達悟。後莫知其終。

陳法朗

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染。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母劉氏夢。神人乘宮殿入懷。而身等虛空。覺則四體輕安。因以有娠。五辛雜味。斥遠不御。及朗生。孝敬純備。有志操。稍長。詔隸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獨念以為。兵凶器也。身苦因也。殺人以貴己。雖戰勝而獲封侯之賞。然且不為。而況於未可知者。

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遂薙落於青州。遊學揚都。從大明寺寶誌禪師。受禪法。聽彖律師講律。究成實於南澗仙師。研毗曇於竹澗靖師。譽動京邑。但以鷲山絕唱。龍樹遺風。嗣續猶存。固當探討。於是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方以先德朗公之道。行于世。乃復餐稟智度中百十二門論。華嚴大品等經。永定二年十一月。詔住興皇寺。學徒雲會。揮汗屈膝。闡經論各二十餘徧。大建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遷神寺房。壽七十五。即以其月之二十八日。窆于江嶽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

初朗公。既以中觀玄旨。默授僧詮。而詮以授朗及辨布勇等。且謂此法精妙。識者能行。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也。于後展化。皆莫高於朗焉。

昔神僧寶誌嘗記。寺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季踰八十。畢命歸心。嘗夢。寺內幡華伎樂。囂塞堂殿。緇素充牣筵席。至是尤驗。

淨人解齋擊鍾失候。朗侵曉叩戶催之。而鯨簾自響。斯亦感應之道歟。

東宮叔寶義集春殿。躬述朗所豎假名義。卒復著銘。以見志。

太子詹事濟陽江總誌墓。

隋法願

生河西之任氏。性警達。頗高尚。不偶儕侶。夙以白衣。東遊鄴都。齊昭玄大統法上。與語奇之。因攝受而薙落焉。於是周行講席。求法無怠。而仰蹤波離。專工律部。凡東夏所傳。皆制義疏。妙會異同。立破諸家百有餘計。時號之為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詔充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及隋受禪。又詔主并州大興國寺。頻登綱管。御眾有方。論者美之。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唱滅於所居寺。壽六十有四。建塔葬於城之隅。所著唯四分是非鈔。僅存兩卷。餘並散失。弟子道行龕等。足以承統亢宗。名重當世。

隋法安

生枝江田氏。幼出家。年十八。遊金陵。初聽成實。後依興皇朗公。究中論。於學侶中。標名三絕。蓋謂其風儀頎秀。義解優深。精進潔己也。每以涅槃異指。令眾攻擊。雖雄辨莫之屈。其於朗公問領如響。既而朗曰義窮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窮也。時學者多以安自名。於是獨以沙安別異焉。三論四經。皆唱演不替。且製廣初鹿角等章。流播江漢。俄而從成禪師習定。不噉僧食。不飲濁漿。琢磨心性。有如此者。春秋六十七。終於等界寺。寺西望沙州。即處士劉虬注法華經之地。今經臺餘址尚存。

隋僧淵

李氏。蜀之廣漢郫人也。家饒財。及淵之生。天雨錢而稟涌粟。蓋其福報然歟。年十八。投鄉之康興寺薙落。俄入京。依陟岵寺沙門僧寶習定。少與同寺毅法師善。至是復同遊學。毅尤通外典。工草隸。及周氏廢教。即還毀所居故寺。隋興更新締構。領匠伐木。偶久雨。禱之輒霽。造塔相輪。必欲以金為之。復掘地獲金。以充其用。後架橋錦江上。或傳。諸葛武侯嘗沈鐵錙水中。長八九尺。徑三尺計。世亦未之見也。橋成。錙自浮至。既又失所在。人以為神。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終。春秋六十九。淵曰。我願可以獨留哉。再閱日乃終。春秋八十四。遺言同葬。故弟子不敢違。

隋僧世

青州人也。負帙問道。迹遍齊魯。氣雄而志壯。談論之際。人莫能當其鋒。開皇入京。住興善寺。仁壽初。奉詔。送舍利于萊州弘藏寺。四年又送于密州茂勝寺。皆置塔。

隋富上

莫知其何人。每見之於益州。夜宿淨德寺。晝則懸笠路旁。坐其下看經。人之往來者。未嘗要呼使之施。或擲錢笠中。亦不為祝願。然所處靜僻。雖日有所獲。復幾

何。敬信者。過而謂之曰。城西固城地之闐闐者。舍彼而就此何哉。富即答曰。得一錢兩錢足矣。何以多為。

陵州刺史趙仲舒。素酷吏。聞而往試之。騎過其前。佯墜錢一貫於地。不顧竟去。富看經自若。去稍遠。仲舒令人返求其所墜錢。富亦略不問。仲舒遽自返。而扣富曰。汝見我墜錢地上乎。曰見。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取去。曰汝終日此坐。莫能得一錢。偶有貫錢。可取。不取而聽他人取之。則汝用心何如。曰我無是物。又惡敢妄認哉。仲舒曰。汝身上袈裟。予我。得否。富隨疊而與之。且曰。公能持去。將復有施者。可謂得失一致。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家世仕周。逮茲三代矣。而所見僧。不啻千萬。然少不貪者。聞名故謁。非有他也。請往陵州供養。富曰。甚善。願公慈恕政治。以安百姓。則所以施貧道者多矣。尚奚待夫四事哉。仲舒歎息辭去。富亦尋遁。後益州人蘇相者。遇之揚州。其顏貌常如季五十者。

隋明芬

相人也。當齊時。西竺耶舍三藏。以傳譯之學。名天下。芬志慕之。於是請教。而師事焉。開皇之初。四海混一。詔與梵僧。對翻法本。而職專檢失。仁壽置塔於慈州之石窟山。詔送舍利以往。不敢忽□。

隋法韻

蘇之陳氏子。博學有操守。既窮孔老諸書。下逮子集。若王僧孺等所撰碑誌。莫不憶持之。尤工席上經唄。齋導待之。而備古導文百餘卷。經聲哀轉七百餘契。尤所通暢。以故邀延者疊至。奔走赴應。日不暇給。年三十。乃於正旦。悉痛斷。不復事。即覽華嚴。能覆誦。無脫謬。俄依栖霞。受禪法。又往參泰岳靈巖。行般舟三昧。暇則汲水破薪。掃除廊廡。晚歸鄉里。會浮石名像燒燼。無復存。韻欲再圖。不委相量。遂於置像故基。禮八萬四千塔。以求感應。忽遇野姥。得書一卷。偶視之。則像之因緣度樣也。因一依而造之。大獲徵驗。又嘗居海中陽虎島。颶風鬼物。燕寂自若。日中麻麥。寒暑布艾。死不變。仁壽四年也。春秋三十五。

隋法順

京師之延興寺僧也。後住江州廬山東林寺。仁壽中。詔即其地置塔。葬舍利。

隋明馭

瀛人也。學精涅槃攝論。開皇八年。益從遷師咨扣。其所造詣。未易量也。性弘恕。或怒詬之。無忤容。住無漏寺。負笈之徒。肩駢迹累。仁壽詔。送舍利於濟州崇梵寺。施者山積雲委。用以構塔。無所欠。

隋智果

會稽剡人。材美有志節。誦法華經。知大義。尤玩文筆。時人頗推重焉。字畫逼右軍。煬帝在晉邸。或以其書上。召令揮灑。果難之。歎曰。吾出家人。乃為王門役

耶。詭以目昏辭之。王怒囚之江都。使守寶臺經藏。及入正東宮。出巡江都。因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曰。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鍾二。召入京師。居慧日寺。終東都。

隋靖嵩

生涿郡固安之張氏。十五歲出家。有沙門靖融。秦究雜心。兼通大小經論。嵩始依之。每以奧義問融。融莫知所答。因勸使往京鄴受學。曰必成大器。既登具。從太學寺融智律師。究涅槃十地論。尋詣暉雲二律師所求誨。唯未遑詳閱小乘為恨。復就道猷法誕二論主。探討成雜。凡婆沙迦延舍利弗等。皆旁通博攬。聲名藉甚。齊琅邪王深加器重。每春聚徒設席。奉為法主。以勵後學。屬周氏之變。遂偕玄侶法貴法侶等。三百餘僧。渡江。時宣帝遣侍中袁憲。至京口禮接。繼遣駙馬蔡凝。宣旨云。至人以身許道。法師等。義明治亂。歸寄有敘。深可嘉尚。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於是僧正使嵩貴對弘。聽眾餘五百。會天竺真諦三藏。既譯攝舍二論。而未之講授。法門法泰。獨得其傳。嵩咨決數年。遂臻壺奧。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四十餘部。其實則二部所區分也。隋開皇十年北還。詔改前京兆王寺。為崇聖。以居之。專開攝論。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義。行世。煬帝在蕃邸。出填揚越。立四道場。嘗召嵩。嵩不起。及御宸極召之。亦固辭。門人問其故。曰沙門名解脫。何返自累如此。吾昔遊兩都。屢加勞役。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故其誦脩。垂三十載。精苦猶一日。其手按膝跪。扣頭之迹。久而宛爾不滅。性愛文藻。樂泉石。大業十年卒。壽七十有八。

隋慧瓚

滄州王氏子也。壯年出家。志慕高遠。受具後。聽毗尼于定州鬻宇。每講至財利。則法師欲以為難即制斷。瓚聞而薄之。時襍中有錢三百。輒棄去。自爾終身不言財利。周氏之虐。避地江南。開皇間北歸。居趙州西封之龍山。引攝學徒。以離著御心。身服頭陀。行蘭若法。方來之士。盈二千指。而譽藹河朔。秦王俊填并部。構開化寺。召瓚主寺任。而治眾一崇定業。尤嚴於布薩。弟子明胤禪師遵守罔或怠。晚還鄴受徒。殊克自振。及京師建禪定寺。以追度獻后。詔與名德數久之。或邀居終南山之龍池寺。請益者駢集。俄卒于山舍。春秋九十有二。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見別傳。

隋慧常

京兆人。住日嚴寺。其為梵唄。能却嚙弄響。使聲發喉中而唇舌不動。與人並立。非素所識者。誠莫之推檢也。自文皇逮煬帝。雖法事之隆一致。而唄學則有家風之異。不相推許。至於常。則推心喪膽。稱善而已。眾有欲効之者。率莫能及。晚入東都。玄感之叛。強常為主齊。會玄感敗走。匿關陝間。或謂其嘗非斥國家。詔捕得械

送東都。至莎柵。客止之曰。毋往且見戮。常謝曰。宿債可逃邪。竟就死。年四十餘。又有道英神爽者。道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若夫數萬眾中。猶能以音吐高出。興善殿基闊十畝。窻櫺門扇。高大厚重。不易動搖。英引眾繞旋。餘響所至。皆為震撼。

爽工遊嘯。聯綿曲折。奢促愜心。並居興善寺 貞觀中。豫州照機寺曇寶禪師者。辟穀練形。戒行無玷。年六十許。帝講觀音經開導士俗。而韻調謹亮。特異凡倫。每靜夜。於寺塔基上讚禮。其語言文字周三十里。聞者歷歷可辨。

隋慧辨

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大業中。年踰七十矣。與同里神辨。來遊襄部。其學研究天文地理。預陳休咎。其驗如神。嘗謂。禪居寺。固盡山勢。奈何於前起閣。招致諠譁。後果不誣。有俗士。請視墳塋。周歷原阜。指一所曰。此可以足食豐財。入土三尺。當獲粟一升。又一丈。則當獲五色文石二片。皆如其言。遂以葬。故其家殷盛至今。且未嘗一夕廢觀宿度云。昔裕法師。每謂予以晉之道安。亦妙斯術。其注素女經。最為切要。獨恨失其本耳。時一僧偶獲以獻。日披攬不置。歎曰。世以彌天目安。吾始凝之。今而後斯信。此雖四紙。綜括無遺。時方太陰犯井。遽曰。井楚分野。太陰水徵。楚其被水乎。未幾漢江大漲。襄城之不沒者僅一板。

儒者袁山松。聞其該博。造之以論子雲太玄輔嗣易。辨曰。揚王之道。似未甚淵奧。松山勃然變色。以辨為嫉賢。辨曰。公何信古之過。然未覩其謬耳。因為舉太玄而貶駁焉。

性好鑪火。得錢則市丹砂鉛汞物。或語以當慎出入。宜防盜。辨曰。無畏也。推盜之法。必以遁甲六丁。月朔加氣。今如此。無畏也。

義寧中。南游嶺表。不知所終。

隋洪林

太原人。氏族則未詳也。少入道。住并州大興國寺。一室獨處。積五十年。除飲食便利外。其餘將迎足未嘗踰闕。然氣貌都雅。操履靜退。見者嚴憚之。故其寺僧雖多。莫不仰以為模楷焉。武德間卒。壽八十。

唐智周

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晉渡江。徙婁縣之曲阜。性姿超邁。小學之歲。事流水寺滔法師出家。服勤左右。無怠寸陰。未幾。負笈趨大莊嚴燭法師。以理前業。為留一紀。未愜所懷。逮金陵失守。海宇混一。自爾東歸。開弘大法。久之徙居馬鞍山慧聚寺。而晦跡焉。俄復出山。利濟羣眾。既而江都發難。天下土崩。乃泛然無繫。而與道俱。武德五年七月五日。以疾終於天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是年十一月二十日。途路夷靜。弟子法度等。始克奉柩。歸于山中。貞

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滿等。設圓墳於西嶺以葬。惟周靜研心性。遠謝識情。提獎後昆。崇尚先達。兼善圖史篇什。篆隸草楷。與兄竇愛。並著名南北。而事功之偉。則周莫之讓焉。時有回向寺沙門道恭。為之贊文。多不載。

唐智命

姓鄭氏。名頌。滎陽望族。世以文章顯命。始仕為羽林騎都尉。旋棄去。聽吉藏法師講三論。及法華等經。歸誠空寂。大業初。僕射楊素見而器之。薦為中書舍人。越王皇泰間。遷御史大夫。王世充既弑越王。僭即尊位。國號鄭。改元開明命。仍以舊官輔政。時唐已受禪。太宗以天策兵逼西苑。世充殊窘。於是命與其妻。互相鬻髮為僧尼曰。吾願滿矣。即著伽黎。持錫杖。詣世充曰。鄭頌今出家矣。世充大怒。遣左右斬命。命喜曰。吾願又滿矣。因徧禮十方佛。口稱般若。索筆書偈。辭世曰。幻生還幻滅。大幻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遂挹別親故。合目俄頃曰。可下刀矣。逮終顏貌不變。

先是有僧善相。謂命曰。卿頭顱額[舍*頁]。法當富貴。然狼顧。寧能得死於牖下乎。答曰。必如所指則誠獲我心。每見諸人以臥疾死者。精神瞽亂。倏就後世。正亦不如發弘誓願。境觀堅明。刀落氣斷者也。其妻比丘尼。後住洛州寺。

唐玄鑑

澤州高平焦氏子也。年十九。即辭俗。住清化寺。從遠公學經論。靡不採涉。然於涅槃尤淹貫。隋季之亂。所在塔廟皆煨燼。僧侶餒瘠。填溝壑。鑑緹麻蔬糲。持守彌厲。歲至登稔。乃歸鄉里。鳩聚營建。以復其故。於是緇素信向。土風為變。且嚴於飲啖。見嗜酒者。輒面諫極言過狀。稍不改。則求其器具碎之。豪族方燕集。聞鑑至。率趨避。每工役。或遺酒肉。使犒勞。則曰。吾寧不起。蓋必不敢以地獄業累人。悉揮去。有長孫義者。嘗致物兩輿。鑑辭之如前說。義怒。思以他事中傷之。夜夢。神人以刀逼。即投懺悔。時疫癘熾甚。死者相枕籍。苟從受戒斷酒肉則免。雖已病。亦尋差。

始李遷日沈酗。後涓滴不入口。謂人曰。吾昔臥病牖下。莫知所濟。幸鑑師偶過。我病因己。自爾畏之如毒蠱。又獲澤縣李錄事死而葬之。且七日。其妻聞有聲曰。計吾世壽。猶可六年。而司命誤。置我鬼錄中。閻王縱令浮游人間。吉凶事無不知。念卿貧窘。茲欲以賣卜為卿利。久之復曰。吾欲往鑑師所聽法。妻乃往張幕帘障蔽屋角。問之應答良酬。鑑開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老而強健。今年八十三。

唐智保

河東人。弱齡入道。不軌流俗。既受具。尤擁節自厲。略涉墳索。訓應玄儒。辭彩爛然。時所嘉尚。律部遐被。寔賴斯人。初住勝光寺。晚住禪定道場。供施豐積。未嘗妄以受用。僧眾四百。同一堂食。瓜菜諸物。人必多取香美者。保隨得即啖。且

留其子。恐傷種相。其知法之詳如此。及投老勝光。行業彌峻。雖直歲灌溉園蔬。亦躬持澆具以往。藁秸之微。必每掇拾。聚斂送寵下。武德之季疾篤。而神氣益明爽。謂其友慧滿曰。吾茲死矣。而識猶不能超勝柰何。滿詰之。答曰。來陰似作守寺神耳。然止在西院佛殿中。吾頻以善法欲離去之。終不可得。言訖而絕。自爾人莫敢輒至其所指之地者。蓋其風威有在也。

唐慧顒

姓李氏。族出隴西。因十一世祖重。以晉都亭侯。南渡為江夏人。顒十歲。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出家。于時陳帝雅重仁王。每歲必選名德。盛開法席。而顒以弱冠。獲預斯倫。其聲光之被可知矣。及天厭陳德。隋運克昌。從蘇州刺史劉權之請。爰處通玄依瑞像。而弘唱焉。隋之季世。避地毗陵之顯靈瑞相二寺。寺有沙門智[[素-系)*力]/石]智猛。相繼敷闡。方杜威僭號。高祖既定天下。遂徵之入朝。始威猶懷進退。顒為說宿因。威接足嗚咽以別。餘杭沙門道顯法濟等。素稟成實。至是益進所造詣。意有施奉。顒一麾去。無所取。於是就遠行龍泉二寺。飾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再生之緣。貞觀初。又助大德慧儀法師構瑞像殿。未幾。吳縣令陳士。綽邀開法華涅槃。文軸將竟。遽以塵尾。付門人智奘曰。強學待問。無替慧風。怡然瞑目。其四年十一月也。壽六十七。窆於白虎之南嶺。弟子等千餘人。植碑紀德。江王學士諸麟製文後復建磚塔五層。常州沙門法宣制銘。茲不錄。

唐慧顒

俗姓張。清河人也。晉渡江居建鄴。世業儒。蚤歲進藝庠塾。父正見。以文章擅名陳代。自有集。顒志必離謝塵累。二親以其不可奪。而姑聽其為道士。未即薙落。陳大業中。因得以北校法華經。入選恩獲度。住同泰寺。二親聞而喜之。閭里眷屬皆賀。蓋其初不知也。陳亡。止江都華林寺。從解法師。究成實論。隋開皇末。煬帝居晉邸。就京師。構日嚴寺。盛[這-言+(衣-+)]海內碩德弘演。顒與其間。且得縱觀異部。博採新聞。乃歸宗龍樹。研中百般若惟識等論。沙門智首道岳時相往來。而律師玄琬。尤加欽挹。貞觀十一年夏。風疾屢作。謂門人曰。吾形勢不久矣。宜加敦勉。無貽後悔。又曰。脫識神昏昧。非時索食。汝輩不可妄從。以成末後之罪。及瞑果索粥。或告以齋時既過。即嘿然而逝。其年七月二十六日也。春秋七十有四。始鑿穴于高陽原西。以葬。後徙南山豐德寺之東巖。且勒銘于石龕云。然其文無作者之名。則澄照所作可知矣。且其自敘以為。予學年奉侍。歲盈二紀。專事持犯。及遊歷四方。以廣聞見。寔亦稟承於和尚爾。

唐寶巖

住京師法海寺。氣象間放。情存道俗。時人共以說法師目之。蓋其講經論。與諸德異。故章句辭義。一切略去。直以福門善道。幽途惡趣之事。生其欣厭又引觀公導

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數十家證成之。能使聽者。脫佩解衣。抽簪投釧。而塔寺之雄。供養之贍。資以有濟。或詰之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若陰界空。則未之說。而但本生本事。何如也。巖曰陰。入生死輪回之主。濁世情鈍。指為睡眠。吾故以本生本事張之。苟因而寤。則本生本事亦空矣。其隨機化物類此。貞觀卒所住。壽七十餘。

唐慧持

俗姓周。汝南人也。隋開皇初父守豫章。而生。機警穎寤。少遊歷。以達其志。至丹陽以息慈。事開善滿法師。誦大品日五紙。甫弱冠。身長八尺。貌雄偉。威儀整雅。目不回視。故時稱為象王。持既而聽東安莊法師高麗實法師三論。兼善莊老易史。隋初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其風而造謁焉。季年天下擾攘。因避難禹穴。住弘道寺。盛闡三論大品涅槃華嚴。頗復發明莊老。如是閱三十載。常坐不臥勤苦無怠。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且謂弟子曰。急作食。吾欲往他方教化。時至食已。還房跣趺繩牀而逝。始見者。以其入定。三日不敢動。會稽丞杜伏護。蔬素士也。每參禮不問內外。至是忽聞異香。就視之。化矣。葬大禹山。壽六十八。

唐道宗

生馮翊衛氏。弱年從釋。專志大論。周廢二教。遁返俗服。隋有天下。即剝落。住同州大興國寺。蓋其先所居地也。敷弘連席。徒侶鼎臻。檀施填委。共給豐裕。隋大業末。歲荐饑。羸氓餒士。莫不襁負就食。其名與蒲之道遜。並稱關河之間。眾舉知本寺任。宗以喪亂來。僧無律儀。乃躬抵京輦。迎至沙門智首。中夏講說。率其屬三百餘人。橫經以聽。無倦色。釋文至結界篇。乃至寺無淨地。不可以護法受夏。因停講翻穢。又每布薩。未嘗說欲至訓涉。必對之流涕沾巾。歔歔不已。貞觀十二年。以疾終。春秋八十有五窆于城東。

唐智正

姓白氏。定州安喜人。年十一。落[彭/采]父母親戚。對之涕泣。而正顏色不少變。其師識其宿習。而勤教育之。則業日加進。奉戒精嚴。儒類歎異。齒方弱冠。而慧聲被遐壤。隋開皇十年。朝廷廣延英哲。遂偕曇遷禪師入京。詔慰勞。住勝光寺。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造仁覺寺奏請居之。俄依終南至相寺淵法師。二十八年。外弘法化。內明定業。自課六時。不涉塵世。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所住寺。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龕其遺質。鑿寺之西北巖而藏焉。有銘記可見。現少咨承。略無乖忤。凡所著述。並現筆受。當其端坐思惟隨語隨書立侍其旁雖久歷歲月終未嘗使坐。或夜深困倦顛仆。正輒呵曰。昔人翹足七日。其誠敬如何哉。今爾輕慢致然。象未可悼也。講華嚴楞伽勝鬘惟識等。莫紀其徧數。並為鈔記。獨華嚴為疏。

唐智拔

姓張。襄陽人。六歲出家。為潤師弟子。潤命受教於哲法師。哲於襄陽。固僧望。自有傳。初誦法華。日五紙。亦粗通大義。既而依吉藏法師於京邑。聽纔兩徧。命之覆述。拔問曰。一乘為雲。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雨。分為三否。眾莫敢對。藏曰此問良善。竟以大法囑累。於是還鄉里。會羣盜擾攘。晝伏夜逃。靡遑寧處。賊平。住耆闍寺。講不輟。歲必五徧。門人法長。見住梵雲寺。領徒承業。

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信士張英邀於其家宿集。豎義開題。或問今昔三一之指。拔未及對。即告稜法師曰。智拔茲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矣。遂遷化。而顏貌如生。跏坐堅正。玄素合境歎惋。州牧蔣邱躬臨燒香。贈帛百疋。墓所設齋。壽六十六。

唐玄續

姓桑。蜀郡成都人。既久辭俗。涅槃成實。學有宗趣。而法華則常所講演者也。然風致高雅。習外典。工草隸。著述美贍。且折節傾下寒士。而富貴名勝。輒不為屈。反凌辱之。梓州東曹掾蕭平仲。梁室之裔也。偶與談論。篇什深加揖讓。平仲曰。每聞師居常蔑略。今蒙禮遇如是。深媿非人。續曰。蔑略其所當蔑略者耳。今明公其可蔑略哉。仲曰。師從來不爾。茲豈實意。特虛貌耶。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猶公待續之虛實。相視一笑。

嘗制寶園寺碑。其銘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道士馮善英奉旨祭江。過之見以為彈斥。謂續曰。為文以美其教。此理之常也。何至誹毀他教如此。即除改之。不然我且聞上。續曰。製作體勢。若安能知。若欲以威脇。而使有所改。我寺莊近迫京師。每歲收斂之人。皆與朝廷諸貴往來。君所為不法。其不可以聞於上乎。英獨大恨而已。每歎。莊子以鵬鷗為極小大之喻。曰彼惡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隣虛。及疾。因集僧罄捨曰。死生常耳。願各早自津濟。是夕卒。寔貞觀間也。

唐行等

馮翊吉氏子也。年十二出家。有玄會者。偕事總公。又偕聽涅槃於淨影遠公所。及居慈悲寺又偕焉。每升座。等先而會隨之。其相與開闡者。凡一百一十徧。則贊成之道如此。苟有阻難。等必預知。乃請眾念摩訶般若魔事輒息。故今於散席之際。必各禮佛讀經蓋本。此人有從等受戒者。死而復甦曰。冥曹以為等之弟子。故獲放還。所畜鷄。每候鍾鼓聲。伏座下。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以疾終。壽七十三。遺言施身禽獸。諸弟子不忍。則盛營威儀。卜訪宅兆。明日欲舉喪就壙。忽夜雨連朝。送者竟阻。請如遺言而霽。舍利葬于京之南郊神和原。

唐慧思

出汾州介休郭氏。世習儒。少通經史。尤尚虛玄。善辭章。工篆隸。馳譽鄉社。年二十五。教授并部。然猶未識所謂佛法也。會沙門道暉。講攝大乘論。間往聽焉。若有所省。因求出家。且知要業莫如禪定。而師範罕遇。乃周尋竺典。三十許載。備研奧旨。疎衣糲食。見者發心。志士屯赴。遂法集於箕山之陰。六時篤課。罔墜微猷。嘗與朋儕言志。而思則曰。學佛之徒。生死從緣安用爾。喪葬多事哉。當時人以其戲言耳。逮乎屬疾。纔經兩月。忽告眾曰。余其死矣。即按行空窟。屏除殘屍。盡謝徒侶。伽坐其中。時寒林森竦。眾不忍離。夜守其旁。且而觀之。則端拱而逝矣。壽五十五。貞觀十六年之五月也。

唐慧熙

出益州[郫-卑+((白-日+田)/升)]縣之趙氏童稚入道。務讀書。能辭章。與綿之震響寺榮智齊名。蓋皆沙彌之翹楚者也。後因偕成都大石寺沙彌聯詩。有言隙。遂迷屏絕人事。而栖心禪學。既受具。周稟經律。善三論。尤明攝論雜心。嘗難基法師小乘塵識義。基以大乘通之。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

晚住州南空慧寺。掩關不食而坐。餘二十日。眾懼其以餓斃。給曰。國家方搜訪道德。苟不食則世以為聖。可時赴眾弭外議。毋自矯飾。以累常住也。熙遽從之。然一室徒壁立。苔莓被地。而人絕來往跡。牀餘弊席皆塵坌。獨其中有跣跡痕處。或慕而往候。則累日纔獲識面。時吐清談。高出世表。如此且三十載儕類憚之。卒年九十矣。

唐三慧

樓煩人。早年業涅槃晚入慧日道場大業初。詔往巴蜀搜舉藝能。至邛焚。而隋歷斯盡。遂屏居弘唱。以諧暮齒。國朝以鄴國公竇軌作墳。尤所崇禮。武德九年。朝京師。勞問勤渥。工部尚書段綸奏。住所造靈化寺。貞觀間。詔入翻經館。綴文證義。且著館之序引。以其年卒。春秋七十。

慧在絳嘗處別院。忽見神人。形質奇詭。致敬於前曰。乞戒勗知事。使勿耕墓。慧猶未及言。後復見。理前事。且謂苟終不語。必殺此僧。即問之。方將畊故冢。於是遽止之。無他。

唐神素

姓王氏。其先太原人。自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幼業儒。尤長於易。下筆文章粲然。偏善道傑法師其出遊入處。靡弗同焉。及傑習定業。且為出諸部安般法。又繼其席弘導。講毗曇四十餘徧。成實將二十徧。貞觀二年。栖巖大眾。請知寺任。辭以法事僧綱不可得兼。固弗許請。以傑公典故許之。上下和睦。久而不變。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于栖巖。春秋七十二。

素平生屬想淨土。是日悉召門人大眾。逮于斯役。相決。整容跏趺。令念觀音經者再。自稱南無阿彌陀佛。且令唱和。中夜而逝。端坐不移。即遷而殯之。雖肌肉漸盡。猶骨坐如初。仁壽寺志寬法師。夢素同牀宿別去。謂曰。如來大悲。為諸眾生。曠劫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絕。我輩受佛遺寄。當此季位。未能發輝。深懷孤負。每欲推命竭誠。上于天聽。今大運莫留。願當長辭。好住努力。噫異矣。

唐志寬

姓姚氏。河東蒲州人。父青州刺史少知。名歷聽經論。尤以涅槃十地為心要。東西尋訪。殊惜寸陰。且履信無矯妄。嘗買衣帛長安市中。其人云。可先付直。明當如數。求所在送至。從之。歸為諸僧言。諸僧笑其為所給。寬曰。自念平生未嘗誑物。物豈復肯誑我哉。其人果如約。尤不怠於瞻視病患。近遠使輿致房中治。理無小廢。或腹癰不易出膿。輒為口[口*束]之。煬帝聞其行解。詔居慧日。會楊玄感叛。類下獄待罪。有遺餉。悉分散。無所私。後配役。負土築御道。同役者。告以既無監檢。可稍縱。寬曰業報如此。能自欺乎。頃之並流西蜀。行達陝州。適諸檀越醵以贖。即分散。獨遺一驢。以負經卷。次潼關。碩德寶暹。足破莫能進。宛轉臥道側。寬哀之。又捨以載。而身負經卷。達蜀。禱雨弭虎。化風遐播。每闡導散席。襯施隨盡。然素所服用。至儉陋熾蓄。貞觀初。還鄉里。旱甚。寬為置壇場。禱雨。如蜀時。日不得雨者。不處堂房。曝其身三日。而雨大洽。寬所在。有介胄聲。夜窺之。則見神人繞行其旁。議者以其常誦維摩經。及戒本。故然。有神素法師者。平生友也。然能交接。於既死之後。復慰以書。茲不錄。十七年夏五月十六日。卒于仁壽寺。壽七十八。蓋寬口不及利。手不執寶。筐篋之藏。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無涉。垂死。遺命其徒。以篠簾裹屍。用雨椽舁之。林野。無爾紛紜。為無益事。嗚呼達哉。

唐靈潤

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十兄弟。皆同產。其間三者願入道。父曰。但習誦觀音經。苟先憶持則聽。潤執卷從旦至午。即憶持。不少忘。遂獲落髮。依靈粲法師住興善寺。年十三稟涅槃。年十五。登座。如宿齒。仁壽間。詔其師粲。送舍利於懷州造塔。而潤徒行相隨。乞食自給。悉辭去官費。議者踴其持守。過泰山。從靈巖寺副師。習般舟定。于時同志五百人。獨潤於行坐無替。頃之受攝論於道奘法師。仍事奘師。為和尚。而登具焉。年二十三。反錫京邑。會智念法師。方弘小論。又樞衣輪下。有辨相法師者。學兼小大。於淨影寺造攝論疏五卷。門人五百。其能豎義者二百。相與徵詰。而潤始造之。奮發奇論。一座歎伏。辨行法師尤欽挹。大業初忽屬風疾。後雖勿藥而虛幻之相愈益厭。卜終南之北。灃鄂之間。玉山之下逝。將與沙門空藏慧璫智信智光等。遊於叢祠野冢。鬼魅羣號族嘯之地。以終其身。大業十年。詔入鴻臚館。教授三韓僧。并於所居寺。翻譯經本。季年。四海橫潰。有司禁僧。毋外出。於

是歸隱興善寺之西院。自課迄三年。遷藍田之感化寺。偕慧定禪師。沙門志超等。一食燕嘿。終十五載。時歲荐飢。賓侶過從。菽麥共餐。法會之盛。雖靈粲師亦歆羨焉。唐興詔任興善住持事。潤以素所託迹。不敢辭。貞觀八年。詔遷弘福寺。就翻譯。仍職證義。此其大略也。若其間患難困苦。皆適有天幸。不至狼狽。豈非其善緣所感。陰相之力耶。嘗以護法罪流謹州。詔安置洛東。道俗趨嚮如初。疏報京邑。門人云云僕射房玄齡見之歎曰。詞理懇[款-士+止]。有其名者。必有其實。信哉。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維摩勝鬘起信等論。不筭。皆有義疏行世。其義疏如攝論之黎耶。真俗無相無生觀等。特異諸說。弟子淨元嗣。沙門智衍。其族姪也。幼承教勗。善涅槃攝論住藍田之法池寺。

唐元康

性敏銳。形模擁腫而短。先居林野。常持誦觀音號。忽一鹿。角有八岐。訓擾庭堦。如素所豢。每乘之。至遠無憚也。因以三論。置其背。挂疏鈔角上。其他小軸。繫之尾。康則衣大布。曳衲播(梵言立播。華言裹腹衣。亦云。抱腹制如偏袒)。戴大竹笠。見者以為異。入京遇開講。即造其筵。就所申義致問。往反數百言未已。且戲之曰。甘桃不結實。苦李壓枝低。答曰。輪王千個子。巷伯勿孫兒。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曰。近丹者赤。近漆者黑。若汝之丹不可以為纁絳。若汝之黑。不可以為鉛墨。眾莫測其所詣也。語聞。詔於安國寺弘闡。遂著中觀論疏中百門論玄樞二卷。行世。

唐無礙

其先中州陳氏。晉永嘉南渡。寓建鄴。父曠。為梁元帝學士。承聖元年。遂生礙於成都。神姿特異。見者知為今器。九歲能應對。十歲入家塾。輒強記不廢忘。嘗至長安。道安法師。與語。奇之。勸使出家。始習太子應瑞經。追慕不自勝。至於涕泣。天和三年。以周武納后。恩獲薙落。建德三年。詔廢教。因陸沈塵埃中。然戒操愈益謹。隋開皇初。遂與興復。詔住永寧寺。即趨齊。依超法師。聽智度論。未幾。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興善體法師。方開大論。命攝講義無擁滯。而文句或稍遺失。於是極晝夜。熟誦本文六十卷。而心疾作矣。尋歸永寧以醫。十年總管河間王俾知寺任。大業二年。詔刊定佛法於洛陽四方館。五年煬帝西征。過之召見。勞問賜予有加。十三年。唐受隋禪。至京師住莊嚴寺。眾以其識達。請知寺任。如永寧。非其好也。武德八年。反永寧以無相理觀。調伏心疾。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所痛是而終。春秋八十四。

唐法琰

姓嚴氏。江表金陵人。始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燭公成實論。每聞餘經如舊所習。試密尋擬言意無不通諧。即以咨諸先達。咸曰。此卿宿昔所嘗緣述。故未忘爾。晚入京師。住日嚴寺。終于武德之季。

又居玄者

年迫耆頤。然知足不蓄貲幣。所得隨以散盡。貞觀十年。卒於寺。年九十餘。

唐智凱

姓馮氏。丹陽人。幼孤。昉六歲。偶從吉藏法師聽法華火宅品。歸謂其母曰。經明火宅者。我身也。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不能燒。則無我可知矣。是夕達旦無寐。遽辭母。詣藏求出家。貌黑甚。故時稱之。烏凱云。年十三。藏使覆述。並不拘經論。依藏會稽住嘉祥等寺。逮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武德七年。或復請於剡縣弘導。眾至五百。貞觀元年。常於餘姚縣小龍泉寺開三論大品等經。誓不他往。離睡眠。却供施牀坐水飲而已。佛殿之後。忽漲一池。曰吾可以卒歲矣。俗惡狗子。生輒棄置。使飢凍死。凱聞而憐之。悉為收聚養畜。雖踐污被褥弗恨。十九年都督齊公迎致於嘉祥寺。敷暢三論義學集者。八百餘人。僚庶畢序。教門為之光顯。時龍泉池竭。凱歎曰。吾不反矣。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方升座。手執如意。嘿然加坐而卒。葬全身於大禹山。起塔七層。以旌其德。

唐慧旻

字玄素。其先河東人。九歲出家。誦法華經期月。即能覆習。年十五。依新羅光法師。聽成論於回向寺。年十七。講法華於海鹽之光興寺。香氣充庭。或聞空中。彈指聲席賓咸歎異。既登具。稟承十誦於竹園寺之志律師。文理精詣傍通諸部志公悉以學徒委之而逝。俄遊會稽天台。禮石佛於剡。歷數年乃還吳。結友厲業於通玄寺。布衣蔬食。訖十七年。足未嘗出戶。隋季之亂。禪誦不輟。蘇州總管閻嗣安迎請至再。而後一赴。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尤相尊敬。欲固留為生民福。聞公度終不可。因為作寺華亭谷幹山中。俾以行道。然地下濕。多蚊蚋。恐致疾疹。唐初徒居海虞山。殖梓數十萬本。遠方來學。常百餘人。晚年住南澗草菴。兩兔一彪。出處常與俱。禽獸神祇受歸戒。事跡巨述。都督陽武公李世嘉遣使以書幣聘。不應命。貞觀十九年。江王以刺史欲從受戒法。亦固辭不出山。古律舊疏。有陋失者。刊正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眾羯磨二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得法弟子二十餘人。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終於所隱。春秋七十七。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十九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

澗東沙門 曇暹 述

忍辱學

持志科

唐法顯

出南郡江陵丁氏。年十二。依四層寺寶溟法師薙落。服勤久之。忽問欲界亂地。素非道緣。既生其中。焉能脫離。溟曰。眾生皆有初地味禪。歷劫不忘。時來則發矣。今顯大師學者之宗。可往承事。會顯既赴煬帝之徵。將旋金陵。道便歸鄉。寓其寺以受請謁。徒侶四百。鬱成叢林。後復從成彥習皓等。而琢磨之。益日劫倍。然卒於皓處。得所歸宿。屬季歲災寇荐臻。寺眾逃徙。顯獨守大殿。三十餘年。蔬水屢絕於中。兵刃交求於外。燕嘿自若也。殿蓋彌天法師造。以梅為梁。俗號梅梁殿。中置彌勒尊像。光趺并高四十尺。八部圍繞。貌極畏敬。至是顯置寶冠華帳。供具經臺。五燈長明不絕。一燈忽獨熾。[爛-心+滔]高丈餘。其至誠所感如此。

貞觀間。顯始出處別房。夜有著五色服。持一金瓶。以奉之者。又嘗夢。異僧告曰。可往蘄州。見信禪師。及往果獲契證。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夢。坐寶殿。授四眾戒。遂疾。至四年正月十日。陟起坐牀上。盥浴刈髮如常時。十一日午時卒。十七日。弟子克葬於大明寺之北原。其未卒也。門人有見室之西壁拆裂。而白光徧透者。寺之西北。夜有白雲二道亘空中。殿之像設器用。皆動搖。議者以為顯住此寺。凡五十餘年。而足不出戶。故其臨終之際。瑞相尤多。荊州都督紀王夙受歸戒。命記室郭瑜銘之。致追慕萬一。

唐慧明

姓王。杭州人。少出家。訪道。無所不至。常持大布衣。從越之敏法師。二十五年。其玄解。於千眾中為第一。時共目之青布明。後咨禪法於蔣山巖禪師者。十年。嘗以積雪塞路。七日不食。獨念曰。吾聞七日不食則死。今不死豈其業耶。吾茲試觀之。因自以繩懸之崖間。頓若有割斷其繩者。竟墜崖底。歛又若有擊之以出者。復置前所在處。無少損。未幾。行頭陀於荊之四望山。形與影俱。寒暑一衲。物我相忘。而兩虎之鬪者。能使之解。專以思益經。為脩行軌則。龍朔間。偶遊終南。遂觀覽京師不久而去云。

唐道興

姓劉氏。秦州人。隋季天下大亂。興八九歲。常欲出家。父母不允。輒逃詣寺。挽之無還意。父母患焉。年十九。竟自隱匿大光寺。父母徧求不可得。眾憫其志。為勸喻。即刈落。嘗語其徒曰。人身難得。宜持戒毋怠。賊虜其母以去。興方以沙彌。於寺營務。聞之遽夜馳六十里。詣賊所。拜且泣。乞與母俱還。賊刃之未殊。念曰。

此僧以其母故。死不懼。豈非至孝。殺至孝不祥。因裂裳裹創。使負其母。由間道走城。後避難。

入蜀道。逢一老僧與同行。老僧謂興。吾有黃金十兩。幸達寧靜地。共分之。願勿憚負荷也。興意以為金買禍物。如來且不許手持寶。況負荷耶。乃辭老僧獨行抵河池縣而贊皇公偶識之。為發僕衛。送至梁州。或傳。老僧遇賊於三泉縣。殺而取其金云。

興既進具。行頭陀。依智舜律師習毗尼。聽五過。能覆述。舜深奇慧解。復承首律師於京師。大義益通貫。還蜀。博綜經論。又稟受心要於江禪師下。然於律則尤所究意焉。每歎曰。佛法漸替。輕慢日增。吾亦焉敢褻瀆哉。故凡戒非三二十請。未嘗許其開授。則其重法可知矣。當其瀝六趣生死苦語以勵眾。至有垂涕泣者。興充福勝寺都維那。寺主以有司命。戒不得停客。客之來者。興皆宿食之。無所拒。主大怒曰。年少敢爾。我語不見用。併不用官司命邪。興從容進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三寶也。於法宜受。否則違佛制。佛制官司命。其孰輕重。主愈怒。久之乃悔。

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暮夜宿興房中。三鼓矣。忽驚走出外曰。見一僧服赤。執杖擊其背云。何故宿此。急呼火視背。有杖痕。闊三指。旋從興懺罪而去。

嘗疾病。盛聞音樂。室中獨念。以為吾平生求佛果。人天報非所求也。應念聲滅。疾隨差。自爾日禮千佛。永徽中。玄奘法師。送以所獲於西天舍利。使供養。興於房中。別立道場。發願曰。若其傳法禮佛。契聖心者。請放光瑞證明。俄而一室盡金色。顯慶四年終。壽六十七。

唐法朗

姑蘇人。素持誦觀音祝。京師之人。以患惱祈禱者。多蒙其効。城陽公主者高宗之同母妹也。始降為如晦子杜荷妻。荷卒。又降薛瓘。龍朔二年。疾危篤更善醫數十。皆弗療。或以朗名達左右。召使設壇。持誦如法。已而疾果愈。酬施優渥。且為奏請。脩治所居寺。寺蓋隋之靈感寺也。開皇三年。文帝將遷都。先命悉發陵園冢墓。徙之郊外。而城其地。此寺之建。所以為諸陵園冢墓。香火主也。武德四年。廢。至是既完飾。復賜額青龍。以褒美之。朗後卒於寺。

唐僧瑗

字辨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母趙氏夢。側侍聖賢。浮空遊樂。而娠。六歲隨母禮舍利塔。見聖僧像於塔旁。欣然扑躍抱持。狀若舊識者。因白母。願出家。母以尚幼未之許。年十三。乃使為虎丘寺慧嚴法師弟子。龍朔二年。試所習雜剪。依慧詡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詣江寧融禪師。學心法。永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疾革。謂弟子曰。尸之所在。不勝穢惡。吾欲出就他方耳。弟子等迎。止於通彼亭之靖志莊。忽聞異香充塞。瑗正觀不亂。遺訓勤切。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

唐道英

蚤歲出家。尤謹戒律。寺居京師布政坊。咸亨間。寺主慧簡。偶曉立庭際。覺有二人。入英院者。下顧其足。殊未嘗踐地。簡心異之。因過英問所遇。英曰。此蓋秦莊襄王使也。夫莊襄王以滅東周。絕姬祀。受罪地下。其不得食者。已八十年于茲矣。頃以飢虛之故。乃從予求之曰。師大慈。幸勿辭也。且吾從者三百人。其為師費可量哉。明日當赴。願師其周濟焉。於是英治具畢備。然而無酒。則簡復取以助之。及期列坐如禮。莊襄向英歷指之曰。此白起也。此王翦也。此陳軫也。或以殺戮。或以奸詐。皆為仇對。所執持云。既而俱致謝再三。行相顧曰。尚何時復獲一飽。如今日也。繼而曰。俟二十年。英徐語以酒非我有昔寔出簡耳。君臣聞之。尤銜感。問英曰。師知城東通化門外冢墓否。昔吾葬時。諸所徇物。無慮鉅萬。逮離亂來。雖屢發掘。猶有存者。其幸用畚鍤。則吾庶幾其小償矣。英笑曰。吾出家者流。又安能為董卓摸金中即將邪。長揖而別。

唐慧警

出祁之張氏。方三歲。能暗誦大雲經。殊通利天后聞之。詔使見為撫頂。賜紫伽黎。俾出家於太原之崇福寺。稍長充寺上座。氣貌剛介。見者畏憚之。行市井。見二眾。或失儀矩。必懲戒。不小貸。晚脩禪寂尤謹。已而卒。年八十餘矣。其遺影併賜衣。俱存於寺之九子母院。

唐玄奘

少隸名荊州白馬寺。通大小乘學。尤以法華命家。淨室焚香。日誦七過。嘗感天人來聽。如是十五年不輟。時與道俊法師。俱被召。留京師。景龍三年二月八日。上解齋於林光殿諸學士方盛集。奘等因上疏乞還山。上作詩以送之。詔諸學士和。於是和者徧朝野。林下榮之。詩多不錄。

唐真法師

姓王氏。金華人。住餘姚之休光寺。持律通經。鬱有名譽。甚為時彥所推重。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薦主此寺。二公相謂曰。真師解深妙法。悟無上義。問一得三。聞一知十。利涉之辨博。僧會之智周。與之齊驅並駕可也。八年終。縣令王璠制文以銘。洪元春書。

唐待駕

姓王氏。蜀之簡州金水縣人。冲孺謝俗。立行孤峻。天寶之季。上幸成都。駕以童子。詣行在所。求落髮。上異之。為得此名。尋結廬石城山。中俄闢為寺。始額雲頂。上之入蜀也。嘗登武擔東臺。見卿雲佳氣。又夢。神人姓李曰。予自石城來。願為陛下扈從。至是駕問侍上燕。上從容問駕所居。駕以對。上悟曰。朕固識之。因易

額慈雲。且賜神號玄孫。以其玄元苗裔云。駕竟示滅於此寺。

唐法炯

居廣州之開元寺。行頭陀。尤勤至。古有鍾。沈海壇練門江內。每月望。大潮退。則蒲牢出泥塗中。其隙可容一人。如此則鍾之大可知矣。大歷中。炯構樓其寺。心欲登此鍾。以作佛事。先設大齋會。眾誦神祝使小僧沒水。詣龍宮通意。既而小僧持珠三顆。出水報曰。鍾以鎮海。不可得也。然炯欲致鐘。而得珠。蓋物有不可必者。

唐純陔

華翻無由。西域人。上元中。來遊京師。時年已六百歲。或云八十歲。顏貌有童孺之色。氣力輕壯舉動殊便利。上問之。詔入內。問長生之道。陔曰。長生之道無他在乎寡慾而已。爾寡慾則心靜。心靜則神安。神安則長生矣。捨此非貧道所知也。上由是愈益重之。永泰三年預知死日。遣弟子賣衣蓋上進。以別遂終於鎮國寺詔賜其弟子紫衣。

唐義宣

晉陵人。姿性聰利。嶄然有出俗態。納法後。孜孜律科其砥礪之益雖寸陰無廢。天寶初。依楊州法慎律師。慎撫而嘆曰。孔子以為後生可畏。其子之謂乎。後聽周律師講終南事鈔。考覈精緻。著折中記。折中者。折非而中是也。中我之是而折慊融濟崕勝諸師之非。則猶未晚乎是非也。然於宗門。則不得不爾。其晚年化風尤盛。竟亦莫知其所終云。

唐舍光

為僧。隸京兆大興善寺。開元中。不空三藏。名重天下。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欽仰。光因依附焉。及不空西邁。光亦隨往。具歷艱險。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黎。建大悲胎藏壇。光偕慧[土*刀]/言。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復偕不空。東回京師。仍獲參議翻譯事。未幾。不空告寂。代宗待光。以不空禮。詔脩功德於五臺山。會天台學者湛然師。領江淮僧四十餘人。遊五臺。適與光接。然師從光。問西域事。且曰。我此一宗。西域亦嘗有知之者否。光曰。有甚以此宗。為得止觀之妙。囑使翻譯以寄。且南印土盛宗龍樹。是於智者。尤不相遠。

唐朗然

姓魏氏。南徐人。開元中。從丹陽開光寺。齊大師落髮。天寶初。依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受具。後徙靈隱寺。事遠律師。通四分律鈔。又於越州曇一律師所。研究其義。講訓詳明。生徒四至。至德二年。詔居慈和寺。上元中。刺史韋儂。迎為招隱統領大德。即於其暇。著古今決。釋。四分律鈔。數十萬言。大行於世。其自序尤詳。盡茲不錄。大曆十二年。冬跌座而逝。壽五十四。臘三十五。越明年春。建塔於山之西原。屯田員外郎柳識為碑頌。

唐圓觀

性簡率。禪講之暇。仍治產業。頗致田園之利。居洛陽之慧林寺。號空門猗頓。尤與李源善。源父愷。天寶間留守。以節死安祿山亂。故源因誓。不婚娶仕宦。悉捐產業。入慧林常住。而日隨僧飲食。以見己志。嘗欲偕觀遊蜀。歷攬岷峨王壘青城之勝。而議所由道。久不決。蓋觀欲自長安斜谷。源欲自荊門三峽也。既而卒從源議。舟泊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罍而汲者。觀泣曰。予始議不欲由此。今奈何。源問之曰。婦人王氏。孕三年矣。然猶未娩。特以予死期尚賒耳。死此生彼。固無恨。請辭。後十二年中秋之夕。當相見於錢塘天竺寺外。源治觀喪畢。又候王氏求見所生子。子一笑。由以知緣之所在。誠未易免也。久之源如觀約。至錢塘。聞牧童有歌竹枝之詞於葛洪井畔者。趨拜之曰。觀公健否。牧童曰。李君真信士。勤遠來。宜得晤語。君茲俗緣未益。慎勿近。益務進脩。以遂合并。則幸甚。徐扣角歌而去。

唐如淨

姓氏鄉里。未暇詳考。先是京師行智首律師四分律疏。至魏郡法礪律師。著疏別行。似亦微有柄鑿矣。隋唐之際。道宣律師。本首大疏。著刪補鈔三卷。貞觀以來。江淮閩蜀多傳唱之。後懷素者。奘三藏弟子也。咸亨中。別述開四分律記。學者趨向焉。號其書曰新疏。以宣公之書。為舊疏故也。於是新舊二疏。互相長短。大曆十三年。詔集兩街臨壇大德定奪。時推淨為宗主。建中二年。奏二疏並行。蓋以相國元載。篤重素公。而淨不得已。而從之也。載且俾淨為新疏作傳。

唐惟忠

生成都之童氏。幼事大光山道願禪師出家。既而遊嵩嶽。見神會禪師。而決擇焉。乃復觀覽聖迹。于江之左。有山僻邃。妍秀可愛。遂營茅舍。而安禪其間。蓋其地舊多龍蛇。瘴烟癘霧。白晝冥晦。樵牧者。往往犯之立死。雖有國醫。無所施其技。自忠之來。近遠寧謐。聞空中聲云。承法師力。今得解脫矣。建中三年入滅。壽七十八。

唐辨秀

姓劉氏。漢楚王交裔孫也。幼孤。養於諸父。出家。事靈隱謀禪師薤落。天寶四年。納戒於東海鑑真師。傳律於會稽曇一師。至德中。詔舉高行。獲隸名吳郡之開元寺。乾元中。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請律藏。郡以秀應命。然尤專心淨土。嘗謂人曰。或聞西方以戒為有相大乘。是不然。何則。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正念乎。大乘則已。孰為有相。孰為無相者。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疾而終。壽六十七。臘三十五。是年七月五日。遷龕窆於虎丘西寺。松門之右。霽沙門如畫撰碑額。

唐無側

不知何許人。或云建中時。從西域來。至會稽。愛若耶山水之勝。遂寓止雲門寺。然善交。凡往來者。無不諧意。吳興皎然題其房壁云。越山秀麗雲門絕。西僧貌古心如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讀者謂。皎然誠能模寫側之標致風度焉。

唐皎然

字如畫。吳興長城人。姓謝氏。康樂侯靈運十世孫也。幼負異材。不為世俗所羈絆。遂削染。登具于靈隱戒壇。復依守真律師。究毗尼學。儒編老什。靡弗臻其極。尤工著述。辭章俊麗。吟詠尤造微蹟。與會稽靈徹錢塘道標齊名。故時諺曰。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霽之畫能清秀。中年徧訪禪席。南能北秀之指。皆所參扣。貞元初。居東溪草堂。歎曰。使雖有仲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自撓性真。豈若孤松片雲。蒲團相對。無言而意得。至靜而神諧者哉。於是作文謝遣筆硯。遁居杼峰。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守吳興。一見語合。請益宗乘大略。異日汎論及詩。皎命門人出藁一卷以視。且言近日廢置之故。洪驚曰。向嘗讀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宜益自力。以鼓舞天下。而乃中輟。以棄其成可乎。

每夜施鬼神食。舊居京之興國寺。軍吏沈釗德清人。暮乘馬抵駱駝橋。月色如練。見數人盛衣冠立。釗問其故。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皎公。脩齋召我耳。長城赴卒錢沛。泊舟呂山南。見數百人。持食負帛。笑語而過。問之則曰。赴皎公齋歸。

後終於杼峯。皎平生所交遊士大夫。則有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薛逢呂渭楊達陸羽。其制作。則有號呶子十卷。內典類聚四十卷。儒釋交遊傳。外有韻海二十卷。蓋相國于公頤。魯公顏真卿所脩。而皎寔裨其行云。

唐玄晏

姓李氏。江夏人。祖善。博學強識。注文選行世。父邕。北海太守。史有傳。晏童稚辭俗。至德初。試經高第。依沙門崇真剎落。隸開元寺。大曆三年。從悟真閣黎受具足戒。即率身律範。無纖玷。仍研究毗尼部。俄稟金剛解空破相之指。且工吟詠。彭城劉長卿尤加賞識。其時名士之相往來者。則有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卿。于文炫。蔡直揚衡李演。每與蕪香烹茗談笑。又為出費以闢其所居。則其推服何如。建中初。鄂嶽連帥何公。以晉安起之。固辭。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寂。壽五十。臘三十。葬黃鶴山之南原。

唐難陀

華翻喜。西域人。建中初。至岷蜀。攜三尼。皆年少有顏色。醉飲狂遊。所在則庸妄群聚。時魏公張延賞守成都。務以禮義繩下。戍將聞而深惡之。遣卒逮捕。陀至

。謂之曰。貧道自幼學佛。得如幻三昧。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變土石為金玉。其術不可窮盡。因指三尼曰。此輩殊妙於伎樂。押衙其試之。於是開燕。使見所能。而歌聲舞態。莫不中節應律。酒酣。陀更命為踏舞。其曳練迴雪。迅起摩跌。尤絕異。戍將方笑樂相酬酢。而陀忽咄曰。婦女敢爾。凡舞。曲終則止。今猶低昂欹側不已。豈風邪。遂取刀斷其首。三尼隨踏地。血流丈餘。坐客驚視。則三竹杖也。而其血則嚮所飲之酒耳。陀徐舉三杖首。釘柱上。別倚三杖身於壁。酒行則酌竹杖斷處。而柱上之首。輒面赤。陀歌則竹杖之首亦有聲。陀舞則竹杖之身。亦作動勢。既罷燕。而竹杖之身。遽自就竹杖之首。為三尼如初。察其斷處。略無痕。

又嘗住一檀家。已數日。將辭而他往。檀家因留之。不可。即閉戶以絕陀意。而陀匿入壁罅中。主人急攬其衣。得袈裟一角。自袈裟愈掣愈深入。竟沒不復得。明日壁有陀影如畫。又明日色漸微暗。猶陀影也。七日而陀影非矣。但墨迹耳。八日而併墨迹失之。或遇陀於彭州境云。

唐雲邃

不知何許人也。學優而才贍。與人遊。尤有恩意。每被詔入內道場。順宗時。領譯務。憲宗初年。勾當右街諸寺觀。道釋二教事。別詔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非道德。寧克爾歟。

唐真乘

姓沈氏。湖州德清人。父玄望以孝廉。舉兗州司馬乘方姪。有神光異氣之瑞。生而[(德-彳+王)-心+(衣-亠)]瑋。器度視羣兒弗類。司馬喻之。必脩文學。以取官職。則愀然有不得已之色。會魯公顏真卿。過其家。命誦所習。乃獨誦佛經五百紙。一無遺誤。公大褒異。為落髮。隸住八聖道寺。即得戒於通玄寺常進師所。自爾綜習毗尼。尤為進師所愛。謂其徒曰。乘於汝曹。非伯仲也。無何西入京輦。究法華天台疏義於雲華寺。聲譽藹然。而章信寺耆宿。又延致之。其講訓之頃。兼經宗律柄之妙。而無所愧於眾。貞元間。功德使梁公。以上數幸安國寺。應對顧問。非乘不可。因奏充供奉大德。而徙居焉。時其本師無滯。亦以道業。蒙上恩遇。奏舉乘為國祈福。而乘以疾請告歸。詔許之。先是無滯夢。乘手捧白蓮華南去。至是果驗。然於鄉里。八為律學座主。四為臨壇正員。皆徇諸公請也。復巡禮五臺文殊隱現莫測。晚寓護國寺。禮佛名經百過。而懺悔法。日不闕。撰法華經解疏記。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微疾而逝。長慶二年十月十三日。闍毗。而塔其餘爐。遺命也。萬年尉王甄。述碑文。

唐曇清

史未詳其族里所自。初依道恒律師於吳之北院。與省躬相友善。俄留南嶽。講訓徒眾。元和中。閩州龍興寺結界。時義嵩。方闡懷素新疏。因舉僧祇律云。齊七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準此則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約令作

法界上。僧須盡集。時清亦在。遂廣致徵難不已。因經州省。達上聽。詔兩街會三宗。定奪新舊二疏。而嵩公所說。誠虧理。禮部外郎令狐楚。判牒云。據兩街傳律大德言。稱曇清所引之義為正。後著顯宗記。行世。

唐清源

生南徐延陵馮氏。稚年入攝山。師事涉公。薙[髟/采]具戒。後即究毗尼事相之學。罕得其儔。俄復頓領禪要。不由師教。長慶初。工部尚書李德裕。鎮瀨西。延居京口。咨扣心法。雅契夙心。及李公去郡。反錫西霞。終于寺。

唐道標

出富春秦氏。七歲。靈隱山白雲峯海和尚。見而撫其頂曰。此兒目如青蓮。苟能捨家。以從吾遊。必有善稱。其父以為然。至德二年。詔天下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聽為比丘。標以其選得度。仍隸住天竺寺。永泰初。依顓律師。受具於靈光寺。時已推其善於護持。貞元中。別治室西嶺下。謂之草堂。而吟嘯之樂。非世間名利之迹所可到。杭人號西嶺和尚。辭章高[媿-凶+(色-巴+囚)]古作者。與吳興如畫。會稽靈徹。相酬唱時。語見畫傳。右庶子姑臧李公益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景陵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聖賢豪傑為人標。推能歸美為德標。居閑趣寂為道標。嗚呼品藻之極至。引天地人。以匹擬之。則其誠敬誠慕之心何如。故一時名公鉅卿。林下英彥。莫不綢繆投分。慷慨論交。長慶三年六月七日。示滅於所居。是冬之十月二日。葬之山中。壽八十四。臘五十八。開成五年鄭素卿。立碑頌德焉。

唐法藏

南康周氏子也。家世業儒。後尤進於岐黃之學。凡僧之有疾者。召之使治。必投之良劑。起其危篤。而辭其謝禮。以故多從林下遊。而禪悅法喜之益。尤所慕嗜。遂依郡之平田山寶積院沙門師願。而落髮焉。尋謁大寂禪師於豫章。得心法。登廬山。卜居五老峯。食橡栗。飲溪澗。如是數年。而神人僊聖或過之。俄施幣雲委。而戶履響臻矣。寶歷中。示寂。壽八十二。

唐慧昭

不知何許人。元和十一年。居武陵之開元寺。時有陳廣者。方以孝廉調官此郡。昭見之。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心以為素不相識。而訝見之晚。豈無所謂哉。因請其說。昭曰。詎容倉卒。他日當為子索言之。一夕廣詣昭宿。遂對牀傾倒所蘊。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史傳。先人以文學。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仕至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五月。年三十。筮仕陳宣帝。時旋棄去。與沈彥文遊。後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皆致賓客。張聲勢。趨附權寵。吾偕彥文。處長沙門下。及始興之誅。吾輩亦從而逝矣。橡栗以供。旦暮短褐。以禦寒暑。匿深林窮谷。以樂天命。未幾。而一老沙門過之曰。二君骨相皆奇

。然劉君尤壽。彥文再拜。願得所餌藥。僧笑竟別。且告吾曰。世俗務名利。徒勞苦耳。願復奚所成就哉。吾念獨釋氏之道。其庶幾。君尚勉旃。吾於是奉命。罔敢或墜。又十五年。陳亡。故後主諸王入長安。吾遂率彥文乞丐。西上謁弔長沙。於瓜州宿。留晉昌互羌塞。數年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始依會稽之佛寺。而落髮焉。則又去彥文之亡。已二十年。而吾固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唐受禪。偶攜一僧。再遊京師。武德六年。天下混一。僭叛舉戡定。吾獲徧歷河洛江淮三蜀五嶺之勝。所歷輒徘徊久之。以盡其趣。逮今茲則二百九十年矣。然吾身雖艱難險阻所備嘗。而未始一日有負薪之憂。元貞之季。掛錫是寺。夜夢長沙謂吾曰。後十年。我六世孫廣。當與子相見。子其幸教之。寤而記其夢於書策間。計去年已盈其數。而詢之往來者。則君猶未至也。每悵然。以夢語之謬。豈意識君於今日哉。且君顴形眉目。切肖長沙。是宜發吾何來晚之歎也。因出書策示其記處。悲惋涕泣數行下。廣拜願即為弟子。奉杖履。昭曰。第圖之未可也。明日當再來。廣明日詣昭。則昭遁矣。大和初。廣赴巴州掾。道遇昭於山南逆旅。廣夜拜燈下。逝從遊。無他志。昭許之。蚤作而昭逸。廣徒太息而已。

唐文學

婺州東陽張氏子。身幹脩碩山立。貌溫粹如玉。動靜以時。視聽之官有守。而言尤謹。此固律範之出於自然者也。年十五。投師習經法。十九落[髡/采]。墮息慈數。貞元三年。詔許天下度僧道。乃得戒。而四分之學。則未嘗敢以怠弛也。至登講訓。儔侶日填委。兼通法華義疏。化王天台。時佛窟則公。方以禪道重。而舉與齊名。尋詔為國清寺大德。初智者大師。嘗立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集四眾熏脩。期滿七日。當時檀施鼎臻。供養豐縟。自大師之沒世。亦變更道場。寢以寂寞。至是幾絕。大和間。主事僧清蘊。謀之於舉。置莊田十二頃。以給光明會飲食費。於是始足。以傳之久遠矣。會昌二年五月日卒。壽八十三。夏五十五。門人建塔寺之西峯。韓又為銘。

唐懷信

居廣陵之西靈寺。素與淮南詞客劉隱之友善。寺故有塔。壯麗峻偉。冠絕一方。會昌中。隱之遊四明。夜夢。塔飛海上。而信立第三層。凭闌與隱之語曰。今茲送塔過東海。旬日即還。當相見也。未幾。廣陵灾。塔因煨燼。隱之歸自四明謁信。信曰。記得海上會晤時否。隱之深以為訝。

唐定蘭

成都楊氏子也。性初兇狠。父母沒失。身傭保中。後薙落。隸名福感寺。然耐勞苦污辱。每遇二親忌辰。則號慟至殞絕。入青城山。裸露以飼蚊蚋。拔耳剝目。以餵鷲禽獷獸。曰此內施也。用以報答劬勞。顧不可歟。或勸之。刺血書經。化緣以創造

伽藍。既成號聖壽。遠老以嘗矧目。行步非扶導必顛躓。莫知所適。忽有客。以善醫謁。因出珠。內之眶中。遂能視睹如舊。未幾。而客見夢曰。我南天王也。以師勤脩故。以目珠還之。遠近聞者莫不駭異。大中三年。詔入內供養。仍許弟子有緣給侍。六年二月。表乞然臂。以酬國恩。臂已然。而有詔止之。眾因滅其火。乃以焦爛死。有緣表請。易名建塔。詔諡覺性。塔號悟真。今蜀直呼為定蘭塔院云。

唐智頽

中山人。幼年師事五臺山善住閣院賢林出家。後以試經合格得度。遊方徧歷講席。而法華維摩尤所淹貫。歸高峯。却掃謝世累。元和中。眾共以五臺都檢校守僧長起之。頽固辭不可。會歲饑。華嚴寺。蓋大聖常所垂應地。四方之巡禮者湊焉。至是窘乏。誠山中媿事也。乃復諉頽。充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屬法照無著澄觀。三碩德在。而澄觀方製華嚴經疏。且命頽為講主。日擁千僧。檀施稠疊。而供養豐腴。視他日加倍。間有沙門義園者。謗之曰。頽知常住久。其能無所私乎。夜則夢神謂曰。僧長千佛之一也。汝發慢言。當墮惡道。必懺悔毋緩。詰旦圓詣懺悔如禮。未幾。詔天下沙汰。遁之巖谷間大中初。詔度五臺諸寺五十僧。仍賜衣帔。於是再辟頽十寺僧長。兼山門都脩造供養主。七年大建無遮會。一月日。既而集弟子垂訓。吾欲息心斂跡。以自優逸。紀綱眾務。宜付來哲。遂趺坐淨室而滅。春秋七十七。僧臘五十八。

唐行嚴

滎陽人。家世簪纓。偶聽法華。至妙莊嚴王品。遂白父母。求薙落。既納戒。問道諸方。所得殊自愜。稔聞五臺文殊應跡之地。凡有探尋。莫不獲覩瑞應。於是駐錫而隸名焉。大和中。多激勸民俗。俾營福業。王公大人。靡弗歸嚮。又營大齋。日供千人。識者歎服。三年。右脇而終。建塔寺西一里。

唐當遇

姓陰氏。范陽人。少依薊北之安集寺出家。大中四年。杖錫登五臺。然右手中指於華嚴寺菩薩像前。優游兩朞。所覩祥瑞。不可勝紀。後造西臺秘魔巖。大聖昔日降龍之地。見金色光明。勢若雉堞。比今城郭。無異狀。因以問所居之僧。僧曰。此所謂金色世界也。古有師德居之。朝廷褒錫其號。為金光照。遇聞而悲喜交懷。乃復結茅習靜。住三摩呬多者。凡四十九日。檀信全集。遂成蘭若。如是十有七年。跡不下山。日惟玩味九會襟華等法。因之以證聖發通。語言動止。不可測識。逮懿宗末年。忽失常度。歡哈怒詬。蕩無繩檢。既而中原擾攘。鑾輅遷播其先見故如此。時李克用。方以晉王據河東。嚮遇之德。遙致禮敬。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導意邀請。遇曰。我豈為浮世寵辱累哉。固辭不赴。七月十八日。集弟子。垂訓而卒。壽七十二。臘五十一。龍紀元年。四月十八日。門人太文等。以天竺法。闍維之。獲設利羅。別建塔以葬。

唐高閑

湖之烏程人。髫年辭俗。受具。隸居開元寺。博學無不通。尤工字畫。其於草書。或以比之張旭云。遊京師。稟聽經律於薦福西明等寺。宣宗詔入殿。前揮染賜紫衣。仍獲與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以老乞歸。終於寺。弟子鑑宗。傳其筆法。賜號無上大師。閑平居。每以白紵作草隸。今茗雪好事家。猶有存者。

唐全清

會稽人。善禁祝。能劾鬼物。市僧王氏婦病。言語狂亂。啼笑不常。如是數歲。間召清治。清即縛草如人狀。長尺許。衣以五綵。結壇置草人。其中而作法焉。其婦忽鞠躬曰。乞命。且自首。以為頃歲春日。偶於禹廟前相遇耳。今和尚如不見殺。竟當遠去。不敢復留也。於是清鞭草人。呦呦有聲。投一甌中。以六一泥。窒甌口。封以朱書符篆。而瘞之桑下。戒曰無動。後五載。董昌以城叛。劉漢宏攻拔之。縱士卒掠城中。或掘窖藏。桑下出甌。破之獨一鴉飛去。立樹抄。人語曰。乃今得見天日矣。時清死已久。

唐僧徹

不知何許人。久親炙悟達。悟達亦樂教育成就之。故其器卒獲用於天下。而相為表裏。以推明大法。若悟達。著如來藏經會釋疏二卷。徹則衍法監四卷。大無量壽經疏二卷。徹則衍法鑑二卷。勝鬘師子吼經疏四卷。徹則衍法苑十卷。般若心經金剛經皆有疏義。而徹亦隨衍成卷。懺文六卷。及雜文等。徹必翼緯。以行世。初居法乾內寺。官寮奉仰日甚。尋充左右街應制。每歲屬誕辰。於麟德殿。陞座講演。仍賜紫伽梨。懿宗尤重佛乘。月遇八日。必飯僧內殿。數盈萬不啻。且躬為讚唄。詔徹朗詠高臺上。寵錫繁夥。至造旃檀座以處之。當是時。詔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開壇受戒度僧。各三七日。別詔大德二十人。入咸秦殿。為內福壽寺尼受戒。繕寫藏經。雕造旃檀像千軀。皆詔徹檢校。又以十一月十四日返慶飾。詔京城僧道。赴麟德殿論義。徹則敷暢皇猷。恢宏祖道。如他日。賜號淨光大師。咸通十一年。詔錄兩街僧事。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播遷于蜀。徹是夕內宿。旦與杜光庭。倉黃扈從。再見悟達。其師資終始無間如此。著述尤富。內翰侍郎樂朋龜為作真贊。秦蜀間多其弟子。則可謂生榮死哀矣。

唐文瓊

張氏晉陽人。幼依并州崇福寺薙落。學該群籍。教洽三乘。至若金版玉繩之錄。龍韜象緯之文。莫不探循源委。採擷本枝。或將敷暢彤墀。揄揚黃閣。則福周蕃壤。恩被海隅。詔充翻譯。兼佛授記安國荷恩崇福等寺大德。平生共設無遮大齋一百會。每遇齋。則陰雲開霽。凍雪生春。其至誠所感。有如此者。

唐允文

字執經。秀州嘉禾朱氏子。始九歲。父病且死。呼而囑之曰。我瞑目後。汝即出家。無滯俗為也。師授維摩法華二經。閱再稔。皆通習其句讀義理。或戲問所營何事。率爾而對曰。坐蓮華臺。作師子吼。豈非吾輩所當營者。志學之歲。乃為薙落。及登嵩山。依遠和尚受具。時年已二十三矣。於是攻治律部。兼究中觀論指。寒暑四更。而性宗相學。俱造根極。大和五年。歸鄉里。俄聞錢唐天竺寺講涅槃經。又往聽焉。開成初。東遊台嶠。偶止越之嘉祥寺。四眾請敷經律。每加策勵。或有感泣者。會昌三年。遷居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會沙汰詔行。因晝衣縫掖。夜服伽梨。以待時變。大中復法。獲隸名開元寺。七年為寺之耆德。闡明律要。乾符三年。始覽藏典。中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疾作而逝。壽七十有八。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之石奇山。不封不樹。遵遺命也。文威儀嚴整。凡陞座秉塵。其徒凜有懼色。則足以窺知其所守矣。尤好辭章。無恙日。效白太傅。自著方墳銘。藏之篋笥。門人懷益。後見而悲之。乃建小塔。以勒其銘。而置其旁。

唐鴻休

閩之黃檗山寺僧也。素習禪定。其心學之妙。尤足以長雄群眾。每謂其徒曰。生死輪迴三界。以其有無始業情在也。苟能盡償。則究竟解脫。出三界矣。聞者皆莫喻其指。廣明間。巢寇充斥。一日休出寺門外。脫衣裸坐磐石上。且曰。今日吾冤對至矣。吾其可無待乎。然吾伽藍清淨地。吾又敢以吾屍汗之哉。頃之寇大至。剽刃其頸。略無血。寇驚。因羅拜悔罪而去。門弟子景先。闍維之。得舍利七顆。建塔以葬。僧清豁著文。頌其德焉。

唐希圓

出姑蘇張氏。族世富豪。獨謝去。從空寂法。既具戒。即隸業經論。久之時輩推以演導。光啟中。徐約叛。別遣孫儒。略地吳會。圓自通玄寺。附舶泛海。達甬東。居會稽之寶林山寺。性恬靜。多事禪燕。人莫足以窺其際。景福中。就寺演暢。每勸學者。急脩上生業。且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著玄中鈔數卷。圓小房當瑯邪絕頂。故老傳云。山從瑯邪臺飛來。由是得名。即寶林也。山有井水。以時盈縮。應大江潮候。或以為禹治水至浙。鎖其恠物蛆者。於此蛆形如鰻鱉。雙耳而蒼黃色。上緣竹木。必風雨。常往來寺之溝渠中。人狎之無所懼。握則跳梁。如怒狀。尤多見於圓所居房。圓為授歸戒。故終圓世。未嘗致暴風雨。乾寧二年四月一日。圓方講。屹然坐逝于法座。闍維收設利七百餘粒。既瘞而還。常住置祭于門以待。見或茜袍象笏。而跪拜者。頃焉而沒。竟不知誰氏。

唐慧則

姓麋氏。吳之崑山人。九歲。即知厭俗。大中七年。遽趨京師之西明寺薙落。九年。承詔於木寺獲受戒。十四年。聽法寶大師講。而覆述出儕輩。是年。詔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沙論。喪服儀。撰三界圖一卷。七年。代暢師。於祖院宣導。十五年。詔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避亂於華州之卞邽。中和二年。淮南高公。駢迎以弘闡於法雲寺。還鄉里。四眾苦留開導。刺史楊公尤勤至。皆固辭。遂東遊。掛錫天台國清寺。乾寧元年。抵鄞之育王寺。撰塔記一卷。集要記十二卷。武肅錢王。請於越州臨壇。開元二年八月八日。稍疾。坐而瞑。閱年七十四。座夏五十四。窆於鄞山之岡。

唐元慧

嘉禾之陸氏。晉平原內史機裔孫也。父丹。文林郎雲騎尉溫州糾曹。開成元年。於京師之法空王寺。師事清進落髮。會昌初。造洹陽。納戒法。即習毗尼部。尋遊五臺。觀光相不可紀極。二年歸里。居建興寺持三白。謂日食白鹽白湯白飯也。誦五部曼拏羅。爇香臂上。五年。詔汰天下僧尼。遽隱白衣舍。大中初。詔復教。七年再造法空王寺成。仍隸業。奉報恩山佛牙舍利。且爇香臂上。以供養焉。覽天台石橋之勝。咸通中。佛中指骨舍利。反鳳翔重真寺。慧從往。爇左手拇指。口誦法華經。以謝。所爇之指。不踰月而復。如未嘗爇者。乾寧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備禮葬之吳中。世號三白和尚。

唐亡名

居幽州城南窯竈間。天祐中。燕薊饑。餓孳相枕藉。亡名方分衛。聞道旁呱呱聲。視之則小女子。民所棄者。因持以歸。日求牛溲哺焉。年且毀齒。亡名為乞諸城中。得綵帛製衣。逮笄。容色豔麗。或譏其非律者。亡名終無慚色。時劉仁恭僭號其地。出獵偶見之。遂以請於亡名。竟攜以歸。而納之後宮。於是亡名之所守。益以見矣。仁恭乃為別造精舍。一旬兩謁。豈仁恭無故。而於亡名然歟。後亡名卒。遽訃女子。女子一慟以絕。

唐寶安

姓夏氏。姑蘇常熟人。薙髮。隸居嘉禾靈光寺。進具之後。專習定門。遊五臺。見祥光勝跡。不易具述。獨以南方之人。有終身未嘗一造其地者。而曾莫之識。則敬慕之心。何從而生。因為聘善工。模寫以歸。廣其傳。後無疾而終。壽百有十八。臘七十八。

梁貫休

字德隱。金華蘭溪姜氏子。七歲。父母使依邑之和安寺圓貞禪師。為童侍。日能誦法華經。千言不啻。所居與處嘿鄰。而同時薙染。故襟誼視他尤密。每隔籬談論。旁聽皆驚異。始受具戒。詩名已大著。復往豫章。究經論。郡太守王慤篤敬。後蔣瓌

命監洗懺戒壇。唐乾寧初。謁吳越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以頌平越之功。王悅。贈遺豐腴。且樹碑。悉紀贊佐諸臣之名。而併列休詩於碑陰。以歸美朝廷。於是吳越獲賜鐵券。號功臣。則休與有力焉。休於書知六法。畫善水墨。眾安橋強氏。嘗請休作十八羅漢像。識者謂入神品。曰當吾下筆時。非想見其真。不敢也。

過歙。見唐安寺蘭閣梨。三年。南登衡嶽。北訪荆帥成汭。汭加禮。館之龍興寺。會內翰吳融謫宦。遂相追從。融為休。序其集。未幾。或有譖休於汭者。命遷公安。以待辨。乃題研寄意曰。入匡始身安。卒遊蜀。署禪月大師。蜀主每見。則以得得來和尚呼之。蓋其初以詩獻蜀主。有三衣一盞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也。乾化二年終。春秋八十一。葬成都北門外。塔曰白蓮。弟子曇域集其文。冠以融序。行世。名士韋藹議其著述。有風刺體。係乎教化。誠不在二李白賀下。又廣成先生杜光庭。評其書。瘦勁可愛。號姜體。韋莊詩曰。豈是為貧常見隔。定應嫌酒不相過。休肥而炷。蜀相王鏊影堂贊。殊能言其體裁。故茲聊舉其梗槩云。

唐貞辨

中山人也。蚤歲力學。其尅苦堅忍。蓋出天性。聽習之暇。則復刺指。血書眾經。畫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像施以結緣。

嘗負笈客太原。時莊宗方居潛邸。壤與王氏接。城郭之禁。至不相容納。遂夜宿廢塚中。會出獵。見之問其故。且驗塚中。筆研鈔疏良是。因[這-言+(衣-亅)]入供養。曹太后尤敬仰之。辨乘間。訴於太后曰。貧道誠以佛法為懷。久居王宮。不樂如桎梏然。由是聽其出入。無所禁。迨王氏平。遂獲歸。講訓鄉里。人有布髮掩地者。其德化之所服如此。嘗因行道次。有二天女來撓。辨被之神祝。不得去。則其操守可見。撰上生經鈔。葺治廢伽藍。其平生能不自豫逸如此。鮮矣。

唐可止

姓馬氏。范陽高丘人。年十二。憫忠寺法貞律師。見之。從其父母乞。為弟子。年十五。以息慈。往真定聽學。時大華嚴寺仁楚法師。善因明論。止執卷座下三徧。即領悟。眾推許焉。老宿維摩和尚。問楚門人之秀拔者。楚曰。幽州沙彌其人也。維摩遂質。以勝軍北量。辭莫能屈。因請就恒陽闡化。緇素悅服。年十九。抵五臺登具戒。感文殊放光燭身。已而歸寧鄉里。旦日行道。以報地恩。年二十三。遊并部。益進法華百法等義。景福中。以因明論。於長安大莊嚴寺。一唱數載。乾寧三年。貢詩。昭宗皇帝詔賜紫衣。仍應制內殿。未幾。劉仁恭以止為本道所管。上表乞放還。然其父之與師皆物故。而母獨無姜。止於是致母其所居房。行誦青龍疏。乞食以供晨夕。如是三載。無倦色。時晉陽李氏。遣兵出飛狐圍燕。城中穀貴。持盃所得。不足濟。忽巨蟒出其房。矯首顧視。如喜狀。同院居曉。博物釋子也。謂止曰。吾聞蛇目不瞬。今瞬其龍乎。止遽焚香禱之曰。儻獲檀越。以營甘旨。則神龍所加被多矣。居數

日。燕帥之子。制勝司徒者。召以供養。俄而燕破。上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渴其譽。請安置開元寺。月給祿有經。天成三年。王師復中山。招討使王宴休。以丞相馮道書。迎止至洛。為河南尹秦王從榮所留。奏賜文智大師號。住持長壽淨土院。應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示微疾。稱念阿彌陀佛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六。茶毗。塔遺骨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

止風神峭拔。節操孤峻。讀書於所業外。孔李典籍。莫不該綜。制作尤長於律詩。在長安觀逍遙園蕪漫不治念曰豈姚秦獨能為童壽翻譯地乎。卒奏重脩焉。賜額草堂寺。其在洛誦金剛經。雖[辱*亢]極弗廢。平生遊處。多終南崆峒間。有三山詩集。盛行于世。

唐鴻莒

即鴻楚之兄。其出處。皆與楚同。然性尤強識。治律嚴謹。習於慈憫濟物之行。每獲瑞應靈效皆弗以介意。天成三年。旱澇相仍。饑饉被江浙。盜入莒室。飽之饘粥。然後去。長興四年。跣坐儼然而逝。既殮。夜三鼓矣。俄聞有聲。若擊龕戶使開者。既開。復求新衣於諸弟子曰。佛土諸善人謂。吾所服不潔。不可之淨土。已而瞑。頂之煥者七日。

晉息塵

姓楊氏。并州人也。年十二。夢金人引以入室。覺而異之。因懇白父母。投草堂院出家。誦經律。達旦不寐。年十七。趨講席。聽淨名文義。弱冠圓具。尤循守軌範。尋從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徒眾駢擁。及闡因明唯識等論。其得人之盛。如辨才從式最為稱首。天祐間。李克用據有河東。請居大安寺淨土院。脩治淨業。披閱藏典。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委身狼虎。裸體蚊虻。屢然手指。以致精進。寺奉觀音菩薩像。常熾七鐙。列香華供養。俄下山。授徒城內。復施浴放生。賑貧犒獄。懸旛蓋。以嚴飾淨明金藏二塔。後唐長興二年。又建三學院。以待遇賓友。華嚴經八十一卷。每字輒一拜。大佛名經。一百二十卷。亦如之。高祖受禪。乃益頂載先佛中指骨舍利於鳳翔府之法門寺。學俱舍論於天柱寺法師楚倫。六時禮佛。手餘二指。亦可謂勤矣。天福之季。示微疾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四。闍維塔舍利於晉水之西山。

晉道育

新羅國人。唐景福壬子歲。始泛海來中國。遊天台。掛錫平田寺。三衣一盞。常坐不臥。至於掃除廊廡。料理器皿。采薪汲水。無所不為。然尤護生。以致其慈憫。裸露以待螻蟻。如是四十載。未嘗少替。天福三年十月十日。終於寺之僧堂中。年可八十餘。闍維獲舍利莫計。

漢宗季

俗俞姓。臨安人。方穉齒。嬉戲隣家樹下。忽天震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趨抱以察其色曰。此以怖昏。非死也。小待且甦。無復慮。已而果然。遂勉其親。令出家。事欣平寺大德為師。俄從巨信論師。稟名數論於三衢。時錢唐僧正蘊讓。與閻丘方遠。江東羅隱。二先生遊。季見而申問。遂作二百語以贊焉。讓大歎賞。乃請就龍興寺開講。以訓迪後學。四十餘年。獲弟子七八百輩。終於乾祐之戊申初。季嘗於講次。見一異僧。語作胡音。季因問其西域未來經論。殊有感發。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釋上生經彌勒成佛經。及諸補闕義章。可數十卷。並行于世。季氣志雄邁。情性方正。寡言笑。眇目下視。操守堅確。雖屢空。裕如也。故此宗。至今繁衍云。

漢恒超

姓馮氏。范陽人。世業儒。而貨殖累鉅萬。超幼有異志。年十五。入庠校。工文藝。尤善騷律。一日偶閱佛經。乃歎曰。人生富貴。幻泡爾。復何足恤。遽往依駐蹕寺大德剏染。未幾。本師云逝。服其喪。以孝稱。梁乾化三年。獲登具於五臺。且將行邁以究所聞。而兵阻兩河間。龍德二年。遂掛錫無棣之開元寺。久之別構院。以事開演。迄三十餘載不替。是宜遐邇臻集。而緇素慕嚮也。以故秀造質問。守牧扣訪。輒使童子辭謝而已。州將李君。欲表乞紫衣師號。超不可。且曰。苟爾則吾必在盧龍塞外矣。丞相馮道。知其為族人。卒奏賜之號德正。自是忽忽不樂。乾祐二年二月三日。以微恙卒。春秋七十三。夏臘三十五。荼維。收舍利起塔以葬。

周行瑀

湖州長城之陳氏子也。年十二。習法華經。月有五日而成誦。其餘經部。皆不勞而辨。未幾納具戒於杭之龍興寺。傳澄照律鈔於金華雙林寺智新。天成中。遊會稽。樂若耶山水之勝。乃就大善寺。披覽大藏。又治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繕堂殿。蔚然成別院。顯德三年秋七月。示滅於院之正寢。其著述。有大藏音義五百許卷。行世。

周光嶼

應州金城韓氏子。幼習儒。讀書治文。有經世志。然每夢。神人謂己曰。佛法有緣。盍從之乎。乃依真容院法威出家。誦淨名經。通大義。因辭師。往太原三學院。聽維摩上生講。隨復弘闡。凡二座。徒眾填委。俄歸鄉里。戴華嚴經。六時繞殿。行道禮佛。晉天福四年。詔賜紫衣。明年賜號通悟。未幾眾請臨壇度人。固讓不敢當。眾曰。師解行兼備。可獨善乎。姑為一出。閱二三載。竟脫去。會上晏駕。少主即位。院亦曠方丈席。勤舊僉以嶼宜。嶼曰。此山四海客遊地。顧廚庫窘乏。誠使一旦坐堂上。將安所供給。敢固辭。眾強之。而後從居。凡十八年。如一日。檀幣委輸。飯僧計餘百萬。嘗夜失覆經帛。而雲霧俱發。雪霰交零。翌日霽。則帛故在。豈陰靈假

之。以行變化耶。顯德七年十月示疾。顧謂弟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訖蟬蛻。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

宋皓端

嘉禾張氏子。九歲捨家。隸靈光精舍。習經法。年弱冠。抵四明阿育王寺。受具足戒于希覺律師。由是於南山部義。通明無壅。尋從金華雲法師。究名數論。法華經。遂徇吳興緇侶之請。而開導焉。時武肅錢王。尤歸誠大教。聞端譽。召就王府羅漢寺敷演。復徙真身塔寺。居無幾。乃依天台玄燭法師。稟止觀之道。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忠獻王借賜紫衣。仍署崇法大德號。晚年慕廬山遠公之為人。足跡不入俗。僅二十餘載。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逝於所居房。壽七十二。臘五十。著述凡七十許卷。秘書監錢昱。為錄其行焉。

宋法圓

姓郝。真定元氏人。後唐長興二年。出家於鄉之觀音院。既落髮受具。遂遊方。閱藏典於韶山。而後歸。晉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其主耶律德光。迴軍至欒城而死。虜酋麻答耶律解里守常山。不即去。常山之人。謀逐之。虜知而先發焉。城中無少長。皆被屠戮。天王寺。喪八僧。圓其一也。初圓引頸再受刃。如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即身首異處。昏無所知。至暮覩反照獨念曰。冥漠之中亦有日月如此。徐捫其頸。則首在焉。然猶疑之。不敢搖動。時虜已潰遁。城中居民稍定。明日或扶之歸院。院僧方晨粥。見之以為鬼物。遽驚散。久之詢其故。乃悲喜相賀。然察其頸。則周匝有痕。如綫許終身。周顯德中。又寓大名之成安縣卯齋寺。溫尋藏義。開寶六年。集眾說法。坐逝。茶毗致舍利如粒。壽七十四。臘五十一。范魯公質聞而歎曰。夫看經精進之力。乃能見驗於生死之際。則佛之道果可誣乎。

讚曰。

| | | | |
|------|------|------|------|
| 先佛因地 | 悲智雙彰 | 度生之急 | 率由故常 |
| 阿僧祇劫 | 苦楚備嘗 | 卒莫退轉 | 彌用激昂 |
| 既出三界 | 坐大道場 | 說法教化 | 利益無量 |
| 嗟哉後學 | 胡弗自強 | 欲行萬里 | 必藉資糧 |
| 暗室證明 | 苦海舟航 | 出生入死 | 乘此願王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

精進學

義一也。而解有深淺。解在人。而義不在人。夫義者固天以之覆。地以之載。人以之生也。然能知天之所以覆而載其上。知地之所以載而履其下。知人之所以生而處其中。此解之淺者。若其深者。則一念之覆物之感其義者通乎天。一念之載物之感其義者通乎地。一念之生物之感其義者通乎人。此無他。精進力也。精進其可以聲音肖貌為哉。然以義解感通二科系其下。學精進者其察諸。

義解科

晉于法開

不知何許人。法蘭弟子也。善放光法華。慕耆婆以藥施人。多神驗。嘗乞食村家。值婦人在草危急。眾醫拱手。開曰。此易治耳。其家方宰羊淫祀。因令先以少肉作羹以進。即隨氣針之。頃之羊膜裹兒而出。升平五年。孝宗疾。開視脉知不起。固辭不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到門種種辭遜。宜收付廷尉。諸未卒而帝崩。還石城。住元華寺。又移白山靈鷲寺。與支公爭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義。高平卻超。宣述遁解。並傳於世。弟子法威。清悟有辨慧。最知名。開嘗使威出都曰。汝還山陰。道林方講小品。至某品汝往見之。則宜致難。且示其語數十番。曰此中舊難通。威曰諾。既至遁講。果如開所指。因致難攻之。遁遂屈。厲聲曰。君乃受人寄載來耶。開於哀帝時累徵。至京師。講放光。謝安石王文度尤敬之。或問。法師人天師。乃復遊戲於醫藥乎。曰吾以六度藥。治四魔病。[顛-京+佳]不偉歟。年六十四歿。

晉于道邃

燉煌人。少孤。養於叔父。而奉母尤孝敬。年十六。事法蘭為沙門。兼內外學。善方藥草隸。其詣理劇談。在師弟子皆莫優劣。嗜泉石。渡江為謝慶緒賞識。偕其師西遊以歿。春秋三十一。

晉僧光

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也。少與道安相遇於逆旅。時俱未受具。因悉披陳志慕。臨別謂曰。苟長大毋相忘。後厲行。精通經論。石氏之亂。隱飛龍山。道安從之論議。安曰。古所立義多違佛意。光曰。顧當自盡。何敢於前輩置優劣邪。安曰不然。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既南遊。復還襄陽。遇疾而卒。

道護冀州人。有氣節。學解通達。亦隱飛龍山。

晉竺僧輔

鄴人也。以講學鳴京洛。值西晉饑亂。與道安等。隱于濩澤。研析精微。後止荊州上明寺。禮懺進脩。誓生兜率。為瑯琊王忱授戒師。壽六十。無疾而化。

晉竺法雅

河間人。凝遠有器度。少工文。長通佛經。衣冠喜從之遊。其誨人。因其所習。以譬曉其義。以外書準佛經。謂之格義。毗浮曇相輩。亦効之以訓徒。所居寺。在高邑。眾千指。弟子曇習能世其學云。

晉曇徽

河內人。季十二。師事安公為童子。精神大於其身。安使受詩禮。又四年乃落髮。專心教誨。及壯以講授有高名。隨安在襄陽。冠平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印手菩薩。徽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滄寧比江海。太元二十年歿。壽七十三。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指歸十二首。皆奇作。傳於世。

晉道立

不知何許人。少事安公。善放光般若。每講授。緣飾以莊老。學者因所習。易得開悟。嗜閑曠。隱覆舟山巖。不受供奉。每深禪更旬日不起。忽出山集眾講大品。或問其故。曰我至秋當遠行耳。及秋果化。

晉竺道一

出陸氏。吳人也。自落髮。則痛加晦藏。人無能知者。瑯琊王兄弟獨知之。而敬事焉。大和中。至都止瓦棺寺。從汰公受學。數年妙臻堂奧。汰有弟子曇一。亦有雅風。時呼大小一別之。簡文皇帝尤所欽重。帝崩。汰化。一東還依止虎丘。學徒蟻慕而至。若耶山有帛道猷者。以詩寄之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一得書。遂東適耶溪定交林下。後太守王薈。起嘉祥寺。請一充僧首。久之還吳。止虎丘。以病卒。隆安中也。

晉曇影

不知何許人。靜退好學。貌重遲而機變迅激。講法華經。光贊般若。聲馳關中。姚興敬之。羅什曰。影僧之標式也。入逍遙園。助什傳譯。初出成實論。其中問答語影結為五番。呈什。什大善之曰。深得吾意。因著法華經義疏。又注中論。以義熙中沒。壽七十。

晉道祖

吳國人。史不書氏。少師事臺寺支法濟。有敏才。與僧遷道流。依慧遠學。遠歎曰。此輩易悟。不復憂後生矣。俄遷流蚤喪。遠尤痛惜之。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焉。後還京師瓦棺寺講說。桓玄每往觀聽。謂人曰。道祖愈於遠公。但聞見之博未逮耳。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玄篡位。敕郡送祖至京師。祖以疾辭。元熙元年歿。壽七十三。

慧要曇順曇詵。皆遠公弟子也。要長於巧思。以木刻芙蓉十二葉。流轉水中。定山中晷。漏無少誤。又嘗作木鷲。飛可至數百步。

宋慧觀

出崔氏。清河人。十歲以警慧稱。棄家為沙門。始詣廬山從遠公。又詣長安從什公。於是精通奧義。學者所至圍繞。什既沒。乃遊荊州。州將司馬休之。建高惺寺以延之。化行荊楚間。宋武平荊州。見觀如舊識。時文帝以中郎從行。尤相敬愛。載還建鄴。止道場寺。元嘉三年上巳。駕幸曲水。公卿畢集。觀亦至。詔皆賦詩。觀先就以獻句。有奇勝之韻。帝大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高材。歿年七十一。同時有僧馥者。亦著述有高行。

宋慧安

不知何許人。有講學。幼誦經。三十餘萬言。為沙門。止廬山凌雲寺。學者自遠而至。嘗投一杖。光色香潔。上有旁行字。人無識者。云得之西域僧。羅什見之驚曰。杖乃隨子遊乎。譯其字曰。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以杖付西域僧波沙那以歸。宋元嘉中歿。

宋慧靜

出王氏。東阿人也。少為沙門。遊伊洛間。有高名。狀黑瘠。悟解絕人。時有沙門道經。耳長大而博學。時人語曰。洛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每握麈奮辯。千人俱廢。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經。著涅槃略記大品指歸達命論。元嘉中沒。壽六十。

宋僧苞

京兆人。史失其氏。為沙門。受羅什法道。日誦萬言。宋永初中。又從黃山靜定二公。增益智證。而普賢齊懺之脩。多致祥應。至京師。值祇洹寺方講。苞弊衣垢面。繫所乘驢。立戶外。高座唱題竟。苞趨出欲問。高座曰。客何名。對曰名苞。又曰。盡何所苞。對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於是折難數番。無敢抗其詞者。乃自為主客徵析。一眾[目*𠂔]眙。高座媿而止。時王弘范泰。聞之歎賞。願結友。請住祇洹寺。謝靈運見苞歎。以為非常勝侶。有問。或者曰。謝公何如。苞對曰。靈運識不殆苞遠甚。才差相揖耳。元嘉中沒。時瓦棺沙門法和。亦精通經論。為高祖所禮。

宋曇鑿者

出趙氏。冀州人也。師事竺道祖。以解律稱。詣關中。從羅什受學。什曰。子真一聞持者也。住江陵新寺。厲志求生安養。臨終果見奇祥。方斂目有異香。壽七十。

宋曇無成

出馬氏。扶風人。避亂居黃龍。年十三。為沙彌。性姿穎異。未受具。負笈入關中。從羅什。什問。沙彌乃能遠來乎。對曰。道之所在。安問近遠。什喜。於是授以諸經奧旨。一日姚興謂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傲當世。法師固不當爾。對曰。以道御心。正欲除此過耳。興歎異之。及姚祚衰替。住淮南中寺。常講涅槃大品。著實相明漸等論。元嘉中歿。壽六十四。

宋僧念

不知何許人。博學精天文。棄家為沙門。深入法窟。講大涅槃。為學者宗向。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建靈味寺以居之。時彭城任函著無三世論。舍因作神不滅論以抗之。又作聖智圓鑑法身無生等論。及法華宗疏義。無疾而化於潯。

宋僧弼

吳人。史亡其氏。善儀止。與沙門曇幹。同依羅什受業。有講學。什稱之。使預參譯。後遊歷名邦。或請弼為寺主。辭以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後南居楚郢。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聞其名。遣使襁遺。時入都講。既於彭城寺。文帝尤加器重。元嘉九年沒。壽七十八。

宋僧徹

出王氏。太原人。初客寄襄陽。年十六。造廬山遠公。公異之。問曰。寧有出家志邪。對曰。遠塵離俗。是其本心。成就法器。當煩匠者。遠笑曰。種性已能無畏。它日其可量哉。於是落髮。以精究經論。文學有稱於時。嘗至山南。拊寒松而舒嘯。谷風遠至。山鳥和鳴。超然自得。因而問遠。律禁絲管。絕謔舞。固也。若乃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謂違法。於是終身不妄談笑。遠使講小品。辨傾輩流。難者不能折。南遊止江陵五層寺。為彭城王義康所敬。元嘉二十九年沒。壽七十。

宋慧靜者

生邵氏。吳興餘杭人。有成儀。文學。志節高峻。善泥洹經。居冶城寺。太始中歿。壽五十。

宋梵敏

李氏子。河東人。少遊關隴為沙門。往來彭泗間。博通內外經書。有美名。留丹陽講授。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相友善。得法華要旨。沒於丹陽。壽七十許。

宋道猛

西涼人。史失其氏。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精思洞徹。尤善成實。名重講席。元嘉二十六年。至京師止東安寺。宋明帝特加敬禮。建寺於建陽門外。以猛為綱領。以皇興名寺。每講授。帝親臨幸。公卿畢集。施與甚厚。元徽三年歿。壽六十五。

宋道猷

吳人。史不書氏。生公弟子也。相從居廬山久之。生公亡。乃遊臨川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所說義。闇與經合。惜先師不見之耳。乃注之以示不忘遺訓。宋文帝問慧觀生公。頓悟成佛義。誰能復通者。觀以猷對。即詔臨川津發至都。反乎伸述。則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必乘機挫銳。無不摧屺。上搏髀稱善。因歎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住新安為鎮寺法主。武帝踐祚尤敬禮焉。元徽中歿。壽七十。

宋慧通

生劉氏。沛國人。少為沙門。神情奧秀。講學精明。止冶城寺。從之聽採者傾朝市。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尤加敬。孝武皇帝詔與海陵建平二王為友。有勝鬘雜心毗曇義疏。作駁夷夏顯證法性三論。及易爻象記。雅為宋武所敬。升平中沒。壽六十二。

宋僧柔

生陶氏。丹陽人。幼耿介。有出塵志。九年為沙門弘稱弟子。落髮。研究大小乘經論。年二十。即登講席。一時名公卿等。爭師事之。去遊禹穴。與慧基同夏入剡。止白山靈鷲寺。齊大祖建寺。徵至京師。止定林寺。文惠文宣二王。日夕問道。延興元年春沒。壽六十。柔刻意求生安養。至是果見殊祥云。

齊僧淵

生趙氏。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為書生。忽棄去。為沙門。遊彭城。從白塔法師僧嵩。受成實論及阿毗曇學。以慧辯。致聲稱。姿彩豐碩。腰帶十圍。吐詞如鍾。頹然行萬僧中。如鷄群中鸞鳳。隱君子劉因之。捨所住為精舍。以延之。魏太和五年喪。壽六十八。建元二年也。弟子曇度慧記道登。

齊道慧

生王氏。餘姚人。客建鄴。年十一。師事僧遠落髮。讀廬山遠公傳。慕其為人。遊廬山見其遺跡。卜居西林三年。還都。時王式大聚學徒。辯三相義。慧方年十七。即發問數番。意造玄微。詮牒有次。眾咸愛其奇俊。又就猛公。講成實論。猛以張融構難稠疊。尤厭苦之。因使慧與抗。融見慧少。有相驕稚意。慧盛氣必出其上。楮燈謝超宗皆加敬焉。以母老。移居莊嚴寺。就養。母憐之亦落髮。以宅為寺。建元三年卒。壽三十一。有玄趣僧達者。皆精經論。見稱於時。

齊弘充

涼州人。史失其氏。少通莊老。善清言。棄家為沙門。解經論。大明末渡江。止多寶寺。宿學耆衲多敬畏之。講法華經十地論。聽者盈堂。文獻王義恭。特加禮敬。明帝踐祚。詔住湘宮寺。齊求明中沒。壽七十二。注文殊問菩提首楞嚴經。

齊僧慧

生皇甫氏。安定朝那人。移居襄陽。世為衣冠。少師事荊州竹林曇順。年二十五。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又善莊老。每說釋不用都講。吐詞如雲。高士宗炳劉虬張暢等。皆事之。齊高祖下詔曰。荊州僧主。風韻高簡。協道輔世。有功於國。年運已往。特聽肩輿赴都。人聚觀以為榮。與玄暢俱被知遇。稱黑衣二傑。永明四年沒。壽七十九。

齊曇度者

出蔡氏。江陵人。性敬慎。為沙門。善威儀。以戒範稱。遊學京師。備貫涅槃法華維摩大品。後至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遂以此部見推於時。魏孝文聞其名。徵至平城講受。學徒千餘人。撰成實疏。大和十三年沒。

齊慧次

尹氏。冀州人。少師事沙門志欽得度。時以徐州沙門法遷有重望。經論精練。欽由以次托焉。遷公南遊。隨止京口竹林寺。年十五。隨還彭城。以成實三論馳譽講肆。入京師止謝寺。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皆當時俊傑。然所學亦依次折中。文惠文宣二王。師事之。永明八年。講百法論。至破塵品微笑而化。壽五十七矣。

齊慧隆

出成氏。平陽人。少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始為沙門。僅十餘年。凝心教乘。貫穿百氏。學者宗之。宋太始中。止京師何園寺。明帝請止湘宮。講成實論。乃立實法斷結義。以開張先舊諸說。負[失/衣]之士餘八百。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松。永明八年沒。壽六十二。

齊慧基

出錢唐呂氏。幼俊邁。初棄家去。依祇洹寺慧義為童子。至年十五。義為啟宋文帝落髮。立操刻苦洞曉經史。僧伽跋摩自西域來。義遣基入室事之。詣蔡州受具足戒。跋摩曰。汝當道王江東。不可久留京邑。於是徧歷江淮講肆。精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然義愛其純懿。久留京師。與之同住。義亡。還錢塘止顯明寺。已而絕浙栖會稽山陰法華寺。學者千餘人。宋太宗詔之。以疾力辭。元徽初又詔。不得已而行。次浙江疾作。還龜山建寶林寺。啟普賢懺法。高士周顒劉瓛張融。並摳衣問道。文宣王慕仰致書。訊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三卷。注遺教經。世敬仰其書為僧主。名重三吳。建武三年冬卒。壽八十三。

齊法安

生畢氏。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棄家去。依白馬寺慧光為童子。光以其精神秀出。為落髮。使誦書傳。性彊記。奇俊之譽。聞一時。張永請斌公講。問都下少年。斌以安對。邀至使誦佛性義。諸書無底滯。永問年幾何。曰年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未足多也。王僧虔出鎮襄州。載與俱。遂遊番禺。以涅槃義難攸公。攸媿服。讓其席。住二年。道化海上。還京師。講涅槃成實維摩。一時名士多從之。永泰元年沒。壽四十五。著淨名十地義疏高僧傳五卷。

齊僧印

生朱氏。壽春人。少沈厚。耐勞苦。棄家得度。從彭城曇度。受三論。又從廬山慧龍。受法華義。還京師止中興寺。大明中。徵君何默。請印為法匠。以大闡講席。聽者七百餘人。印學雖博涉。而偏嗜法華。故捉麈尾者。凡二百五十二遍。永明元年沒。壽六十五。

梁智秀者

生仇氏。京兆人。客寓建鄴。少棄家。依蔣山靈曜寺得度。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諸經。以辯慧為一時師宗。天監三年卒。壽六十三。

梁道超

姓陸氏。吳郡著族。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常侍。超少以勤篤。與同郡慧安友善。遊上京。時旻法師。講成實於靈基寺。諮仰之至。以夜係晝。每撫髀歎曰。為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受眾請開演。歎曰。柰何以七尺軀。居人後耶。因禮誦求加被。令如旻。事載旻法師傳。頃之果若有所得。獨語獨笑。負氣凌俗。及乎解析疑伏。每無遺逸。若遇機臨敵。求相擊抗靡不應躡。同寺道賁。齒臘微長。雖隨眾同學。而性殊怠墮。他日謂超曰。我與卿優劣何如。超盱衡嘯傲而已。所居墳典擁膝。屏絕賓伴。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里人張率咄曰。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吾政以此為樂耳。時人高其放達。平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慧安卒于湘宮寺。僅三十二。嗚呼二人者。志同學同出處同。而壽亦差同。惜哉。

梁慧琳者

馬氏子。扶風郡人。年十六。師事荊州竹林寺道馨。入湘山嶽麓習禪觀。詣彭城。受僧淵成實論。還荊州為僧主。化行荊楚間。天監三年沒。壽七十四。令露骸松下。弟子不忍。

梁僧盛者

生何氏。建鄴人。少為沙門。聰敏絕人。解經論。有高行。頗工文章。為公卿所敬。天監中卒。壽五十。

梁僧韶

姓王氏。齊國高安人。宋元徽初。居京邑之建元寺。閑房自守。不妄交遊。齊受禪。始事講說。毗曇之學。流化海內。齊文惠竟陵王。雅相欽禮。清河崔惠北面諮承。天監三年。終于所住寺。春秋五十有八。建元間。法亮法朗兄弟也。吳興武康沈氏亮。履行高潔。經學脩明。詔住藥王寺。朗集註涅槃。並卒于天監中。

梁僧密

未詳氏族。幼出家於安樂鄉。蚤負令聲。然終以其見聞未廣。將事遊方。請於其師。而不之許也。乃竟遁去。從道明沙門受業。泰始初。濟江。住莊嚴寺。其器望風儀。深沈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同居。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之法汰。雖兼講眾經。而專志成實。然自以其學力。所至恃材使氣。少所推挹。或構其短於竟陵王。密弗自辯。遂受擯淮南擁笈。而與俱者三十餘人。天監四年卒。七十有三矣。

梁智欣

丹陽建康潘氏子。幼聰警。世之瑣屑事。經耳不忘。年七八歲。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曰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即其寺就僧審禪師求出家。博學好習鄙事。師謂之曰。觀汝若非率爾者。而所玩非奧遠何也。答曰。正欲廣其節目耳。受具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纔四徧。結袂而返。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眾推服。聽者八百餘人。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攜諸內侍。亟經過其寺。欣厭之。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絕不與富貴者遊往。天監五年卒。壽六十一。葬山中。

梁法令

董姓。未詳何許人。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好學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毗曇心。其講則先標綱要。旋析條流。言約指遠。馳名京邑。且常禪燕。以觀心體。而動嬰疾瘵。事亦廢損。每自訟。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獲斯報。自是足不下山三十三載。清淨調和。隨順梵行。仍課大品一部以祛封滯。天監五年卒。壽六十有九。

慧泰慧纂同所住寺。俱以學聞。泰篤勤禪智。纂心性清率。皆有國士風。

梁智順

出徐氏。琅耶臨沂人。年十五。事鍾山智度為沙門。少穎異。博通群經。尤精涅槃成實。門徒數百。嘗罹俗事所折困。而順無易所守。竟陵文宣王厚遇之。延居冶城寺。司空徐孝嗣高其行。師承之。及東昏不德誅孝嗣。孝嗣子緄。賴順營護而免。嘗夜有盜。而使令者獲之。順留密室中。黎明遺以金帛而導之善。乃遣去。遊禹穴。寓雲門。名振江左。而神情肅物。見者懼焉。天監中卒。壽六十。臨終遣弟子露骸以施禽鳥。門人窆之寺側。

梁法護

姓張。東平人。年始十三。善於草穎。其師道邕亦有清譽。嘗撫其首曰。汝意氣如此。必能振起遺法。既受具。仍遭父喪。房居四載。不與法席。宋孝建中。至都住建元寺。常講毗曇。言去浮華。趣通文理。從之者百有餘人。齊竟陵。於法靈寺建豎義齋。以護為標領。所交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待。天監六年。卒于所住寺。享年六十九。于時新安寺志遠。天寶寺僧達。並勤學守志。不務講說。好修福業。

梁寶亮

出徐氏。其先東莞胄族。避晉亂。徙東萊愜縣。亮年十二。從青州道明師為沙門。明義學。高於世。亮精勤有日新之功。及受具。欲留以報訓育。明謂曰。沙門異俗。以宣通為理。豈可留滯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遊京師。止中興寺。袁粲見而異之。與明書。其略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宜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所得專也。自是名益著。親亡。路阻不能歸。因屏居却掃。竟陵文宣王躬臨。亮不得已而應王請。結菩薩四部因緣。復移靈味寺。講學盛於京邑。弟子三十人。亮英氣逼人。詞鋒錯逸。或有蔽於理者。亮釋之莫不渙然。天監八年。上詔著涅槃義疏十萬餘言。上為之序。後十月卒于靈味寺。壽六十六。葬于鐘山之南。

梁法通

出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素-糸]*力]/石之後也。齟齬中而器量英發。年十二為沙門。博觀三藏。而尤深於方等大品法華。學徒千里畢集。遊京師。初止莊嚴。後居定林上寺。學者亦向風而至。齊竟陵文宣王。宰輔文獻王。皆慕德焉。謝舉陸果張孝秀。躬造之而受戒法。黑白弟子千餘人。居鐘山三十餘年。精修禪誦。天監中沒。壽七十。

梁慧集

出錢氏。吳興人。年十八。弃家入會稽。師事慧基。性質而不華。精於毗曇。學者服膺。天監中卒。壽六十。有毗曇疏義十萬餘言。行於世云。

梁僧詢

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猶子也。始成童。常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遺謬。賓撫其首。以為當起吾宗。其父奉伯。篤信大教。年十二。因令於奉城寺出家。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精進自持。常講十誦。詢後居冶城寺。從光宅法雲。咨稟經論。歷耳涉目。略無忘失。每覆述。如瓶瀉。散帶伽藍。不營雜務。時人嘉之。凡所見聞悉為記注。同學門友莫不傳寫。天監十六年卒。壽三十五。時有道遂道標。既同為海陵人。又於法雲同受業。

梁曇裴

出王氏。會稽剡人。少棄家。事慧基。洞明方等深經。善莊老儒墨之書。遊方考究經典疑義。還鄉居法華臺寺。學徒甚盛。裴神情秀朗。辭吐韻勝。如風行川流。聲華於當時藉甚。衡陽孝王元簡。及廬江何胤。皆師事之。張融周顒並從其遊。天監中卒。壽七十。同時有沙門明慶者。餘姚人。戒行明白。而蘊藉尤甚。

梁僧若

僧璩之兄子也。璩見前傳。若十五歲。隸虎丘東山出家。性好學。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太常卿吳郡陸惠。尚書陸澄。深相待納。三十二年。反虎丘棲遁。雖復蔬茹或不充。禪復或不瞻。任運放懷。未嘗計慮。琅耶王斌守吳。每法集為樂。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大忘衰老。比歲見其業於放生。仁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跡巖岫方謂其高。但出處不失其機耳。天監八年。詔為郡僧正。普通元年。春秋七十卒。其兄令亦以碩學知名。不幸早世。定林寺之法度。莊嚴寺之慧梵慧朗。並獲時譽。梵本剡之吳氏剛決強斷。朗肌貌霜潔。號白朗。

梁明徹

夏氏。吳郡錢塘人。六歲喪父。即出家於上虞王國寺。性好學。尤多感激奮厲。嘗遇客讀晉道安傳云。少孤為外兄所養。因歔歔嗚咽。良久乃已。他日究尋。見安弘法之美。撫髀歎曰。人生斯世可不爾乎。自是專志。不棄寸陰。其房屋朽故。風吹且仆。眾皆懼其壓而去。徹習業其下自若。會稽孔廣聞以為當成名器。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律師僧祐講。徹從受十誦。隨至楊都。居建初寺。建武初。依旻法師更業經論。太傅蕭穎胄領荊州。攜以俱就第開淨名。太傅薨。贈塵尾軟几以別。天監初。反都邑。常為旻公覆述。武帝欽待不次。詔於華林園寶雲僧省類集毗尼簡要。將成。忽邁沈疾於壽光殿。帝躬臨尉問。遷就醫于所住寺。中使參候不絕于道。徹有遺表。文多不錄。帝省表哀動左右。詔於寺設三百僧齋。帝為製發願懺悔文。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詔給東園秘器。窆于定林寺墓。

梁僧遷

姓樂氏。襄陽杜陵人。少出家。遊都邑。住靈根寺。從靈味寺寶亮諮學。武帝引為家僧。吳平侯蕭曷尤欵遇。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詡。他日因法會問詡曰。御前夜見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為沙門。一時邀逢天接便爾。陵駕儕輩。我惟事佛。視鄉等蔑如也。詡殊慚赧。普通四年卒。壽五十五。

梁法開

吳郡餘杭俞氏。幼從北倉寺曇貞出家。貞有解行。其弟子僧流曇[這-言+(衣-+)]。家盈財服。食富麗殊。忽開而學。則莫之逮也。後開西遊居禪岡寺。依柔次二公。究成實論。雖貧窘而益勤甚。業既充優。滋以佚[示*象]。然性躁銳。善談論潛登竊發。當者輒挫。吏部尚書琅邪王峻。永嘉太守吳興兵墀。皆揖敬推賞。還鄉止西寺。先相陵駕者。望風隱避。以至于死。因爾講筵相接。道俗趨向。法師智藏講成實論於禹穴。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聞之謂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眾。而遣客何也。藏有慙色。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五矣。

梁慧超

王姓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為檀溪寺慧景弟子。以眾太喧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隨方講授。士之願遊從者無所限。超因受業。逮秀還都。居靈根寺。仍乞具足於法常。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終再席。皆文融義會。得其微奧。普通初。武帝詔其師總正州之僧事。以節儉聞。及師亡。依智藏探討經論。藏曰。此子秀發。必成美器。因是出處與偕。備談諸部。至於使之代講。讓不肯當。復究毗尼。慧集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詔為壽光殿學士。僧伽婆羅。譯阿育王經於正觀寺。詔筆受。性不矜伐。善論辨。投機抵郟。應躡如神。安成康王蕭雅秀吳平侯蕭曷出之蕃鎮。俱邀以行。皆有弘宣之益。卒年五十二。寔普通七年也。

梁慧澄

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年十四。依和尚道達出家。住隨喜寺。齊季之亂。人易操行。而澄循持齋戒。閉戶禮誦不輟。天監初。世向廓清。南路猶梗。間關寄託。遂至京師。止莊嚴寺。從僧旻學經律論。鈎深索隱。勤苦十年。桂楊王蕭象。聞其名。[這-言+(衣-+)]屈講說。由是近遠欽服。桂陽鎮南岳。請與之俱。然以違親歲久。將暫言旋。且徇鄉社招徠之意。普通四年。仍居隨喜。闡揚微妙。會者如林。僅五載間。法利無限。大通元年。卒於所居寺。春秋五十二。時同學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並業成實。朗貧而好學。博達變通。巧於傳述。略聰明儁警。宣演有則。生訪異尋奇。銓以秘奧。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雖皆久當師匠。奈何未廣流通。俱年三十餘卒。

魏道寵

即故儒生張寶也。高齊元魏之際。國學有雄安先生者。博學能文辭。為時師範。其徒李範齊鑣安席。皆材藝所歸。而寶其一也。嘗至趙州堰角寺。即今之應覺寺也。渴因從寺索水。沙彌問寶。水具幾塵。必言之。乃可以飲。寶罔然。沙彌遂澆其面。寶大慚。謂其人曰。非直以辱我而已。亦足以見佛法之不易知如此。吾今投誠趨嚮矣。於是悉辭去其從者。而從寺出家。寺法當三年歷試而後刂落。以寶名士故。即日使

受具戒。乃入西山。廣尋藏部。造詣淵微。歎留神之晚。宣武皇帝崇尚大教。永平元年。詔西竺三藏菩提流支於紫極殿。勒那摩提於太極殿。翻譯十地。然各置禁衛。不相往來。四年方訖。及讎校義句恰同。其所不同者。特一字耳。蓋或以為不二。或以為不盡。後那的定為不異。而眾共稱美。謂合聖心。寵聞之。因訪流支以所譯指趣。支授十地曲教。而寵於三冬之間。盡為疏出。尋而講演。聽侶雲臻。鄴下歆艷焉。時魏收邢子才揚休之等在座。寵默識之曰。諸賢既皆國華朝彥。頗憶受業有所自來否。答以為始皆北面張君。君茲厭俗。罔知所向。寵咄曰。師資之禮。典籍具存。今乃爾何耶。三子遽拜伏謝過。轉以聞上。詔日賜黃金三兩。以旌異之。而終其身。

齊慧順

姓崔。侍中光之弟也。幼厭塵罔。長為居士。從聽涅槃無遺義。就座假寐。夢中聞有言者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疑之而莫能決也。年二十有五。即投都下光律師出家。而依之學。教證兩途渙然冰釋。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又東歸鄉里。博授戒法。勝筵纔啟。會者千餘人。齊趙瀛冀莫不信向。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年七十二。終于鄴下總持寺。

齊道憑

姓韓。平恩人。年十二。依貴鄉邵寺出家。始習維摩經。一聞即憶。後學涅槃。復尋成實。尤於禪觀有所向慕。既徧歷漳滏伊洛。以訪其指趣。乃於少林寺。攝心長坐者八夏。於是問道之侶。披荆而至矣。逮乎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允愜大乘。深副期願。留十年。闡化趙魏。涅槃華嚴四分。皆手不舉筆。目不尋文。吐辭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親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師文句。言其俱絕世也。或有以其辯比身子。信哉。天保十年三月七日。終于鄴城西南寶山寺。壽七十有二。初誓生安養。臨終獨見光明滿室。來者尤聞有異香氣。寺舊有大鐘二。至是其一亦小觸而破。且憑家門富豪。而乞食自資。素出衣冠之裔。而袒肩洗淨。脛臂無服。兼以不待文字語言之飾。而弘唱莫及。其造詣可量哉。

齊靈詢

生漁陽傅氏。童丱出家。無所師授。即能以成實論涅槃經刪注行世。後依光公十餘載。研究備至。而微旨密意。罔有凝滯。雖博通群籍。而擅業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霑四眾。然尤愛書畫篇什文筆之華。美容貌。善風儀。辭辨雅淨。聽者無倦。初為國都統。末為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齊道慎

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既受具。入洛依光師學。仍稟上統地論。專志涅槃。然性度虛簡。以大法為己任。每參說戒。跪聽終席。講逗群機。辭無繁長。智者不嫌其少。愚者不患其多。垂橐廋載。五眾愛重。文宣詔為國都。綏撫無虧緒。時禪匠如

僧達。論士如法靈。其辨對之才。世皆欽伏。至風流蘊藉矯俗厲物。則真過之遠矣。後因乘車送帝迴。兩轅併折。遂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周慧善

幼依楊都棲玄寺出家。徵擊法勝毗曇之理。聽者歎伏。會梁緒不振。逃于秦壤。承聖之季。住長安崇華寺。為大冢宰所知。別修供養敷導以終。時天和間也。壽六十。善之開演智度論也。每引小乘證成其義。譬諸星月助朗太陽。亦如眾華繽紛也散。故其所述名散華疏。其序略曰。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予頗悉諸作今而觀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尚監茲焉。

周寶象

安漢趙氏。徙居綿州隆昌之蘇溪。始周歲。父母以諸物羅置其前。觀其所取。以見其宿習。象悉撥棄。而獨取書疏。眾共歎異。七歲至巴西。太守楊眺問曰。或謂兒頗讀書。且道老子何以得名。答曰。以其生則頭白耳。年十六為道士童子。事梁平西王。使知營功德事。偶見佛經。讀而喜之。由是每求訪奧旨。以祛昏蔽。年二十有四。乃獲出家。受具戒。先究律藏。後研成實。樂於傳授。有欲得其私記者。即以付之。無所靳惜。未幾。又聽韶法師講。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命講請觀音經。此經素無文疏。而創茲開演。標敘委悉。詞義允暢。四席歡慶。因輯其言。為文疏行世。復還涪川。化度道俗。內外墳典相續訓釋。拔邪歸正。十室而九。且鈔寫醫方以療疾苦。或報以金帛。無所受。因之以投誠捨俗者甚眾。不然猶持八戒。以致其虔恪云。嘗著大集經疏。至虛空藏品。義未通徹。方閉目長想。不覺身在空中。去所坐牀三四尺許。豁然大悟。疏成。益州武擔寺僧寶請講。屬僧崖菩薩為造經本。遂流通至今。又著涅槃法華等疏。每言吾命不久。忽染風疾不能出聲。臨終遽誨戒弟子。分付衣物。既而如故。侍者以漿飲進。閉口拒之。兀然終日略無顧恤。惟稱佛名。輒合掌加額。竟卒于潼州光興寺。即今之綿州大振響寺也。當保定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壽五十。先是寺山無故崩裂。山北人見寺像乘空北逝。幡華列前。僧眾擁後。象時方講。或以其所見白之。象曰凡為我也。已而卒。

周寶海

生巴西閬中龔氏。少出家。聞京師佛法隆盛。即下峽。依雲法師。聽成實。旁閱諸席。亟發清譽。因別聚徒屬。卒冠于時。梁武帝躬開涅槃詔海昇論榻豎佛性義。而手執鍤鉞香鑪。帝曰。法師既斷慳貪。而鑪執鍤鉞。是豈理乎。海應聲曰。陛下方行慈忍。而帽簪戴纛。亦有說哉。帝大悅。後還蜀住謝西寺。武陵王紀作鎮。每過海宿。談玄理。晝夜忘倦。一日蚤作。王盥見霽景可喜。顧海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剎鈴。乃知寺內。已而車蓋迎王馬群嘶。海遂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機欣笑而出。王謂其御曰。與海法師語。真令人盤桓不能去。其辯終類此。及周氏

兼有梁益。州牧庸公尤加敬。年八十。戒門人法明曰。吾死當露尸施鳥獸。苟作圖塔。終堙滅耳。弟子不敢違。建德間果屏除圖塔云。

後梁僧遷

姓嚴氏。吳郡吳人。師事鐘山靈耀道則法師。後遊講肆。嘗難招提慧琰禪品義。招提為更新章句。高帝法集興善殿。銳辯如流。帝嘉之。且特詔遷。敷述帝所制勝鬘義疏於壽光殿。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並加扣擊。中興。為荊鄴大僧正。恂恂七眾不肅而成。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卒於大寶精舍。壽七十九。葬江陵之中華北山。還弱冠誦法華六千部。親見普賢於夢寐中。香光洞燭摩頂加被。秘而不言。及是始以告人云。且梁明帝有疏致遷。其說以為。等觀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導。等觀帝法名也。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一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二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精進學

義解科(二)

陳慧勇

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後以祖法式令錢唐。因寓居于吳郡之吳縣東鄉桓里。父獻蚤世。母張氏嘗夢。登佛塔獲二金菩薩像。因娠而孿產焉。皆男子。並從幼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始出都。依止則師於靈曜寺。隨方受業。不事專門。年登具戒。從靜眾寺峯律師。學十誦。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悉服膺座右。稟宗成實。俄而法輪大轉。講肆盛開。時纔三十歲耳。會梁季之亂。靡所寧息。於是就攝出止觀寺。取正於僧詮法師焉。詮亦待遇加厚。恨相得之晚。初勇之未行也。嘗於報恩寺前得竹如意。其人云。從攝山來。且謂勇當如意矣。忽不見。頃之又得漆函。盛三論一部。於其房之窻牖間。察莫知其來處。蓋若有物以勸發者。天嘉五年。世祖請於太極殿開演。聲名籍甚。住持禪眾寺。十有八載。構大法堂。榜曰般若。制度宏敞壯麗。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稍疾而逝。神容不變。經宿頂暖。六月六日。窆于山之西嶺。春秋六十有九。始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徧。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徧。餘法華思益等。部數不記。中書令濟陽江揔。文其墓碑。

陳寶璠

姓徐氏。其先東莞人。後避難。從昆陵之曲阿縣。祖齊。右軍將軍。父僧達梁臨川王[言*恣]議。璠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幼事沙門法通謝俗。通器重之。不使隨眾服役。年過志學。將稟光宅寺雲法師。弗果。乃聽南潤仙師研精數論。仙嘗得其私記覽而歎賞。後因升座。勸門徒傳寫。且令覆述。時纔受具耳。居輪下未五年。即為法主。代仙敷化。方梁高祖出三教妙旨行世。璠尤究其義。帝殊簡注。詔見於壽光殿。還鄉。住見安寺。會上黃侯曄為守。每深尊敬。忽郡民譌言。有白龍見寺中。奔競屢日。不能已。教海大龍。識者知其為璠識也。素與簡子周弘正友善。謂曰子誠京華開導之才也。於是從請還都。發成實論題。拂塵尾答僧正慧令切難。容止可觀。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世謨孝恭之子也。姿性好學。偏深玄義。講涅槃如水傳器。將謀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既葬一日。其父猶見世謨。擁神人數輩。從天來下。對晤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頃之偕翼從陵空而去。室中香氣氤氳。經日不散。永定三年夏。高祖不豫。詔於重雲殿大閣中。弘宣大品以禱。夢朱衣神人禮而進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璠頗以卷數尚多為辭。請益懇到。七月十日乃白眾云。夜夢神人催罷法席。僅餘一卷。午前當了。及出殿至寺。雷而驟作。高祖遂崩。逮文帝纂歷。詔為京邑大

僧正。七眾肅然。海東諸國圖像遙敬。至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示微恙。三月二十日告終。先是建初寺寶璠。小年共學。名德相配。夕夢有報已入滅者。且夢升天。有疏請講。皆符驗不少爽。遺誠毋用銘誌掩坎喪事所須。詔有司給辦。仍以天子鹵簿致榮飭。四月十八日。窆鐘山名僧墓。初璠入京。謁僧正慧超於南潤寺。求住。超未之許。見而駭曰。此子後當有吾位。法門所賴也。何獨房。即命寺綱處置。孝宣屢詔弘闡。太子見導衛者。咸脩偉。蓋神人云。大將軍章照達。嘗迎致。所見亦然。兄孫普光承藉規訓。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則慧日道場釋法輪作也。

陳警韶

生會稽上虞顏氏。學年。事季父僧廣為師入道。廣律行。蓋當時之領袖也。韶材具峻整。昉遊都。即還鄉受戒。護持嚴謹。如擎油鉢。沙門道林請留以開導鄉土。即夢韶舌相長廣而欲中斷。因悔前失。勸之使再出都邑弘化。始紹莊嚴旻公遺緒。次稟龍光僧綽。蓋亦開善璠公之裔也。末又探習三藏。廣綜眾家。年二十三。遂講大品。聽者溢道。後還晉陵建元等寺敷演。解冠群英。韶性嗜禪寂。每願年將四十。便罷法席。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向。時年已三十有九矣。會建元寺主。臨終遺言。傳法於韶。於是坐堂上教授。無所辭讓。梁簡文邵陵岳陽王等。承稟訓誨。尤加欽重。季世澆薄。乃往豫章。授余豫州黃司空等菩薩戒法。適遇外國三藏真諦談論。諦歎曰。吾行天下多矣。至如斯人誠未易得。為翻金光明經唯識論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天嘉四年。慧藻同泰道倫輩。二百許人。具疏連署。請於會稽白馬寺長講。且十年而韶亦老矣。俾慧藻嗣領徒眾。而宴坐瓦棺。蹈初志也。沙門智顛。請述前業。固以疾辭。其餘赴應。茲不復錄。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右脇臥終於開善寺。其月十六。窆于鐘山獨龍岡。壽七十六。講成實論五十餘徧。涅槃三十餘徧。新金光明三十餘徧。維摩天王仁王等經。徧數不記。

陳安廩

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七世孫。南度來寓居江陰。父正善地理學。嘗著入神洞歷二書。廩年始十三。聖善斯逝。詩禮趨庭。多所究習。老莊之清靜。孫吳之權謀。靡弗該貫。然皆非所好也。年二十五。辭親出家。乃北遊魏國。依司州光融寺容公。探受經論。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誦。又明禪法。悉探玄門。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且二十徧。大乘經論相仍不輟。梁泰清元年。還屆楊都。詔住天安寺。開華嚴。標致宏妙。易於領會。梁運既終。法輪停轉。逮大陳永定元年。詔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奉。承戒範。詔遷住耆闍寺。有司供給。永事弘演。於是有投老之志焉。世祖詔。開大集於昭德殿。孝宣又躬於華林園內北面稟道。至德元年正月。遘疾而逝。窆于開善之西山。壽七十有七。

陳慧榮

出會稽山陰顧氏。梁大通間。京輦盛弘成實。榮時始聽。即能盡所辯論。一眾駭異。由是遠播聞望。益力學。不事世務。間得父母書問。輒焚棄。未嘗視。謂其友曰。予豈無情哉。顧書中但二字耳。見之徒廢吾業。詰其二字。則答惟凶吉耳。如是三十餘年。至年五十。乃大弘法席。會梁昭明在座遣問講者誰歟。即抗聲曰。禹穴慧榮。太子國之儲君。而不識是。何見之狹耶。聞者掩耳。榮從容如平常。後偕其徒還鄉里。獨其母無恙。因歎曰。十五辭鄰故。五十還故鄰。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邑中爭歆豔之。而惡其傲誕。遂大集眾令豎義。榮曰。予學豈諸公可及哉。苟豎義則恐諸公難於應對。請從眾舉。而我應之。眾乃舉八寸種好。蓋意其不能盡記持也。榮曰。豎義之法。當如是乎。此雖文繁。義則易知。即部分上下牒數列名出體。眾莫之難激。至德之季。卒于楊都。

隋慧弼

生常州宜興之蔣氏。祖玄略。父元暉。季父元舉。皆有名位。弼幼神爽。見者嗟異焉。永定二年。陳室龍興。武帝躬紆袞冕。為剪周羅。詔上方給三衣什物。仍師事慧殿寺領法師。領蓋東南僧望也。始從之受成實。弱冠依寶梁明上弘新實天宮晃公。敷心論。遂精研力究。而六足八捷。四真五聚。若指諸掌。天嘉元年。乃去小務大。學四論於紹隆哲公。閱數旬該貫玄極。然慧解沈鬱。詞吐抑揚。而名聲益重矣。太建十年。詔居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餅錫盈堂。簪裾滿席。稟戒承歸者如市。屬哲公垂滅。遣使招之。付以曲几塵尾經書等。以託後事。江南內附。因歸鄉里。繕治陳武所營安國寺而老焉。真觀法師為製寺碑。文載別錄。開皇十九年正月疾。三月十五日奄爾而化。春秋六十有二矣。窆華陽山。弟子慧方立碑。

隋慧哲

襄陽趙氏子。陳季始依建初瑠公。瑠時為大僧正。貌正紫。眾號烏瑠。後依彭城寶瑠。貌潔皙。號白瑠。皆大進所業。然性矜伐傲誕。俄而徙事興皇道朗。以究所未至。嘗行路遇雷雨。從容徐步達寺。則水滿靴矣。平居視瞻無回。舉止必循規矩。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雖以赴請信宿俗舍。未或見其汗穢。故識者伏其持守云。嗣開三論。光價斯倍。遂領徒歸鄉里。住城西望楚山龍泉寺之光福禪房。涅槃三論遞互弘闡。輪下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五十。慧品法粲智嵩法同慧璿慧楞等。開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龍泉。壽五十有九。葬西望山。沙門慧響文其墓碑。響思力適強。辟道衡尤加敬。又洪哲閑大小乘。世號前後哲云。

隋智方

史不言姓氏。其先居東吳。以其祖嘗仕蜀。遂占藉資中。童稚依輪法師。止州之龍淵寺。久與寶海往來。因俱詣楊都雲法師下。究所學。而機辨爽利。致有嘉譽。每

所出辭義。士俗競執紙抄撮。初開法華。至寶塔品乃曰。彌天七級。共日月以爭光。同泰九層。與烟霞而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桷則側布蓮華。較其高妙莊嚴。豈徒佛國有之。抑亦揚都多矣。一日海問曰。三變淨穢。在土故爾。在人凡聖亦隨以變否。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曰。如是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在聖則覺。在凡不覺耶。苟凡聖俱覺。則凡聖俱聖矣。方笑曰。高座何嘗道此。海因調之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答曰。瓦礫汙池孰稱寶海。眾皆大噱而散。逮疾篤。海常致尉問。謝之曰。智方不能攝養。仰勞仁者數來看尉。願生善處以共遊樂。俄而異香滿內。中夜卒。壽九十餘。

隋慧隆

丹陽句容何氏子。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隆年十一。事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出家。恭謙恪慎。備盡師資。年十三。聽法雲寺確法師成實論。悉究深隱。登具之後。復採毗尼。覈其精要。未幾。梁祚告終。遂避世彭城寺。仍思開導。陳纂宸服。僧正暉公啟筵茲寺。玄徒輻輳。隆入其室。繼令敷述。及暉將化。而委寄斯在矣。隋御海寓。奄有九區。詔天下元德。咸會京師。隆志存栖晦。以老疾固辭。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終。講成論三十徧。涅槃大品各十餘徧。他不具敘。先是隆方息慈之際。忽有人以法華一部遺之。自稱姓蔣。尤以佛法見託。噫異哉。

隋智隱

李氏。生貝州。幼為華嚴藏公弟子。及長。慧解弘暢。靡所不通。開皇七年。詔藏住大興善寺。而隱與之偕。十六年。詔以隱善智論阿毗曇心金剛般若論等。補充講論眾主。住經藏寺。仁壽間。詔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已而又送華州。荐獲瑞應。會闍提斯那。至自中天竺摩竭提國。奏以為其國地嘗震裂。獲一石碑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於是彼王遣使來賀。上聞之。喜甚。賜賚良厚。強之而後受。因隨以散諸福地。以助善緣。而於隱尤有所施云。

隋法朗

蒲產也。學涉三藏。然於毗尼。尤所研究。篇疑聚惑。問之則冰泮雪消。無所隱伏。仁壽二年。詔送舍利於陝之大興國寺置塔焉。寺即皇考武元皇帝生地也。故儀禮差盛。瑞應尤殷。豈誠天人之際與。

隋法瓊

不詳姓氏。齊州人也。始隱泰岳行頭陀行。開皇十四年。乘輿省方。招訪名德。有以其名聞者。詔延見共載以遊。達京邑。詔住勝光寺。以身範物。禪侶尊仰。仁壽初。詔送舍利于齊州泰山之神通寺。寺蓋南燕慕容德。為僧朗禪師建。事見史傳。古號為朗公寺。以其靈感故目之。開皇三年改茲額。舍利至寺。其瑞徵如別記。瓊後以定業開導。遂卒于寺。

隋寶儒

幽州人。童子出家。遊諸講肆。後依遠公於鄴下。究十地論。會周氏廢教。南歸。有陳逮隋一統函夏。即北還洛汭。聽遠公涅槃始終三載。俾之覆述。遠為印可。而慕義之徒四集。仍居淨影寺。仁壽初。詔住鄧州之大興國寺。且以龍潛之地。圖築塔焉。然患無美石。方取寺內惡石礱琢之。既成函忽變瑪瑙。復有文作八分體曰正國得。儒悉表聞。晚年閉戶修業。欲候之者。非於食次不可見。俄卒於寺。

隋慧最

瀛州人。初聽涅槃於鄴下。後南遊江表。避周氏之禍。有機筭。善權變。且北僧在陳。多乖風俗。而最略無違忤。談者交譽之。隋室龍興。即觀光輦邑。住光明寺。仁壽中。詔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置塔焉。所以報舊恩也。帝微時。嘗遇沙門相結納云。先是道場前。步廊自崩。繕治求就。至是商度基址。廣狹適衷。後又送吉州發蒙寺。其所覩瑞徵。皆具別記。久之卒於所住寺。

隋慧暢

萊州許氏子。專攻雜心。顧以大乘虛誕。始弗之信也。方遠公抗跡洛陽。門人雲擁。暢疑焉。於是造之。而聽所談述。見其高深雄拔。物莫之當。反視所學。正若浮埃繫天。委芥蔽地。自慨悟識之晚。

仁壽置塔。詔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山出黃銀。有穴存焉。

昔秦始皇。欲鞭石梁海。而能拒之。因以名山。塔在溫公阜。

或曰高齊時。沙門僧溫。年七十。道行不可測。嘗南受梁高供養。十二年。後還居此。而虎狼鳴吼。若怖之者。溫徐語之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我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相懸。何相干耶。速去速去。自爾此山鳥獸永絕。溫身長七尺。眉覆面云。

暢竣事反京。宗理前業。凶吉慶弔不出門。預言死日。沐浴端坐以化。壽七十餘矣。

隋明誕

衛州汲縣之史氏子。出家以善律儀稱。講演十地地持攝大乘論。尤為學者所宗。後住京師之勝光寺。溫柔寬厚。負笈者歸焉。詔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坎之。得金像一軀。高丈六。相好完美。其餘瑞應不具錄。

隋道端

潞人也。自出家登具後。一以探攬毗尼藏。為宗要。晚入京都仁法寺。重輕條制。講解靡慝。且洞曉竺書梵語。義與中國無戾。宜學者所効慕。仁壽中。詔即州梵境寺置塔。以葬舍利。而端聽命焉。後卒於所住寺。

隋寶憲

出鄭州。始業律。寶鎮師之學子也。有青藍冰水之譽。識者刮目焉。開皇偕鎮住大興善寺。規言矩行。率協科條。仁壽詔送舍利置塔。以表其地。人天瞻仰至今。

隋僧听

潞之上黨人。資性恬默。不妄言笑。人有以經論微旨奧義問者。則披釋無所凝滯。蓋其學自遠公涅槃十地得也。後入京住興善寺。風度高爽。非流輩不相往來。仁壽中。送舍利。置塔於毛之護法寺。奉上命也。瑞應具別錄。

隋智揆

生冀州。幼歷講筵。專事涅槃。隸業弘濟寺。杜門謝客。餐味要義。然不知歲月之老也。詔塔舍利於魏之開覺寺。督香華儀仗以送禮也。

隋寶安

兗州人。初從慧遠法師。研究涅槃。義解之譽籍甚於北。及周齊之亡。乃南走陳氏。以究所未至。開皇初。輿圖混一。安因入關。住淨影寺。仁壽二年。詔置塔於營州。即古之黃龍城也。故有梵幢寺。十七級浮圖。時因以舍利奉安。其內議者以為得策。

隋寶嚴

幽州人。出家進具。力宛毗尼。然於十地成實嘗所涉獵。性殊靜默。闡演之餘。惟跏趺宴息而已。始住輦下之仁覺寺。從之遊者。皆俊偉。仁壽詔。送舍利塔于州之弘業寺。事畢嚴亦隨卒。

隋道生

蒲產也。少事昭玄統延師為弟子。而學有源委。美容觀。善儀軌。日用常行皆四分律也。又奚庸於講解哉。仁壽詔送舍利于楚州。野鹿至能。馴擾拜伏。聽受歸戒。則舍利之利益廣矣。而生之德。亦由是以見。

隋辯寂

徐州人。久以慧學遊講。無所歸宿。間於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而名始振。武平之季。國亡。乃南適江陰理舊業。開皇混一。杖策西入關。宿碩諸德咸在。意氣復張。仁壽置塔。詔送舍利于流溝寺。以光鄉壤。後不知所終。

隋法楷

生青丘。志學之歲。依鄴都玄統賢公出家。習涅槃。殊進。後復諮稟雲暉二匠。而凝滯消釋。齊亡。南走淮甸。隋興。大闢教門。營一剎於曹城之北三里許。以受來學。已而入關住揚化寺。名聲益起。仁壽表請置塔於曹上。可之。仍使送舍利以葬。瑞應之盛。較之諸處。所不及。具見別錄。

隋智能

姓李。懷之河內人。素於律學有功。從之遊者。皆足以模範一世。開皇初。住渭陰轉輪寺。仁壽詔送舍利於青州福勝寺置塔。晚崇定業。栖託林泉。竟不知所終。

隋道嵩

生瀛州河間劉氏。蚤歲孤苦。出家歷事名哲於洛下。雖衣服單弊。弗恤也。後從慧遠陶甄經論。先聲所至。京師學者歆豔。仁壽置塔於姑蘇。掘地得古舍利。因合葬焉。後住總化寺而卒。

隋慧藏

趙國平棘郝氏子也。年十一出家。講涅槃即如法。既具戒品。而研究毗尼。久之受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年四十欲疏華嚴。然未易筆削。於是遁居鵠山。澗飲木食。謝絕塵累。以精思其義。而仰希聖證。為決所惑。忽夜聞空中有聲云。是是。齊武成請於太極殿開闡。盛極一時。周廢教。因亦屏跡。隋初仍事蕪染。化行東川。開皇七年。詔六大德。俱赴京師謁見。於承明殿。敷揚微奧。允協上心。禮待殊渥。詔住空觀寺。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請弘金剛般若論。藏標異新理。統結辭義。言無浮汎。稟益之徒。皆崇敬焉。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壽八十四。弟子奉遺命。陳屍林麓掩骼。修塔于終南山。沙門明則製文勒碑。

隋道莊

揚州建業人。姿性雄爽。儀軌端雅。少為儕輩所尚。始稟彭城寺瓊法師成實論。學者尤所推挹。及瓊疾。而議所傳。眾咸讓。不敢當。而莊獨無所歉。瓊曰。莊首大足小。終無所成。且恐其徒轍餘宗耳。後莊果從。興皇朗法師。聽四論。入內道場弘演。煬帝在春坊。寵眷日甚。蓋居蕃時。已致書問。訓和篇章云。俄入住日嚴寺。屢賜燕見。仍就宮闈講授。晚又講法華於日嚴。著疏三卷。帝初即位。以舊恩。賜帛五百匹氈三十領。隨駕雒陽。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初也。有集數十卷。

隋法澄

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頗綜涉經史。始從興皇朗公披解三論。疏決壅滯。芟夷繁蕪。誠有功於宗教。後聚徒。設席於江都開善寺。煬帝居蕃邸。置四道場。致天下碩德。時澄亦與焉。仁壽三年。徙居關中之日嚴寺。聲望彌重。及帝定鼎伊洛。從駕至崑右。以疾終。壽七十餘。

隋法論

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旋自引去。隱青溪之覆舟山。業成實。尤善屬文。梁明帝雅重之。屢徵召不赴。煬帝在蕃邸。躬禮致之。追入京輦。住日嚴寺。謁文帝于仁壽宮。詔於大寶殿賜淨饌。論在座上詩頌德。帝嘉歎。煬帝在春宮。寵眷彌厚。大業元年。將移東門。詔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

腋皮坐褥法服等。因隨駕至洛。未幾而卒。年七十八。論志欲以粉藻黼黻宗乘。嘗續傳名僧。無所就。有別集八卷。行世。

隋僧曇

出洛州之張氏。小年辭俗。慨佛法之未具也。於是結友西行。以求之。僅達[葱-十+夕]領。路沮而旋。然梵言音字並通。戾止京輦。遠播聲聞。開皇十年。詔翻譯。住大興善寺。未幾。詔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栖巖即古之雲居也。山名中朝。西臨河涘。世稱形勝焉。後又詔送殷州智度寺。皆獲瑞應。具別記。大業初卒。時有慧重者。雍州之郭氏子。善攝論十地。亦奉詔於泰州岱岳寺置塔。然岳廟之門。常扃鑰不開。至是。自開者三。

隋智矩

生吳郡吳氏。性矜莊。善屬文。儀貌脩雅。初聽興皇朗公講。繼而自開大品四論。當時雖浙東弘匠。亦西驚焉。後闡三論於建初寺。在席常百人。武山公郭演。嘗致禮謁。煬帝居蕃。出鎮楊越。召住慧日寺。開皇十九年。詔住京師之日嚴寺。供養之資。一出晉邸。時吉藏法師。同門之傑然者。凡當弘演。必新製序王諸辭。以加激勵。由是而餐附者殷矣。大業二年正月卒。壽七十二。葬京郊之南。

隋辯義

具州清河馬氏子。小年辭俗。即學雜心。甫登弱冠。已就講說。有曇散者。方以材解自名。意以為義易摧挫。遂與往反十番。散不能繼。義曰。理勢未窮。何不更進。散曰。予素所擬如此。雖欲更進可得耶。屬周虐煽騰。遂南達金陵。旋臻中土。煬帝在蕃邸。招聘名德。命住日嚴寺。後入京。若曇恭道撫蹟淨等。一時俊彥。皆執文座下。諮議深隱。仁壽二年。漢王諒入朝。志念法師五所禮敬。乃於禪林寺建法集。使三輔之士。咸廢其本習。而同趣嚮焉。義亦始預其列。心不平之。因質所封滯。周旋三日。念率杜辭莫對。獻后崩。煬帝居春坊。召日嚴大德四十人。對揚玄理。而義為允。沙門道岳。宗稟俱舍。而無所師授。就取決焉。洽聞之美。見稱於時。智矩吉藏慧乘。三十餘人。同止日嚴。每談及雜心。則眾推讓焉。大業二年。以疾卒于寺。春秋六十又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製文立碑。先是仁壽二年。詔送舍利于鄉州之寶融寺置塔。四年又送廬州獨山梁靜寺。其所見徵祥。雖不同而俱盛。具載別傳。

隋慧海

張氏。河東虞鄉人。年十四落髮。為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年十八。即講涅槃。既受具戒。專崇禪業。隱於弘農之伏犢山。會周武悉毀仁祠。乃入陳避之。以故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其旨。逮大隋御宇。始踐京邑。皇姊成安長公主。為建靜法寺使居之。門徒濟濟。傳美至今。然性嗜燕嘿。不事講說。直心道場於

斯見矣。仁壽初。詔送舍利于定林恒岳寺。置塔。頃之又送于熊州十善寺。其瑞應皆具別傳。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寺。春秋五十七。遺言薄葬。弟子不敢違。

隋明舜

青州之張氏子。少以智論著名。誦文六十餘卷。統明大旨。俄值法滅。南屆建業。後居江北之安樂寺。時以為大小諸乘之準的也。沙門慧乘。辯抗淮陽。亦從定宗。嘗夢入冥。有官徵責所業。因以其平生對。官曰。講解虛浮。誦文是實。若今之舜法師可也。餘齡未盡且放還。煬帝在晉邸。召居京之日嚴寺。仁壽四年。詔送舍利於蘄州福田寺置塔。寺南。齊高帝別院名禪居。趙州沙門法進造。地居絕頂。下瞰雲霧。每見有聖寺其上。瑞徵載他錄。大業二年。卒于京寺。壽六十。門人慧相嗣。

隋法彥

姓張氏。寓居洛州。蚤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冠拔倫類。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譽。神爽英特。見者畏伏。或得彥所造言句。賓主藏去以為榮。齊公高穎尤加禮重。因迎至京邑以事弘演。江表法侃法師。入關中。嘗謂人曰。吾鄉大德淵法師者。每以為天地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惟法彥一人而已。開皇十六年。詔彥為大論眾主。住真寂寺。仁壽造塔。詔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詔送沂州善應寺。其瑞徵則刺史鄭善果以表聞。事具別傳。大業三年卒。春秋六十。

隋道密

生相之周氏。高齊之季。出家。從耶舍三藏。學梵書語。且聽採大乘經論於鄴下。開皇間。詔與翻譯。住京師之大興善寺。仁壽詔葬舍利於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生地也。帝生魏之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赤光紫氣。充庭溢室。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姆以其熱而扇之。帝嚙至不能啼。忽有一尼。至自外。謂太祖曰。兒來處甚高。佛天所祐。非汝俗家所可育也。我當為公育之。太祖因割宅之偏為寺。通小門往來。以帝委之。尼遂以那羅延名帝。而撫字惟謹。尼蒲坂劉氏女。名智仙。七歲出家。一日禪坐。屋極上入定。其師徧求不可得。率以為溺井死矣。自是有所云為輒神驗。及周廢教。尼依帝家。終不徙寺以寢大。舍利瑞應。見別傳。

隋智聚

族朱姓。神氣清遠。彰于襁褓。出家住蘇州之虎丘東山寺。寺有胤法師。道藝之元匠也。聚依以學。無怠分陰。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復以辭林理窟相與發明。故能於弱冠之年。即事講說。尤慕莊嚴嚼師成實。而服膺焉。諮質既久。疑滯咸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監賞人倫。見而歎曰。誠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加欽屬。至德二年。詔於太極殿。開金光明經。天子躬御法筵。臣僚咸在。于時雲興瓶寫。莫不歆豔。三年丁外憂。歸隱舊里。弘導不廢。開皇十一年。降璽書勞問。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躬造道場。接足作禮。進施

予以効誠敬。十二年。詔置僧官。以居平等之任。郡將宗成劉公。從受菩薩戒。齊王暕作牧淮海。貽書迎之。不起。大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壽七十二。即以其年之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嶺。弟子道恭等。樹碑旌行。秘書虞世南文。

隋淨願

未詳姓氏。代州人。壯歲出家。力討經論。既進大戒。乃專律部。博聞強識。旦夕觀採。纔五徧。即就講說。自爾連開四分。又聽華嚴十地及諸小論。晚習準公攝論。入京住寶剎寺。登座豎義。歸從者多。造舍利毗曇疏十卷。文極該贍。詔送舍利於潭州之麓山寺。度湘將及山所。有五色異鳥。數萬成群。飛浮水上。迎引向船。及岸鳥亦空飛。同至塔所。願以瑞聞。帝大悅。大業初。相法師。追入慧日。委徒於願。由是令望彌遠。五年五月。奄忽告終。

隋志念

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蓋蕃之裔也。後因仕宦徙焉。念既出家。即志訪道。昉受具。趨鄴都道長法師學智論。歷數載。卒與其座下所謂誕筍休繼等。齊名。俄詣道寵法師。究十地論。時高昌國慧嵩法師。專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其弟子有道猷智洪晃覺散魏。尤英俊。念欲依之而不果。會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方鎮鄉里。為張法席。召與僧瓊法師對講。前開智度。後發雜心。時州都正法繼謂念。以為必名垂不朽。於是二十年中。頻弘二論。逮周氏廢教。遂同俗服。逃禍海隅。隋興。詔訪其所在。開皇四年。先使其法弟志湛。宣言於明彥法師。而彥公因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輩邀之。以闡心論。撰疏及鈔各九卷。蓋能正其謬誤。且補其遺脫云。得其傳者。如法懿懷正等。數百人。俄漢王諒鎮晉陽。別築城置塔。構開義寺迎居之。遣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旨命。即弘演於大興國寺。仁壽二年。獻后崩。念偕王入朝。復揚唱焉。聽者千計。留百餘日。仍還住寶相寺開授。未幾。文帝晏駕。漢王即世。念歸鄉里。紹承舊業。寔沙門空明之力為多。大業初。住慧日。屢詔不赴。四年卒。春秋七十四。

隋智凝

不詳氏族。豫州人。年少出家。習經過目不忘。雖數十萬言。久而猶憶。初未嘗溫。及進具。人以為苗而不秀。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世書尚有朝聞夕死之言。而況出世之道乎。遂往彭城。依嵩公諮攝論。顧謂諸徒曰。已了綱旨。餘文復奚暇究哉。即辭嵩。將事製疏。嵩初恐其乖僻難之。凝以為大例可知。然或小失無所慮也。竟別去。疏畢。聲望益振。入京住辯才寺。隋文屢興殿會。而凝尤為所延致。俄居禪定寺。大業間卒。春秋四十八。始凝之未入京也。有明及妄師。以攝論著名關東。邀與相見。遽問云。黎耶識滅否。答云滅。及則躡身起坐撫掌大慶。託之承緒而逝。且凝行檢嚴潔。福智俱營。故辯才一寺。完治無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於戲何其年之

不永也。

隋法據

并州太原段氏子也。誦涅槃十餘年。後聽玄義乃領悟。開皇中。詔為涅槃眾主。居海覺寺。仁壽初。詔送舍利于隋州智門寺。四年春。又詔送于遼州下生寺。見瑞之祥。如別記。據亦由是精進加倍。大業間卒。壽七十。門人行等玄會。

隋慧曠

其先譙國曹氏。今為襄陽人。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年十二。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出家。俄而辭。明帝於渚宮。遊京師。居律行寺。會西竺真諦三藏。既譯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明等經。方將弘演。未得其人。乃與宗愷准韻諸師。北面受焉。三藏云亡儔侶斯逝。復偕同學僧宗俱栖匡岫敷化。州宰鄱陽長沙二王。師敬之。後遊湘郢間。罔怠舊志。陳至德初。言旋鄉井。居徧覺道場。即開皇三年也。頃之詔徙興國寺。屢賜香蘇等物。秦孝王建麾襄沔。親奉歸戒。煬帝即位。詔入京師次江陽。辭疾不行。詔寓丹陽栖霞寺醫養。松筠泉石寔愜情素。遂有終焉之志。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春秋八十。頂煖指屈。斯又上生得道之徵也。以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西山。

隋童真

其先隴西李氏後。寓河東之蒲阪出家。依曇延法師學。既受具。先承律部復涉經論。通明大小乘。尤善涅槃。而擁徒千數。敷化不絕。開皇十二年。詔於大興善寺。對翻梵本。十六年。詔為涅槃眾主。仁壽元年。詔率土之內建靈塔。一百一十一所。皆葬舍利。其中而真往雍州。其祥瑞見別傳。大業元年。大禪定寺成。詔為之主。九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真度量尤莫涯涘。始入禪定。宰輔交參。未嘗將迎。一日方會眾食忽大堂正梁爆裂。皆驚走無人跡。真自若。

隋智梵

姓封氏。渤海條人。逮祖父部符涿之良鄉因居之。年十四。求河澗靈簡禪師落髮。遊鄴都學大論十地等文。年二十有三。躬當弘導。俄驅錫京邑化綿二紀。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競申奏請。詔聽所往於是。道被天水矣。仁壽之季。復開導畿內。因詔置塔于郢州寶香寺。大業五年。詔住禪定寺。靜緣攝慮。無替寒暑。九年二月四日。終于寺。春秋七十五。遺言施身山林。門人從之。仍斂餘骸。塔于終南山。

隋智閔

不詳姓氏。襄陽人。性於佛法若宿習。年始二十。即趨鄴下。會遵統開十地。從受業焉。復學華嚴涅槃。尋依光統聽四分。且兼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瞻。鮮有能加之者。久之。渡江事長干辯公。究三論。後還漢陰化導。大業初。住慧日。會征遼左詔禱江于岷蜀。還至西京。以疾卒於禪定寺。年七十有五。時大業十年也。

隋淨業

俗史姓。漢東隨人也。既出家受具。研精律部。即依慧遠法師。稟涅槃之指。已而負帙從遠應詔入關。餐承幽理。晚學攝論於曇遷禪師鑽仰誠至。開皇中。隱居藍田之覆車山。眾為築室。今之悟真寺是也。仁壽二年。詔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誠寺。置塔之瑞見于別傳。大業四年。詔入鴻臚寺教授客僧。九年詔徙住禪定寺。忽謂其徒曰。吾茲欲反覆車。便成長往矣。別未淹旬即化去。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壽五十三。

隋敬脫

史不詳姓氏。汲郡人。小年出家。究明成實。又善聲韻字書之學。體貌頎碩。時謂之僧傑。語聞。詔住慧日道場。帝欲悉試京師諸德。孰為剛亮。一日並詔入元武殿監門即段文操拔刀逐之。諸德皆走。脫獨安然。無所顧。徐語操曰。卿何事相迫乃爾。竟上殿坐論佛法。帝顧操詭曰。眾僧固不知朝廷法。汝監門以俗禮相加。至如脫法師然後可爾。其他能無怖乎。蓋陰異之云。詔賜大竹扇面松抱高屨。即使手持足著以出。帝目送之曰。誠僧傑也。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壽六十三。脫尤孝。雖遊歷。置大檐。處母與經卷筆墨各一頭。至食時坐母樹陰。入村行乞。作大字適逸可愛。得者輒藏去。沙門法楞專弘地論。與脫齊名。亦同所居寺。

隋僧朗

恒州人。幼出家。學大論雜心。旋以唱演。負笈驟臻入關。住空觀寺。復事弘揚。然言笑溫雅。心胸宏博。時有問者。或素所未聞則合掌。答云某也學未及此。故諸大德以其有謙德而不敢加誚。仁壽初。詔送舍利於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將置塔掘基。得宋梵僧所記。遂以葬。瑞徵弗述。大業之季。終於所住。壽七十餘。

隋本濟

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祖考皆以隱德遺後世。濟齟齬。淹貫經史。稍長志空寂。遂出家從信行禪師學。時開皇初也。年十八。戒定兼進業。弘集錄。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指意清詣。誠得大法之歸趣焉。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于所住之慈門寺。壽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奉尸陀追建白塔于終南山。麓。勒銘頌德焉。沙門善智尤善集錄。妙簡錙銖。精窮理窟。祖師信行。雅相標致。嘗以光陰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念觀佛。著頓教一乘二十卷。先濟九年卒。是于宗門之兄弟云。葬附信行墓右。

隋智光

江州人也。蚤從居公學攝論。聲名高出儕輩。開皇十年。詔偕居公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置塔。詔送舍利于循州。循既遠在嶺南。為法忘勞於光有焉。及歸秦壤厭喧慕寂。卒投老於廬阜之山舍。

隋曇遂

材器宏偉。故凡智度唯識攝大乘性相之旨罔弗淹練。苟負笈踵門者。皆充然有所得。而悅服不已。仁壽中。詔送舍利于晉州。而置塔于州之法吼寺。得勝地也。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二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三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精進學

義解科(三)

唐曇良

生潞之栗氏。年逾志學出家。講大論識者為之賞音。入京住真寂寺。仁壽詔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寺與老君廟相去不遠。於是置塔而葬焉。卒年八十餘矣。

唐智嶷

姓康。其先西竺唐居人也。後居襄陽。至嶷且十餘世矣。性敏於佛事凡法華諸經。不待師授。純熟如故習。昉雜落即通大部。仍傳慧遠十地。於進具之後。入關住靜法寺。仁壽置塔于瓜州崇敬寺。嶷卒以禪悅自老。而無所事於世俗云。

唐靈璨

出懷州遠公門人也。遊學鄴都。研蘊正理。十地涅槃備經講授。儔侶十人。隨遠公入關。住大興善寺。開皇十七年。詔補眾主。住淨影寺。仁壽置塔詔送舍利於懷州之長水寺。頃又送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澤固遠公生地。初至州治。閱旬浹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後璨復徙大禪定寺。唐武德初。卒於所住春秋七十。

唐海順

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幼孤。事母孝。年當志學。始從沙門道慈出家。誦習勤敏可愛。登具後。持守高潔。尤勇務定業。乃以為三輪之中。口過特甚。因緘默不言。却掃蓬扉匡坐而已。時棲巖寺沙門。神素性嗜幽棲。學專大論。順荷帙而諮參焉。然其徒頗眾。鑽仰尤多。及順上請意其微有厭色。退而歎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亦得二矣。素曰何謂也。曰一則見忤容。二則聞妙義。素慚。嘗從容言於素。曰順也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為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沈坑陷者乎。因涕泣濡襟。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所賴生得為人啟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且以大冥之室。仰屬傳鐙。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梗。輒揆深源。願即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素曰敬聞君子之志矣。素後累更僧任竟罷法席。未幾。又致書沙門道傑以窮禪理。傑有答俱不錄。且作三不為篇。其一曰。我欲偃武脩文。身死名存。研石通道。析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荊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為則已。為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絕今好長存來怨。是以反跡荒徑。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辨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滄詎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

才鬻德。入市趨朝。四眾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法管。美詠歌謠。將恐塵棲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且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惟知苦遙。其格言彝訓不能盡述。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卒于所住寺。春秋三十。先是沙門行友與順厚善。順每垂戒勗而友作息心論以對。沙門慧本嘗約順遜去。而不果。故順言及則茲然其悅義敦舊如此。

唐智瑀

姓李氏。新安壽昌人。父禕梁散騎員外郎。瑀始聽坦師釋論。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年二十七。即就敷揚辨才無礙。眾所知識。及坦將迎以五部大經囑累。聲譽載隆。玄素攸仰。嘗謂入室弟子明衍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四部義疏。付囑於汝。再三握手忽然而終。於常州之建安寺。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于毗壇南寺之舊兆。衍姓丘氏晉陵名族。

唐曇瑳

江都人也。學精成實。兼通涅槃大品諸經。每坐法筵。徵難蜂起。學者憚焉。煬帝居晉邸造寺京師。延瑳居之。內史令蕭琮昆季。屈禮受學。其以德服人如此。仁壽末。詔送舍利于熙州環谷山山谷寺。獲瑞應焉。不書有別錄也。

唐法侃

滎陽鄭氏子也。幼隸泰山靈巖寺出家。登具之後。從淵法師。研究十地地持之旨。齊曆告終。周廢大教。乃南度建業。隋既平陳北止江都安樂寺。曹毗信士為解攝論。當侃覆敘。毗自聽之。每於隱義。毗必合掌稱善。隋煬居晉邸出鎮楊越。召住日嚴寺俄而退歸。棲心止視匠物弘多。隋仁壽初。詔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未幾。又往黎州皆獲瑞徵。具如別錄。國初詔選十大德。充統攝僧尼之任。而侃以儀矩恬肅預其數。晚徙居興善寺。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寺。壽七十三。葬京之東郊。侃少服紫石。至是遂發疾。醫者教以益啖猪肉壓之。侃曰。人生必死。寧得爾耶。其堅護戒足如此。

唐善胄

生瀛州淮氏。辭俗。鑽研六論涅槃。齊亡南奔陳境。時屬荐飢。莫之行丐。或得一餅粗延喘息。以致羸悴。見者忽之。偶至一寺。方講即入往來論義三番高座不能對。飲氣而殂。胄始不知也。他日造則見治喪具。問其故乃曰。法師昨為北僧所難而死。胄寤為已遁去。後過他講。亦如之。連斃三人。遂發聞吳越。隋初北歸。依遠法師。住京邑之淨影寺。覆述。豎義鋒銳不可當。玄侶盈千。莫不歎服。遠制涅槃疏胄輒命筆刊削。遠聞戒曰。吾死後乃可。爾今如此無乃甚歟。胄曰。使法師即世則孰知胄者。尚何脩定哉。遠從之。逮遠逝。詔為涅槃眾主。住淨影寺。開皇末。從蜀王秀開導岷嶓施利悉營尊像。送京師供養。會文帝置塔葬舍利。詔往梓州牛頭山華林寺。瑞應具別記。太業造寺。又應選命俄住禪定。弘業而夙疾作。然法席之盛不減於舊。未

幾。良差胄曰。吾其能久乎。或問其故曰。老而死理數然耳。十三年欲反元所住寺。眾不許。因取土窒口。眾懼許之。武德三年八月。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一。胄初臥疾間。謂其門人曰。吾平生正信且用心教門。未嘗怠。其生淨土必矣。戒掃汛房宇以俟。忽起坐合掌曰。世尊來也。顧侍人曰。安置世尊坐。又作懺悔慙愧狀。良久曰。世尊去矣。鞠躬如送客者。遂臥不復語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弟子慧威嗣。今住大總持寺云。

唐慧覺

齊之范氏子。素明華嚴十地。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闡隆像法。詔置武德寺於并城之南澤蓋昔文皇相周之時。躬履鋒刃。失捷逃難之地也。以覺慧解彰。聞詔居之。受請高陽眾盈千餘。地隘莫容。有施主為造大堂。不日而就。陞座豎義。聞者愜寤。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行于世。武德三季。獫狁南侵。覺時小恙。謂其門人曰。吾去矣。門人曰。虜寇阻絕人路。去將安之。曰生死道長明當別矣。乃悉出所畜。餘囑其眾。正念冷然逮旦而化。春秋九十矣。

唐道顏

定之李氏子也。初以涅槃十地從遠公學。講授開悟尤多。入京住淨影寺。仁壽置塔。詔送舍利於桂州以葬道遠而俗鄙。佛事無梗顏之力也。

唐寶襲

貝州人也。出家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年十八。即宗智度論聲動時傑。開皇十六年。詔補大論眾主。仍於通化寺。四時開化。仁壽置塔詔送舍利於嵩州嵩嶽寺。久之。又送于邢州沈愛寺。靈瑞見別傳。文帝升遐建禪定道場。蒙召供養。武德末。卒于所住。春秋八十矣。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先業。恭於貞觀初。充濟法上座。後入弘福知普光寺任。洪亦入普光知浴事月再浴僧。且志生內院。

唐慧遷

瀛州人。蚤歲落髮。愛翫地論。負錫求慕郢匠。及見遠公併通涅槃地持百家之說。每至講授則羣師具敘。齊亡法廢。南奔于陳。隋興北歸。仍從遠入關住大興善寺。開皇十七年。詔立五眾。補遷為十地眾主。於寶光寺弘演。仁壽二年。詔送舍利於鄉里之弘博寺。置塔瑞應具別錄。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置塔葬舍利。遷於京邑頻開十地。法筵之盛無與比者。晚住禪定道場。武德末。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九。

唐道慶

其先廣陵戴氏後。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事吳郡建善寺藏闍梨。出家。年十七。入都聽彭城寺成實論深文奧義。舉莫之遺。故時匠謂其懸日月於胸中。注江河於口內。此誠當其目矣。陳亡朋侶彫喪。遂歸鄉里之鳳光寺。化誘如初。後徙毗壇弘業寺。闡導無替寒暑。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于扶塘之山。同

寺沙門法宣謁銘勒碑文不錄。

唐靜藏

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依清化寺詮禪師出家。研習定業。具戒後益盡理趣。宗徒有歸。年二十三。從鄉里太德遠法師於京師。會遠卒。乃徧閱法席聽稟經論。然於攝論十地尤所專志。還住淨影寺弘導有眾。大業九年。詔入大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並遵義訓。武德初。詔以大僕卿宇文文明達持節招撫河南。北將行。達以嘗受歸戒於藏也。遂詣藏別求指誨。藏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願自珍重。達以藏言有驗再拜曰。弟子必不反。願師陰加祚祐。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請藍田散谷廢寺修立度僧二七人。以嚴冥福。帝問。欲何名世壽以詢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寺。成延居之。近遠道俗。造山脩觀皆為之發藥。武德九年。十二月入京染時恙。終于寓邸。春秋五十六。弟子道刪今住終南至相寺。

唐普明

生衛氏。蒲之安邑人。始依外兄道慈法師出家。年十三矣。慈又使為延興寺沙門童真弟子。性聰敏以大法為己任。負笈周遊。曾無定止。是以經論滿抱。儕類皆厭服。年十八。開勝鬘起信。登具後。則專究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開涅槃。三十。開攝論。言粹義暢。學者臻萃。大業六年。詔處大禪定道場名列上班。一坐。十八夏。武德元年。詔住其鄉之仁壽寺。從民望也。晝講夜禪。一遵教典。旦日誦戒本一徧。金剛般若二十徧。六時禮懺。悉以回向。淨土終身行之。無所變。諸雕像寫經。茲不復載。既而終。春秋八十有六。弟子義淹尤脩潔。能世其業。穴蒲阪東原而敬遷葬之樹碑其側。

唐法周

史失其鄉里姓氏。學於涅槃攝論。尤究心戮力。遊京師住曲池之靜覺寺。地有泉石竹樹之勝。時與同志。笑譚其間。由是德益蓄而名益起矣。仁壽奉詔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塔焉。周於唐貞觀初。以疾卒。時年八十矣。

唐惠誕

雍州人也。夙從曇延法師。聽涅槃攝論遂得其旨。講授之際。有可觀者。初住延興寺。仁壽奉詔送舍利于杭州天竺寺坎而置塔。得一古函。安葬其中。略無所歎。誕後以唐之貞觀初。卒於所住寺焉。

唐辨相

瀛州史氏子。早依遠公。學十地於少林大小三藏。徧闕其奧。而於涅槃尤精覈。後南遊徐部研究攝論。披閱毗曇。名播東壤。開皇七年。隨遠入關住淨影寺。弘通侍養。二者俱至。仁壽置塔。詔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靈驗具別錄。還京開導益盛。大業初。詔入東都內道場。今上居秦邸教旨召居勝光寺。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

崇淨影。仍就講說。又圖遠形相敬禮。貞觀元年。以疾卒。壽七十餘。

唐道傑

其先弘農楊氏。漢大尉震後也。徙居河東安邑之鳴條。隋開皇十一年。甫冠。遂東投聞喜依真瑩法師剏落。尋具戒。遣學涅槃項之往峴頭山誦習法華。因念曰。經不云乎。所聞寧少。所解須多。欲通其要。必俟博遊。十四年。從青州何記論師所。採涉成實論二年。記以為吾論其興矣。子能有始終者。吾誨其敢怠乎。未幾。而記遷化。於是周流齊土。徧閱裝寂安藝之門而道滋進。仍依滄冀魏念二師。習毗曇論依道尚於清河洪該於汲郡。練治成實論。訖四載。嘗與該公定義謂論有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豈非以一行苦為苦受。而三差者。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也。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為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惡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句意覆却例決終是一妨。該茫然。開皇九年。自衛適鄴。學攝論於林法師。又稟四分於洪律師及志念法楞二師。赴隋。漢王召乃與俱讀婆沙論。三載頗窮其指。嘗難念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念公含笑直視而已。仁壽二年。受楞法師十地等論。于時如智景之大論十力攝大乘。兩達之涅槃。舜龕之律部。皆萃并晉而扣擊同異。有可觀者。故時人諺曰。大頭傑難人殺。文帝崩晉陽亂。遁歸鄉里。闡阿毗曇心地持等。五六過。歎曰。言說之妄。終無益於生死。遂依真慧禪師於麻谷思擇觀理。深入緣起。慧以其宿習所致極贊美之。後約成實安般法尤有發明。徐俾神素法師集諸部之言安般法者。以利後來。武德元年。或請開十地論。傑笑曰。晝講夜禪吾志決矣。即為開之。凡三十餘遍。且遣門人二十輩。分化於外。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壽五十五。初桑泉樊綽素與傑友善。綽既亡。其二女。忽夢乘空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今來迎傑師耳。傑臥病亦嘗見綽在其旁云。綽嘗為沙門。周廢教遽內室。至是傑瞑。眾聞樂音香氣滿空中者。

唐功迴

姓邊。汴州浚儀人。六歲。慈親口授觀音經。憶持如。宿習。十六歲。釋俗服入泰嶽苦心忘倦。二十五年。遂於慧福寺開十地勝鬘。晚撰法華疏五卷。且前後講演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又制佛地般若無性攝論論疏。未幾卒。壽六十六。未卒之前。異香靈光連二夜。見於所住室。迴謂門人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終之日常所汲井亦竭。既殯數日始復舊。

唐神迴

俗姓田。馮翊臨晉人。弱齡舍俗問道四方。雖廣融三藏而以大論著名。尤善辭章。既序引注解群經。且有文集四十餘卷。行世。每於春首放浪丘壑。夏則結制京寺禁足不出。殊懷簡傲亦季世之僧傑也。故時人為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豎義之際。須英俊三五輩別難。然後迴總領而通之。隋大業十年。召住禪定寺。貞觀初。詔入鴻臚以大論訓誨三韓僧。三年遂擁錫遊蜀化偃風草。四年七月一日遷神于法聚寺閣維於昇仙橋南。弟子玄察收其餘燼。與同學玄究繕塔于終南山之仙遊寺究為文以銘究頗才藻未立而終。

唐智琰

字明璨。生吳之朱氏。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母夫人張氏。夢升通玄寺塔。坐相輪上遠視虛空。了無懼意。遂妊。琰及生輒異群童。八歲事通玄璩法師出家。十二歲覆誦法華經。十六歲。入都學報恩寺持法師成實論。條振穎拔。宿慧開發。十九歲。歸覲二親於鄉里。仍於本寺弘演。辨對如流。四座駭歎。尋進具於京之秦皇寺延法師。未幾。依大莊嚴寺燭法師重研成實。新本意得情款。其功倍矣。陳至德三年。二十有二歲。方朝廷建仁王齋。詔名德百員。升高座。琰居其列。而折機縱難。上尤欣賞。公卿百辟莫不愛其閑雅伏其敏捷。陳亡即東遁虎丘山中且三十載。其間若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左僕射邳國公蘇威或投戈接禮。或委使承顏。煬帝在蕃邸出鎮揚部。盛招英彥。書幣既至。不得而辭。俄以疾返舊隱。文帝數降璽書候問。季年鋒鏑沸騰。海寓同弊。檀越門人迎出毗壇。十載國朝。天下靜謐。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公私同請。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終於虎丘之東寺。壽七十一。以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南嶺。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與寺主智峯等。樹碑。惟琰平生脩十六妙觀。祈願淨土。行法華金光明懺悔法。其感應之至。鑪未爇而煙起。瓶纔空而水溢。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結會五百人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徧。觀經一百一十徧。

唐法礪

其先趙之李氏也。後以宦遊。遂家相。礪則相產也。其牙齒自始生。至老死皆堅。完無動搖脫落者。年十五。靈裕法師度為弟子。受具後。從靜洪律師學四分。又聽集恒州淵公大義。故能於開闡之際。辭吐簡詣。攻難彌堅。尤為識者所稱賞。晚復遊攬江南。倦於討擊。乃返鄴中開導昆季。隋曆告終。徒侶解散。屬有唐啟祚臨漳令裴師遠迎以說法。久之。化風大暢。而昇堂入室者。相繼時慧休法師方以義理之學。獲譽當世。礪與友善。乃因之以著本疏而該博斯稱。貞觀九年十月。卒於鄴之日光寺。壽六十七。平生講律四十餘徧。制四分鈔十卷。羯磨疏三卷。捨懺儀輕重敘等。門人道爍徇緣衛州。誠亦青藍冰水云。

唐道基

俗姓呂。河南東平人。年甫十四。負帙遊彭城諸師間。討論奧旨。隋太尉尚書今揚素見而顧。謂諸公曰。基法師佛法之寄也。即請於東都闡揚心論。大業初。著玄章并鈔八卷。行世。五年詔。住慧日道場每義集御駕臨幸。公卿大夫。咸在。諸德推基升座不敢或先。及中原寇蕩。又鼓錫巴蜀。敦閱大乘。遂約攝論著章鈔八卷。海寓傳襲。國朝貞觀初。將修疏。十年二月終于都城之福感寺。壽六十餘。時蜀有慧景寶暹皆宗攝論。

唐智徽

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出家。依州之清化寺。隨遠法師。聽學偏邃涅槃。性勤恪。晝供僧務。夜讀章疏。受具後。尤敦謹戒檢。歲開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以為常。煬帝在御加禮焉。大業七年。詔入東都內道場。久之。兵起徽杖策歸鄉里。行檀盡捐積蓄。弗靳。獲濟者眾。懷州都督鄴國公張亮。請受菩薩戒。且闡涅槃經。夏滿席散。徽亦告終。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春秋七十九。徽極仁孝。每昇座有所部析。輒曰。大師意如是。因涕泣數行下。每謂其徒。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惟有弘教利物耳。舍此莫可為也。

唐法恭

生吳之顧氏。初婉有異光燭室。童年事武丘聚法師出家。登具後。受成實於餘杭寵公毗曇於玘公。建寵將終。乃付以塵尾託之。道統。自爾法席之盛。不減前輩。復遊建康。詢歷宗匠。盡祛平生礙膺之惑。旋軫鄉里。其進修視昔有加。隋開皇中。刺史劉權躬謁山庭。起住回向寺。國朝貞觀十一年。詔與常州法宣。同赴洛對楊黼辰侍燕經筵。屢賜縑。且留供養。魏邸出牧雍州聞而敬慕遙致書疏。請為戒師。既發大心。仍頒豐施。於是朝野緇素。駢肩而至。負笈而趨矣。十四年十月十六日。遷化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詔加賻贈官給靈輿資費。使弟子慧鷲扶護歸。葬。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山之南嶺。碑則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序朝散大夫著作即劉子翼銘。

唐神照

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親戚故舊皆零替。所依賴者。獨母而已。未幾。母亦逝去。無所託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出家。于時海內初定。學徒雲集。糗糧未充。照巡乞村邑。周給六祀。勞而無倦。夜誦法華勝鬘雖久人無知者。受具聽律。又往鄴下休法師所。究攝大乘論。一徧無遺。因呼之為一徧照而河南一徧照之名。遂行之。至今。復依空法師於許州研雜心論纔八卷。為省師疾而輟。他日開闡通貫無異。爾後華嚴涅槃成實雜心隨詣略不辭。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盡輸所積。能斷金剛般若經新譯。尋括辭理似少一行。及驗貝本果然。貞觀中。以疾卒于安業寺。壽五

十九。

唐玄會

字懷默。姓席氏。其先安定人。祖官京兆。因家於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儀矩秀挺。漢王諒見而奇之。特奏出家。住海覺寺。依總法師究涅槃推以覆述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鈔四卷。武德初。沙門曇顯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以為寺主。於是引接後昆。弘演此部。殆四十徧。性尤謙抑。弗滯一隅。但有座席。皆加採涉。縱復舊文。傾瀉如新。斯誠象末罕儔也。總法師曰。吾何德而能致此入室之子乎。相法師曰。經謂後五百歲。有福智者。其此子乎。不然。曷足以振大教於今日哉。嶽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蓋欲以同事攝耳。妙莊嚴世善知識。非此公而誰。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迦延。蓋欲以贊成我也。夫以大道而下問於小術。是非回象龍於免徑邪。貞觀八年。詔住弘福寺定業益進。嘗夢登無量壽佛手遂像彌陀一座常擬繫念方欲遁之山林以終其身。眾挽留請。開涅槃至諍論而魔事作。因反慈悲寺臥疾。見佛來迎而暝。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九。葬高陽原後於城之西南隅。起塹塔徙遺骸供養。

唐僧辯

俗姓張。世居渚宮之南陽。自梁氏失守。遂入關為馮翊人。七歲。讀書日誦千言。十歲雖未薙落而數以升座。覆述維摩仁王二經。獲譽於時。隋開皇初。詔蘇威度僧三千人。且先試所業辯年最小而所習淹稔主司善之。遂獲免眾試類得出家。受具後。從智凝法師尋討經論。累閱寒暑。大業間。居禪定道場。武德之元。出關弘化蒲虞陝虢間。嘗於芮城開攝論。聽者駢擁。檀越使帳幔其上以容空露。已而道士致問。辯曰。正法自明。邪風故翳。道士益欲進。忽風起。帳幔纏結。冠褐。塵盆塞口鼻。餘人皆莫覺。卒大笑散去。貞觀間。置翻經館。詔徙弘福寺。證義道嶽法師闡俱舍論因輟己講而聽之。隨出鈔三百餘紙。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卒於所住寺。時方亢旱。炎曦隆赫。停龕二旬顏貌明潤。逮葬而雨率土。歡抃。壽七十五。著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性等。章疏並行世。

唐道亮

趙之欒城趙氏子。年十五。依莎坦禪坊。備公出家。備自十六。至八十。闡弘大論。名重兩河間。亮諮承久之。乃蒙遣往封龍山誦經。儔侶三十。並事禪那。素無淨人。惟亮齒稚位卑。日營眾務。徒跣舂粟。積至七年。承聞瓊禪師盛化并部。既受具。即往從之。究定學。又徙無量壽寺從嚴律師。習律。自爾專業四分矣。未幾。侍嚴往石州聽地持論。別為其地之員秀才者。開起信論。且往呂州聽龕律師講。而後歸。唐初詔住滿師義興寺自常敷唱以振厲。後輩。及還鄉里。其師備公尚無恙。欣其有所成立而來者觀也。為建律筵橫經請益者數踰八百。分證之士。四十餘人。至今貞觀十

九年。壽七十矣。

唐道洪

俗尹姓。世居河東父曜仕隋江陵令子五人洪其三也。開皇六年。十三歲出家。事京邑曇延法師專究涅槃。覆述通暢。復受地論於願法師傍貫餘經。德器崇振。文帝崩。詔居禪定道場。自爾弘演無暇日。貞觀初。詔為律藏寺上座。居無何。詔任大總持寺主。十四年。赴寶昌寺。涅槃之請。時有白雉訓狎不去。以至終席弘福寺譯經。詔證義講涅槃八十七徧。季年以疾卒。壽七十九。

唐道因

姓侯氏。濮陽人也。七歲丁內艱免喪。求師于鄉里之靈巖寺。不浹旬。誦通涅槃二帙。落髮益加砥礪即事講演。及升戒品。旋習律儀。時彭城嵩法師。傳攝大乘論。門徒鼎盛。因於眾中過見推揖。每令覆講後隱太嶽凡閱四秋。將詣洛無與偕者。方以時禁不可獨行。但念觀音。旁有皓首沙門。從何許來相攜入城。忽不知所在。人以為冥感所致。避難三蜀之多寶寺。開攝論維摩。聽者千數。寶暹法師東海人也。尤負才藝。傲視羣眾。每造因輒改容。酬遣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嶽牧官僚。俱申虔仰。而彭門山寺久經頽廢。因以習道安居之暇構壞營圮。蔚成淨坊。盡刻三藏經典於寺之北巖。玄奘法師。翻譯於京師大慈恩寺。詔起因校定。兼充正義。奘師深加歎賞。慧日寺主楷法師延請說法。帝城緇侶。得所未聞。專業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律等。攝論維摩有疏。顯慶三季三月。終于慧日。明年反葬於彭門。春秋七十有二。

唐普光

史失姓氏。鄉里素事三藏奘法師。勤恪非儕輩所及。其智解尤莫可測。後預傳譯。由是嶷然獨見頭角。初奘以舊翻俱舍論文義多缺。因出梵本再譯以授光。其義多是西印薩婆多師私所記憶。光為著疏解判。行之。且奘自貞觀十九年。終於麟德元年。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光所筆受。十七八。晚於玉華宮。出般若經裨贊之功。殊甚。

唐道世

字玄暉。其先伊闕韓氏。祖代官京兆。子孫家焉。年十二依青龍寺辭俗名犯大宗廟諱。以字行。

研覈律部。尤慕上乘。顯慶間。以奘師新翻經論。入內共養。仍選慈恩寺大德輪番行道。不替于時。世預其列。

及東宮造西明寺亦以英博召居之。時宣律師盛闡毗尼。世輔翊不敢怠。復編類一書。號法苑珠林。百篇釐為十帙。以使內學披攬。餘著述頗多既而卒。壽臘之詳。史

不具述。

唐法寶

久依奘法師。學方譯婆沙論。寶以非想見惑之疑。請益奘。因別出十六字入論中遮難辭。寶白曰。此固梵本語邪。奘曰。吾以義意作之耳。寶曰。師豈宜以凡情粉飾聖量哉。若俱舍之六離合釋義尤以寶為定。時光寶二師之。於奘師是猶什公之得融叡云。長安三年。義淨三藏就福先寺西明寺翻譯。詔偕法藏勝莊等。證義聞譽益著。

唐道光

姓褚氏。未詳何許人。年踰齠齔。即出家。受具後。遂學毗尼於光州岸公。門下。素持誦法華至老尤不怠。上元元季。示疾終于錢唐之法華寺。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八。

周會隱

史失載氏族。素以道德學問。有名京師。麟德二年。詔與西明寺玄則等十人。撰禪林要鈔於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其書蓋集大藏諸經。精義所成也。進呈。詔藏之秘閣。隱亦嘗預翻譯。茲不錄。

周圓測

幼明敏。講新翻唯識論。既得時譽。後講新瑜伽論。尤得其指。蓋二論譯畢。奘公私為其弟子基師弘闡。使專其美。而測輒闕竊。以先發之而破其情計。然能以法為樂如此。天后初。詔入譯經館。充證義員。出大乘顯識等經。

周嘉尚

蚤從三藏奘師研習諸論。晚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文之職。及奘之疾使悉疏所翻經論部卷數目。所造功德讀于前。奘合掌歡喜以謝。天后初。詔入義淨三藏譯場。時稱宿匠云。

周彥棕

久遊三藏奘師之門。貞觀末。翻譯館開人物尤盛。光寶之徒角立。而棕長於著述。與沙門慧立相流亞。立嘗作三藏西域記備言所歷諸國山川形勝。道里夷險。風俗美陋。而棕為之賡釋。以行世云。

周義忠

生潞之襄垣尹氏。甫九歲。即依淄州沼闍梨出家。沼使誦涅槃大經。未幾而習復。無小脫誤。時年十三矣。年二十受具足戒。深研四分律。旁通十二門論。且為眾開演。沼謂之曰。蹄涔之水。惡足以容吞舟之魚。慈恩基師方有聲海宇。遂相與攜持而就學焉。閱五季。而受法華無垢稱等經。百法因明俱舍成實唯識等論。高座屢登。長筵每展。於是著成唯識纂要。成唯識論鈔。法華經鈔。無垢稱鈔。百法論疏。忠平常必向西北方。行坐冥心。兜率內院以祈往生。一日晨興澡漱訖。望空拜如有所禱。頃

之跏趺命諸子。教戒忽異香充庭。光影燭室。忠合掌仰矚曰。穢弱比丘。何煩大聖。躬至接引。遂逝。時年七十二。

周慧沼

夙業翻傳。始依三藏奘師於大慈恩寺。後從大乘基師及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於崇福寺。選充證義員。

周宗哲

西河平遙人也。稚歲天資聰穎。既尋師範。屬三藏奘公。方翻經論哲從之。時歷周星。學窮諸典。其淹貫該博。於奘門下。號得意。啟後又謂之為法江哲。哲曰。為謝諸人。毋為此目殊。不知法海近在乎太原也。所指者。蓋浮丘云。嘗著義例沼法師以其佛位三事喻中。三點三目。強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噫是豈知哲哉。

唐浮丘

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絕倫。博綜群書。言分雅俗。尤於瑜伽論志意加到。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宣剖。深藏若虛。于時哲公方盛有辨說之譽。獨知所推。許以法海之目歸焉。年七十餘終於所居之崇福寺。

唐道成者

不知何許人也。顯慶中。設席京師。數弘四分。採稟之侶。有同霧市。雖文綱出澄照之門。然亦升堂入室屢矣。且懷素著述多本於成。垂拱中。日照三藏譯顯識等經。詔成與明恂嘉尚證義。後莫詳其終。

唐恒景

生當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恩澤出家。初依文綱律師。研究毗尼。後於覆舟山玉泉南十里所。別立精舍。號隆興追智者彈師故跡。修習止觀法門。自則天稱制中宗纂曆三被詔入內供養。尊以師禮。從受戒法。景龍三年詔許歸山。先嘗追召天下義行高僧。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至是散齊。仍詔中書門下。及諸學士等。於林光殿。送景。上親賦詩。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皆應制和。時江陵道俊玄奘亦以還鄉。承御賜則其榮於衣錦畫行多矣。著順多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於所住寺之西原。

唐智昇

未詳何許人。懸解二乘。尤善毗尼。然於著述蓋出天性。每以大藏之目。雖有聶道真道安明佺等。所撰晉魏漢等錄。亦姑以記其翻傳歲月。人物名字耳。若其同本異出。以一為二。以舊為新。後先渾淆。真偽雜濫。則其過不可枚舉。乃於開元十八年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其甄別之至。遂能黜江泌女子之文。以塞妖妄之源。後有作者如圓照之貞元錄。猶相去遠矣。又續道宣內典錄一卷。靖邁圖紀一卷。

唐圓暉

史失載俗氏。夙有名關輔間。為學羸究性相。尤專志俱舍。時禮部侍郎賈曾好之。每邀暉談演。至若非想見惑得非得章。其文義號繁難者。則伸暢梗槩。莫不曉然。每病古師疏指難。尋乃與聖善寺懷遠律師節略注釋。使其徑捷。以便學者。後有崇虞者。為鈔以解焉。古疏出光寶二師。今獨暉疏盛行于世。

唐玄逸

姓竇氏。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標姿拔俗。學業名家。既廁緇流。披閱龍藏。乃喟然歎曰。去聖時遙。簡編倒錯。一至爾乎。遂據古今目錄所載。大小乘經律論。東西土聖賢集。一千八百部。以校酬其卷帙。詳考其音字。總為書三十卷。疏釋教廣品曆章。行之天下。然不為富貴所縱。而能以空寂自治。苟非有大過人者。曷足臻是。猗歟偉哉。

唐靈崑

不知何許人。乾封中。於西明獲與南山宣公法席。切問近思。靡憚行役。然所師承。亦莫克定。晚懼失宣意指。乃復隨宣所講收采。以解刪補。鈔中別號為記。又撰輕重訣。遭世喪亂。遂爾湮沒。哀哉。

唐吳興法海

字文允。生丹陽之張氏。少隸鶴林寺薙染。尋訪師友。研究經論。於是東魯之書。西來之指。悉探其源奧。嘗謂人曰。佛學無他。惟心地而已矣。餘皆椎輪也。天寶中。預揚州法慎律寺講席。時曇一靈一等。人共推為顏冉焉。尤與杼山晝公交善。黑白二徒為林下遊者多從之。

唐慧苑

京兆人。少師事賢首法藏。稟受華嚴宗指。乃依寶藏論。丘四種教。一迷真異執教則凡夫也。二真一分半教則二乘也。三真一分滿教則初心菩薩也。四真具滿教則初地菩薩也。夫如來藏在眾生。未嘗不有而能識之者。蓋寡如生盲人之未嘗識其父母妻子也。諸師處判。或依或違。且集詰訓二卷。專以音釋一家文義云。

唐神迴

幼入法流。節行孤峻。寶應間。偕稱心寺大義律師。習三觀於左溪朗禪師殊得天台之旨。且辭章宏贍字畫適妍。作朗真影讚。法華經文句序。為世所貴。後不詳其終。

唐崇政

太原侯氏子。幼隸郡之崇福寺出家。誦經千餘紙。皆覆習。時因目之政經藏。然氣偉神肅。儀觀整麗。見者為興起。相國王公縉。嘗請政弘闡俱沙論歎其剖判之長。訓答之當。尤非他人所可及。代宗朝。詔充章信寺大德。不起。終於寺。春秋五十八

唐良賁

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風表峻整。識鑑淵曠。永泰中。參預不空三藏傳度梵本。代宗請為菩薩戒師。時仁王護國經新出。詔撰疏曲盡經意。有表進上。後有奏乞流行。表詔答等文皆不錄。尋於章信安國二寺演導。聽者常數百人。官供不匱。大曆七季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詔可賁先於六年徙居集州。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右臥。而終於符陽。遺表上念誦儀對御二卷。春秋六十一。臘二十九。闍維收灰中舍利百餘粒。後置塔於上都城東。

唐省躬

睦州相廬人。然不知姓氏所從出。童年即強識。志大言高。耆宿皆偉其器。從師隸業聖德寺。依姑蘇開元道恒師。習毗尼。恒殊愛其勤謹。晚講訓維揚著順正錄十卷。世呼淮南記主。自號清冷山。沙門云。

唐神清

字靈庾。姓章氏。綿州昌明人。季孟皆出家。有名清其仲也。在娠即母惡葷羶。兒時遇佛像輒致禮。年十三。依開元寺辯智法師。誦法華楞伽維摩佛頂等經。有司使試所習。時太守喬琳異之。為落髮。則大曆中也。年十七。眾請講法華。聽者厭服。歲滿從慧義寺如律師受具。尋詣京邑。以優文贍學入內應奉。晚喪所親。因復歸慧義寺演導。元和中。卒于寺山絕頂。塔其遺身于白門蘭若。蓋鄴城北郭外。所謂北山者。前後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談十卷。亦名清鈔。二宗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所以解小乘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為等法體性業用於以詳括。故曰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北山參玄語錄。弟子義將嗣。將尤善俱舍起信二論。

唐乘恩

不知何許人。志學尋師頡頏夔肆。尤樂於教養。講習之美。為四方所歸。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姑臧。眾翕然影附。乃自念以差虜之封。習俗易變。此亦佛法之幸也。故重撰百法論疏并鈔行之。既示寂。沙門法信稟本道節度使張朝義表進乞使兩街三學大德。詳定。詔許之。仍賜其僧紫衣。充本道大德。則咸通四年三月也。

唐丹甫

素習持犯之業。於巨文律師。文即省躬弟子也。甫於躬為孫。會稽誠律範之淵藪。蓋曇一玄儼之唱。既高而和者寡矣。及甫而聲塵愈起。邁于前烈。有允文者。又以匠手相之。故行事之際。宜甫之風能尚草也。咸通末年。門生智章傳嗣至今。

唐慧普

蘄之蘄水宋氏子也。出家既謹尸羅。尤以誦持涅槃大經。為業。元和十二年。卜築廣濟山。以便修治。其於大經。能盡記憶。四十二卷。或疑而試之。則果通暢。無凝滯。大中三年。集眾跏坐而逝。如入禪定。弟子奉全身。塔山椒香火不絕至今。

唐玄暢

字申之。宣城陳氏子也。甫九齡。即依涇縣水西寺之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獲薙落。滿歲受具於福州兜率戒壇。尤知究習律藏。越中之遊厭足異聞。乃趨京師西明寺從慧正師。徧討律師宣公行道勝迹。遂受三學大德之職。會昌廢教。眾議宜上表以諫。庶幾上聽而停罷前詔。於是兩街僧錄靈宴辯章等。共推暢為首。悉錄歷代帝王事。進奏弗聽。大中初。賜紫伽梨。詔充內外壇大德。咸通間。詔充追福院首領。兼總持寺維那。署上座。脩懺悔法。加佛號一萬五千併請以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入藏。詔許之。乾符初。賜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卒。壽七十九臘五十九。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于長安縣高陽小梁村。四季尚書禮部侍郎崔沆勒文其碑。次頌德。

唐玄約

生正平張氏。幼入鄉里之隆興寺。肄業日誦千言。既落髮。受滿分戒。探尋篇聚。久歷歲時。玄蹟淹貫。眾所推仰。戾止長安聖壽寺。臨壇講律。兼講俱舍論共四十餘徧。且著金華鈔二十卷。以明論旨。名重汾沁間。北面門人百餘輩。卒年七十六。臘五十六。闍維獲舍利。構磚浮圖于郡城之西。

梁彥暉

姓孫氏。今東京武陽縣人。襁褓間。聞父誦金剛經則喜笑。若得意。又其家嘗齋僧。磬梵俱作。即合掌。稱曩謨。年十五。從師往太原京兆洛陽聽習。進具於嵩山少室寺。頗沙毗尼涯涘。次探經論。必底淵源。其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其極致耳。是故南燕之人。號為佛子。初寄明福講百法論。四海英髦。雲趨波委。常羸百數。講因明百法各百許徧。著滑臺鈔。行世。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終。壽七十二。臘五十二。

梁從審

幼落[彭/采]於江都之禪智寺。咸通五年。趨燕臺奉福寺受具戒。乃復徧歷諸形勝。後歸首眾。以法律為下所畏服。然專誦淨名經。未嘗小怠。貞明二年。三月十八日。忽構微疾。明日遂卒。茶維獲舍利。爨石以葬筠源。沙門靈護為之銘。

後唐虞受

嘉永禦兒人。既納戒。即負笈習學上都。通經明論。不怠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祝讚。仍充左街鑿義。流輩弭伏。廣明中黃巢犯闕。逃難至越因開涅槃維摩二經於大善寺。且以謙雅諸師所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同光中。遂作義評鈔十四卷。又鈔解

俱舍論疏賈曾侍郎。沙門圓暉等。序。餘若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惟狷急與世寡合。畜弟子終無可其意者。嘗自執爨治食。薪生濕旅吹旅滅。怒沃之水。終日不復食。晚年目昏眩每講輒載竹笠。以其不為日光所爍。爾或譏其慢眾。受怡然不以介意。元帥武肅錢王行部。至越受出謁。王。素嚮風禮之。有加。乾化中。度戒召充監壇選練職。吳越此職自受始。同光間。王薦于朝。乞賜紫衣。詔且至受方講上生經疏序有曰。若洪鑪而虛受。受忽置塵尾顧眾曰。某得名無典實乃爾耶。何謂虛受。眾因狀以聞。王歎曰。此僧之於榮命不可得矣。其言蓋先讖也。歲乙酉受終誥牒降元帥府。時天下瓜裂。使者之來必由青州泛海而南。風波之險。非期月莫足以達岸。至是始詢知。其登舟之日。正受讖言之日也。何武肅之能前察哉。

後唐景霄

生丹丘之徐氏。始依表公聽涉及守言闍梨敷演於鄉里。又慕而從之。資性剛介。狷急少容忍。人故寡與之合。然貌殊陋劣。而氣頗悍。納戒後。即獎訓初學於金華之東白山。時有江西徽猷律師。方自負所業著。所謂龜鑑錄者。行世偶領徒到寺。而適值霄講持犯篇默聆其說而歎賞久之。名由是而愈重矣。作簡正記二十卷。以闢邪妄。武肅王錢氏。召主臨安竹林寺。天成二年。臨壇於北塔院。後竟終於南。真身寶塔寺葬大慈山諡本受塔號清涼。

後唐貞誨

姓包氏。吳之常熟人。年十三。依州之龍興寺落[髮/采]。性沈靜強敏。甫閱歲誦法華。然覆習。日課二部以為恒。年十九登具足戒。益遊伊洛河汾以覈窮經論。唐天祐元年。至汴之相國寺演導。日閱法華十許徧。人初未之知也。逮梁建都四方雲委。貞明二年元年元帥孔公捨奉資。置堂於西塔院。延誨長講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仍誦法華精進靡間。且嘗誠其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慎不可聞也。吾願釋肩彌勒內院。餘非所冀望。清泰二年。二月十一日。忽向空合掌曰。眾聖相迎。吾其往矣。眾亦皆聞天樂音。俄而卒。壽七十三。臘五十四。十八日遷神于東郊寺莊之原以葬。

後唐歸嶼

姓湄氏。壽春人。父元旭賢而善風鑑。以其宜於出家也。許焉。事開元寺道宗律師。未幾。誦通法華仁王等經。弱冠登具。且聽習眾推講授。後聞洛陽京兆經論之盛。行訪師友。僅十載。綜大小乘。該性相宗。若因明俱舍唯識等論。維摩上生經。皆涉淵窮奧。人莫之詰。復就南燕暉公是正之。而新鈔未善。加緝治於東京之相國寺。學徒領悟。名達宸聽。蓋嘗與後主。幼同筆研。即位詔訪之。知不可逃。乃入覲。時屬嘉慶節。方詔絕天下僧道。恩命至嶼獨賜紫袈裟。演法大師號。兩街威儀。迎導至寺。仍詔改東塔御容院為長講院。俾主講事。荐以閩帥所貢。賀壽禮物帛三百匹賜之。

。教門有光。清泰三年三月十日。謂弟子洪演曰。予無常至矣。汝其進脩勿怠。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越十八日。塔于東郊寺莊之東岡。

後唐令謹

陝府閩鄉楊氏子。既出俗。徧歷宏匠。彌陀百法中觀等經論。尤醇粹。自是聲光振發。而檀信歸依矣。遊洛南長水。或構伽藍。就中闡揚。訓徒之暇。別課維摩上生以為常。如是僅三十年。未嘗小怠。清泰二年。終于所居寺。壽七十一。臘五十一。闍維塔舍利于山麓。

漢僧照

范陽張氏子也。年十四。以秀偉聰寤之姿。為沙彌。於憫忠寺。再歷歲。即能暗誦最勝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其深文奧義。甫十數年。亦已淹貫。天祐中。杖錫南屆。中山元帥王處直邀住法華寺。至易定。太傅隴西李公表薦。詔賜紫方袍。至真大師號。扶風馬公請為僧正。非其志。抵洛陽。或命於法林寺。開法華經席。都闕浩穰。象龍輻輳。其服膺稊載者多矣。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春秋七十。夏臘五十四。時太傅李公方以侍中守洛。躬飭喪禮。四月三日。荼維於城南。獲舍利明潤。通守濟陽丁公為樹塔。葬之廣化寺南岡。

漢巨岷

姓任氏。西河人。父賁丘園游藝自樂。母王氏嗜佛學。受八關戒。清淨無他念。岷生始七歲。志氣嶷然。有成。或嘗攜以入郡之淨心院。時宣遠論師。方房居。見之如宿契。泣求依止。二親不能奪。十歲日課誦法華維摩二經。迨圓具。即習毗尼。深涉大乘理趣。涅槃一經。因明輸金二論。皆開演盈十遍。尤尋究俗典。詔住天王院。玄侶羣集。官給資費無所乏。乾祐元年。詔遣廷臣。賜紫方袍圓智大師號。俄詔徙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內僧正。檢策四眾。如風偃草。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享齡七十三。得夏五十四。闍維獲舍利。具表以聞。詔葬西山天龍寺。諡達識。

漢從隱

出洛陽三鄉劉氏。卅歲敏慧。然志篤辭俗。二親聽。依邑之竹閣院披薙。既受具嵩陽。復就長水。稟習彌陀中觀百法諸論於謹公。時謹公老矣。使隱代赴布金請。後唐清泰中。因受誣矚累。日為眾三登法座。以致勤意。夏咎尤永。旁覽藏典。精苦修潔。人莫與亢。乾祐二年正月。以疾終。壽五十三。臘三十二。火化收遺骨塔之。

漢夢江

洛陽長水縣楊氏子。出家隸懸泉院。誦仁王般若經。講百法論。後唐清泰中。龍門廣化請為眾開演。會駕幸其寺。詔問應對稱旨。即詔賜紫伽梨。辭不受。勤於訓導。晚年日一食。行道禮佛。遇佛慈忍。二十餘年。如一日。周顯德三年。以疾終于所居之天宮寺。緇白悲慕為建塔。

漢希覺

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後徙涇陽。而覺生焉。素業儒。唐季之亂。窘乏無所歸。嘗以傭書獲事給事中羅公隱於其家。公偶與語。哀之曰。兒何至此。因多與之直而勸之學。文德初。時年二十有五。乃遊溫州。依開元寺出家。龍紀中。受具戒。即究律部于西明慧則律師。則蓋法寶大師之上足。廣明中。自關輔逃難浙滸。覺始見之天台。及則長往。覺繼講訓於溫州。俄而武肅錢王之季弟鐸來牧。禮貌加重。或誣以微過。釋不問。徙居錢唐之大錢寺。文穆王。命主千佛新伽藍。仍借賜紫服。私暑以文光大師號。未幾。以老病乞解職。嘯傲山房。以道自樂。示寂之年。八十五矣。其所作有增暉集二十卷。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

周智佺

張姓。鄴之永濟人。九歲獲事師於臨清王舍城寺。暨受具戒。克勤佛事。誦經之暇。禮拜旋繞。必晝三夜三。不少廢。已而本師遣從滑臺明福寺暉公。聽習未朞月。頓領玄要。暉公之門。疇昔號為傑然者。數十輩。皆出其下。於是徇睢陽之請。法澤霽霽矣。久之汴都信士捨宅。築萬歲百法院致居之。隨赴諸檀。所得襴施。前後齋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氏。以觀音院召。抑其衰莫疲薶之時乎。佺於百法尤淹貫。登座辯給。初不臨文。每覽大藏。以輔知見。諷誦誠慤。當深夜無人聲。或聞戶外。彈指贊歎者。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嚮。表薦得紫衣歸政大師號。顯德五年。季八十有三矣。忽命弟子奉晏等。造木輦曰。必以西方禮。闍維我。其季十一月十一日。奄爾而逝。塔其遺骨焉。

周澄楚

姓宗氏。其鄉里。則未之聞也。世守儒素。母趙亦齋潔。產楚之夕。光爛一室。鄰落驚訝。七歲偶入寺見佛像。輒作禮。歸問其父曰。夫以黃金色相。坐蓮華上。豈佛獨然。餘者亦能如此否。父曰。蠢動含靈皆可得佛。而況人哉。楚欣然願出家。十歲即為相國寺明智弟子。體貌岐嶷。異羣童。識者知其為法門偉器。既受具。究習新章。毗尼之奧。獨能深入。時輩莫之敵。因號律虎。王公大人。日造門請益。周天福間。詔入內道場。賜紫伽梨。仍署號真法大師。充新章宗主。凡妃主之入道者。皆為授戒。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首北面西。無疾而終。壽七十一。夏五十。

宋傳章

姓彭氏。開封東明人。父謹力農。尤明佛經詮旨。母邢夢遊伽藍。攬器物而娠。旋以語其父。父喜曰。必生男子。當令出家。年十一。遣事邑之秘公為弟子。授淨名仁王法華經。即能覆誦。既落[髻/米]。從其師。禮文殊於五臺。遂受具。當是時。浚郊之清朗。睢陽之道雅。以法華。而其師以唯識。是皆內實而外名者也。故章獲歷扣密傳。以資開演。筵張席啟。徒侶環列。垂二十載。未嘗小輟。周廣順中。左街僧錄

廣智大師。薦聞于朝。賜紫方袍。乾德二年。以左街僧錄道深之薦。賜號義明大師。俄示疾終。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荼毗于都城之南原。舌根不壞。初其父之死而荼毗也。亦舌根不壞。固知持誦法華之驗。有如此者。開寶五年。門人樹塔併葬焉。相國寺清慧大師彝炳銘。

宋繼倫

姓曹氏。晉陽人。弱齒即入道。其師始以法華使習誦。輒日能暗復三紙。時眾異其敏慧。逮登具。年二十一矣。然自講貫法華之餘。復覽唯識因明二論。遽以敷演。徒侶之盛。恒百五十。倫姿性慈忍。戒範堅潔。其貌感風行。人望之心服。劉氏據有并汾。猶加敬禮。僭署法寶大師號。錄右街僧事。四眾倚以修進。己巳冬示疾。口述偈。願生知足天。彌勒內院。既瞑頂過半日猶暖。則開寶三年也。得壽五十二。闍維分舍利供養云。

宋義楚

姓裴氏。相之安陽人。其季父二。皆出家。以行業致名位。曰修進。則嘗於法華經一字一拜矣。而猶日課觀音普門支品。今方為歷下臨壇大德。曰省倫。嘗誦大悲楞嚴呪各一億徧。今方主青丘香巖院。楚始七歲。以親命來省二父。而進因以薙染焉。既登具勤學罔懈。俱舍一宗造微臻極。遂以圓暉疏傳。講十許徧。後以教門諸文。而世之昧者用之。多致舛謬。乃悉類粹而區分之。使一藏義理事實昭著効白。而士之執筆鼓舌者。無所疑惑。則於天下誠。便起晉開運二年。至周顯德元年。成書。總五十部。列四百四十門。名釋氏六帖。蓋擬唐之白氏云。進呈。詔賜紫伽梨明教大師號。仍以其書付史館。開寶中。卒于龍興伽藍。壽七十四。臘五十四。楚晚年自以瞽。懺悔過曰。吾之述作又豈免於芟夷。佛意。破碎法章哉。既而復明。議者。以其至誠所感。其書則樞密相國王公朴。敘其端云。

宋義莊

姓張氏。滑臺人。童子從鄉州開元寺。習經業。逮登戒。即負笈聽法華義於洛邑。操履厭物。識見過人。眾請居九曜寺。建隆初。左散常侍申公為奏。賜紫衣。太平興國三年。歲八月終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靈輿塔於龍門菩提寺西。

宋普勝

姓張氏。深州陸澤人。幼事五臺華嚴寺超化大師出家。性尤強記。凡百章疏一覽即了。不數稔獲青藍之譽。且刪多補少。成貞辨鈔。為四卷以行世。開寶間。詔賜紫衣。號宣教。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壽六十三。臘四十三。樹塔葬舍利于龍門山寶應寺之西阜。

讚曰。

| | | | |
|------|------|------|------|
| 摩訶衍法 | 譬彼流泉 | 氣鐘脉發 | 行地無偏 |
| 或坎而得 | 厥用靡宣 | 以烹以飪 | 以溉以灌 |
| 日但饗殮 | 歲寧早嘆 | 人之於學 | 必此其由 |
| 惟寂惟寞 | 亦優亦游 | 積之勿怠 | 養之勿媮 |
| 所聞既多 | 汪洋演迤 | 沛然施之 | 利澤遐被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三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四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精進學

感通科

晉安慧

則不知何許人也。讀書善談論。永嘉中。天下大疫。慧則夜禱請天。早降神藥。以活百姓。一日出寺。見兩石大如甕。視之水盈中。以施病者。無不愈。後止洛陽大市寺。以黃縑。書小品經一部。作一卷。字如荳而點畫精妙。凡十餘卷。以一施周仲智之妻。母胡氏渡江奉以自隨。一夕火。蒼黃不暇取。悲歎以為不可得矣。火息見之灰燼中。卷軸不壞如新。今藏簡靜尼寺。又有康慧持者。異跡著甚。

晉竺法義

史失其氏族。善講法華。與王導孔敷友善。興寧中還江左。止于始寧之保山。弟子常百餘。供奉觀世音像。咸安二年。忽患心氣。夜夢一人破腹洗腸。覺即愈。太元五年歿。詔塔之。弟子曇爽廬于旁。因建寺。名新亭精舍。

晉帛法橋

中山人。出家樂囀誦。然喉音終莫稱。於是絕粒稽首觀音以禱。至七日夜。覺咽吻通暢。即索水嚥漱再三。曰可矣。自爾能憶持不忘。娓娓數十萬言。諷詠哀婉。有感動興起者。永和中卒於河北。年九十餘。

晉曇翼

出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師事安公。以精律有名。而三藏皆究其要。一時流輩推尊之。遊蜀。刺史毛璩設中食。翼得穀於食中先啖之。璩以不辜信施加敬。後餉米千石。翼為分遺諸剎焉。安公在檀溪。長沙太守滕含方。於江陵捨宅為寺。從安乞僧領住持事。安曰。非翼不可。即今長沙寺是也。後又避難上明立寺。還江陵。復脩長沙寺。遂感金剛舍利於齋座。伐木洞庭之君山。而夢神隨喜。太元十九年二月八日。忽光發城北。白馬寺僧馳至見像。不能舉。翼因得舁之以歸。蓋翼平昔之所懇求而致之也。視其旁有梵書曰。某年月日。阿怒王造。翼年八十。於像前泊然而化。同時有僧衛。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

晉曇戒

一名慧精。出卓氏。南陽人。嗜學。始聞于法道講放光般若。從親舊往聽。遂深悟妙理。棄家事安公博究三藏。日誦五十餘萬言。禮五百拜。後疾篤。持彌勒名不輟口。臨終弟子智生侍。問曰。乃不願生安養乎。曰吾與和尚八人。同願見慈氏。今和尚攜道。願先我矣。言訖有光照身。容顏悅澤。遂化。葬安塔之右。壽七十。

晉僧濟

不知何許人。晉太元末。至廬山。從遠公。受大小乘諸經。其講授為同時所推。俄臥疾。遠授濟燭炬曰。若可運心安養。競諸漏晷。濟凭几以燭授旁僧。忽夢殊祥起索履。望空立曰。吾其行矣。遂右脇而化。壽四十五。

晉竺曇猷

或曰法猷。燉煌人。少苦節。精禪觀。遊剎居石城山之石室中。嘗乞食蠱家。祝出其毒。而哺啜之。後移始豐赤城山。有虎羣至弭伏。聽猷誦經不已。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擊其首曰。何昏如是耶。虎遽皆去。又有大蛇。舉首張口向猷。欲吞噬狀。猷不為動。蛇亦去。山神乃見曰。法師威德崇重。來臨此山。弟子願施其地為精舍。請從此辭。猷曰。能共住可乎。神曰。政恐賤累。侵觸淨社。不可也。猷曰。去將安之。神曰。我夏帝子也。家此山且二千年。去則依吾舅氏於寒石山耳。於是奉香三奩。乃鳴鞞吹角。凌空而去。猷遂引道人十餘輩。梯石升巖。以宴坐。架竹傳水以供齋盥。王羲之嘗造之信宿而返。巖連屬天台四明。相傳有精舍其上。得道者居焉。懸水鳴壑。石梁跨空。然皆危峻不可遊履。猷始欲造詣精舍處。聞空中語曰。今未得度。更十年乃可耳。猷悵然。夜宿巖中。聞梵唄聲。黎明見父老曰。君寧能以生死軀溷聖寺耶。猷曰。丈丈何以至此。父老曰。我山神也。俄失所在。雲霧遂合。眾竅皆有聲。猷斂目自若。頃之有褶衣者至曰。此我室也。適以他出。不及迎候。今我盡室已他徙。幸留也。既而巖谷洞開。有異僧從精舍出迎。焚香設饌。饌畢。猷願依止。僧曰。却後十年當來。乃牽其手出之。太元中。彗出詔猷禱七日而彗退。有青衣小兒來悔過。太元之末沒。屍銀綠色。不變壞至今。

晉竺慧達

生劉氏。又曰薩何。并州西河人。以獵為業。既而死。歷遊地獄。大怖。有道人慰安之。且為說法曰。吾汝前世師也。當速往丹陽會稽吳郡。尋阿育王塔像。悔洗夙罪。俄復生。乃棄家為沙門。寧康中。至京師。夜見長干寺剎尾有異色。即詣再拜環遶之。忽光迸剎下。鑿之得三石碑。覆鐵函一。開之有銀函。又開之有金函。藏舍利三顆。爪甲一。紺髮一螺。引之長數丈。函旁有款識。蓋周宣王時。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一也。簡文帝先為三層之塔。以奉安之。太元十六年。孝武帝又加三層其上。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掘張侯橋浦中。得金像無趺。有旁行書詳之曰。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車載而歸。至長干巷。車不行。因從牛所如即入寺。遂留之。又一年。臨海男子張係。世漁於海口。得銅蓮華趺。不敢藏。以送縣進之。有詔安金像之足。如鑰合。然有五梵僧。詣悝曰。昔得像於天竺。至鄴遭亂埋河邊。已而尋之失所在。比夢像出江東為君所獲。故來瞻禮耳。悝與俱至長干。像即放光。五僧云。其頂後尚有圓光相。後當得之。咸安元年。交州合浦蠻董宗之采珠海困果得之。以為奇瑞。表進

之。有詔安像之背。如函蓋焉。凡四十餘年。東西散失。而復并一處。非靈異乎。達供事久之。遂東遊。至吳郡拜瞻石像。石像者。建興元年。有漁於松江者。每夜見光。疑為海神。傳之道俗。居士朱應。偕東靈寺帛尼。至滬瀆口。見二巨人浮而至。視之石質也。背有誌。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迎置通玄寺。達留通玄三年。懺洗不懈。又至會稽。拜瞻鄞嶺山塔。此塔亦阿育王所造。有靈光發塔頂。達傾誠懺洗。盡酬地獄道人之誠。達後不知所終。

晉法安

一名慈欽。不知何許人。師事遠公。善講學。有戒行。兼習禪業。義熙中。過新陽縣。縣民犬牙相望。百餘家。安至恠已閉門。問之知多虎。有社廟居大樹下。安因就禪坐。頃之一虎負屍置安前。跳躍喜見爪尾。安呵之。虎於是踞地斂目。安為說法而去。旦日追捕者。見安大驚。以為神。虎災自是而息。遂易廟為寺。留安居之。田園皆為常住。後不知所終。

晉帛僧光

或曰曇光。不知何許人。永和初。至江東石城山下。問父老入山路。父老咸曰。山多猛獸。不可往光固欲往。行數里。風雷而雨。有虎吼震山谷。光坐石坎中。明日入村乞食。還坐三日。夢尤恠。又三日山神見形。言所志曰。欲移章安韓石山。以所居施光。光於是就樹結廬。久而成寺。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乃起。住五十三年。一百十歲。以帔蒙頭而化。其始化也。門人視以為常。而弗加察。過七日然後擊磬以出其定。無及矣。宋建武二年。郭鴻官于剡。入山拜之。以如意撥其膺。衣壞肌消。唯白骨存焉。鴻為龕其像而塑之。今尚在。

晉竺法曠

生皐氏。其先下邳人。客寓吳興。幼孤。事後母。以孝聞。躬耕以養。行喪盡禮。服闋。事沙門曇印為師。印有高行。嘗疾篤。曠懇誠禮懺七日。夜忽五色光照印室。印覺有人手摩拊之。病良已。後辭師遊歷。還止於潛石室。以法華無量壽二經。為心要。有眾則講。獨處則誦。謝安自吳興訪之。先却去部曲。步至座前。相懽終日乃去。簡文在相位。遣堂邑太守曲安。遠問起居。且使禳禱彗災。對曰。昔宋景脩德。彗為退舍。惟當勤脩德政。以塞天譴。則天下幸甚。頃彗歿。興寧中。東遊禹穴。放情山水。至若耶。愛孤潭。欲結廬養志。郗超謝慶緒尤相往來。時東土疫癘。曠既資性慈悲。兼善神呪。因出邑止昌原寺拯救。村里賴之。沙門竺道鄰。造無量壽塔像。曠率有緣。起立大殿。孝武帝欽其風。詔出京止長干寺。元興年歿。壽七十六。

晉曇邃者

不知何許人。止河陰白馬寺。誦法華經。一夕有扣戶者曰。請上人看經。邃不許。固請乃許之。與一弟子俱。及覺而身在白馬塢神祠中。自後日日陰往。人無知者。

有僧過祠。見邃師弟子相向高坐講說。於是道俗方敬異之。夏休。神施白馬一。白羊五。縑九十端。

晉支曇蘭

青州人。誦經三十萬言。太元中。遊剡止始豐赤城山。忽一男子。長數丈。斥蘭使去。繼以異狀蛇獸蟠繞奮躍。蘭宴坐自若。男子乃拜曰。珠欺王家舅也。在韋卿山。可依以住。今此山以奉上人矣。遂不見。後三年。有以珠欺王通謁者。見之。冠幘衣褶。儀貌都雅。夫人男女二十二輩。車騎駢擁。再拜求受戒法。於是蘭秉爐正几。人人為授五戒。竟以錢萬。蜜兩器。為施而去。時門弟子十餘人。皆侍見其問答。與世間無小異。元熙中沒。壽八十三。

宋慧義

生梁氏。不知何許人也。風骨秀整。通貫經論。晉義熙間。出京師。自言嘗有冀州道人法稱。臨終謂弟子普嚴曰。嵩高神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璧鎮三十二。金一餅。為信。時高祖方居宋王邸。聞之謂義曰。君能為我行求之可乎。十三年七月。義至嵩嶽禱以乞。夢即夢即夢一髯而杖者指曰。此石下是也。義明日徧行山中。識所夢處。得璧與金。果如其數。以獻。永初元年。車騎范泰。建祇洹寺。義為指授儀。則元嘉二十一年。沒於烏衣寺。壽七十三。

宋僧詮

出張氏。遼西海陽人也。少以博學。遊燕齊間。毀衣冠為沙門。通貫經論。後過江。講演。名動京師。吳郡張恭。請居閑居寺。晚憩虎丘寺。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又於虎丘造人中金像。清確自守。居無儲畜。平昌孟顛。於餘杭立方顯寺。以延詮。而詮亦以嗜披覽。致雙瞽疾。既篤。常見所造二像在西壁。弟子法朗夢數人捧一金臺至。問之答曰。迎詮法師。且果卒於臨安董功曹家。縣令阮尚之。使葬曰土山郭文舉塚右。

宋曇諦

生康氏。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來歸關中。漢末大亂。移吳興。父彤。初為冀州別駕。母黃氏夢。僧呼之。以塵尾鐵鏤書鎮寄之。覺而兩物俱在。於是大驚。已而生諦。諦五歲。母以兩物視之。乃軒渠笑曰。是秦王餉我者耳。母曰。汝省所置之處乎。諦罔然曰。不憶。十歲即棄家。凡所悟解。不由師訓。嘗隨彤如樊鄧。過關中。輒名呼[契-大+石]。僧主[[(素-糸)*力]/石]咄曰。童子而名我。誰使之耶。曰向者忽念我沙彌。為眾僧擷蔬。而野彘適傍其足。然沙彌者。似是阿上。偶識其名。不覺失聲耳。[契-大+石]大恠訝以問彤。彤敘本末。出塵尾鐵鏤書鎮視之。[契-大+石]泣曰。宏覺先師。昔為姚萇講法華經時。我為都講。二物萇所供者也。且擷蔬傷足。事皆可驗。因復追計宏覺沒時。正寄物之日也。諦閱經過目成誦。晚入虎丘山寺。講法華大品維

摩。各十五會。遊戲於易春秋左傳。工文章。有集六卷。性嗜山水。定居章岷山。澗飲二十餘年。以宋元嘉末沒。閱世六十。所依師。史亡之云。

宋淨度

吳興人。史不書氏。少與羣黨獵射。孕鹿胎墮矣。猶舐之而死。有感焉。於是折弓矢。棄家為沙門。誦經三十餘萬言。每獨居山澤間。以禪觀自治。聞邑有僧會。即往以身然燈達旦供養。累年以為常。忽趣弟子。辨香火浴罷。誦數千偈。泊然而化。虛空中有鼓吹聲。導而行。香散於下。人皆見之。同時有釋僧從者。精五門觀。辟穀食棗栗。居始豐瀑布山。年百餘歲。終於山中。

宋道罔

生馬氏。扶風人。為沙門。師事道懿法師。懿疾。遣罔等弟子四人。至霍山持炬入深穴。採鍾乳。而行里許。遇巨澗。其三人竟以渡水死。罔獨誦法華。及存念觀音。見一光如螢。追之出穴。乃獲免。南遊上京。止南澗寺。常業般舟。夜定中見有御車至者。掖罔登車。俄至郡後沈橋。見一人盛服據胡牀。侍衛數百人。皆驚起。罔曰。吾坐禪者耳。據胡牀者。顧語左右曰。向欲令知法師處而已。何必屈至耶。於是禮足送還。罔至寺而門猶閉。扣之良久。方開。宋元嘉二十年。沒於廣陵。

宋曇翼者

餘杭人。有卓行。初為沙門。依廬山慧遠。又詣關中。依鳩摩羅什。後東歸。結菴秦望西北峯。澗飲誦法華。感普賢現女子身。以筠籠盛白豕持二蒜。至前曰。妾以事入山。將歸而夕。豺狼當道。柰何。願託一宿。翼堅却之。女哀求尤苦。遂宿之簷外。夜半號呼謂腹疼。請翼按摩。翼不可。請不已。乃以布裹杖頭。遙為摩之。逮旦忽祥雲四合。其豕為象。蒜為蓮華。凌空謂翼曰。我觀汝心。如水中月。清淨無染。不久當歸我眾矣。是時會稽大守孟顛。方晨坐堂上視事。忽見光射庭際。隱然金石絲竹之聲。訪而知之。遂以翼道行聞于朝。敕以法華精舍。為法華寺。初翼以雉聽沙門法志誦法華。閱七年而命終。志瘞之。夜夢童子拜曰。今因經力。獲生山前王氏家。一日王氏設齋。召志。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使解衣視腋下。果有雉毳三莖。遂依志出家。名曇翼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卒。禱七十。翼同遊曇學者。有菴號樂林精舍。與翼庵不遠。又有道敬者。王右軍之後也。有道學。嚴於持律。操行尤清厲。

宋道汪

潘氏。長樂人。幼隨其季父。客建業。年十三。造廬山遠公。願為沙門。遊梁州為盜所劫。汪冥禱觀世音氏乃免。詣河間。從玄高法師學禪法。中途值吐谷渾兵至。於是遊城都。徵士費文淵。為建祇洹寺。留居之。化行西川。刺史張悅入朝廷。譽於京師。宋孝武聞其名。致居中興寺。上表懇辭。後劉思考臨州。請汪講說。乃應命。

大明中。王景茂以負檐寺屈居之。泰始元年卒。思考為起塔於寺門云。

宋法愍

不知何許人。有講學。居江夏五層寺。沙門僧昌造塔。江陵刺史謝晦欲壞之。愍往諫晦。晦不從。乃隱跡長沙嶽麓。終身不出。晦載酒肉至寺。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愍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解大道地經。歿於山中。壽八十。

齊法度

黃龍人。史失其氏。少為沙門。解經論。以嚴苦自將。遊京師。有齊郡明僧紹隱。居琅邪之[山*聶]山。師事度。捨所居為栖霞精舍。以居之。歲餘忽旌旗造門。通謁曰。靳尚儀止甚偉。拜起稱弟子。且以為王有此山已七百年。神物所在。理不可干。唯師道德崇大。願施居之演法。以福此邦。蓋其地。人之居者輒死。至度而始無他云。神請受五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最佛戒所先奈何。神曰。儻蒙攝受。先當去之。黎明送錢一萬。香燭刀子。有疏著弟子靳尚名奉供至。十五日度為設會。尚乃至同眾行道。受戒而去。於是廟祝夢。神告曰。吾以受戒於度法師。祭祀止月蔬食。度嘗臥疾。見尚來摩頭足。以琉璃甌勺水。使度呷之。覺大甘涼。所苦遂寧。

時有沙門法紹。議論相上下。號北山二聖。紹巴西人。汝南周顒。自成都迎至于山。茨精舍與度。並為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所師禮度。永元二年沒。壽六十四。弟子僧朗。解華嚴三論。彭城慧開。餘杭法開。皆有講學。與紹齊名。

齊弘明

生羸氏。會稽山陰人。少為沙門。有戒德。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瓶水自滿。有童子自天而下供使令。虎無時入室而臥起自若。嘗有一小兒來聽經。明為說法。俄不見。又有山精來。指笑。明捉得以帶繫之。久不得脫。曰放我放我。不敢復來。於是釋之。後住永興紹玄寺。又住栢林寺。沒壽八十四。

齊曇超

生清河張氏。軀幹脩竦。可八尺。容聲甚都。性專靜好。探討道妙。一食常坐。遊始興宿樹下。有虎依隨之。大明中。至金陵。齊太祖即位。詔往遼東。弘贊禪法。居二年。隱錢塘靈苑山。歲值大旱。一夕見老人拜於前曰。弟子龍也。居富陽之赤亭山。彼山群龍皆昆弟。然龍性嗔毒。惟弟子學佛。差善耳。今富陽之民。無故穿鑿山麓。斷壞地脉。於是群龍怒。不為致雨。且二百餘日矣。弟子雖力諫不聽。惟法師。道德崇重。能一往說法誨之。以與生靈請福。而利益群龍。則幸甚。超辭以路險遠。非杖履可至。老人曰。此易耳。苟法師有意者。則吾身為牀座。奚恤哉。俄有驢負超以行。至山中即大雨。尋縣令知之。趣民辦舟迎歸靈苑。他日老人詣超謝。超告以地無美飲。難以安眾。老人為撫掌出泉。味甘冽。則今之靈苑撫掌泉也。

齊慧敬

南海人。少為沙門。博通經論。遊荊楚久之。還為海山脩雲峯永安諸寺僧主。道俗歸之。一沙彌。一力為鬼所撫擊。敬詬罵。而鬼魁乃見形謝曰。部曲過悞。橫撓法師。仰惟大慈。願受懺悔。即再拜而去。沒時室有異香。彌日乃歇。

梁法寵

馮姓。海鹽人。其先居南陽之冠軍。少負出俗志。二親弗許。固請之。乃曰。婚而後任意。年十八為納室。始半載即棄去。隸光興寺落髮。出都居興皇寺。從道猛曇齊。學成實論。日夜勤至。吳郡張融。遺周顒書曰。古人猶留兒女以承族統。法寵師絕塵如棄涕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後從長樂寺僧周。學雜心毗曇。莊嚴寺曇斌歷德眾部。採玄析奧。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嘗於西邸義集。事委冶城智秀。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會正勝寺法願。善樊許術。謂寵四十當死。寵亦自覽鏡。見面有黑氣。於是盡貨其衣蓋。以其資。併市香燈。歸光興房。杜門禮懺。晝忘食息。夕不寢寐。迄四十年。歲暮之夕。忽兩耳腫痛。愈加惕厲。懺達四更。聞外有聲曰。君死業已盡。遽開門都無所見。明日視之。則黑氣消滅。而耳後之壽骨隆起。天監七年。詔為僧正。徙居宣武寺。寺故名天保。上為宣武王脩福。詔繕飭以待寵。普通四年。感風疾。看經禮拜不廢。五年三月十六日終。春秋七十四。葬定林寺。時智果。管氏吳人。亦居海鹽光興寺。僧淑。居剡縣公車寺。並善諸經部。史不詳述。

梁慧超

廉姓。其先趙郡陽平人。避難於鍾離之朝歌。遂占籍焉。八歲依臨菑縣建安寺慧通出家。通顛樸無業術。超祇順罔怠。尤勤聽學。雖風雨泥淖弗辭。嘗有胡僧。見之嗟異曰。不為五眾師。則為八州牧。後南遊住南澗寺。僧宗授涅槃等經。自是宿德名匠。多所閱歷。而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籛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梁初詔授僧正。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儀仗等。以褒寵之。且謂波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辨若懸河。先嘗聚徒。講菩提心義於都治。夜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謂當異日率集同緣來聽。至是倏然滿座容貌瓌異。竟席便散。莫有識者。其感應如此。然性好山水。凡所至人覺。翼從彌數里。及見則超獨杖履而已。獵者因為止息。天監中。詔受菩薩戒。又請於慧輪殿講淨名經。上躬聽覽。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壽臘史不載。

梁僧融

住九江東林寺。以遊化為己任。先是江陵一家事神。融後勸之。受戒奉佛。因撤神廟。送寺營福。至七日。其家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懼甚。乃為請僧。誦經行道遂已。晚年還廬山。偶以雨雪。獨宿逆旅中。夜見鬼兵尤眾。有一鬼特壯偉。帶

甲挾刃。持胡牀。對融坐。怒詬曰。君每謂世無鬼神。何也。可拽下座捶之。以戒將來。諸鬼即欲前。融遽默稱觀音號。一念未絕。見鬼所坐胡牀後。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舉金剛杵擬之。鬼悉驚散。甲胄兵刃皆塵粉。

又江陵有夫妻。為盜所妄引者。夫已先遁去。妻被逮。遇融於洛。哀求自救法。融使念觀世音號。妻既繫獄。念不少輟。夜夢沙門蹴令起覺。則三木盡脫。而門扃鑄。闔者更守視無出理。乃復寐。又夢曰。門當自開。宜速出。出則門果開。無誰何。時天暗冥。行數里。疑有追者。投匿草間。而草間亦先有匿者矣。問之則其夫也。悲喜相攜挽。意得免罪。

魏超達

未詳其氏族鄉里。拓跋氏之初。入中國。尤禁讖緯等書。所在搜檢殊劇。或誣達所藏蓄頗多。即命有司。收付滎陽獄。窮劾萬狀。達以實對。終不服。時博陵魏公。承上旨意羅織之。使繫頸車輪上。防衛如法。夜不得稍縱。達自以為必死。但一心稱觀十菩薩不小置。且四鼓忽失車輪。而頸隨以輕舉矣。顧守者皆熟睡。因欲遠走以避。然久繫。足拘攣不可行。[跳-兆+般]跚至天曉。而虜追騎遽及。遂伏草中。虜縱騎蹴踏。草盡靡而卒莫知達處。達仰視諸虜。皆有若牛皮者障其目。故雖對面亦弗覩也。噫異哉。

又僧明。北臺石窟寺主也。時上疑沙門為盜。命悉捕逮殺之。時得數百人。而明實其首。乃加束縛。以俟刑戮。明曰。觀音能救苦經。豈誣哉。方口誦心想。精禱不已。至夜半覺微纒小寬。逮曉斷絕都盡。竟逸。吏以事白上。上使蹤跡之無他。故上亦寤其非反者。遂俱獲免。

魏道泰

不知何許人。出家住常山衡唐精舍。嘗夢有人謂己曰。四十二歲若當終時。泰年已長矣。私念以為不得壽。心甚惡之。及期遇重病。意以為不免。愈憂懼。於是傾其資。營佛事。以聽其何如。其友之知教乘者謂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其功德與一稱觀世音名號同。君何不至心歸命。則所願何得也。泰感悟。由是稱誦四日四夜。專精匪懈。俄有光發所坐帷幕下。觀之則金色足從戶外入。其趺蹠間。晃然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泰遽起。褰帷欲致禮。即不見。因悲喜流涕。頓覺身心爽然。所患亦自此愈矣。久之始向人說及茲。老而康強殊甚。

魏之季

沙門法力。未詳何許人。立志精苦。念於魯地建所居寺。而資未易集。因與沙彌明琛。行丐上谷。獲麻一車而反。及空澤中野燒四至。已處下風。而力倦臥莫之覺。琛叫憾。良久則煙焰蓬勃矣。力遽起舉聲稱觀。然猶未及世音二字。而風轉焰息。卒獲安隱。

又法智。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野燒四合。度其勢不可免。乃俯伏於地。稱觀世音號以待死。久無所覺。仰觀則火已熄矣。徐起而察之。則見其地凡草木皆燼。而智所在處僅容身許。無他。由是以知菩薩所加被也。智之出家自此始。

又道集。嘗遊壽陽西山。遇二盜縛之樹。盡取其資。將殺之。集默念觀世音號不已。盜屢引刀斫。皆不能有所傷損。意以為神。怖而走。集賴以脫。

又法禪。偶偕友山行。遇盜焉。禪等惟專念觀音。盜不能前。射之弓矢輒廢墜。盜懼因投棄弓矢於地。而歸誠焉。事具觀音感應傳。

魏僧朗

涼州人。始光七年。國兵伐夏攻涼。守將以眾少。悉發諸僧之居城中者乘陴。及城破得三千人。太武帝使立之帳前。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耶。明日必盡誅之。明日食時。望氣者奏。以有赤眚貫太陽。不宜殺道人。而天師寇謙之。上弟赤堅王。亦以為乘陴之役。實非道人所得已也。殺之不祥。詔免死。仍以為奴隸。分賜諸首領。惟朗與僧意志湛等。數僧別付帳下軍還。朗等謀遁。然軍方結陣山行。勢莫得脫。獨東西一隅抵絕壁。不置防守。而又峭峻。難措手足。顧其旁有大樹偃蹇低垂。乃繫樹以旗竿之索。夜縋而下。既曠黑。藤蔓交加。棘刺鈎利。微聞部伍呼覓聲恐悸。欲升降不自由。相語曰。今死矣。但努力念觀世音耳。因各以首扣石默念不輟。頃之覺大明。雖素所隱蔽處。皆見獲就夷坦。復曠黑如初。乃倦而枕藉以臥。曉覩山嶺。重複弗知所出。但望日而行。忽一大虎在其前。或曰。茲幸逃虜難。復入虎口。柰何。朗曰。諸君亦寤向之暗而明乎。豈非以念力所感耶。又焉知此虎之來非為感而導路也。菩薩之示現。隨所遇。安可以情識測也。於是經造虎。虎即前行。如朗遲速。逮午達大達。失虎所在。七日而屆仇池。遂詣梁漢南。客荊州以終。

魏僧照

住泰山丹嶺寺。普泰間。偶至榮山。見飛流之下。有穴可入。因入穴中。可行五六里。即出穴。循鳥道東北行數里。得石渠闊二三步。水西流。清徹藥草被地。渠北瓦舍三間。庭中堆擁稻穗。鳥雀淺啄。東舍格上有黃帙數卷。中置鐵臼兩具。若釜器等。塵[土*盍]所蒙。都無炊爨之跡。西舍有沙門。端坐其內。青苔四壁。外則茂林。懸澗絕蹊徑。頃之一僧年六十許。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問照所從來。勞慰良久。且自云。我同學三人。避世居此。一人出遊未反。一人死已久。似入滅定。令在西舍。亦曾見未。又問世主何姓何國號耶。答曰。國號魏。曰然則非姓曹氏者。曰姓元氏。非曹氏也。既取林中葉下所藏梨棗啖之。晚遂擣稻穗為作鬻。時囑其飽食曰。無以我不食見疑也。問習何經。答曰。法華經。頷首曰大好。因言東舍格上經我盡能誦之。汝欲聞否。照合掌曰。願聞之。遽誦徹夜旦。照輒昏睡。曰但睡。我固常業爾。明日復具食。照謝曰。幸得奉謁。請暫違。當尋後約也。其僧了無留意。惟言

我出遊。同學行當歸。汝俟以一見。大有開悟。茲既必欲辭好去。照還後益結友尋路將往。終迷所向乃已。

魏乘禪師

無恙時。持法華經精勤匪懈。既卒再生。為河東薛氏第五子。能自陳宿世。尤願脫俗。父任北泗州刺史。即隨至七帝寺。尋得前生弟子語之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否。我乘禪師也。房中靈几。即我身是可除送之。由爾其家益謹視恐逃去。乃為納室。而宿命通。於是遂失。又太和初。代京闈宦。有刑餘之患苦。從上乞出家。詔許之。是夏之初。歸山薙落。讀誦華嚴。禮佛悔罪勤至。逮夏末。髭鬚茁生頤頷間。事聞。魏祖歎異。華嚴自是為代京重。

元魏慧凝

遊洛陽。嘗得疾而卒。七日復甦曰。始隨胥卒。見閻羅王。立殿下。王坐殿上。使吏檢籍。史以為誤追耳。壽未盡也。因放還。當時又有五沙門在焉。所謂寶明寺智聖。般寺若道品。融覺寺曇謨最。禪林寺道恒。靈覺寺寶明。王則據案。悉詰其平生所為事。智聖曰。某留心禪那而已。道品曰。某誦涅槃經四十一卷而已。曇謨最曰。某講涅槃華嚴二經。領徒千數。道恒曰。某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雕壞佛像十軀。寶明曰。某未出家時。嘗為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出家之後。禮拜不缺。王既聽其辭。乃復諭之曰。沙門之道。必須攝心禪誦。不矜村德。不事干求。不務名譽。講經者情分彼我。恃能傲物。募人造經像者。圖財起貪。具足三毒。在官起寺者。恃勢困民。假善謝罪除。智聖道品。宜令青衣童。送生天堂。外其曇謨最道恒寶明。皆宜遣皂衣卒。押付地獄。事聞於朝。太后胡氏。密敕黃門侍郎徐紘。徧於京城。訪求凝所說寺額僧名。虛實何如。既而報云。其寺額僧名。果與凝所說符合不謬。於是太后歎異。詔請坐禪誦經僧百人。常於內殿供養。且詔。自今比丘不許持經像。巡街乞索。如有私財營造者聽。凝竟遁於白鹿山。由是中州率尚禪誦。

齊真玉

青州益都董氏也。生而雙瞽又孤。無以自活。母哀之。志不嫁。纔七歲。使善工教之琵琶。以圖給養。然姿性俊悟。而音曲之變。未旬浹。皆領其妙。會鄉邑齋講。母攜以往聽。玉忻然曰。苟恒得如是。兒豈憂不作法師哉。母因悉棄家業。專務將引。雖風雨霜雪不問。玉包略辭指。抗折諸豪。有非學力所能造。母喪。廬墓五閱寒暑。士大夫推重之。天寶中。文宣皇帝盛弘法席。玉標稱首登座。談敘盡諦窮玄不可思議者也。且聞聲即憶。雖別經年紀。猶能識其名姓。徒眾百千皆洞究性情。或有所欲為。必垂戒勗。嘗令侍者讀經云。東方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阿彌陀佛國極樂世界不殊。乃歎以為。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回向。遂發願往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俄而出諸衣物器用。遺贈其徒。各有差

等。眾初未之知也。布薩後因臥疾于鄴城北之檀越王氏。神氣音吐如常時。候問者方傾都邑。而忽煙雲東來。異香充塞庭宇。其中出聲如讚唄。清亮可愛。足漸向冷。古猶囁嚅。念誦不已。卒後十日香氣乃絕。王氏昆季為製衰經。如所親云。

齊僧達

姓李。上谷人。形器異倫。虎頭長耳。雙齒過寸。見者駭異。志學之年始薙染。即事遊歷。以閱北岱講席之盛。登具二夏。乃進毗尼。時猶魏曆未替。孝文邀以弘闡四分於廟寺。機論適變。人共褒美。尋復振錫洛陽。受地論於勒那三藏。居久之。那遷化。眾奉覆述聲駭伊穀。俄聽光師十地有所發明。遂從稟菩薩戒。雅聞梁武弘法。即南濟江入觀。詔駙馬殷均。引見重雲殿。連席七宵。秘妙宣泄。請從加戒為弟子。仍令旬浹陞對。詔住同泰寺。以便開示。嘗與誌公遇。公曰。大福德人也。故帝每以為北方鸞法師達法師皆肉身菩薩云。留一紀。歸兗州。時侯景方治行臺。就天觀山築丈六寺。以迎之。而達且念身為苦器。莫足維持。遽餌芩斷粒。誓終此報。頃之魏廢帝。詔[仁-二+業]射高隆之聘至鄴都。併為中山王授菩薩戒。及齊繼魏統。文宣在位。尤禮重。前後歸崇。凡十度。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作洪谷寺。又以神武舊廟作定寇寺。聽其往來燕處。始達將經營洪谷。虎遮其前不可入。祝曰。茲欲創造。以福幽靈。若許者可避去。虎即去。一日議返鄴未行。夜見黃服而拜跪者。自稱戴山胡曰。王約三谷備供養矣。願無復還。達謂在山則所利益者寡。在京則所利益者多。貧道觀機而動。幸勿沮也。夜有媪闖戶而饋米糕者曰。弟子山神之偶也。今僧於禮佛之際。而獨遺弟子名。寧非偏乎。得兼唱可矣。達辭其糕。而許之。復為山神讀經月餘。失所畜狗。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不謹。而檀越警之。以貽禍於狗也。具問焉。則曰。本讀金光明經。偶誤易以維摩經耳。於是達祝曰。昨雖讀餘經。其功德亦屬檀越。未幾而狗出竇中。視其頂有御嚙痕。則知其以虎故。然天保七年六月七日。終於谷寺。壽八十二。大駕奔赴舉哀。六軍號慟。聲震山林。葬谷中立碑巖下。

齊圓通

性溫敏。遊鄴都肆。習涅槃於大莊嚴寺。武平四年夏。有客僧因疾投寺中。眾惡之。無肯容者。通觀其識量宏遠。操履端雅。乃延之房。與共處。雖穢污弗恤也。情意日以接狎。間問其所學。曰涅槃。通以其同業。尤自喜。且時摘經中疑義質之。皆為披釋。無小滯。通愈益喜。手為治湯藥。旦夕撫慰無倦色。嘗夜持盃酒飲之曰。此去濕舒氣。服之於律無妨。遂頓眉一咽而止。夏罷客辭去。通曰。今授衣之時逼矣。茲官寺例得衣賜。可須三五日。當有以贈。客固辭。通亦固留而遺之衣。臨別。執通手戒曰。脩道不欺暗室。法師昨以酒見餉。非理也。當時不敢遽拒絕者。直恐傷來意爾。今而後。宜斷勿復事。既而又曰。鼓山石窟寺。亦豈會到否。小僧所居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小寺。所謂竹林是也。苟有緣。幸無惜一

過。通曰。重佩箴規。義圖展謝。明年夏。詔以石窟寺僧少。宜撥差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僧百餘人為一番。於石窟坐夏。通時偶與其數。而獨念以為竹林之約。從爾可尋也。每於眾會。詢其寺。眾輒大笑曰。此流俗妄傳耳。勿信。通悉為眾道客之說。非妄傳者。眾異之。共齋香華。隨通以往。及升隴阜。見一翁以巾帕額布裊短褐執鑿。驅馬墾荒坂。遙見僧。放馬而前曰。何物道人不由路而徑此耶。答曰。石窟僧也。欲往竹林。得無迷所向乎。翁忽怒詬曰。官寺僧誠無足道。去年縱牧畜。噉我田苗。我家兒子以遮護。被擊幾死。今復何面目見我。竟曳鑿逐群僧。於是群僧奔迸走東谷以歸。然獨不逐通。語通曰。放汝入山餓虎。通又東出數里。所過澗水清淺。而林木森茂。循澗而東。聞南嶺上有諷誦聲。通隔林呼問竹林所在。應聲曰。何從來。得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已僧遽披林出。悲喜交集。略敘間闊。則曰。此不足以歎。須到小寺可也。稍進數里。有門樹雙闕長廊複道。松竹暎蔽。門外馬槽滿盛粟荳。皆黑漆金鋪。首銜環。長百餘尺。列十行。傍多蹄跡。洒掃極嚴潔。僧使通立門左。謂曰。當為白大和尚。頃之引入講堂。立西軒下。和尚坐大牀上。年可七十餘。方環擁童吏五六人。憑按理文書。侍人贊通名字。禮謁。和尚曰。官寺厚供難舍。奈何屈臨。通具述其故。既安置。其僧將通巡房訊敬。至兩房。寶帳瓔珞侈麗。主人夷坐自若。振手語曰。此人何必見遣去。其僧慚。顧通曰。趣嚮不同。洙沮人意。且就小房消息。遂盤桓談敘。并具中食。食如世間常味。食訖徧觀圖像園池臺閣。通念欲住。因以其意告僧。僧曰。固小僧之心也。但須白大和尚。夜共臥。蚤作偕白和尚。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然而既受官請。又欲住此。是兩處掛名矣。律僧不得掛兩處名。今且還去。後待除名官寺來。則相容耳。幸勿恨也。揮其僧送出。悵惋不忍別通。由是指途西邁。眷眷返顧。始猶門闕在百步外。更踰二里。歎無所覩。凡前日老翁墾荒之處。悉蕪蔓荆榛。狐狸出沒而已。入大乘論曰。尊者寶頭盧羅睺羅等。十六大阿羅漢。散在諸山渚中。餘經又曰。九十九億大聲聞眾。皆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或者通之所遇是也。非歟。

齊道豐

有弟子三人。相與居於相之鼓山。不行分衛。而鑪火黃白醫藥以自給。高帝嘗過而問之。應對不思。隨事而當。帝因賜酒并蒸豚。即飲啖。至醉飽無所讓。帝既去。豐召弟子謂曰。為我屏除牀下物。及發牀。乃見向之蒸豚酒等具在。傳以為異。

時石窟寺有一僧。自以坐禪獲證悟。每至日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其僧私喜。謂靈像獨為己現。他人不能知也。閱兩月餘。夜臥房中。聞枕間語聲曰。天下別無佛。今汝已成道矣。即是佛也。汝當自珍重。佛身切莫輕脫。其僧於是驕慢矜持。視儕輩如草芥。語輒指胸顧眾曰。汝等亦識真佛否。泥龕畫像。其於說法度人之事。既莫施設。皆以為佛而妄加禮敬。汝又焉識真者哉。此墮阿鼻地獄業也。然眸子盡

赤。動呼無常。一寺以為狂。昇詣豐所。使治之。豐遽問曰。汝見東山上金佛乎。曰然。又問。汝聞枕間語聲乎。曰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不早療。且難制。因鍼三處良已。及豐將終。指示其弟子竈旁地曰。吾久勞汝谷汲。今報汝以此。正可用之無竭也。隨於其地去一方石。而玄泉澄映。雖歷旱潦。不盈涸。至今存。

齊慧寶

性強記。誦經能習復二百餘卷。武平三年。自并將如鄴。達艾陵失道。誤入亂山中。暮求託宿地。遙望巖下一室。似有人居者。就之則寂然。寶倦坐室前石上。仰見松枝。懸磬去地丈餘。心固已異之。夜二更有草衣僧。自外至。託曰。是中何致俗氣。寶遽前設敬。具述來故。頃之問寶。今何國何姓。曰齊國姓高氏。寶遂問。尊師居此復久近耶。曰後漢時來。問寶業何經。寶方恃己之博語頗矜訕。其僧曰。脩行之人不應若此。君亦樂聞何經。當為誦之。曰樂聞華嚴。僧誦之。聲韻諧暢圓亮。誠非世間所可得者。須臾部卷即徹。餘誦皆然。寶驚歎以為莫及。其僧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物者。物固弗能礙也。寶寤識其神聖。乞依之住。其僧曰。汝既以利養至。而又奚能安於寂寞哉。且汝情累未遣。雖住無益也。逮旦乃別去。

齊僧雲

善辭辯。素明大小乘經論。住鄴之寶明寺。每夏半月。必說戒。此僧之常規也。間一歲。雲忽白眾曰。夫戒本者。出家之人。舉能誦之。何至數舉。以煩大眾。自今可令一僧豎義。庶幾後生聞見有所開悟。眾從之無敢抗者。及自恣將升座。失雲所在。於是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古塚內得之。徧體流血。如被鋒刃。問其故。答云。有一丈夫。擁三尺大刀。厲色詬雲。以為奈何妄變布薩為豎義。欲膾刺其身。遂爾殘破。痛苦難忍。眾昇歸。盡情懺悔。如是十載。不墜彝序。臨終之日。神色罔亂。異香迎之。蓋其懲艾進脩之驗焉。

齊僧安

不知何許人。持律嚴謹。禪講優暢。時譽歸之。文宣時。安聚徒王屋山二千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伏座側。若聽狀。食時則出飲啄。晚講伏聽如初。訖三卷不復至。眾恠之。安曰。雉今生人道矣。武平四年。安行頭陀於越州。徑至一家。呼雌雉。有一女出迎。禮拜歡喜。女之父母以為異。邀入設食。安問何以名女為雌雉耶。答以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故耳。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而涕泣。苦求出家。其父母欣然許之。時女年始十四。為講涅槃。聞即領解。至後三卷。則不能有所通矣。自爾陞座開演。遠近赴集。說其宿因。眾亦加勸。

周道妙

一名僧妙。先為冀州人。後徙河東蒲阪。聰慧夙成。持律嚴謹。徧覽群籍。尤長於講說。而性謙抑沖退。喜慍未嘗見於顏面。每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豈凡夫所

能測。今所說者。傳之先師。初非自擅也。望大眾察其是非。布施歡喜。由是從者雲委。俄歸鄉之常念寺。即仁壽寺也。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間。西域獻佛舍利。詔送妙寺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如是一年。忽中宵放光滿室。宛轉從窻隙出。騰扇四遠。洞燭天地外。人皆以為失火奔救。既至見金瓶熠煜。莫不讚歎。妙乃燒香跪啟曰。眾生已覩聖跡。願韜秘靈影。反寂皈空。於是光遂宛轉入瓶。爾夜歡呼之聲聞數十里。而寺有一僧。臥房內獨不覺知。雖撼喚之自若也。未幾癘疾。蓋其業障所致云。即今所謂佛骨者。自妙之亡。光無復現矣。然恒業涅槃。其部分文句。臨機約截。每講不同。所以學侶之英傑者。乃所悅服而承襲也。旺化之地。酒肉悉絕。葱韭遽以上掩之。河表風俗頓變。豈亦教令使然之哉 弟子曇延。見別傳。

周慧瑱

上黨人。住郡之開府。元氏所建寺。獨處一房。業禪懺。建德六年。詔廢教。瑱持經像。遁深山中。羣盜謀欲劫之。瑱初不知也。忽見一人長丈餘。美髭貌。紗帽青袍。九環金帶。吉貊皮靴。乘朱鬣白馬。自絕頂竟造瑱前。下馬而挹曰。今夜賊且至。宜急避。瑱顧所居峭絕非人往來地。而適有所值意者。其山靈矣。因曰。茲方佛法殘滅。況於貧道此身哉。苟微檀越疵麻。有死而已。雖欲避賊。其將奚之乎。其人曰。師既以誠告。弟子敢不聽。幸復住此無他也。遂隱去。是夜大雪深丈許。異日賊謀猶未已。山下諸村夢其神徧告曰。賊劫瑱師必救。於是相戒語。各備器仗入山。正遇賊於途。眾奮擊。賊乃散走。自爾瑱恒憑之。以進所業。

後梁道穆

生松滋。性愛泉石。入荊州神山以隱。而忽迅雷烈風。發石拔木。蛇虎縱橫左右。穆殊泰然不少懼懼。而禪定者。七日間。嘗發高眺遠。見其地。東依浚壑。西俯深流。慨然有終焉志。於是山神現形。自稱田伯玉以謝過。且請受戒法。自爾里社絕葷羶之祭。旱澇應雨暘之禱矣。居之三十年。而賓友之過從者。無遠弗屆。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湘東王繹。欽其德素。建臺立碑。以著遊契。簡文作頌。以敘其風度。而碑於絕頂。晚陟曾巔而後逝。則其志之終始不變如此。壽七十。

隋曇詢

出弘農華陰楊氏。後遷河東。年二十二。遊白鹿山北之霖落泉寺。樂其靜邃。遂依曇准禪師而薙染焉。既受具。習誦法華。時僧稠禪師。方領徒蒼谷。路極脩阻。詢念欲展禮。則抵冒荊棘。披跨沙磧。拔緣登陟。不由蹊徑。直望其地。以為行表。往來質問。志存正觀。雖困艱難。不愆進業。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若合道而窮耳。俄復徙居鹿土谷。泉枯重溢。鹿麋馴擾。學者相慶。或盜畦蔬而遭群蜂所螫者。一身腫痛垂死。詢為治之。獲瘳。嘗獨行值二虎鬪。詢以錫杖分而翳之曰。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散去。一日有致禮於前者曰。某趙人也。頃因病死。而閻王謂以罪當就

獄。賴曇詢禪師請命。故爾放還。且某於禪師。素昧平生。而過蒙恩澤如此。敢不拜謝。詢嘗一定七日。虎穴于房弗恤也。以故庭蕪徑穢。鳥獸與俱。而聲光所被。河朔悅服。杖策裹糧。戶履滿矣。開皇間。詔儀同三司元壽以璽書。致誠敬送香供。十九年卒于栢尖山寺。壽八十五。夏五十五。初示疾。感神光香氣之異。有飛禽白頸赤身。繞院哀唳。漸近堂陛。至于几席。狎附人物無所畏。及暝即悲叫苦甚。血沸眼中。旋轉空虛。投地而逝。雲昏霧慘。林澗摧塞。山中衰相不可殫記。弟子靜林等。以唐武德五年十二月。闍維。遺質建塔立碑。沙門明則述銘。

隋洪獻

鄴人。素稟律檢。住相州之大慈寺。蚤年以聽涉之勞。遂雙瞽。動須扶導。人亦厭之。以故常處一房。旦夕禮誦不輟。開皇十四年。忽空中有聲。其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自爾數與談話。如世常態。僧綱禪師。素於獻為同房。一日綱上堂中食。般若以衣一幘嚙獻云。勞陳法事。為益不少。必受之。已而綱還恠失衣幘。徧寺搜之。乃具得於獻之篋中。獻殊媿為索言般若所嚙。綱終莫之信。俄而綱之房內狼藉。匱匱顛倒。衽席竿扇稱尺摧折棄擲。空中詬綱曰。汝平生未嘗供養三寶。今姑小警。後當大禍汝在。獻雖瞽。然共般若語歷歷如覩。嘗謂獻曰。我伴侶極多。皆在紫陌河上。茲相隨者僅三十人。可今寺家設食。食訖且於空中誇美其飲食以謝。又以綱不設齋。會欲禍綱。綱不得已乃營辦如法。空中報曰。既能爾。吾助汝喜。仍以兩縑遺獻。使一以施大眾。一以酬綱。而獻賴之以益進所業云。後竟卒於寺。

隋法慶

住京師西北凝觀寺。開皇三年。於寺造丈六夾紵立釋迦像。未加漆布。而慶卒。是日寶昌寺僧大智亦卒。更三日而甦曰。初則飄然若乘風。而行可百里許。稍見宮殿華綺。如王者居。有一人袞冕而坐。左右儀仗嚴肅。頃之忽慶來。貌殊憂。又頃之像至。謂坐者曰。慶造我未了。何遽死。坐者趨下殿拜。呼左右。問曰。慶合死未。答曰。命未盡而食盡耳。坐者曰。如此則給荷葉以終其壽命。遂失像及慶所在。於是寶昌。即使人馳視凝觀。而所言皆驗。自是慶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其法先以熱水沃令軟濕。而後啖。且戮力殫志。以成其像。而懺禮終身焉。

隋慧雲

范陽人。年十二。出家聽學。遊歷罔怠。至十八歸省。時乘一驢。駿快可愛。其季父規欲得之。及雲過止父家。父將殺之以取其驢。方捉刀。見黃衣人於東牆下。揚拳叱曰。此蓋流通大士也。不宜見害。父懼歸以告其妻。妻曰。君眼華耳。那有此。父又往。則見向之黃衣人於西牆下。連叱云。勿殺勿殺。殺則禍交及矣。雲且過其女兄家。父詭曰。道路險絕。願護送也。於是持刀隨雲。後狙斫雲。忽其女兄之倩傍立。父亟媿謝。開皇中。教法隆盛。而雲尤以經論該贍。名東夏間。領徒五百。抵鄉里

候季父。季父夫妻追悔。因奉十縑求懺罪。雲由是始知之。然終亦未嘗憾顧。每舉其事以戒門人曰。物之美者。豈徒累己。亦以累人念哉。後不知所終。

隋慧恭

益州成都周氏子。出家。尤與同寺慧遠相諧契。周武廢教。遠遊關輔。恭詣荆揚。以務聽採。如是別去三十餘載。及遠講授鄉里。而恭亦至自江南。久違暫晤。其樂可勝道哉。於是遠抵暮達旦。言其所得。恭竟嘿然無所語。遠因固詰。恭謝曰。性識昏昧。誠莫知所開解也。遠曰。獨不能誦一部經乎。恭不得已。遽曰。但誦得觀音經一卷而已。遠怒詆曰。觀音經小兒輩所誦者。仁何自辱哉。且仁以幼年行道。誓登果位。顧令誦經僅指許大。其怠惰如此。既非三益。請絕交。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遵敬者得福。輕慢者得罪。仰願法師為息嗔心。屈聽一徧。然後分袂。不亦可乎。遠笑曰。吾於阿毗曇迦延俱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等論。並粗精習。如觀音經。蓋法華普門品也。吾已講之百過矣。仁茲所誦。豈有異乎。誠不願聞也。欲掉首去。恭再三強之。稍復肯住。恭因結壇於庭中。置座於壇上。繞壇數匝。頂禮陞座。遠則據胡床。偃蹇其側。恭始唱題。即覺香氣氤氳。遠入文。天樂上作。四華繽紛而墜。經畢下座。自作解座梵畢。而華樂亦俱歇矣。遠矍然驚起拜伏。涕泣謝罪曰。慧遠臭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小留賜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也。遂長揖而逝。

隋道幽

出家住代州耆闍寺。通習經論。仁壽中。講婆伽波若經并論於本寺。眾之聽者百餘人。偶日午。坐繩牀上。瞑目見一人。偉特異常。自云我釋提桓因也。茲來無他。正以相屈。為諸天講經。幽聞之。情獨悵然不樂於死。因辭曰。方造佛堂。事有未易赴者。既覺為侍者如法師言之。如曰。此固世間罕遇事也。夫人終一死耳。欲生天道。豈可得乎。今幸而天帝見召。且獲開通法利以濟益之。其功德大矣。佛堂又何足言哉。幽心以為然。久之。復夢如前。而幽遂許其請。天因炷少香幽掌中。剋時以迎。覺則掌中香氣薰一寺。爾後屢講不怠。一日曰。期至矣。因執香鑪正立以逝。于時道俗從外見雲氣由寺內出。騰空直上如白練。以沒。

隋慧歡

出京兆雲陽管氏。弱齡慕道。而迫於俗累。謝遣宦娶。乃獲披緇。時年已三十有七矣。始從清禪寺崇公。咨詢定法。存息短長。冷然有得。且塵囂屏絕。形影相依。久歷星霜。循守益厲。嘗經行。偶墮巖石上。其相懸之勢。不翅尋丈。而端然寂嘿跣趺自如。若無所知覺者。大業初。京師剏建大禪定寺。追嚴文帝冥福。詔居之。六年二月卒於寺房。春秋六十九。遺命施屍飛走。弟子檀越不忍。而葬之終南梗梓谷。樹塔勒銘以表章焉。

隋慧海

俗張姓。清河武城人。少年依鄴都曠國寺罔法師。聽涅槃楞伽。歷五稔。覆述通暢。同學推服。復受摩訶衍毗曇等於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猷慧辨無礙。而海事之。斯亦可矣。周大象二年。來濤浦剎安樂寺。且構重閣。期生淨土。忽有僧道詮。持無量壽佛畫像一軸。自齊州至曰。是西天鷄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而往安樂世界。所圖寫者。海以冥會。愈加勤至。既覩神光。尤深慶幸。大業五年五月。舉手五指。謂弟子曰。我至此乃當滅矣。五日之夜。因起坐面西作禮。迨曉而逝。壽六十九。講涅槃經三十徧。法華經五十徧。即以其月九日。葬於寺。秘書學士琅耶王脊文其碑。

隋智通

河東猗氏。程氏子也。十歲出家。誦經禮佛不少怠。閱年五十。雖當教門淪替之時。方從俊律師延法師遊。以振所業。隋運肇興。乃還蒲坂建寺。贍濟孤獨羸老之窮無告者。日以千計。仁壽初。復脫屣巖栖以蹈舊規。大業七年。遂寢疾。即命侍者。稱彌陀號。祈生彼土。既而維那擊鍾集眾。杵竟折。識者知其不起。時弟子頂蓋侍側。通謂曰。今日厨中可作食。蓋詰以食將誰須。曰有達官諸貴人至。蓋曰。此生人道者所見之相。和尚脩行寧至是。逮晚正視不眴。良久忽彈指。唱不可思議者再三。或從旁問其故。則曰。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爾夜又顧問明珠所在。且曰。大然燈燭耶。因為掩鐙蔽弱猶咄。以為光明轉盛。豈欺我。蓋曰。室中方暗昧如此。而和尚所見必勝相也。遽合掌曰。吾生淨土矣。且而氣絕。十月二十四日也。山地搖動。門窻震裂。林雉飛雊。屢日寺僧道慧。適夢西嶺上皆樓閣。有乘空而西往者。且蓋母玉氏尤信嚮。臨終見赤蓮華。青蓮華。大如五斛甕許。徧布宅地。佛與菩薩。俱至接引。頃之母瞑。即貞觀十一年二月也。

隋靈幹

金城狄道李氏也。其祖相封上黨。遂徙居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出家。每入講堂。作天宮想。年十八。覆講華嚴十地。眾即嘉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周武之變。家居奉戒如法。隋興。詔預菩薩僧數。官給所須。仍於少林寺安置。開皇三年。重薙染於洛州淨土寺。偕海玉法師。講釋華嚴。七年詔住興善寺。為譯經證義沙門。十七年。悶絕未殯。及甦乃云。初見兩吏手執文書。立房門外曰。官須見師。頃之若蹈空而往者。到一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吏即辭退。幹望東西。極目無非珍寶。焜耀不可正視。凡樹下必有華座。而或坐不坐相雜也。聞有呼其名者。就視之。則慧遠法即也。因禮訊之。問此為何地。答是兜率。僧休法師處南座。吾與之同生此耳。且見休遠並非本形。皆戴冠服彩。光煒絕世。但能識其語音。遠又謂曰。我弟子皆生此矣。仁壽三年。詔送舍利於路州漢王寺。其瑞應之詳見別傳。時漢王諒作鎮晉陽。聞幹起塔其寺。遠遣使嚮施。獻后崩。嘗為帝述懺稱旨。賜帛二百疋。大業三

年。置大禪定道場。詔擢上座。八年正月二十九日終。春秋七十八。於是火葬終南山陰。

初幹常作蓮華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疾革。翻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如故。沙門童真問何所見。曰向有青衣童子二人來召。抵兜率城外未入。故翹足以望城中寶樹華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真曰。如是得不遂所願耶。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藏世界吾所願也。不久復絕而甦。真又問。幹曰。見大水徧滿。華如車輪。吾坐其上。自爾卒。靈辯幹之猶子。小少教養。通大典。今住勝光寺。

隋行堅

不知何許人。出家常業禪定。大業間。東遊泰山。夜宿廟廡下。忽有偉衣冠嚴。儀從傳呼以至者。堅意以為神起坐。嘿誦諸經。尋與語無小懼。因問曰。世謂此間職治鬼寧是耶。神曰然。豈欲見先亡乎。堅曰。頃有兩同學。今安在。神問知其名則曰。其一人既獲受生。其一人猶以罪重繫獄中。可就以勞苦也。俄至一處。牆壁皆鐵而熾火。其中呼號聲達于外。自牖窺之。若有人焉。則皆皮肉潰爛。莫識其誰也。遂反而扣神以救免之術。神曰。書華嚴經。其庶幾哉。詰旦辭去。即求善工治經如神約。異日復造廟。神遽告以同學乘經力致勝報。堅後不知其終。

隋法泰

眉州隆山縣人。姓呂氏。始去俗為道士。且餘十年。忽自悟即薙髮。受具戒。誦法華經。遂通利。復致誠為書一部。尤數有靈瑞。間嘗從善工裝潢於成都。使人負兩籠以行。一籠置經。又以錢二千束縛之。置經上。一籠置衣物。至笮橋。橋斷。籠與負者俱墮水中。泰在後獨無恙。負者既出。籠則飄沈。莫知所在。泰撫膺大號曰。錢衣不足道。經柰何。因購習水者沒而求之。得錢衣而不得經。泰愈益恨。循岸涕泣不能已。頃之遙見別洲有一禩藉草上。遽取視乃經也。然略無所沾濕云。雖沒水者。亦固謝弗受購。既裝潢持歸所住鼻山寺。奉安嚴潔。每夜則香氣馥然。泰必誦持徹曉。率一過。時彪法師開講其寺。方以其音響喧聒患之。明日身造請其低聲。恍見泰前。若有大眾胡跪合掌者。竟退莫敢言。泰之終年八十。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四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五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精進學

感通科

唐道宗

萊州即墨之孫氏子。少從青州道藏寺道瑒法師。受智度十地地持成實毗曇等論。晚住遊德寺。寺宗所自造也。嘗講大論。而天華旋遶堂戶。久而飛去。曾不委地。眾歎希有。而宗未嘗以為異。徙住慧日寺。英彥同聚。常闡成實。入關住勝光寺。復延於弘義宮法集。群后百辟。咸從聽列。自爾周輪無替。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太宗在秦邸。下教賻物二百段。葬終南山至相之南巖。

唐道林

生因州郃陽之李氏。年三十五出家。入太白山僻絕之地。木食澗飲。繕治性元。隋開皇初。詔選材德者七人。牒給公賞薙染。以表更化崇敬之意。有司承詔以林應旨。祖皇躬加勉喻。林固辭不可。乃逃歸所居。理前業。事聞。詔逮致。仍辨對。無所辱。於是上尤重之。賜香鑪等物。邀住馮翊大興國寺。俄又逃諸梁山之陽。鑿窟而燕坐其中。久之微覺有疾。弟子檀越日圍繞候起居。忽聞空響茄吹。且雨異香。大如桃棗。拾而焚之。氣極芬烈。眾以為瑞。如是三日。神慮明爽。跏坐而逝。武德七年七月也。停龕七日。顏色如生。葬之西山。送者萬許。

林樂於隱約。而道妙隨進。其於女人未嘗親面。況復說法取食哉。臨終時。或有以同疾來者。林輒先知之。遽使人謝却不容入。然慈悲恤物。蚤蝨之屬。聽其遊嚙。曾不敢振衣以驚怖焉。

唐法通

姓關。京兆鄠人。小年出家。羸弱不勝衣。稍振觸輒偃仆。由是同侶侮之。每流涕禱於觀音像前曰。通聞菩薩悲憫。所願必從。乞垂獎誘。免斯輕慢。且誦觀音經旦夕不輟。後歲餘。歸覲母於俗氏。食畢假寐庭樹下少焉口流涎沫三升許。母懼遽覺之問何故。通曰方夢有人以筋三驢馱見遺。而使之盡啖。始啖其一而遂覺。惜其二之失也。自爾肌膚堅緊。氣貌雄偉。然往來者。初亦不知其有力也。寺僧戡奮尤壯勇。通因竊取其袈裟置柱下。戡見以為鬼神間語通。通笑為舉柱出袈裟易甚。戡大駭服。於是四方之以力名者。皆造通。請教。通為拽車牛却行。豆麥略把即粉碎。南山有石臼大可重五百斤。通負歸寺用至今露置貯水施禽鳥。隋高祖時。西域進壯士。詔通與角。壯士前搏通。通不為動。已而通稍捉壯士兩手。則血濺仆地乞命。通遽釋之曰。我戒殺故爾。不然且碎汝骨。煬帝之季。避亂隱南山。未幾丁母憂。出襄事乃反。然性資精誠節約。未嘗小忤物。時輩推之。武德初。卒於其所居法海寺。春秋五十六。

唐慧因

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晉太常寶之後。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材。世濟其美。因年十二。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出家。年十五。聽建初寺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其名譽已被遠近。然心慕禪悅。乃詣鍾山慧曉智瓘請授觀法。又造長干辨法師稟三論。久之辨遁世遠引。悉以其徒三百餘人委之開導。且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如坐亡。但其肢體柔溫如故。經七日而後甦。其徒請問所以。徐曰。試看箱內有何物。侍者隨言看之。得帛兩束。曰此襯遺耳。因謂始使者引部從絲竹相迎曰。王請法師。繼而見有袞冕者肅入曰。閻羅王也。即堂上坐夏講大品般若。每見地獄眾相五苦次第。意已經三月矣。乃復僅爾耶。噫非妄想顛倒何如。僕射徐陵尚書毛喜尤歸敬。隋仁壽三年。詔補禪定寺知事上座。頻開三論。并製疏文。入國朝。舉十六德綱記僧務。因居其一焉。京寺故崇菩薩戒。後進具戒者。其羯磨法無不依。左僕射蕭瑀刑部尚書沈叔安並欽仰奉承。于茲二紀。貞觀元年二月十三日。卒于大莊嚴寺。壽八十有九。先是戒弟子法仁。使如法住無令一生空過。至後夜分整容正坐。眾聞異香滿室而已。及道俗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音。遂塔而樹銘焉。其文則蘭陵蕭鈞所作也。仁亦勤學有名。

唐遺俗

不知何許人。清淨寡欲。惟日以法華自課。其數之多。不啻數千過。隋季之亂。雍之醴泉縣美泉鄉湯六者。邀於其家供養。貞觀初。將以疾終。謂友人慧廓曰。比欲以誦經靈驗啟寤流俗信響之善。今竟爾死。是終無以益於世矣。可埋屍十年然後掘之。則舌根庶幾不壞。宜起一塔以垂久遠。既死而果埋之。至十一年發墓得舌。遂建磚塔於甘谷南崖云。又豐谷鄉史呵檐者。省令史也。謙虛下士。平生不騎乘。動以法華安樂行為標準。勤於持誦。雖行道猶嘿課。其往來出入必由徑以其靜僻則念慮專也。死葬且十年或發之舌。獨在。聞者莫不歎異。

唐玄秀

黃州隨華寺僧也。平生以誦法華為專業。每感異徵。或猶未之信也。屬時炎暑。秀素未嘗內涼。好事者夜往。邀之至。秀房外見車馬儀仗盛甚。其人因辟易退。乃呼其黨循四壁觀之皆然。仰望空中填塞無際。且共趨秀質其故。秀謝不知。及隋之季終於所居寺。

唐圓光

俗姓朴氏。辰韓新羅人。家世業儒。年二十五。杭溟渤北造金陵以究其學。有陳之世。號稱文章極盛。故得時從縉紳先生之流。考正經史。會莊嚴旻公弟子講。一聽染神。回視孔教若糝糠。然。乃奏乞入道詔許之。落髮稟具之後。遊歷橫肆。研成實涅槃惟謹。晚脩定業於吳之虎丘山。禪侶雲臻。遂有終焉之志。或居山下請一出弘演

。辭不可勉。為開導四眾。愜心自爾。名譽益振海陬。領表。負橐相逐隋氏奄有天下兵入揚都。光被虜將加刑戮。主將遙見火及塔寺。就視之則光縛置塔下初無火也。異而釋其縛。開皇九年。來京師。因舉唱攝論眾盈座席。俄而其國之王金氏頻上表。願於歸本國。詔慰勞遣之。既至老幼。欣快如佛下生。衣服藥食並其後宮至營。不使佐助。欲以專福也。入內得乘輿侍以弟子。貞觀四年。疾經七日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壽九十有九。喪給羽儀以王禮。葬於郊外。弟子圓安嗣其徽猷。徧攬之餘。復戾止京寺。特進蕭瑀。奏請住其所。造藍田之津梁寺。其述光平生尤詳云。

唐明淨

高密人。少出家。即研定學。燕坐海畔之蒙山。數十載後。南遊會稽天台諸山。嘗分衛村中。迴途值群虎向之張口。淨以其飢遽抄飯徧內其口。且對之啖所餘飯自若。因謂虎曰。所媿飯少不足以相濟也。明日亦如之。同侶歎異焉。久之反居蒙山之麓。會亢旱巫覡祭祀。皆不驗。淨請掃洒一室。獨處其中。當致雨七日而雨霑洽。貞觀三季。京師自冬至夏。凡六閱月不雨。民情憂惱。歷試李釋方術。嶽瀆諸祠。走性幣俱莫之効。時有侍從潘姓者。嘗守密以淨舊事白於上。詔至問所欲。淨曰無所欲。但給私度僧尼公貫。賜天下新寺額。如此而已。詔許之。仍賜油香。就莊嚴寺。房入寂。逮七日之旦。淨使守衛者。視天西北。曰當有白虹。視之而信。曰雨至矣。頃之驟雨竟一日。既而群下稱述上德。而淨前所奏請。未及施行。然農作頓興。苗已入土。而雨不繼。則苗萎槁。左僕射房玄齡造淨以謁淨曰。幽顯一理耳。許而不訓。於理如何。上聞詔盡停機務以齋又七日而果雨。是歲有秋。詔訓前所許外別度僧三千。以慰淨意。未幾還鄉里。住義勝寺寺有慧融者。素業禪。能祝水愈疾。詔住京之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遣相踵云。

唐法喜

襄陽李氏子也。七歲出家。依顥禪師。住禪定寺。奉侍積久。恭恪自持。而顥專脩定業。將終之前一夕。所居房壁無故而崩。顥曰。依報已乖。吾其去矣。遂端坐而瞑。喜時尚為沙彌。因入荊州青溪寺服勞清眾。夜則然薪誦經。雖兼諸部而所宗。惟法華每於食頃輒暗盡一卷。餘則常在三昧。稍涉昏散則復溫習。仁壽間。詔仍隸禪定寺監護佛牙舍利。久之誓轉法華經一千部。以追嚴先師顥公靈爽。晨霄繫心滿八百部。而益以加厲。寺僧有見白牛駕寶車入喜房者。隨蹤跡之無有也。且勤於周贍疾苦。處身屎尿中不問。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建津梁寺於藍田迎居之施者填委。晚營驪山南阜以老焉。貞觀六年。染微恙十月十二日。告弟子曰。無常已至。慎勿囂擾。時時唱云。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俄林北有音樂車馬聲。喜聞而咄曰。久捨果報。如何更生樂處耶。乃入定須臾聲止。香氣充室。夜五鼓矣。端坐而卒。壽六十一。

初喜於貞觀之元。其所在處。每致火焰之瑞。又嘗遊山預定葬地。及是鑿龕以藏。明日且行。而夜大雪。所積餘尺許。而所被僅二里。行至中道其神憑弟子語曰。吾欲施屍眾生。如何埋我而違本願乎。故但露置龕中不成葬而顏色久不變壞。宋公[王*禺]覩而嗟異焉。後偶舉衲衣。視之則皆枯骸。所全者獨頭頂爾。是非其本願然歟。

唐智興

洛州宋氏子。謙約自持仍厲操行。誦習諸經要偈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世所謂大莊嚴寺也。依首律師講。會同侶徵難。詞鋒驚挺。大業五年。冬任寺之維那職。扣鐘之法。奉佩勤至。僧三果者有兄從駕南幸江都道亡。無訃。於是其妻夢之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受苦叵言。賴於今日旦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鐘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而生樂處。圖報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以陳吾意妻寤為人言之。曾莫之信。俄復夢及。巫覡降語皆然。乃如數奉絹與以非己功德。並轉施大眾。或問興鳴鐘致感之由。曰余見付法藏傳罽膩吒王劔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遵此力行不敢怠爾。其擊之始則祝曰。願諸聖賢同入道場。紓發三下。所以展恭敬也。逮乎長打則祝曰。願諸惡趣聞我鐘聲。俱離苦楚。必盡三通。所以暢慈悲也。嚴寒之夕。極凍之晨。皮裂肉皴。猶露手執椎。掌內凝血。無所辭憚。如斯而已。其他又何術哉。貞觀六年三月。遘疾。預如終日。捨資具食召眾陳別。春秋四十五。葬杜城弟子善因講四分律誦法華經以薦冥福。

唐道昂

魏郡人。未詳氏族。從靈裕法師出家。於寒陵山寺。習華嚴地論。時以闡化。而志生安養。一日忽登報應寺之高座。手秉香鑪。為四眾受菩薩戒。舉目見天人合沓。管弦繁會。有聲曰。兜率陀天下迎。昂曰。天道輪迴。不斷生死。本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遂耶。言訖天人即滅。乃見香華伎樂從西方來旋還頂上。昂呼大眾曰。善自進脩。慎勿相負。香鑪忽脫手而墜。竟端坐終於高座之上。春秋六十九矣。時貞觀七年八月也。靈龕歸葬寒陵之山。初昂畜一犬。聾而黠。每滅所食子之。反昂終。犬亦失所在。又嘗夜講。堂宇暗冥。昂舒掌發光明覩毫髮。或詰所從來。答曰。此在人恒有爾。何恠至是。將殯視其足文。成普光堂字。噫異矣。又相州沙門靈智者。亦裕公弟子也。於昂寔兄弟蚤年。屢於裕公輪下為都講有聲障鄴間。晚遽屏絕章疏。專脩定業。貞觀八年。終春秋七十五。

唐洪滿

姓梁。安定人。季十五時。未出家。忽患雙足攣臂。百藥不能已。獨念觀音經以祈効驗。閱三季。偶有僧持澡瓶前立而不言。滿問曰。師何從來。曰以檀越帝見召故來耳。滿因扣頭問曰。弟子宿生何業。今報此攣臂也。僧曰。以汝嘗拘縛他人。是以報然。汝但閉目吾為汝療之。滿從言但覺兩膝輕爽。各如拔去。六七寸長釘然。即開

目致禮以謝。遂失僧所在。於是滿行步如常。乃寤。其僧寔觀音已。自爾滿愈益勸厲誓不娶。以終其身。能禪坐動入三日七日定。開皇初。始薙落。住救度寺大業間。徙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壽八十三。

唐慧聰

姓王氏。住益州福化寺。素業講誦。手不釋卷。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眾。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為於諸佛世尊而不禮敬哉。即於別院。閉門依經唱禮萬五千佛。寺僧嘗於壁隙。窺之。見聰方拜西龍天八部皆環立衛侍隨其俯仰。數數非一。或入其院。莫不心戰而出。恒聞異香蔚然。貞觀中卒。院自爾絕人來往跡。而夜則每有禮拜行道彈指聲。

唐曇臧

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年十五。或以其有天相。二親即為姻媾。以冀嗣續。非其志也。乃竟遁去。欲遂薙落。而未遇其人。方默念觀世音。道值黔而牧二牛者。從問所可宿地。則曰。西行有寺。稍聞鐘聲。果見寺。而僧徒尤眾。且為圓頂無難色。竣事即出門。僅百步回顧無所見。由是知為化境云。黎明西奔隴上尋還京邑。住旌善寺登且戒聽習經論。意義有所疑則往山東稽諸宿德。地持十地無擁滯。晚歸隸貫光明寺獻后崩。召住禪定。國朝造會昌寺。詔為上座。貞觀譯經詔證義。又詔主興善寺。藏固讓舉藍田化感寺潤法師。自代果稱旨。東宮有疾。入授戒而瘳。賜帛賜衣。且詔度僧三千。併造普光寺。使隸焉。詔問得遙受戒不。藏以地持論。謂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以論文進。仍以御制懺悔詞。令藏宣讀。皇后疾。詔入寢殿授戒。賜物豐渥。九年三月十八日。終于會昌寺。春秋六十九。兩宮哀慟。葬郊西起塔圖形以垂不朽。太子詹事黎陽公于志寧文其碑。

唐帝示階者

遼西柳城靺鞨也。其小年時。偶於何處拾得銅像二寸許。意以為神明。藏之皮袋。臥起與俱。每飲啖輒以祭。雖膾酒殘肉不擇也。年十八入高麗。謂其為覬國者而捕之以斬。至三刀無所傷。疑其有術問焉。曰無有也。曰然則何以致此。曰吾平生有所事。或者其力歟。因出示之。其背上若微損。察之則宛然三刀痕也。乃釋之。使歸中國曰。大唐方隆佛法。庶幾其可以行志也。遂隸幽州出家。

唐道悉

姓張氏。河東虞鄉人。夙通群籍。偏以涅槃攝論為宗極。弟道謙。俱為曇延法師弟子。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樹業當衢。自蕃。王府宰臺省。群僚並迂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勿遽。不遇者心懷愧悚如有所負遜。以德自持等視貴賤雖復往來曾不將迎大業之亂。道關抵京夜息逆旅中。其家五男子皆群盜悉所乘馬殊壯。謀竊之。見馬傍有十丈夫狀雄偉。環甲執兵怒立。盜因却走。徐察之無有也。復進而所見如初。至四五乃

已。盜懼明日遂以其情白遜求懺悔。國朝起義。而蒲未拔寺僧有素如無禮於遜者。尤欲以城叛。既而城拔被執。將戮以徇。遜涕泣請於執事曰。此僧之過。寔由遜教導不至而然耳。幸以戮遜。執事憫其誠而釋之。貞觀中。或請講涅槃固辭。固以請。遜曰。非敢辭也。吾恐不終此席耳。且復相煩往王城谷當為講之。明日遜至谷中升座。道俗齊集。遽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眾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釋題至偈。而疾作經三日乃卒於山谷中。壽七十五。陳屍之次夕。有異華遶出其地。莖長一二尺許。鮮榮方色如欸冬。而形相遠不類。或折置瓶中。經年猶自若。晉州一士人性好獵。嘗識遜聞遜之亡奇瑞如此。乃詣其地而哭以悔過。頃之亦得華如前者。長尺許。

道謙學稟十地有閻關表。旋以所住仁壽路當要衝。勞於酬應。去而遊歷山水。愛王城谷之勝而棲止焉。以貞觀元年先遜卒。壽六十七。遜哭之不勝哀。弟子道基闍維收骨。起塔樹碑。頌德沙門行友文。

唐僧明

不知何許人也。每居五臺娑婆古寺營屋二十餘間。聚諸經卷。以資禪誦。謂人曰。吾自十七歲時從師東至華林山。禮文殊室利入一石谷。深甚圓有石白木杵。兩偉人立日中無影。長眉披髮。眼瞼上。掩師遽頂禮。清攝受。其人曰。汝穀臭宜小遠勿容。問何來。曰昭果寺。茲隱娑婆習禪養道數十年矣。然食五穀。願菩薩慈悲救護。曰須眾議。俄又一人至。身頗頎碩。而服木皮之衣。云可隨我到寺。因共行大石側。忽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尊宿十四五輩。坐而談笑。亦問所從來。議論久之送出。恍然失路。不可復尋。明卒於貞觀十六季。壽八十一。

唐曇榮

生緣定州九門之張氏。年十九為書生。即刻意玄理。方靈裕法師講華嚴經。偶住聽之。有所省。遂事裕而薙髮焉。既受具。備遊律橫教苑中。更周禍不替常業。隋初遁居上黨潞黎諸山。年登四十。定德遠聞。學者翕從。感歎至澤。隋季之亂。兵飢荐臻。榮乃春夏則行方等般舟。秋冬則專事坐禪。諸念誦者。別院處之。故其地有四焉。又立懺悔法於韓州之延聖寺。刺史風同仁。遺舍利三粒。榮率道俗迎者三千人。同各置水盃香鑪於前曰。舍利之德變現無方。業累苟銷請之可得。自夜至明獲四百餘子。時有司欲禁絕之而災崇現懼而止。武德九年。行道於潞城交障村忽堂舍崩壞。龕像舍利挺出無損。貞觀七年。信士常疑保。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懺法。七月十四日。本寺沙門僧定於道場內見五色光明。徹于上下。中現七佛相好非常。語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辭。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於此賢劫之中名普寧佛。汝亦次當作佛名普明也。及臥疾而泣弟子圓宗問。和尚寧有不如意事耶。答曰吾茲死矣。恨更不待為七眾洗濯罪累耳。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終。壽八十五。

唐慧瑜

俗岑姓。襄陽人。三歲失怙恃。養於外家。五歲隨外祖。往聽講長沙寺見佛啼泣戀慕。願留遂依寺之救苦法師落[髟/采]。五十日能覆誦大品部文。晚究三論。及大品義隋季之亂。避玉泉山中宴坐草庵。二十三年如一日。山寺之側有泉。然莫知其名。豈所謂玉泉者歟。黑蛇長二丈許。隱顯不常。如守護狀。群盜戒勿近。有張赫伽者。渠魁也。尤勇悍挾兩刃與惡少數十輩。欲殺蛇。蛇張目出光二百步外。賊恐懼顛仆再閱日。瑜聞而馳往。為誦大品大明。祝蛇隨瑜行賊之死者七人。至是活其三人。於是四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於昇覺寺開三論大品。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寺人皆見群星墜井。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示寂於座。壽七十九。

唐慧稜

西隆之申屠氏子也。父既喪而生。繫母鞠育三歲。即知有佛法。而願聽焉。母憐之。攜遊襄陽。時潤法師方開三論。一造座隅。深有領寤。八歲喪母。遂依檀溪寺誕律師出家。年十六能以經之大意奇理。往問於荊州茅山明法師。房中曲教不有有者迄三年。而深會其旨。復從安州曷師。入蜀而覆述之際。尤得曷意。人因謂之得意稜。及曷以誣罔下成都縣獄。稜亦在囚。眾請講三論講纔五偏。而詔釋無所問。會安州饑。耀貴如珠。稜日丐以濟。曷而弘演不稍倦。曷疾稜代之無難色。時席端俊秀三十餘人。皆以其所說涅槃悉違曷義。及曷疾愈。白請定之。於是曷召稜前敘輒云。是是由爾靡伏。曷將終握稜手曰。勿貪利養。勿憚劬勞。戰戰兢兢。如履刀劍。乃可以傳燈續佛慧命也。先是稜夢失明。又人持放光寶鏡來。印其身至是果驗。未幾歸襄州紫金寺五年。弘論。貞觀八年。弘涅槃大品惟度等經於須彌寺。十二年三月。夢所住寺。群鳥飛散。因散眾。十四年正月。感通寺昶法師夢閻王謂曰。吾茲請稜公講三論。拔公講法華矣。稜聞之喜曰。吾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苟果斯願奚憾。九月州。牧蔣王見其弱。送韶州鐘乳粉令服。其夜夢衣冠者戒曰。勿服。閻王莊嚴道場。竟大有乳藥。十月十五日。忽告弟子以吾五藏已崩。而無痛苦。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吾觀小年時事。皎如目前。俄聞外有大聲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到矣。度問使人為誰。答曰閻王使也。小食時。稜斂容卒。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壽六十五。

唐慧眺

俗莊姓。襄州人少出家。以小乘。遊學齊徐青海諸州間。隋開皇末。還住鄉里之報善寺。時象王哲公。方開三論於下龍泉寺。眺聞而譏曰。三論明空。其人必著空。言未已。即舌出三尺許。目鼻耳流血。昏不知人者七日。有伏律師。過而謂之曰。毀經之罪。甚於五逆。汝其燒香懺悔前失。從之疾殊差。因輿往哲所。發願歸命。哲亡

。徙居香山神足寺。每以四時集眾。開華嚴經。謝夙愆。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嘗於寺後松林坐禪。忽有三人。形服都麗。拜求授菩薩戒。俄復進曰。禪師利根。遽能深信大乘。若不爾者。千佛出世猶處地獄。眺輒大哭不自勝。尋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以施。十三年三月九日竟遷化於佛前。翹勤之際。春秋八十餘。

唐法敏

姓孫氏。丹陽人。八歲事英禪師出家。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又依東安研究其指。年二十三。從高麗實公及實亡。印公入蜀。而法席凋替。有陳失御乃反初服。三年而後能自拔。避地千餘姚梁安寺領沙彌十輩。開法華三論。相續不輟。貞觀元年。歸鄉里以華嚴涅槃。弘導四眾。二年會稽都督田公以禮迎。還住一音寺。勝會所集七十餘州義學沙門。二千計。尼眾三百。士俗莫能紀。十九年徙住靜林寺展華嚴經席。夏六月方陞座。入文有黃金色蛇。吐五色光。長七尺許。上懸屋梁下直敏頂講罷乃隱。未幾復解制於一音。夜見二赤衣人致禮曰。法師功德難量。盍往他方教化乎。今故從東方來迎。八月之望。連三日大冥。莫辨昏旦。逝之日則二十三日也。又大明夜如晝。春秋七十六。將葬塔表發光景。地震異香四聞。

唐世瑜

台州陳氏子。少孤以傭保自活。旋棄去。遂遠從綿州震響寺倫法師出家。時則隋之大業十二年也。一食常坐。頭陀自持。未幾徙居利州之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尤久。其山深僻絕人煙。獨賴四猿時供果蔬。嘗有信士。母丘生。負糧以饋。及還於山半。見二客貌甚青色。各持蓮華蔗芋云。以獻禪師。然不知何從來也。六時行道鳥獸為徒。三年之中所食。僅盡米一石七升。始汲一泉。俄而二泉又出其下。清甘可愛。貞觀初。偶夢四龍入心目中。自爾默會三論宗旨。遂依靈睿法師於綿之大施寺。是正其義。尋而覆述。皆契疏鈔。忽造崇樂寺。謂其友曰。我且遊方矣。其友喻以道無不在安用遊方。乃還大施寺。則人初不知其坐逝於房中也。俄覺房出香氣。或隨香氣。入房見之。併將三金錢於坐處。然猶執香鑪云。時蓋十九年四月八日也。春秋六十三。刺史劉德威作龕奉全身其內。歷三年貌如生。

唐慧璿

俗姓董。少出家襄陽。周廢大教。乃南走陳。從丹陽茅山明法師。聽三論。又究四論大品涅槃等於栖霞懸布法師。晚住安州大林寺。受圓法師釋論。既而反鄉里。住光福寺。會亂避城中。總管盧公。請於官倉。講華嚴經集玄侶。一千五百餘人。賊因解圍去。國家受命住龍泉寺。仍弘演三論大經不少怠。貞觀二十三年。眾請開涅槃經。四月八日夜。或告之曰。法師不久。當生西方。七月十四日。張孟蘭盆經席。數闡。纔竟。忽斂手曰。生常信施。自今雖一毫皆以資給十方眾僧。反窮猶乞人。諸異道

等。遂就座卒。春秋七十九。惟璿資性虛靜。行己接物。忠恕喜獎。借後進仁薰義炙。誠一代之模範也。善談笑莊老子史。尤通暢故蔣記二邸。每延之轅門而問道焉。嘗病光福去水遠。意且他徙。尋有紫袍神人。長丈許。挽留之。因謂大乘利益。世間不可勝。既若須水者易耳。當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邀致龍王矣。頃之大風從西南來。雷雨驟注。稍霽寺北出泉甘美。香冽。後遷龍泉。泉亦竭。

唐智聰

未詳何許人。善三論。始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陳氏平北。度江。住安樂寺。大業之亂。南歸。道塗梗沮。匿蘆葦中。誦法華經七日。不得食。有四虎遶其旁。忽作人語曰。吾不食已十日矣。總謂虎必食我。否則我命亦且非久。徒皆餓死爾。虎辭以為終無此理。方是時。忽一八十老翁者。挾船腋下願載曰。栖霞幽勝可住。請即上船。以度。四虎俱淚下。若莫足以為別者。聰於是請與四虎偕既濟。竟失老翁所在。自爾聰居栖霞之舍利塔西。相與坐禪而不臥者八十人。四虎依之。有凶事輒預報。眾因之戒懼焉。且山中尤艱粒食。又郡率土之清信者。三百家。使曰。饋一石以給周歲。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後。禮智者影像於止觀寺復禮興皇墓乃還坐逝於栖霞房中。丹陽一城。咸聞異香。道俗受戒弟子三千人。奔走慟哭。時年九十九矣。

唐僧徹

生河東萬泉靳氏。夙厭俗塵。既丁二。親之喪即出家。行蘭若法。邑有介村。蓋子推之舊地也。其陽介山。巖磴險絕。徹遂依之。以崇道焉。久而人共營構。稍足庇廕。然猶苦於無水。一日微覺隙砌濕潤。隨掘之清泉湧沸。汲之未嘗竭。泰州刺史房仁裕。表請建伽藍。以旌其德。蓋今之檻泉寺是也。徐邸之親王出鎮降。復迎居郡刹以便禮敬。俄還山。治靜業。不替性慈弘每群鳥。取食掌上。野獸宿廡下。年七十七。謂其徒曰。吾去矣。盡屏餘屬。獨留一人侍。且戒。其母觸撓以候。氣絕久之。若入定。撼之則已逝矣。山樹變白三日。及遷屍。而天氣清朗。白華六出。飄舞空際。狀如冰雪。明潔可愛。士女競以衣裾承攬。旋消釋。無所得度支尚書唐臨為勒碑銘。垂之不朽。

唐慧祥

姓周氏。史失言鄉里。志學之歲。始辭俗入道。行頭陀。尤力。人莫測其造詣也。俄稟三論。每慕提婆披腹。護法之風。遊歷法肆。見威儀有不自飭者。則顧謂人曰。俟某受具後如住持此寺。必令習律。年十九臥疾。三月藥不能療。中夜起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任大法。今困於病魔。柰何。且曉見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即差矣。誦之三日而差。住國寧寺開四分律。及涅槃經徒眾整肅。大業末。方夏坐。因午食忽得舍利口中。吐棄於地。輒復在口。如是數次。遂試之砧槌不小變。乃聲鐘集黑白眾禱願。頃之放五色光。異香徧城郭。覩者興起。屠獵易業。市無肉肆。既而四眾為

起塔。九層高百餘尺。然祥體貌腴皙。脩八尺。望之殊偉特。刺史李升明至寺。戲謂同列曰。此道人應日瞰一羊。頓覺手足麻痺。不可復舉。墜轡莫能騎乘。遽悔謝乃止。大使權茂具疏糲試之。七日而愈益豐碩茂愧伏。秋八月忽垂訓弟子曰。汝等宜各進脩。庶幾吾宗不致滅絕也。於是手執經卷胡跪而逝。近遠歎訝。壽七十。仍感異香徧城郭。如出舍利時。

唐靈睿

其先潁川人。陳氏後。流寓於蜀之益昌。家世事老子。母嘗過道觀。乞子歸而夜夢。坐松林下。有七寶盃。飛自樹巔入口。覺即娠。因不喜葷腥味。及生而或以進。則母子俱頭痛。莫可療。於是遂悉屏去。八歲隨二親。詣道觀。道士令習誦步虛詞。面忽出血。一日遇智勝法師於田間。捉其衣曰。奉佛吾願也。遠追遂為沙彌於益州勝業寺。盡夏能覆誦大品。隋開皇初高麗印公。開三論。入京皆依以受業。未幾。還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曷公居大建昌寺睿從之。閱三年寺有異學。忘其名。每加害。終弗得。尋徙鄉里之隆寂寺以避焉。貞觀元年。檀越通州騫禪師盡形資給。聽眾三百餘人。請常弘演。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三鼓大風起。有聲高暢若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當往生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矣。至期。三日眾見旛華滿寺。晚講罷入房。看讀如常。時或告以祥瑞事。徐執卷出門立逝。堅植不少傾仆。昇致牀上。夜半復起。跏趺坐如生。春秋八十三。

唐明度

住并州之石壁寺。平生專以金剛般若經。為正脩。貞元之季。有鵠巢於簷間。及春產二雛於內寺。晨鬻度每以哺之輒祝曰。乘我誦經之力。必使有成也。俄學飛墮地死。旬餘。度夢見二小兒曰。兒本卵生茲蒙上人迴向功德。轉生人道。自此東去十里。某家者是也。度覺即書之壁。以識之。且以其夢審之往來者。皆以為信。滿十月乃造其家。果孿二子因使其母抱之以出呼之鵠兒。遽頷首而笑。

唐僧倫

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皆州刺史父詢隋穆陵太守。初二親。常見梵僧皓首秀眉。二侍持旛擁以至前曰。願為子。二親即拜之。忽失所在。遂有娠。明年四月八日夜。四更乃生。異香滿室。猶左右若有二旛狀。五歲後常睹白光。至老死不變。齊武平九年。時纔九歲。父攜造僧玄統師珉禪師於雲門寺受法二師。問知其始產之瑞。即為薙落。齊亡。年十六。學四念處誦法華經。侍玄統東西避難。靡怠。隋開皇初。主上隆尚佛法。倫年二十三。嘗於武陽理律師所。稟聽且半夏。眾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胸間。訖禮五十三佛光猶在。更禮二十五佛。然後隱。俄偕方願二師入太行諸山二十餘年。大業之季天下擾攘。領徒至衛州仍為偽夏知隆善寺僧任。武德五年。入太行抱犢山以所業勗來學。貞觀四年。刺史裴萬頃與儕類。請受菩薩戒。廿三年正月十三

日。夜四鼓矣。起而告人曰。吾得諸法解脫。而天帝遽迎我。竟逝。方殯之際。天極
清朗無雲。而微雨飄洒。眾咸以為異。時年八十五。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五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六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精進學

感通科

唐明濬

姓孫氏。齊人。善章草。每以持誦金剛般若經為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卒。捫其心胸。微有暖氣。周時蘇云。初有青衣二童子。引至閻王所。王問平生以何業自脩。曰但誦金剛般若經而已。王曰善哉。可勝言耶。師可誦滿十萬過。則決定往生淨土矣弟子雖欲復見師。不可得也。濬自爾精苦倍百必滿其數。明年二月卒。寺眾咸聞天樂異香云。

唐慧悟

少辭俗。隱居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尤勤至。俄一居士自遠來。請悟齋。悟以其遠未即許。居士笑曰。無若也當有以致之。於是居士置悟懷袖間籊虛空竟去。至一道場。見五百聖僧。皆翔集其地。悟悚然因趨就下座。居士曰。師宗華嚴是誠佛之境界已。彼小乘何足道。而師謙如此。復引悟居其上。齋訖所得嘍施視他尤豐腴。居士且謂。此齋端為悟設。而五百聖僧則臨事。泛請者也。度其時。實永徽中云。詳載華嚴應驗錄。

唐解脫

太原臺山夾川邢氏子也。幼出家。即業定。初住照果寺。後遁五臺山南之佛光寺。地盛華木。每至夏始發其側有清涼池。皆文殊常所遊息也。脫嘗三見於此云。因語脫曰。但自悔責。無始過愆。則於道可入。遂奉行不敢違而心安靜矣。且感佛為見身說偈。其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脩行今乃得。若能開明此法明。一切諸佛皆隨喜。遽隱去。乃問。何者是寂滅法。空中有聲曰。方便智為鑿。照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脫居佛光中四十年。而遊從之士僅七八百。永徽中卒。今巖窟靈軀尚存。而寺之故堂十餘間。猶未頽弛。曜公年百六歲矣。猶能言當時事曰。解脫上人於中臺東南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見文殊。我纔年十五爾。又娑婆寺普明禪師。亦欲求見文殊請法。忽空中聲曰。汝未得定。宜服藥以冀長生。明漫不知藥處。心疑之。空中報曰。菴前長松也。性無毒味。芳烈。服之能仙。明久服之。一日徧告朋友騰去。

僧翥禪師舊隸忻之秀容建國寺。年八十徙居望人山俗所尊仰而從之。以祈福者如市。然莫窺其所造詣也。

永徽中有瞽者。不知何許人。能以法華一部。度入琵琶。手彈口誦。音調清婉。亦每歸趣望人山。

唐靜之

姓趙。雍州高陵人。始二親以求嗣。持誦觀音號。既孕。母固却欲絕葷。異平昔。甫七八歲時。即依文習彌陀觀。及白骨觀。皆有成。每志出家。親以僅一子不許。未幾父官于蜀。俄而父卒。念欲自焚以報。或引金剛般若以為捨身不如持經。因刳落。專依江禪師業定。貞觀初。隱居道江彭山之光化寺。一坐十餘年。不事別房。受其訓者。常二百餘人。晝夜進脩罔怠。旋徙靈巖深山中。虎與俱無所忤素善。利州道禪師請安居於劍閣北之窮腹山。儔侶十餘輩。蓄米四石。夏三月竟而所食一石。曾未盡。忽鼻患肉塞。百方莫能療。僧有令誦般若心經萬徧者。至五千徧即肉脫而愈。嘗於秦州為毒蛇所螫。痛甚。以三昧力隨獲消除。後有疾苦亦如之。由是撰集諸家觀門一卷。行世。顯慶三年。詔居西明寺。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右脇臥而卒。壽五十七。其未卒也。利州所居寺。桂若胡桃。忽凋殘。撓拔。殿宇仆壓而像略無損。其必有所關係哉。

唐智勤

世族鄧之朱氏。隋仁壽間。內出舍利。詔天下名郡各置大興善寺。以安葬焉。仍度僧以領香火。勤年小因以其恩獲雜染。隸茲寺。然誠敏自將志之所在皆致瑞應。初以母疾禱觀音。忽其家園樹生佛像枝葉上。母遂康泰無他。隋季大業之亂。凡寺院殘破靡孑遺。獨其寺經像完具。蓋勤能以死捍禦也。一日賊大至。勤俗服避匿。賊見欲殺之。聞空中聲曰。可脫去俗服。即脫去。賊驚喜遽禮拜乞福。且迎歸其營。共養。久之入蜀聽曷法師講。時眾至三千。法師則一委勤調護終其席無乖異。後闡維摩三論。鄉里各二十餘過。徙隱北山。晝夜行道。困則倚立而已。未嘗睡眠。偶行巖嶺間。覩棟宇靚深。若大寺。勤輒入瞻仰。如是往來再三。俄不復見。又苦絕糧。當其地之經行處。旋覺墳起。夕墾之且如故。稍出赤色大粒穀。深掘獲穀二十餘石。山居十餘年。所感召類此。既而郡以佛法陵替。合道俗逼請。出山住大興國寺。且俾檢校本郡僧尼。諸王刺史就稟歸戒。永徽初。杜門閱藏。每見神人旁立若聽狀。初中後。夜聞彈指警效聲。顯慶四年。省符以慈恩寺。起勤不屈。其年五月命弟子。悉治其寺之頽阬者。十五日徑樹盡枯落。十六日蚤作。疇昔聽經神人前拜。勤止之曰。莫拜。侍者但聞其語。殊莫知其有人也。於是刳髮著衣執香爐。趺坐繩牀上。使弟子誦大品經訖往生品。唱滅。停數日顏色不少變。香氣馥然充一寺。春秋七十四。

唐智顯

少出家。住遼州之護明寺戒操貞峻。禪觀勇銳。人莫知其所造。隋季所在盜起。遇則鋒刃相交。以決勝負。而兼拜之動經旬朔。顯每居間和解往反。彌時群眾嘉賴。後與道俗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忽隱身不可求訪。間復得之曰。我念觀音故能然爾。有同學久隱箕山。一日獵者盡奪其糧。顯遙知之遣遺以米。其救苦之心。莫之量

測。悲體無方。隨類普現。雖其行位之殊則亦庶幾乎可尚矣。後不知所終。

唐法聰

姓陳氏。始出家。住蘇之常樂寺。後於攝山棲霞寺獲薙染焉。俾誦大品不久。便通。又造會稽一音慧敏二法師席。以聽其講。心累蕩然。得無罣礙。貞觀十五年。開導於蘇杭等州。受其道者。三百人。自爾華嚴涅槃。輪環闡演。至二十餘過。十九年嘉興縣高王之神降其祠之史曰。為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既受戒。又降其史曰。繼自今可悉斷酒肉五辛。有祈福者必請僧。到祠下設齋。行道。

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因齋會。神降其史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講餘數紙。而又降曰。神道業障多。諸苦惱此身。每為鱗甲細蟲之所噉嚙。茲蒙法師講說。餐稟之益。遂獲輕昇。可更啟請講大品也。顯慶元年。冬語諸弟子曰。吾捨報之後。即以施諸禽鳥。然亦恒講不輟。一日忽見塵尾從座墮地。視之則端坐而終。年七十一。

唐明慧

志求大乘。盡講誦夜。未嘗睡暝。麟德元年。玄奘三藏示滅於京兆北坊之玉華宮。時慧方於大慈恩寺夜遶佛堂行道三鼓矣。見白虹四道南北貫東井下。映塔院。慧念以為傳記所載。昔世尊涅槃白虹十二道。貫太微。今其數雖減。世尊三分之二。然非聖人莫足當之。其無乃玉華法師遽如許耶。詰且以其事白眾。眾未之信。却後九日。訃聞因大歎服。

唐圓相

蜀人也。七歲出家。住法聚寺通內外學。善屬文。時號奇童。龍朔元年。以疾終。掩息之際。忽有長虹若練。自房穿屋上天塔上。鈴索皆大鳴。三門壁畫剝落。夜每聞鼓角聲者。百餘日。由是鳥雀不復巢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前。椶櫚枝葉間。文集三十卷行世。

唐清虛

蜀之梓州慧義僧也。平生素以持誦金剛般若經為專業。常居山中。七鹿馴擾。又隣家失火。連薨接棟皆燬。而虛所在之屋。獨無他。長安二年。偶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之德。請禱泉。虛即入彌勒閣誦經。自夜達旦者三。似見三玉女以刀子剗閣西北山腹地。明日掘之得泉於其處。四年坐夏少林寺。或以為山頂佛室有妖祟。嘗殺人。虛治之遂已。青龍二十。詔入內祈雨。祈二七日乃得雪。上以為未稱民望。使就寺佛殿內虔禱。於是虛煉一指雨大霽。指燼而復出如故。寺瀕江。每水至屋輒墊溺。獨虛院截然無所苦。其他異驗率類此。

唐岸禪師

并州人。平生修淨土業。每於定中。見觀音勢至二菩薩。或現全相虛空中。人爭覩以為異。岸念欲圖之以傳示久遠。而世無善工。一日有二男子。從西京來曰。且將遊五臺謁岸願併力續事。既而出所畫與所見於虛空中者。良肖岸喜遽厚施以酬之。皆不取。獨取草履二緡。以去。久之岸集弟子曰。吾茲必往生。其亦有願偕者乎。時一小童子旁侍乃前進曰。幸得奉杖履。於是使其歸決父母。父母以為誑而戲之。為沐浴服淨衣如法。既入道場果稱佛須臾而暝岸咄曰。竟為此子所先。即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逢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遂趺坐而卒。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時春秋僅八十。

唐禮宗

姓宋氏。會稽人也。少出家。依長壽寺和尚。習禪觀。長壽推許之。後注涅槃經八十卷。時鄭卿尚書方領郡事。致疏請開演。拒不肯往。景龍二年。御史大夫馮思暴亡而甦曰。始遙見鉅樹。枝柯繁茂。可蔭數畝。有二童子。手持簿引至其地。按覆罪愆。曰判官廳也。會舊相識張思義居判官旁。招手呼曰。吾是汝舅為洛陽倉吏。而長官越格誣殺之。今以假貸太平寺錢。反油麪故。未脫放。汝所坐者無他。但嘗於天后宮中亂越耳。苟能造涅槃經鑄鍾可也。張且引馮巡視諸司輕重生處。臨行囑之曰。涅槃經必得禮宗大師所傳於天台者。此經蓋為善神所呵護。而功德之多在他經無與為比。又曰人生閻浮。不脩功德可憐哉。且曰吾家洛城道光坊內。十字街第三。宅有池亭竹樹之觀。幸為我問妻子安否也。既而馮求善本。未能遽得。復入冥立限畢功乃已。自爾住世四十八年宗之住世則九十七年也。

唐華嚴和尚

居幽州之城北。日以華嚴為業。其誦聲無近遠聞之。如在左右。人因名之。曰華嚴和尚云。萬歲通天中。都督張仁愿晨興。謂其妻曰。昨夜經聲。卿聞已否。曰聞。曰卿以為聲發何地。曰其必發於衙署前爾。曰非也。發於城北。至今誦猶未已也。妻曰。城北去此遠。安得而聞也。於是遣小豎走馬覆視之而信。其妻大驚。一日見仁愿曰。君心願盍趣償之。仁愿曰諾茲方製造袈裟五百領以施應真。曰君欲知應真所住之地乎。即今之馬鞍山竹林寺是已。異日如其言求之而得寺。然受袈裟者獨缺一人。而使歸之於華嚴和尚則知華嚴亦一應真也。

唐文照

少禮曇延法師。畫影於河中府之栢梯寺而刳落焉。專誦諸經。罔知詮顯。每自念其稟受之濁而憤悻殊甚時方假寐。忽夢法師身長丈餘。目光四射謂照曰。汝所欲得者。吾安能為汝致之哉。吾斯但有聰明經一卷。汝謹誦之。毋忽也。遂出諸袖中以授之。取視則金剛般若經也。即誦七過而悟。自爾義解才辨集厥躬。誠非世間學力所至也。

唐道鑒

生吳郡馮氏。隸居歷下靈巖山寺。以道行聞於時。卒年七十八。元和中。吳郡馮生以明經待選。留長安。一日與老僧遇。謂之曰。吾於子鄉同姓同。寧無意於同遊哉。遂來往靡間。既歲餘。生調尉東越方治。裝。僧亦負錫詣別。生問僧奚之。曰吾廬齊之靈巖寺西廡下。遊京師且十年。于茲矣。今將歸子而不鄙則他日幸以相過也。生許諾。既而果訪焉。無有也。生獨念。曰鑒公純直豈謾語者。於是蹭蹬行寺中。至西廡下。見壁畫殊肖鑒。且其旁有石記曰。馮氏子吳郡人年十八為浮圖。卒年七十八。乃與昔日老僧語不小誤。生因驚異而去。又姑蘇靈巖寺者。吳王闔廬之館娃宮也西去城二十里。梁天監十五年。客居士操水墨。就殿隅西北廡下。畫梵僧像。一丈五寸。於聖堵間神貌奇古。靈蹤化跡。往往為世利益。先天二年。魯公陸像先子以疾求醫。未効。公慮其增劇憂甚。適僧分衛過門。入視之索水以噴病即已。公喜厚以幣謝不受。問問所在。答曰。蘇之吳縣西靈巖寺也。郎君揚歷其行李之便。或可以枉顧也。久之陸子果補尚書祠部郎遷桂管廉使意獲迂道其寺以展疇昔然徧扣而力探之。終莫能得。俄覩畫像注目察之曰。此非前日起我之死者歟。寺之人因縱言其感通應變事。陸子益施香火資數萬緡。以致殷勤云。會昌初。見夢於山隣陸宣曰。吾茲將西歸天竺矣。宣遽命工模其畫五年。詔毀天下寺四十餘所。而靈巖與焉。大中既復教。寺亦仍舊。咸通七年。蝗甚盛至。蔽天亘野。植物之可食者無遺類。被城郭輒噬人衣服肌髮。百姓苦之。時耆文吳元讓等數十百人。爇香泣禱畫像前。蝗竟越境無所損乾符五年。寺僧詣闕請鍾備法器。既投牒右神策。軍吏訝曰。昨嘗有僧請鍾矣。計會其州縣寺額正爾。抑己乃出於重乎。徐物色之則像也。後稱智積菩薩傳者以為始有梵僧來禮謂然。

唐法江

江東人。遊蜀居法聚寺。寺即隋之蜀王秀所造者。仁壽中。嘗塔舍利。故勝事尤多。江一日忽謂其同房之徒曰。外有檀越萬餘輩。悉戴冒方被拘攣。無所告訴。可急救也。其徒即出視之無所見。但見漁者以竹器負螺子。至馳報江。江使以錢贖而投之水。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之舍衛寺也。先天中。灾摩子遺。東明觀道士李榮巴西人輕薄善戲謔。為之辭曰。道善何曾善。言興却不興。如來燒赤盡。惟有一群僧。眾聞而怒且奮然。事大費繁勢莫之卒。就俄一德衣弊貌陋。委破囊於地曰。幸還成佛殿。竟驟步去。不知所在。徐察之人無識者。尋倒其囊。得黃金千兩。由是施者四集。而寺以亟成。

唐守如

閩人。住同愛寺。善勸誘閩中士民慕悅之。紓急解難。若己飢渴。精舍庵廬所至有成就。開元十年議於其寺。開浴室以便大眾。然地勢視他處隆亢。泉出其下。且遠不易致。雖枯槁瓶甕無用也。既而卑遠之源一夕頓涸。忽清泉迸出。去浴室二十餘步

。而近。識者以為如誠德所感云。

唐法秀

出家居京師佛寺。時遊終南山水間。每勸眾成辦善務。雖至老。未嘗懈。開元之季。夢人教以手巾袈裟各五百事施回向寺。寤則備其物如數。而後徧詢回向所在無有也。忽有一僧謂秀曰。我知回向處。君茲俱齎所施物。與名香一斤。以從我則回向可得矣。於是秀許諾。行二日始覺。其地極深僻。復進見碾石一具。橫道側。秀念以為此非跡轍所能到。而顧有磨磴等器。則去人居不遠矣。乃出所持香。焚碾石上。禮拜哀禱再三。自午達暮谷中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覩。頃之明霽遙見崖半金碧輝映。微識其榜曰。回向之寺。所偕之僧。旁贊之努力。竟造而鐘磬鐙燭。影滅聲沈矣。詰且侍者引謁堂上和尚白來意。和尚使歷諸房散所施而所散之施。且四百九十九事。所歷之房亦爾然。其人皆在無他往者。次至一房則塵網暗戶牖。俄有老僧。謂秀曰。此固汝主唐天子房也。共住時頗進修。而性嗜樂音。終以犯律墮凡境。可惜也。遂拈壁上玉尺八。予秀曰。此亦汝主。在日常所御者。第今以汝所施手巾袈裟併遺之。則猶足以旌山中不忘意。且以趣其蚤來歸也。秀後果見上。上即取玉尺八。吹之宛然宿習。

唐慧符

姓戚氏。越之諸暨人也。少有膂力。任俠不事生業。因投師出家香巖寺。納戒之後。顧能矯跡柔心。頓變初操。持律安禪。研尋經論。無何乃入瀉縣霍山天柱峯結庵而居焉。久之。有鉅蛇張口向符。若將者。符徐語之曰。吾有宿負。即請償之。苟汝以業縛而欲以遽脫者。宜易形來。吾為授戒已而。果有童子。願依符度世。乃為落髮披衣而去。或訴其私度於官。符對辨具實。吏察其非常。而縱之。平生善持呪。及歸鄉里。患疽癰者。請呪之。立愈。開元十八年卒。闔毗骨節相連鎖不散。

唐處寂

蜀之資州周氏子。出家既受具。師事寶修禪師。獲心法。隱居山北蘭若。行杜多行。海內知其名。天后時。詔見。賜摩納僧伽梨。懇辭放還山。每跏趺胡牀。晝夜常坐。不昏寐。虎伏其下如衛護。積四十六年。跡未嘗出山。而神異寢著。始新羅無相師自其國來。謁。寂先命洒掃曰。遠客至矣。開元初。郡守王曄甫視事戒諸僧。必赴府致賀禮。不則胥吏廉其罪。於是寂不往。其徒以為言。寂曰。緣業有在吾未死。雖曄其如吾何。後曄果以寂見慢發怒悉引諸僧。坐廳事。問寂狀。忽仆地。左右急扶掖入屏著而絕。蓋曄故黃冠也。嘗立小功景雲中。遂器使有民社。然於吾教終莫加恤也。寂卒於二十二年之正月。壽八十七。

唐德秀

富陽孫氏子。幼出塵區。夙圓戒檢。其慈悲濟物之心。要於一切有情拔苦。與樂。使皆悅豫而無所愁困。則其願望始云足矣。然尤以幽冥之趣。飢虛為患。每施飲食。必候。夜深人靜作觀想。祝嘏以行事率。終始罔愆期素。浙汭之民。誠所敬嚮。後示寂于定山其跡殊神異則。天寶初載也。逮遷座入塔。忽天雨舍利七顆。其弟子以瓶盛之。而瘞於塔。久之或有誤發其塔者。見秀貌如生。舍利緣傳齒上如粟。因加緝之成大浮圖。且有白蛇出入守護之狀。以故樵牧無敢近者。

唐僧雲

生鴈門趙氏。幼入鄉塾。雖勤苦備至而曾莫之有所得。見僧尼惟能合掌畏憚而已。年甫十二。父母使依五臺山華嚴寺淨覺師薙落。既受具。性益昏鈍。而負薪汲水。時眾異之。逮年三十有六。乃發願面覲文殊從乞智慧。庶幾以進學成業。方隆冬盛雪。遽跣登東臺之絕頂。見一老人附火坐。雲問其所自。曰自山下。曰我自山下來。別無行跡。豈欺我哉。曰雪前來。遂問雲曰。師奚為徒跣積雪中如此。雲語之故。老人曰。善哉已而。又曰。茲於菩薩既不獲見者。師復欲於何處求耶。雲曰。必造北臺。老人頷首曰。吾意亦爾。師先往。毋滯留也。雲因徧歷臺頂幽勝。告別老人。抵北臺則薄暮矣。仍見老人於絕頂附火坐如初。恠而詰其先至之由。曰吾知徑路耳。雲獨念。以為非菩薩安能若是。即鳴足禮拜。老人自以俗人固辭。雲拜不為止。老人曰。吾第為師入定觀之。乃閉目。頃之開目語雲曰。師前身堰牛也。以嘗力挽藏經舟。故獲僧報。然昏鈍之質猶在者。蓋以心中有積劫瘡肉未去耳。今當去之。可就龍王堂中取鑊來。且使雲謹閉目曰。不聞吾語。毋開。尋覺施鑊於胸前者。然無痛苦。而爽快殊甚。老人曰。瘡肉去矣。但開目。隨開目。則文殊菩薩前立。謂雲曰。今而後。汝於經教。既善記持。亦無忘失。而於華嚴澗東院。因緣尤稔。汝宜精進受吾付囑。雲悲哀禮謝。未舉頭頃忽然不見。雲後坐夏寺中。遶育王塔。經行持經。夜將初鼓。見光明一道。從北臺頂直照塔所。久而不散。中現寶閣。金榜署善住字。雲曰。昔菩薩固已授記矣。其敢忽忘乎。於是依所現建閣東澗院而居之。極為世所推重。呼之牛雲。亦菩薩所表顯云。以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四。

唐慧秀

出陳留李氏。幼依洛陽天宮寺得度。天后時。每迎入內問法。言未來事。輒中禍福。世率敬事之。屢開化京師之資聖寺。一日使弟子夜毋點鐙。雖佛前長明鐙。亦須滅却。弟子不聽。秀因曰。延燎之患不可不備。且某寺常以不備故。灾及其殿。某寺及鐘樓。某寺及經藏然。皆至今徒痛惜爾。欲追悔可得耶。時皆以為泛言。莫之喻。是夕三鼓寺灾。而所煨燼。僅此三者。然後知其所指非他矣。當玄宗之潞邸也。偕諸王過秀。留施一笛以別。秀即持以命其徒曰。謹藏之。後必用以奉獻也。開元中。弟子達摩取以進上。且謂秀先所戒約如此。上聞之駭異。賜予豐緡。須之病卒。壽百歲。

唐懷道

出家隸福州愛同寺。蚤歲即務參詢。尤勤禮誦。一日於拜次。得珠圓瑩。疑非蚌胎所可產。後其寺塑文殊像。因以為額珠尤稱。又嘗得舍利亦異。遂置之南澗塔中。弟子僧常主塔事。能暗誦法華。道督使誦。晝夜不敢輟。至德二年。忽有白[疊*毛]伽梨一頂。降塔中。如此類。皆不可曉。或謂其志誠之所感致也。非歟。

唐寶達

杭州靈隱寺僧也。素以持誦秘祝。獲効於世。故其所居之院。有印沙牀照佛鑑等法器。浙江之潮。視天下尤險壯。秋高氣盛。則波濤湍激。至敗隄防。冒城郭。為生民患。於是達禱禳之。忽夜見偉人玄冠朱衣。擁徒從造前。謂達曰。弟子蓋吳之伍員也。昔以復仇雪恥之志。寓憤怒於天地間。以隳凌品彙。則其獲譴訶於善類多矣。茲賴師以慈憫悲悼之誠。使患解脫纏蓋。則庶幾以陞濟矣。言訖而隱。後西岸果沙漲。人謂達所感致焉。

唐元皎

靈武人。素以持誦明祝為業。天寶末。玄宗幸蜀。肅宗以皇太子。收兵圖復兩京。遂循物情即大位。至德二年。駕指扶風。詔皎前發。先是皎有美譽關陝間。及上東反。尤欲得與戒行僧俱。於是官屬以皎應。詔至鳳翔。擇僧三七員。於開元寺。設藥師道場。然鐙誦經。六時行道。忽於道場中。叢生李樹四十九枝。事聞。上大喜。四月十八日。皎等表賀。詔答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況在伽藍之內。足加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署內供奉。

唐福州楞伽寺懷一

景龍中。力造精舍於愛同寺東。既就功緒。而地無水源。眾患之。忽地有二禽。翔舞其上者。一遽命穴之。深纔尺餘。泉霽沸以供伏臘。澇不加溢。而旱不加耗。苟溢耗則寺之休咎係焉。或謂之靈泉。永泰二年一示滅。

唐子鄰

范氏。世居兗州乾封大范村。父峻朝不喜三寶。見輒唾罵之。或加毆焉。鄰小字麟兒。生數歲。見僧則加敬。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遊岱宗。道由范氏。鄰一見之。拜求出家。問曰。父母許否。對曰。不令知之。知則遭箠矣。師先行某且至。律師行未五里。而鄰遽及之。遵洛染削。宛如宿契。十一年忽辭歸寧觀。其父則喪明。其母則逝。已三載矣。然鄰欲知母所在處。夜詣嶽廟。敷具誦法華經。求見天齊王。王果召鄰問故。鄰曰。母王氏之亡已。經除服。敢問王今何所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鄰曰。何罪。王曰。坐生和尚時食雞卵。且取白傅頭瘡。鄰悲號委頓。懇王原恕。曰業非他力所能免。為師計者。可即往鄆山禮阿育王塔。鄰詰朝。

遵途到寺。於舍利塔前。投籌膜拜。至四萬數。俄聞呼隣聲。仰見母在雲氣中。曰謝汝之力。生忉利天。特來報汝。復至關輔。以講解得譽。肅宗時。選入內殿。善占敘。時輩靡及。詔賜紫方袍。充供奉。代宗永泰中。不空重譯諸經。鄰與館職之選。

唐玄宗

永嘉人也。蚤年依鄉里永定山寶壽寺之常靜師出家。稟具之後。遊學徧諸方。受法印於江陵詞朗禪師室中。復移錫紫金山。結宇以習智觀。且以淑羣眾。先是其山多虎暴。自宗之來。暴遂絕。一日方擁徒說法。忽一老父趨進拜跪如禮。宗問為誰豈誤耶。何素未嘗交接。而見敬如此。其必有說焉。老父曰。予前生以罪業。墮身虎中。苟非禪師教化。則愈益啖噬物類。報地獄矣。茲幸獲遂天趣。寧不知所自而忘。忽其致謝哉。語訖隱去。大歷二年宗告滅。春秋八十六。

唐大川

漢州棲賢寺僧也。寺舊號靈異。先有深藏者。持律不謹。乃為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而僅傷足一趾。以警之。卒懲艾為善人。大歷初。北山倏變黃金色。巖石之文。皆如樓閣。有佛菩薩行道狀。川脩四聖種法於其間。綿竹之人。莫不敬事。一旦出死於檀越象。檀越為治喪儀甚備。靈輿方舉。而雙鹿忽前引歸其寺。然亦不知其鹿何自至也。輿及門闕。寺額無故隕地。遠近驚歎。故其寺闢祠。以奉其像焉。

唐懷感

未詳姓氏鄉里。好學力行。四方仰以模範。獨疑諸經論。所謂念佛之効不假宿昔。而即生安養。遂謁善導而問之。導曰。子傳教度人。若乃開講。為自信而後講。為復不自信而姑講。以肆欺邪。答曰。諸佛誠言不信不講。導曰。審如所見。則諸經論所謂念佛往生。又豈魔說哉。於是入道場三七日。自以罪障深重。不覩靈瑞為恨。便欲絕粒畢命。導弗許。更令精進。三年後。果見金色玉毫。證念佛三昧。述決疑論七卷。合掌面西而逝。

唐法詵

姓孫氏。母夢吞明珠而娠。及生。奇相異表。不類群兒。從師薤落。依年受具。而遺形治性。隱居自得。於是地恩貞大師。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付囑之。一夕夢。乘舟渡海。而山橫其前。已而所乘之舟。凌峰竟濟。而不為所礙。既寤。駭汗喜莫之勝。由是貫華偈義無所底滯。天寶六年。續盧舍那像於蘇州常樂寺。大歷二年。眾請於常州龍興寺開闡。將升法座。忽有神光。如曳紅縷。漸大漸明。縈旋空中。久修行者先覩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惠覺。夢鉅塔三級陷地。繼而詵以疾卒。壽六十臘四十三。弟子太初正覺神秀嗣。墓則吳興晝公為碑。邗城肅公為頌。

唐齊翰

字等至。吳興沈氏子。高曾仕陳隋入國朝。三世隱德。翰素無適俗韻。天寶八載。八月五日。以制恩獲薙落。隸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俱形戒。遷隸開元。大曆中。轉隸虎丘。從二州道俗請也。翰專門相部義疏。尤通法華。化王蘇湖間。凡有大功德事。未嘗不迎以為主。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於正定中。西方諸相頓現。蓋純誠所致此。遂以其年。終於虎丘。壽六十八。臘二十六。

唐法照

不知何許人。大曆二年。依止衡嶽雲峯寺。修習罔怠。嘗於僧堂晨粥。覩盃內五彩雲氣驟起。而山寺影現其中。去寺東北五十里。有山。山下有澗。北去澗有石門。入石門。行可五里。有寺金榜。署云大聖竹林寺。當是時。目了而心疑之。蓋以平生所未嘗造也。他日又現臺山諸寺於午鉢雲氣中。其樓觀池榭。皆眾寶嚴饒。而無山林穢惡諸物。併現十方佛國清淨可愛。食畢乃滅。於是照問嘉延曇暉二師之嘗遊五臺者。其言與所見尤合。四年遂起五會念佛道場於衡州湖東寺。六月二日。祥雲彌覆一寺。雲中樓閣影現。且有梵相數僧。身長丈許。執錫行道。阿彌陀佛。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其身高大咸在。自未至西方滅。州人見者率感泣作禮。及晚照於道場外。遇一老人謂之曰。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觀大聖。今可去矣。照答曰。時危路險未可也。老人曰。但亟去無憚也。忽不見。八月十三日。結同志發衡嶽。五年四月五日。抵五臺。已遙見白光數道於佛光寺之南矣。明日詣寺攬其境。則悉無異昔日鉢中所現者。夜四鼓。又一光自北山來。正觸照身。照即入堂問眾。眾曰此大聖不思議光。常以感悟有緣者耳。照因具威儀。尋光由寺東北。行十五里。果得山澗石門等。而善財難陀二青衣年八九歲。立石門外。若預候照者。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過金門樓。入門則大聖竹林寺也。地純黃金。流渠華甫方二十里。兩廡周遭。一百二十院。比之鉢中所覩者。差分明耳。而講堂之中。獅子座上。文殊處西。普賢處東。大菩薩眾。左右圍繞。說法之音歷歷可聽。照前作禮。問言。末劫凡夫。智淺障深。法海淵洪。雖欲修行。罔得其要。惟願大聖指陳。使知所在。文殊報曰。諸修行門。無過念佛。福慧二嚴。舉無遺者。我於過去劫中。以念佛故。今獲一切種智。是以一切諸波羅蜜。乃至諸佛。從念佛生。汝當勤念。無令休息。照又問其念云何。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繫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說是語已。時二菩薩。舒金色手。為照摩頂而授記言。汝以念佛功德力故。不久獲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善男女等。必欲疾成佛道者。但念佛而已。於是二菩薩。各說伽陀以發明之。照則歡喜踴躍。疑網頓除。作禮以謝。合掌住側。文殊使之巡歷菩薩諸院。徧請教戒。及遊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大如盃許。取而食之。身意泰然。旋辭菩薩以出。隨青衣至于門外。遂失所在。而徘徊竚眺。倍增悲感。十三日復偕五十餘僧。於金剛窟。循無著遺跡。禮二十五佛名。而照獨見地瑩琉璃。宮殿嚴淨。文殊普賢萬菩薩眾佛

陀波利等。坐立儼然。其餘僧則無所見也。是夜三鼓。又見五鐙於所止華嚴寺西樓上。照默祝曰。願分百鐙。尋如其數。曰願千鐙亦然。且其比列之整。非世所能擬。乃復獨詣金剛窟見大聖。而佛陀波利引入聖寺。語具覺救傳。十二月照於寺之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七日之夜方唱佛次。有梵僧造道場。謂照曰。汝盍亦流通所見境界乎。照不應。明日申時。則有梵僧之老者。見曰。靈異之事。宜普示眾生。使發菩提心可也。照曰。非敢闕也。第恐俗情騰謗耳。其僧曰。大聖之居此山。謗議紛紜。尚莫之止。況汝所見境界耶。然性善性惡均為菩提。而塗毒鼓緣自應不謬。六年正月。華嚴寺僧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立石記于金剛窟般若院地。當是時忽聞鐘聲雅亮。節解分明。眾尤驚異。以為照所開示斷不虛矣。後照又建竹林寺一區以自表顯。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攜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陵等八人。登東臺。先覩白光數四。異雲靉靄。雲開而紅色。文殊乘青毛獅子。於五色通身光內。微雪飄灑。圓光徧暎山谷。詳載絳州兵椽王士詹記。

唐道義

浙東三衢人。開元初。至臺山掛錫清涼寺。居鸞院。充典座職。日負薪樵。不堪勞苦。而每織竹鞵。買有力者代之。時披納衣出遊。偶東北行可五里所。遇一老僧於楞伽山下。氣貌古朴。而神情澹雅。有童子隨後。其實於義未嘗識也。忽呼名童子覺一。使邀義就寺啜茶。乃相與入寺。徧閱諸院。見大閣三重。上下九間。皆黃金色。輝耀奪目。既而老僧謂義曰。山寒難住。可蚤還也。義唯諾辭出。僅百許步。回顧其地。莽然皆山林也。大曆初。義上疏言狀。詔即其地置金閣寺。以十節度助貲費。西域沙門純陀為都料。蓋造寺成。仍詔賜不空三藏焉。

唐三刀師

廬陵曹氏子。伯連也。貌剛毅而心柔善。恒持金剛經。其經卷。每以竹筒盛而佩之。自誓畢生不娶。時天下方以安史之亂。所至不寧。而江南尤甚。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叛。州刺史劉寧。被洪州會府路嗣恭牒徵兵三千人。收番禺。於是伯連在選中。既呈閱。又差充行營小將。伯連患之。遂亡命。府即牒諸處要害捕逐。尋獲於州之洋口。械送州處分。州命斬於朱木橋。三斬刀刃皆不入。寧怪而問其故。答曰。素怯懦。使從軍。或恐剝屣威武。所以逃也。然而三斬不入者不自知。果何說也。其無乃金剛經之力歟。問經今安在。答曰。被獲時。已失墜於數百步之外。寧遽令求而得之。則竹筒之上有刀痕三。寧歎異聽為僧。世號三刀師。隸名郡之龍興寺云。

唐智鐙

不知何許人。薙落隸業荊州天崇寺。素學毗尼。尤日以金剛般若經自課。貞元中。遇疾死。七日復甦曰。初見人。衣冠若王者。擁吏卒坐堂上。鐙至降階揖貌敬甚。延之堂上。相賓主。坐定因曰。以和尚有誦經功德故。特與延壽十年。宜復進脩以斷

輪轉。鐙問僧中以薏苡仁。為食後藥石。是否。王曰。此於律無之。鐙曰。律有正非正開遮之條如何。王曰。後人所加。非佛意也。鐙竟不知所終。

唐普明

不知何許人。素業禪定。尤能舉唱宗乘。以啟寤群類。大曆初。受請居胙縣之河上蘭若。學者螻慕。檀越之以財施者。日盈門。右僕射義成軍。滑州節度使賈耽。久惑鉛汞之術。視沙門不加敬。及見明。則下堦避席再拜。將迎如禮。因以州之龍興寺延之。其道法之盛。為一時冠。貞元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奄然坐滅。火化收舍利。起塔其寺。後。十年趙宋受周禪。西討劉旻。時滑人柴清者。號材勇。使覘師晝伏夜行。以避巡邏。而常若明以導其前者。卒達國境。賴無他。則亦明之靈蹟歟。蓋清於鄉里每拜其像。固然爾。

唐白覺

博陵望都人也。幼從開元寺沙門知欽出家。至德二年。以試經獲度。即受具戒。復習經律論於靈壽縣之禪法寺。研玩九年。皆臻闕奧。大曆元年九月。徙居平山縣之重林山寺。清溪白石。誠得隱遁之勝。袒肩跣足以遊。掇蔬拾橡以食。虎狼交跡勿恤也。二年五月。節度使張君。以旱嘆造山。謁覺禱雨。隨禱輒霽足。張君由是事之勤恪。鼓鑄大悲千手眼觀音像四十九尺。蓋以表平生所發四十九願也。始結小庵其旁以館。工傭徒隸。後遂拓之以成大寺。正今所謂大悲者。覺嘗夜稱佛號。至三鼓。恍見金色光明三道燭地。而彌陀佛觀音勢至立空中。佛獨伸臂摩覺頂。且呼覺名字曰。汝當利物守志無悛。貞元十一年二月之望。又聞神人報曰。師必於今歲入滅。其年六月十三日。果卒於大悲寺。十三年四月十八日。遷神龕葬於寺南。五季顯德初。詔泉府治其象以資國用。方熾炭從事而工遽踣。至今像猶胸頂穿穴。宋受禪。詔完備如初。

唐天竺僧。史亡其名。始韋臯武子生三日。其家飯僧於堂上。姆抱臯徧求祝願。有天竺僧。獨謂其父。善視之。異日必能樹功西陲。進位北闕。韋氏門戶。賴之以興起焉。其父因問故。曰兒前身諸葛武侯也。武侯佐昭烈承漢統。而蜀民德之。感念之至。而識乘之生遂君家。則君家之福。宜與此兒相似也。且武侯既有施於蜀。則今之來者將享其報。蓋吾佛所謂業緣者是已。其父心以為然。後臯用張鎰薦知隴州。及李楚琳殺鎰。臯即帥鳳翔朱泚誅之。易名奉義以旌焉。加臯禮部尚書。興元初。徵為左金吾衛將軍。貞元中。尹成都南蠻吐蕃入寇。屢立戰功。封南康郡王。進位大尉。卒貴顯於蜀。則僧之言。果信弗誣。

唐無著

永嘉人也。少稟志操。自出家受具。即習大乘無少怠。遊方抵京師雲華寺。依澄觀法師。研究華嚴。通暢法界之指。凡諸經論。莫不弘闡。大曆二年。討勝五臺。駐錫華嚴寺。時五月。方坐夏堂中。啜茶次。見老僧貌陋甚。袒據北牀。問曰。子從南

方來。所持數珠。借一觀。著遽授之。轉盼間失老僧所在。著心以為異。念曰。昔有觀石白木杵於此。而終獲入聖寺者。我其庶幾哉。間登般若經樓眺望。適吉祥鳥。翔舞虛空中。羽毛繡絢。鼓翼趨東北去。明日白光兩道穿戶入。朗照寺內。久之而滅。同房法等。祝曰。若果菩薩垂意者。當再發。果發如初。因獨往金剛窟致禮。倦而假寐。石上三聞叱牛飲水聲。寤觀一翁。形服殊古朴。著起執其手。問何從來。曰山外求糧來。曰居何地。曰臺山。翁問著。師何為在此。曰久聞金剛窟。故隨喜來耳。曰師欲困睡耶。請就所止啜茶。遂相持東北行。距精舍。翁扣門。呼均提者三。一童子應聲出。年可十四五。髮齊眉。短褐纔及脛。翁授之紉使先牽牛以入。因直升堂坐揖。著坐其傍。童子進茶畢。又進酥酪。味雋永。咽之神府澄爽。而棟宇牀座器用。皆金玉遲象玳瑁物。其華靡瑰瑋。槩非人間世也。翁問著所營治。曰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然則初出家心將何求。曰務求大乘。曰但從初心所求即得。且問齒臘。曰三十一矣。曰師純淑如此。自今至三十八。則福根德芽。茂殖於茲地矣。遽起謝著曰。吾老倦欲偃息。師可去。著請留一宿。曰師有二伴待歸。可留邪。且師執情未盡。故欲留耳。著答以為執情在學佛者所當盡。而伴亦安敢顧戀乎。曰持三衣否。曰受戒來持之。曰又道執情當盡。竟起揮手別。著方趨出。翁曰。聽吾一偈。即唱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竟碎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呼均提送著。且拊著背再。著偕童子。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曰。此寺何名。童子曰。師以為此窟何名。著曰名金剛。曰金剛下有二字。師能憶否。曰無乃為般若字乎。童子莞然曰。此正般若寺也。復唱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真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忽然俱滅。迴望嚮遇翁處。則白雲荏苒。而湧出地尋丈許。成五彩霓。有菩薩乘獅子其上。而諸菩薩圍繞四散。頃之白雲起東方漸蔽沒。無復見時。則汾州菩提寺主修政等六僧。亦詣窟禮敬。而適與著會。著問其所得。云但聞山石振吼如霹靂聲而已。著因為陳述上事。六僧悵惋。尤知罪障所累云。著隱居山中終其身。元和中。門人文一追狀其事。行于世。

唐法照

長慶間。每見於陝府閭閻中。口刺刺。若有所持誦。曰金剛般若經也。一日避雨逆旅過中矣。度不可以分衛。因遣童子。買彘肩於市。熟烹薄切。鋪胡餅上。捲食之。須臾皆盡。傍若無人。見者怒詬。以為非法。少年甚欲歐之。至夜照入室閉戶。持誦如常時。頃之光明達屋壁。香氣充塞庭宇。而或者相率羅拜於前以謝罪。照終趺坐不為動。

唐守素

性高介。與人遊不變窮達。居京兆大興善寺。歷歲月。未嘗出戶。誦法華經滿三萬七千部。感貉子夜則馴擾聽經。烏鵲午則就掌取食。寺庭有青桐四株。蓋素所手植

者。夏月清蔭扶疎。尤可愛。元和中。士大夫之尋涼避俗者多。於此寺桐忽發汗。如墨潘滴瀝。飄灑著衣服。不可澣濯。遊者患之。素祝之曰。我培擁汝。而汝如此。我且伐汝矣。汗遂不發。則素之志。誠易量耶。

唐會宗

姓蔡氏。荊州人。少隸公安寺出家薙落。長慶初。忽染瘵疾。工施藥石。莫足療。中痞外瘦。雖衣食不自勝。因發願。畢世誦金剛般若經。以祈生善趣。至五十過。夜夢有人使開口者。既開口。為出髮喉中千餘莖。又夢吐蟪長寸許。僅閱月遂愈。

唐鑑空

姓齊氏。吳郡人。始名君房。世儒者。讀書通大意。不務記憶。而著述中時病尤困。家貧。干謁吳楚諸侯。無所遇。得錢纔盈貫。則疾作。盡費以醫藥。然後愈。元和初。遊錢唐。屬歲大侵。念丐午飡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則餓困不能進。坐湖堤上。雪涕長喟。俄有梵僧笑其傍曰。法師秀才。旅遊趣嚮亦足未。於是空聞其呼之異也。而疑之。姑應之曰。足矣。且師呼法師。謂誰歟。梵僧曰。子曾不憶誦法華經於洛京之同德寺乎。空曰。吾生年已四十五矣。足跡未嘗一印洛京地。又何知夫同德寺哉。曰子方且為飢火所燒。宜不能知也。遽探囊出一棗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上智食之。能了知三際。下智則僅了前生。空掬水嚙之。遂枕石而寢。寤則洞憶同德講經事。如昨日。即問曰。震和尚安在。曰攀緣未斷。再生蜀中為僧。今則斷矣。曰神上人安在。曰宿願力故。揚化無佛法地。曰悟法師安在。曰渠嘗於香山石佛像前發願。以為苟不證無上菩提者。當為武士。以紓國難。今聞已仕為大將軍矣。梵僧因復語空曰。當時儔侶併我與子凡五人。就中獲解脫者。惟我耳。其三人雖未出生死。而猶以進脩。不致下劣。獨子以廣說異端於獅子座上。疑悟學者。使於空理。妄起分別。且怠於律己。或缺戒珠。果報宜然。無足恨者。空遽拜曰。和尚慈悲。幸垂哀救。梵僧探囊出一鏡。背面瑩徹。曰夫世間貴賤之分。人生脩短之期。若佛法之盛衰興替。覽此可知也。空一覽謝曰。謹佩誨飭。梵僧仍納鏡囊中而去。行十許步。竟失所往。空是夕投師落髮於靈隱寺。受具參方。行益孤峻。大和元年。客洛陽龍門天竺寺。為河東柳理說其事。空偶曰。我壽至七十七。臘三十二。持盞乞食。餘有九年。死後則佛法其衰乎。理詰之。默不加答。乃索筆題經藏北垣曰。興一沙衰洹河沙。兔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角與牙。寶檀終不滅其花。後不知所終。

唐定光

出家隸成都福感寺。即俗所謂大石寺也。而阿育王舍利塔在焉。始塔在寺西南。天寶之季。章仇兼瓊來為長史。至劔門。見一人長丈餘。持戟遮馬曰。我福感寺護塔神也。聞公捧檄視郡事。故此奉迎。然有小事。欲以訴公。惟公其幸聽之。今塔所處地未極善。請遷之東北四十二步。則可爾。且下有大石。願勿掘也。仇許諾。到郡纔

數日。即以所見。白府主。議遷塔。命先掘地。果得大石。不可動。雖鑿鑿之。輒復平滿如故。於是遣胥卒。夜候其旁。見白歲數十。以喙擁碎石塞鑿處。隨以舌舐。則堅剛如鐵。固非人力比也。卒遷塔如神所訴。而寺以石名。武宗既廢教。光反儒服。建宣宗立法門愈益振。光獲歸寺。力起頽弛。尋募赤金萬餘斤。鑄大鍾。鼓籥之次。忽有煙焰五色如虹蜺。分兩道出塔相輪上。荏苒徧空界。觀者訝之。

唐法相

姓俞。吳之長水人。七歲。師使習誦法華。僅三閱旬浹。而通徹全部。視諸兒卓異。大曆中。受具足戒。於京師之安國寺。遂復該綜毗尼部文。涉十一載。而蔚有成緒。及歸。從之學者如市。郡太守奏置戒壇於開元寺。就推相。充寺綱管。既臨壇且為眾依止。恒施白衣歸戒。佩澆水囊。所至輒用。平生未嘗畜長。所坐之地。每有烏棲止。驅之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告弟子清濬清高等曰。吾其逝矣。因累足右脇而臥。眾聞天樂晝鳴。夕覩瑞光。壽八十九。臘六十九。是年四月。遷龕塔於來蘇之原。後唐景福二年。其弟子。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將重治其塔發之。見遺骸若銅色。舌若芙蓉。齒全四十二。香湯熏沐。用其年五月二十五日以葬焉。

唐法正

居江州之開元寺。專業金剛般若經。日課三七過。未嘗或間。長慶初。以疾暴卒。而復甦云。始有人引至一所。若官府者。王服袞冕坐殿上。問正曰。在生何所脩習。正即以經對。王遽揖以升殿。命設高座。使登之誦經。纔發題。王瞿起立。侍衛皆合掌階下。考掠榜擊訟諍之聲頓息。及誦至七過而罷。則有蒙被功德而往生善道者矣。然其譟呼鼓舞者相擁也。於是王謂正曰。上人自今日。整得三十年。享壽世間。幸益加習持。以臻果位。遂遣使送。正還前阻一穿。俾正俯窺之。忽推墮其中。竟獲寤。正後果逮八十餘歲卒。

唐亡名僧

嘗客東京佛寺中。出錢使淨人以沽。寺眾怒謀辱之。或曰。無庸。第當不與之飲可也。頃之淨人以瓶攜酒歸。眾奪瓶碎之庭栢上。酒著樹凝結不流其僧遽以他器承之。酒入器中無小狼藉。其僧因飲之自若。或問何術以致此。始辭不知。固詰之。則曰。吾常持誦金剛般若經。然必先飲則聲氣融暢。無所得飲則反是。吾茲欲持誦故。敢以煩淨人。而諸君見怒。則吾以為不得飲必矣。而偶如此。其將亦經力致之歟。雖吾亦不能知也。眾駭然而散。

唐監源

未詳何許人。有至行。能循持律範。以表率叔季。不徒為言說而已。然尤融貫華嚴。每講則盈席皆士大夫。時號勝集。且倉廩之中。所積纔數百斛。而沿夏涉秋。晨鬻午齋之饋。日給千人。未嘗匱。非冥有感致能爾乎。所居之寺多異徵。慧觀禪師。

寺之耆德也。云。夜必見三百餘僧。持蓮鐙歷歷凌空而去。開元中。冀公崔寧。疑其妄。躬信宿山中。以候。仍預禁山之四旁三十里毋作火。初猶無所覩也。三日之夜。見百餘鐙現空中。復現光之赤色者千餘尺。於是冀公蹙然作禮。歎未曾有。俄而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二菩薩黃白色。閃爍莫正視。明日之晝。一鐙現庭柏上。與太陽爭輝。巨玻璃山約三里。寶珠一顆。圓徑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上。起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二炬。於空中交相往來。如送迎狀。其下兩兩比立四菩薩。通身放雜色光。高六七十尺。忽標榜寺額於大松林。後作篆書三學字。又一鐙爛然下垂二繡帶。夜出金山東林之間。月方中。有金銀二鐙。列照知鉉法師墳側。誠奇特事也。南康王韋臯。每歲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齋。中令白敏中。既為繕治眾宇。且盡疏其靈跡以聞。大中八年。詔改額開照。故東川毗尼之學。卒推源之為宗主云。

唐惟忠

幼出家。隸居成都[郫-卑+((白-日+田)/升)]縣之法定寺。志行堅謹。素為鄉里所敬服。寺舊有浮圖。尤聳峻。一日雷霆震驚。昏霧擁蔽。浮圖中心之木。忽爾自出置旁地。正亦不知何以致然也。先是寺之彌勒像。靈應異常。忠因禱扣。以為浮圖者。諸佛菩薩舍利所託也。天龍神鬼所宜呵護。而忽動搖如此。則世間妄議所從發。謗法之罪。所從得矣。是故菩薩寧捨身命。不使眾生受謗法罪。惟願大士加被焉。久之其木復處浮圖心如常時。而雷霆昏霧之變。無異於昨。或見四神人。身與浮圖齊。而扶掖其木者。豈非忠所感邪。忠竟示滅于寺。

唐靈幽

不知何許人。居上都之大溫國寺。嘗暴卒。復甦。遂往豪州鍾離寺。考求金剛經碑本。然後審知世所行者。皆欠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下一節。因奏朝廷添上之。且頒之天下。蓋其初入冥。見所謂閻羅王者。問幽平生何所專業。答以誦經。使誦之盡一卷。王曰。善則善矣。然猶未甚善也。乃語以所欠之文。且曰。延汝壽十年。可趣為作如前事也。幽奉命不敢違。

唐惟恭

居荊州之法性寺。性迭宕無行。然於金剛般若尤謹持誦。同寺有靈巋者。跡相類。人以二害呼之。一日巋偶出。去寺一里所。遇六七少年。容貌頗都。衣被亦華潔。手執樂器。如龜茲部。問巋以恭所在。巋疑其必至寺行香。且欲知恭處也。即語之不敢妄。翌日迴寺始及門。聞鍾聲曰。恭卒於昨夜二鼓時。推此則所見少年。乃天樂以迎之者。使恭平生壹務於善。則誦經之力。豈止於生天而已哉。於是巋自爾感悟。而其所造詣。將未可與恭同日語。

唐遂端

張姓。隸業明州之德潤寺。平生專以持誦法華經為恒業。咸通二年。趺坐以逝。頃之而蓮華青色出其口者七莖。近遠爭覩。以為希有。葬之東山。屢發光影。及二十餘年。眾復啟其封而視之。顏貌如生。於是迎歸其寺。加漆布。而奉安於真身院。寺即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讀書堂也。額德潤。即澤字云。

唐智辯

勤學能記憶。聽采入神。所領寤非可以情識造。講演則音吐溜亮。辨析切剗。然而輪下相依之士。莫或至。獨嘆曰。吾誠斷佛種邪。柰何於人無緣如此。有宿德過而教之曰。子宜臍作餅餌。趣林野鳥獸棲集地。且暮散擲。且祝之曰。願於來世為我法屬。得至菩提。於是辯如其言。訖二十年不一日廢。後闡化鄴之開元寺。致眾千數。較其齒纒皆二十。則宿德之教。果驗不誣。

唐寤師

岐陽人。寤姓也。時習呼其姓。而亡其名。昭宗初年。寤嘗於所居寺暴卒。三日而甦。眾驚問之。乃曰。我入冥矣。始見吏坐曹。如世官府。遽謂我曰。和尚有壽而無祿柰何。即檢其籍曰。有乾荷葉三石耳。命隸導之歷攬。於是至一所。其門榜曰李克用。寤窺之。見一眇目黑龍。鎖鐵柱上。次一所曰朱全忠。見青毛白額虎。方鎖繫。而前有血肉狼藉。如噉物狀。次曰王建。見一白兔。臥金牀上。次曰李茂貞。見數女侍。一王者冠冕坐。至楊行密則陰蔽莫之覩矣。因以問導者。導者曰。汝將來之主也。餘處皆黯深窅。不知所往。遂還。而吏乃使歸。且戒之曰。但多轉誦功德經。寤詢何經為功德經。曰金剛般若是也。事傳岐帥。惡其惑眾聽。禁之甚嚴。後卒驗無小異。時世稱寤入冥和尚。竟食荷葉。以壽終於所止云。

唐法藏

住鄜州之寶臺寺。資性質朴。有幹材。嘗於葦川募緣。建伽藍一區。堂殿極偉麗。其鄉里皆歎。以為不可及。偶暴卒而甦。即繕寫金剛般若經。加勤於舊。且旦暮誦不輟。問之則曰。吾死時正若夢寐。見梵僧語我。汝起造固善。其功德不可量。然而互用三寶物柰何。蓋發露以從懺悔。又勸書寫讀誦是經曰。不徒消罪。亦足延壽。吾是以不敢忘也。後一百十歲而終。

唐神智

姓力氏。婺之義烏人。幼師事雲門寺沙門惟孝薙落。年十二。日中一食。即持誦大悲心呪。尤精厲。屬會昌滅法。雖易形服。而志操不小變。大中初。教門復興。乃遊越之諸暨。築室以事禪燕。仍祝水以療疾。近遠求者。多獲効。於是施子日至。而眾以給。未幾入京師。會相國裴休。嘗夢一僧。久能憶其貌。及見智。宛然夢中者。大敬愛之。且其女為物所憑。狂寤莫治。智祝之七日頓愈。裴公因以其懿行偉績聞上。賜寺額曰大中聖壽。復以神策軍所鑄鍾一口。天后綉幘藏經五十卷賜之。而殿扁則

公所手書者。光啟二年十二月終。壽六十八。臘四十八。塔於邑之南山。

梁鴻楚

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幼從表兄弟。出家越之龍宮寺。既受具。乃回鄉里。時州將朱褒。知其名。尤欽挹之。唐大順中。請以城南廢大雲寺。委楚修治以居。詔許焉。於是楚哀施率工。追還舊觀。乾化初。吳越錢氏。召楚於錢唐龍興寺。臨壇開戒。且奏賜紫衣師號。楚以涼德不稱其服。力辭。詩人鄭說高其義。贈以篇什。楚於法華經尤所通貫。其集眾講演。凡五十餘座。又嘗刺血繕寫。以充供養。長興三年。忽蓮華產於講堂之中。重跗複萼。香氣芬郁。六月五日夜。猶行道誦經。頃之侍者但覺聲微燈暗。就視則趺坐而逝矣。壽七十五。臘五十二。

石晉法本

天福中。僧有坐夏襄陽禪剎者。而本亦在焉。既解制。其僧謂本曰。吾出家居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以石柱標準。他日有暇。無惜見訪。當一擊石柱。則某必奉迎。久之本果如約。往至鄴都。徧求所謂竹林寺者無有也。或謾指一處曰。古老相傳。以為此有賢聖所棲止。然亦空名。無實跡。復何必以自苦也。本見石柱峻拔。獨念曰。昔其僧固有以教我矣。試一擊之。則風雲四合。只尺無所覩。少焉開霽。則樓臺突兀。已在山門下。頃之。僧從內出。相與道故舊。喜甚。遂握手歷階登秘殿。方尊宿據坐大榻。顧問再三。本備述交契始末。尊宿曰。可留一飯即去。食畢。本乞住。其僧以尊宿命不可。遽別。罔知所之。

讚曰。

| | | | |
|------|------|------|------|
| 豎為三際 | 橫為十方 | 中有一物 | 不可測量 |
| 從本以來 | 光明洞達 | 佛與眾生 | 無小懸隔 |
| 於此乎感 | 於彼乎通 | 彼此相涉 | 如太虛空 |
| 虛空湛然 | 孰分彼此 | 乃至感通 | 其理亦爾 |
| 當念入滅 | 當念出生 | 勿於善惡 | 而起現行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六

定學

證悟以自行。神化以利他。是皆出於定也。何以言之。蓋明吾性也。而昏蔽之。然而求其所以復之者。必觀焉可也。觀則明而至於照矣。靜吾性也。而動亂之。然而求其所以復之者。必止焉可也。止則靜而至於寂矣。夫定其觀之照。而止之寂歟。故由寂以發悟。則證入深。由照以起化。則神變廣。是證悟神化二科。宜以係之定學之下也。

證悟科

晉竺僧顯。生傳氏。何朔人。燕坐山林。數日無饑色。太興末。劉曜寇洛陽。顯因南遊名山。無定處。偶疾臥。繫念安養。遂見無量壽佛。其光照身乃愈。是夕更衣澡浴。語侍者。所見皆異事。平明安坐泊然而化。有香滿室。十餘日乃歇。

晉竺法慧者

關中人也。性方剛。以律自護。師事嵩高山浮圖密。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每行乞不受別請。日荷繩牀自隨。至閑曠地。即設以坐。雨至以油帔覆上。雨止或視之但見繩牀。失慧所在。方驚異。而慧處牀上自若。然亦莫察其如何也。謂弟子法照曰。若過去世折雞一足殃至矣。俄照為人誤折其足。又曰。有可度一人。在新野。乃往見老父方耕。從乞其牛。老父不與。慧前捉牛鼻。老父懼施之。慧行七步。祝還其牛。未幾老父歿。征西庾穉恭。鎮襄陽。嫉慧惑眾。慧亦曰。吾宿對至。果為穉恭所害。壽五十八。臨刑曰。吾死三日有暴雨。已而雨水深丈餘。居民多死。

晉慧元者

河北人。史不書氏。為人純至。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危坐必終日。栖止武陵平山寺。學者二十餘輩。刻苦於道。太元十四年沒。後其徒。入武當山見之。神色自若。寄聲寺僧。勤苦脩行。勿怠。自是其人常聞空中磬聲。依而集眾。未嘗失時。

晉釋慧崑

不知何許人。初遊長安止大寺。久之。去禪冥山谷中。夜有一鬼無頭者。忽前立。崑不懼。徐曰。汝無頭。便免頭痛之累。一何快哉。鬼即沒。頃之一無腹者至。崑曰。汝無腹。正免饑渴之患。又何快哉。如是異形百出。崑皆隨其所變遣之。一夕大雪。四施人跡。忽有美女子。扣門求宿曰。我天女也。以上人有戒德。故來相慰。崑曰。汝來不過欲見我耳。茲既見自當去。且汝於法為障道。其可宿乎。於是女子凌空而去。曰河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安帝時。與法顯西遊。後不知所終。

晉賢護

出孫氏。梁州人。遊廣漢。止閻興寺。素習禪觀。臨終口出光明。五色徧照。遺言必遵天竺法闍維。無復葬。後得一指灰爐中。起塔曰指塔。以著見。

晉法緒

生混氏。高昌人。有高行。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入蜀。居劉師塚間。脩禪觀。虎為伴侍。及卒。當盛夏。施身蟲鳥。而七日不壞。夕有光明照村落。其香氣則經旬乃歇。父老塔之塚上。

宋僧迦達多

僧迦羅哆。皆深曉禪法。達多禪坐。念食時至。有鳥銜果為供。達多私念曰。猿猴獻蜜。佛且受之。我何為而不可。元嘉十八年。臨川康王。請止廣。陵後徙建業而歿。羅哆以景平末。至建業。乞食人間。宴坐林下。翩然往來。世莫親疎。居鍾山之陽終焉。

宋玄高

生馮翊萬年魏氏。其母寇本邪見。而女兄特信。為母祈生無異見子。以奉大法。起門戶。寇忽夢梵僧散華空中孕。而生高。香光連旦夕。因名靈育。里閭敬之。別名世高。年十二求出家。父母以其尚少難之。一日有書生。欲歸隱中常山者。過宿高家。父母以高託之。是夕見父老之祖餞者紛然。明日皆復至其家。乃悟以為疇昔之來者。蓋神所迎也。高留書生處兩日。既得師。因易名玄高而薙落焉。年十五。問道要於石羊寺之浮馱跋陀禪師。頃之遽有悟入。跋陀不敢以師禮見。旋居麥積山。善隣居之高行沙門曇弘。時曇無毗。自西北至涼。妙於禪觀。高又親之旬日。毗輒反問未決之義。及毗西歸。有妖比丘忌高。讒于河南王世子曼曰。今聚徒將為國害。曼信而欲殺之。其父河南王不許。擯高於河北。高既至。居林陽堂山。山蓋地僊宅也。夜聞鍾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有玄紹者。嘗指地出水給眾。如紹者又十一人。曇弘尤見禮於河南王弘。問謂王曰。高希世之瑞也。王何以擯之。貧道殊為王惜之也。王迎高。高將赴命出山。草木輒摧。偃石塞路。不得行。高曰。吾志在弘道。而自滯巖穴。於爾鬼神亦無益也。路乃可進。王郊迎以為國師。遊梁土。沮渠蒙遜禮敬特甚。門弟子僧印自謂已得阿羅漢。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聞十方無盡世界諸佛所說之法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愧懼懺悔。時魏拓拔燾據平城。每侵涼境。燾舅陽平王社。請高同歸魏都。太子拓拔晃師事之。晃嘗被讒。燾疑之。晃以語高。高為作金光明懺。燾乃夢其先祖讓燾。不當以讒疑太子。燾既覺。以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下書將讓位。且使太子典國。朝士庶民。稱臣上書如表。但以白紙為別焉。崔皓寇謙之者。皆燾寵臣。懼晃纂承不利於己。乃謂曰。太子前實有謀。但結玄高。以道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誅高。必為大害。燾大怒。敕收高殺之。纔四十三

歲。元嘉二十一年也。時梁土沙門慧崇同被害。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忽見一人來曰。君師可痛。以馬借之。日馳六百里。至魏都未晡泣曰。和尚神力當為我起。於是高開目瞪視。謂諸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跡。理恒湛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唯玄暢南度得無他。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達號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雲中。達頂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君耶。達問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曰我願生惡趣。救護眾生。崇已生安養矣。達曰和尚已陞何地。高曰。吾弟子中有知之者。達訪弟子。皆曰得忍菩薩。

宋僧周

不知何許人。有高行。痛自韜晦。住嵩山石室。魏道武之滅佛法也。周前知之。與諸沙門。隱長安寒山。後道武以疾尋悔。即族崔浩寇謙之等。而佛法復興。聞周名。遣使徵請。周固辭以老病。而弟子僧亮代行。亮既行。周於是夕入火光三昧而化。塔其骨山中。亮至都。永昌王郊迎之。為說法關中。脩完精舍。廣度沙門亮勸之也。

宋慧通

關中人。史亡其氏。少得度。止長安太后寺。誦增一阿含經。又從涼州慧紹禪師。受禪觀法門。專心祈生淨土。偶微疾。見無量壽佛光明照身有異香。良久遂化。壽五十九。

宋法期

生向氏。蜀郡[郫-卑+((白-日+田)/升)]人也。幼孤。事兄以悌稱里閭。年十四出家得度。從智猛禪師受法。與靈期寺沙門法林。共習禪觀。皆獲證。後從玄暢。遊至江陵。而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惟師子奮迅三昧未盡。暢歎曰。吾西涉流沙。北抵幽漠。或探禹穴。登衡霍。所閱勝侶多矣。獨子有禪支分。竟沒於長沙寺。神光異香。薰照近遠。壽六十二。時蜀龍華沙門道果。亦以禪觀著稱。名與期並。

宋慧安

不知何許人。少為人虜。賣於荊州富家。作役謹甚。主人愛之。年十八。聽出家為沙彌。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眾頗輕之。然當僧齋坐時。輒起行水。自上至下。水用不竭。眾訝其異。及受具靈跡益著。嘗與沙門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縮濟手指從壁隙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言。安謂濟曰。我當遠行。今與君訣別。仰見空中。皆好華有絲竹聲。天香郁然。濟愈懼不得語。安曰。吾與子遊所見。慎勿妄言。言即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新發意菩薩。可與之言。於是辭去。附巨商之舟。入湘中。路患痢將死。謂商曰。我死必露尸岸上。不須設棺也。問其意。曰吾欲以施蟲鳥耳。商人如其旨。以尸投岸側。夜輒有火燄從身出。商大怖。刺舟至湘中。而安已先在。欲就語又不得。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劉虬夜語。以及之。虬即遙禮曰。此得火光三昧者也。時蜀又有僧覽法衛。俱神異。世疑其得道云。

宋道法

生曹氏。燉煌人也。少為沙門。精苦有高行。持祝神驗。遊成都。從王休之費鏗之請。住興樂香積二寺。時至乞食。不受別請。嘗入定。登內院。見彌勒。自臍輪放光。照三塗苦。於是加意常坐不臥。元徽二年化去。貌如生。

宋普恒

生郭氏。成都人。兒時見異比丘。說法於空中。向親敘之。願出家。及長為沙門。止洛下安樂寺。好於閑靜處。收攝其心。與蜀沙門韜公友善。自謂嘗入火光三昧。自眉間下。屬金剛水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等事。升明中歿。壽七十八。手屈三指。強信之不可。平生貌黑瘠。既而腴皙殊甚。然後知其為得道也。闍維。有煙成五色良久。異香郁然。

齊阿那摩

此云寶意。姓康氏。康居國人。建中初。至建業。止瓦官寺。常宴坐樹下。明經律。善持神祝。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以香塗掌。見人往事。世祖以銅唾盂施之。一夕而失。乃空卷一席祝之。三夕而盂在席中。永明末終。

梁植相

姓郝。梓潼涪人。初為巴西郡吏。嘗以太守鄭貞命。奉獻京師。普通初。上方隆尚佛乘。塔廟莊嚴侈於甲第。僧尼貴擬王公。相慕之。遂出家。及還蜀。妻子皆薙落。大同中。相進脩加精厲。一食常坐。畢命不渝。時南武都。有法愛道人。以祝術。為世所宗。相往觀之。是夕見一物。偉衣冠前至。相不為動。物尋舉相所坐繩牀。高四五尺許。即隱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去。斯須復來前立。如初。相終不動。頃焉忽見其面於屋上梁棟。有摧裂聲甚大。相略不動。物遽禮拜求懺悔。明日相語愛曰。汝其捨去邪法則善。相生長邊鄙。而音吐凡陋。後往益府講肆聽習。而眾加侮誚。相一弗以介意。嘗因行役。寄宿道士館。道士素聞其名。恐其誘己徒屬而弗禮焉。夜既分。虎群號相所臥處。諸道士通夕不能安。黎明從之求受戒。又見釣弘農水側者。喻之使毋殺。其人意殊慢。相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昂首。四顧趨釣者。釣者懺悔。遂師事之為弟子。未幾聚徒青城山。梁王蕭撝尤致欽重。一日謂弟子曰。吾無勝業以生淨土。然而三塗之苦。天堂之樂。亦非所生也。無已則仍生此土。以教化汝等。汝等其努力行道哉。跏趺而逝。壽三十有四。於是獠民聚觀歎異。興起則効。而夷俗為變。先是相建柏林寺於綿城之西。手植梧桐一株於堂下。極為繁茂。至是無故衰落。維那晨起擊鍾。失響。上座僧起謂人曰。此必有大凶。遽逃避。既而訃至。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感應如此。豈可以常情測哉。梁之季。道香僧朗。並神異。茲不具錄。

梁慧勝

交趾人。住仙州山寺。日誦法華一偏。以為常。後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定必周晨夕。彭城劉續。出守南海。聞其風而禮致之。攜以俱歸。處之幽栖寺。終日默然如愚。與之遊。愈久愈可敬。分衛之暇。閉戶無他事。永明五年。遷憩鍾山延賢精舍。心遠地僻尤稱。天監中卒。壽七十。

魏志湛

齊州山荏人。出家居人頭山銜草寺。寺即宋之求那跋摩。所立道場也。至湛而規模猶未替。湛於法華專務誦持。將終之日。梁沙門寶誌懸知之。謂武帝曰。今日北方山荏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入滅矣。揚都道俗聞之。莫不北嚮致禮。故湛之終也。寂然掩息。餘無病惱。獨於兩手各屈一指而已。識者以為西竺誠於此驗所證果位。蓋謂一指初果。二指則二果也。是知湛寔初果云。築塔人頭山。其石灰泥土。雖鳥獸莫汗巖。

魏佛陀

西域人。既習靜慮。且以觀方利物為志。而交友六人。其五人者。已證果矣。其未證者。獨陀爾。憤悻之至。如不自容。於是證果之友。謂之曰。道以無心得。非可以力致也。且子於震旦。當有別緣。度二弟子。作世利益。此其所得則亦大矣。盍行乎。因復遊歷。至魏之北臺恒安而止焉。時孝文方隆尚吾教。厚加禮遇。鑿石以龕其居。給糧以飽其侶。而徵應累著。識者異之。城內康氏饒資。更為造院以遵常業。一日小兒於門隙窺陀。他無所見。但見大火赫然而已。走告其家使窺之。無見也。由是知其獲證不誣。及遷都伊洛。詔於少室構寺以處之。今之少林是也。每謂眾曰。此精舍將來終無所乏。吾固別召靈祇衛護之矣。故茲逮二百載。雖其間凶歉荐臻。而寺賦充實。則抑陀之願力歟。尤善聲論。後於洛。度慧光僧稠二弟子。始皆引杖以擊其頭。知為法器。遂以度之。異日果名天下。事各有傳。陀以老不預眾。感一善神與俱飲食起居。惟神是聽。亦時令設饌祀饗之。已而手畫其像於房壁間。未幾告終。

魏慧達

一名宰和。姓劉氏。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勇而多力。嗜獵射。倜儻自縱。雅不得鄉里譽。治家至贍足。父母兄弟相孝友。仕以梁城突將守襄陽。嘗被酒獲疾。死歷地獄諸苦。因出家。住慈州安民寺。後復往越。禮舍利。刻厲進脩。具如別傳。太延元年。西遊涼州番禾。望東北御谷而拜曰。此崕他日當有尊像出現。而或全或缺。世之治亂係焉。正光初。忽大風雨疾雷破山。見一丈八石像屹立。巖整而無其首。人競琢首置之。隨置隨墮。視其勢不可置。乃已。而魏之衰自此始。逮周興。光發城東七里澗。掘之得首。舉而合之像上。如素。保定初。詔建寺其地。額瑞像。建德初。像首復墮。而滅法之兆見矣。隋開皇間。像完美殊甚。大業五年。上躬致禮敬。詔易寺額為感通。以旌其異。夫象當達之記。更八十七年。而後果出現。又四十餘年而

與首合。又十餘年而首墮。每合每墮。驗如達記。是何其神也。達死。肅之酒泉。闍維獲碎骨如葵子。關表百姓。至今以廟貌奉之。號劉師佛云。

齊僧稠

姓孫氏。其先昌黎人。今居鉅鹿之慶陶。性孝信。該綜經史。時論歸之。徵為太學博士。然厭世煩辱。乍覽佛經。渙乎神解。年二十八。事里之景明寺僧寔法師。為薙落師。且發五願。以敬三寶。以福四恩。初從跋陀弟子房禪師受行止觀。北遊定州之嘉魚山。斂念攝心。全無所證。即欲出山。業涅槃經以度世。會有僧自泰嶽來。稠以情告。僧苦以禪道勉之。使無他志。曰。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不至者。乃從之。旬日果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眠夢覺見都無欲想。居五夏。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之勤。至於九旬食唯四斗。單敷石上。布縷入肌。或饗餐未熟。嗒爾坐忘。動移晷漏。而飢飆餓癯。已盡所有。且常脩死觀。賊每怖之。了無懼色。因為說諸行業。皆摧弓折矢。受戒而退。嘗於鵲山。感神以嬌姿媚態。抱肩踰腰。啞唇噓氣。加撓亂。而稠以死要心定者。九日已而出定。情想澄然。究竟世間無可樂者。即詣少林寺祖師跋陀三藏處。呈己證。三藏曰。禪學於[蕙-十+夕]嶺迤東。汝其最矣。留住嵩嶽寺。寺有泉。常足供眾。間見婦人弊衣。挾帚坐堵上聽經。僧呵斥之。婦人殊愠。以足踏泉。泉隨竭。婦人亦沒不現。眾自是苦泉不給。以告稠。稠遽於泉處。呼優婆夷三。婦人出。稠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泉處。泉輒湧如初。復嘗遊懷州王屋山。兩虎方怒鬪。稠以錫杖中解。各散去。所居牀上。忽有僊經二卷。稠曰。我求佛道。而已。長生非所脩也。頃之。失書所在。徙青羅山。諸癰瘍瘡者。皆致供養。受之。雖膿血腥臊。無所憚。坐久疲劇稍舒足。遽有神從地出扶之。還令跏趺。一定以七日為期。蓋其晚年如此。徙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三詔不起。永熙元年。孝武帝為立禪室於尚書谷。徒侶駢擁。給奉豐縟。詔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迎至文墨之大冥山。剏開歸戒燕趙之境。孚信者眾。曾莫敢血食。苟有膠固名利者。則為說偈。以釋其惑。息心之儔。進所未至。道俗交賴。逮齊之文宣。尤加欽挹。天保二年。詔曰。久聞風德。誕欲弘宣。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教化眾生。義無獨善。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已詔定州津遣赴鄴。稠即日出山。而兩岫忽震。響聲悲切。禽獸飛走者三日。大駕郊迎。扶擁入內。跪聽法要。毛豎汗流。既受禪法。宜獲深證。授菩薩戒。詔太官斷酒肉。虎圈縱鷹犬。悉禁天下畋獵屠殺。月六年三。民以齋戒。他日謂稠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師但安心。弟子願為外護檀越如何。稠曰。菩薩以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人。棟梁三寶。教門幸甚。遂停止禁中。四十餘日。三年詔於京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構雲門寺以居之。兼主石窟寺。復詔境內州郡多置禪刹。因欲盡罷諸刹之講誦者。上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師等。徒爾囂煩。安能揚闡。今並令除廢可乎。稠諫曰。

法師流通三藏。詔繼四依。皆心學之初基。佛乘之前導。歸信之漸發。蒙斯人。上大說。自是議以國儲三分之。其公費私用外。餘悉以奉稠。詔寺中立府庫。蓄錢帛。送者踣踵交接於道。稠亟奏書反之。上嘉焉。稠常燕處小房。雖駕幸省問。未嘗為起。其徒以為言。稠曰。昔竇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者七年。吾誠德不逮。未敢自欺形相。所以不起者。亦冀主上獲福耳。後果有以稠傲慢讒於上者。上怒。將躬往加害。稠心知之。宿戒庖人。大脩供。頓乘牛車。夜行二十里。且獨立谷口道側。少焉駕至。恠問其故。稠對以恐身血不淨。穢汗伽藍。是以先此候耳。上大驚。下馬拜伏。媿悔無已。顧謂尚書令楊道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誣也。因求負稠歸寺謝罪。稠固却之。間問朕前生何等身。答曰羅刹王。其好殺習氣也。呪盆水示之。獨見其貌。如世所畫羅刹云。黃門侍郎季獎。偕諸大德。請出禪要。為著止觀法二卷。行世。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卒。壽八十有一。夏五十。襄樂王宣。詔弔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嘿。虛來實反。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實用嗟憫。資崇有加。用申悽敬。可施帛五百疋。送千僧供於雲門。皇建二年五月。門人曇詢等。奏請起塔。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緣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西域之法。闍維起塔。贈帛千疋。建千僧齋。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右僕射魏收。製文勒碑。

周僧崕

姓牟氏。其先涪陵人。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以涪陵攘三百家隨軍。因止於廣漢之金淵山谷間。其子孫遂家焉。崕幼岐嶷。寡言笑。絕戲弄。飲水必加拜。嘗終日坐。諦觀不瞬。或問其故。曰我念此身可惡耳。後當燒之。及長。殊剛正。一日與人捕魚而分之。投己得者於水。曰殺非好業。我今誓當痛斷矣。遂焚棄其具。併輟獵。又見異蛇。首尾皆赤。始長尺餘大二寸許。頃之忽長踰丈。而大約五六尺。從諸獯所開陂塘中。倏爾升雲而滅。眾駭懼。崕曰無懼也。但斷殺業可耳。且勸盡廢池堰蓄魚之地。眾猶未許。俄而隄防決壞。如所戒云。出家依悉禪師。尤勤謹。玄冬之月。禪師命火溫足。崕熾大鑪於前。禪師責其多。則曰。須火却寒。得火嫌多。情性若此。何曰得道。禪師因使置手火中。即應聲熱一指無難色。禪師陰異之。他日諸弟子共推著煙焰中。雖成瘡。欣笑自如。禪師謂曰。汝如此。莫惑亂百姓否。曰諸佛苦身成道。而況某乎。苟獲薙落一日足矣。禪師遂自為薙落。然覺易甚如呼善來。禪師即置刀攝衣作禮曰。崕法師來為我作師。我請為弟子。崕謾謙謝而已。自是神化浸顯。弘濟頗多。年踰七十。心力尚強。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大達中。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焰且熾。或問其痛否。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由痛。人有疑其得心疾者。曰盍治諸。答曰。身皆空耳。安用治。又問。根大有對何謂空。答四大五根。復何所住。孝愛寺兌法師。見解通暢。聞崕如此。乃率弟子禮敬。施以衣物。退謂眾曰。崕於般若。真有悟入。非徒口說而已。人因競以菩薩稱之。道俗四集。倍加崇信。

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將及掌。骨髓上沸。火且滅矣。遽又以右手殘指。挑發其焰。或問。其何自苦如此。答以眾生不行忍故。欲勸發耳。方其煙焰之盛。兩臂熾然。岷則不動顏色。說法勉勵。行慈斷殺。復為四眾誦經。至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有怠者。岷顧曰。末劫輕慢。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教。句句與心相應。故燒身手令生信重。不然此手豈樵頭耶。於是士女數萬圍繞。岷澄心中坐自若。忽微雨霑濡。即斂念入定。而雲散月明如舊。掌骨五枚既燼。俄而挺然俱出。各長三寸。潔白可愛。眾僉曰。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岷遂以口嚙拔所生之骨。吐於眾前曰。可為塔也。七月十四日。有聲如地陷天裂。莫不震駭復見犬羊龍蛇軍器等象於空中。頃之而息。或問其故。答曰。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故現此相。間使治辦供具。乃於成都縣東南。積薪為樓。高數丈。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孝愛寺導禪師。施六度錫杖。并紫帔。犍為僧淵施班衲。于時遠近奔湊。財弊山積。初亦莫知二德之施物也。十五日旦。崖謂侍者法陀曰。汝取錫杖紫帔班衲來。即乘輿造焚所。時道俗數十萬。擁輿哭。岷曰。但守菩提心無哭也。遂陞高座說法。時復舉目望樓室獨笑已。而右脇寢。氣息都盡。狀若木偶。歛起曰。時至矣。因下座白眾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竟徐步至樓下。遶旋三匝。徧禮四門。既陞而俯告四眾曰。請一心念摩訶般若。相助起樓。檀越王撰。意以為我起樓。以燒菩薩。我寧不得罪哉。岷默知之。呼撰上樓臂摩撰頂曰。汝勿以起樓得罪而憂。乃所以獲福也。趣命下火。眾皆拱手莫敢前。置炬於地。岷自以臂挾炬。燒室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岷於烈焰中棄炬設禮。比二拜身面焦坼。復欲作禮。則身踏炭上矣。須臾薪盡火滅。骨肉皆化。所餘惟心肝腸腎而已。心獨赤濕通潤。諸物勢不可壞。遂益薪四十車。以煅煉之。徒見腸腎卷縮而心略不變。乃命收藏以待埋葬。蓋菩薩曠昔。每答問者曰。我身可盡。心則常存也。聞者以為此謂精神耳。精神豈有消爍時哉。且岷歿後。靈跡尤多。大槩皆拔苦予樂慈悲化也。茲不詳錄。姑錄一二。以見其死生之際云。孝愛寺僧佛興者。飲啖隨俗。後岷舉事感之。發願斷酒肉。至晚歸寺。見金色人語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眾生肉。則食一切眾生肉。一切眾生即父母眷屬肉也。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眾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其將化時。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答曰。眾生有相故痛。問菩薩常云。代眾生受苦。為實得否。答既發心代受。何以不得。問眾生罪熟。各自受苦。菩薩自燒。何由可代。答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普法師曰。二家共論大義。終未之決。其一以佛智緣無相理。理是所緣。智是能緣。其一以除妄息倒。即是真諦。二說其何者為當。岷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故。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然者菩薩。則釋迦觀音耶。岷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眾生苦。願令成佛。海曰。先佛何故。早得成佛。答先佛一時眾生度已盡也。問藥王等聖。何故亦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是將

與先佛殊途矣。答前時眾生已得藥王意。今眾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花。其應對皆此類。座中有疑崕非聖人者。崕乃的呼其人之姓名曰。諸佛應世無定形。或作疾病醜陋。畜生異類。願檀越毋妄生輕慢心也。舉火之次。皆覩瑞相。或圓蓋覆崕。有三道人。趺坐蓋上。或五色光。如人形像。處麻室四門者。或柴樓上光如日輪。然並雨華。大小非一。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之[郟-卑+((白-日+田)/升)]縣人。於[郟-卑+((白-日+田)/升)]江邊。見崕於空中乘油絡輿。從五六百僧。隱隱西沒。及心舍利之至寶國寺。復有光。如華叢狀。明燭庭宇。阿迦膩吒寺僧慧勝抱疾。自以不見勝緣。心殊悵快。忽夢崕將一沙彌。帕裹三斛許香。并以檀屑分四聚。繞勝爇之。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焚身也。崕曰無怖。用薰病也。即覺爽健。因請現瑞。答曰。我名光明徧照寶藏菩薩。所謂崕者詭名耳。一日設會。勝唱曰。潼州道俗見瑞福重故也。我等不見。則障厚可知。於是二百許人即應聲。見天華如雪。繽紛滿空。皆黃金色。明淨耀目。大七寸盤許。自朝至午乃止。取之者。雖緣木升屋。皆飛去不可得。

周猷禪師者

姓楊氏。住益州之多寶寺。四十餘年。日夕專務讀誦。後圖九想變於房壁。露置繩牀上。覆椽欄以庇雨露。晝隨僧作務。夜則習定其中。日纔一出而食。以為常。漸至七日。或至一月。僧殊玩之弗恠也。如是歷二十年。略無有能省顧者。俄夜驟風雨。房屋畫壁崩仆。鄰僧意猷已壓矣。旦往則存繩牀。餘無所見也。

後梁僧景

不知何許人也。居澧之陽山。於道有證悟。陽山地接桃源。僊靈鬼物之所栖遁。景居之。恬無影響。而蛇虎為使。或有以惡念進見者。輒驚怖迷惑。不知所向。苟將問道則無他。慧璫禪師。南嶽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焉。杜默終日。不可致詰。璫因翹勤再三。繼之以泣。如是旬浹。僅一披敘。璫退而歎曰。予見善知識之高尚者。十有八人。類得入其門而升其堂。然未若斯人墻仞之高。階階之峻也。後不知所終。

隋慧意

姓李氏。臨原人。專志定學。旁聽大乘經論。宇文廢法。南遊梁。與僊城山沙門慧令同師。俄徙京邑聰師之舊堂。晝夜常坐。光景燦然。人見之驚。以為鐙燭也。其鄉里有柳靜者。嘗為德廣郡守。素不信。乃別請意於家。供養百日。且使其子四人抑稟等。夜往窺之。果見其室大明靜。由是始歸嚮。開皇初卒。是日謂弟子慧興曰。客至可多辦齋饌。及中而慰弔者填門矣。

永禪師南鄉人。梁有國日。明帝嘗供養之。開皇初。坐逝。眾聞音樂香氣者七日夜。方露屍傘蓋山上。未即葬。同寺全律師。輒臨其屍曰。幸留七日以待。至七日全亡。昇屍永側。而永之屍始摧變。

隋道舜

不知何許人也。結茅於澤州之羊頭山。世傳為神農氏嘗藥地。靜僻幽夤。誠僊聖所居處。舜日一食常坐。卒歲無睡眠。蛇鼠孚產繩牀下。虎每踞蹲其側。為說法有聽狀。人來使之去。必如語去。或謂明日幸毋來。卒亦果然。故其徒與俱無所忤。而化物之效率類此。衣弊跣行。遇者莫能識。開皇初。持餅錫乞食聚落。村氓盛集。求受戒法。至一女子。輒曰。汝當生牛中。相已現矣。雖受戒無益也。因踏其後使去不能得。曰牛以尾為力。令尾被踏。而遽欲去可得乎。此固業影耳。且如是顧不自悔哉。於是女子悉傾其家。營福以懺。情尤慈憫。數遊癘疾家。為呪治。勿憚也。晚詣林慮洪谷盤亭諸峯以終。

隋道仙

一名僧仙。西域康居國人。少業賈。泛兩舶往來吳蜀江海間。致貨貨。直鉅萬緡。時僧達禪師。居梓州新城之牛頭山。仙偶造焉。達則為說法曰。夫生死輪轉。愛必有離。身且如爾。而況外物乎。又嘗扣達房。達不應。因窺其戶。獨見水盈室內。識者以為達入水觀故然。於是仙大領寤。即沈兩舶。謝遣妻子。薙落於灌口山之竹林寺。對眾自誓曰。苟非得道。終不出山。益遁夤絕地。結宇習定。每定必四五日乃出。因能言未來事。皆驗無小爽。明日客至。夜先具告其數。神異浸以著聞。梁始興王澹鎮蜀。待以師禮。攜至陝。天監十六年。遊青溪山。將駐錫焉。先是道士李學祖等。占之以事營建。仙至輒芟壟。道士屢訶止弗為聽。而所闢僅容繩牀許。無何火發。而道士望見之。相顧以為且燼仙。趨視之。仙則危坐烈焰中自若也。由是知其獲火光三昧者。雖道士亦從而推敬矣。後道場之成。多其力焉。澹以冥感。造四天王於梁泰寺。凡六齋日。則設供會眾。仙往赴。而五色光明。出四王頂。流耀近遠。所執香鑪不待火爇。而煙氣自騰。州刺史鄱陽王恢。躬受教戒。太尉陸法和。微時即慕嚮侍左右。給薪水二十年。客稍慢悔仙則曰。此三台貴公。可詈辱耶。偶臥疾。或見縹衣童子持藥。出青溪水中跪進之。疾良已。尋歸蜀。蓋留陝者二十有八年矣。至則蜀民如見父母。會大旱。託之祈雨。仙徐以杖扣龍湫曰。何嗜睡如此。雨霽霽不旋踵。民率歌舞其德復時為請者。捫肘腋。應念獲舍利。隋混一。蜀王秀命召之不至。怒以兵詣。勢殊可畏。仙聞之。著僧伽梨。念佛以俟。而天氣倏變。雲霧晦冥。雹雪飄灑。溪澗湍湧壞行路。士卒沮莫進。王懼而悔過。乃霽。及見仙禮敬聽法。迎住成都之眾淨寺。開皇中。仍歸山寺。其將歸。山靈前為掃除道路。既歸。有客僧。宿房中。亟起之曳出。已而屋傾壓。嗚呼其悲濟可量耶。年百餘歲而滅。葬山中。俗至今以仙闍梨呼之。

隋慧巖

住蘇之重玄寺。常房坐習禪業。未嘗出遊。或出則飲啖言咲。不脩戒檢。人以為狂而慢侮之。每獨歡然。對眾指擣曰。此地為殿。此地為堂。甚至廊廡庖湏悉有區處。如是一月餘。告所知者曰。浮圖鈴墜。是吾去時也。即反鎖其戶久不開。已而浮圖一鈴果墜。眾破關入。則見巖端坐而逝矣。城市聞之。奔赴填噓。競委金帛以施常住。豐厚資之以營繕。而間架位置之素。皆必如其言乃已。鬱成名刹。今其遺形尚在不壞。

隋慧越

生嶺南。居羅浮山中。匡眾習禪。有聲海內。性慈愛。鷲禽獷獸。為說法馴擾。至可役使。一虎嘗以首枕越膝臥。越亦入定不自覺。聲聞流藹三楚。開皇之季。煬帝居晉邸。遣舍人王延壽。召入慧日道場。從朝京師。所在歸化。後還楊府。中路而卒。遣體船上。如生人。見火光夜從足出而入于頂。如是宛轉。達旦不絕。歎未曾有。王特下教。令歸葬本山。以旌敬異。

隨慧侃

晉陵曲阿湯氏子。少受學於和闍梨。和尤神異。世莫能測。然於尊像。事之如生。見立像不敢坐。勸人必造坐像。行遇困厄。救濟不遺力。嘗見群猪被縛。和因唱曰。解脫首楞嚴。縛輒自解。猪逸去。主亦從而放之。苟眾所會聚。則為說法開寤。晚年至鄴盛化。歸嚮之徒。頌其德至今。竟卒於鄴。將卒。有問其所證者。曰吾得善根成熟耳。侃初於和。固有所傳授。後往嶺南。依真諦專精禪寂。歲晚住栖霞寺。又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其行業。禮接之。將別。請現神力。侃曰。許復何難。即出臂窻中。長數十丈。取齊熙寺佛殿額。持還房中。謂偲曰。吾第恐世人驚異。故不屑為也。大業初。卒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二。將卒之日。忽擲三衣幘於堂上曰。還汝眾僧三衣。吾今死已。遽閉房入。眾愕然。起追視之。但白骨一具。跏趺坐牀上。撼之鏘然不散。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七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八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定學

證悟科(二)

唐慧超

丹陽沈氏子。出家。以誦法華經為專務。時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悟一乘之理。明三觀之。心超與江陵顓公。仙城命公。篤志相親。積年請業。行優一眾。德冠諸賢。思謂其徒曰。超得忍人也。復獲偕覽衡嶽之勝。隋受禪。乃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太子勇既召集天下名德。而遣還之。以超尤詣道。獨留供養。及勇廢。徙居定水。會藍法師。以藍谷之悟真寺迎之。共隱八年。倍勤三慧。大業初。京師創建大禪定寺。詔超之。後以疾辭。允其歸。皇家肇運。望重疇昔。高僧慧因保恭等。咸就栖止。未幾臥疾。弟子跪問其所以自任者。曰生不忻。死不戚。吾之素也。因面西坐曰。第一義空。遂長往。儼如入定。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春秋七十有七。弟子法成等。以遺訓。露骸月餘日。色不變。時太宗開天策府。聞而歎異。仍建白塔於寺之北峯。

唐慧超

生申屠氏。上黨潞人。自出家。北居晉陽之大興國寺習禪業。其道場之內。盛列儀像旛華以嚴飾之。且聚諸品異香。每爇以致煙氣盤鬱。而超則淨服端坐入定。輒獲舍利充餅。隨取隨有。較其元數。初未嘗減。然莫測其所自來也。仁壽中。詔居禪定寺。其行道感瑞如舊。武德元年。復歸興國。七年冬。忽召寺眾謂之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或有相違。希為恕略。人道難生。善緣莫遇。當求自度。勿誤後身。於是斂手寂然。神色無少變。苟非屬續。觀者終莫知其氣絕也。時年七十餘。十二月就以繩牀輿屍。殮之龍阜山開化寺側。雖屢閱年所。遺體愈益堅完。而禮拜供養者。至今不絕云。

唐曇倫

汴之浚儀孫氏子。年十三。依脩福寺端禪師出家。端習次第觀。嘗誨之曰。汝繫心鼻端。可得定也。倫曰。若有散心。則係鼻端。心本不散。則又何以係為。自是每坐輒定。後為師送鉢上堂。未至堂頃。卓然跏趺入定。而持鉢自若。師大加賞識。異時謂曰。去昏障譬猶剝[蔥-十+夕]。要當重重去盡。然後得淨。倫答以為本來無蔥。又奚庸剝。師獨以其根器非常。而陰敬之。且不敢役使。雖禮佛看經。猶莫之務。但掃一房終日閉戶。四威儀中。離念而已。偶命之直歲。守護僧物。每戒其下。勿以僧粥食犬。其下漫弗聽。犬則嘔粥。其下又以為偶然爾。食犬粥如常時。於是犬群嘔粥僧前。若有物使之者。其下始大懼。以倫為神。

倫姿性愴怡。平居不表襮。或問以義理。隨問隨答。無底滯。仁壽二年。造禪室。追獻后冥福。詔處之。至則掃房閉戶如故。時人目之臥倫。興國善粲法師。博學有才辨。自號三國論魁。竟造倫語。三日夜莫能測。其述般若義。則空華水泡不可把玩。本性清淨。如太虛空。粲亟下拜。以為不可及。居京。惟玄琬律師。靜琳法師。學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其餘請謁者。不啻魚子。然武德之季。臥疾於莊嚴寺。或問往生何處。曰無盡世界。又問捨報後如何。曰籬篠裏而棄之爾。又曰。四大方鬪。已到屈膝。主人翁只管看。僧伽遽探其冷觸。退謂其人曰。冷觸果到膝矣。四大分離。應生苦趣。倫遙知之曰。苦趣亦空。頃之問打五更鍾未。曰未。及打鍾。視之已絕。壽八十餘。弟子承遺言。昇屍露之南山中野。其傳有鮑居士慈氏云。

唐道休

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後於寺南驪山幽谷結草菴。以業頭陀。尤務禪寂。每入定。必七日乃出。而持錫執盃乞食。無少替。於是聚落檀信。至期具饍。奉迎路首。休則歡喜問訊。誨以慈善。食畢。然後為授歸戒。眾送入山而去。如是四十年如一日。貞觀三年夏。期至不出。就菴視之。端拱加趺不動。眾謂且入定。遽相約宿守其旁。久之覺其氣盡。仍共肩鑊虞其變。雖寒暑交謝。而顏色如故。明年冬。其鄉里之好事者。加布漆治祠宇。以嚴奉之至今。

唐道英

族陳姓。生蒲之猗氏。家素市販。年十八。其季父休律師。勸使出家。而二親難之。即為娶婦。以惑其志。婦尤諧順。雖同牀。身未嘗觸。如是五年。二親安之心。以為英無他矣。英則夜每使婦執燭。治文疏遺同財者間。遁去蕪落。無所顧惜。依并州炬法師。稟華嚴等經。時婦猶未嫁。乃反鄉里見二親。言學佛之益。而二親恨聞之晚。開皇十年。詔度天下僧尼。始獲以名附籍。行獨念曰。法相易知耳。然心惑難治。奈何。即入解縣太行山之柏梯寺脩止觀。悟人空於南埗。悟法空於北嶺。自爾營理僧役。以事考心。俄往京師勝光寺。聽曇遷禪師攝論。遷語其屬曰。汝輩尋文質義。固已勤至。得其妙者。唯道英乎。復依華嚴發願供僧寄以調伏。每曰。予瞑目而坐。則於理性若有所得。但開目則失。還與識合。故於日用常行之際。使有薰習。則庶幾矣。於是常坐開目。動逾信宿。略不見其交睫。然後造詣稍異。大業九年。任寺之直歲職。俗侵寺地。與較久不決。遽謂俗云。吾其死矣。忽僵仆氣絕。俗以為詐。競持鍼刺甲深入。不少動。頃之色狀青臍。俗懼亟歸命。請以地施寺。無復爭。英隨起坐如常時。偶立龍臺澤上。見群魚躍躍樂甚。徐解衣使弟子持之以守。而竟入水曰。我寧無及魚乎。沒經六宿而後出。出而告持衣弟子曰。我非土所壘。安能捨而登岸哉。方嚴冬時。大雪纔霽。四郊之外席展鏡開。英則曰。如此平淨地。爭得不眠。遂脫衣仰臥三晝夜而起。大噓曰。幾且熱殺我。晚歸住鄉里之普濟寺。置莊三所。用接霸遠

御眾。有方至者。忘其作勞。而慕其法藥。嘗夜講起信論真實門。奄然入定。經于累日。河東道遜舊同學也。所住相去百五十里。捨命之夕。英已知之。曉拉數友往送。中途遇訃。識者服其通感。貞觀十年九月。群鳥哀鳴。翔集房屋。英語其徒曰。早須收拾索水。刳洗自治甚急。被大衣坐良久。門人志褒時侍側。見青衣二童執華而入。紫光從英身出。騰燄屋棟。眾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能依而行。則無累矣。英何言哉。因說法要。誦華嚴賢首偈。明相既現而逝。春秋八十。是時霧暗二十里。閱三日乃霽。所畜畊牛不食水草。流淚吼叫。聲徹數里。七日將殮。近遠奔赴。葬之夏縣東山之莊南。其始竊也。地大震動。有二白虹連跨柩穴。二白鳥鵝鳴之異。

唐慧顯

百濟國人。少誦法華。講三論。皆精詣有師法。住其國之北部脩德寺。或講或誦。無常時。四遠聞風而至。顯厭其喧擾。而遷於南方之達拏山。深險夤僻。終歲無來人。顯因得以專業其中。及卒時年五十八。於是同學舁屍。置石窟中。以待豺虎已而噉之。骨肉並盡。惟餘髑髏與舌在爾。逮更三寒暑。而舌色愈鮮赤柔輒。不變壞。後忽紫硬如石。眾共建塔。緘瘞之。當今之貞觀初也。

唐慧方

姓趙氏。冀州信都來強人。九歲投蘇門山淋落泉寺出家。終日端居靜慮。眾莫測其際。或教以九次十想者。隨聞有所證入。屢涉炎涼。弗稍變。隋文御宇。乃建寺京師。為獻后追薦冥福。而方被詔入住。禮供穠縟。然山林之思。未嘗少去懷抱。大業六年。還舊隱。請道之侶雲集。煬帝之季。天下擾攘。又徙居汲之隆善寺。唐興。因復歸蘇門。脩治棟宇。益進所業。偶與交朋。立談玄蹟於廊廡之下。有沙彌從旁竊聽。忽空中作聲。若叱詬之者。遽驚走至暴卒。經宿然後甦。方乃示寂。則貞觀二十一年之冬孟也。壽九十三。葬之州北十里圓岡之陽。則是月之十七日也。

唐通達

雍州人。年三十始出家。栖止無定所。而一以尋師訪道。為急務。久之未有所遇。乃入太白山。啖草庇樹端坐五年。一日以木擊土塊。塊隨粉碎無餘。因大悟。後住京師律藏寺。一裙一帔。不易寒暑。嘗於講席評敘玄奧。不肖之夫。動相矛盾。至其飲啖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固如爾乎。若指聖懷。斯實凡庶。左僕射房玄齡。聞而躉之。迎至其第。待以師禮。達性無拘檢。而言恒縱放。玄齡處以物表。莫之乖忤。貞觀來稍顯神異。每詣人家。歡咲則吉。愁慘則凶。或有所索。宜從而予之。不然亦失。以故京師貴賤。咸候之以占禍福。大將軍薛萬鈞。致之供養。忽破戒夜食。又欲入內宿臥。將軍之弟。怒捶之幾死。遽使作湯曰。我身霑汗如此。能無一浴乎。湯方沸涌。即解衣躍入鑊內。宛轉摩撫自若。旋語爨者加火。薛氏媿駭。自是寢處無所禁。嘗欲設大齋會。且先令寺家作疏請客。時米方騰貴。物料索然。明日赴者數千。

而寺家不知所給。眾以咎達。達曰。渠許送供。計非妄語。至日中赴者將散。忽見盈車美膳。充塞道路。用以施設。厭足有餘。求其所謂送供者莫之識。然後知其德通幽顯云。

唐法空

隋季。任鴈門郡府。鷹擊郎將年四十。志慕佛法。謂妻子曰。吾為汝輩。所累久矣。東西奔走。竟復何所成就。自今可各為計。吾亦從此決矣。即裹糧負襍。入五臺山。飢茹松柏。寒蔭苦穴。專思經中要義。無所參問。時所在擾攘。官為司疑以盜。而輒掩捕考掠。空則跣跣不動。絕飲食便利者五日。因爾釋不問。遁跡三十餘載。顧與禽獸相親狎。妻子訪求欲致糒糗。空曰。吾既厭俗至此。汝輩尤宜置之度外。勿屑屑以為意也。自今以往不須相見。居久之。夜覺有聲呼空禪空禪者。獨寤以為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始學九次第定。終學大乘離相了義中道。有從之者。亦以此誨之。終不知所終。

唐玄爽

南陽劉氏子。弱冠已娶。厭而出家。學涉空有。又嘗聽龍泉璇法師講。獲譽當時。而信禪師方王化。於是亟走蘄州請道。後歸鄉里。攝念不臥。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並禪府名匠。尤相交友。永徽三年十月九日。終于所居山谷中。沙門慧普。夙依襄之法門寺。研精律藏。二十餘年。屬城歸揖。晚專習定門。紀王作鎮。將脩追聖廢寺。俾摠其務。能以仁祠革其淫祭。楚俗為變。且繕治明因道場等三十所。極輪奐之功。顯慶三年。終於所住。壽八十。此皆漢陰之傑云。

唐慧仙

生河東蒲阪趙氏。幼滯俗緣。暮即謝絕。年登不惑。始獲薙染。每以華嚴涅槃二部。為如來始終極唱。尤加耽味。執卷自隨。有若雙翼。謂人曰。斯二法寶今如意珠。無或忽忘而暫捨也。所處衝要疾病患難莫不歸仰。而仙慈善根力。但令念佛。無往不濟。寺之棟宇頹落。十丈大象亦復埃亂。哀施裝構。珠璣金碧光耀奪目。久之夢僧告曰。卿於明年之冬。當至無常。若欲延者。可早為力。然今生方已定。設使延之。祇益業爾。明年九月示微疾。遣侍者召諸大德。授菩薩戒。諸德不赴。乃自取戒本讀誦。潛然而止。且悲且喜。夜有天仙。羅列前後。顯隱若見。談述可聞。或覩佛像入房者。翌日午時忽起坐合掌。垂訓而逝。壽七十五。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同寺互禪師。有聲京洛。常以為仙必生兜率。見慈氏。蓋寔察其行業。得其徵應乎。

唐僧術

并州人。出家。素以學行著美譽。年九十六。始遇道綽禪師講觀經。及見安樂集。而後知念佛之業。誠不可廢。於是日夜自課禮彌陀佛一千拜。稱誦名號八百萬口。五年之間不稍怠。將終謂弟子曰。阿彌陀佛親授我衣香氣可念。觀音勢至列住于前。

化佛滿空。從是而西皆淨土也。言訖而終。時有啟芳圓果二法師。住藍田悟真寺。共於觀音像前。發願求生淨土。乃以楊柳一枝。插像手中曰。苟於一夏必獲如願往生者。此楊柳枝。當見七日不萎。果不萎者至七日。於是念佛誦經如法。已而芳夢身處大池內。俄又飛入東面大寶帳中。有僧語以但專念佛。必生於此矣。又夢觀音垂足坐。芳遂捧足頂戴。旁為蓮池。阿彌陀佛適從西來。芳因問佛。閻浮眾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答勿疑。定生我國。且見娑婆世界。純是山川。極樂世界。坦然清淨。音樂寶帳。自西而往無所間雜。忽有一僧。自名法藏。御一大車以迎芳。見其身坐百寶蓮華上。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菩薩。讚歎妙法華經。又見直西三道寶塔。其第一道。並是白衣。其第二道則緇白半。其第三純緇也。云皆往生之人。

唐善伏

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而皓首。五歲從兄才法師。於安國寺出家。貞觀三年。刺史竇公聞其才學。召補州校庠職。閱佛書不已。博士責之。對曰。欲以博觀也。問之無所滯。於是館中諸生。莫不敬服。俄聽四經三論於蘇之流水寺璧法師所。又依越之敏法師。然後見天台超禪師。而獲西方淨土觀旨。乃南遊交桂廣循。北上荊襄。見信禪師於蘄。瞻拜廬山遠公淨土觀堂。歸里受無生觀於潤之巖禪師。後偕暉才二師。行慈悲觀。且授鬼神戒。巫有殺以祭者。暴卒而甦曰。吾於伏闍梨處受戒。誓不食肉矣。如何為吾殺。憫爾愚癡。聊貸爾命。後或犯決不恕。自是諸祀腥葷並絕。嘗有婺州二人。同販麻枲。一以蔬祭江神。一殺生祭。及抵岸。而殺祭者盡濕。蔬祭者獨燥。雖同一舟。而燥濕異。則戒之驗。如此甚至。求魚肉市肆不易得。官司為減經賦。義興令。或叵信。懼其惑眾。將加之法。其族氏昆季行賂乃免。未幾。而令家有蛇狗登牀蜇人之怪。筮曰。罪由瀆賢聖。禍不可原。竟獲譴除名為民。永徽二年。伏亦為有司所括。反初服。然操守益厲。眾復聚求法要。其所說所行。大約準十五觀四明論云。既久居伏牛山。顯慶五年。避譏謗。習靜於衡嶽。徒眾復聚。方談述微妙。忽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皆莫之測。則堅拒戶寂然。是夕凡衡之鐘磬笙管。有聲之器。自能鳴唱。徹曉不已。及破關見伏端坐而逝。遽以奏聞。

唐元曉

新羅國湘州薛氏子也。卅年入道。隨師遊學無常處。時三藏玄奘公。化王中原。偕友將造之。事見湘法師傳。因緣既忤。蹤跡遂乖。任性逍遙。一無定止。會王置百座。召名德講仁王經本州。以宿碩聞。或以其行汙[讚-貝+日]不納。居無何。夫人病腦癱。醫禱皆莫效。卜曰。宜致神劑赤縣地。於是遣使西度。海冥漲中。忽見人邀至龍君所。宮殿嚴麗。徒從莊蕭。蓋非世間耳目所及。君自稱鈐海。謂使曰。汝夫人青帝第三女也。其於佛法尤有願力。金剛三昧經者。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我嘗得

之。而未易流通。今以夫人之病。而發機焉。則豈惟夫人利益而已。因持刀裂其膻腸。入散經三十許紙。其內外用臘紙纏滕。而傳以他藥。且曰。恐所歷有魔事。故為此耳。又曰。可請大安聖者詮次綴緝。元曉法師造疏講釋。如是則雖雪山阿伽陀藥不過也。大安者。形服素詭異。每擊銅盞井市中。唱大安大安。王至是亟召安。安曰。但將經來。即以義理。釐為八品而去。然終不肯見王。曉得經。即疏之牛車上。成五卷。且設几案筆硯於牛兩角間曰。本始二覺。此經指也。姑以表之耳。尋剋日於黃龍寺開闡。浮薄者忌其能。竊之以逃。王命限三日。更出略疏三卷。以急療治。曉宣吐雍容。辯抗敏銳。稱揚彈指聲沸于空。其曰。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惟我獨能。所以譏曩者之[讚-貝+日]焉。眾有慚色。後不知所終。

唐僧藏

西河人。弱齡辭俗。務行頭陀。然尤以淨業自致稱。誦阿彌陀佛名號莫計其數。一日忽病臥。謂其徒曰。吾頃瞑目。即獲遊於極樂國土。見諸上善人散華作禮。又曰。今茲天人次第來迎。於是合掌憊然而逝。

唐正壽

夙遊禪社。見南塔慥公有開解。隨慥住漢東山光寺。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尤敬事慥。預為慥造塔。高七十尺。及慥疾篤。王使問孰可以繼者。慥答以壽可。於是召壽至。壽即白慥。請試塔。乃入塔跏趺坐而逝。世因號壽為試塔和尚。王聞而歎賞。尋別造塔以遺慥。

唐神鼎

曠達不自脩飾。每持一斗。乞丐長安市。得則就其地食之以去。或施雜碎布帛。則綴聯衲衣上。髮鬢鬚覆眉際。寡言咲。恬憺自怡。一日利貞法師講寺中。鼎偶至傾聽座前。問曰。萬物是定否。貞曰定。曰闍梨若言定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死而生。生而死。六道往來。輪迴不已。何得定耶。貞曰不定。曰。若不定者。何不指天為地。指地為天。召星為月。召月為星。安得不定耶。貞無以應。眾歎其辯。張文成見之謂曰。法師才辯如此。豈非菩薩果位人哉。鼎曰。菩薩喜怒哀樂。莫足以撓其內。名利榮辱。莫足以動其外。內外一如。則其生也。適然而來。其死也悠然而往。是之謂即生死。而離生死者也。吾輩其奚以及。此眾合掌而散。

唐慧朗

新定遂安人。年二十二。志祈薙落。而未遇其師。或謂衢之北山有善南宗者。則趨之。而其人曰。吾非汝師也。其必往天台乎。至剡之石城寺。見一翁。貌奇古。神氣秀爽。問朗曰。子何之。曰天台求佛大法爾。因同行數十里。憩林樹間。翁告之曰。法常寂然。尚奚庸遠適哉。汝於鄉里有緣。宜歸以闡化。毋後也。言畢而隱。朗亦豁然心悟。乃復峰啄磻飲數載。而後居邑之慧安寺。以白衣。行頭陀法。未幾秦望山

無故振動。大龜出焉。見者咸以為異。尋有僧辯自雲門來。身脩八尺四寸。隆鼻大目。而光采射人。通思益大品維摩等經。兼融貫諸論。眾敬之如神。朗願事以為師。辯徵維摩義。朗答殊超邁。景龍中。鄉里吳川縣尉余少興。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為檀越。輪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其頂出。旁燭山川盈數十里。由是辯公反以師禮視朗。而朗陞座為說法。變化莫測。道俗欣慶。歎曰。昔者山動龜出。其祥非為辯公明矣。自是四方學者雲萃。開元四年。州牧李思絢。卜於龍山之陽。建伽藍以延之。大設戒壇。廣邀律德。若光州岸公會稽超公咸在。授朗具足戒。而道益尊矣。七年刺史韋利器服膺嚮化。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迎至治所。朗每陞座。有熊隨眾聚敬。伏於前若聽伏。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會門人告逝。且曰。吾當三生此地。今纔一生爾。言訖。如入禪定。壽六十四。稟遺命荼維建塔。大曆十二年。其嗣法弟子開元寺道欽慧祐道禪。龍興寺辯海。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立碑。新定太守蕭定撰文。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

唐真表

百濟國人。世弋獵。表尤躡捷善射。開元中。逐獸於野。倦憩壟畝間。見蝦蟇多甚。獨念曰。此不可以羹乎。因取柳條貫三十許。置水深處。復逐獸從別道歸。忘取所貫。明年春。仍以獵至其處。聞蝦蟇聲。就視之。所貫皆喙自若。表大媿責曰。吾以口腹為物累如此。罪其可免哉。即拔所佩刀削髮。遁逃入山懺悔。且誓願面奉彌勒菩薩授比丘戒。日夜遶旋扣頭流血。心無間斷。如是經于七日七夜。且見地藏菩薩手持金錫。先為策發受戒。方便頓覺。歡喜徧身。倍加精進。二七日忽有大鬼。現可怖相。推表墜于重巖之底。而身無所傷。旁峙石壇。匍匐遂登其上。魔撓紛然弗顧。三七日稍曙。聞鳥音云菩薩來也。四際白雲若浸粉然。山川平滿。無有高下。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威儀自在。與諸侍衛圍繞石壇。爾時慈氏徐至壇所。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蘇迷廬山猶可攘却。爾心堅固。不可退墮讚嘆撫摩至于再三。而後授法。表則身心和悅。非世間之樂所能比也。尋獲天眼。洞見無礙。慈氏躬授三衣瓦鉢。且為作真表名。俄於膝下。出二籤。其一署九。其一署八。視其籤。非牙非玉。然竟不知何物所為者。以付表曰。異日人有從爾求戒。爾當先使其人悔罪。罪福者持犯所自。悔罪之法。或以九十日。或以四十日。或以三七日。為一期。期滿而欲知罪滅不滅之相。則益為一百八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用前二籤以合之望空而擲。若百八籤飛散四畔。獨八九二籤。卓立壇心者。是得上上品戒相也。若百八籤中。僅一二籤。與九八二籤交觸。第看交觸之籤。是何煩惱。則知此等煩惱未盡。而其人宜令重加悔罪可也。然後又以前所交觸之籤。合八九二籤。擲空中。其籤不至交觸。而遠去者。名中品戒相也。若百八籤。終於擁蔽八九籤者。其罪不滅。為不得戒。設能志誠悔罪。踰九十日。復作前法。而不擁蔽者。得下品戒。且云。八者新薰也。九者

本習也。已而隱。華萎香炮。山川寂寥。於是表著衣持盃。為大比丘。念欲下山利益眾生。而草木垂靡。溪谷坦夷。祥禽瑞獸。翔舞馴伏前後。又空中唱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是故聚落人民。布髮脫衣者相望。氈罽裊褥被路。表皆踐踏之。以副其意。有女子以白氈半端展而俟。輒驚避他往。女子恠其不平而問之。則曰。吾非無意也。適覩氈縷間皆豨子。吾恐傷生。故避之耳。蓋女子本屠家。致氈之由可知。居常二虎侍左右。表語之曰。吾茲不入郭郭。如他有可脩行地。汝導以往。乃行三十里。踞一山坡而止。表則掛錫樹枝。敷草而坐。信士四至。倏成伽藍。號金山寺。今影堂道具猶存。

唐懷玉

姓高氏。丹丘人。夙薙落。隸湧泉寺。業毗尼。且時行懺悔法。日稱彌陀名號五萬口。然誦彌陀經亦不小置。積其平生所誦。且三十萬卷云。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化如來。徧滿空界。有擎銀臺從窻入者。玉曰。我不得金臺不往。於是銀臺自隱。玉加精進倍常時。後空中有聲報曰。今頭上光暈已生。可手結佛印跏趺而坐。以待佛至。頃之光明充室。玉輒麾使觀者退曰。此是佛光慎勿觸。十三日丑時。忽現白毫光相。玉曰。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其所往何刹。玉以偈答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脩道來經十劫。出示人間服眾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說偈已。光明香氣徧滿空界。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與諸大眾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因微笑坐逝。後刺史段懷然。作詩贊之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為掛銀臺。

唐子瑀

字真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年未總角。辭親出家於郡之大雲寺。如意中。大赦。詔天下度人以祈國釐。遂獲薙落。受具於洛京大福先寺。澄聖中。歸執律柄。以紀綱清眾。平居各禮萬五千佛。兼行慈悲懺法。日夜勤至。俄有彈指行道者九人。忽隱去。問之無識者。然後知其為聖僧矣。或夕坐無燈燭。而身出光明。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三宿而甦曰。見瑀冥中。謂王曰。足能講涅槃請宥之。王曰。嘗聞巖崙能講矣。未聞足也。不許。瑀力爭之。瑀平生書經凡三藏。共萬有六千卷云。十一年跏趺坐而終。越明年闍維。啟龕視之。顏色殊不變。見者起敬。

唐大行

齊州人。每草衣木食。行法華三昧於泰山巖壑中。遂感普賢現身。後自歎以為此生云謝。他生未知。受報何地。因探藏得西方諸經。乃如法進脩。經三七日。忽於一夜。心目洞明。覩琉璃地。及十方佛。如明鑑中像。未幾。詔入內廷。賜號常精進菩薩。封開國公。久之示微疾。右脇而逝。葬泰山。

唐安靜

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東遊中國。至定陶。問丁居士墓所在。竟造而發之。則五色雲氣噴薄出土中。其骨皆金色。連環不斷。引之可長五丈許。考其聲則鏗然清亮。以杖挑而負之。且別求地。樹塔以葬。久之畢事。靜亦告滅焉。初居士脩梵行。得心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及終合掌跣趺。凡一城中之寺院。鍾磬響應。蓋當時固已異矣。至是而人益敬慕。

又有成都府徐果師者。狀若癡狂。語事多中。則亦誌公疆練之徒歟。

唐明瓚

初謁嵩山普寂禪師。得心法。尋遊衡山。執役南嶽寺。歷二十年。未嘗言勞苦。遂隱居石廩峯。以極道趣。李泌方年少讀書。嗜靜僻。嘗築室其地。不甚遠。夜聞梵唄音。且往見之。正值瓚發牛糞火出芋以啖。而泌拜於前。瓚徐指鑪旁地曰。可席此。因分半芋以啖之。無復他語。刺史歲脩祀事嶽祠下。而頽石礙行路。石甚鉅。遣里胥挽除之。役數百人。瓚憫其騷動。悉謝去。稍舉足蹴之。轉石抵山下。聲若雷震。虎害頗眾。瓚獨坐召一大虎前伏。出尺箠使銜之曰。宜為吾痛鞭諸所害人者。大虎去。虎暴由是遂絕。世率稱神異。卒諡大明禪師。有所著歌詞。載傳鐙錄。

唐懷空

出蜀之閬州梁氏。幼得度於鄉里耆闍山之廣福寺。既稟具。遊方見大寂於鍾陵。獲記荊焉。後掛錫彭城安豐山燕默。未嘗干謁。而施者自至。不數載卒。成大伽藍。間有僧乘空而造其居者。晝夜繞垣墻行不輟。而蓮華輒隨步以生。見者異之。如是閱數日。遽辭空曰。却後三五載。當復此相依附矣。遂乘空去。興元元年。空示寂。壽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始入塔。

唐無漏

姓金氏。新羅國王子也。幼慕延陵之節。竟讓儲貳。而委質釋迦法中。既附艦西遊華夏。尋度流沙。陟葱嶺。將盡禮天竺勝跡。會異比丘語之曰。子於舊記未嘗有名。而輒欲往其亡乃不可乎。因使教化毒龍。以進其堅忍。禱祈觀音。以篤其智願。而漏或為龍授三歸依戒。或於像前。住禪定者四十九日。然比丘猶以為子之緣。特於唐土尤稔。乃反結庵於賀蘭山之白茅谷。安史之亂。肅宗治兵靈武。屢夢金色人前唱寶勝如來名號。詢之群臣。舉以漏對。即徵聘不為起。後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躬至諭旨。始奉詔。逮陞謁。上瞪視曰。此誠夢中所見者。留之內道場供養。寇平。百官扈蹕歸京師。漏上表乞還山。上優答不允。上元三年。忽化去。現雙足形於內道場門之右闔上。度去地可數尺許。吏白狀。上御步輦過之。得遺表其所閱之。其言指。槩求歸葬故山而已。詔可遣中使監護鹵簿導送。且置廨宇於懷遠縣。蓋漏平生所由往來也。喪輿至此。堅不可舉。於是別構堂以奉安之。體貌至今無變壞。其堂內門

闔。即內道場之門闔也。然當時所現雙足之跡猶存云。

唐廣陵大師

形質寢陋。性坦率。不事儀律。僑寓孝感寺。日遊市肆。與群少年飲啖。至相聚屠犬豕。鈔掠錢物。賭博鬪毆。無不為。夜歸闔戶闐然。略未嘗出聲。間有耆年訶之曰。汝雖不自重。寧不為佛法慮乎。廣陵咲曰。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既而其室之戶。過晝久不關。或從隙窺之。見其坐牀上如入禪定。然神光出眉宇間。朗照四壁。因大驚。馳報近遠道俗。擁廊廡共排戶省視。則固逝去矣。且其平生。素無名稱而驟。所謂廣陵大師者。則亦姑以其後之所見。而系其尊重之意爾。

唐神會

本西域人。後祖父入中國。冒姓石氏。占籍鳳翔。會性懸解獨得。世莫知之。年三十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發。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在汝矣。大抵超證。離念寂照泯然。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乎妙用。默濟則雲行雨施蚩蚩群眈。陶其教化。靚貌以遷善。聞言以革非。至於蕩廓封執昭洗塵蔽。上中下性隨分令入。豈淺見陋識之所能窺測哉。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跏趺坐。逝于成都之淨眾寺。壽七十五。躡三十六。越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道俗遷座于寺之北隅。四眾孺慕山林變色。南康王韋臯為立碑撰文。并書。躬致其敬。弟子那提嗣。

唐道齊

錢唐趙氏子。少年聰敏。讀書校庠中。宿儒以為能。一日立道旁。見僧分衛。行誦淨名經。聞而喜之曰。此語豈世俗所能道哉。即延其僧歸為設食。問所居何寺。曰定水。齊因請父母從之出家。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究華嚴經義於靈隱寺學禪定。脩杜多。行。於天竺寺嘗趺坐石窟中。忽鉅蟒出其旁。為吞噬狀。則燕嘿自如。與虎豹麋鹿雜處。尤馴擾。山椒乏水。以杖卓地泉霽沸。貞元二十一年。眾請講華嚴經時方凍洄。或得異華於冰雪中。狀若芙蓉。熠爚發光采。觀者歎美。久之終於山寺。

唐代病

天台陳氏子。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白母。求出家。母意難之。即斷一指示所志。遂趨國清寺落髮登具。以其每欲以己代眾生病苦也。故名。久之遊方抵凌郊。時河陽方苦旱。病適至因按經法。繪八龍王立道場以禱。果大霽千里霑足。先是其地夏則風雹暴作。苗稼偃拔。雉堞皆頽弛。識者以為毒龍使然。病為持密語禳之。自爾無患。民立祠肖貌祀焉。大曆元年。登太行入霍山。結茅深邃以遁。或有盜其所蓄者。欲遽去。而二虎據路口。會病從他處歸。盜扣頭陳悔。病慰喻之斥虎使去。盜顧乞留服役左右終其身。中山廟尤靈異。昔神堯初起義師。嘗沮陰雨。迷道於此。而神陰助有功蹟。及即位詔鑄石像列祀典。病至是念其以殺食晉絳間。於是造庭對像語。使從己受佛戒。像忽頷首若許者。旁顧神婦像略不動。病則毀撤之曰。何物頑礦能為眾

生害。如此。百姓以告太守。太守怒係之。嘉泉寺門戶扃鑰嚴甚。旬浹啟視病則兀爾禪寂自若。眾聞而全至。或擊磬以出其定。太守遣邀之弗聽。使再往。約曰。如必弗來者。則斷其頭來。病謾斬一指付使者。太守感動竟躬詣以謝。仍徙病大梵寺且營浮圖。以葬指節。由爾檀信嚮慕而施幣山積。有忌者賂貧女。以鳩酒進曰。妾夫善釀。今茲其釀誠加美。幸和尚小酌。以種福田。經云佛不違眾生願。惟和尚慈悲病。曰汝非佛耶。貧女喜盡以情告。病咲釀曰。吾所坐地當裂。徐視之。果裂。其毒氣之酷可想見。今俗以酒供養始此。歲饑必募糧設會。以飽餓者凡八設會。而燕趙賴之。貞元十四年七月八日。別眾跏趺。如入禪定。弟子疑其不滅。列香華供養如常時。閱一歲膚肉覺堅縮。而後加之漆布以圖永久。武宗時舁匿廢陶竈中。風雨莫之庇。尋出異草盤結覆頂上。宣宗復教。作亭徙置之。嘉泉指節歷百齡不壞。筋肉爪甲愈益光潤如黃金色。

唐沙門。史亡其名。隱居興元褒城之中梁山言行直率。不為世俗規矩所制。飲酒啖肉自若。其儕輩舉非之。然以齒臘之。長。獲紀綱寺職。而議論設施。咸當人亦因以畏服焉共尊為上座。少年後生。間有效其所為者。上座聞而駭曰。未得淨心地。何敢爾。吾弟當以折伏之。一日戒庖者。臙治餅餚邀眾遊冢墓間。獨地坐掇枯骼腐齒。鋪餅餚裹食之。如鮮美雋永物。眾環視噁嘔不能已。上座顧謂眾曰。汝等能食此否。能食此則庶幾可以食肉也。及柳公仲郢。鎮興元時躬詣禮敬。年八九十乃卒。

唐文爽

蚤隸太原崇福寺出家。精神卓朗。未嘗睡瞑。後栖丘隴間。行頭陀。勤苦備至。時霖雨浹旬。蛇或避水潦相聚。蟠爽掌上。人有召齋者。見之驚懼却走。蛇亦蜿蜒引去。其人乃前致請。爽辭以過中。莫肯赴。其人因留待明日。且有狼張口向爽。欲噬咋狀。爽謂之曰。汝飢耶。吾此穢囊願施於汝。以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證菩提。遂偃臥于地。狼遽弭耳去。卒之日徧空中作鍾磬聲。旛幢之影。蔽日。異香充寒。然皆不知所自云。

唐本淨

每見之閩中。參歷禪匠。有證入。後菴居于長溪縣之霍童山。分衛外。惟事燕嘿。山尤靈異。蓋華嚴所謂。天冠菩薩說法地也。且毒窟之龍。神變無恒。菴處其側。時呼召應聲至虎蹏。樵蘇絕跡。淨偶遇虎撫其首而戒飭之。自爾始安。嘗有九偉人求宿。鐙下娓娓談論。及晨興遽告別。留不可。稍送出門。則忽化鶴飛騰而去。後不知淨所終。

唐清觀

字明中。臨海屈氏子。生則手足有網縵相。逮成童。頗神儁。志篤出家。父母莫之沮。乃事國清寺元璋律師以究研經律。年十八獲登具戒。天台三觀之旨。儒林百氏

之書。詩章字畫。槩臻其妙。邦伯輶軒每嚮風造謁焉。檀幣即迴入常住。其徒請畜以備不虞。曰吾恨未能捨頭目髓腦耳。大中初。教法再興。觀朝京師謁集賢學士柳公權書寺額。得大鍾藏經以歸。七年江南荐饑。殍踣相望。僧眾悉就食他往。觀獨禪坐靜室中。謂其徒曰。汝如不死。候秋熟時。當擊磬起我。其徒不敢違。至秋擊磬。定果起。嘗赴鄉里齋。夜雨漲溪。波湍迅湧。難度而遠約二十里所。主人以為觀必不至。而頃刻在坐。略無霑濡泥淖狀。非得神足。惡能爾。聲譽四播。瞻禮日益至。避喧於翠屏山之蘭若焉。久之眾請為州僧正。復陽狂以逃。太守杜雄以其行。聞於朝。詔賜紫伽梨。觀網滋不樂。後以無疾終。

唐永安

蜀之眉州洪雅人。形貌短小寢陋。而氣量宏肆。見者未易測識。世謂無漏師。以其所證悟然也。或以其未嘗登溷廁故云爾。大中八年。白敏中。帥成都安造謁。館之聖安寺。敏中使僧五六輩。晝夜守之。留十日。雖飲食與人同。而果絕無二行事。於是近遠驚異。年八十餘。郡判官盧求猶每稱之。為童子。則其所養和粹可想見。

唐元表

高麗人。天寶中。西遊中國。且將往天竺巡禮聖跡。遇心王菩薩語以支提山即天冠菩薩所住處。於是頂戴華嚴經八十卷。南造閩越而居是山。異日是山猛獸毒虫鬼魅充斥。非人所居地。嘗有僧宿且見其身乃在山麓十數里外蓋神明擲置之也。屬會昌廢教。表以花欄木。函其經。而藏之石室。大中初。保福慧評禪師知之。乃率諸信士。迎出於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云。

唐頭陀

家本下俚。日打磨以受傭顧。然陀。性姿淳善。嗜佛學。其行已有悲[打-丁+(改-己)]慈予意。居家時。父使牧驢。夜轉磨饑渴且困。陀輒解縱給水草而身代之轉。父大感悟。為別營業。陀亦自爾薙落。既登具。所操履益篤。服糞掃重可數斤。臥具三十年。未嘗易。居鎮州之龍興寺民無老幼貴賤。皆知所尊敬。

唐祝融峯禪者

為人落魄。不事儀矩。至於舉唱宗乘。則簡當嚴潔。聞者知歸。嘗飲水遇毒。即嘔吐。所著皆腐裂。而體中略無所惱。每行坐輒有蛇虎侍衛。逮終既闍維。得一骨如琵琶。槽乃益熾火重煅。方煅時色與火不異。火盡則白甚於雪。豈非經中。所謂全身分豎固設利羅乎。

後唐全宰

錢唐沈氏子。幼依徑山法濟大師薙落。既受具。即行頭陀。以禪觀期證悟。及遊方卒得指於石。霜諸公之室。後入天台居暗巖閱二十年。操履益篤。而聞望寢著。木精石魅。皆為執役。天成五年。歸老於徑山而終焉。

漢狂僧者

始見於洛陽告成縣徧村落。乞石礦灰力荷負。入大小二留山中。日夜不置。日將以造宮闕也人謂其風狂。無所問。約至數千石。手封閉嚴甚。忽隱去不可踪跡。乾祐初。上即位。未幾而崩。遺詔以大留山為睿陵。有司計用甓。瓦數百萬。用礦灰無算。甓瓦則就陶之可得。若礦灰則莫知所出。執事者方以為慮。而里胥以告。於是發而給之僅足。

漢潭州亡名僧

口誦法華經。未嘗他語。文昭王馬氏尤加禮異。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其出言著行。每詭誕驚世。故共住者竊咲之。乾祐中。召知殿淨人。急昇佛像。置兩廂。且其舉止勿遽殊甚。聞者以為發狂。已而忽不見。徐求之乃正坐殿座上。以逝是又可以有思惟心。窺其造詣耶。

宋王羅漢者

明州乾符寺僧也。性怛率。飲啖無所擇。尤嗜彘肉。言語類癡瘖。而先知如神。人從乞所。有物略不靳。嘗暴衣盜褰之。羅漢佯睡。聽持去。開寶元年。六月坐終。逮三日顏色愈明潤。因漆布之。既而聞兩頰間鳴咤聲。眾疑其潰爛故有聲如此。或夜夢曰。漆布甚好。然我極昏悶奈何。明日數人言之皆同。於是召工盡起前漆布。而肉色紅白可愛。舍利圓瑩墮地無數。寺收以供養。至今。漢南國王錢氏私署號為密脩神化尊者。

宋宗合

閩越人。介立寡欲。識者敬信之。少隸潭之延壽院諫議大夫賈玘判郡事。嘗謁見。以為有道舉。主文殊院。一日上堂。別眾趣裝。度彭蠡至黃州驛立逝。近遠聚觀。有駟使出資費。營喪。又造塔於其處。今號真身院則開寶二年也。

宋道因

居澠池之大安寺。其為人。沖虛多變。而不可測。每自謂曰。以儉德持己。以詭道應世。儉則省事。詭則無是非。畜一黑犬。與臥起。日炊麩鐵鉢中。共犬食。一旦因死。犬亦死。寺以兩肉身。漆布而存。至今洛下尤崇信之。香華日擁龕像。

宋師蘊

金華人。少與國師韶公遊。性滑稽好嘲弄。輕薄者。多狎侮之。殊不為賢士大夫所賞識。獨國師親厚如常。每謂人曰。吾與蘊處。雖最久然終莫窺其涯涘可恠也。開寶六年七月。無疾而逝。如入禪定。屍二七日支體不萎仆。闍維獲舍利。舌根明潤特異。眾疑之。益以薪炭更煅煉。愈堅好。蓋蘊平生密行力也。

蘊嘗使僧為懺悔文。自言誦經持祝。動至數百藏。始猶未之信。自今觀之第弗誣。蘊居天台山之般若寺其疇昔。且願投身宴坐峰石梁下。則其志之剛果可見矣。後結

小塔。葬舌其中。而脩善者知所勸。或謂蘊未嘗以姓氏齒臘語人。至是而占其貌。可八十餘。

宋鑛師

福州海壇縣。戍卒之子。出家居楞伽院。八歲即嗜野菜。凡經鉏斷。皆以為殺傷物命。每見庖治毛鱗則投沙灰其中。使不可食。及薙落。頂有香氣。如蕪沈檀。謂人曰。開元寺塔。我於隋朝所造者。其說往事。殊有徵驗可信。時號聖僧侍御史皇甫政為郡留後。請就府供養。以一素鎚子。雜百肉鎚子。以進。鑛獨取素者餘盡揮去。政驚歎。年十三卒。蓋亦其自所記云。

讚曰。

| | | | |
|------|------|------|------|
| 菩薩進脩 | 出生入死 | 歷三僧祇 | 必悟乃已 |
| 悟也何如 | 物難議擬 | 金剛後心 | 發慧之始 |
| 如睡夢覺 | 如蓮華開 | 十方世界 | 諸佛如來 |
| 放光現瑞 | 贊言善哉 | 轉大法輪 | 接機承統 |
| 天雨四花 | 地搖六種 | 釋梵悅隨 | 魔外驚悚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八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九

澗東沙門 曇暉 述

定學

神化科

晉竺僧朗

京兆人。少遊方。往來關中。以講演自任。嘗與同輩赴請。至中途忽曰。君等衣物留寺中今被竊矣。急歸逐之可免也。眾如其言果免。居太山與隱士張忠遊。忠卒徙太山西北之金輿谷崑崙山。學者造焉。符堅每致嚬施。其後汰僧。獨以朗道行著稱不入搜括之例。山素多虎害。自此亦屏絕云。客至多寡。貴賤皆前知之。輒使弟子豫治具。壽八十五歿。

時有支僧敦者。善經論。通大乘。著人物始義論行世。

晉犍陀勒者

西域人也。久游洛陽。人未知其異也。城東南有盤鴟山。勒指山下地。謂人曰。此古寺基也。發之果得甗瓦故器物。於是共建寺。以勒主之。寺去洛陽百許里。勒且入郭赴諸施家飯。暮乞油一盞。還寺供佛。率以為常。其行奔馬莫能及。嘗令人捉衣袂。但覺有風過耳聲。須臾至寺。後不知所終。

晉訶羅竭者

樊陽人。美儀止。襟情高潔。出家暗能誦經二百萬言。行頭陀山林間。冬冱坐石磴上。夜不臥。太康元年。至洛陽。時疫者相枕籍。竭祝之則病以起死以生。不可勝數。元康元年。西止婁至山。石室中。室去水遠。人欲為鑿沼引澗以便汲。竭曰。何至相勞。即以左足碾室西石壁。沒趾。即拔足水隨出。香冽而美。飲之。止饑渴除病疾。八年卒。闍維之。全身趺坐之散。乃移之石室供養。咸和初。有竺定安世者。來自西域聞而異焉。躬造石室。見其遺體。儼然如平生。時死已三十年矣。

晉佛圖澄者

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遊洛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祝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絮塞之。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室。齋則臨水從孔中。引腸胃洗濯。乃還納之。每聽塔鈴以言吉凶。皆奇驗。洛中寇亂。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多遇害。澄謁勒將郭黑略。黑略館之。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問曰。孤不覺公有出人之謀。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近得沙門一人。有異能解言。將軍。略有區夏已當為師。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其術。澄取盞盛水燒香祝之。俄有蓮花生盞中。光色曜日。勒由此敬信。自勒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敵夜斫營。澄先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既而以有備免。勒嘗冠胄衣甲執刀夜坐。遣人問。澄曰。夜來將軍何所在。澄謂使者曰

。平居無寇。何故夜嚴。一日勒以事忿。欲盡害諸道士。併苦澄。澄匿。黑略舍。語弟子曰。苟將軍使人見。問則給以不知。夜果使。人至。求之不得。還白勒勒驚曰。吾過矣。吾過矣。惡念適起則澄棄我去如此。通夕不能寐。思欲見之。且澄上謁勒曰。夜何之。對曰。公怒。故避之耳。今改矣。敢爾來。勒笑曰。道人無乃謬。

襄國水源。在城塹西北五里。忽涸竭。勒問澄何以致水。對曰。當為敕龍乃與弟子法省等。至水源上澄坐繩牀。燒安息香。祝之。泫然微流有小龍長五六寸許。戲水中。俄水大至。隍壑皆滿。

鮮卑段末波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對曰。寺鈴聲云。明日食時當禽段末波。勒登城隍望之。末波軍不見其後。失色曰。末波如此可遽獲乎。更遣夔安問澄。對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因勸勒赦其罪。使還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劉曜遣弟岳攻勒。勒遣弟季龍拒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時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敗被執。已而果然。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拒之。左右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對曰。塔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仁-二+業]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於是徐光獨勸勒行。勒留子弘鎮襄國率步騎。赴洛石堪卒生擒曜水中。當是時。澄取麻油合燕脂。塗掌中。使童子潔齋。而後視之。童子驚曰。見軍馬甚眾。有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紵約其肘。澄曰此曜也。遽以告弘。勒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聰將叛。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俄石聰果走。勒自是每事必咨澄而後行。號大和尚。勒子斌暴卒。勒歎曰。號太子扁鵲能生之。大和尚寧無意乎。澄至以楊枝沾水。灑祝之。又以手引斌曰。起起。斌遂生。勒自是敕諸子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躬詣寺灌佛發願。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塔上一鈴獨鳴。澄曰。鈴聲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七月勒果薨。子弘襲位。俄而季龍廢之。自立。遷都于鄴。傾心事澄。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民皆奉佛相競建塔寺。出家真偽相半多過僭。季龍下書。料簡之。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夏所應祠奉。漢傳其道。唯聽西域八建寺自奉其神。漢人未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令道人。不得諸寺致敬。專遵典祀。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有犯者與淫祠同罪。沙門者。令罷道朝士多同度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居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應所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持聽之。澄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常弟法佐自襄國來。相遇於梁臺城下。對車夜談。及澄佐歸。澄咲曰。乃與法常對車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汝不識乎。佐愕然媿謝。於是國人相戒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矣。

。澄所在。無敢向之唾涕便溺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邃即馳信往視之。果已得病。大醫殷勝。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澄謂弟子法才曰。政使聖人復出。不能療也。已而果死。

邃將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道儻發吾謀當先除之。澄將入覲。謂弟子僧慧曰。我有所過。汝可止我。澄過。邃延上南臺。僧慧引其衣辭邃歸寺。歎曰。禍已兆矣。因從容箴季龍。終不能解事。發方悟其語郭黑略。征長安北差。墮羌圍中澄改容曰。郭公今有厄。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有頃曰。脫矣。黑略還自說。方潰圍欲走。馬力乏。忽有人推己馬借之。得脫。是日蓋澄祝願時也。天旱季龍禱雨無應。請澄自行有白龍二。降臨漳江口祠中。雨方數千里。澄遣弟子西域市香。既行曰。掌中見其遭盜劫將死。乃祝之。弟子還言賊欲殺己。忽無故驚遁去。黃河不生[元/?]。忽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已而果然。偽大司馬燕公斌為幽州牧。澄謂季龍曰。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癯爛。季龍不解。即敕諸處收馬。其秋有[讚-貝+日]斌者。季龍召至鞭之三百。殺其母齊氏季龍又手殺五百人。而後已。澄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可親。殺以傷恩也。安有天子手行罰乎。晉軍出淮泗。隴北諸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反致寇。佛無神矣。澄讓曰。陛下前世為商人。嘗於鬪寶寺作大會。會中有六十應真。吾其一也。有聖者曰。此檀越命終。報為雞。却後再反乃王晉地。今陛下豈非奉佛供僧之報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及興毒念乎。季龍跪謝。因謂澄曰。佛法戒殺。朕於天下掌生殺奈何。澄曰。帝王事佛在。體恭心順。顯贊法道。不為暴虐。不害無孤耳。民有為惡而不悛者。其可不殺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慎耳。尚書張離張良家富奉佛。及建塔廟殊甚。澄謂曰。事佛在清淨無欲。君輩雖敬佛而貪鄙不已。遊獵無度。建塔千萬何益也。季龍夢群羊負魚從北來。寤以訪澄。對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皆驗。嘗從陞中堂忽驚曰。變變索酒喫之。咲曰止。已有自幽州來者。言其日火。有驟雨從西南來滅之。雨有酒氣。

石宣將殺石韜。過澄居。浮圖一鈴鳴。澄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色變曰。是何言歟。澄即詭曰。老胡為道不能居山。而重茵美食。以享富貴。豈非洛度乎。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對曰。恠公血臭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以問澄。對曰。禍將作矣。當父子慈和。以慎之。季龍與妻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寺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行也。妻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詭曰。六情所受皆賊也。老固當耄。但使少者不悞即佳耳。其後二日宣果害韜。於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以澄先戒。獲免。及宣被收諫曰。皆陛下子也。何為重禍哉。能捨怒如慈。尚有六十餘歲。不然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季龍竟鎖宣頸。牽登積薪之上。焚殺之。後有一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之東北。俄失所在。澄歎曰。灾及矣。季龍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

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有棘生焉。及冉閔之亂。石氏殆盡。閔小字棘奴。初造太武殿。圖古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頭悉縮肩中。唯冠髮出。季龍惡之。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坐而自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云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不復語。久之。謂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然先化矣。遂遺書季龍決別。駕即至慰諭曰。和尚乃遽棄朕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罰賞交濫。特違聖典。不自悛革。致國祚不延耳。季龍悲慟嗚咽。澄乃安坐而化。晉穆帝永和四年也。有沙門從雍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發塚視之。唯見一石。季龍惡之曰。石朕也。葬朕而去。朕其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遂大亂。澄嘗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魏縣市中。有乞者。著麻襦布裳。時謂之麻襦。言語卓越。如狂人。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曰。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送至。季龍與語。了無異言。弟曰。陛下終當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詣澄。見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營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跡懿裔苗葉繁來。方積休期於何永以歡。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難可以術。寧玄啟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言人莫能曉。季龍驛送。還本縣既出城。即欲步行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也。至合口橋可留以見待。驛至而麻襦已先在慕容儁投季龍於漳水倚橋柱不流。則一柱殿下之驗也。元帝嗣興江左則天馬之驗也。

晉單道開

燉煌人也。誦經四十萬言。辟穀食柏實。不常得食。松脂亦不繼。食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多或寡。時復一噉薑椒。如此七年。不畏寒暑。晝夜坐不臥。山樹諸神。見異形。開不懼也。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使佛圖澄與語相好。止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中。造重閣高八九丈許。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咨問仙。道開不答。乃說偈曰。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皆驗。視其行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當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遊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戶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空。陳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見道開。骸形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

曰。法師行業殊群。正當蟬蛻耳。

晉竺佛調者

天竺人也。師事佛圖澄。為人少緣飾。住山寺積年。有男子亡其姓。從調受道。其妻病亟。移舍寺外療治之。弟家居頗以為憂。且見調從外來。弟因致兄嫂問。調曰。卿兄如常疾者。亦覺漸愈已。而弟繼往謝和尚屈臨。其兄驚曰。老師豈嘗且出妄也。兄弟爭不已。問調。調笑而不答。調裹糗糲獨行深山中。動經年歲逮還。糗糲常有餘。或隨以行。天暮大雪。輒宿虎窟中。或者駭懼。久之尅日告逝。民聚觀。調曰。山河天地皆變滅。而況人乎。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言訖即以帔蒙頭。端坐而化。後教年弟子八人。入西山。俄見調立崖上。衣服鮮。明氣宇雄放。八人作禮曰。和尚固無恙乎。調笑首頷之。即失所在。歸而開視其塚。唯履在。

晉耆域者

天竺人也。以惠帝時。至襄陽。欲渡漢江舟人以其胡沙門。棄不載。舟至北岸而域已先在。舟人眩然異之。路有兩虎。域以手按一虎頭。又頓足趁一虎。於是虎皆背去。所至小兒譁逐之。入洛陽比丘之作禮者。以萬數。域危坐受之。無所言。獨指支法淵曰。此菩薩從羊中來。又指竺法興曰。此菩薩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皆花飾。違佛法制非也。望見宮室曰大略似忉利天。但彼是道力所成。此特業力成耳。謂沙門耆闍密曰。匠此宮闕者。從忉利天來。成已即還天上。屋脊瓦下。應有作具。跡之。果有千五百器。衡陽大守滕永文。寄居滿水寺。有風痺疾。域以水噴之兩攣足。即能起行。寺有思惟樹數株。枯萎久矣。域以水祝之。俄花葉鮮茂。尚方署中有病癘者。將死。域以應器置癘者腹上。以布覆之。祝數千言。忽有臭氣。即揭布。應器中皆有淤泥。病者遂蘇。會洛中亂。辭歸。天竺沙門竺法行請曰。願乞一言。終身行之。域乃集道俗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勿犯眾惡。脩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默然。行曰。願受所未聞之法。若此偈八歲童子能誦之。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行誦之何益哉。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於是掣肘徑去。數百人遮拜。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旦五百餘家。皆有域。蓋分身也。既發送者。至河南域徐行追者不及。乃以杖劃地曰。於此別矣。以其日有見域出長安者。有見在寺中者又賈客胡濕登歸自西域云。是日嘗見之流沙計已九千里矣。

晉涉公者

西域人也。少為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祝龍請雨。俄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晉佛陀耶舍

此云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世奉外道。有比丘乞食其家。耶舍父怒毆之。遂手足攣蹙。卜曰。坐犯大人。即求向比丘懺悔。遂愈。父大驚。俾耶舍師事焉。時年十三。嘗隨師逢虎曠野中。師窘欲逃匿。耶舍曰。毋畏。虎且去。師問其故。曰虎已飽矣。前行見餘殘。師心異之。年十五。日誦三萬言。有異僧憐其慧敏。為乞食分共之。使無廢誦習。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性高簡以知見廣大。自持視世。莫足以師己者。人亦以此短之。然見其風度。談咲則又爽然。失所恨。以是反壯猶為沙彌。益從其舅。學五明諸論。年二十七乃得戒。常供眾僧飯於沙勒王家。太子達磨勿多與語悅之。留以供養。羅什後至。復相研究懽甚。會什侍母還龜茲。沙勒太子嗣位。時呂光伐龜茲。龜茲求救於沙勒。兵未至。而龜茲陷。羅什為所執舍獨東化龜茲。十年什在姑臧。遣書邀舍。國人留挽。又一年因夜與弟子。竊發。弟子曰。且日追至奈何。於是祝藥投盞水中。洗足以行。黎明數百里。問弟子何覺。曰但聞疾風淚出耳。復祝藥投水。洗足乃止。至姑臧什在長安聞興以女子逼為非法。歎曰。好綿其可使馳之棘林中哉。什勸興迎之使至。耶舍咲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仰副檀越待士之勤。脫見禮如羅什者。即貧道未敢聞命。使還以聞。興歎其幾慎。遣使敦喻。乃肯來。興郊迎。別建精舍於逍遙園。雖盛供設。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十住品經。疑未操筆。至是審定。焉舍為人赤髭。善毗婆沙。時號赤髭毗婆沙又以其道。為什所師。號大毗婆沙。司隸校尉姚爽。請出曇無德律。興疑其脫謬。試令誦差籍藥方五萬言及覆無誤者。又譯四分律。凡四十四卷。長阿含等興以萬縑施。凡所施積一屋。皆未嘗問。或貨之以造城南寺云。還西域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傳賈客寄涼州故人。

晉曇霍者

不知何許人。好居塚間樹下。河西鮮卑秃髮利鹿孤僭據西平。改元建和。時霍持一錫杖。自河南至。使人跪之曰。此般若眼。奉之者可以得道。人施以衣服。受之而擲地棄水。後其衣自還施家。無所汙染。行疾如風。或力追之。莫可及。言禍福皆驗。有戲藏其錫杖者。霍斂目良久。即知所藏處。起取去。無所問。鹿孤弟車騎儁檀。權傾一國。霍每勸令事佛。儁檀曰。吾先世事天地。今事佛。恐違先人之訓。公能七日不食者。吾從公。且令人守視之。儁檀陰遺以餅餌。霍謂沙門智行曰。吾誰欺。欺國王耶。卒如期不食。於是儁檀信服焉。儁檀女疾。請救。霍曰。生死分定。聖不能轉。正可粗知早晚耳。固請時後宮門久閉。霍趣開之曰。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果宮門未及開而卒。每謂儁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國祚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矣。儁檀不能從。後兵亂。霍不珠所終。

晉史宗者

不知何許人。著麻衣加納其上。號麻布道士。喜怒不常。體癬疥。日坐廣陵白土埭。謳唱引[糸*乍]自適。夜不知其歸宿處。江都令檀祇召至。與語詞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脫塵累。栖志老山丘。檀祇異之。施布若干。宗即以施人。時有一男子。杖負一簾。暮依海鹽令宿。見牧鵝鴨小兒。從令借之。曰數日當遣還。令許之。即領一兒登一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所語小兒一不解。但食一小甌如熟艾。問男子曰。君知史宗否。其謫何當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計其詞。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男子曰。為我達之。即以繫之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簾中何有。曰書疏耳。然終不次示令令欲盜觀之而男子輒夜移他處且辭去。且曰吾本欲小留。而君常有盜意。豈復可留耶。令因呼小兒。問前事。小兒曰。前為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一山。山中人。寄書。與曰。上埭阿上。即引衣帶開讀。令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宗大驚曰。汝乃從蓬萊山來耶。後過漁梁見捕魚者。宗因浴其上流。而魚悉不可捕。又與沙門道開夜語頗。聞蓬萊事。

晉曇始

關中人。史亡其氏。為沙門大元末。遊遼東。授三乘法。為高麗佛教流通之始也。義熙初。還長安又大弘佛教。名振三輔。始兩足白行泥淖中不沾汙。號白足和尚。有男子王胡者。其叔死數年。忽還家牽胡手。遊地獄。且祝曰。當奉事白足阿練。既歸。胡徧求得以事之。於是神異顯著。晉末匈奴自朔方來。陷關中殺伐多。始遇之而刃不能傷。赫連勃勃嗟異。赦。餘沙門不殺。始因潛山林禪誦。俄拓拔燾王長安。而任崔浩以寇謙之之言勸。燾盡誅沙門。以絕其法。使無為民害。燾信之。太平七年。遣兵。燒佛舍。放僧尼。罷道。竄逸者捕斬之。一境為空。久之始知其可化。因燾元會曰。持錫至宮門伍伯白有道人至。燾曰。趣斬之刃下不傷。以白燾。燾大怒抽佩力自斬。不能傷。劒有微痕。如線。令置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燾於是延上殿再拜悔謝。始為說法。燾媿恨感疾。而浩謙皆以惡疾。死。燾忿以事盡誅兩族。下書興復釋教。燾死孫濬嗣佛法又盛始。不知所終。

晉杯渡者

莫知姓氏。亦不省何許人。始見於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時號杯渡嘗託宿一富人家。竊有金像。竊之而去。雖徐行馬追之。莫能及也。乘杯絕孟津。至京師。時年四十許者狀。寒窘喜怒不常。出語無緣飾。盛寒穴冰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曝市中行止。荷一蘆圖。詣延賢寺沙門法意。意館之尤勤。忽棄去行瓜步。欲登舟。舟人未及應。即又乘杯至北岸。廣陵村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置蘆圖庭中。坐席上。眾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李氏見蘆圖礙往來處。欲移之。饒力不能動

。食畢提之。咲而去。且呼曰。四天王。四天王。福李家。時有豎子。竊見圖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李氏異而追之。失所在。又三日見坐西界蒙籠樹下。乃拜請還家。供事之。飲啖無所擇。沛國劉伯興為兗州刺史。走使要之。負蘆圖。至。伯興。尊之。竊窺其中。唯敗衲木杯而已。與語不解。乃還李氏。一旦忽索伽梨。趣為辦之。攜去。夜聞異香徧一境。黎明尋至北岸。僵席伽梨臥。旁皆青蓮華。撼之死矣。又數日人自彭城來云。見渡客白衣黃欣家。欣信敬。而貧日食麥飯。渡甘美之。留半年。忽令辨蘆圖。三十六枚。欣曰。止得十枚。渡使必如其數列中庭。俄金帛皆滿直百餘萬。以施欣乃去。館京師朱文殊家。文殊扣頭求濟。渡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蓋許之也。又遊吳中從漁者乞魚。得餒者投水中活遊而去。他日又乞之。漁者怒罵不予。渡以兩石子。投網中。俄牛鬪水中。裂其網。而牛不復見。東遊天台。還京師。訪西域沙門僧佉於長干寺。沙門僧悟者。與佉同房。嘗窺隙見。佉取剎干玩之。悟由是加敬。又有張奴者。與佉相遇。佉曰。吾東見蔡豚。南訊馬生。北見王年。今欲就杯渡。不期識子於此也。張奴題槐樹詩。詞甚俊偉。而佉答之。亦可觀。及渡見奴如平生。又依南州陳氏。或傳都下別有一杯渡。陳氏父子五人。往觀之。所見無異。而疑。於是為設蜜刀子熏陸香手巾等。於前而留。其二弟即還家見所設。亦如之。謂陳曰。刀子鈍可磨也。已而都下者遷靈鷲寺。陳氏者忽求黃紙二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何券。渡不答。吳郡朱靈期自高麗還。舶值風飄。至一洲。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因意行十餘里。聞午梵。入一寺。寺七寶所成。僧數輩。皆石像。欲反有呼之者。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間有。一人云。此去都二十餘萬里。嘗識杯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曰。其蓋具耳。因持以授。并作書著函中曰。見渡當付之。且遺以一青竹杖。使置舶首曰。可三日至石頭。既至。遂失竹杖。有頃。渡來取書。得蓋。大咲曰。我不見此蓋。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陳氏且日門扇上。有福德門靈人降六字。而渡去絕跡。都下則猶行。山村有庾常者。婢竊物而走。常跡之問渡。渡指曰。死於金陵江邊空塚中。常馳往視之。果然。黃門侍郎孔生疾乞渡祝。渡曰。已為鬼害不可。生俄而死。又齊諧妻胡氏。疾。乞渡祝。祝之而愈。留錢一萬倩諧飯僧去。至赤山湖而化。元嘉三年九月也。諧葬之建業覆舟山。五年三月八日渡復主諧家呂道惠杜天期水丘熙三士在焉。見之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忌脩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禳灾。俄門楣上有僧。呼渡。渡仰見之即辭去。

宋法朗

高昌人。史亡其氏。少為沙門。精苦其師法進者。亦有高行。嘗閉戶燕坐。忽見朗立前。進問何從得至此。朗曰。自戶鑰中入。仍與數僧至。日將中。願為辦供。進起為設饌。但聞匙盞聲。初不見人。大訝之。進以廬山慧遠所贈伽梨為襯。朗曰。眾

僧放七箸去矣。他日當來取之。尋見執爨者。取伽梨。進欣然授之。明日問之。則執爨者無所取。蓋化身也。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遊龜茲。龜茲王嘗祝其國之尊者曰。有得道者至。幸報我。欲事之。朗至尊者為王言。王師尊之如佛。俄坐化去。闍維之日。兩眉湧泉濺空。王收骨石起塔于龜茲。時涼州有沙門智整。亦有異行。

宋慧覽

生成氏。醴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稱。遊西域頂戴佛蓋。至罽賓於達磨達比丘咨受禪要。達磨嘗入定。登兜率從彌勒菩薩受戒。轉以戒法。授覽。覽還于闐。以戒授諸比丘。乃由河南出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禮。遣使立左軍寺於蜀。以延之。又移羅浮天宮寺。文帝詔至京師。傳授妙義。久之歿。大明中壽六十。

宋邵碩者

康居人。彥口大目。狀如狂。所至小兒。得侮慢之。時時從酒徒。入市酣飲酒徒多推擠之使去不去。則謾與飲。無所較。然見佛像則百拜。悲歎流涕。生三男二女。大男名慧生為沙門。碩後亦為沙門。號碩公。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為之則往。遊益部諸縣。皆以滑稽言事。發人歡笑。而勸以善。因家家喜之。碩至而地臥。則其家有死禍。從乞細席。臥則有生兒之喜。四月八日成都迎像。碩嘗於眾中。匍匐弄師子。伎以自效。是日亦有見之[郫-卑+((白-日+田)/升)]縣者。蓋分身云。刺史蕭慧開劉孟明並敬事之。孟明嘗使二妾。衣男子衣。給侍公左右。公遽為韻語以却之。曰寧乞美酒過殘歲。不能年老做夫壻。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格碩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此格。得刺史。仲玉聞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行州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語岷山通雲沙門法進曰。我死可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履。進從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卑+((白-日+田)/升)]縣來者。曰昨見公行市中。一脚著履。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輩欺我。止予我隻履。進驚問沙彌。沙彌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齊法匱

生玩氏。吳興於潛人。少師事枳園沙門法楷。楷以道學為琅邪王奐王肅師。匱為人。恭愿質樸。寡語自守。不交世俗。誦法華經。寺有勝法師者。老病匱依止護視之。勝已。葬之如法。聚襴施造旃檀像。像成設大會慶之。家寓都城大市。將亡。一日徧赴定林枳園并其家中食。歸閉房臥而化。其尸香輒。屈二指乃知其得果也。武帝聞之臨。弔。文宣文惠從焉。塔於枳園。永明七年也。

齊僧慧

生劉氏。不知何許人。客荊州。數十年主南陽劉好所建陟[山*巳]寺。狀五六十歲許。為人無威儀。至病人家。瞋必死。喜必生。俗以此卜之。見人先未嘗相識。輒知其親。表存亡之詳。嘗從津吏求渡。吏以舟小辭焉。俄見慧已濟行岸上。時中山甄恬

。南平車曇同日請慧。皆赴之。文慧太子要入京師。過寶誌。誌撫其背曰。赤龍子餘無所言。還荊州遇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慟哭。俄景蕤果為刺史所害。後不知所終。時長沙有沙門慧遠亦有異跡。能分身赴請云。

齊慧通

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於壽春衣弊露宿野中。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事。皆驗。江陵有邊僧歸者。商于壽春。將還。通來欲寄物。僧歸以檐重不許。強增之。然檐殊不覺重。行數里即別去曰。我有女兄名慧緒。住三層寺。煩致意。忽不見。顧所寄物。亦失之。僧歸大驚。至則求慧緒語之。緒曰。吾無弟。即往求通不見。及通至江陵而慧緒亦死。入其房間訊委悉。因留江陵行見人家墳墓。無不言其氏族死亡年月。江陵人皆相視驚異。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故群盜見之。亦掩跡避走。俄就任漾家。索酒。甚急。曰我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宜各精進脩善為。先飲醉臥墻下而化。數日復有人見行市中。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梁寶誌者

不測之人也。宋元嘉中。金陵人朱氏婦於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養以為子。方面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為童子。長而落髮。脩習禪觀。坐必閱旬浹。久之。忽無定居。多來往皖山劔領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流俗。恒以剪刀。及鏡縑帛等。負之柱杖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從食鱸者。求鱸。食者與而心非之。即吐水中皆成生魚游去。時時題詩。初不可解。後皆有驗。建元間。異跡甚著。丞相高嵩為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下。館於陳征虜家。輒自[釐-厘+力]其面。出十二首。觀世音相。慈嚴妙麗。傾都觀歎。後帝忿其惑眾。收付建康獄。而游行市里。不少變。然在獄中者自若也。一夕使吏取門外所食物。且則文惠太子竟陵王以金盞盛飯。滿兩饗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事啟帝。詔迎至禁中。俄有詔屏除後宮。為家人[宴-女+安]。吏亦以例出公。已而猶見公於景陽山上。引比丘七輩行道。帝怒使推驗失所在。吏曰。公出久矣。今在省中。吏就視之。則身如塗墨者。帝聞而大驚。陳顯達鎮江州殷齊之以大司馬從行。往辭公公。引紙畫鴉授之。曰緩急可用也。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時晚景曠黑。樹林陰翳。無所見群鴉噪其上。因念公前日所授畫。意即匿其處以免。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去則置荊枝於門上。俄詔王領荊州。

衛尉胡諧病。以書邀屈。語尤切。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日果尸出。

僧法正欲以衣施而求之龍光闕竇兩寺。皆無有。日夜宿此黎明去矣。厲侯伯。公所厚善者。又求之其家。侯伯曰。公昨就吾家行道倦。今臥未興。求者視之。笑而起。公在花林園。忽重著三布帽。然亦不知何自得也。俄而武帝崩。文慧太子豫章文獻

王相繼薨。而齊亦自此季矣。靈味寺沙門寶亮。欲施公衲帔。未及有言。公輒自來持帔去。仲熊嘗問己仕所至。直解杖頭左索。擲予之。仲熊後。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館東宮後堂。旦暮每出入諸門無他。末年忽褰衣疾走。以避云。門有血汗人。逮西昌害鬱林先令。載屍寄故闈人徐龍駒家。其犢車所過頸血塗。戶限皆滿。建武中。明帝害諸生高士。江泌憂之。南康王子琳訪公禍福。公以香鑪舉覆其灰曰。都盡都盡。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父攜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屯騎桑偃謀不軌。公見之戟手。詬曰。若欲斫頭穴胸邪。偃汗下不敢仰視。梁受禪。武帝以前朝過於禁錮。至是詔釋之。嘗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曰在書字時節刻滿中。又問。何時得淨心脩習。曰安樂禁。又問年祚遠近日。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誌謂左右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即上啟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帝即命沙門法雲講之。終夕而雪。誌又以刀橫水盂上。良久雨。帝初繁刑。公假以神力。令見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藏禁中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扣頭哀懇。公咲曰。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帝偶同公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至。蓋紫旃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頃刻而成。神情如生。帝大悅。置內庭。為子孫世世福。時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為雨華。帝意其證聖。夜於含光殿。焚疏請約誌雲光傳大士四老齋。翌日。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法華。至假使黑風。問風果有否。曰世諦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邪。法雲默然。公則自為主客。辨難鋒出。一座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流難否。公指其喉視之。侯景之亂。尤追繹其言焉。有僧一曰石頭。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棊。吟曰殺之。棊罷問。僧所在。侍衛奏適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以問公。公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為鉏草者。誤殺蚯蚓。今償債耳。天監十三年。公移花林園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大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日終於興皇寺臨亡然一燭。付後閤舍人吳慶以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昔與公臨鍾山之定林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誌曰先行者得。至是以金十二萬。易其地。以葬焉。皇女永康公主薨。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且冠以無價寶珠云。仍建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于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上幸其寺。公忽見於雲間。萬眾歡呼。聲震山谷。敕諡廣濟大師。公顯跡之始。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有徐棲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少公四歲計其亡時。蓋九十七矣。

梁明達姓

康氏。西域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及受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至席。日無再飯。天監初。屆益部時則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將徵兵討之。達憫其見殺。乃馳詣

賊壘。招撫賊未喻。忽風雨雷電交作。賊懼求達哀救。達使具列千鐙以禱。即明霽如故。賊亦斂縮就農畝。而行役往來者。無復患。皆達力也。嘗道逢縛豚者。豚伏地作人語曰。願上聖解我縛。達遽脫衣贖。又夜從田中歸。弟子以湯濯足泥不去。達曰。此魚膏也。惡可濯以湯哉。因易之以水。泥即去矣。至梓州忽發願欲構精舍。反浮圖於牛頭山。然初未嘗購材而輒訪善工。議者莫不笑其誕。時方三月。涪水涸甚。俄使掘水中出鉅材以為柱。四月水大漲材木翳江下取。而積之如山。未幾寺與塔并就。峻傑壯麗甲一方。

沙門僧救久患攣躄。從達乞治療。達授杖命之行驟步。以反無所苦。

盜有窺其布薩而負物踰垣者。竟眩惑不知所往。卒復拔寺中。慰喻遣去。間據繩牀入禪定。烟焰赫然。眾趨滅之則固無火也。天監十五年。十二月終于江陵。壽五十五。

元魏檀特師

一名慧豐。所為趺踢。不循戒檢。飲啖一同流俗。然語嘿無常。論未來事。輒驗。居武威。尤狂逸肆意。刺史宇文仲和迎至府中。歷觀庫廩。謂曰何意公畜他官物耶。仲和怒斥去。禁不許復入城。未幾仲和拒朝命不受。代者詔獨孤信以所部擒之。悉沒入其資。時周文方以冢宰輔政。聞其異。馳書召之。至岐會高歡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過龍門哉。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將叛東魏。先是檀特忽刻其杖首。為獼猴形。常令西面日夜捉之以游。又索角弓。牽挽之。俄而景降。尋叛歸梁。大統十七年。春忽著布帽。出入冢宰府。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閱三月。而魏文帝崩。後復著白絹帽。左右問如前對。而夫人薨。後復著。而次子武邑公薨。事之先驗類此。頃之病卒。

元魏河禿師

孝昌中。以沙門形服。遊於晉陽市肆。而乍愚乍智。不可測識。人競以河禿師呼之。然竟不知其姓氏鄉里也。齊神武居潛邸武明太后。生文宣帝洋時。太后家貧甚。一日與所親語。因曰。如此則正憂凍餓死耳。文宣在襁褓昉數月。應聲曰。得活太后及左右以其不當言。而言謂以為妖。皆大驚。會聞禿師之異。固邀以至。悉出文襄魏永熙。后歷問將來祿位。皆無所擬議。獨於文宣舉手指天再三。蓋其意有在矣。

魏勒那漫提

西域人。時住洛陽永寧寺。所學不可測。慕母懷文者。巧思士也。凡國家營宮室制器械。皆參預其畫。嘗出為信州刺史。至是詔脩提所住寺。因得與提往來。然心知提有異術。每饋餉祇承以冀開曉。而提視之如常人。懷文私恨之。方蠕蠕之盛。使客至輒館之玄武驛。有一客殊善提。提亦於客厚甚。乘馬衣皮日相就。以夷語問答。無倦色。懷文傍聽。莫能喻。謂提曰。弟子素好佛法。且工儒業。而於世間伎藝稍復閑

習。比來盡敬望師降意。而未嘗小賜一言之益。此北狄耳。古所謂獫狁也。人貌獸心。殺生血食。誠何足道。而狎昵如此。提曰。彼惡可慢哉。中國雖讀萬卷書。較其所能所知必弗相過。懷文曰。若然者願以算術與之角。而賭所乘馬可乎。維時七月。果實繁茂。提即指庭前棗樹曰。此其上所生之實子。能知其數否。懷文咲曰。是豈算術哉。吾不能知也。提曰。蠕蠕則知之。懷文終不信。因與蠕蠕立賭馬券而要之曰。汝必知其實之幾許熟。幾許未熟。幾許有核。幾許無核。然後得所賭如券。蠕蠕頷首應。尋於腰間皮囊中。出一器如權狀。貫五色縷。縷復以白珠貫之。用以量樹上下四旁。又周回。延佇若計較者。久之。悉準懷文所要先書其數遣人盡撲之以驗。果不誣。具亦略無所餘欠。竟驅所賭馬去。

提一日歎曰。我欲牽取高高少室二山。枕之。洛水庶幾免於採伐者。負戴之勞。使家給薪樵。戶足樵蘇。而後放還。此固在吾術為甚易。然恐世之惑者妄以已證聖故不敢也。一日就房寢。弟子或從門隙見。提臥空中。因相告聚窺之。而有警歎其間者。提覺牀臥如故。呼謂曰。何不入來。吾方以牀熱。而移所臥處耳。勿妄以為恠也。未幾卒。

周香閣梨者

蓋莫測其所自也。梁初見之益州青城山飛赴寺。俗以歲之三月三日。男女遊賞無不至。必攜酒肉山中。相醉飽以為樂。雖屢加戒喻。曾莫聽。後香預令人穿坑方丈於他處。會遊賞者如前集。則謂之曰。檀越等獨不念香寂寞耶。於是眾共奉酒肉。進。香輒為盡終其席。略不小置杯筋。口受腹貯。沛然若填鉅壑。觀者恠之。逮莫。顧其徒曰。扶我扶我。我醉飽且欲吐。就坑而吐。則不汙地。僅至坑即大吐。如傾倒。肉之雞者。出則飛。肉之羊者。出則走。酒食出則水上盈坑。魚蝦鵝鴨游泳交錯。眾因魄駭神悼。誓斷葷殺。四方傳之。以懲勸。未幾別駕羅研覲京師。誌公問研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意其指閣梨也。誌曰。既為人所賤。可久留耶。研殊不省。他日為有識者言之。有識者曰。將非謂青城香閣梨乎。研遂詣山中。向香具述。香曰。檀越遠來。豈虛言哉。是夕竟逝。弟子等營墓將殯。舉其棺輕甚。訝而開視。但杖履而已。

周僧度

每見之益州。狀類狂騃。而言語舉止。多預識。識者稍相戒無狎侮。趙王在鎮。有[郫-卑+((白-日+田)/升)]縣人先與厚善。後因微隙。欲舉兵反。或以狀告。王弗信。且則其人將[郫-卑+((白-日+田)/升)]兵攻王於城西。王亦據城西樓。以兵三千騎自衛。未及戰。其人方踞坐城西。大街牀上。指揮其黨。而度乃戴靴一隻頭上。從城西遺尿。而走棄靴盤陀塔下眾恠之。雖其人亦莫測也。顧以紙筆問吉凶。度則操紙筆作周度字。其人喜曰。彼州既度而我受之。是猶擇日得往亡曰我往彼亡。其吉可知矣。既而

趙王麾其兵進。一戰就擒而殺之死者千餘人。築京觀盤陀塔下。然後知其事之驗。蓋[郫-卑+((白-日+田)/升)]皮也。靴皮履也。履不可以加諸首。今而戴之。則是[郫-卑+((白-日+田)/升)]人無理。而反上也。若其遺尿而走且棄靴。則皆其穢汗敗北。死亡之相。至於周度(徒各反)字順逆。以切音。求之則成斫頭字。正指言其人。當如此也。可謂驗而無小爽矣。久之有以其事聞於王者。遣召四至。終不可得乃已。

周僧成

咸陽靈武程氏子。戲聚沙塔。志見幼年。親愛所纏。晚從薙落。時已二十六矣。既獲依止道原法師隨觀孝文荐蒙降禮。蓋原師。寔魏代之名匠云。太和未偕至洛。遇勒那三藏。受禪法。其於玄秘。宿稟生知。那奇之每曰。心學東流。能造詣者。其斯人乎。大統中。周祖方總百揆。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僕。又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言為世寶。篤志住持。其有法事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於奏議見之施行可。昭玄三藏保定初。詔升國三藏。逮平荆梁益州大德五十餘人。至京條以真諦妙宗。質問所答文理舒暢。南北貫通。披決隱滯。洞出情外。皆伏其淹博。一日忽語其徒曰。江南某寺堂且崩壓。可急治香火誦觀世音號。以救之當是時。揚都道俗數百人。方法集一講堂上。聞東北有香氣。及伎樂聲於是空堂趨出候聽。而堂隨摧壞。眾幸無損。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訃聞。上哀慟即以其日。窆於東郊門外。仍詔有司置大福田寺圖形于壁。弟子曇相等。樹碑墓上。義城公庾信製文。

周曇相

生雍州藍田之梁氏。住大福田寺。尤與僧實相好。聰敏易悟。目覽七行。而慈悲接誘。偏所留意每行見物之窘於弋繳羅網者。請以身代。必使脫乃已。實謂人曰。吾於曇相所不及多矣。實嘗夜詣相房。對坐移時。略無問答。識者知其目擊而道存也。歲或疫癘旱澇兵寇。問之則略舉而已。其言不能盡曉。逮其時而驗之。則信有問李順興強練者。相以為順興胎龍也。性多慾。強練俗仙也。性嗜游行。皆所以助佛揚化耳。大象廢法。深遁山谷。開皇初。率先緇鬚出于民間。二年四月八日卒于渭陰。今京師禪林圖像在焉。方其終時。遺言以為吾茲往生。西蜀名慧寬又慧端者。則其傳持之弟子云。事見別傳。

梁法行

論法師之神足也。論見別傳。行所居無常處。山谷市鄜。時復見之。而青溪則常所遊歷也。一日道由覆船因造絕頂。愛其流泉茂木。顧謂其徒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此為伽藍。及智者成先告果符其記。又嘗於當陽執竹弓射城。已而山賊攻城而圍之。然每預言國之休咎。宣帝惡之。遣使召至都。行拒不旨前。曰吾當償命於此地而已。無所復往也。會後使至。命就其地斬之。臨終乃說偈。述業報不可逃避之

意。皆詞理切至。多莫具載。刑餘無血。旋亦失其屍云。唐僕射瑀曰。先人以纘承。故致殺聖人。其罪重矣。屢造四望山因禪師所。追為宣帝懺悔。

梁法聰

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長有成立。淨施相繼悉以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凡言論之可弘贊者。莫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陟武當。所在揚化。惟務燕默。築室於襄陽傘蓋山。以資栖息。晉安王承風來造。馬騎將從欲進而却。王怒竟反。夜感惡夢。且夕更往。人馬辟易如初。王乃潔齋盡敬至寺。側但覩谷口猛焰洞然。頃之水波騰湧。少須水滅。始見堂宇而徵其事實。蓋聰方入水火定也。聰坐繩牀上。旁有二虎如立侍。王却走。聰使虎俯首閉目而進王。因告以境內多虎患。聰為入定。俄致十七大虎。與受歸戒且約無傷暴百姓。又命其徒以布故衣。繫虎頸。期以七日復來。王偶於所期日。設齋眾纔集。虎亦群至。遽解去其布。而與之食。由是無虎患。

偕王遊白馬泉有白龜出泉。取食於聰之手中。曰此雄龍也。又遊靈泉有五色鯉。曰此雌龍也。是日王大加施予而旋。其左右有凶貪者。數十人。謀夜劫所施物。而虎咆哮遮道。見鉅人倚松樹立。樹僅至其膝。持金剛杵。忿怒見於色。謀者懼不敢前。併[怡-台+營]達旦。過午乃得反。王詰其故以實告。遂奏聞。詔造禪居寺以邀焉。聰則別以人代。不自往。復詔徐摛就其地。造靈泉寺。白鹿白雀依以棲止。嘗行田野。遇屠者驅猪數百入市。聰為三誦解脫首楞嚴。而猪悉散走無餘。屠怒將毆之。而手足若束縛者。不可動。

有漁於漢水者。見之如前三誦。輒舉網無所得。

荊州久旱。長沙寺遣僧詣聰丐雨。果霑洽。詔廬陵王迎至京輦。固辭後遊廬阜驃騎威王既稟戒。因欲奉之還臺。潛遁至湘東。王躬。師事之。督親信陳旻白意。謂旻曰。如不允者。於汝乎有罰。聰不得已一觀都邑間適青溪。江陵令江祿來起重閣山中。太清三年。高祖崩。湘東王執政。斥祖所御之宮為寺。而名之天宮。以延聰。王又以巴峽守所致柏木治寢殿。殿放光徹旬日。王亟命。易寺名為寶光。構浮圖僧房講堂。捨玩物作露盤其上。王以暇日於焉。述般若義。述義之夜。每放光照數里。逮宣帝尤加禮敬。末年入道場則涕泗不自勝。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卒。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竟月。壽九十二。

陳善慧大士

當蕭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於婺州義烏縣雙林鄉傅宣慈家示生。神光滿室。厥相異常。稍長名翕字玄風。年十六納劉氏妙光為室。產普建普成二子。時則梁之天監間也。年二十四。從其父漁於稽亭浦父有所獲輒投之水中。父雖怒不恤也。世傳以為愚。會有僧自天竺至。曰嵩頭陀訪之曰。我與汝同於毗婆尸佛所發願。今兜率宮衣蓋見在。何日當還。因與之臨水而照。見大士之影。圓光寶蓋熾然具足。士咲曰。

眾生未度。我何以樂此哉。因栖隱於松山絕頂。躬耕以贍。嘗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或盜其所植物者。大士遇之。輒匿草中。投之筠籠使盛去。盡則偕眾傭作夜則行道。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相與周旋。一日入定。前有光作首楞嚴三昧字。大通二年。估賣妻子獲錢五萬。以設無遮大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解悟。以大士為彌勒應身。大士恐其惑眾遽呵止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晧致書于梁高祖曰。雙檣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者。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者。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今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晧告白。晧因太樂令何昌投進。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啟。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晧燒手御路以效誠懇。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而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為眾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為群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陳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邊連理樹行道。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為。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如何。曰慎勿棺斂。但壘甃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若傳普敏者。文殊也。慧集者觀音也。何昌者阿難也。是皆同來贊助我者。故大品經曰。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

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二十九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三十

澗東沙門 曇噩 述

定學

神化科(二)

隋童進

姓李氏。蜀之綿州人。周時出家。為居士以遊諸方。然落魄無禮度。嗜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法身也。會伐齊詔須毒藥置監瀘州等處採造。其法用蝮頭。鐵狸。鸞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種。以鐵甕釀之。既成。人之欲近者則蒙以皮衣。而琉璃以障其眼。不然。氣之所至或作瘡痍。且致死也。苟著餘瀝。筋肉立腐。進聞之。即造監所。監者戲之曰。居士能飲。欲得飲此乎。進咲曰。古人五斗解醒。少乞一升。未為多也。監者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進即以鐵杓於甕中。滿取一杓。飲之。顏色自若。言謔不減常態。傍居道士等。皆聚觀。以驗其變。進徐舉一杓以歡。而辟易竟走避。或語監者曰。子縱之飲。是故殺之也。故殺人有罪。吾甚為子懼。進則顧。謂監者曰。子何罪。吾自欲飲耳。且非子所使。子何罪。已而詫曰。乃於今日始獲一醉。就臥方石上。俄而遣尿。尿所著石皆碎。良久覺。精爽如常時。自爾飲食加倍。隋初薙落。配等行寺年九十餘。而終。其衣服牀褥。絕香。無酒氣。

隋法進

蜀之新繁人。在家素行道持戒。雖田作。亦擊鐮耨使聲如鍾磬。以節念誦。候日影至午而食。耕耘尤護惜。虫蟻。忽空中有聲曰。進闍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人舉聞之。於是詣路口山薙落。專行頭陀不以名隸寺。蜀王秀遣參軍郁九閭長鄉領僚佐十人。至山以請。將發辭。王曰。彼如不來。當申國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禮延。明日必相見。毋緩也。長卿出成都郭門。顧謂十人曰。今茲以吾輩升兜率天致彌勒可也。況山中一道人哉。暮抵吉陽山下。虎蹲道旁。射之馬却走懼甚。即欲宿村舍。以違王約難之。俄而一僧負襍將登山。長卿因悉留諸從者。而獨偕僧抵寺。進牀坐召長卿入而向所見虎。適在牀下。長卿戰慄不敢前。進覺之為叱虎去。長卿乃前。白王意。而語言顏色。猶失度。進咲曰。檀越初出郭門時。其雄邁。固與今異。長卿頂禮默不知答。逮旦仍令長卿先歸報行。至望鄉臺而進已及矣。遂偕謁王。為王受戒。即曰。辭出。而襯施一不受。遽就館法聚寺王間語其屬曰。吾見進公誠不覺神悚。後望見之輒為禮。進每咄王曰。貧道與王。各有安樂地。何苦相逼惱也。諸僧諫以為不可頻忤王。進曰。大德畏死。惟求王意。而順媚之。此豈弘教事哉。貧道必責其過。雖死無所畏。屢入宮籞。顧華筵美味盡謝去。而徒繩牀之安蒸餅之飽而已。至授妃姬戒則使之不放逸。而念無常甚。而市井民家一時莫不徧赴。則其分身慈濟之跡如此。慈藏初為王門師。兼領僧職。而政治殊嚴峻。然諸僧以王故相容忍。至是訴進且祈鑄譙藏。

進不可。曰渠性爾。能受我語乎。眾祈不已。進竟造藏藏。出迎。進遽曰。教門在汝亦太甚矣。藏威為息。

既歸山中。久之。過檀越食。座上忽失咲。同座問其故。曰吾見山寺。淨人穿壁盜蜜故咲耳。開皇中卒。壽九十六。

隋智曠

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後父其自徐遷荊。遂占藉焉。始其母之孕曠也。夢浴水中。有童子乘寶船投其懷。以覺。生而敏慧端介。有操守。太清初。喪亂相繼。嘗起兵東征曠方壯勇。應募克卒伍。淪陷不復振。由是寢世虛假。而婚娶悉謝絕。初謀脫俗。而巾褐輩。誘以神仙曰。必先受符籙而次陳章醮。曠曰。然則可得道乎。答曰。籙以護身。章以招貨。得道則未也。曠曰。敢問所以得道者。乃示以辟穀法。曰能如是僅七日雖飛升玉清可也。於是七日不食。無所驗。曰汝猶飲水耳。斷水七日無驗。曰汝夜眠耳。危坐七日。復無驗。卒棄去。從沙門受五戒。為佛弟子。而潛脩密證。稍著神異。江陵張詮再世目盲曠謂曰。汝家塚內有古井。而柩適塞之。今能移置其塚。而使井復為人用。則免矣。從其言果然。

又謂澗有古鐘可掘也。掘之得鐘不誣。仁州刺史以為惑眾。鞭其脊百而囚之。容不之慘。膚不之裂。獄卒試以八尺大械。且捶其膝。傍觀者意。其必碎骨斷筋。而捫視之。略無痕。吏戲絕其饋餉。雖久未嘗見餒色。然往往逢之市肆中。而獄繫則自若也。大定三年。從獄中。乞草屨曰。今夜當急行。吏卒疑以為逃。夜半城中火。百姓遷避爭郭門出不及。而死者七千人。曠領二百囚。行問道。曾莫知也。既薙落進具。年已四十矣。即行頭陀於州北之四聖山曰。此福德地。且宜天子所安置。頃之檀施雲委。歛成華構。即今之開聖寺是也。宣明二年。顯平二陵皆近寺。則所謂福德地尤信。嘗沮夏水。彼岸虛舟自能隨呼而至。遂以濟。眾愈益訝之。曠戒勿復傳。及脩治成陽佛跡寺寺有耕牛。將產而犢難下。母牛且死。僧知事以告。曠曰。犢前生。此寺居士也。以竊常住物來償耳。然其頭之伸縮而不易出者。以羞故也。於母則無相害意。因執鑪臨闌。呵責遽生。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無疾而終。壽七十有五。終之時天香盈室。音樂彌空。隱然若向西南方去者。未卒之二年。每云吾脾痛復預言身後事。忽問律師云。阿那含人有疾否。律師未知所答。自答曰。報身法爾。既卒。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復甦曰。見閻王正值曠乘宮殿自空下。罪人喜曰。三果聖人。來救我等矣。則曠之登三果信矣。

隋無相禪師者

不知何許人。忽然見之涪州相思寺碌碌隨眾。如常僧。寺處涪水南岸。其北岸則崖石屏立。有銘其上所書之地。方可五尺。闕字約如掌大。剝蝕漫漶。莫能識。然字之數亦無有知者。其下佛跡二相。去九尺。每一跡。長三尺許。然好事者。至寺必求

濟岸縱觀焉。一日無相既與眾濟。而眾遽先反。無相乃獨徘徊。瞻顧以盡興趣。而欲趨所反之舟。無及矣。無相因以鉢置水中。且戲語之曰。汝何為勞。我久擊汝。汝今亦可自渡水也。遂取芭蕉一葉。浮水上。立而渡鉢隨其後。若有物以使之者。頃焉。達南岸竟去不知所往。

隋法安

姓彭氏。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居太白山之九隴精舍。疎衣糲食。治禪業。將終其身。開皇中。至江都煬帝以晉王在。鎮安。上謁。聞者。以其形貌矬陋。不為通。安日造門。雖喻遣。莫肯去。王聞而召見之。宛如舊識。即俾居慧日寺。凡所游往必與俱。嘗至泰山。遇渴乏。四顧惟石巖。勢不可得水。安引刀刺石。水崩注。王大嗟賞。因問安此誰力耶。安曰。殿下福德力也。遂入磧。達于泥海。所遭變。故皆賴安得無所損。將過神通寺始入谷。先見一僧乘白驢至。王問何人。安曰。朗公也。以殿下有意營造故。來奉迎耳。頃之一僧持緘請檀越。安為達之。抵寺見一神人。手憑講堂鴟吻坐俯視群眾來往。王又問。安答曰。太白山神從殿下者也。他異不復具錄。大業初。帝尤務侈靡。益重安。於是使安悉招諸隱逸。如郭智辨釋誌公澄公杯渡之流於慧日。且闢寶揚道場於東都。集道藝二千餘人。於內。以行道。十一年春。四方多難。安竟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八矣。將終。密以後來禍敗事。預告上。故上臨難能無所懼。當陳之季。有法濟者。方著名南國。逮隋寵遇無比。然精進寡慾。儕類莫與抗。屢宿禁中。未嘗或見墮容媚態。文帝造香臺寺於長安。煬帝造龍天道場於東都。一以為濟設也。濟於宮中。嘗乘所賜白馬。或以病告。祝水飲之輒愈。又能治鬼物。言事之未然。大業四年。忽詣上辭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負含生。遂坐逝。刎髮將殮。須臾髮生。頓長可半寸許。上曰。禪師入滅盡定耳。何可葬也。當為出之擊大鐘一月餘。然後廢朝。素服葬之蔣州。隨所至設齋。費出所在官府。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萬。日齋百僧。僧襯帛二十五疋。通以七七之日計。則所廢十餘萬。嗚呼盛哉。

隋岑闍梨

住襄州禪居寺。寺處山藪中。粒食不繼。每日以坩乞酒郭內。就飲之坩可盛三斗許。又乞一坩歸。且行且飲。抵寺則坩亦竭矣。晨起解齋。遂攜坩至廚請粥。仍以杖荷之。赴堂。乃置坩。脫杖。擊諸僧首。自上而下。人一擊。眾以其擊之。可以散灾也。故受而不辭。岑房舊養一鬻犬。并寺內鼠數千。所請粥。岑未嘗歌也。盡以飼犬鼠。且則犬鼠來長。逼塞庭中。時偶失一鼠。岑悲惋責犬。犬遽銜死鼠以來。岑視之殊恨。以杖捶犬。葬鼠。慟哭不自勝。或鼠嚙僧衣若篋。僧以告岑則盡召諸鼠。使互保。其無保者。岑輒捶之曰。汝何故撓物。鼠終伏不敢動。岑以常住窘乏。遂將遷築廚庫食廩。於白馬泉下灤中。然其時水方漲溢。眾竊咲之。及召匠伐材。則其地忽為

平陸。而棟宇欵成。後寺果豐渥。又曰。將來六十年。有愚人起重閣於寺之南隅。而致寺招訟。唐永徽中起閣之記斯驗。

隋法喜

南海人。形貌寢陋。年可四十許。耆老皆謂於兒時見之。其顏色與今無所異。或以為已三百歲矣。亦每自言舊識慧遠法師於廬山。且其談論。晉宋間事。歷歷如信宿。平居緘默。見人必嘲誚。然語意尤中未來禍福。故人之矜持者。因不喜見。方陳有國日馬靜刺史廣州。遇行部。必以甲數萬。耀威邊徼初視篆喜直造廳事。畫地作馬首。以示其子而去。未幾。靜卒為人謀反。誣告於上。上遣臨汝侯觀形勢曰。果反即誅。否亦代之耳。臨汝侯乘其不戒。誅而代之。煬廟聞其異。詔至行在所。時江都新成一宮喜纔升階瞻顧遽却走。唱曰。幾壓殺我。是日夜驟雨屋仆斃數人。後復徧歷宮中。索羊頭。上惡之。詔鎖閉一室中。數日三衛吏士。見之市肆。坦率如常。時或以聞。詔驗視且責問守者。皆無他。及開戶入檢室內。則袈裟覆白骨一聚。而頸骨糜鎖自若。上益疑恠。復詔長史王恒廉之而信。上於是始敬懼。歎曰。聖者神變無方。又安可以世俗遇哉。會守者奏。喜在上趣詔掙鎖徹戶縱所適。俄屬疾乃自盡去薦席。欹臥牀簣上。而熾炭其下。使半身焦爛。數日卒。葬香山寺側。閱四年南海以喜獲放還。上疏謝。詔開其棺。索然。

隋普安

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少年依圓禪師出家。晚投靄法師。通明三論。然常業華嚴。武帝滅法。遁居終南山梗梓谷之西坡。時有靜淵法師。與之同處。資承玄理。披釋奧義。加以遵脩苦行。忘己為物。小則露體以飼蚊蟲。大則委身以餒豺虎。皆慈薰悲感。自致損傷。以求副本願。每往獸群幾充其噉。又招集避難諸僧。犯國嚴令不憚顯誅。躬行分衛。故得衣食豐贍。精進倍常矣。或謀執安赴官以希賞賜者。安就語之曰。卿貧如此。吾固當為卿德也。因共入京既奏。詔釋之。以為道人所宜歸宿山中而顧復拘焉。是使之無所逃其死也。柳白澤括僧尤酷。命逮安至則白澤謝不敢見。及放還。道過靜靄法師於義谷杜映世家。蓋映世掘窟藏靄。而安得私禮謁焉。靄歎曰安公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誠難能也。安遂邀靄以歸。隋室龍興大教。斯復詔。起梗梓谷中三十餘僧。並居官寺。惟安守素弗遷。後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以迎之。適其上大石崩墜。勢正壓龕安默念曰。苟稍徙他處則庶幾。石則應念他徙。安曰華嚴力也。澗左之岷索陀者。嫉德懷忿與其侶三人。挽弓射安。而矢莫可發。目瞪舌強。聲色震掉。僵立經宿。不能已鄉里稽首請救安曰華嚴力也。我何自知之。魏村張暉以五升瓮。夜盜安佛油。至門昏迷。若有以糜繫之者。安亦曰華嚴力也。若夫張卿以盜錢。患啞則懺悔而愈。程暉和既死。則見呼而甦。白村老母病。而失音。已百日。安至則起迎。問信如常。時田遺生貧女遇安設會。以棉布二尺。床(蜜碑反)穀米十

餘粒。充施獲度為尼。或縛三豬將殺。安則加本價十倍。又割髀肉以贖之。遂使長安南西郊外。五十里雞豕享。而家奉齋戒。其皆華嚴之力歟。開皇八年。詔為皇太子師。長公主營靜法禪寺復詔居之。大業五年十一月。終於靜法。壽八十。塔終南至相寺側。

隋欽師

不知何許人。大業初。見之廣平。形神非世所識。或默或語。無常時。至洛州而靈通寺方樹浮圖五層。皆以瓊瑩為之。琢磨雕鏤。務極宏麗。工役繁冗而費用奢靡。欽望而笑。謂寺僧曰。奚庸造此烽火樓也。豈以功德佛事固宜然哉。則清淨寂滅之道。何有。一時流輩。莫不以其言之過。曰彼狂人安足取。九年盜賊四起。官軍警嚴。浮圖尚未及畢。乃於其上。候望烽火。噫治亂之數。懸於天。至德之士其知之矣。童子馬世達。嘗與市井群小兒遊。偶覩欽忽變其身。入豕牢中。諸豕子即相淆混。素如其類。於是世達等留伺其旁。久之欲觀其且復人身否也。俄而欽大呼於群兒之後曰。汝輩將奚所觀耶。群兒遽驚拜。天下大亂。欽聲跡亦寢。

隋僧朗

一名法朗。南陽之許氏子。年二十餘。苦求薙落。棲止無定所。多出沒鄂州。貌奇古。飲啖不異流俗。常有黃赤二大猴犬自隨。候中時。以不盂受食而啖。以其餘與猴犬。猴犬共啖訖。猴則戴盂騎犬。先朗行。而人不敢稍侵辱。懼其咋也。陳之季。則又見於江嶺間。每誦法華經。動以七數。至七十七百七千七萬。始其聲微細。頃之則雷擊颯撼。箏笛呼噏。音韻諧暢。而辭義明了。聽者。神凝精聚。而耳目俱喪。顧朗於咽喉齒牙唇舌。若無所用。方且縮首收足。斂手塊坐。而部帙竟徹。世因以法華朗名之。或醪燕市中。恣縱酒肉。忽朗在座相與醉飽。然亦莫測其所從來也。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顙。其乘舟沿沂湍險。不施揖擢而隨所欲往。猴犬在傍。朗惟拱默而已。有比丘尼。受徒開講。庸眾服其辯悟。朗聞之咄曰。此邪鬼所加。非證聖也。後當料治之。他日蚤作。猴犬竟造尼寺。朗隨到。禮佛繞塔。詣講堂而立。尼猶講說不已。朗厲聲訶之曰。小婢吾茲來此。敢爾踞坐。尼遽匍匐走出。立朗前。駭汗流地。自卯至申。略不動。搖。問之若癡聵。無復言說。如是百日。乃甦。大業末。朗口唱賊賊。朝暮不小置。蓋天下亂亡之讖也。時猶靜謐。有司懼其惑眾。趣捕逮而禁錮之。不知所終。襄陽法琳作行狀。

唐賈逸

仁壽初。見之安陸。言論詭誕。服飾屢變。緇素或固疑之。而未察也。一日人有遇之此者。顧一人又遇之彼。如是數十人。皆與遇。然而所遇之時同。所遇之地則不同。於是相會合推考。而知其為分身矣。乃大加敬服。然尤善讖未來事。方等寺慧暲法師。學富行脩士也。逸過之遺以紙五十幅。暲初莫測也。後有誣訟之者。有司引問

辯對。而書疏用紙僅滿其數。而後案具。大業五年。天下猶宴安。逸與群兒戲。輒弄橋檻石師子曰。拗羊頭振羊頭。旁視者爭譁咲為樂。後揚都禍作。而其言始徵。

又有揚師祐出岷洛間。貌年四十餘。古老百歲者云。自初見至今。常不變。寒暑惟服故黃衫。飲噉不異流俗。栖止無常處。鄉社大會集。則先至笑談。曲當合物議。且預記未來事。唐初尚無恙。

唐轉明

或云姓鹿氏。其所生稟則未知也。形服儀貌。如庸眾。大業八年。忽於雜邑告有賊起。官司覆檢。茫無宗緒。上以為疑。而未之加罪也。詔繫拘以待。明年六月揚玄感反。屠戮之酷。東都尤甚。於是其言始驗。詔釋之。會上幸江都。時偃師獄吏方慮囚得死罪五十人。將刑於市。明知駕道偃師。乃偽為餉囚者。入獄謂諸囚曰。明日駕過此。汝等必再三大呼有賊。要使上聞之而後已。上苟詰其言之所從來者。則曰從明闍梨。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死矣。明日駕過。諸囚既如教。上果盡釋諸囚。而復逮明繫拘之。明忻然無所憂懼。越王皇泰初。詔聽自便。然猶陰遣三衛防守。而軍國謀猷乃獲與聞。及世充僭號鄭。倍加信奉。而使士卒防守。愈益嚴謹。圍之五重。動見徵逐。武德三年。謁高祖武皇帝於京師。亦莫能察其所從至也。詔住化度寺。是歲八月竟隱去。不復見。明身歷三姓四朝。交接貴賤。一遵平等。人有問其所學者。答曰平等一法。吾志所在也。其泛語則涉因果。曰某法師以謗大乘。故報無擇獄。某法師以精進故。從羊中來。嘗遊總持寺。顧謂眾僧曰。不久此寺當流血矣。汝等宜共慎之。眾恠其謾。後以法諺累多被誅。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既以道藝應詔。居慧日。而朝東莫西。略無定所。雖官供亦未嘗臨赴而請給也。所服裙帔而已。驚叫狂走。言無準度。大業九年。以緋帛裹額而趨。久之梟感反。其黨之軍容如之。感圍東都。有以子明事白之者。以為神。召問通塞。子明遂罵曰。賊害天下如此。而欲得國。豈理哉。時駕幸涿鹿。聞其說大悅。遣召而勞之。尋以箕當風簸土而去。十年卒於洛。

唐明恭

住鄭州會善寺。其未出家時。以勇力稱。與一齊名者。俱為狗騎。事文皇帝。帝深忌之。間得罪乃為二大餅餠。其一內實生鹿角一具。其一內實鹽五升。使各盡食於前。食鹽者出至外廷。即腹裂死。食鹿角者。殊無恙。蓋恭也。寺與鄰刹超化爭地。集無賴百人。持仗來鬪。寺眾咸懼。恭曰無畏。獨詣超化。取大鐘仰置於地。以炊巾塞蒲牢隙。乾糲六升。和以水。投其中。徐以左手擊鐘。右手撈糲啖之。傍有石。大可坐三四十人。恭既飯曰。石頗礙行路。請徙而他。遂拈去如土塊。超化氣慴。隋季賊起。所至僧寺。必先使擊羊豕治具。會善亦然。賊方列坐舉七箸。而恭拄杖以出。賊挹使坐讓食。恭鋪餅滿案。裹大饘。略咀嚼。盤釘為盡。賊大驚。

嘗山行遇虎豕爭。豕且困。恭語虎曰。可放豕去。虎不聽。因捉虎首尾。擲之巖下。然亦有不可知者。客遊沙彌。能以指折竈下。臂大乾竹而不能取柱下衣。恭能挾柱壓衣而復取之。且不能折竹。此其故何哉。恭固持戒嚴謹。常依眾食。所食不過如恒人。遇有事緣。則所費輒至二百人食者。武德二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

唐慧琳

生綿州神泉之薛氏。襟抱虛靜。與物無競。然形骸不事脩飾。一同於俗。而談吐每詣道。隋初。住建明寺。寺有塑像。琳供養尤謹。一夕為生鬚三十六莖。大業之季。忽插二竹於古塚上云。是天眼。頃之拔去其一云。弘農揚為魔所拔也。及義寧。而神堯受禪。俄盛夏。著複衣暴烈日中無熱狀。先是雒縣有育王塔。一日琳歷村落。借車三百乘云。以迎雒縣塔於此安置也。未旬浹。雒縣塔灾。武德中。自匿草野。人無有能知之者。獨揚祐師初未嘗識。不待訪問。而竟造以見如故舊。且敘別云。八百年矣。或賴祝病獲差。而遣其女以裙施。女輒易以裙價至。琳遙見之遽曰。但將裙來。價錢非我欲也。女驚謝。貞觀四年終。

唐乂德

姓徐氏。雍州醴泉人。貌頎秀。章服疎素。操履有繩檢。尤能預言未來事。其吉凶之際。使人知所趨避。苟遇沴氣流行。疫癘荐作。則勸四眾謹奉三寶。禮佛供僧。稱名念誦。用其所指未嘗不驗。而昧者則莫之用也。時亢旱。或以雨問。儂指曰宜俟某日。又舉指曰齊自某方。後皆信。無小爽。晚年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蓋於池側。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德之。為起白塔於山上。

唐通闍梨

丹陽天保寺僧也。貞觀之季。年已八十矣。氣貌康休素潔。所服衲衣厚一寸。綫如指大。而紘補極完整。每誦法華經。乞食市中。得錢則營飾其寺。蓋大堂。梁時所繕治。規模尤壯麗。至是稍弛而脩葺之。其費用殊不貲。或以為北去寺四十步地。掘之嘗得金云。後輒自穿土窟。擬終事。時莫之許也。久而集僧囑訂財物器皿。皆明白。閱三日神氣猶爽健。乃云吾茲將去。忽不知所在。視其窟門已塞。壽九十餘。

唐智則

雍州長安馮氏子。年二十。出家於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徧。性多掉舉。僅能尋採。然於世間名利事。壹不以為意。衲裙垂膝。浪走坊市。所止之房。單牀草薦。瓦碗木匙而已。或有為之經營者。隨得則用。終不知謝。出入往來。門未嘗關閉。同住之僧。輒以狂號之。則聞而笑曰。狂果誰歟。出家離俗。乃為衣食動。則鎖門鎖櫃。哀斂儲畜。役役不安。此而非狂。又何狂耶。因撫掌絕倒。嗜食餽飪。恒令寺北王摩訶家辦之。議者以為則已果證。蓋嘗見其分身也。

唐永徽中

會稽永欣寺。有一僧。立逝於山門之內。其將逝也。謂其人曰。吾吳之康僧會也。苟能奉吾遺身於爾伽藍。則願為福。且未慙。其人因堅以膠漆而遷祠之。其靈跡之著。至于今不衰。初寺尤苦軍旅屯寓。娶婦產子。殺羊豕。植韭蒜。汗巖甚。時李公若初方廉問閩。忽僧有自會稽來謁者曰。越於浙東為大藩。君侯行將領之。其教條之下。願必盡屏舊習。而軍旅之寓佛寺。最為急務。幸君侯之留意焉。公詭曰。諾。未幾果有是命。俄而入寺睨之曰。此非預言今日之除者乎。應驗若此。凡所授記。敢不聽。於是頓絕其弊。會昌六年。永欣毀遷遺身於大善寺。會曇休律師。創堂宇。治供具。鄉里之祈福禳災者。舉歸焉。世號超化大師。其前身行事。史有傳。

唐慧寬

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瑋事三洞法。綿梓諸州。歲率饋來。請章符佩懸。以致福利。警俗趨嚮之。門庭如市。妻始生一女。名信相。次生寬。其孕子娩皆異常。而寬瑞相尤甚。方五六歲。信相共於一處語。父母旁聽之。莫能曉。恠而問焉。答曰。佛來為我說般若聖智界入法門。茲與姊評議爾。父母附口錄二百餘帋。以示龍懷寺會闍梨。會曰。悉合經旨。有禪師。於淨慧寺入定。信相偶往。至其門不肯前。曰。火聚奈何。或曰。何不以水滅之。信相即作水觀。於是禪師出定。勸其父母。宜使出家。當是時。壻已入聘幣矣。喻之不可。而道俗為出財贖。然後許。因偕寬刳落。隋蜀王秀鎮坤維。王妃為造精舍供養。嘗出遊。或生疑嫌。信相召語之曰。莫於三寶所懷異心。自取罪苦。遇作功德事。使掘地。往往獲金。如所費。其於飲食。或連日夜恣啖。未嘗以為飽。或餓經歲序未嘗飢。人目之聖尼。精舍猶呼聖尼寺云。寬年十三。依空慧寺徹禪師學。凡經律不待教。率淹貫如宿習。朋類有難問。輒為通。龍懷會公。尤敬事。寬至縱其閑適。不敢役使。徒眾二百餘人。竊以為言。會聞而誨之曰。此吾先師相禪師也。昔先師。與吾隱南山。以避周禍。隋興。吾歸蜀。先師囑之曰。汝於彼土有緣當盛。致儔侶中有慧寬者。宜善視之。今其名良是。吾亦焉敢慢吾先師哉。且計先師死日。正寬受生之辰也。以故益不疑。逮壯闡化鄉里。二親咸慕服。遂寺所居宅。自爾梵剎相望。而營齋祈福者。所在群聚。成都等七十縣。歲時迎請供養。施利山積而功德大矣。貞觀中。洛縣僧策。持祝有神效。一日暴卒。頃之甦曰。見閻王使持祝。并請寬師。講地獄經。以救罪人。然初不以介意也。經月餘復絕而甦曰。閻王大怒撻我百。於是造寬。疲劇中道而臥。頓覺旋風舉之空中。倏爾而至。殊不知三十里之遙也。遇寬方集眾讀經。顧策曰。遠行勞苦。為眾生故。當勿辭勞也。即令策陞座持祝。寬自講經。

二中年綿竹宋尉。世儒者。頗慢佛。每戲曰。我於佛再賴其力。或詰之則曰。吾家園闔中。往來者於側溺不可禁。因書佛字揭墻壁乃止。嘗冬月墜水得出。然寒甚且

死。求火不時得。會有木佛在堂上。急取燒之以活。寬問致書喻之。語意勤渠。宋用以拭大便曰。世以此道人有靈異。今何如。即糞門裂。終踞廁莫能起。口唱死。連日夕。遽使召寬謝。願造經像懺悔。滿一月竟死。

什邡陳氏施園圖建寺。寬為區畫。斷竹標其上曰。此可為佛堂。頓見泉水自標處上涌。命掘之纔數尺。於大石下獲金瓶。儲舍利七粒。寬益拜請。而舍利遂放光。其變化之多。至於滿瓶。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夜沐浴更衣。跏趺坐執鑪。趣打鐘。鐘聞近遠。空中有哭聲。寺內光明燭天。於是舉城奔赴曰。闍梨涅槃矣。示寂於所居之淨慧寺。前一月。寺池之紅蓮開白華。橋三道。其一正直。寬房無故而梁圯。聲震一寺。豫章大木流血澗中。甗塔十七層。高數十丈。忽中拆數寸。神人五百從西方來。皆長丈餘。服天衣。持香華。擎紫金臺迎寬。寬悉遣去。既喪。有雙鵝伏靈前。悲鳴飛舞以送。由寺至山二十里。黑雲翔空注雨。隨棺草木皆靡。境內老幼縞素泣臨。盡三歲遺體在山。端坐如生。略無禽獸侵蝕。汗穢朽腐之相。民間齋僧供佛。必別設座至今。

唐抱玉

性高潔。有志行。居京師。與丞相第五琦善。每夜坐室中。輒屏左右。撤燈燭。寂然達旦。人莫知其所為也。或窺之。見雲氣華彩。從玉口出。默若有所憶誦者。且嘗謂沙門大光曰。凡誦佛經。必使其聲高放清越。則諸天鬼神傾聽。以降福祐。此不易之道也。及終方大暑。而尸久停駐。不小萎變。琦哭甚哀。因以香乳灌玉口中。隨有光自口出。磅礴四照。益以為異。時年九十許。

唐佛陀波利

華言覺護。生罽賓國。忘身闡化。戾止五臺。瞻慕靈蹤。至於淚泣。見一老翁。作婆羅門語。謂曰師何所求。答以文殊大士垂跡此山。從印土來。志伸敬禮。翁曰。師得無以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耶。此土眾生多造罪垢。而出家者流亦然。祝誠滅障秘方。若不持來。雖來何益。縱見文殊亦莫之識。師能還取。即是徧奉眾聖。廣利群品。報諸佛之恩也。經至之時。弟子當示師文殊所在之處。利聞之喜不自勝。方將雪泣拜謝。略轉頭頃。頓失老翁利倍加虔恪久之。奉其經來。上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顛三藏日照。於內道場翻譯。襯利絹三十匹。內併留其經。利泣曰。所以不憚往來者。徒欲以利物也。上憫其志誠。而歸其梵本。利訪求沙門順貞。而重譯於西明寺。較杜令所譯者。小異。利後不知所終。或謂却持梵本。隱山中之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塔存焉。大曆中。南嶽雲峯寺沙門法照。入臺禮金剛窟。至夜深。方自剋責。投身巖石以死求願。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圓暢。稱是佛陀波利。問照曰。師如此得無勞乎。且何所冀。照曰冀見文殊。利使脫履石板上。瞑目頃。已入一院。額云金剛般若寺。字畫遒勁。光明奪目。院皆異寶所嚴。莫能名狀。樓觀重複。殿宇聯比。可二百所

。間藏緘祕密諸經。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覩也。大聖處位尊特。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已。命利引出。照苦乞留。利勉其進脩曰。再來可住。照還。著板上所留履。俄失利所在。

唐僧伽

始不知何從來。龍朔初。隸名山陽龍興寺。至臨淮。得信義坊賀跋氏所捨地。遂見伽藍名普照王。初鑿土致碑文曰。齊香積寺。又致金像。刻其衣葉文曰。普照王佛。賀跋氏深已歎異。然殊未有捨宅意。一夕臥其家。或闕見其首足各長於牀三尺許。未幾。復見作觀音形相。別具眼耳口鼻者。凡十一面。於是舉族歸命。寺以成就。先以古額號香積。景龍二年。詔赴內道場。上御法筵。詳問休咎。占對允當。因褒錫其額曰普光王。以避天后諱。故改照字。四年庚戌示疾。詔遷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卒。顏貌如生。上慘悴。賜帛三百匹。葬淮水上。上問問萬回師曰。彼僧伽何人也。對以觀音化身。宋太平興國間。詔復寺額為普照。其生前滅後。靈應之跡。備載實錄。茲不殫紀。賀跋名玄濟。謂亦於道有悟入。弟子慧儼慧岸木叉。

唐封干師

居天台山國清寺。身長七尺餘。剪髮齊眉。擁布裘。寒暑不易。日事春給眾。或咨其佛法。則以隨時二字對之。間騎一虎往來松徑間。夜每唱歌其院達旦。僧俗知敬。久之。示滅於寺。先天中。京兆閻立胤。將之官天台。忽患頭疾。庸醫莫能効。無何而封干稱自天台來謁。且求治其疾。即汲水盈淨器噴之。疾良已。胤大喜。因引與坐深語。徧訪天台人物之可見者。曰。使君他日。當無忘文殊普賢也。胤詰其為誰。則曰寒山拾得耳。夫二人。素隸國清寺。至則但於國清求之而已。然尤不可以貌得也。胤既視事。因造寺如所約。時寺僧道翹。以知事接待。胤先從問封干師所在處。而虎跡滿藏後舊院。見寒拾方共執爨。竈下相顧大噓。胤亟拜之。則咄曰。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又曰。封干饒舌封干饒舌。遂攜手竟趨出。寒山子。始不知其何來。貌癯瘁。樺冠木屐。疎布襦袴。隱跡始豐縣之寒巖。世因以寒山名之。發言有理趣。辭句儁偉。非學者所企及。閻丘嘗躬以湯藥衣服遺之。而寒山遽喝巖石使裂。入其中。且入連咄曰。賊賊。又曰。報汝諸人。各自努力。既入而石合無痕罅。閻丘命道翹錄其詩。樹葉崖石屋壁上得。凡三百餘首。集之以傳至今云。拾得者。以拾得而名也。昔封干師遊赤城。聞兒啼道旁。而抱以歸。委靈燭視養焉。稍長。職上堂中聖僧供。顧日坐案上啖其供。復碎罵聖僧小果。或以告靈燭。燭遣上供伽藍神祠。以屈辱之。而烏鳶啄神祠供。拾得則杖其神曰。汝力不能護所食。而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於寺僧曰。拾得打我奈何。明日眾僧語所夢。人人同。莫不歎異。於是詣縣廷投牒言狀。縣申州。州符寺。宜稱賢士。而拾得賢士。由是聞天下。然身未嘗去國清。尤友善寒山子。每齋餘滌器。則漉蔬滓納竹筒中。以俟寒山之至。而負以去。或混樵牧放曠自

樂。一日僧布薩。忽騎牛闖門入。首座訶之。遂對群牛立堦下。次第以名呼寺僧之已亡者。苟呼一名。則一牛輒應聲。過立其側。盡過其牛乃已。眾慚懼。後以閻丘故走避。終不知其所在焉。

唐萬回

號州閩鄉張氏子。幼年氣貌昏濁。涎沫涕洟滿面。踉蹌狂走。或咲或哭。無常時。鄰里群童皆以其不慧而侮辱之。父母以為憾。而回則安之。未嘗恤。年十歲。其兄久戍遼陽。絕音好。家為設齋祈福。回忽謂其母曰。兄起居狀。極易知耳。母奚庸憂。齋餘竟裹餅餌出門去。然莫知其所往也。晚歸出其兄書袖中。問所從得不對。及遼陽役罷。兄言回是日至。攜餅餌共啗。且急索書告反。終亦不能察其何自也。夫遼號相去萬里。其往反不啻過東西舍。此豈非神通力歟。萬回之名。由是始著。而朝野聞之。皆敬異。高宗之季。則天屢召入內。賜錦袍玉帶。兩宮女左右侍。及紹周曆。詔賜號法雲公。當是時。大開告密之門。酷吏羅織。群臣之位望高者。靡或脫。博陵崔玄暉之母盧氏。命玄暉邀回問禍福。母泣拜。以金七箸施。回遽下堦擲七箸堂屋上。掉臂去。其家意以為不祥。他日使人梯屋取七箸。因得讖緯書七箸下。趣焚之。俄而有司果遣胥卒。入其家大索讖緯。盡發瓦無所見乃已。盖酷史投此而欲誣之以罪也。神龍二年。詔薙落。特為開壇受具戒。時韋庶人與朝政。回每謾罵曰。奈何反悖。會將斫爾頭去。金城公主。出降吐蕃。駕送至始平崔日。用武平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從回以迎駕。立道左。諸公願求一言。回撫佺期曰。汝真才子。謂平一曰。汝宜名佛童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喜之色。上間問回。僧伽何如人。曰觀音化身也。睿宗居潛邸。或出遊。回則先唱於所至之地曰。天子來也。臨淄王嘗階張暉等。謁回。回亟呼杖。遂出暉等。手拽王入。反扃之。而撫王背曰。五十年天子。後即不知也。暉等竊於門外聞之。由是傾戴益謹。道遇大平安樂二公主車騎。輒趨避。連咄曰。血腥血腥。太平請為造宅懷遠坊中。獨處之自若。景龍二年。示疾。忽大呼求飲鄉里水。侍者念。道遠不易得。併[怡-台+營]計無所出。回指堂前地曰。此即是矣。於是鑿之汲水進。飲盡一器以卒。訃聞。上震悼。詔贈司徒號國公。圖形集賢院。先是貞觀間。三藏玄奘法師。遊天竺石藏寺。偶閱一房。見胡牀錫杖而已。從問其人。居此者今何在。曰在震旦之閩鄉。法師歸而訪之信。法師之將訪也。回宿戒其家掃灑。且誘治蔬飯曰。明日有勝客至。法師至。則與語天竺山川之詳。回之所舉。雖法師有所未徧歷者。事備別傳。

唐如一

開元末。嘗典福州鐘山。牀座俄有僧。疥癩被體。衣服破垢。而膿血蝨蟻狼藉。見者去之。他僧之與居者。皆相戒不肯褻近。一獨撫視加厚。時為浣濯捫拭。又求善藥使傳治。滿夏遂辭去。一問所歸地。曰大乘寺東之庵也。一曰。我習知此地。然無

所謂庵者。曰公不我信。則他日宜一來。後一果往。則其僧已迎咲戶外。樓閣殿堂壯麗。留信宿。其僧送出山。既揮手別。稍回顧。則但丹崖翠壁。老樹奇石而已。

唐無相

新羅國王之子也。開元十六年。汎海舶東至京師。既廷對。詔隸禪定寺。後入蜀之資中。謁智詵禪師。有契悟。先見異僧處寂。知其來厚遇之。且授以則天所賜磨納九條衣。囑之曰。幸毋相忘。因遁居溪谷間。每燕坐輒五日。始出定。偶一夕有二黑犢。交角跪牀下。稍復移近。忽覺一手毛而甚冷。自相袖入。捫摸至腹。又嘗大雪昉霽。二虎餓劇外來。相為循撫。裸臥其前以待啖。虎則徧嗅首足而去。久之。髮長衣弊。獵者疑其非人類。將射而復輟。天寶末。以故舊。見上皇行在所。成都縣令揚翌以為妖。命吏逮。吏之至者。皆戰慄莫能前。大風卒起。沙石穿簾幕。飄擲聽事。翌懼扣頭悔罪。乃已。檀越四合。於是淨眾大慈菩提寧國等伽藍作矣。而獨常居淨眾後院云。尋鑿寺前地為小池二。曰左羹右飯也。缺資費則淘浚之。以來供施屢驗。樹浮圖門外。尤峻拔。植檉柏其下曰。柏齊浮圖寺當毀。會昌之變。始信。或有以樵爨願役寺中。而不取傭直者。然亦不識其何自而至也。蓋相之出家而入中國也。諸兄亦喪逝隨盡。國人乃立其弟。其弟常恐相歸以廢己。使客至成都。狙刺相。一夕樵爨者。得而殺之。竟遁去。相聞而歎曰。仇對有在。於我乎何累焉。至德元年五月十九日。無疾而終。春秋七十七。塔號東海大師。乾元間。刺史韓泐撰碑。

唐慧崇

不知何許人也。永泰初。國一祖師。昉入徑山。一日禪坐北峯石屏下。見一白衣。稱是天目巾子山人。致禮於前曰。彼山之神告我。以長安佛法將有難。遣我救之。若非僧相。不足以增重法門。願從師刳落。山云。汝有何能而可以救法耶。崇曰。能誦觀音俱胝等祝。山因驗之。使喝座後石屏。喝之石裂為三。山乃為落髮。崇即辭去。遊京師止章敬寺。大曆三年九月十二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言。佛力道法。陛下兼愛。而無所優劣。臣願得與僧之號材術者角。則庶幾陛下知祖教之未可等視。而使天下改觀幸甚。制可。明日華於東明觀。作刀梯級。躡而升如平地。無小痛楚。僧之會者。皆辟易不敢仰視。時魚朝恩。尹京師。崇即投牒。願與角。又明日作梯於所止寺庭。倍其高。而鋒刃之利。勢不可觸。而崇徒跣上下莫之攀附。旁立者為膽掉。且探沸油。餐熱鑊。禪坐火聚中。於是華輩。相顧駭散。上聞之喜。遣中官傳宣召問。師承何人。崇曰。徑山高道僧法欽。臣之師也。上慰勞嘉歎。至于再三。賜紫衣。授鴻臚卿。號護國三藏。敕居安國寺。崇一切辭以未受具戒。不敢受。上特令開壇。召十師授戒。方羯磨。忽壇上放光。現白月輪相而隱。上駭異。諡性空大師。

唐道悟

素隱溫州之陶山。不怠進脩。人無知者。既示寂。遺體堅完不壞。其弟子輩。因布漆以奉之如生。後五年。忽舉右手。如說法傳香狀。郡以事聞。詔賜紫伽梨。謚實相。至今。郡以雨暘禱。其靈驗尤著。

唐普滿

未詳何許人。汾晉間。頗彰異跡。世因以強練萬回輩視之。建中初。題詩於潞州佛舍中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竟亡去。不知所在。然詩意亦莫有能窺測之者。至朱泚以涇源節度叛。駕幸奉天。四方勤王之兵。轉戰不已。其弟朱滔佐之。逮興元元年乙丑。貞元二年丙寅。而後平。乃知此水者泚也。雙朱則泚與滔也。青牛則乙丑。赤虎則丙寅。所指曉然。抑何其神也。

唐阿足師

莫詳所出。而多居號之閩鄉。性若不慧者。然言論之發。每先中禍福。人以其有法雲公之風。故禮謁者。駢跡接踵。雖檀施山積。而未嘗少加顧也。張臻陝之富家。僅一子。形貌寢陋。而資質愚癡。饕餮無厭。父母鍾愛之。恣所欲為。至於耗產廢業。莫之敢沮。一日過阿足。而語之故。且求所以慈救者。阿足瞑目久之。曰汝冤尚須數年而後已。今吾憫汝勤至。為除之。乃使擇日設大齋。會僧俗。河水上盛治飲食。以啖其子。頃之。命壯夫三數輩。捽而投之河水中。其子浮沈再四竟溺。臻旁視愕然。已而其子忽躍身出水上。戟手罵曰。汝於我非父母也。特怨仇耳。我欲報汝。而賴遇聖者以解釋之。自此以往。無復他事。言訖而逝。阿足由是名益著。

唐開成中。有僧臥病五臺。或瞻視之尤勤至。既而其僧病愈。遂與瞻視者別。而謂之曰。我居劔外九隴郡之茶籠山。他日遊方。幸相過也。或後入蜀。徧問所謂茶籠。而人無識之者。道逢一童子曰。某固彼山之役也。願導以往。至則殿塔凌空。房廡填谷。主人迎咲門外。則昔日五臺臥病僧也。乃相持敘間闊。及莫。則起謝曰。子以宿緣獲一晤語。然非可以住此者。幸勤進脩。以證無漏。則奉迎之。日未晚也。因命童子送出。行數步。回顧莽然。一說以瞻視病者。寔悟達國師知玄也。一說以國師治壽藏。可思上人深地理學。卜穴於景丹前峯。其峯連屬四起如雉堞。而中則夷曠耆艾。皆以為古之茶籠山云。且聖寺之跡。國師嘗著專行也。

唐義師

蓋不可測之人也。貞元初。乞丐吳苑。狀貌語言若狂騃錯亂。而事多先兆。識者尤敬慕之。一日操斧斤入市中。截居民屋簷。纔及數間。或禮謝曰。弟子藉此生活。願勿壞也。則顧曰。汝靳惜之耶。投斧斤竟去。是夕市中火。惟截簷屋在。其餘皆燼。聞者益奇之。性好止廢寺。無冬夏。常聚木佛。積舊旛其上焚之。以代薪樵。時從漁者得鯉鯽。則擲烈焰中。視其跳躍灰塵全暗。則撫掌大咲。以為樂。食不具七筋。垢面未嘗頰。頰則天輒陰雨彌旬浹。占者每驗。將死。先飲灰潘。數十斛。乃坐稱佛

號。士庶堵觀之。如是七日。氣始絕。方盛暑。支體舒舉。而顏色明潤。闍維獲舍利。以葬。

又京師永壽寺證智師。神異著見。晝則治田於張瀆蘭若。夜仍歸宿寺中。蓋蘭若在漢陰之金州。距京師七百里。云又大和初。薦福寺有老僧。與相國韋公處厚遊。當大拜。老僧進賀。忽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眾皆詆其語非所出。開成中。處厚因奏對。偶疾作僵仆御前。上使貴璫扶出殿門而卒。此其類不盡錄。

唐些些師

本名清。其些者。蓋其常所自謂也。德宗時。見之渚宮。衣履垢弊。狀癡瘞。遊市肆間。善歌河滿子。遇長筵廣席。為歌之。輒得飲啖。嘗有醉伍伯。於塗中辱之。抑令歌。些因以詞語。盡訐其平日陰私。人所未聞事。引聲宛轉。具見惡狀。行道聚聽如堵。伍伯慚懼。即拜跪悔過焉。貞元初。縱肆殊甚。群小譁逐。庸妄資以笑樂。又一僧絕飲食。中則從檀家乞麻油。啜之而已。然亦無數量。見出以巨器則大喜。當其啜時。所在不一。謂能分身應供云。俗號食油師。

唐海雲

始攜弟子守節。遊五臺。歷攬聖跡。遂於南臺之側。峯巒峭拔。林谷深僻之地。居焉。其刻厲清苦。人所不堪。而相從者。舍節之外。殆不可復得。節。高力士子。生長富貴中。而能如此。其操行何如哉。雲嘗語節曰。吾聞上都有臥輪禪師者。雖云隱晦。而實闡揚曹溪六祖心印。汝往依之。毋自滯。久之輪告節曰。汝師入滅。當趣歸。後節遂踵雲化風。

或曰。雲蓋普賢化身。與文殊相寶主。而節亦未容以凡陋測也。

唐辛七師

陝人。其父守陝。有德於其民。遂家焉。七師童孺時。讀佛經。輒能識其語之華梵。凡義理皆不待解釋而喻。親喪毀瘠柴立。州故有瓦窯七所。相去稍遠。一日大慟。發狂竟遁去。家僮跡其後。見獨端坐窯中。身出金色光明。燦然不可正視。家僮驚就問。略無言。懼而徙。窺別窯。則見七師如前狀。於是徧窺七窯。皆無小異。未幾而傳其事者響應。陝人老幼敬之如神。晚薙落而姓名伯仲猶不易。故鄉里亦因以呼之。

唐和和

世莫知其氏族鄉里。常居京師之大安國寺。言禍福。輒奇中。諸公貴人。皆敬事之。時寺方營造殿閣。未完就。和冀得資費以助。滎陽鄭萬鈞尚越國公主。無子。夫歸迎和供養以請。和遽曰。此易耳。但能以帛三千疋。遺我者。當使公主生二男。萬鈞聞之。喜甚。即如數施之。殿閣以落成。主亦旋有娠。和謂萬鈞曰。主所娠天人也。然吾本欲使主孿產。而主弱恐莫勝茲。姑先後之。必二年連產二子。於是潛耀晦明

。皆主出卒為唐聞人。而和之造詣。又豈可量哉。

唐契此

未詳氏族。天復初。見之明州奉化縣。蹙頞蟠腹。形裁腴腴。語嘿出處。無常時。每荷一布袋。行市肆中。隨所遇。輒乞得醃醬菹炙諸可食物。必分少許入袋。餘以投諸口。然過門則所貨倍售。故市肆之人。爭遮挽之。所至不能去。夜宿鶴林寺。晨起曳高齒木屐豎股。臥大橋上。則是日雖雨而晴。繫草履疾走。則是日雖晴而雨。或以此候察之。屢驗。一日獨立稠眾中。或問和尚在此作麼。答曰。我待個人子。曰我甞。師探懷中出一橘。其僧擬接。師縮手曰。你不是者個人。或於市井中。成一廁。師立於其前。唱曰。募緣造到。諸人不得於此大小二事。

有僧徐行其前。師從後。撫其背。僧回首云。作什麼。師展手曰。乞我一文錢。僧曰。道得即與。師放下布袋叉手立。

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荷布袋便行。既滅。或遇於他州。因書偈託之以寄。其辭曰。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都不識。由是知為慈氏降跡也。

唐金和尚

姓王氏。西河平遙人。童年依高巖山出家。軀幹偉碩。其長一丈。其大十圍。言語質野。無文采。而先知灾福。如讖緯。迄終。而鄉里至今猶祭禮焉。

後唐道賢

始以持誦孔雀明王經獲徵驗。後每夢從佛行虛空中。俄頃數百萬里。佛輒指其下。以語賢曰。此南印度。此西印度。此摩竭陀國也。此占波國也。此迦濕彌羅等國也。且行且語。喜躍不自勝。及寤頓解五天梵音。悉曇章等。又默受瑜伽灌頂法。往往能斥諸胡之偽。為五天以給中國者。於是隴坻間。皆稟承祕密。號阿闍梨。長興四年。上晏駕。少子魏王從厚立。時潞王從珂鎮鳳翔。至是徙鎮河東。王不奉詔。詔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王嬰城固守。思同且克矣。王懼召賢問吉凶狀。賢曰。竇八郎知之。可召而問也。竇至。環甲持戈作迎鬪勢。已而解甲投戈走。王方出。乘城撫眾。賢謂王曰。竇八郎所示。敵降之兆也。王無憂。未幾。思同果以士卒自潰亂而敗。王因與賢擁兵東入洛即帝位。改元清泰。賢嘆曰。國家終為石氏有乎。已兆見於年號。所謂水清石見也。二年詔徙并州帥石敬瑭。帥天平。敬瑭阻兵自固。潛結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死。石見之驗不誣矣。晉兵未入洛。賢卒。竇八郎者。岐之富人也。每荷器鬻水於市。或散髮披衣狂走。遇牛驢車則撫掌大笑。言語不常。及死而焚之。則於火聚中。盡化為金色蛺蝶飛去。或攬撲而得之者。可供養以致靈異。

石晉懷濟

不知何許人。姿性若癡癡。善草書。所至揮染墻壁。乾寧中。見之巴東。言笑動止無常。然所指必神驗。故行旅寓公。皆從問吉凶。荊南大校周崇寶謁入。濬就書其刺曰。付皇都勘。方朝廷問罪荊南。而崇寶且入貢。遇其兵南府。遂先執之。戮以徇書。押牙孫道能刺曰。付竹林寺。後道能以是年死。而所葬之地。即古竹林寺基也。知州事皇甫鉉。則畫一荷校者。於女子旁。後鉉以娶部民女。焚錮終身。又波斯人穆昭嗣工方藥。童子時。偶侍其父詣濬。濬遽畫道士提匏壺乘雲狀。且署其下曰。指揮使高從誨牒衙推。後昭嗣果以醫術。有寵於南平王。使脫道士服。辟為其府衙推。久之乃上詩南平王有曰。馬頭漸入楊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高氏卒款附。忽題其所居廷前芭蕉葉曰。今日還業債。州縣無更勘。往來見者。始不以介意。未幾而身首異處。刺史為蹤跡之賊不得。由是知業債語有在也。眾共茶毗焉。

石晉行遵

姓王氏。閩王審知仲子也。後唐莊宗朝。以貢方物。留京師。同光之季。明宗以兵入即位。饑亂仍歲。遵由是剪[髻/采]變服。遁遊巴蜀。開運中。寓閩之光國禪院。狀貌若七十餘。然力殊壯不衰。且能預言灾福。類風角鳥占者。一日偕寺眾赴齋李氏。方操七箸。忽起大呼門外。因謂李氏今夜火。自東南至西北。皆煨燼。宜謹備之。既而果然。他日或問其大呼之故。乃曰適見一茜衣婦人。持炬歷火所至地。吾大呼欲以止之耳。

嘗遊趙法曹家園中。指桃樹下曰。有如許錢。趙即命掘之。方施畚鍤。會重客至。趙遽出迎不暇顧。僕隸爭取喧闐不能已。所見悉復化為青泥。後終於晉安玉山。

晉曹和尚

恒陽人也。後忽見於鎮州。襦穿履弊。垢面膩膚。察其語言。後皆驗。齊趙之人率敬奉之。安重榮既帥郡。諷吏民上章朝廷。乞為己立碑頌功德。碑且立。曹獨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時眾相顧失色。或驅使他往。猶走且罵不絕聲。後重榮卒以謀逆誅。碑亦尋毀。

周僧緘

姓王氏。京兆人。少習儒。聰慧有材識。辭章絕群。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及第。乾符中。避巢寇遊渚宮。主中令成汭。屬汭敗。遂薙落。轉徙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居淨眾寺。與偽蜀進士王處厚會。因自言。生於文宗之太和初。逮今且一百三十餘載矣。復謂處厚子名成。身退皆俟。明年忽別去。已而扣關訪處厚偕遊。故太尉幽公杜琮祠。方坐西廡下。有數人吏服綴行。進拜處厚前。緘曰。就參新官。處厚惶懼不知所為。緘曰。公知泰山舉公為司命否。此輩他日公所驅策者。又何懼。且府君念公壯志未酬。議必登第。後施行。明年春榜人數已定。既可為公賀。亦可為公弔也。處厚問明年春榜諸人姓名。緘遺之短書曰。必試罷而後坼。及試罷坼。而視其書

。僅四句。曰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為程。二王則處厚慎言也。俄而處厚暴卒。計之僅百餘日。若是則緘之神明。將盤礴天地而參贊造化。非可以求之世間者也。

宋點點師者

孟氏。廣政中。居功南大邑之靈鷲寺。雖事雜染。然迭宕不羈。與人接有所論議。必再三指點。以核實其事。故俗以名焉。或邀齋酒肉無所問。鄉閭亦習以為常。而不加非笑。每日暮自外歸。則贖買黃白紙筆墨。真懷袖造。所居闔戶寂然。其鄰近略未嘗聞警歎聲。屋室無四壁。欲詣之者。輒迷失所在。一沙彌嘗躡足匿隱處。觀其所為。見秉燭箕踞。陳紙筆墨于前。詆訶良久。既而疾書。大署如斷決處置狀。稍覺有曹吏獄卒。森列其旁皆詭。形殊服。莫可識。沙彌竦懼而退。且質之弗答。後不知所終。

讚曰。

| | | | |
|------|------|------|------|
| 菩薩化身 | 徧恒沙國 | 相好光明 | 本來具足 |
| 而獨斂藏 | 示同凡俗 | 隨類現形 | 與為眷屬 |
| 意所生處 | 靡有邇遐 | 山川墻壁 | 亦莫間遮 |
| 如春行地 | 色聚群葩 | 如月臨水 | 影散眾波 |
| 不思議力 | 排難殄魔 | 此誠般若 | 波羅蜜多 |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卷第三十(四明胡公舉刊)

護境寺先住持觀海樂助工食功德專冀冤親共報恩有齊資普與含靈同超淨域者。